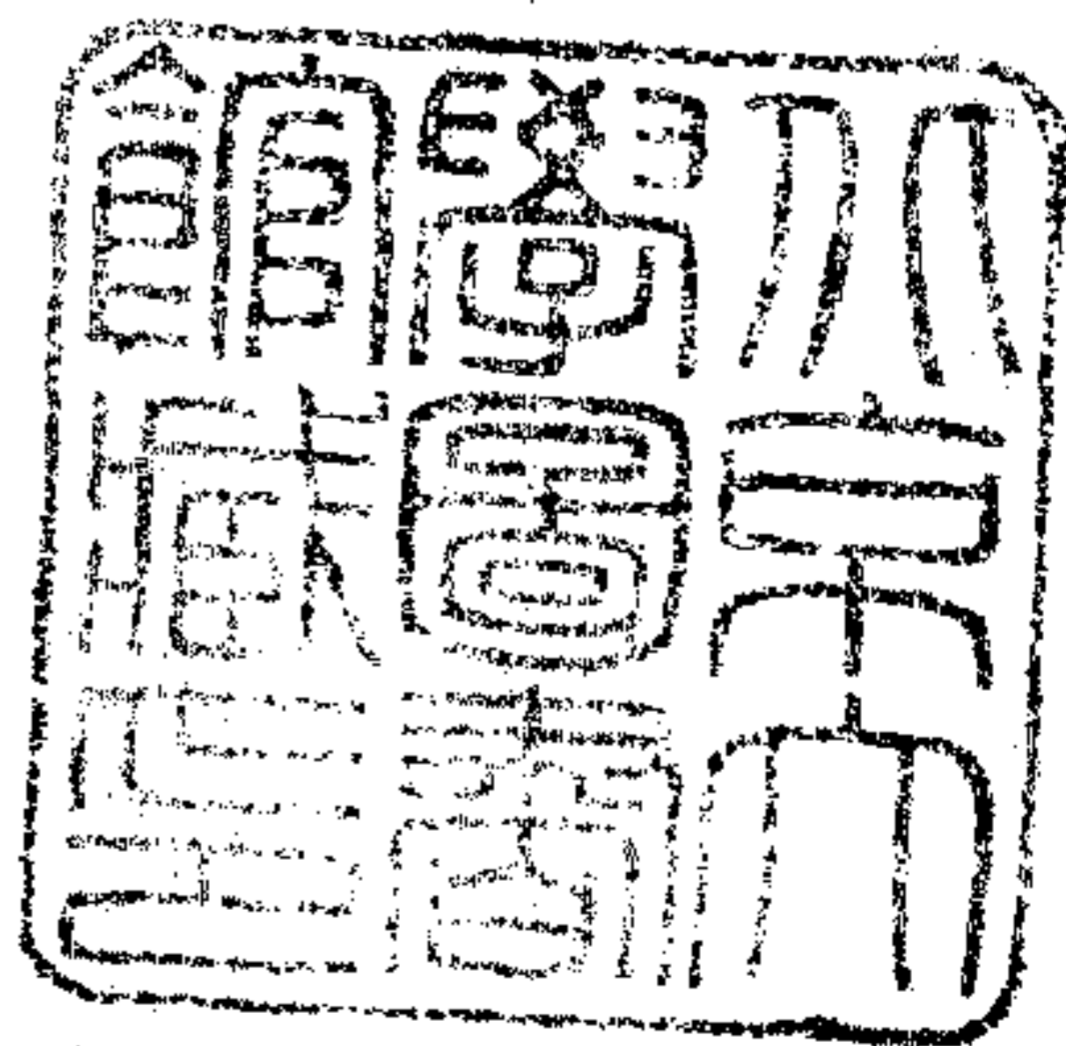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四八・子部・雜家類

訂訛類編六卷續補二卷

〔清〕杭世駿撰

一

隨園隨筆二十八卷

〔清〕袁枚撰

一六五

援鶉堂筆記五十卷

〔清〕姚範撰

〔清〕姚

範撰

四〇三

2415/08

訂訛類編序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訂訛類編 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博聞洽見之功  
雖非君子之所尚而亦為君子之所不廢也僕自解組  
歸田偃仰湖山之側無他嗜好惟手一編以與水色嵐  
光朝夕相娛樂而已諷誦之下見古人行事與古書紕  
繆處輒為摘記參互考訂校正其非積成卷帙藏之篋  
笥非敢云枕中祕也亦聊以自怡悅耳丙寅春海寧門  
人范鳴遠鶴年邀予作觀海之遊因寓其聽濤樓者幾  
半載爰出是編以與老友俞正之楷共相訂質暇時遂  
為類次而編輯之譌者闢焉謬者糾焉閒附管見就正  
大雅使一誤不至再誤則是編亦好古者之所樂得而  
觀玩也置之案頭以資聞見不至覆彼齷齪則余之大

訂序

幸亦讀書者之一大幸與仁和杭世駿楷墓浦書于道古  
堂

訂訛類編目

卷一

義訛

好爵爾靡

視履考祥

俾爾彌爾性

式好無猶

徧爲爾德

示民不悖

有覺德行

委蛇

訂目

佩觿佩觿

美無度

瑣瑣姻亞

虎拜稽首

磬控縱送

景行行止

騶虞

萱堂 桑梓

親結其禱

夏屋

先祖匪人

生于道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師資

阜成

邁種

有年

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

聲明以發之

善者信矣

尤效

交綏

五叔無官

訂目

東風解凍

走趨

壹倡三歎

綴兆

鼓篋

廉善廉能

爾雅

離騷中蘭非指子蘭

數見不鮮

沾沾自喜

曉人

荆軻湛七族

治大國若烹小鮮

使人意消

圓柄方鑿

物色

娛酒不廢

吹噓

側室

郢削郢正

密勿

結髮

訂目

醉蠻

重違

沈后

征伐征行

常調

鄭重

朝陽夕陽

燕巢幕

青雲

濠梁

陸沈

三

乾沒

千里萑藁未下鹽豉

適卽是管

合毫邈然

容易

鯉魚尺素

平生生平

不上船

白簡

一麾

年少

訂目

讀書萬卷不讀律

舊雨今雨

心遠地偏

田園知有兒孫委

劍器渾脫

刺閨

傾家釀

蕭齋

廣詠 釋引

兔園冊子

赤子

四

擊節

官銜

除拜

量移

瘡首消中是兩疾

鼻祖耳孫

夢幻

實應且憎

寒竽

恩恩不暇草書

起復不是服闋

訂目

龍鍾潦倒

禪非釋服名不止用于父母

袒免不讀免冠之免

岫是山穴

泌水樂飢

奔非淫奔

大歸是出妻非歸寧

三江既入

跨竈

健羨

璧謝

五

頌

五字

卷二

事訛

王右丞誤用柳生肘事

霍去病事誤作衛青

西施無泛湖事

范蠡無生子事

太伯無子

陶淵明有子

林和靖有妻子

訂目

顛俊 倦勤

傳說非胥靡

武王無賜魯重祭及天子禮樂事

六舞樂章非自晉始

中和樂職詩非太守事

彭澤未嘗種柳

李後主無歌舞事

琴堂卧理

二疏昭君圖

阿房宮賦

五帝非官天下

六

不拜單于非蘇武

指鹿為馬

甘羅不為相

楊妃入宮并竊笛事

楊妃入宮始末

烏衣巷

楚宮細腰

板輿不止奉母事

劉先主無玉人置帳中事

孫夫人無自盡事

桃源並非神仙

訂目

七

圯上老人非仙非鬼

張騫無乘槎至天河事

錦繡不始于隋

前谿舞

秦惠王無伐蜀石牛糞金事

許遠死節

建文無遜國出家後復迎歸事

晉羊舌氏

坡坨金蝦蟆

行觸寶瑟僵

三間瓦屋非家居事

彈碁非弈碁

牛耳是卑者所執

白打非蹴鞠戲

驪駒非送行者所歌

錢載年號

何遜無為揚州法曹事

嚴子陵無先隱桐廬事

禹無墮簪遺履之事

臨江驛詩指東坡事

高適駱賓王不同時無改詩事

奚斯作閔宮之廟無作頌事

訂目

八

蔡琰入胡在邕未誅前

鸞栖枳棘是主簿事

漢武帝無殺鈞弋夫人事

城崩

絳帳

羿落九烏

蔡邕有子

居東

禹鑿龍門

滅二周非秦始皇

月明度柳翠



曾點無倚門而歌事

太白無捉月遭溺之事

子美無食白酒牛炙而死事

五大夫

五馬

卷三

字訛

入鈞金

勛相國家 至誠感神

惇大成裕

絜爾牛羊

訂目

郟子無歸

侯彊侯以

弦高犒暗師

弋人何篡

女慕貞絜

盤餐宜作盤殮

卧龍寤主

空閣來風

卵色

偃曝

勿勿

九

杜牧詩 少陵詩訛字

草著愁烟

湘烟

逋髮 醜酒

羅鞋

康浪

寒驚

屏風疊疊

軍門日和

小詞中訛字

蓋篋 忍草

訂目

評泊

千人何事

漫與

紇字不識

疆場

持國秉政

一抔土

西子姓施非姓西

紅紗中單

檣檣灰飛煙滅

食租衣稅

十

荀根雉子

脂習 西巴

香積

下泊宮

壘壘

殺人無驗中不決

一飯

羊溝

取鈴

葦辛

明駝

訂目

十二

一丁

牙門

拓拔舞

錢唐

苜蓿烽

虬鬚

昔我先王世后稷

警獻曲

欣然規往

上巳

守歲阿戎家

後赤壁賦一道士

東坡壽星院詩

曹志

魯公

不和

往築

母燒炭

秦城

繕字葺墻

歷朝避諱字宜改正

俱見野客叢書

厠膾

訂目

十三

張祐非祐

詩經訛字

重字不可作二

杜石壕吏詩老婦出門首

三商

餽女

千秋

士張空考

陶詩刑天舞干戚

東西室日箱

蒼葢

斑姓

大器無成

曲中有公赤

骨董

今日不兩明日不兩

草熏

失嚴

唐詩中訛字

丈人當作大人

打撲

教太甲于桐

訂目

萬言策

炊屨屨

夏至酉逢重陽戊遇

疑于神

羅池碑與集本訛字

星貨舖

格是

卷四

句訛

師武臣力

有道曾孫

德發揚詡萬物

藏修息遊

詩經訛句

詩注刪節

絳縣人或

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

不自貴重顧藉

甲之無甚高論

儒家者流

宋狀元詞句誤

約法三章

訂目

書說

尚書文侯之命

毛詩序

易經成矩刻本

子貢詩傳申公詩說

周禮

文選繆陋

朱梁不得為正統

孔子未嘗刪詩

難經 炮炙 神農本草注

丸方訛

方

香奩集

吟窗雜錄

黃庭經

太白蜀道難

杭本唐詩紀事錯訛

陶集未嘗晉所作者題年號宋所作者題甲子

三國志應名季漢書

管子非眞管仲作

聖教序非褚公書

江文通擬古

晉史

訂目

五

人說

子糾是兄小白是弟

柳下惠不可稱下惠

左丘明

曾西卽曾申

伍子胥申包胥

晉士會謚武子 兩公孫龍

章蔓支

豎子不指沛公

王微 嵇叔良

顏洞賓

鍾離權

漢壽亭侯

考亭

已公

王煥

李白非山東人

陶淵明祖出陶舍非出陶侃祖是陶茂非陶岱

柘枝妓非韋左司女

中宮呂太一

沒骨圖是徐熙之子非徐熙

呂冢非呂蒙

訂目

六

女類非屈原姊

碧雲詩是江淹擬湯惠休詩非惠休作

翟公非翟方進

沈約不可稱東陽

段干木

王珪妻杜氏

虬髯公非太宗

許渾凌歊臺詩宋祖非指劉裕

人鮮鬼門詩是山谷作

龍蛇歌

商玲瓏是女伎鄭櫻桃是男優

神女賦

三娘子

不識撐犁孤塗是皇甫謐

東坡用事誤記人名

安樂公主 張麗華 馬援 長桑君 王僧綽

狂司馬是謝奕

求安心是二祖

珠還合浦是孟嘗

白首為郎三葉不過是顏驥

敖陶孫

沈宋

桀好琬琰是二女名

訂目

十七

童烏

衛康叔非謚法

虞幕

徵仲

孫臏非名臏 黥布非姓黥

牛金

李易安是趙挺之婦非趙抃婦

阮詩趙李是趙季李款

花蔡夫人是徐氏非費氏

莊子陵

元宗時道士非葉靜能

褚先生非褚大

卷五

天文訛

蔚藍天

日行春西陸秋東陸月行春東從秋西從

日南長至

河鼓即黃姑與牽牛織女不同

七夕牛女相會不足信

月為常儀

青女

客星

訂目

六

月中無桂

地理訛 附室宇

廣陵曲江即浙江

南獄止二處

丹陽雷澤胥山匡山雲夢謝陽

丹陽有數處

夷齊之首陽在洛陽

殷洪喬投書石頭在金陵

莫愁在竟陵之石城

張志和西塞在雪川

揚州廣陵非一地

吳會是兩地

嘉興是越地

新勝 牛邏 射襄橋

西陵

白隄不在西湖

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

濟南龍山

蕭何封鄜侯

禹穴在蜀

秦始皇封五大夫松在太山

如皋地名始于晉

訂目

地名不得割取一字

三戶是地名

地名語訛

陰陽里

項羽起江東卽今蘇州非浙江之東

赤壁有二周瑜破曹操處在嘉魚非黃州

烏鼠山非一鳥一鼠共爲雌雄

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

飛燕不居昭陽

歲時訛

改歲歲單非歲盡

清和是二月

側寒用于春日

古時雨水在驚蟄後

紀歲不用甲乙子丑

亭午

端五

明皇幸驪山非暑月

世代訛

文王是穆武王是昭

正始是魏國年號

周自后稷至文王不止十五世

訂目

年號不得割取一字

鬼神訛

劉宰爲蝗神

湘靈是水神

洛神是託詞

烏鬼

卷六

禮制訛

王父名不得爲氏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周懿王以前天子七廟

漢以前但有司徒不名司農

莫鳳非取不再偶之義

舅姑俱存不得稱廟見

省試非鄉試制科非會試

舉人非孝廉貢生非明經生員非秀才

進士出身非古制

尚書省為南宮

大京兆

寓直

大師

頭食 絲抹

訂目

三

稱名訛

兄弟之子不可稱姪

弟之婦不可稱弟婦

女婿不可自稱

內兄弟外兄弟之別

伯孟稱謂異義

皇祖皇考究不宜稱

如夫人不得通用

細君非妻通稱

女嬰男兒

逆賊偽號不可稱

撫軍是太子不可稱巡撫

總憲不可稱中丞

生名死諱

鉅公不可稱公卿

德政碑不可名去思

官名地名不宜用古

諱名不諱字別號宜全稱

服食訛

一匹不可言一端不可言束帛

開素不應言開葷

短褐短褐俱有典

訂目

三

紗帽

白衣非必喪服

芙蓉帳梅花帳

羊車

醪酥酒作屠蘇非是

茶不始于吳

動物訛

鯢 鯢

麒麟是兩獸

麝香不宜于花

太牢少牢

鸞鳥非鸞斯

鳥鳴嚶嚶非黃鳥

鳩逐婦是追逐求偶

蜚鴻是馬

蠅是龜屬以胃鳴

樹蜜非枳椇是蜂蜜

胸臆是虹蜺從肉旁

兔生子並非從口中出

雞寒上距鳴寒下嘴

通應子魚

植物訛

訂目

黃花非菊

檠木是梧桐

日及花非白茛

瓊樹不可比雪

木蘭無墜露秋菊不落英

游龍

盧橘非枇杷

茶茶

閩州無橘柚止有花棹

交梨非出交州

棠棣唐棣是兩種

黃楊厄閩無退三寸之理

柳花柳絮不同

荔以挺出非名荔挺

芋栗非芋栗芋栗

王瓜非瓜

優曇鉢

蔓青萊菔是二物

藥欄

櫻桃不得謂無香

芭蕉

竹汗不可書字

訂目

菁茅

萬年枝是檉樹

雜物訛

玉案非几

金錯刀非刀

紫泥不書字

璧是甌

盧

談柄

贈策

槁梧



鳴榔

綠沈鎗

野馬

呆恩

杉槽漆斛

竹夫人

樞非戶曰是門關

碑

古人兵器用銅

訂目

三

訂訛類編目

訂訛類編卷一



嘉業堂叢書

仁和 杭世駿 董浦

義訛

好爵爾靡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爵是天爵靡愛也言人君愛此天爵作爵祿解誤也

視履考祥

視履考祥者視其平日所為以考福祥也作容止可觀解誤矣

俾爾彌爾性

彌終也性命也壽考令終之意作涵養德性解誤

訂一

嘉業堂校刊

式好無猶

猶謀也言勿相謀害又似也言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今以相猶作怨尤解蓋因朱注引或曰猶當作尤而然耳然非是

徧為爾德

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謂遷善改過皆化于君之德作恩澤溥徧解者誤

示民不佻

佻薄也言以淳厚之德示民使不偷薄作臨民以莊解且改佻為佻誤

有覺德行

覺直也大也言人君有直大之德行則四國順從之以有覺作明哲用誤

委蛇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從容自得之貌有用作委曲逢迎者大謬

佩觿佩玦

佩觿佩玦是成人之式童子止宜佩容臭觿玦不宜佩而佩之故詩人刺其躋等今作童子正面用豈詩人之意哉讀內則亦宜知其誤矣○元微之贈嚴童子詩云十歲佩觿嬌穉子知唐時已誤用非譏之也

美無度

訂一

美無度言儀容之美不可以尺寸量揚之之詞殊異乎公路方是抑用之子無度與相鼠茅鷗同例誤矣

瑣瑣姻亞

瑣瑣鄙細之意言尹氏鄙細之親戚不宜寵以厚祿也當親戚用者誤

虎拜稽首

召穆公名虎召虎因受賜而拜謝故曰虎拜今以虎拜龍從作龍虎之虎用非也或曰原用召虎耳試問龍可是趙子龍耶

磬控縱送

注云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蹠曰送是磬控

言御縱送言射今俱作御用并作磬者誤

景行行止

野客叢書云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謂此謬自漢已然東漢劉愷傳曰今愷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知此謬由來向矣近時名公如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詩曰不獨二疏為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案坡公自注止言巨源離東海郡有景疏樓葉祖洽慕二疏之賢而建疏廣疏受豈特俞清老之謬東海人也勉夫乃謂巨源所作誤矣而巳愚案朱子詩注云景行大道也查字書景光也大

訂一

三

也明也並無慕義景行與高山作對下行字與仰字作對可言行仰不可言景仰宋葉紹翁四朝見聞錄云文忠真公字景元慕元德秀也攻媿曰誤矣毛詩景行行止注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訓慕

騶虞

歐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詩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王楙引封禪書及師古注太公六韜淮南子張平子東京賦何平叔景福殿賦所言騶虞并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兒皆以騶虞為獸證之則毛鄭之釋是已夫太公在毛鄭之前淮南王與毛同時在鄭之前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

騶虞獻紉相如亦毛同時人三者寧不足以據乎

萱堂 桑梓

野客叢書曰今人稱母為北堂萱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為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于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為桑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萬恭敬之意而况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為鄉里也愚

訂一

四

案漫叟詩話亦以為非朱子集注云諼草合歡食之可以忘憂桑梓注云言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日知錄云桑梓故鄉祖父之所樹者古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用

親結其禱

明顧起元說略曰東山詩四章歸士始行之時適當新婚今得還家序新昏之情以樂之親結其禱禱婦人之禱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即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屏膝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為陽天之

成數十為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禱為幌巾傳又以親結禱為母命非詩旨矣

夏屋

說略曰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為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枅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又禮童子饋無屋皆可證愚案此說不特大房可為證據且與下文每食無餘一氣相承于義極為完足 本朝高淡人從之作屋宇解者意起于楊子法言

訂一

五

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旻幪

先祖匪人

四月詩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朱子集傳本鄭箋云我先祖豈匪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乎駭先祖為匪人恐非詩人忠孝之意愚謂人字貼子孫說先祖以我為匪人乎何以使我遭此禍也如此解方妥如李安谿解論語犬馬皆能有養謂犬馬亦能養人但少敬耳人子若能養不能敬與犬馬之能養何異于理最合朱子自言平生傳注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為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蓋不滿于易本義詩傳而望後賢之補苴也今乃死守集傳必廢小序如讀詩紀詩緝凡有功于詩者一切

指爲異說非朱子之意矣

生于道左

宋正光庭兼明書云唐風有杖之杜生于道左箋云道東也日之熱常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故也明日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既已寡特而惠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如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宜休息于義何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師資

王漁洋池北偶談云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之師不善人

訂一

六

爲善人之資資者如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義今俗謂受業爲師同學爲相資語蓋有本然以同學爲不善義亦可商愚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是納誨者自謙之情猶芻蕘一得楊園畝正之意不可以稱他人也今泛作麗澤用者亦誤如贊善言爲芻蕘豈非大無禮乎

阜成

阜成兆民言阜厚化成止作養民用者誤

邁種

田朝匝金盃字考二集云書皋陶邁種德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也去聲張衡賦咎繇邁而種德兮俗讀種上

聲與跨龜同解誤愚案呂種玉言鯖之說同

有年

書多士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年字孔傳作豐年解王肅始以年爲壽蔡傳從王謂有營爲有壽考于茲洛邑焉王說長孔說未允

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

宋正光庭兼明書云史記案不知在史記何卷本紀中無有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啟明日司馬遷約尙書之文而爲史記其于經義多不精詳案益稷篇云子創若時至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啟生焉啟生之後

訂一

七

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啟泣聲而不暇入子愛于啟以其水災未去惟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四日之內而生啟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不近人情一至于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已勤于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聲明以發之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明字承上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二句而言今改明爲名作聲名洋溢解誤  
善者信矣

宋正光庭兼明書云隱六年左傳周任有言曰云則善者信矣明日信常讀為伸古者多用信字為伸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類焉傳言善者信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常盛則嘉穀之苗屈惡草除則嘉穀之苗伸故知信之即古之伸字也愚案孟子無名之指屈而不信即伸字左傳音信如字一音伸何不做朱子注孟子信與伸同為的乎

尤效

本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左氏莊二十一年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又僖二十四年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襄二十一年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又國語尤作郵楚子曰

訂一

八

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按尤過也今人不究尤字之義通作效法解大謬愚案文公元年先且居曰效尤禍也義亦同

交綏

左文公十二年傳乃皆出戰交綏據杜注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正義訓綏為安今以上言出戰遂以交綏為交戰或作奏凱解俱與出處背矣

五叔無官

左定四年傳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空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帝王同母兄弟何

至無官任翼聖云無官不是無爵不為司空司寇之官耳乃知俗說之訛

東風解凍

俞振之云東風解凍說作冰消者誤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凍此凍字專就地言解凍乃解地之凍耳國語所謂土膏動是也若說作冰消下何以復有魚上冰句愚案惟言地之凍解故下接以蟄蟲始振至魚上冰句說作冰解而魚上躍唐徐夔東風解凍詩甚佳而解題尙嫌沿誤

走趨

禮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蓋事緩用一節

訂一

九

故趨事急用二節故走也又父命呼走而不趨可見走急趨緩故說文云徐行曰趨疾行曰走解者甚少遂有誤改二節以趨者並用處亦不分明也如單用趨字則又不可作緩解趨進沒階趨趨而辟之趨而迎之是已

壹倡三歎

禮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言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為絃使其聲重濁練則聲重濁不而疏通瑟底之孔越瑟底孔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之和之和之者少以其非極聲音之美也然而其中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朱子云一倡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

今以爲三款息非也

綴兆

綴兆執樂器舞容也樂記綴兆疾舒樂之文也陳澧注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今與抗墜同作歌聲用非

鼓篋

金壺字考二集云學記入學鼓篋注謂擊鼓以召學士發篋以出書籍本是二項今人輒用彈琴鼓篋句誤以鼓爲活字與負笈一例

廉善廉能

廉善廉能之廉察也作清廉解者誤

訂一

爾雅

說略云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于正也此妄說也說文爾從彡爲義从爾爲聲麗爾也爾之爲言華靡也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萁一名月爾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對深厚知當解爲麗則不可解爲近于正矣

離騷中蘭非指子蘭

堯峯文鈔云屈原作離騷以香艸喻君子如江離薛芷蓄奇揭車蕙蒹蘭鞠之類皆是也以惡草喻小人如茅蕒菘蕭艾宿莽是也或謂蘭指令尹子蘭而言則江

離薛芷又何所指乎無論引物連類立言本自有體不當直斥用事者之名令尹素嫉原而讒諸王此小人之尤者也原顧欲滋之初之佩之若與之最相親暱亦豈離騷本旨哉

數見不鮮

史記陸賈列傳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索隱曰時時來見汝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恩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以久厭患公也董汾曰無久恩無字須挽上數見句讀言無見不鮮美之物以久恩我也劉攽曰言人情類見則不美故母久溷汝也愚案索隱董汾二說俱以鮮爲鮮物惟劉說不同世俗遂作常

訂一

見則不以爲鮮美解然非是漢書云數擊鮮毋久溷女音爲也公作女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鮮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物也溷亂也言我來之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亦莫不以鮮爲新鮮之物讀史記或不甚明了讀漢書擊字寧有疑義乎

沾沾自喜

虞兆隆云漢書韓安國謂田蚡曰君何不自喜自喜猶云自愛也師古注何不自喜爲景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張晏曰沾沾自整頓也正自愛意師古注沾沾案俗解爲自矜喜非是

曉人

虞又云漢書薛廣德傳宣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以言曉論人者當如猛之和婉正以廣德之言為譴激也今以曉人為通曉道理之人失其解矣

荆軻湛七族

野客叢書曰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

訂一

三

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為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于秦故凡荆軻親屬皆竄迹隱遯不見于世非謂秦滅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于宋子地名止此意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何屺瞻曰若烹小鮮謂烹小鮮者不去腸不去鱗恐撓之而糜爛也乃不敢煩擾老子清淨無為旨趣也豈以蕞爾易視數圻哉近來詩筆中多誤會不可不正案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注烹小鮮不可擾治大國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潰

使人意消

莊子田子方篇魏文侯問東郭順子于田子方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言以正色攻其邪心不藉語言而人之邪意自去即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是也蘇東坡詩云使人之意消不善無由萌得其意矣或作消魂用者大謬

圓柄方鑿

考工記調其鑿柄而合之宋玉九辨圓柄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圓圓同柄從木內音芮木柄所以入鑿者楊升菴曰今人作文龔用柄鑿不相入夫柄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柄圓鑿案史記孟子傳作方柄圓鑿升菴從此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字義不通甚者柄作柄尤可笑也

訂一

三

物色

物色之色指面色說文所謂顏氣也後漢嚴光傳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云以形貌求之也據此物色與高宗以形求傳說相同故訪賢題可用此二字俗語物色指物件誤也○月令仲秋之月察物色是說犧牲之色察其物色而比去聲類以用之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不違其類也

娛酒不廢

蠖齋詩話云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言飲酒晝夜不輟也古樂府廢禮送客出亦當作止字用案注謂飲酒不廢政事又以廢為發引明發不寐並非

吹噓

金壺字考云正韵蹙脣吐氣曰吹虛口出氣曰噓吹氣出於肺屬陰故寒噓氣出丹田屬陽故温姜宸英曰後漢鄭泰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注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又淮南子嘔之而生吹之而死二字義正相反今竿牘家動云吹噓其誤已久抱樸子云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北史盧思道翦拂吹噓長其光價庾信詩疇昔濫吹噓則諸公並沿襲之矣

側室

日知錄云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桓二年傳卿置側室杜注側室眾

訂一

子也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

郢削郢正

金壺二集云莊子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是墜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今人輒曰郢削郢正以匠石之斲屬之郢人誤

密勿

又云劉向傳注密勿猶黽勉也班固典引前聖皋夔衡且密勿之輔注密勿猶黽勉也漢書引詩黽勉從事改作密勿從事傅亮表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庾子山集序密勿王事多歷歲年少陵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無不作黽勉解自柳宗元祭崔使君文密勿書奏

元后是命後人沿襲遂作秘密解矣

結髮

金壺云前漢儒林施讐傳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卯即從師學著其早也李廣傳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又蘇武詩結髮為夫婦恩愛兩不疑李善亦曰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為義也乃後人相沿遂以結髮屬之伉儷間語又通鑑司馬子如謂高歡曰婁妃是王結髮婦注程正叔曰古人言結髮為夫婦如言結髮事君結髮戰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耶

胼蠻

訂一

胼蠻人都作祭祀解非也唐升聞云案蜀都吳都甘泉上林韋昭注胼蠻淫生蟲蚊類言大福之來如此蟲騰起司馬彪注胼過也芬芳之過若蠻之布寫從無作祭祀解者自元長濫觴遂沿誤至今愚又案師古曰胼蠻盛作也言聲繁會如蟲飛胼然響赴也蠻虛講切音響說文曰知聲蟲案三說解胼蠻一言大福一言香一言作樂其解蠻之為蟲則一也

重違

孔叢子重違公子盛旨漢書孔光傳重違大臣正議東坡晁錯論又重違其意重違者以違其意為重而勉力從之也或有作違背解則與書意相反矣



沈后

困學紀聞云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後主之沈后通鑑釋文以沈音沈謂沈酒之后誤矣

征伐征行

野客叢書曰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為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愚案出師表陵詩武陵一曲想南征武谿深馬援南征所作此皆征伐之征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愚案杜少陵北征詩是征行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為一義失矣

訂一

十六

常調

惠定宇曰曹植與吳季重書曰雖因常調得為密坐常調謂官之常調猶平調也季重出為朝歌令謁辭植故云因常調得為密坐耳注以常調為常會失之

鄭重

漢書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煩煩也魏志倭人傳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今鄭重作珍重解恐非又考韻書慤勤也即煩煩之意也

朝陽夕陽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使用

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燕巢幕

藝苑雌黃云左傳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玄燕之巢幕上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釜之中燕巢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丁仙芝餘杭醉歌曉幕紅襟燕春城白項烏

訂一

十七

青雲

史記伯夷列傳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青雲言人品之高遠故以之比孔子今作登科及高位用誤矣詳見天祿識餘愚又案孔稚圭北山移文千青雲而直上言其高潔王子安滕王閣序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言其高遠自後人作綴科顯達用并誤解子安句為窮途而仍勵志功名益紕謬矣

濠梁

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云云濠水名春秋鍾離國隋開皇二年改濠州因濠水而名州也今人凡遇水題皆用濠梁以濠梁為通用字非愚案濠又

訓城下池故蘇州閭門外南曰南濠北曰北濠但可用之于城下之河不得泛指

陸沈

莊子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注云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則陸沈正言隱者王阮亭贈勞山隱者云我亦山中客勞勞悔陸沈誤用

乾沒

呂種玉言鯖云乾沒二字漢書注云得利曰乾音失利曰沒又解乾而反沒是即陸沈之義今人沿為監守自盜之意非也

千里尊羹未下鹽豉

世說載陸機諧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云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晉書載此事刪去但耳兩字未下作末下遂啟後人之疑或以千里為地之廣闊或以自洛至吳有千里之遠此二說固非是即王勉夫謂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產佳蓴亦未可據藝苑以千里為湖名又不言在何處而皆援少陵詩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證千里是地名愚案名勝志溧陽有蓴湖又名千里湖在縣南則千里之為湖名無疑矣至晉書未下錢唐馮景補注蘇詩引潛確類書云或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蓴鼓所出處張鉅山詩一出修門道重嘗未下鹽是也案此

語似較有味但未下少見出處世說但耳兩字於文義難通鉅山之詩亦不知何所本竊以未下是未下之訛原陸機之意言羊酪之美惟未下鹽豉之蓴羹庶可相敵蓋蓴羹已下鹽豉則其味近鹹又不相似故云然耳東坡金門寺和李西臺詩云未肯將鹽下蓴菜將未下二字拆開用與世說最合

適即是管

說略云馬融笛賦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適馬策也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為馬策哉適管也古人謂管為適故潘岳賦云備適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適者餘器多裁眾適以成音此笛但裁一適五音皆具當適

訂一

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含毫邈然

金壺字考云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率爾謂文之易成也邈然謂思之杳無得也一易一難與上文所云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嶮而難安一例不作文思深遠解下文函緜邈于尺素是言文思深遠

容易

又云東方朔曰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容字不連易字讀唐太宗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世俗沿稱事之易舉者曰容易誤也

鯉魚尺素

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  
中書楊升菴云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  
烹魚得書亦譬況之言耳非真烹也飲馬長城窟行云  
客從遠方來遺我  
雙鯉魚呼童烹鯉  
魚中有尺素書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于魚腹寄書  
引陳涉單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癡人說夢耶

平生生平

平生平日也生平一生也孔安國論語注平生猶少時  
也朱子集注平日也今人于應用生平處混用平生應  
用平生處混用生平若可通融者此大謬也杜子昂送  
客詩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俗本作平生楊升菴讀  
之以為難通後見善本是生平心乃帖然可知隨意顛

訂一

倒之不可矣

不上船

池北偶談云蜀人謂衣紐曰船蓋方言也陸冰修贈予  
詩有跣足到門衣不船之句用此谷水談林釋杜詩天  
子呼來不上船乃引方言鑿矣愚案明皇泛白蓮花池  
召白作序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故云不上船也

白簡

蠖齋詩話云今人言彈刻則言白簡從事晉傅玄性急  
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坐以待旦竦踊不寐臺閣  
生風晉本又云白簡簡略狀南史任昉傳注然用作推  
薦語便以為誤孟詩同曹三御史泛湖有白簡徒推薦

滄江久拂衣句非也

一麾

野客叢書曰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詠阮始平詩曰屢  
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  
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案左遷僕謂  
降職也延年賦此蓋有為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為始安太守  
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卿亦為始  
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為劉湛出為永嘉太守怨憤之  
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疏曠劉湛出為永嘉太守  
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  
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于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

訂一

皆有在○又曰沈存中夢谿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  
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  
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非旌麾之麾也  
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  
故事僕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及  
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把一麾為露圭  
角似失延年之意若張說詩湘濱擁出麾初亦何害宋  
景文詩使麾得請印垂腰亦然黃朝英細素雜記謂宋  
自用為宜杜豈不自用耶宋獨非旌麾耶翻覆無一合  
理甚可笑也謂把一麾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  
誤案指筆則不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

此語在牧之前久矣○愚案子真詩話尙有下半云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乞去聲得一  
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山谷云愛閑愛靜求得一  
麾而去也別本作欲把一麾非是據此則杜牧原作指  
麾用並未有訛別本妄改致後人誤爲沿襲耳筆談并  
以建麾爲非郡守事尤誤

年少

詩眼宋范溫元寔著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  
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艸長亭路年少拋  
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  
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

訂一

三

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愚  
案晏語最含蓄有味

讀書萬卷不讀律

蘇詩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人多誤解爲  
律之當讀大失本旨考公烏臺詩話公自解云是時朝  
廷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爲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今  
時又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不讀法律  
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堯舜之術也觀此則下句正承明  
上句不可讀律之故非申言律之當讀也唐沈全交嘲  
誚詞評士不讀律博王不尋章韓退之詩致君豈無術  
自進誠獨難公詩所本

舊雨今雨

少陵秋述云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  
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又云子魏子獨踽踽  
然來蓋言常時相好之客舊日雨中亦來今日雨中則  
不來惟魏子今日雨中亦來見常時之客前厚今薄不  
及魏進士之始終如一也後人以舊雨今雨作舊交新  
交用已失少陵本意且與常時句複出并無此文法甚  
或改今雨爲新雨曰新舊雨則并其字而失之矣東坡  
詩舊雨來人不到門如此用法却自洒然

心遠地偏

訂一

三

陶公飲酒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  
遠地自偏結廬人境則有車馬喧而乃曰無喧故作問  
詞而答以心遠之故地不偏而如在偏僻處矣與歸鳥  
詩云眾聲每諧悠然其懷同一高曠心胸大隱在市朝  
不必深山窮谷絕人逃世也今用心遠地偏者竟作窮  
陬僻壤解則失詩之本意矣

田園知有兒孫委

東坡寄高令詩田園知有兒孫委蚤晚扁舟到海涯詩  
意言田園之事有兒孫可委任耳注引莊子孫子非汝  
有是天地之委蛇也非是

劍器渾脫

沈歸愚說詩吟語云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音統劉濤頓挫獨出冠時按樂府雜錄謂劍器健舞曲名唐書中宗引近臣宴集宗晉卿舞渾脫則知劍器渾脫皆舞名後人誤以劍器為舞劍而以渾脫二字與劉濤頓挫並讀未免使人笑粲○王阮亭居易錄云陳陽樂書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唐自則天末年劍舞入渾脫為犯聲之始劍器宮調渾脫商調以臣犯君故為犯聲又唐多解曲如柘枝用渾脫解之類觀此則劍器渾脫自各為舞曲之名今人誤讀杜詩序句往往以渾脫濶濶四字連綴用之可笑也○又云李中麓開太僕塞上曲云黃河萬里障邊隅點鹵年來謀計殊不用輕帆并短棹渾脫飛渡只須臾

訂一

三四

李自注云脫音駝然後知渾脫舞渾脫帽皆當作平聲也

刺閨

金壺字考云梁戴嵩從軍行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舊注刺閨夜有急報投刺于宮門也焦氏筆乘云非也刺即鑽刺之刺如云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投刺為解耶

傾家釀

又云老學菴筆記晉人所謂見何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

誰能散棄金用家釀對棄金非也又放翁詩得聞何惜傾家釀漸老真須秉燭遊案老學菴筆

蕭齋

又云杜陽雜編云梁武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後寺燬惟此一字獨存李約買歸東洛建一小室以玩之號曰蕭齋按今人謙稱讀書之室亦曰蕭齋作蕭條蕭索解如默堂集詩部伍亭前歸路鳳凰山下蕭齋之類皆沿誤也

廣詠 釋引

廣和也詠歌也二字義別混用者誤○釋陳也大也長也終也充也思也無引述義今與引字例用而曰釋詩

訂一

三五

釋書大謬

兔園冊子

兔園冊者策問策對也唐太宗時蔣王憺令僚佐杜嗣先虞世南等做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用梁玉兔園名其書曰兔園冊府共三十卷今人解兔園二字義俱誤

赤子

古字尺赤通用故尺牘亦謂赤牘文獻通考云深赤者十寸之赤也成人曰丈夫六尺之軀七尺之軀三尺之童五尺之童皆以尺數論長短故曲禮曰問天子之年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謂赤子以初生色赤者非也

或云古者二歲半爲一尺十五歲爲六尺愚案二歲半爲一尺之說于孟子赤子匍匐入井句其義尤通否則初生色赤及僅盈尺小兒安能匍匐乎至于文王十尺湯九尺及晏子長不滿六尺今子長八尺等則又不可拘此說耳

### 擊節

天祿識餘云擊節者擊几爲節若擊缶爲節之類或以彈指爲擊節非

### 官衙

池北偶談云官衙二字習俗相沿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衙職有序注衙治也執轡篇云古之衙天下

訂一

三五

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衙四馬者執六轡衙天下者正六官官衙之義本此封氏見聞記新舊相衙如馬有衙以制其首案明顧起元說略亦云然此臆說殊無所據也

### 除拜

夢谿筆談云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敝所以備不虞也皆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 量移

金壺二集云官員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量移二字見唐書元宗紀今人稱陞遷亦曰量移誤

也白香山詩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量字讀平聲詳見日知錄

### 瘡首消中是兩疾

野客叢書曰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鄭注瘡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瘡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爲一疾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中瘡首爲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瘡爲消病惟禮部韻消字下注酸瘡頭痛是謂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瘡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義疾爲不同是認二字爲一體矣

訂一

三五

### 鼻祖耳孫

又云今人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爲的對往往不究其義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鼻孫鼻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嚚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

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為是近觀漫錄亦有是言甚與僕暗合愚案方言本云梁益之間謂鼻為初或謂之祖並不云謂初為鼻謂初為祖則祖即初之轉音彼處方言稱人之鼻或曰初曰祖未嘗稱事之初始曰鼻也鼻祖究不得謂皆始之別名勉夫自是誤會且揚子方言下文本云又人之孕胎鼻先受形故以始祖為鼻祖則鼻祖之為始祖自無疑義

夢幻

東坡六觀堂老人草書詩題下公自注云六觀取金剛經夢幻等六物也按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訂一

天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夢幻泡影露電為六世以夢幻作夢是幻境用者誤

實應且憎

左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篇狄應且憎言狄雖口應秦命而心實憎秦應讀去聲作呼應之應解國語襄王不許請隧篇其叔父實應且憎言雖受私賞心且憎惡之應讀平聲注訓受也今時文用此語俱作應該之應解則實應且連三虛字不成語矣

寒竽

東坡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詩我今廢學如寒竽久不吹之澀欲無施注引南郭濫竽事愚案此事毫無取義

蓋竽與笙為類有簧簧宜暖不宜冷冷則易落而音不調暖則簧牢而音常和故□□詩妾思如笙簧時時望君暖寒竽之意類此故下句云久不吹之澀欲無所以承明寒竽二字之義也

恩恩不暇草書

虞兆隆云草書始于黃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法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張芝字伯英變為今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恆傳乃云恩恩不暇草書似草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或者矯為之說古人草書正不苟且故較楷書為遲皆非也草書自無不速者恆傳所云草書謂急遽不及起草稿

訂一

天

而書耳書不起草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豈舞鳳驚蛇之筆必吮毫濡墨而不揮之俄頃者乎愚案竊以恩恩不暇為句草書為句言因恩恩不暇之故所以不為楷書而為草書似更直捷及觀庾肩吾書品論云草勢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者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則虞說亦屬得解至勿勿誤為恩恩詳字說門

起復不是服闋

說略云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嵩

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案亦見趙昇朝野類要漁洋池北偶談載之又七修類稿亦云然田朝恆金壺字考引之

龍鍾源倒

青箱雜記云龍種切爲癯潦倒切爲老謂人之癯老以龍鍾目之音義取此愚案據此俗以虎躍對者非或又云龍鍾竹名枝葉搖曳不自禁持老人似之竊恐其未必然竹名宜作鐘籠見南都賦

禫非釋服名不止用于父母 袒免不讀免冠

之免

文鈔云正字通論禫字則宗戴氏以爲釋服之名則禮

訂一

三

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爲父母妻長子禫其說皆不可解矣論袒免免字則宗程氏大昌以爲免冠之免讀如字則左氏傳穆姬以免服衰經逆趙鞅使衛太子統其說皆不可解矣學術不能通經而好爲新異可喜之論以詆譏前人故其蔽如此聊摘之以戒後學

岫是山穴

山谷云按爾雅山有穴爲岫徐季海唐題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元暉云窗中列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愚案左思魏都賦窮岫泄雲徐幹七喻栖遲乎窮谷之岫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俱得正解謝又有云林表吳岫微竟作山字用而唐魏徵

述懷詩鬱紆陟高岫昌黎南山詩點點露數岫宋黃山谷過石塘詩晴岫插天如畫屏皆與峰嶺字一例用矣今人沿用不爲無本然本義則不爾也

泌水樂飢

詩泌水洋洋可以樂飢言看此泌水樂而忘飢也解作吃水固失情理謂所樂在飢亦屬誤解

奔非淫奔

堅瓠集長洲諸人稷學務著云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非踰牆行露之謂古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例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爲不能如聘者之六禮

訂一

三

全備耳蓋荒禋死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周公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既亂而爲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若以奔爲淫治之私雖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治曾是周公制禮而有之乎

大歸是出妻非歸寧

翰山日記云古人以去婦爲大歸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歸曰大歸也其經憂樂既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于歸而不返乎據此則世俗歸寧輒曰大歸豈我思肥泉之義哉言出



不祥所宜亟正

三江既入

宋正光庭兼明書曰禹貢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為震澤也鄭玄云江自彭蠡分為三既入者入海也明日底致也安國之意以為三江之水入于震澤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為震澤康成以既入為入海可謂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然後平陸出平陸出然後震澤底定也

跨竈

海客日談云馬前蹶之上有兩空處名竈門馬之良者

訂一

三

後蹶印地之痕反在前蹶印地之前故名跨竈言後步趨過前步也人解跨竈之子謂竈上有金金字上父字跨竈者越父也殆為強說

健羨

言鯖本朝呂種玉著云大道之要去健羨注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今人書劄中用為勇往欣羨之意大謬

壁謝

堅瓠集云今人於所饋遺有不受者書帖曰壁謝蓋本左傳晉公子重耳至曹曹公不禮倍負羈餽盤殮其妻寘璧焉公子受殮返璧故書帖曰返璧或者新其詞曰

完璧日歸璧甚至日歸趙則用藺相如事矣夫秦恃強詐而取趙璧相如以死爭懷璧歸此何等事乃施于和好之交際不亦悖哉

頌

說略云頌者奉神明之音不可他用近臣注疏多以臣工為戒農官絲衣為飲酒訪落小毖為延訪羣臣皆不得頌之義矣

五字

天祿識餘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

訂一

三

英才用此事解者以五字為詩誤矣出郭頌世說

訂訛類編卷一

仁和 杭世駿 荃浦

事訛

王右丞誤用柳生左肘事

說詩醉語云莊子柳生左肘柳瘍類也王右丞老將行云今日垂楊生左肘是以瘍為樹矣愚案東坡詩柏生左肘烏巢肩施注引傳錄野鵲巢于佛頂事而柏生左肘獨無所引意亦用莊子語但不知右丞何以誤為垂楊東坡何以復誤為柏也

霍去病事誤作衛青

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西清詩話邵氏聞見錄皆謂

訂二

嘉業堂校刊

誤以霍去病為衛青野客叢書又云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高適詩衛青未肯學孫吳與王維同以去病事為衛青用蓋衛霍同時為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西施無泛湖事

楊升菴云西谿叢話云吳越春秋云吳亡西施被殺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後人遂云范蠡將西子去然別無所據余案墨子云西施之沈其美也蓋句踐平吳後沈之于江也又皮日休館娃宮懷古云不知水葬歸何處谿月彎彎欲效顰可證李商隱景陽井云惆悵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亦叶此意觀此西

施之沈信矣杜牧所謂逐鴟夷者安知不謂沈江而殉子胥乎鴟革浮胥骸亦子胥事也○楊又云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王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所云隨鴟夷者子胥譜死盛以鴟夷西施有力焉今沈之江所以報子胥之忠○愚案西谿載吳越春秋所云西施被殺別無所考意所謂被殺者即沈之于江非刑殺也陸廣微吳地紀引越絕書曰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今本又無此條蓋鴟夷子胥也范蠡亦號鴟夷子故有是誤升菴引墨子及皮李詩以證西施之沈江確不可易至杜牧詩有一舸字明係誤用不得為之曲解也

訂二

二

范蠡無生子事

居易錄云浙之石門有語兒亭國語曰禦兒野史謂句踐使范蠡獻西施于夫差三年始達于吳至此亭生子因名語兒亭案由越達吳路由嘉興嘉本夫當君臣卧薪嘗膽之日而范蠡乃以兒女子之情道路野合不忠甚矣何以為伯佐聲施至今且吳越相隔一江信使頻數三年始達句踐豈土木偶耶乃聽其淹留鄰國置若罔聞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可為嗚噓案嗚噓骨切讀嗚切讀若逐大笑不止也噓唇若屋咽也噓極口之中大笑則見故謂笑為噓又案越絕內經九術越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則又非少伯事矣紀載之不足信如此越絕記地又云句踐夫人產女

于此亭後破吳更名女陽更就李案即橋李亦作醉里為語兒鄉

太伯無子

太伯無子季歷有子而聖故太王欲傳季非無端舍長而立幼也左傳子貢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史記吳世家云太伯卒無子仲雍立至武王得天下求仲之後人而封之則伯之無子明矣又吳越春秋云太伯自言吾無子其當有吳者仲也通鑑前編云太伯之賢不下于季歷但以太伯無子而季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改卜耳今論太伯者謂伯若不去有天下者必伯之子孫失考甚矣

陶淵明有子

訂二

三

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亂其先世詳人說門近人誤讀和劉柴桑詩絕其後嗣真可絕倒和劉詩云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此跟上春釀解飢飮來以弱女比喻薄酒即坡公所謂薄酒勝茶湯意也後人以此為是賦非比遂有因有女無子而小照題曰慰情圖者豈不思公集有命子責子詩又有與子儼俟份佚終疏耶

林和靖有妻子

林和靖有妻子宋史謂其不娶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非也楊升菴云林洪著山家清供其中言先人和靖先生云云即和靖先生之子也蓋喪偶後不再娶耳

頴俊 倦勤

尚書立政篇頴俊尊上帝是言禹也今作舜事用誤又禹謨堯期倦于勤是舜命禹攝位之詞今作堯事殊可笑也

傳說非胥靡

野客叢書曰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云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貲是為胥靡傭資也僕謂此說是也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自荀卿以來蓋已失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是指傳說賈誼鵬賦亦曰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注曰傳說被刑築于傅巖武丁以為相師古注不辨其非但曰

訂二

四

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傳說為刑人矣且傅巖之作豈特孫僅之誤前此如呂溫作傅巖銘亦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衮之服說始胥靡武丁即祚蓋已如此言矣

武王無賜魯重祭及天子禮樂事

說略明顧起元著曰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春秋桓公五年

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閔宮三章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

### 六舞樂章非自晉始

又曰鄭夾漈云雲門大咸大韶大濩大夏大武凡六舞之名當時皆無詞故簡籍不傳晉荀勗使郭瓊爲舞節張華爲樂章自此以來舞始有詞有詞失古道矣愚謂

訂二

五

無詩則無聲無聲則無容是詩與聲音者一貫之道也雲門五詞不可考而知矣大武六詩其詞俱在武一章春秋傳以爲大舞之首章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作此詩以奏之所謂武始而北出也酌一章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所謂再成而滅商也般一章嚴氏謂與酌賚一體所謂三成而南也象一章卽維清緝熙小序以爲奏象舞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也賚一章大封于廟也所謂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也桓一章春秋傳以爲大武之六章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詩章具在夾漈未之深考耳

### 中和樂職詩非太守事

野客叢書曰僕考王褒傳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修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類此此是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不考中和樂職宣布三篇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徧于四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王褒四子講德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

訂二

六

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語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褒作甘泉頌有曰想聖主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守所當用者愚案此係刺史欲宣王化而作故頌太守者每用之然言太守能宣王化則可謂太守治政善而頌之則不可在善用者運之非于太守必不可用也東坡次韵章傳道喜雨詩云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向諸生選何武守高密時作也又留別登州舉人云莫嫌五日恩恩守歸去先傳樂職詩此以王褒比舉人之才非以益州自比也如此亦何不可用乎

### 彭澤未嘗種柳

楊升菴云沈彬詩云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世賞其工不知用事之誤五柳種于潯陽柴桑宅邊彭澤未嘗種柳也自唐人以此事編入縣令類案指白帖相沿誤用不知其非學者不可不辨正焉愚案五柳先生傳云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亦是一證考晉書及南北史益見其誤南部新書藝苑雜錄黃漁隱叢話皆辨之矣李義山柳飛彭澤雪誤

李後主無歌舞事

古夫子亭雜錄云王阮亭著江都門人宗元鼎字梅岑以詩鳴江淮間有詠李後主絕句云江南歌舞尋常事便遣曹彬下蔣州余最愛其措語之妙取入感舊集近覆閱

訂二

七

之乃知其誤南唐自元宗時周世宗屢侵淮南國勢削弱至遷都豫章以避之非始宋也後主仁愛無荒淫失德但溺于釋氏耳宋太祖諭徐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耶亦非以歌舞為兵端宗語非事實矣

琴堂卧理

頌縣令用琴堂可也用卧理則誤史記汲黯傳上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疾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耶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治淮陽政清七歲而卒武帝卧治之言為汲黯疾故也考漢

書亦云臣有疾云云與史記同

二疏昭君圖

劉子元云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圖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于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于隋代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凡作詩畫皆須博古方無此等罅漏有畫昭君自把琵琶于馬上者亦非此乃婦女所彈以解昭君之愁耳○野客叢書曰傳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于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曰匈奴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

訂二

八

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傳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為明妃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愚案東坡古纏頭曲為琵琶女子作其詩云指法已似呼韓婦李于鱗明妃曲云抱得琵琶馬上彈俱是相沿之誤

阿房宮賦

虞兆隆云古來諸宮名俱命自朝廷獨阿房宮秦始皇三十五年起故俟其成更擇令名命之宮未成而秦亡天下以其在阿基旁遂謂之阿房宮房讀如旁義與旁

同不訓房室亦有作阿旁者。○池北偶談云終秦之世阿房宮未成杜牧賦妃嬪媵嬙云云指二十六年事此實不名阿房宮而謂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非阿房宮事實矣程大昌雍錄趙與時賓退錄皆辨之大略相同。○愚案房旁古通用阿俗俱讀平聲又借爲發語詞正字通音遏今讀如渥如阿嬌阿誰之類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崩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其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只十五年耳温公通鑑于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綱目悉改之是也秦取美女實于咸陽不在阿房杜賦殊誤

五帝非官天下

訂二

九

宋吳枋宜齋野乘云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于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頤帝紀并通麻皆云頤帝爲目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于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玄囂父蟠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于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麻志載顓帝五

世生鯀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遡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于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者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

訂二

十

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元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于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旣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啟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朱之不肯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于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繼緒舜因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于陽城

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太甲傳弟雍已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冲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為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

訂二

十二

吾之族屬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不拜單于非蘇武

資暇錄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使漢正傳是鄭眾非蘇武也李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眾不拜

指鹿為馬

秦築長城是始皇時事趙高指鹿為馬是二世三年事是年二世夢白虎齧殺其左驂馬卜曰涇水為祟乃齋于望夷宮宮在長陵西北不在咸陽趙高作亂使其婿閻樂詐為有賊發吏卒入望夷宮弑之而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為秦王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用事殊舛錯失實高齋詩話曾辨之

甘羅不為相

資暇集云世傳甘羅十二為秦相非也史記羅十二事秦相呂不韋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為上卿未嘗為秦相也相秦者羅之祖名茂愚案北史彭城王淑傳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杜牧詩甘羅昔作秦丞相亦循襲用之耳

楊妃入宮并竊笛事

野客叢書曰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人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嶷楊氏諸姨車闕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

訂二

十二

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年薨寧王那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真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那二王尚存是以張祐目擊其事繁之樂章有日日映宮牆霧半開太真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號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那王小管吹蓋紀其實也惟容齋認楊妃為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真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集中謂號國竊那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謂楊妃竊寧王笛此說不同○愚案讀書敏求記載唐大詔令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十二月壬子

朔二十四日乙亥冊立楊元敷長女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元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子於壽邸命孫述冊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爲太真宮天寶四載乙酉七月丁巳朔二十六日壬辰冊左勳衛二府右郎將軍韋昭訓第二女爲壽王妃是日卽于鳳皇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據此則開元時楊氏爲壽王妃爲女道士天寶初始爲元宗貴妃與容齋之說合與叢書所考唐史不合俟查

楊妃入宮始末

李義山驪山詩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馮孟亭箋注云太真之冊爲貴妃爲天寶四載八月舊新

訂二

三

紀所書同傳無細年月至其始爲壽王妃之事舊書紀傳皆並無之止云或言楊元琰女姿色冠代召見時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新書所云始爲壽王妃而遂于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紀文大書冊壽王妃楊氏爲女道士號太真矣夫爲道士者卽傳所云丐籍女官也必如自父母家先遣人諭意借此爲入宮之計妃由父母家來必非從壽王妃來新傳所云始爲壽王妃者初聘而未娶故下書更爲壽王聘韋氏女白香山詩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固非矯詞也明皇納其子已聘之人尙不免新臺之刺若旣在壽邸斷不至若是之無禮矣陳鴻長恨歌傳謂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於壽邸者

妾也曝書亭集有書太真外傳後一條力辨妃以處女入宮說至明核矣此詩言每遇平明幸長生殿焚香之時妃以女冠必從焉故壽王不得從金輿矣

烏衣巷

劉禹錫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蓋傷江左王謝二家之故宅易爲百姓家耳劉斧摭遺小說言金陵人王榭航海入烏衣園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不合詩意詳見野客叢書吳曾漫錄及菽苑雜黃丹陽記云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或謂取軍兵所衣服得之

楚宮細腰

訂二

四

野客叢書曰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有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飢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天祿識餘云劉禹錫蹋歌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是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板輿不止奉母事

又曰世率以板輿爲奉母事用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



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祗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為奉母也梁韋睿以板輿自載督厲眾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劉先主無玉人置帳中事

古夫子亭雜錄云小說記漢昭烈帝事有一玉人帝置甘夫人帳中月映之與玉人一色案事見此真不經之談昭烈在劉景升座上感脾裏肉生慨然流涕乃屑作此兒女態乎唐人呂溫有題劉郎浦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潯明珠步障屋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此詩差識得英雄本色

孫夫人無自盡事

朱國楨湧幢小品載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孫夫人曰磯磯甚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摧哭自沈又載孫劉有隙夫人歸吳舟觸磯下不忍見仲謀遂刎於此蜀既不傳吳亦遂諱案日知錄據蜀志夫人還吳後不知所終辨其自沈之說之妄極是

桃源並非神仙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

醴而谿中有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若谿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太桃源為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桃源行與東坡暗合

圯上老人非仙非鬼

史記圯橋老人似仙似鬼東坡謂其秦之隱君子並非鬼物已是翻案查初白題圯橋授書圖詩又云誰招四皓出商山我信留侯本儒者奇謀祕策乃天授老父一編事聊假不然韜略世所知豈必傳從圯橋下案此則

訂二

六

圯上老人為烏有先生矣又穀城山詩云東阿城東穀城址傳是仙家舊鄉里圯橋老叟果何人能致留侯跪進履兵書一卷既不傳事往無徵正在此秦皇凶暴蔑賢聖偶語詩書皆棄市布衣起自泗上亭澣弱儒冠固其理此非可以正道說詭託陰符自茲始又云走狗旋烹舊臣死蕭相生遭獄吏恥子房遠禍蓋有道直視封侯如敝屣神仙之說誠渺茫有託而逃斯隱矣陋儒讀書寡深識異事人人徵太史後來競指黃石公當日原無赤松子案此非好翻案也似奇實正遂成千古名論可正仙鬼之說之謬

張騫無乘槎至天河事

張茂先博物志只言近世有人乘浮槎至天河並不云張騫自宗懷荆楚歲時記引博物志傳會以爲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檣機石之說後之詩人皆當故事用矣又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週天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栖息其上

錦纜不始于隋

復齋漫錄云吳甘寧住止嘗以緙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于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

訂二

荻洲又送鄭二還江陵詩文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前谿舞

茗谿漁隱曰于競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谿村南朝習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谿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剛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谿唐崔顥詩舞愛前谿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谿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唐傳故不知舞出前谿耳

秦惠王無伐蜀石牛糞金事

復齋漫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

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置牛于成都秦因遣張儀隨石牛以入蜀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証蜀人吳師孟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奇騰怪可耐修爭奈常情勝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晒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許遠死節

葛常之云韋蘇州睢陽感懷詩有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宿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而辭服于賊故應物云爾韓

訂二

愈嘗有言曰遠如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內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之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于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建文無遜國出家後復迎歸事

建文無遜國事自致身錄有是說作明史者附會其言遂確鑿指之謂某時在某處某詩在某處作皆影響之談也曝書亭集及錢牧齋諸公皆辨其誣萬厯時人徐燧金陵故宮詩云翠華逝後全無跡羅綺焚餘自有灰則帝后同在灰燼之中焉得有遜國而去之事哉沈歸愚云建文之歸皆致身錄從亡隨筆等書造作之詞其實未嘗有迎歸事也實錄稱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尸

于火七日乃葬是明明死于火矣至天下太師墓朱竹垞謂房山僧塔或題司空司徒或題帝師國師金元舊制皆然後人附會為建文墓也

晉羊舌氏

金壺字考二集云春秋後語云有壤羊者以頭遺叔向母薶之三年事發追捕向家頭內都盡惟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氏按左傳閔二年羊舌大夫為尉注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然則以羊舌為氏豈昉自向母哉又叔向本羊舌氏食采于楊故又號楊肸叔向子楊食我亦稱楊石並見昭五年

坡坨金蝦蟆

秦觚云杜工部靈湫詩曰坡坨金蝦蟆出見蓋有由按瀟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罏忽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頗驚異命放苑池拾遺所詠是當年實事錢虞山援酉陽雜俎以為月陰精后妃之象托喻貴妃之暱祿山似近附會

行觸寶瑟僵

池北偶談云東坡詞行憂寶瑟僵乃用漢書金日磾傳行觸寶瑟僵解者顧引楊行密給朱延壽病目行觸柱僵有何干涉乃知注書之難東坡放翁不敢居有以也愚案漢書莽何羅反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莽何羅反上驚起日磾碎胡投何羅殿

下得禽縛之僵仆也胡頊也坡詞云笑怕薶薇冒行憂寶瑟僵美人依約在西廂只恐暗中迷路認餘香是借用法

三閒瓦屋非家居事

殷芸小說載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中三閒瓦屋土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陳簡齋詩云士衡去國三閒屋用事不誤今人用之家居非是查初白別弟德尹詩云瓦屋三閒門兩板頻煩為我掃東偏既誤作家居用又誤用東偏初疑先生或適居東偏然考先生得樹樓集序中語先生居于西北

彈碁非弈碁

居易錄云彈碁之戲西京雜記云成帝好蹴鞠羣臣以為勞體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歎謂向也作彈碁以獻博物志云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有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撒碁故義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自不平此與弈碁有何干涉而今人率以弈為彈碁此類甚多又云王文恪整姑蘇志方技載席謙善碁下引杜詩云席謙不見近彈碁是亦譌彈碁為弈也何怪今人沿襲之謬愚案彈碁之法不傳散見于雜著者亦不甚明了總與弈無涉可知也義山詩本是莫近彈碁局王引作玉作局有石有玉也

牛耳是卑者所執

池北偶談云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莅之郭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魍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惟甌衍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僖不從愚案衛人請執牛耳蓋衛侯與晉大夫涉佗成何盟自以當尊不可執故請晉大夫執之今人以執牛耳爲尊者誤解傳語故也

白打非蹴鞠戲

閩小記云周亮工著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章莊詩上相閑分白打錢楊用修曰白打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侯云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予謂白打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

訂二

三

鐵爲白戰似卽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鞠者非

驪駒非送行者所歌

前漢儒林傳王式字思翁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服虔曰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去欲歌之文穎曰其詞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據漢書則驪駒爲行者所歌明甚近人作送行之歌用非也王阮亭送陶季之潞州云驪駒忽告將西馳朱竹垞酬彭某詩云我唱驪駒子送行皆不失漢書本旨查初白送錢幼鯤遊江右云江西吾舊到爲爾唱驪駒亦

沿其誤也

錢載年號

天祿識餘云杜佑通典歷敘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錢載年號實始于宋武帝孝建也馮鑑始謂始于魏孝莊非也何遜無爲揚州法曹事

東坡次韻王定國倅揚州詩云空教何遜在揚州注引杜詩注云何遜作揚州法曹解舍有梅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揚州花方盛遜對花榜徨終日查初白蘇詩補注云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杜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何遜傳

訂二

三

無揚州事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五言古一首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近有妄人托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至謂遜作揚州法曹云云豈不誤學者慎初白名攷何遜傳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所云建安王者南平元襄王偉初封也偉于天監二年使持節都督右軍將軍揚州刺史遜爲建安王記室正在揚州葛常之似未深攷至王氏施氏補注引杜註以水曹爲法曹又杜撰解舍梅花事則固不可不削去也今爲辨正

嚴子陵無先隱桐廬事

居易錄云桐江百詠載白水湖在桐廬縣北二十里上

下有四湖云相傳光武帝微時避莽亂訪嚴光高獲于此故因白水真人得名閱之不禁噴飯無論光武家南陽即令避亂不應至此初齊國上言有一男子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三聘始至不屈乃遁之富春安得先隱桐廬而帝反遠就子陵耶

禹無墮簪遺履之事

淮南子禹之趨時挂冠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未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用此然孟子只云三過其門而不入挂冠遺履墮簪不以急于殊未可信

臨江驛詩指東坡事

訂二

三

居易錄云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有人或云江都幾過臨江驛題詩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退之淮西事為譬非元和閒人作也是時黨禁方嚴故托之前代云爾以為直言淮西事者誤婁東以為東坡作尤誤矣

高適駱賓王不同時無改詩事

漁洋詩話云詩話類編一條最可笑者高適為兩湖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僧院題詩云前峰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及台州事竣復過此欲改一江為半江僧言前有一官人過此言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高

驚問為誰僧曰駱賓王也余案駱與高二人世代遠不相及達夫亦未嘗為兩湖觀察使乃賓王既代宋之問吟樓觀滄海日矣爾時已稱老僧何時又鍊形住世復還俗作官人而為達夫改此詩耶真可令人噴飯又案此詩乃晚唐任翻之作

奚斯作闕宮之廟無作頌事

野客叢書曰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信此說是矣不知其失自班固始觀兩都賦序曰皋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信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闕宮

訂二

三

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萇注云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矣班固豈非誤耶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諸學者或有異說歟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昭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斯之徒

蔡琰入胡在邕未誅前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敘以卓亂流入胡為非琰詞案東坡有是說蓋未嘗詳考于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

爲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攻之入胡不必在豈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與義師共欲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中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則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豈尙無恙尤無疑也

鸞栖枳棘是主簿事

野客叢書曰今人作縣尉啟誤用鸞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古亦有如是用者然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劉長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

訂二

三五

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栖鳳是以簿事爲尉用也張說送廣武令岑義序曰河洛東門俯栖鸞于製邑又以爲縣令事用也出于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爲證耶愚案漢仇香卽仇覽爲主簿以德化民王渙曰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栖百里非大賢所托他時論道嚴鄙非主簿而誰見後漢上詩借用其語尙無害張序有製邑字則誤矣

漢武帝無殺鈞弋夫人事

古夫于亭雜錄云王阮亭著常疑漢武殺鈞弋事不可解以爲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耳考之西京雜記鈞

弋夫人從事甘泉告上曰妾相運爲陛下生一男年十七妾當死今必死于此不得歸矣願自愛言終而卒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發冢開視惟衣履存乃爲起通靈臺于甘泉據此則鈞弋去來皆非常人常理安得如史記外戚世家云云不得活之語耶

城崩

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闕殺七十二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隤而隅爲之崩日知錄云杞梁妻無城崩事城崩乃是范郎之妻兩事合而爲一也

絳帳

堅瓠集漢馬融講授前列生徒後蓄女妓因施絳紗帳

訂二

三五

又符秦韋逞之母文宣君年八十奉命傳周官學施絳紗帳皆所以限隔男女也今詞家例以絳帳歸師道何其謬也

羿落九鳥

異識資諧云烏最難射羿一日射落九鳥言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乃言羿射日落九鳥遂以爲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流俗好奇而傳怪文士循名而襲謬自昔已然

蔡邕有子

堅瓠集云晉書羊祜傳祜蔡邕外孫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爲關內侯則中郎未嘗無

嗣而蔡克別傳亦云克祖陸蔡邕孫也克再傳為司徒謨則中郎後裔且蕃盛于典午之代何得云無嗣哉

居東

仇滄柱云從來看鴟鴞一詩屬周公東征時事不知鴟鴞乃居東所作此時尙未東征也自孔氏書傳于金縢篇文所謂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者誤解作東征以殺管叔而詩傳亦仍其說自蔡傳以居東為避居東都以罪人斯得為知流言之為管蔡而周公心迹始白據此則知詩傳謂既誅管蔡始作鴟鴞者其誤無疑矣所云既取我子者蓋言三監為武庚煽惑而入其械中耳及成王威風雷之變悔悟迎公然後命之東征以討三

訂二

三五

叔武庚則是後來奉命而征非流言初起時急誅管蔡以滅口止謗也

禹鑿龍門

尚書禹貢蔡傳云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于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謂李復則謂受降城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

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何所考也○宋司馬光透書曰或問禹鑿龍門關伊闕有諸透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為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關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滅二周非秦始皇

宋吳枋宜齋野乘云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卒始皇即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訂二

三五

月明度柳翠

湖壖雜記云本朝陸次雲著紹興間有清了玉通者皆高僧也太守柳宣教履任玉通不赴庭參柳惡之使紅蓮計破其戒玉通羞見清了即留偈回首托生于柳誓必敗其門風宣教歿翠流落為妓二十餘年與清了遇大佛寺內清了又號月明為之戴面具為宰官身為比丘身為婦人身現身說法示彼前因翠即時大悟所謂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傳月明和尚馱柳翠燈月之下跳舞宣淫大為不雅

曾點無倚門而歌事

四書釋地又續曰或問季武子名之喪曾點倚其門而

歌見禮可信否余曰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序其坐次于子路則必少孔子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方八歲點實不過六七歲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為甚石氏陳普極其辨駁猶未及此

太白無捉月遭溺之事

寄園寄所寄云本朝趙吉士著陳焯與同人書云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于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

訂二

元

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

子美無食白酒牛炙而死者

新舊唐書皆載子美客耒陽以啖牛炙白酒一夕卒考之杜氏年譜並無其事按元微之撰子美墓誌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而呂汲公亦云夏還襄漢卒于岳陽足為確證劉斧摭遺小說謂子美來耒陽醉宿酒家江漲漂沒元宗詔求之聶令積土江上奏于美牛酒飫死葬此以應詔史氏不察沿其謬載入本傳誤矣至太白卒于當塗李陽冰家墓于謝家青山史冊昭然捉月騎鯨之說不知何據子美懷李白詩有應其冤魂語投書贈汨羅及夢李白詩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

得句疑當時必有妄傳太白墜水死者故子美云云後世或因公詩附會耳夫李杜齊名為千古詞壇之冠其沒也訛傳亦復同誠足異已

五大夫

秦封太山松為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也今以一松封一大夫殊謬

五馬

學林新編云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子美詩用五馬甚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陌上桑亦用五馬為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為五馬又謂詩子子

訂二

三

千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旗諸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為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組視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案遯齋閒覽述龐幾先說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又案漢制太守本駟馬其有功德者加一馬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



訂訛類編卷三

仁和 杭世駿 荃浦

字訛

入鈞金

周禮大司寇入束矢入鈞金鈞三十觔也金銅也言訟者使之俱入銅三十斤以自明其實不實則沒入之實則還之訟者必有一曲理曲必心怯而不敢輸金息訟之善術也今改鈞爲鈞而聯用曰鈞矢入金者豈一鈞之謂哉

勸相國家 至誠感神

書立政用勸相我國家勸音邁義與勵同禹謨至誠感

訂三

嘉業堂校刊

神誠音咸義與誠同今以義同而作勵相至誠非是

惇大成裕

書洛誥惇大成裕裕寬裕之意言惇厚博大以存治體則足以培元氣厚民風自然綽有餘裕改裕爲俗者非

絜爾牛羊

詩濟濟跄跄絜爾牛羊絜本絜矩之絜謂選擇也改絜爲潔音義俱非矣

邠子無歸

左傳昭十九年邾郟盡俘之故邠子有無歸之歎時文每以紀侯大去作對或作邾子無歸者誤

侯疆侯以

詩侯疆侯以注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子任眈者也今或訛作疆音亦訛讀義不可通矣

弦高犒暗師

沈歸愚說詩暗語云弦高本犒秦師謝康樂云弦高犒晉師誤用事實愚案古詩源作弦高犒暗師注云弦高犒秦師在暗之道暗音晉見呂氏春秋諸本爲晉字之誤也因改正古詩源刻在前暗語刻在後不知何以又有此論

弋人何篡

又云後漢逸民傳序引楊雄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篡取也陳子昂射洪碑云弋人何篡鴻飛高雲用揚

訂三

二

語也惟張曲江詩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篡改篡爲篡矣然昌黎在曲江後贈人詩仍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前賢讀書不肯一誤再誤如此野客叢書曰本作篡法言作篡張曲江詩用元字梁蕭四皓贊又轉爲思字曰弋者何思鴻飛冥冥愚案篡與篡義俱可通漢書注云諸本或作篡法言作篡叢書謂本作篡張曲江係用元字非也以後漢作篡爲正至昌黎久嫌弋者篡或作篡則謬矣又篡俗作篡非

女慕貞絜

周興嗣千字文女慕貞絜句人以其與絜扇圓潔潔字重複改爲烈字不知本是絜字也李太僕君實雜綴云

絜乃推誠之謂即大學絜矩之絜秦會稽立石文云男女絜誠與嗣蓋取諸此愚案千字文本無重字多士寔寧之寔本音殖與策功茂實之實義同而音异也

盤餐宜作盤殮

學林新編云餐干安切殮音孫伐檀詩曰不素餐兮又曰不素殮兮毛詩傳云熟食曰殮孟子養殮而治趙氏注云夕食曰殮蓋盤殮者左氏傳所謂盤殮寘璧者也故凡言盤殮皆當用殮字不當用餐字又云凡上有盤字則下當用殮字而子美詩集中亦或用盤餐字當是傳寫刊字之誤子美不應誤用字也

卧龍寤主

訂三

温飛卿經五丈原云下國卧龍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俗本作誤主大謬卧龍豈誤主者蓋指出師表而言言後主不肯聽從空此覺悟苦心也

空閣來風

香山詩空閣易來風用莊逸篇空閣來風桐乳致巢語閱與穴古通此香山因風疾而作不知者改爲空閣作何解耶

卵色

放翁詩微風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卵色用坡公詩笑把鴟夷一尊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淡白微青如鳥卵之色俗語所云鴨蛋青即卵色也或改卵爲柳可

笑

偃曝

楊升菴云孟浩然詩草堂時偃曝蘭柀日周旋偃曝偃卧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句今本改作掩曝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注釋從容咀嚼真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蓋頤中有物乃可以言咀嚼而出真味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爲戛齒之狀但垂飢涎耳真味何由出哉

勿勿

顏之推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知其由或言此匆匆之殘缺耳○查初白蘇詩補注云說文

訂三

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象其三旂之形所以促民事故匆遽者稱勿勿據此匆勿當作勿勿又案書苑菁華宏農張芝善草書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則匆匆字相承久矣又一條見義說門

杜牧詩 少陵詩訛字

楊升菴云杜牧詩長空澹澹沒孤鴻今妄改作孤鳥沒平仄亦拘矣十里鶯啼綠映紅今誤作千里若千里鶯啼誰人聽得綠映紅誰人見得惟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木凋自是尋常不必說也況江南地暖草木不凋乎此詩牧之在淮南而寄揚州人者蓋

厭淮南之搖落而羨江南之繁華若作草木凋則與青  
山明月玉人吹簫不是一套事矣○杜少陵詩七月六  
日苦炎蒸蒸俗本作熱紛紛戲蝶過開幔張文開俗本  
作閒不知子美父名閒詩中無閒字邀歡上夜關今本  
作卜夜閒曾閃朱旗北斗殷妄改殷作閒成何文理前  
人已辨之矣穿花帖水益沾巾范德機本今本作落水薰風  
吸茗時今本作春風此詩十首皆一時作其曰干章夏  
木清又曰紅綻雨肥梅皆是夏景可證也

草著愁煙

又云陸龜蒙宮人斜云草著愁煙似不春只一句便見  
墳墓淒惻之意今本作草樹如煙正是春景如何下得

訂三

五

不春字讀者往往忽之亦食不知味者也

湘煙

又云劉巨濟經曾得許渾手書詩湘潭雲盡暮煙出煙  
字極妙兼是許之手筆無疑也淺人妄改煙作山無味  
大抵湘中多煙色與他方異張泌詩中流欲暮見湘煙  
沈翠微湘中詩魚躍浪花翻水面隔池煙練束林腰頗  
盡湘中晚景朱慶餘詩亦云浦迴湘煙暮林香岳氣春  
始知改者之謬

逋髮 酸酒

又云近刻左克明樂府誤字尤多詩曲歌云逋髮不可  
料憔悴為誰覩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緩幾許逋髮謂

髮之散亂未料理也逋字下得妙今改作通髮何解也  
烏棲曲云宜城酸酒今行熟酸酒重釀酒也妄改作投  
泊酸酒熟則有理投泊豈能熟也郭茂倩本亦誤按北堂書鈔  
云宜城九醞酒并引此句

羅鞋

又云晉白紵舞詞羅鞋徐轉紅袖揚何承天芳樹曲微  
颯揚羅鞋皆作羅鞋誤

康浪

又云甯戚飯牛歌康浪之水白石爛浪水在今山東今  
誤作滄浪滄浪在楚與齊何涉駱賓王文云觀梁父之  
曲識卧龍于孔明聽康浪之歌得飯牛于甯戚此可以

訂三

六

證近刻駱集又妄改康浪作康衢自是堯事與甯戚何  
干涉也

寒鱉

又云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膾胎蝦寒鱉炙熊蹯五臣妄  
改作魚鱉魚鱉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  
誤而從魚字不知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誤至  
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  
古字寒韓通也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  
植文寒鷓蒸麇

屏風疊疊

又云梁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李白詩屏風九

疊雲錦張唐詩山屏六疊郎歸夜宋詞屏風疊疊開紅牙牒卽疊也今改疊作曲非

軍門曰和

又云唐鄭培詩戎疊三和夕和軍門也文苑英華作秋非是楚策開西和門注曰軍門曰和又章子爲齊將與秦軍交和而舍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

小詞中說字

又云小詞如周美成詞惜惜坊曲人家坊曲妓女所居俗改曲作陌張仲宗詞東風如許惡俗改如許作妬花平仄亦失粘孫夫人詞日邊消息空沈沈俗改日作耳東坡詞玉如織手嗅梅花俗改玉如作玉奴其餘不可勝數

訂三

蓋篋 忍草

居易錄云元微之詩願我無衣搜蓋篋本集注蓋草名今刻作畫篋字形之訛也段柯古連句詩蝶閒移忍草忍草作蘭孫忍皆作總誤

評泊

池北偶談云韓致堯詩白玉堂前遙見後令人評泊畫楊妃李子田云案見所著評泊者論貶人是人非也今作評駁者非近諸本或作斗薄或轉訛陟薄殊無意義萬首絕句本作評泊當猶近古

干人何事

又云丹浦欵言云杜詩干人何事網羅求當作干人杜牧之詩自滴階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按此說則南唐元宗戲馮延巳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語固有本錢本注云晉作干或作于于字恐無義干字對上句在字亦未切子田之說是也○香祖筆記云舊唐書明皇爲楚王叱金吾將軍武懿宗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見本紀此語又在前面矣

漫興

又云竹垞云杜詩老去詩篇渾漫興考舊刻皆作興字趙云耽佳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爲詩則漫興而已無復著意于驚人也劉後村集跋陳教授

訂三

杜詩補注亦云或信筆漫興云云虞山錢本仍作興字略無辨證愚案鶴本趙本作興與宋元本皆然不犯三去聲用之病案第一句字第五句鈞字若韻府收入語韻中竹垞稱其識字又曰渾漫興者言卽景口占率意而作也愚案漫興作漫興自楊廉夫始今人詩集中每多春日漫興秋日漫興等題皆非也

紇字不識

夢谿筆談云宋沈賊武仲名紇紇恨發反字書云下沒切痕入聲爛真子云唐蕭穎士性輕薄有同人誤讀賊武仲名譏之曰汝紇字也不識今俗語云瞎字也不識蓋紇字之誤

疆場

唐耿漳塞上曲云懶說疆場曾大獲盧綸詩云結髮事疆場全生俱列卿誤用疆場字場音易從易與從易音腸異疆場邊境也疆場場圃也查初白詩疆場溝壑兩窮塵亦沿誤也

持國秉政

史漢周亞夫傳並曰持國秉並作彼命切呼為柄字三劉無注野客叢書謂本于管子治國不失秉又謂史記蔡澤傳有持國秉政句疑脫一政字秉只合作上聲呼前漢諸秉字未嘗更有作柄字用者

一抔土

駱賓王檄武后文一抔之土未乾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抔土事抔字步侯切音哀謂以手掬之也非杯盞之杯也王勉夫因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劉禹錫詩有血污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于杯門編入長陵一抔土事謂古人杯抔二字通用然畢竟非是唐彥謙過長陵詩與頭字同押可證也唐韻集韻上聲亦收抔字鋪做切手掬也

西子姓施非姓西

野客叢書曰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謂坡公

不應如是之疏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為姓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紅紗中單

又曰陳簡齋蠟梅詩黃羅為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言中單覺意重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為絳帳耳

檣檣灰飛煙滅

又曰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閒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檣灰飛煙滅知後人謬為強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燄漲天知檣檣為信然

食租衣稅

史記平準書卜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詩文中

筍根雉子

桐江詩話云杜詩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旁母眠冷齋以稚子便作筍引唐人食筍詩稚子脫錦綉頭玉香滑為證何謬之甚也此詩蓋謂筍之脫籜如小兒之解綳便以稚子為筍則非也少陵詩本筍根稚子無人見今誤以雉為稚蓋筍生乃雉哺子之時言雉子之

訂三

九

訂三

十

小在竹閒人不能見故也愚案漫叟詩話亦謂當為野雉之雉非童稚之稚

脂習 西巴

藝苑雌黃云古人詩押字或有語顛倒而于理無害者如韓退之以參差為差參以玲瓏為瓏玲是也案池北瑣聞二字本揚子法言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又居易錄云退之多用字蓋本諸三百篇孫季昭示兒編所枯如中林中谷中河中羊牛切孫子家室衣衛從稷黍琴鼓鐘斯論下上羊牛切孫子家室衣衛從稷黍息偃之類不一而足○漢皋詩話云字顛倒可用者如羅綺團畫毛羽白黑之類方可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也此觀王逢原有孔融詩云虛聞座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黃魯直有和荆公西太一宮六言詩云噉羹不如放麕樂羊終媿巴西按後漢史有

訂三

脂習而無習脂有秦西巴而無巴西豈二公之誤耶

香積

漁隱叢話云秦少游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峰一隔變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眾香鉢盛滿香飯悉飽眾會故今僧舍廚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也

下泊宮

茅山志下泊宮在中茅西大司命君昇舉來句曲立茅舍以候二弟處也李德裕遙傷茅山孫尊師詩云想君遊下泊方歎里閭非集作下泊誤也

墨壘

杜詩鴻鴻雙雙舞獼猴墨壘懸或作墨乃是墨字之訛鼻音雷禮記鼻鼻乎端如貫珠上用者非

殺人無驗中不決

東坡送杭州杜威陳三掾罷官歸鄉詩云殺人無驗中不決此恨終身恐難了考公烏臺詩話云熙寧五年杭州錄參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為承勘本州姓裴人家女使夏沈香投井及姓裴人女身死不明事本路提刑陳陸舉駁差秀州通判張若濟重勘決殺夏沈香三官因此衝替意陳陸張若濟駁勘不當致此三人無辜失官云云案此則作中不決為是今本皆作快非是

訂三

一瓶

聞見錄云俗語借書與人為一癡還書為一癡嘗疑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云後見王樂道與錢穆四書云出師頌最絕妙古語借書一紙還書一紙乃知今人訛以紙為癡也案諸韻書並音鴟韻會又云通作鴟說文云酒器韻會云大者一石小者五斗 金壺字考載雷思霈詩終日借書兼借畫莫將紙字讀成癡

羊溝

金壺字考云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又名楊溝古今注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于其上也俗謂陽溝與陰溝對非也

取鈴

又云前漢食貨志姦民或盜摩錢質以取鈴鈴音浴銅屑也俗或作鎔非

葷辛

又云葷辛俗作葷腥非也宋史顧忻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說文注葷臭菜也通謂芸臺椿韭蔥蒜阿魏之屬爾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與渠葱蒜荅蔥為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臺胡荽薤為五葷正韻辛葷菜也

明駝

又云木蘭詩願馳千里明駝足千里送兒還故鄉或改

訂三

明作鳴非也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

一丁

又云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今人語祖此續世說書作箇字丁字似訛雖用之已久然不可不知也愚案一丁之義不知何取竊意个即箇字个即丁字一丁係一个誤个為个相沿作丁白以續世說為是

牙門

又云南部新書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自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

牙碼牙之類軍中聽號必至于牙旗之下與府朝無异近俗尙武是以通呼公府為牙門字稱訛變轉而為衙

拓拔舞

又云雜說黃道累舉不第作官數任年將耳順鎖廳應舉或嘲之曰老婦舞拓拔刺員呈手藝按昔有拓拔氏善舞故云後遂誤為拓枝刺員在脚色外者言二者皆非所當為愚案今并作柘枝舞一誤再誤矣

錢唐

說略云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

訂三

土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傳會之詞也

苜蓿烽

又云岑參詩苜蓿烽邊逢立春葫蘆河上淚沾巾皆紀塞上之地也唐三藏西域志塞上無驛亭又無山嶺止以烽火為識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然則今作峰者非也

虬鬚

柳南隨筆云張說有虬鬚客傳鬚字今本誤刻為髯按楊彥淵筆錄云口上曰髭頤下曰鬚上連鬚曰鬚在耳頰旁曰髯髯之不得混鬚也明矣三國志崔琰傳注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此虬鬚二字之始又老杜

八哀詩虬鬚似太宗西陽雜俎太宗虬鬚帝戲張挂弓矢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蓋虬鬚二字之有本如此若虬髯則吾于書史中未之見也安得妄爲改易乎攷其謬始于紅拂傳奇流俗之承譌蓋其來久矣

昔我先王世后稷

又云讀書須讀古本往往一字之誤而文義遂至判然如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注云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爲世蓋指棄與不窋而言謂昔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記周本紀亦然而今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似后稷專屬之一人又幾訛爲周家之后稷矣若將

訂三

五

我先二字讀斷則又成何句法乎

警獻曲

又云周語警獻曲注云曲樂曲也典字與曲字筆畫相近今本遂多誤刊而不知警之與典初不相象也

欣然規往

又云桃花源記欣然規往規畫也規字與親字筆畫相近今本遂多誤刊而不知既云親往下文不應又說未果矣

上巳

又云元周公謹云上巳當作日干之巳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

辰則上句無已矣

守歲阿戎家

藝苑雌黃云少陵有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又有盍簪喧樾馬列炬散林鴉之句潘惇詩話補闕云舊本作守歲阿戎家按杜位子美姪也當以阿戎爲是故東坡有除夜詩欲喚阿戎來守歲林鴉樾馬鬪喧譁正用杜詩又子美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司馬位云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已如銀則位恐所謂阿戎也愚案藝苑一書舛錯紕繆殊可嗚噤阿戎事屬叔姪杜旣明云示從弟司馬位詩又用惠連字則杜位明是子美從弟何

訂三

十六

云位恐所謂阿戎也而于守歲詩反以位爲子美姪以舊本誤作阿戎爲是不知何以乖舛至是東坡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詩有頭上銀幡笑阿戎之句錢牧齋云王思遠小字阿戎王曼之從弟也子美蓋出于此東坡與子由偶誤用查初白云東坡用阿戎指子由諸郎觀末章結處却將新句調兒童之語未必專指子由蓋東坡兩處用阿戎其和子由除夜詩用阿戎指子由諸郎其除夜詩欲喚阿戎二句明有林鴉樾馬字的屬用杜而沿舊本之誤宜作阿戎但用從弟事施之親弟亦不恰當耳

後赤壁賦一道士



漁隱叢話云赤壁後賦初言適有孤鶴橫江東來中言  
夢一道士羽衣蹑屣末言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前  
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言二矣余嘗見陸遠畫赤壁  
二賦因以此詰之渠為之閉筆愚案今古文選本皆作  
夢一道士玩漁隱說知當時誤作二字係後人改正

東坡壽星院詩

東坡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魯少卿詩瑤璃百頃水  
仙家風靜湖平響釣車寂歷疏松欵晚照伶俜寒蝶抱  
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褐歸路相將蹋桂華更著綸巾披  
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此題重餞魯少卿而詩中竟不  
一及第六句言由院散歸非指魯作歸計蘇公不應如

訂三

十七

是之疏竊疑題中下五字衍文俟攷

曹志

東坡王文玉挽詞末云猶喜諸郎有曹志文章還復富  
波瀾施注謂曹志陳思王之孽子亦好學有才竊謂少  
陵詩文章曹植富波瀾公蓋用此別本遂作猶喜諸郎  
有曹植一望似更較醒然不知公以曹植喻文玉以曹  
志喻諸郎觀還復二字言文玉之文章固如曹植之富  
波瀾而諸郎又如曹志之復富波瀾耳此正古人用古  
入化不似今人呆填當以志字為是

魯公

東坡謝曹子方惠新茶詩云陳植文華斗石高景公詩

句復稱豪未詳景公之義無論詩中景行行止訓大道  
不當作企慕用見義說門即作企慕解亦屬牽強生澀竊意  
是魯公之誤曹彬封魯國公武臣而能詩者彬最有名  
嘗有曾經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之句公取其  
切姓觀下二句云數奇不得封龍額祿仕何妨有馬曹  
言曹植封王曹彬封公而子方數奇并不得如韓說封  
龍額侯不過如王子猷作馬曹耳解本一貫上所以用  
兩曹姓事亦未可知俟質之識者

不和

後漢方術傳趙炳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  
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王梅谿云和猶許也俗作

訂三

六

知者誤見東坡詩集注

往築

左傳僖公四年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憤  
寘薪焉公讓之士蔿積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  
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  
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林注言  
若不堅築則守官而廢君之命恐負不敬之罪若固築  
則是為寇讐而固其保守恐負不忠之罪若失忠敬二  
者何以盡事君之道此言士蔿所以築城而不敢堅固  
竊謂林釋廢命之義云若不堅築則守官而廢君之命  
與後此言士蔿所以築城而不敢堅固句不合若不堅

築之堅疑是往字之誤士蔞明知二公子亦爲驪姬所  
潛將來必有伐蒲屈之事則蒲屈乃他日之君仇二公  
子保而守之是爲寇讐之保故言若廢君命而不往築  
則不敬往築而爲仇堅築則不忠築而不慎所以避不  
敬不忠之失而兩全之

毋燒炭

宋張溥雲谷雜記云月令仲夏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  
灰鄭注爲傷火氣也火之氣于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  
按全無義理季秋有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之語意灰  
字必是炭字但無他據後讀呂不韋春秋十二月記仲  
夏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天物  
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注草木節解斧入山林  
伐木作炭詳二注其義甚曉灰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寫  
之誤

秦城

天祿識餘云老杜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鄠樹發南枝春  
不可對鄠且于義無取當是秦城老杜又有秦城近斗  
杓北斗故臨城句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  
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

繕字葺牆

又云左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一牆也繕未足而又加  
完與葺焉于義爲修完字乃字字之誤曰繕字葺牆詞

無複義亦昭矣○何屺瞻讀書記謂李浩刊誤中云當  
作繕字

歷朝避諱字宜改正 俱見野客叢書

正 秦始皇諱政以正月爲征月今呼正月作平聲猶  
沿秦諱宜作去聲史記年表又曰端月盧生日不敢  
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又曰端直忠厚皆避諱  
故今不必然

邦 漢史凡言邦皆曰國避高祖諱邦也

雉 史記封禪書野雉夜雉避呂后諱雉也

盈 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避惠帝諱盈也

恆 恆山漢曰常山避文帝諱恆唐曰平山避穆宗諱

訂三

恆也

啟 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漢書啟母石作開母石避

景帝諱啟也

徹 徹侯爲通侯劓徹爲劓通避武帝諱也

詢 荀卿爲孫卿避宣帝諱詢也

爽 爽氏爲盛氏避元帝諱也

莊 老莊爲老嚴辨裝爲辨嚴莊子陵爲嚴子陵避明

帝諱莊也或曰稱人當日辨嚴自稱當日辨裝不知

辨嚴卽是辨裝也○容齋隨筆曰嚴州本名睦州宣

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

避明帝諱以莊爲嚴合爲莊州○愚案漢書爰盎傳

上益莊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齋糧不知此二處何以不諱

秀 漢書秀才為茂才避光武諱也

隆 隆慮侯為林慮侯避殤帝諱也

慶 慶氏為賀氏避安帝諱也

操 杜操為杜度避魏武帝諱也

宗 孟宗為孟仁避蜀後主諱也

師 師保為保傅京師為京都避晉景帝諱也

昭 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三國志韋昭為韋耀避

文帝諱昭也容齋隨筆曰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

召案說文自有召穆字以昭為召蓋借音耳

訂三

業 建業為建康避愍帝諱也

岳 鄧岳為鄧岱山岳為山岱避康帝諱也

春 春秋為陽秋晉人謂皮裏陽秋富春為富陽鄆春

為鄆陽避簡文鄭后諱阿春也

準 平準令曰染署避宋順帝諱也

道 薛道淵但言薛淵避齊太祖諱道成也

練 呼練為緇避梁武帝小名阿練也

中 郎中只稱郎侍中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

為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署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

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慮為次慮避隋祖諱忠也至

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為旅賁郎將中舍

人為內舍人

廣 廣樂為長樂廣陵但稱江都避煬帝諱也

虎 虎賁為武賁虎工為武工虎林為武林令狐德棻

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後

漢孔僖因讀夫差事歎曰譬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

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耳唐祖諱虎也然畫龍字可

笑

淵 趙淵為趙文深又改淵為泉陶淵明為陶泉明楊

淵為楊泉避高祖諱淵也海錄碎事謂陶公一字泉

明李白詩用之非是

世民 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民部曰

訂三

戶部避太宗諱世民也又凡字從民者皆省為氏如

昏字作昏之類詩祇自底兮本從民作痕音民與上

塵叶惟野客叢書謂唐三藏聖教序太宗所作褚遂

良書其後言民部尚書唐儉云云正字且不諱而况

詢書其後言民部尚書唐儉云云正字且不諱而况

偏秀乎昏之從民蓋俗書則然非避諱也

治 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

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高宗諱也

照 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

潤劉思照改曰思昭避武后諱翌即照字也

旦 張仁亶為仁愿避睿宗諱旦也

隆基 惠文太子隆範辭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一

民基太一並作其字隆州為閩中隆康為普康隆龜

為崇龜隆山郡更名仁壽郡避明皇諱隆基也

豫 豫章為鍾陵蘇預改名源明薯預為薯藥避代宗

諱豫也

适 括州為處州避德宗諱也聞見錄謂德宗立議改

括州適處士星應括州分野遂改為處州處字合呼

上聲

弘 徐弘改名有功避敬宗諱也

漳 漳州為蠻州韋純改名貫之韋漳改名處厚王純

改名紹隆陸漳改名質柳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

訂三

李行純改名約避憲宗諱漳也

昆涵 宋緄會要作宋混避文宗諱昆也文宗舊諱涵

故鄭涵改名瀚

炎 賈炎改名嵩避武宗諱也

忱 常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裕避宣帝諱忱也

敬瑋 石晉高祖諱敬瑋拆敬氏為苟氏文氏至漢而

復姓宋朝避翼祖諱敬復改姓文或姓苟

禁 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為省中

華 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為太州

長 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言長悉曰修

毗 晉以毘陵賜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為晉陵

賢 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為崇文館

鏐 錢王諱鏐以石榴為金櫻改劉氏為金氏嘉興有

劉伶墓改呼金伶墓朱竹垞詩云都緣世上錢神貴

地下劉伶改姓金見曝書亭集

戊 五代偽梁朱溫父名誠戊字類成司天監上言日

辰內戊字請改為茂以詔之

勒 偽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為蘭香

城 宋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王為武明王以武成縣為

武義縣

曙 趙宋避英宗諱曙薯藉曰山藥簽署曰簽書

慎 宋孝宗諱昚四書朱子注中凡慎字皆用謹字昚

訂三

古慎字也

桓 蘇詢管仲論管仲相威公桓改為威南渡後避欽

宗諱也

廁脬

東坡追和戊寅上元詩石建方欣洗脬廁姜龐不解歎

雞城誤以廁脬為脬廁見石林詩話愚案史記萬石君

傳石建為郎中令洗沐歸謁親入子舍取親中裙廁脬

身自洗滌注徐廣曰脬音住築垣短板也一讀為寶廁

寶瀉除穢惡之穴也孟康曰廁行清箭行中受糞者也

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侯裔廁此最廁近身之

衣也漢書注師古曰廁脬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

林日胤音投蘇音晉說是

張祐非祐

太平廣記張祐字承吉有子望虔為冬瓜堰官祐自謔云冬瓜合出瓠子按據此乃是祐字之證今多作祐非也

詩經訛字

案詩經中訛字如序乃錢鑄訛為痔竹竿遠父母兄弟訛為遠兄弟父母東山不可畏也訛為亦可畏也此皆俗本誤刻以譌傳譌者也至于誤認叶音為本音者如母不讀牡而讀姆婦不讀阜而讀附指不勝屈余悉較正于四聲匡俗一書中此因近代不講小學識字未真

訂三

五

故至于此非古書之貽誤後人也世之為師者惟虛懷好古留心查攷即可使後生小子識幾個字其加惠非淺鮮也

重字不可作二

篆書凡重疊字皆不複書但作二偏于字右二乃古文字上字言同于上也今作兩點者非是又秦刻石鼓文旭日杲杲日字但于旭之下作二借旭之日為下日字也又是二之變例今刻圖章有用之者書中無也

杜石壕吏詩老婦出門首

夔齋詩話本朝愚山著云杜石壕吏詩本古韻元真通用老翁踰牆走二語不相叶案杜詩云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首

顧亭人謂詩有不必韻者此類是也余細讀此詩凡六轉俱各用古韻何獨走看二字不叶近閱舊刻本作門首則走首同韻既立門首則張皇願望情勢躍然不言看而意在其中矣且六句連換三韻與青青河畔草詩同體詩通云人字本列女頌叶法作如延切與看字亦古通終覺牽強愚案或云一本作出看門元真通然不如愚山之說為長

三商

周禮漏下三商為昏俗作商讀三滴非正字通商乃漏箭所刻之處古以刻鑄為商所云商金商銀是也刻漏者刻其痕以驗水也

訂三

五

饌女

邵氏聞見錄云嫁女後送食日饌女宋景文納子婦其父饋食移書云以食物暖女公曰暖字錯用從食從而從大其子退檢字書饌字注女嫁三日餉食為饌女

千秋

堅瓠集云胃索秋千也見涅槃經佛經今之軟索見三國志秋千云自齊桓公伐山戎傳其戲入中國今燕齊之間清明前後此戲盛行文苑英華載高無際鞦韆賦序云漢武帝後庭戲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訛轉為秋千字訛傳為鞦韆楊升菴詞品有秋千兩繡旗句明董退周春情詩云雜佩明璫競可憐春風漸短畫樓前

千秋戲罷鶯同坐百草贏來柳共眠差堪正誤

士張空券

宋楊伯喈臆乘云司馬遷言李陵矢盡道窮士張空券漢書文穎注曰券弓弩券也顏師古讀為拳誤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今流俗謂奮空拳蓋以為拳手之拳則失之矣

陶詩刑天舞干戚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干戚猛志故常在困學紀聞載此詩作刑天舞干戚會紘注山海經云刑天獸名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與下句方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也

訂三

東西室曰箱

天祿識餘云周昌傳呂令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王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今世誤作東廂西廂非是

蒼葦

又云鄭虔采集異聞著書四十餘卷名曰蒼葦葦草多貌葦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唐史亦因之獨杜工部八哀詩云蒼葦何技癢可以為據

斑姓

又云山谷云斑氏以鬪穀於菟得姓凡姓皆當從斑史

作班誤也

大器無成

言鯖云本朝呂種上著大器晚成非也道德原本乃大器無成其義甚精晚成之說後人相沿襲耳愚案今本作晚成須查宋板本

曲中有公赤

又云簫管腔中有公赤今訛為工尺不知何義考之宋朝詞話有鏡花婆娑第一迴本朝皇宋出三絕是理會五凡公赤上底後排出幾箇詞客蘇子瞻周美臣等凡十六人

骨董

訂三

又云今賣雜玩寶貨肆曰骨董舖仇池筆記陸道士詩投醪骨董羹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曰骨董羹俗訛為古董

今日不兩明日不兩

天祿識餘云蘇秦鵲蚌相持之說鵲曰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鵲兩謂開口今人改作兩非也

草熏

堅瓠集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熏江淹別賦閨中風暖陌上草熏正用佛經語歐陽公詞草熏風暖搖征輿本此草堂詞改熏作芳蓋未見文選者也

失嚴

李于麟曰失嚴之句摩詰嘉州特多謂不流暢也嘉州沈佺期也今人誤寫為失粘非也

唐詩中訛字

堅瓠集王右丞詩迸水定侵香案怪魏禹卿辨云定水迸侵又桃源面面絕風塵陳可一辨云桃源西面正對柳市南頭鄧泰素嘗云曾見古本唐詩滿樹枇杷冬著青滿樹作滿寺二水中分白鷺洲二水作一水雲想衣裳花想容蔡端明書作葉想衣裳劉後村以為筆誤或云葉字正與牡丹穩貼愚意雲字更趣杜裳華清宮詩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

訂三

三五

都入長楊作雨聲連用二風字瞿宗吉詩話云向見善本作曉乘殘月入華清殊妙

丈人當作大人

顏氏家訓古樂調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男女兒無異故有此言丈人疑當為大人

打撲

言鯖云俗打疊二字當作打撲趙槩聞見錄云須當打撲先往排辦東坡與潘彥明書云雪堂如要偃息先與打撲相伴俱用撲字

教太甲于桐

放太甲于桐當作教太甲于桐疑其篆文之誤耳論本陳眉公亦近是

萬言策

萬言策俗云萬年策非也

炊屢屨

顏氏家訓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屢屨吹當作炊煮之炊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

夏至西逢重陽戊遇

訂三

三

天都載載萬曆辛丑九日焦弱侯先生邀登謝公樓一友曰曾見欽天監柱聯云夏至西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今諺云夏至有風重陽無雨訛傳耳

疑于神

仇池筆記近世人輕以意改書使古書日就訛舛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

羅池碑與集本訛字

集古錄羅池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為涉荔子丹吟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訛

星貨舖

資暇錄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舖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俗呼為星火舖誤也

格是

容齋隨筆樂天詩云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類來不為名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今本以不解格字遂改作況是頭成雪不成語矣古人文集多為妄人改盡可歎

訂三

訂訛類編卷三

訂訛類編卷四

仁和 杭世駿 董浦

句訛

師武臣力

柳南隨筆云左氏宣十二年傳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蓋言師之武臣之力故下文分頂云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見近時名家有截去力字用師武臣者于義殊未安

有道曾孫

書武成有道曾孫周王發言有道者之曾孫也有道指先祖今倒用曰曾孫有道則是自譽矣非

訂四

德發揚詡萬物

禮禮器德發揚詡萬物疏云言王者撫有四海宜發揚其德普徧萬物也廣韻詡普徧也大也按詡音許世有剛萬物二字只用德發揚詡復成何語

藏修息遊

禮學記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藏息以地言修遊以學言君子藏身於大學之時則修治其正業春秋禮樂冬夏詩書是也退息於燕居之際則遊玩其居學操縵博依雜服是也今皆用作藏修遊息大約以調平仄之故然非是

詩經訛句



生民首章履帝武敏為句歆字連下攸介攸止五字為句故朱子叶音注在敏字下且語類明云敏字絕俗以歆字連上非也愚案俗因朱注云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字解故如此讀歆然如有人道之感誤以敏字作足大指也時文有云履武敏歆殊不成語七月篇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為句故朱子曰章十一句否則此章十二句矣十月之交篇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入字為句故朱子曰章八句否則此章九句矣此皆人自誤讀非俗本之有訛也惟緇衣篇每章敏字還字皆當為句昔賢所謂一言詩之祖也朱子曰章四句此四字恐是六字之訛須考宋本

詩注刪節

訂四

詩傳凡引春秋傳處今村學究刪注多不妥帖既刪去春秋傳曰等字而即指此詩等句又不節去則文理不通矣如碩人篇注既欲刪讀止可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此詩俗學皆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亦不妥矣

絳縣人或

柳南隨筆云左氏襄三十年傳絳縣人或年長矣當以絳縣人或為句猶云絳縣或人也此係倒字法今人或以絳縣人三字讀斷或七字連讀皆非也

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

又云昌黎祭十二郎文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

與汝女待其嫁幸其成待其嫁二語本自相對今人誤以幸其成長為句則下句不成句法矣

不自貴重顧藉

又云昌黎柳子厚墓誌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名可立致顧藉猶顧惜也即昌黎上鄭相公啟無一分顧藉心之語可證則顧藉二字當連上不自貴重為句無疑

卑之無甚高論

史記張釋之傳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句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卑下也欲令且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野客叢書亦謂卑之無甚

訂四

高論是兩句今作一句讀解作所論之卑下而不高上下文義如何聯貫坡詩論少卑之且借秦為合本意

儒家者流

虞兆隆云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本因上文敘次諸家故復推原其流之所自出當在者字讀斷流字屬下蓋出云云為句此流字乃源流之流今人于流字為句則誤認流字為流品之流恐於者字出字皆欠體會其餘諸家皆倣此愚案孟子有為神農之言章集注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不獨誤記前漢為史記句亦誤讀誤解流字

宋狀元詞句誤

宋吳枋宜齋野乘云今人唱五百名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花如羅綺柳如絲最無意義當是錯誤以第二句與第七句對換過義理方通合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閒平步上青天綠袍乍著君恩重黃榜初開御墨鮮龍作馬玉爲鞭花如羅綺柳如絲時人莫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

約法三章

金聖歎讀下拜登受四字一字爲一句皆妙得古人之旨楊用修讀史記高祖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辭千仞云約法三章約之爲三節也觀其言曰父老苦秦苛法日餘悉除去秦法則秦法繁多沛公特節之而爲三章耳

訂四

四

非相約也

書訛

尙書文侯之命

史記晉世家敘城濮戰後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又云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聞於下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恤朕身維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是誤以文侯爲文公也文公之受賜及受策命事皆與文侯同然文侯之命一篇自是平王錫晉文侯仇並非襄王錫重耳之詞

毛詩序

柳南隨筆云漢書河閒獻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文選於詩序一篇既定爲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亦何以異也

易經成矩刻本

愛宜堂宦游筆記云滿洲納蘭常安履坦著易有上下經孔子十翼共十二篇古本原不相混自費直王弼以傳附經而程子從之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等皆以爲當仍其舊而朱子本義則悉遵古本今成矩將經傳并合仍刻朱子原序于首云復孔氏之舊試問矩所刻者果孔氏之舊乎如本義云彖即文王所繫之詞傳者孔子所以釋

訂四

五

經之詞也後凡言傳者做此此係彖上傳注義因篇目有彖上傳三字傳者云云所以釋之也今削去彖上傳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則傳者云云何所指乎又本義云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詞也乃係象上條注義今削去象上傳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世人讀之往往誤指天行健之詞爲周公作皆成矩貽之謬也文言割裂亦皆如此雖取便讀者然而古十二篇之易亡矣

子貢詩傳申公詩說

汪堯峯文鈔云王子底諱士祿自號西樵山人晚歲潛心六經其論僞詩傳曰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

有鄴人豐道生好撰偽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為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偽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真贋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并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為魯詩漢志魯故二十

訂四

六

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且其卷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即毛氏訓故之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詩傳世學之偽穿鑿牽合又好影借春秋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

周禮

今之周禮一書漢以前只名周官江左則曰周官禮無周禮名日至李唐始名周禮

文選繆陋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

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劉子元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閒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三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云苛政猛于虎吾父子吾夫皆死于此謂夫與父為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

訂四

七

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耳

朱梁不得為正統

池北偶談云長洲宋既庭實類作黜朱梁紀年圖論其

義嚴正略云王莽不得為新祿山不得為燕全忠豈獨得為梁乎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為唐之臣子或為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為主始于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國考不○又云益都鍾尚書龍淵先生羽正

作正統論略云三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烈  
帝晉元帝正而不統者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不  
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虛  
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義既不正勢又不一不得  
言正又不得爲統而乃從而帝之則司馬歐陽之誤也

### 孔子未嘗刪詩

池北偶談云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嘗刪詩  
觀自衛反魯云云可見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  
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  
知古詩本來三百篇非孔子自刪定也又左傳列國卿  
大夫燕享賦詩率皆三百篇中之詩多在孔子之前其

### 訂四

八

非夫子手刪了然可見葉水心習學記言云史記言古  
詩三千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首案詩周及諸侯用  
爲樂章今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  
少矣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論語稱詩三百本謂  
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也輔廣亦謂司馬  
遷言古詩三千傳聞之誤其說與予見略同愚案卽四  
書左傳禮記等書所引可見逸者有限况是樂章安得  
大加削去僅存什一哉孔穎達云經傳所引諸詩見存  
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朱子亦云孔子不  
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汪鈍翁云孔子於春秋郭公夏  
五行文無義者皆書於冊而不之去其於小雅南陔六

詩有目無詞者亦然降而至於桑中溱洧諸篇猶班班  
具列決無刪去之理逸詩者或句存而亡其章或章存  
而亡其篇不得爲完詩故太師弗之采魯人弗之錄則  
孔子亦聽之而已矣

### 難經 炮炙 神農本草注 俞拊方

居易錄云史記佔畢一條云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  
一戰國時人二雷公一黃帝時人一趙宋時人戰國秦  
越人明洞醫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類因以爲號今  
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扁鵲也宋雷斅撰炮炙三卷  
人多不知其名因素問有雷公爲黃帝弟子遂以炮炙  
爲雷公撰非也隋志有雷公注神農本草四卷漢志有

### 訂四

九

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三十卷皆假託耳考古者不可  
不知

### 丸方說

宋沈括惠民藥局記且以牛黃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  
藥二十九味其用藥味寒熱說雜殊不可曉嘗見一名  
醫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黃而止自乾山藥以後凡  
二十一味乃補虛名中山芋丸當時不知緣故誤寫在  
此方之後

### 香奩集

錢遵王云沈括筆談云和凝貴後以香奩集嫁名於致  
光則宋人已辨之詳矣昭宗反正密勿之謀致光爲多

觀其不草韋昭範詔正所謂如今冷笑東方朔只用詠  
 諸待漢皇也秦致光詩以言志致光可稱卓然不拔之  
 君子矣嗟乎致光遭唐末造金鑿前席危捋虎鬚案致光詩  
 浪子所能然耶後人但知流濕香匳無有洗發其心事  
 者千載而下可為隕涕也○石林葉氏曰世傳香匳集  
 江南韓熙載所為誤沈存中筆談又謂漢相和凝所為  
 後貴惡其側豔嫁名於偃亦非也余家有唐吳融詩一  
 集其中有和韓致堯無題三首與香匳集中無題韻正  
 同而偃序中亦具載其事又余曾在溫陵于偃裔孫垌  
 處見偃親書所作詩一卷雖紙墨昏淡而字畫宛然其

訂四

真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此可驗矣偃富于才情  
 詞致婉麗能道人意外事固非凝所及據北夢遺言云  
 凝少年好為小詞令布于汴洛泊作相專令人收拾焚  
 毀契丹大寇號為曲子相公然則凝雖有集名香匳與  
 偃同仍浮豔小詞耳安得便以今世所行香匳集為凝  
 作耶○愚案二說未知孰是竊意無題及真娜多情春  
 盡等作實係偃詩和凝欲嫁名于偃特以偃詩錯雜其  
 間故令真贗莫辨亦未可知致光功業心術卓然不羣  
 如今冷笑云云非泛然作鄙夷語也宋王應麟入元不  
 仕晚歲自撰誌銘有曰其仕其止如偃如圖圖則司空  
 表聖偃則致光也伯厚欽仰致光可謂至矣後人何為

輕議乎致光自書裴君祭文首書故唐天祐十一年  
 甲戌歲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故唐  
 官銜而不用梁年號宋景祐中龐籍奏上偃詩詔官其  
 四世孫奕亦忠臣食報之一證也

吟窗雜錄

漁洋詩話云今世俗所傳吟窗雜錄最紕繆可笑如第  
 一卷詩格曰魏文帝撰而有雙聲疊韻迴文之類豈建  
 安之代已先有沈約四聲及瓊璣圖詩耶

黃庭經

東觀餘論云世傳黃庭經為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  
 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

訂四

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  
 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以付子黃  
 民民以傳孔點後為王興先竊寫之渡江飄淪惟有黃  
 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案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  
 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  
 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案梁虔獻論書表云  
 山陰曇礪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  
 練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  
 便合羣以奉于是羲之便停半日為寫畢攜鵝去而晉  
 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  
 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則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

陶隱居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真誥前殆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帖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尙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愚案老杜房公池鵝詩亦不斥言所書何經太白又有詩云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豈覺其誤而又作此歟至于陶穀跋黃庭經云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宋人如黃山谷梅聖俞呂居仁諸人詩皆承襲用之而不知其

訂四

三

非也白氏六帖亦然王勉夫云晉史但言道士穀何以知其劉君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仙傳拾遺謂管霄籠紅鵝一雙遺之請書黃庭經亦誤也○永叔云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耳

太白蜀道難

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爲謫仙人案此則蜀道難作于明皇幸蜀之前非作于嚴武節度劍南之日嚴武傳謂武欲殺房瑄杜甫李白作蜀道難以危之韋臯傳亦謂斥嚴武或又謂譏明皇幸蜀之非皆不足

據

杭本唐詩紀事錯訛

楊升菴曰余于滇南見故家收唐詩紀事鈔本甚多近見杭本十去其九陶集遺季札贊草堂詩餘書坊射利欲速售減去九十餘首兼多訛字余鈔爲拾遺辯誤一卷張籍集十二卷今止三四卷又旁取他人之作入之王維詩取王涯絕句一卷入之王涯絕句一卷在三舍人集中將誰欺乎

陶集未嘗晉所作者題年號宋所作者題甲子復齋漫錄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

訂四

三

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愚統考淵明之詩有以甲子題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其後四年庚申晉禪宋則恭帝元熙二年也寧有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事耳南史淵明傳亦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但題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來矣案秦少游亦有是說山谷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藝苑雌黃謂其皆惑于五臣之說也

三國志應名季漢書

池北偶談云陳壽三國志稱名三國名義乖舛代有改正其書者近世欽人謝陞少連季漢書不惟名正言順抑且文詞斐然

管子非真管仲作

槎上老舌明閩中陳衍撰云子書什九偽作管子亦偽也但奇

奧非東漢以後人筆管仲先桓公卒書中小稱篇乃載桓公身後之事其偽而不及檢點者也史記管仲傳并無著書立言之語

聖教序非褚公書

柳南隨筆褚河南帖今世盛推同州聖教序而友人吳嘉樹徵譽嘗辨其非褚公書其說良是蓋褚公之歿在

訂四

十四

顯慶三年而此碑書龍朔三年建是在褚公沒後五年也後人因此碑未署書者姓名謬添大唐褚遂良云云其添刻數字與碑文筆跡迥異學書者亦不可不知

江文通擬古

遜齋閒覽文選有江文通擬古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閒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皋苗生滿阡陌今此詩又在淵明集中皆誤也

晉史

又云晉史偽誕極多有甚害名教者如鄧攸挈子與兄子偕行攸恐不能兩全欲活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

攸乃縛于道旁而去如此則攸之滅天性何足為賢謝安捷書至正與客棋還內不覺屐齒之折謂之矯情鎮物安之過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而安自若又桓温欲害安與王坦之坦之倒執手板而安神色不變苻堅入寇獨無懼色如此之類曰矯情可乎故荆公詩云鄙哉斗筭人得失易驚怯妄言屐齒折吾欲刊史牒蓋深疾作史者之謬也

人訛

子糾是兄小白是弟

沈歸愚云左傳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注小白為僖公庶子奉公子糾來奔杜預注子糾為小白庶兄史記

訂四

十五

齊世家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荀卿亦云桓公殺兄以返國管子大匡篇亦云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子糾公子小白則子糾為小白兄明矣至宋儒程子因漢書薄昭語遂以桓公為兄按漢書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大將軍薄昭責之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云其弟者以文帝為厲王之兄故諱兄稱弟韋昭注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程子偶未深考以仲之輔糾本為不義故聖人不責其死又引唐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為害義今以兩事比之小白殺子糾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相桓公與王魏事太宗相類人臣之死不死係有君臣之分與否

不以主之長幼為是非事兄當死事弟何必不當死夫子不絕管仲大其匡正天下之功非以管仲不死為無傷于義也倘事弟可不死則為弟者不日在身弑國亡之中耶此根本節目之大者不可以不辨愚案同為吾君之子皆當盡忠歸愚之論甚正程子之論非教忠之意也其解薄昭稱弟之故千古疑團為之頓釋可謂漆室一鑑閻若璩亦云桓公是弟

柳下惠不可稱下惠

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故曰柳下惠稱下惠者非是雖見於韓非子然不可從

左丘明

訂四

葉少蘊夢得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以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而楚語則雍子之為也傅元亦謂國語非丘明作以一事而二文不同也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說楚事為詳非是果是楚人何以詞意之間多與晉而抑楚○宋丘光庭兼明書曰孔緬唐韻引風俗通云丘氏魯左丘明之後也明曰丘氏出自齊太公之後不因丘明得姓藝文志云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故春秋傳稱左丘明豈其子孫以父祖之名而為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邾

大夫丘弱則左氏為傳之時已有丘氏其非丘明之後也明矣風俗通之妄唐韻之疏也○鄭夾深氏族誌魯論左丘明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者也○愚案論語左丘明姓左丘而名明但與論語之左丘明未必是一人春秋傳左丘明姓左而名丘明世傳春秋傳為盲左誤認二人為一人也語類云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是朱子以論語及傳分為二人但亦以丘明為名或尚沿誤朱竹垞謂左丘子明為孔子弟子孔子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為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訂四

姑存以俟攷 又案 據竹垞說亦以左丘為姓既係是姓且音同字異何必因師名而諱設竹垞生平所從受業或有名珠者將奈之何其說亦係臆說不加細審耳惟以傳春秋者左丘子明是孔子弟子則唐以前諸儒之論皆如是

曾西即曾申

困學紀聞曾西趙岐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閻若璩注曰據此足證集注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愚案四書釋地云曾西



即曾申曾元之弟曾子次子以為孫者非曝書亭集亦載王應麟說

伍子胥申包胥

居易錄云左傳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與之史記文亦同吳越春秋皆稱員曰伍子胥獨國語以吳當封子胥於申稱為申胥越絕則云越為策楯獻之於吳申胥諫曰云云越飾西施鄭旦獻之於吳申胥又諫云云吳王不聽以申胥為不忠而殺之以伍胥為申胥混淆不辨甚矣越絕之外也劉蛻有論江陵父老文謂楚人不當祀子胥今杭州臨平有申包胥廟或謂申楚臣

訂四

六

不應祀吳不知皆沿越絕國語之文而致此淆譎耳蓋

江陵之祠乃申包胥臨平之祠乃伍胥耳當兩正之

晉士會諡武子 兩公孫龍

汪堯峯文鈔云晉士會食采于范而武子其諡也而班固古今人表則列士會于中上列武子于上中兩公孫龍相距踰百餘年而鄭玄謂仲尼弟子即論堅白異同者

章蔓支

王伯厚云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支諫不用

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聚作曼友皆謬

豎子不指沛公

楊升庵云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豎子指魏晉閒人不指沛公正傷時無英雄如沛公其人也太白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亦誤會嗣宗語意元人趙東山 訪尉氏讀阮嗣宗詩云芒碭歸雲大澤空後五百歲無英雄途窮慟哭誰知者沈湎狂言元自公得其旨矣愚案此本東坡說也東坡志林謂傷時無劉項又云嗣宗本有意於世以魏晉多故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

訂四

五

王微 嵇叔良

楊升菴云廣文選疏謬殊甚宋王微南宋人史有其人而以王為玉題增曰微詠賦下書宋玉叔夜之死在阮嗣宗之前阮步兵碑係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以爲叔夜

顏洞賓

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飛劍斬黃龍皆宋人顏洞賓非純陽也豈有上真而色慾未淨嗔惱不除者見王崇簡冬夜箋記

鍾離權

金壺字考二集云鍾離昧漢將昧音末訂譌云唐時仙

人鍾離雲房名權與呂岳同時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今人稱漢鍾離此誤以漢字屬下因遂傳會以鍾離權爲漢將鍾離昧可笑其妄漢鍾離乃地名非人名少陵元日寄妹詩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愚案宣和書譜亦謂姓鍾離名權但謂純陽於權執弟子禮恐未可信

### 漢壽亭侯

關雲長公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誤稱壽亭侯見冬夜箋記又金盞字考云漢壽本地名史延熙十四年費禕北屯漢壽景耀元年詔漢中兵屯漢壽是其地也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

### 訂四

### 考亭

周櫟園閩小記曰世以考亭稱朱子予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案詩云人過小橋憑指點全家都在畫圖中按五季亂黃端子稜隨父禮部尙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歿而塋于三桂里子稜乃築亭于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亭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於理甚悖然文公在日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急當改正愚案四朝聞見錄又謂亭爲陳氏所造其後歸於先生以考亭於已無所預因陳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說陳方事事爲一段段爲一圖揭之於亭

而門人稱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易查初白敬業堂詩注又謂文公之父韋齋先生愛建陽山水未及卜居公築考亭以承先志正取唐侍御史黃子稜之意據此則文公又自有考亭但不知初白何所本耳

### 已公

居易錄云予嘗厭古今注杜詩者如劉會本須谿與其子將孫二序深契言外之意自謂如郭象注莊偶看已公茅屋下一首引歐陽公云已公齊已也按齊已唐末人豈得與子美同時以此例之古今注家訛謬可勝道耶

### 王煥

### 訂四

王煥唐末人字羣吉有惆悵詞六首才調集譌作王之煥不知之煥是開元人何以預詠霍小玉崔鶯鶯事且盛晚詩格亦大相懸絕不難辨也

### 李白非山東人

楊升菴云太白蜀人也見於劉全白誌銘曾南豐集序魏楊遂故宅祠記蘇頲薦西蜀人才疏及自敘書不一而足渡金門送人之羅浮杜鵑花淮南卧病懷寄蜀中趙徵君蕤諸詩皆寓懷西蜀故鄉之意可覆按也又樂史序李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杜子美詩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

俗本倒刻作山東大明一統志遂以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為證近於郢書燕說矣成都一士夫為山東人作詩序云太白非蜀人乃山東人也余引證詰之答曰且諂山東人祈綽楔贊何暇核實愚案後之修志者慎勿蹈其故轍綽楔贊不可祈也

陶淵明祖出陶舍非出陶侃祖是陶茂非陶岱閻若璩云兒子詠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不知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於周二章隱於戰國顯於漢初功臣陶舍二

訂四

三

章舍之子青為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案陶侃封長沙公五章實言長沙勳德六章方挽到自已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為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即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遂認作侃為淵明曾祖果真出於侃此龔公爵者方為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縣潯陽人淵明潯陽郡柴桑人其阨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岱為淵明祖按晉書陶

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惠和千里之語合岱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又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詞耶

柘枝妓非韋左司女

漁洋詩話云小說載李習之翱在潭州嫁柘枝妓事以為蘇州女舒元輿詩云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古今以為佳話而不知其污穢賢者也按應物為蘇州刺史在貞元之初其後又有韋夏卿在貞元十年韋顛在元和時與

訂四

三

習之之世差近而習之與應物固渺不相及也且韋李二集具在亦無一字相涉則蔡邕琴酒之語何竟武斷屬之左司耶李觀元賓集中有代人士章蘇州二書每疑其暴戾恣橫不類左司所為觀與翱同元和中人皆與左司無涉此二事皆不可不辨也乾元中又有韋黃裳章之晉大中時又有韋某誌失名所稱章蘇州蓋不下六七人矣人但知有左司耳愚案柘枝妓事載雲谿友議中但友議是李翱非李翱漁洋不知何所本也

中宮呂太一

池北偶談云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黃鶴注云當作中官呂太一錢箋注宦官中官云云按劉肅唐世說呂太

一拜監察御史襄行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牒吏部云當須簡要清通何必監籬插棘又按唐會要魏知古嘗薦洹水縣令呂太一又張嘉貞薦呂太一及苗延嗣等時號令君四雋此又一呂太一也皆與中官無涉愚案坡公云當作中宮元宗實錄有中宮呂太一叛於廣南妄者以爲唐有自平官

沒骨圖是徐熙之子非徐熙

香祖筆記云宋初收江南西蜀徐熙黃筌父子皆入京師筌畫花卉但以輕色染成不見墨跡謂之寫生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生動筌惡其軋已

訂四

三五

言其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格更不用墨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畫花鳥者今有此兩種如近日姑蘇王武熙派也毘陵惲壽平金陵王槩筌派也二派並行不可相非惟觀其神氣何如耳愚案沈存中筆談亦謂沒骨圖是熙子但不著名號

呂冢非呂蒙

曝書亭集云半邏之南有呂冢相傳爲吳孱陵侯蒙冢也其實漢末黃巾之亂吳人許昇妻呂榮不辱於賊爲所殺糜府君歛錢葬之嘉興南土人號義婦冢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爲蒙耳

女類非屈原姊

施愚山矩齋雜記云女類爲屈原姊不知何據互相沿習按天上有須女星主管布帛嫁娶人間使女謂之須女須者有急則須之故易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言須乃賤女及其歸也反以作娣娣者居妃之次古者國君一娶九女娣姪從之後人加女於須下猶娣姪之文本不從女後人各加女於旁也漢呂后妹樊噲妻名呂嬃蓋古人多以賤名子女祈其易養之意生女名嬃猶生男名奴耳屈所云女類明從上文美人生端女嬃謂美人之下輩見美人遲暮輒亦無端詬厲嬋媛賣弄之態也申中所詈不一詞也丈夫不能遭遇建立致小輩擲掄亦足悲矣

訂四

三五

碧雲詩是江淹擬湯惠休詩非惠休作

野客叢書曰遜齋閱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日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得與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祜贈高閒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日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谿雲此等語皆以爲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

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為證豈止此耶

翟公非翟方進

又曰唐翁綬詩曰君看西漢翟丞相鳳沼朝辭暮會羅是誤以翟公為翟方進矣

沈約不可稱東陽

又曰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為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為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尚

訂四

三

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後其履歷如是之深亦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耶○又曰約謚隱侯為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地祠碑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為允○又曰詩詞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語詞蓋述其意耳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却有沈瘦二字愚案約革帶移孔語即腰瘦之意特未嘗明著其字亦在用之者善於措語耳

段干木

朱竹垞曰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為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尤於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為干木大夫疏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愚案呂氏春秋魏都賦之稱干木猶司馬相如之稱馬卿東方朔稱方朔諸葛亮稱葛亮不得謂司馬東方諸葛非雙姓也然古人每有此稱今人不可為法

王珪妻杜氏

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杜非姓盧引少陵詩為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史

訂四

三

氏之訛如此案唐書列女傳少陵送重表姪王珪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子婦即知王珪之妻也○野客叢書曰新唐書言母李而杜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所能及者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為據也

虬髯公非太宗

又曰趙次公曰虬髯十八九謂太宗又云有虬髯公傳誤矣虬髯公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張三郎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欲規圖基業太宗既出見其英武不可及于是過海自立為扶餘國王其事甚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近華山意同

許渾凌歊臺詩宋祖非指劉裕

許渾凌歊臺詩云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  
江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楊升庵謂劉裕儉  
素無三千歌舞事譏渾胸中無學目不觀書徐倬曰宋  
祖非高祖裕宋二武皆稱祖地志稱世祖孝武登此臺  
置離宮本紀亦載其幸南豫州者再校獵姑孰者一是  
嘗嗤高祖裕為田舍翁者三千歌舞固宜有之結句云  
百年便作萬年計又似約略孝武後人借南苑三百年  
癡想概入之以盡宋事要使寬展耳諸家駁此多未當  
特著之

人鮮鬼門詩是山谷作

訂四

美

居易錄云豫章集詩命輕人鮮舊頭船日瘦鬼門關外  
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或曰李白歌羅  
驛詩夢中為魯直誦之蓋寓言也侯鯖錄以為少游南  
遷作趙德麟及與黃秦遊不應有誤然此詩絕類山谷  
與少游不類且少游謫藤州人鮮鬼門亦非所經之路  
也愚案山谷集又有元明題哥羅驛竹枝詞云風黑馬  
嘶驢瘦嶺日黃人度鬼門關云云其為山谷作無疑

龍蛇歌

又云龍蛇歌本介子推事左傳史記呂覽並同劉向說  
苑乃作舟之僑又不載綿上事與新序自相矛盾尤不  
可解

商玲瓏是女伎鄭櫻桃是男優

白樂天集有醉歌示妓人商玲瓏詩注云杭州妓名自  
勝說僅云杭州歌者不明為女優後人遂有誤認為歌  
童者矣鄭櫻桃方是男優樂府集云石季龍寵感優僮  
鄭櫻桃而殺妻郭氏更納清河崔氏櫻桃又譖而殺之  
櫻桃美麗擅寵宮掖按僮與童有別前漢衛青傳注僮  
者婢妾之總稱又韻會云說文童孛也僮幼也今以僮  
幼字作童童僕字作僮相承失也樂府集僮字誤十六  
國春秋云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  
也唐樂府李頎櫻桃歌云美人姓鄭名櫻桃皆非也王  
弼州豔異編卷三十一男寵部載鄭櫻桃事而不廁於

訂四

三五

妓女五部中且指摘李頎歌詞之誤甚明且晰明洪昉  
思公子行云春明門外酒樓高稱體新裁蜀錦袍花裏  
一聲歌子夜當筵脫與鄭櫻桃查初白有見白田喬侍  
讀家伶管六郎詩云記得送春筵畔立酒痕紅到鄭櫻  
桃皆用事不誤

神女賦

王谿生詩荆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馮孟亭  
箋云神女賦序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  
與神女遇其狀甚麗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  
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於是撫心定  
氣復見所夢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云云王曰

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王曰唯唯按高唐賦先追賦懷王事末云王將欲見之必先齋戒是謂襄王欲見之也神女賦王果與神女遇蒙上文來玉先問其夢若何者問王所夢為何事也王告以見一婦人而恍若復見所夢玉乃重問狀何如也而王重答之既畢王又曰若此盛矣試為賦之其又加王曰二字者正以見色之盛而尚命其極意形容也經書中頗多此例乃沈存中筆談謂是宋玉夢神女玉與王字倒書之耳至張鳳翼刊文選遂刻為玉夢大可怪矣西谿叢語亦同其說朱長孺采之以疏原無夢句故附辨其詳惟朱曰宋玉假夢為詞即懷王亦豈真有夢乎斯言則圓通矣程午橋又

訂四

三

疑夢皆是懷王而自古誤作襄王亦疏也○菊坡叢話云謝疊山巫山神女本是說夢後人多以為實愚案高唐賦是宋玉託言寓諷觀結段云開賢聖輔不逮已明露求賢自輔矣詩人當實事用亦未得宋玉諷諫本旨又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云云所謂先王指懷王也

三娘子

也是翁初學集詩注及橫雲山人明史藁三娘子俺答外孫女初白詩序據諸葛元聲兩朝平壤錄謂俺答長女非是下又云俺答死其舅黃台吉烝而配之黃台吉俺答長子故於三娘子為舅又休屠匈奴王號休音朽

屠音除初白題三娘子圖絕句別移部帳事休屠押入虞韻皆讀本音亦非

不識撐犁孤塗是皇甫謐

說略云野客叢書引細素雜記云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犁枚舉屬文徒自成於馘馘沈元用啟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尙慚寡學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及見元晏春秋日子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匈奴號撐犁猶漢人言天子也于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犁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應別有所據耳

訂四

三

案杜氏通典云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然則言撐犁天子者得其語而猶未詳也

東坡用事誤記人名安樂公主 張麗華 馬長桑君 王僧綽

東坡次韻景文聽琵琶詩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關東昏百草鬚以安樂公主為東昏侯號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以張貴妃名麗華誤為潘麗華立春日與李端叔詩丞掾頗哀亮以馬援為諸葛亮次韻錢舍人病起詩何如一笑干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以長桑君為太倉公和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詩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以僧綽為僧虔以上俱見漁隱叢話

狂司馬是謝奕

東坡重九以病不赴述古會詩月入秋帷病枕涼霜飛  
夜簾故衾香可憐吹帽狂司馬空對親春老孟光吹帽  
係孟嘉事嘉爲桓温參軍非司馬也謝奕傳桓温辟奕  
爲安西司馬奕嘗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  
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是狂司馬係謝奕也公  
偶誤記耳

求安心是二祖

東坡海會寺清心堂詩南郭子綦初喪我西來達磨去聲  
尙求心傳鐙錄二祖謂達磨曰我心未安請師安心達  
磨曰將心與汝安二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

訂四

與汝安心竟是求安係二祖非達磨也

珠還合浦是孟嘗

方謂詩珠還合浦孟嘗君愚案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  
以孟嘗爲田文之孟嘗君誤矣

白首爲郎三葉不遇是顏駟

野客叢書云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上至郎署見一老  
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  
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尙少陛下好少  
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然人  
往往誤以此事爲馮唐用如白氏六帖云漢文帝時馮  
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

文疏卜式尙少弃馮唐楊巨源詩劉孝標辨命論左太

冲詠史詩楊炯渾天賦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  
事爲馮唐用也東坡詩曰爲是先帝白髮郎李注亦引  
馮唐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六帖云云尤  
爲可笑愚案王勃滕王閣序馮唐易老亦屬沿誤天祿  
識餘又作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臣少景帝好黃  
老而臣儒陛下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爲郎而莫能去  
也句法又不同俟攷

敖陶孫

金壺字考云書影云宋季敖陶孫字器之嘗作詩譏韓  
侂胄坐斥著有詩評楊用修引入丹鉛錄題曰孫器之

訂四

評不知敖姓誤爲孫姓也敖實閩之福清人今後裔繁  
盛

沈宋

金壺字考二集云韻瑞宋之問傳魏建安後江左詩律  
至沈約宋之問又加靡麗號爲沈宋按此說未的新唐  
書沈佺期傳云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  
以音韻和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尤加靡麗  
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  
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蘇李謂蘇武李陵沈宋謂沈  
佺期宋之問也

桀好琬琰是二女名



王伯厚云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或於末嬉好彼琬琰注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美玉非按紀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斲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

童烏

野客叢書曰舊說謂子雲之子小名童烏有一老生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為句烏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歎聲也似亦理長僕觀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烏之才年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是童烏為子雲之子小名

衛康叔非謚法

訂四

三

康叔武王同母弟名封塾師皆以康為謚法余幼讀史記衛世家但知成王時既誅管蔡乃以武庚之地封康叔於衛又讀康誥蔡注力辨康叔乃武王所封若成王不應稱叔為小子若周公之誥不應於康叔前稱武王為寡兄其說甚善然竊疑康叔之封在武王時何緣以謚法名篇及玩史記世家注康叔從康徙封衛竊意武王始封之國名康後成王徙封改名曰衛則康誥是武王封叔於康時所誥故曰康誥從其國也然未敢據臆見以為是今讀四書釋地云康誥康字孔安國以為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謚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當時既有誥輒有篇名豈待

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子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二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據此乃信特康叔既改封衛何史記仍稱康叔卒且其子尚稱康伯則又不可曉矣

虞幕

國語中魯語鄭語皆以虞幕為舜後虞思而左傳昭公八年史趙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以明德王伯厚云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間若據云金仁山前編亦辨舜出於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之說頗悉

微仲

訂四

三

四書釋地續云微畿內國名孔安國亦云當思微子既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肅次子曰微仲名衍即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長子之子肅而立已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脗合其證一班固古今表于微子下注曰紂兄宋微仲下注曰啟子其證二啟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並封於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肅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仲伯之字也愚案檀弓注微子之弟非是

孫臏非名臏 黥布非姓黥

堅瓠集云齊將孫臏名逸不可考臏非名也孫足爲龐涓所斷故稱爲孫臏臏乃肉刑去膝蓋骨之名明世宗時有裨將名孫繼臏又有名孫希臏者甚爲可笑漢淮南王黥布姓英黥非姓也布嘗坐法黥故曰黥布黥乃墨刑在面之名韻會以黥爲姓誤矣

牛金

又云晉宣帝因以牛繼馬之識深忌牛姓者乃爲二槎共一口以貯酒宣帝先飲其佳者而以鴆酒毒死其將牛金迨恭王妃夏侯氏私通小吏牛某生元帝非牛金也通鑑失攷誤書牛金遂成千古之枉

訂四

李易安是趙挺之婦非趙抃婦

又云漁隱叢話趙明誠清獻公閔道抃子妻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李格非之女工詩詞有漱玉集三卷行世明誠卒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易安與綦汝厚啟有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儂之下材傳者笑之按氏族大全亦以明誠爲清獻子觀東坡清獻公神道碑載二子曰岷曰峴並無明誠葉文莊盛水東日記明誠趙挺之子曹以寧安調言長語易安趙挺之子德夫之內堯山堂外紀抃謚清獻挺之亦謚清憲故有此誤傳挺之附媚蔡京致位權要或有此失節之婦若爲清獻子婦豈宜以桑榆晚景再適非類爲天下笑耶

阮詩趙李是趙季李款

天祿識餘云阮籍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固爲說夢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與微行者亦非也按漢書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款多蓄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趙李傑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是也小臣趙李豈阮之所謂輕薄耶

花藥夫人是徐氏非費氏

又云蜀主孟昶納徐匡璋之女後主嬖之拜爲貴妃號花藥夫人后山詩話謂其姓費誤也

莊子陵

訂四

嚴子陵本姓莊因漢明帝諱莊故稱爲嚴以莊嚴同意也三國時便應改正傳誤至今信定子陵姓嚴矣當時加足帝腹上何嘗有姓嚴之人  
元宗時道士非葉靜能

因話錄道士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時有道術者乃法善也有人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誤矣

褚先生非褚大

孔子雜說或疑褚先生爲褚大非也按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爲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閒人也武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爲漢博士

訂訛類編卷五

仁和 杭世駿 董浦

天文訛

蔚藍天

杜少陵到金華山觀詩上有蔚藍天錢牧齋箋云度人經云鬱藍玉明天陸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詩云云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其蔚藍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老杜而失之也愚案錢箋則蔚當讀如鬱考蔚音畏牡蒿其花紫赤色藍染草有三種鬱藍染綠大藍染淺碧槐藍染青蔚藍天恐是言天之色如蔚藍猶坡詩所云卵色天非

訂五

一嘉業堂校刊

以是隱代天字也故經語杜詩皆仍用天字不只云蔚藍則韓句亦未為失明龔文介公蕭蘭谿望金華山水云靈異果應仙路近始知此是蔚藍天因山與梓州山同名故借用耳

日行春西陸秋東陸月行春東從秋西從

左傳日在北陸而藏冰杜注陸道也北陸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西陸朝觀而出之杜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朝觀謂春分之中奎宿朝見東方。陳言揚曰杜注夏十二月言夏正之十二月夏三月言夏正之三月即季冬季春也二十八宿日行所躔之次舍角亢氐房心尾箕為東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北方七宿奎婁胃

訂四

三

訂訛類編卷四

昂畢觜參爲西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爲南方七宿  
杜注日在昂畢言日躔西方宿之昂畢故云西陸也春  
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言春分爲春令之中西方宿之  
奎朝見東方故云西陸朝覲也西方宿之奎既春分朝  
見東方則此時東方日出必躔此西方之宿萬無隔遠  
別躔東方七宿之理孔疏言奎朝見東方日躔婁宿是  
也是夏正之春日在西陸不在東陸也故秋行東陸理  
亦猶是且月令孟春之月日在北方宿之營室而仲春  
季春日在奎胃乃從孟春之北陸漸躔於西方宿之奎  
胃與杜注夏正三月之日在昂畢同爲西方之宿可見  
春時日在西陸也孟秋日在南方宿之翼而仲秋季秋

訂五

之在角房乃東方宿可見秋時日在東陸也冬之北陸  
夏之南陸亦猶是也否則冬時日軌在南何反云北陸  
夏時日軌在北何反云南陸耶此以上正春東陸。又  
云前漢書天文志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  
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  
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事一決於房之中道案即  
台青赤白黑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按漢書言月行  
各二爲九有青白黑赤道其言出黃道之東西南北不言在東西  
南北列宿之道蓋以月離別于日躔故也其東西南北  
從黃道而分春則東從秋則西從月之異于日者如此

唐類函歲時部東陸謂春夏南陸西陸謂秋冬北陸積  
漢書此蓋誤以月之東從西從爲東陸西陸因誤以月之  
立春春分東從青道者改爲春日東陸以月之立秋秋  
分西從白道者改爲秋日西陸不知誤起於司馬彪耶  
抑後人金根之誤改耶以上正月之東從西○又云潛  
確類書春部漢書月立春春分行東方青道日東陸立  
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日南陸立秋秋分行西方白道日  
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黑道日北陸分則同道至則相  
遇唐類函案前後漢書並無此文蓋即前漢天文志約略  
改竄遂誤以日之東南西北陸加之於月而唐類函之  
誤在日潛確之誤并在於月矣以上亦正月行言○又

訂五

云類書纂要時令門春日青道日東陸夏日赤道日南  
陸秋日白道日西陸冬日黑道日北陸案此不但以春  
爲東陸秋爲西陸又不但以月之青白赤黑道誤爲東  
西南北陸且以青白赤黑道與東西南北陸俱配爲春  
夏秋冬之日躔而月行又增青白赤黑道之誤矣蓋不  
看潛確所引漢書以月字貫下遂并作日道也以上見  
九道日行止中道以○又云恆星麗天左旋一日一周  
月行作日道之說日行每不及天一度積九十日而差週天四分之一故  
冬躔北陸春必西陸也自唐類函引續漢書有春東陸  
秋西陸之誤而沿誤至今矣按左傳西陸朝覲則與東  
陸之角亢相距一百八十餘度此時朝日方昇即躔朝

觀之奎婁而奎婁為西方之宿春行西陸無可疑也而秋西陸之誤可例推矣蓋誤以春為東方木秋為西方金遂以春為東陸秋為西陸不知於日行所次循環之宿相去懸絕也今時憲麻日正月日躔姬訾之次為亥亥屬北陸之末二月日躔降婁之次為戌三月日躔大梁之次為酉戌酉在西非西陸而何七月日躔鶉尾之次為巳巳屬南陸之末八月日躔壽星之次為辰九月日躔大火之次為卯辰卯在東非東陸而何此古今不易之恆軌也所可笑者一誤於唐類函之引後漢書而春秋之東西陸誤然猶止日之躔次也再誤於潛確之引漢書而月行有東西南北陸則誤并及於月三悞於

訂五

四

梁谿所刻纂要并合東西南北陸青白赤黑道俱配春夏秋冬而日之躔次又有青白赤黑道而無所不誤矣豈知左氏月令有文義有躔次千古不可改易以正羣誤不啻離照信乎六經之在古今如日中天也

日南長至

朱桐川云後漢律麻志日道發南去極彌遠遠長乃極冬乃至焉孝經說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生三者日行南至至字之義如此月令章句曰冬至之為極有三意晝漏極短去極極遠晷影極長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極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鐘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慶又昔言冬至晷影長

也考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案此日南日北言地中又馮相氏冬夏致日注冬至景長丈三尺山堂考索云日南至在子二十一度去極百五十度故景最長又云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于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此以知其南至則所謂日南長至者以景言也故唐獨孤鉉日南長至詩云輪輝猶惜短圭景此偏長可為經義佐證自宋儒解郊特牲迎長日之至句為冬至日短極而漸舒而長至之說始變歲時記云晉魏閒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杜詩刺繡五紋添弱線本此以為冬至後晝漏漸長則可謂日長至

訂五

五

是長日漸至長至之義殊不然也愚案桐川解長至之義援據甚正但以宋儒解郊特牲句為非則亦不必若必以晷景之長為解則月令仲冬之月何又云日短至于郊特牲之文言來日之漸長月令之文言此日之極短周禮之文言圭影之極長唐獨孤詩題是日南長至有南字在自以圭影極長之說為得蓋圭影長者出于日之極南不脫題中南字而日字亦作日月之日不作時日之日解矣然日極南而圭景極長則此日不極短乎來日不漸長乎于理原自可通何必是此而非彼論古貴得其平不窒于理不悖于古無不可從膠柱鼓瑟甚無謂也

河鼓卽黃姑與牽牛織女不同

香祖筆記云荆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卽河鼓也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渺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爲織女不知何據愚案史記天文志謂河鼓星在牽牛織女之旁則河鼓牽牛不得混而爲一○潘子真詩話黃姑卽河鼓亦猶桑落之轉爲素郎也

七夕牛女相會不足信

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某案史記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爲渡河之說媒續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

訂五

六

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閒奕奕有光景以此爲候是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于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案齊諧記亦載渡河事藝苑雌黃辨其無此事亦引杜詩正之杜公瞻注晉傅玄擬天問亦謂此出流俗小說尋之經史未有典據又歲時記引緯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此說更屬無稽

月爲常儀

夢蕉詩話云李義山詩云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

夜夜心誠爲絕唱楊道孚極愛賞之然窮理君子於所謂嫦娥者不得不辨按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區車占星故世之人因以羲和稱日常儀稱月儀字音娥也周官注云儀俄二字古皆音娥毛詩菁莪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句柏舟以實惟我儀叶在彼中河句若太玄又以各尊其儀與不偏不頗句叶漢碑凡藝莪皆作藝俄字反覆參論則知常儀之儀字本旨作娥後世因音之同又以月爲太陰女象也沿此于二字各加以女旁遂呼爲嫦娥其說始於劉安怪誕之書成於許慎附會之注至張衡作靈憲論轉相引證隋唐以後

訂五

七

騷人墨客類多借事托意而羿妻奔月之惑竟莫解矣於乎謬哉愚案說本學齋占畢明願起元說略中載此又云攷通鑑前編常儀乃帝畧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故也

青女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日高青女尙橫陳橫陳事見相如賦及楞嚴經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乃爲盡理

客星

居易錄云海寧朱一是近修作嚴子陵論云客星凶象也其數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星曰温星周伯主喪者也老子主饑者也王蓬絮主兵者也國星主疾者也温星主暴骸者也皆天道之至不祥而謂子陵當之可乎又按建武三十一年十月客星見後二年光武崩此豈亦因子陵致乎自後明帝順帝星三見章帝一見和帝五見靈帝再見史占或主喪或主兵其他不勝紀總之驗無子陵之類後人信之謂子陵為客星云云其說新異而甚有理然是襲桑民懌客星亭記耳其他史論十篇亦多快論

月中無桂

訂五

八

宋邱光庭兼明書曰代人也世人謂及第人為折月桂者明日昔者邠詵射策登第天子問之曰卿自以為何如對曰臣以為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今人謂為折月桂何其謬歟且月中無地安得有桂蓋以地影入於月中似樹影耳

地理訛 附室宇

廣陵曲江即浙江

曝書亭集云錢唐江干有廣陵廟其來古矣乙未三月將之越中問渡展謁廟下按枚乘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世疑廣陵國為揚州府治然元季錢思復試羅利江賦證曲江即浙江楊兼夫避之時號曲江處士而曾

子固撰越郡趙公救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山胥母之場疑義可析因賦絕句紀之云昔聞江月松風客賦證錢唐是曲江不見郊關廣陵廟靈風長拂舊旌幢江月松風者思復自題其集名也愚案唐張九齡曲江人號曲江公此廣東韶州府之曲江縣也唐新進士賜宴曲江池漢武帝所造即宜春苑在今陝西西安府即司馬相如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隈洲是也又陝西華州西南有小曲江即少陵為州司功時所遊者也又江西豐城縣東北亦有曲江形如半月枚乘七發之曲江定即今之浙江亦名羅利江曲與折義相通也

南嶽止二處

訂五

九

野客叢書曰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遠曠故移其神於廬江今土俗皆號為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灊山為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即漢武登灊天柱山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即廬之南嶽非有異也廬州古廬子國即春秋舒國之地張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縣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天柱亦謂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耶

丹陽雷澤胥山匡山雲夢謝陽

又曰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

端楚之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 舜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爲舜漁之所 子胥之胥山在嘉興之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爲子胥之山 李白讀書于匡山正綿州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爲白讀書之所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湖爲楚之雲夢 後漢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於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爲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卽高祖封項繹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訂五

十一

丹陽有數處

又云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阜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晉移郡治于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鸞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于宛陵置丹陽郡

隋于丹州置丹陽郡唐于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封誤矣

夷齊之首陽在洛陽

又曰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爲夷齊所餓之地以僕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故弔伯夷論語注非也

殷洪喬投書石頭在金陵

又云石頭有二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案二句孔明語王處仲蘇峻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卽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水中吳曾漫錄

訂五

十二

謂傳言去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然豫章有投書渚後人意之耳

莫愁在竟陵之石城

又曰石城有二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卽左思所謂戎車次于石城者也在竟陵者卽莫愁所居之城也案莫愁樂云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爲莫愁事莫愁石城西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爲莫愁事案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爲莫愁事金陵有莫愁艇子曾繫句無乃誤乎愚案盧莫愁曲云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則在楚無疑且金陵止有石頭城並無石城而石頭城下有莫愁湖容齋隨筆謂因石城與石頭城而訛耳叢書謂有兩石城亦非也案莫愁樂云莫愁石城西周美成詠金陵詞云莫愁艇子



曾繫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洛陽女兒名莫愁程午橋云非果有三女子皆名莫愁意其初必有名莫愁者後遂為女子之通稱如謝女蕭娘之類即男子中檀郎蕭郎之類耳章莊詩云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園佳人字莫愁無忌並無西園公子事跡可知皆假借語

張志和西塞在雪川

又曰西塞有二一在雪川一在武昌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若雪川又志和詞中有雪谿灣裡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雪川而在武昌者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

訂五

十三

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誤矣

揚州廣陵非一地

又曰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至晉皆屬徐州至東晉僑置青兗二州故廣陵以青兗徐為一鎮至宋乃為南兗州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隋唐始為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為揚州亦未甚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文人議論多失於不契勘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為古揚州之地如韓皋謂諸葛誕等為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敗故名廣陵散不知廣陵是時未為揚州也今廣陵境上有黃相公冢大觀圖經謂黃霸

冢蓋霸嘗為揚州刺史也不知是時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日用注博物志謂淮南王安得道輕舉今維揚馬跡尚存不知漢之淮南正非今之維揚似此甚多事有可笑者廣陵之名其來舊矣至隋煬帝悅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別館而行幸焉當時改名江都而不言廣陵者正避煬帝諱廣也

吳會是兩地

范成大吳郡志世多稱吳門為吳會自唐已然此殊未穩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地名冠于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吳會稽為二郡後世摘二地通稱吳會莊子釋文浙江注云今在餘杭郡後漢

訂五

十三

以為吳會分界其言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隱於剡山齊太祖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愚案據此則會讀古外切不讀黃外切音亦誤讀王勃滕王閣序以吳會對長安亦沿俗誤

嘉興是越地

香祖筆記云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塘江以東乃為越地故唐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按此釋果寺句後山詩話云子讀吳越春秋閭閻五年吳南伐吳僧錢塘白塔院詩越破橋李左傳史記亦然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然則春秋之時嘉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隸吳唐詩云云非也案漢順帝分會稽之半為吳郡孫皓時分吳

郡爲吳興郡兼杭秀睦之地則嘉興正隸吳郡但唐詩以越對言則指春秋之吳越非指後漢之吳郡於地理未深考矣

新陞 半邏 射襄橋

曝書亭集云宋曾公監秀州新陞酒稅今作新城誤。又云劉長卿詩半邏鶯滿樹今譌爲半路。又云城北王江涇有射襄橋俗譌爲壽香橋卽射襄城故址案此三地名俱在嘉郡治

西陵

金壺字考云吳越備史西陵卽今西興錢王渡江以陵非吉語因易之俗徑稱錢唐爲西陵非也

訂五

白隄不在西湖

又云咸淳臨安志無白公隄所謂白公築之隄在上湖與下湖相隔處公自著錢唐湖石記可證今人所指之白隄卽白詩所云綠楊陰裏白沙隄白公前已有之

明皇幸蜀不行峨眉

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范元寔云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當改劍門山沈存中云峨眉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

濟南龍山

漁洋詩話云東坡濟南詩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谿女時作陽關腸斷聲亦小秦

王調也注蘇者誤以爲孟嘉落帽之龍山不思彼在姑孰與濟南何涉注家可笑如此

蕭何封鄜侯

說略云蕭何封鄜侯今世家作鄼侯字相似之誤也鄼七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鄼按鄼在沛鄼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真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鄼疑未深攷也

禹穴在蜀

又云司馬子長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

訂五

不知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白者當之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明巡撫儀封劉遠夫脩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

秦始皇封五大夫松在泰山

愛宜堂宦遊筆記云本朝常安著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爲松今浙江紹興上虞有村市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墓于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閒王十朋爲郡幕官采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

有楓挺十丈松封五夫之句疏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為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在泰山非在會稽也會稽志載秦望山有封松為大夫處亦後人之誤愚案此全本宋許觀東齋記事之說至五大夫之義或謂五大夫是秦時第九爵名非五株松或謂係封五株松非一株封五大夫野客叢書從之唐陸贄詩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庾信終南詩已曰山封五樹松似以五株松為是

如皋地名始于晉

野客叢書曰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皋閒射雉歸來

訂五

七

何以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而美御以如皋如訓往也非地名曰如皋坡誤用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皋為地名用又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且來如皋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皋路能將巧笑回知此誤非始于坡

地名不得割取一字

顧寧人救文格論云地名必全用惟如登萊州山東登溫台州溫則可如宛大順天宛平上江江南京南上元則不通矣

三戶是地名

李義山楚厲詩云但使故鄉三戶在綵絲誰惜懼長蛟

馮孟亭注云左傳哀公四年以界楚師于三戶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史記項羽本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索隱曰章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二說皆非左氏云云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秦遂亡按三戶自以地名為正而此詩仍用三姓之義

地名語訛

野客叢書曰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為樂蟠華州東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關後訛為潼關鎮戎軍有并頭山隗囂使王景

訂五

七

略塞雞頭道即此也後訛為訐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臧地也後訛為姑臧婺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采藥之所後訛為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于館陶分為屯氏河後訛為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樓縣本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甚多愚案如黃公灘訛為惶恐灘呂榮家訛為呂蒙家新陸訛為新城半邏訛為半路射襄橋訛為壽香橋澎浪磯訛為彭郎磯詩人改地名以就已意俗人以同聲而易他字種種錯謬不可枚舉

陰陽里

居易錄云郡國志臨淄縣東有陰陽里卽諸葛武侯梁甫吟云步出齊城門遙望陰陽里云云今樂府作蕩陰非是

項羽起江東卽今蘇州非浙江之東

宋邱光庭兼明書曰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爲浙江之東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東卽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於吳中其論用兵之道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尋羽之行止無入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殷通會稽非浙東乎答曰秦并天下

訂五

五

分置三十六郡江東爲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卽今蘇州也羽殺殷守通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

赤壁有二周瑜破曹操處在嘉魚非黃州

堅瓠集云曹操入荊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操軍大敗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案今蒲圻屬武昌黃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案夏口今漢口武昌今武昌縣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蓋亦疑之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黃州日聞賊起旁郡作詩云齊安城畔山危立赤壁磯頭水倒流此地能

台阿瞞走小偷何敢下蘆洲是直以齊安赤壁爲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東坡之語耶又山西霍州亦有赤壁○符廊偶筆云輿圖攷載楚中赤壁有二一在嘉魚一在黃州嘉魚乃周瑜破曹操處蘇子瞻以黃州赤嶼山爲赤壁謬也

棗林雜俎海寧談遷撰古赤壁嘉魚縣北六七十里赭石雄峙卽周瑜破曹操處樵豎時得遺鏃沙礫開北岸烏林曹所戍守也懸岸纔額蘇子瞻署之曰赤壁其左就湮僅見與弟字嘉靖辛亥華亭莫如忠登其上記曰長公子鑲石稱與弟云者固嘗借子由來表赤壁所在章矣而賦作于黃州要以卽事寓言不害爲情之所託俟

訂五

十九

好古者之自定也

鳥鼠山非一鳥一鼠其爲雌雄

天祿識餘云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穎達曰一鳥一鼠其爲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蔡仲默以爲不經岳季方成莊浪見鳥頂出毛角處缺唇似兔蓬尾似鼯彼此相狎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尾若贅疣鳥曰本周兔形似雀色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雀鼠秋愚案此說有理鳥鼠是一物而非二物

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

白樂天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范元實云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

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為飛霜愚案長安志分長生為備齋祀之殿飛霜為奉御寢之殿而程午橋義山詩箋云案通鑑考異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之寢殿也肅宗末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香山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之寢殿也據此則義山所謂平明每幸長生殿者但知為離宮別館而與晨夕寢處之典故未曾分明竟不知其專為寢殿也香山以夜半無人為言則合矣若長安志云以備齋祀則不當平明每幸之矣范元實之論亦非是 馮孟亨玉谿詩注曰舊書紀天寶元年十月華清宮新成長生殿名曰集靈臺以祀天神

訂五

三

津陽門詩注謂齋殿也有事於朝元閣即御長生殿以沐浴則齋祀之說為是非寢殿也七月七日之私誓為焚香乞巧之時亦祀雙星也故如後為方士述之

飛燕不居昭陽

復齋漫錄云前漢趙飛燕既立為皇后寵少衰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爾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愚案三輔黃圖云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為婕妤好太白本此李義山華清宮詩亦云朝元閣迴羽衣新首按昭陽第一人

歲時說

改歲歲單非歲盡

王伯厚云嶼風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愚案自去歲十月三月算到今年十月三月已滿一歲故皆云歲

清和是二月

說詩碎語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案指司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愚案氣清猶蘭亭謂

訂五

三

天朗氣清非春日常景也即氣清當二月尙未的切況四月乎白香山首夏遊開元觀詩清和四月初樹木正華滋已屬誤用至宋楊誠齋三月二十七日詩云只餘三日便清和元人白珽并以清和為題而所賦皆是夏景尤為可笑如東坡清明日和陶郭主簿云良辰非虛名清和盈我襟方無語病

側寒用于春日

側寒側不正也春日不宜寒故曰側寒若冬日而寒何不正之有前人皆用于春日唐詩云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詩云側側輕寒翦翦風又許奕詞云玉樓十二春寒側此只用一側字又在句末尤健而警呂聖求詞

云側寒斜雨對用亦工緻

古時雨水在驚蟄後

說略云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則雨水宜為二月節疏云漢時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劉歆作三統麻改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祝子經云唐一行改驚蟄在雨水之後又周禮考工記注啟蟄正月中太元卦氣舊圖于雨水下注云律夾鍾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一行所改也愚案諺云未蟄先蟄人喫獸食言未至驚蟄而先雷則年不登也然我生以後雨水前後聞雷十年而七八亦未盡見凶荒閱此乃知今麻之非古也

訂五

紀歲不用甲乙子丑

顧寧人救文格論云甲乙以下十名子丑以下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闕逢以下十名案甲逢乙曰游蒙丙曰柔兆丁曰疆圍戊曰著雍巳曰困敦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元默癸曰昭陽以下十二名子曰固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日協治申曰涒灘酉曰作樂戌曰大淵獻後人遂謂甲子歲乙丑歲非古也自漢以前無用者楚詞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寅日生也愚案今惟祭壽文猶存古制本朝朱竹垞曝書亭集紀年亦猶行古之道也

亭午

李白贈杜甫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杜甫晨雨詩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午皆用于日不用

于夜梁文帝纂要日在午曰亭午孫綽遊天臺山賦義和亭午高注亭至也午日中也一曰亭午即直午之義案亭直也正也又至也日至午時必直必正故曰言亭午又言卓午卓高也立也義與亭字無甚異若月在夜不值午時唐黃頰明月照高樓詩卓午收全影斜懸轉半明似不合或云午以位言不以時言似亦可通然黃詩以斜懸對卓午則卓午只作直義解午字無直義也以時以位虛實皆不稱韋莊憶昔詩午夜清歌月滿樓唐仲言注午夜猶半夜也然午字亦無半義李賀七夕

訂五

詩羅幃午夜愁亦屬沿誤惟少陵詩五夜漏聲催曉箭不用午字

端五

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鷺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書端午其義無取予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作午字見資暇錄

明皇幸驪山非暑月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遜齋問覽云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牧詩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世代訛

文王是穆武王是昭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言管蔡以下十六國皆文王子為昭邠晉四國皆武王子為穆非謂文是昭武是穆也人誤解文昭武穆二句遂沿誤至今無有指其非者蓋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于周為穆穆生昭故文王之子是昭武王于周為昭昭生穆故武王之子是穆書曰乃穆考文王詩曰率見昭考又曰率是昭考皆祭武王廟詩也詩書昭著若此何俗之不悟耶

訂五

正始是魏國年號

正始魏齊王芳年號晉人尚清談故王敦稱衛玠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見晉書衛玠傳人以之評詩文往往比擬不倫胡武平以對奪朱王季海以對載籍皆誤解正始二字故也高菊圃竹樓詩云一記自能追正始三閔誰與續咸平用得最台

周自后稷至文王不止十五世

說略云禹為夏契之後為商稷之後為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世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近是至敘稷十五世而至文王中閒乃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

世疏脫甚矣不窋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婁敬言周自后稷封部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去稷已十餘世夏書紀帝世系云帝俊生稷稷生台顓台顓生叔均為田祖帝俊帝嚳之名也稷後既有台顓叔均則不窋不得為稷子明矣第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與世本史記所為据者安知所為興者不為公劉也耶即稽世本不窋而下至季歷已十有七世矣何謂十五世哉

年號不得割取一字

救文格論云年號必全書無割取一字者宋始有熙豐政宣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用上一字惟元豐元祐

訂五

無別故用下一字本朝文人有稱成弘慶厯者此承宋人之失也案呂種玉言鯖內亦論之

鬼神訛

劉宰為蝗神

居易錄云舊說江以南無蝗蝻近時始有之俗祀南宋劉漫塘宰為蝗神劉金壇人有專祠往祀之則蝗不為災俗呼莽將殊為不經案趙樞密蔡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洛文藝過漢唐不知身後何以矯誣如此亦如江河閒祀張睢陽作青面鬼之類也

湘靈是水神

朱桐川云楚詞遠遊篇云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

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注云美堯二女助成化百川之神皆謠歌也按此則湘靈指水神不得以堯二女當之湘靈爲二女與上文二女御句重複未合然當時試詩案唐省試有湘靈鼓瑟題皆曰帝女曰二妃蓋因湘夫人之稱致誤也○日知錄湘君湘夫人並非舜妃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湘妃是舜妃猶禹之聖姑也愚案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注謂堯次女女英舜次妃也韓子以爲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攷史記舜崩于蒼梧之野注引禮記曰二妃不從禮蓋言三妃也三妃一娥皇一女英一癸比疏云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曰宵明燭光三妃後皆不從舜之葬

訂五

三五

洛神是託詞

洛神賦是子建不得于君因濟洛而作此託詞宓妃之難合冀幸文帝之感悟猶屈子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意也何屺瞻云然甚是感甄之說殊屬無稽

烏鬼

少陵夔州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漫叟詩話以猪爲烏鬼謂川人呼猪則作烏鬼聲蔡寬夫詩話以烏野神爲烏鬼引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則賽烏鬼蓋巴楚間嘗有捕得殺人祭鬼者問其神名曰烏野七頭神養字乃賽字之訛冷

齋以烏蠻鬼爲烏鬼夢谿筆談細素雜紀以鷓鴣爲烏鬼鷓鴣亦謂魚虎漁人畜以捕魚漁隱叢話從筆談細素之說古今聚訟迄無定見竊以呼猪之說固無可據鷓鴣之說不獨蜀人何所謂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乎烏蠻之說尙未明確惟蔡寬夫烏野七頭神養字爲賽字之論理有可憑元詩亦有援證且與上異俗二句亦一氣貫注其說較長

訂五

三五

訂訛類編卷五



訂訛類編卷六

仁和 杭世駿 荃浦

禮制訛

王父名不得為氏

堯峯文鈔云春秋時諸侯命大夫之族於是大夫有以王父字為氏者在魯如展氏臧孫氏孟孫叔孫季孫氏之類是也不聞氏王父名者周人以諱事神逮事王父則諱王父名安得取以為氏至若季公鉏之後為公鉏氏伍員之後為員氏此皆後世不知禮者所為春秋時不然也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訂六

嘉業堂校刊

又云鄭康成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悖哉鄭氏之說也一夕御九人自非淫欲不道之君若齊之武成隋之煬帝必不婪色如此使一夕而徧則人主之身亦異於金石矣苟其不能則是一百二十人雖時時抱衾裯以往返其側猶不免有怨女之歎豈有周公之聖而定為九人一夕之制吾不信也故吾謂與女酒女漿女遷女醢女醢女鹽女羃女祝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奉者決非進御于王者也案野客叢書亦謂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必在

寵幸之數九九而御之哉

周懿王以前天子七廟

書經禮記穀梁家語荀卿皆言天子七廟此四代所同周公制禮固無九廟即孝王亦未有也周公之時文武在四親廟中何由而立世室至懿王而文王親盡乃立文世室為八廟至孝王而武王親盡乃立武世室為九廟以文武為開創之君故也凡孝王以前用九廟者誤也

漢以前但有司徒不名司農

古制有司徒無司農唐虞司徒掌教后稷掌農事周禮地官司徒掌教而兼掌農酒誥農父若保是也然無司

訂六

二

農之名至漢武帝時始有大司農之稱凡武帝以前用司農者誤也

奠鴈非取不再偶之義

說略云奠鴈古禮也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鴈失不再偶可謂祥乎

舅姑俱存不得稱廟見

柳南隨筆云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陳澧集說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

則成昏三月乃見於廟祝詞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爲婦也吾鄉之俗嫁女之三日具禮送至婿家不論舅姑在無輒書刺曰廟見之敬無論三日非廟見之時而亦何以處舅姑之存者其亦失於考究矣

省試非鄉試制科非會試

毛西河曰孫月峯謂省試爲今鄉試此殊不然前代無鄉試唐以禮部試士卽是省試謂尙書省也蓋鄉無省名元以郡縣上加中書行省一官而明初因之始改道路爲省唐未有也案唐分天下爲十道開元分爲十五道無省名元始爲十二省況唐赴省試必由府縣館監課其成者然後貢赴禮部其不由諸試進者名曰鄉貢鄉與省正水火相反豈可混稱

訂六

○又云唐咸通中宏詞科名制科進士今以禮部試稱制科非是愚案唐制登進士後又有試名奉試○愛宜堂宦遊筆記云天子親以制詔策士曰制科漢武帝建元初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天子親廷策之此制科之所由始也唐曰制舉自德行才能文學之士以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技莫不兼取其科名隨時而定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等科皆出于有司常選之外與秀才明經進士諸科異今人以進士科爲制科者非也宋初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中增爲六科其名大約規仿

唐制宋人謂之大科而以進士爲小科天聖七年詔于六科外又置高蹈正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南渡時高宗立博學鴻詞科至元明專用進士一科而制科竟廢開有大臣荐舉卽擢用之皆不經召試有荐舉而無科目 本朝康熙十七年特開博學鴻儒科分一二等俱以翰林官補授總充史官纂脩明史乾隆元年復開是科俱授翰林官

舉人非孝廉貢生非明經生員非秀才

宦游筆記云漢武帝令郡國舉孝廉其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後復舉明經孝廉明經秀才三科皆起于漢唐六典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

訂六

爲明經開時務熟一經者爲進士唐以後以秀才爲高科明經次之進士又次之故崑山顧寧人謂今人以舉人爲孝廉以貢士爲明經生員爲秀才皆非也然唐自成亨後秀才之科竟廢宋初罷明經而取進士後又罷進士而立三舍此數科者屢廢屢復迄無成格至明乃定生員貢生舉人進士之目依次而上而進士遂爲高科矣

進士出身非古制

又云聽雨紀談言唐宋人無有書進士于官銜之上者獨元季楊維禎書李黼榜進士蓋黼死節之臣廉夫欲自附于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效之則失矣

近今士子由科舉入官者無不書賜進士出身沿為定式雖于理無礙然其所從來固非古也

尙書省為南宮

金壺字考云杜田正謬漢建尙書百官府曰南宮取象天官書南宮朱鳥後漢書鄭宏為尙書令前後所陳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為故事考禮部之名起于江左而南宮自漢有之蓋南宮猶言南省舊注專為禮部非也

大京兆

雜纂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數至京兆則極大今稱京兆曰大京兆是大大矣習言不通于義者如此甚多

訂六

寓直

事始晉潘岳為虎賁中郎將時未有廨舍岳寄散騎之省而宿故曰寓直今百官及翰林學士當本省本院直故為當直安可稱寓直耶

大師

天香樓偶得云尙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注云師者道之教訓也至若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注云凡樂工皆以瞽瞍為之擇其賢智者使為之師也按此明云大師與小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讀如字朱注音泰則與三公之太師同號矣論語少師陽亦當作小師蓋傳寫之訛耳

頭食 絲採

遜齋閒覽太祖皇帝內宴令進粉故名頭食後人宴集將終方薦此味蓋失其次耳又州郡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蓋御宴進樂先以絃聲發之後以眾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先以竹聲不惟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稱名訛

兄弟之子不可稱姪

爾雅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釋名姑謂兄弟之女曰姪姪迭也更迭進御也蓋古之貴者嫁女必以姪從左傳姪其從姑是也則爾雅所謂舅弟之子指舅弟之女

訂六

六

故字從女旁後世沿誤女子謂兄弟之子亦曰姪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姑姪與母子孰親已失女旁字義甚而男子稱兄弟之子亦曰姪兄弟之子自稱亦曰姪推而至於曰表姪曰小姪且改姪為侄愈非矣少陵有送重表姪王珣評事使南海語唐時已有此誤禮記兄弟之子猶子也則稱猶子為是亦可稱從子禮記大傳陳注兄弟之子為從子又案今人稱妻兄弟之子曰內姪姪字已非古義然猶可也乃女子稱兄弟之子亦曰內姪自稱於姑及姑之夫亦曰內姪不思內字之義何屬更不通可笑

弟之婦不可稱弟婦

禮記大傳陳注云父之兄弟爲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弟之子爲從子則其妻謂之婦云云此於昭穆爲宜弟之妻不可謂之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母以素昭穆也故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皆不可也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失其指矣又案凡此等稱謂相沿已久不必生今反古然義禮不可不知也

女壻不可自稱

壻從士不從土言士人中有才智者也或從女義通左傳桓公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又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且致公壻池之封又十二年士會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皆

訂六

謂女之夫爲壻不獨妻稱夫之詞特女夫自稱爲壻近於自誇才智似屬不宜

內兄弟外兄弟之別

柳南隨筆云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注云內兄弟也賈公彥疏云內兄弟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按齊陸厥有奉答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舅之子也前明李獻吉集中稱妻弟左國璣爲內弟錢宗伯譏之今世俱以妻兄弟爲內兄弟見之于詩文者往往而然殆不免沿獻吉之誤近長洲徐大臨昂作畏壘筆記亦曾辨其失但以內外兄弟爲出白帖則數典而忘祖矣

愚案正字通云兩姨之子相謂爲外兄弟姑舅之子相謂爲內兄弟又稱妻之兄弟亦曰內兄弟同母異父亦稱外兄弟不知何本俟攷

伯孟稱謂異義

嫡長曰伯庶長曰孟今稱伯兄爲家孟者誤也魯三家仲孫叔孫季孫仲孫是桓公庶子慶父之後後改仲曰孟邢疏曰孟者庶長之稱言已庶不敢與莊公案桓公嫡子同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

皇祖皇考究不宜稱

香祖筆記云古人作墓誌行狀多云皇祖皇考余嘗疑之未達其義周密云詩思皇多士顏注漢書云美也急

訂六

就章注云正也大也大誓孔傳訓皇爲前愚案皇頭從自俗省作白又冢前闕亦曰皇左傳葬於經皇是也皇有三皇之稱故疑與王字君字同義不應通用

如夫人不得通用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林注妾媵之得嬖寵如夫人禮秩者六人天子有三夫人諸侯有夫人凡臣下之妻不封不得稱夫人今俗九品未入流之婦皆稱夫人因呼妾曰如夫人而不知其不可也

細君非妻通稱

金壺字考云俗稱妻爲細君謂本之東方朔按東方朔

曰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注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又西域傳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彌則江都王女名細君也又後漢儒林傳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注姓右師則細君亦名也據此則朔妻之名師古之說為長即使比於諸侯之小君亦非尋常可以混稱也俗沿殊誤耳

女嬰男兒

天香樓偶得云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從女今人不分男女凡始生者皆謂之嬰兒欠分別矣逆賊偽號不可稱

訂六

九

居易錄云世人作詩文沿襲謬誤而不察如稱曹操曰曹公稱漢昭烈反云劉備予前已斥言其非又如桓溫晉之逆臣子玄篡位偽諡溫宣武皇帝劉義慶世說既有此稱後人因仍不改皆曰桓宣武竟忘其為亂賊偽號可怪也元又嘗上溫廟號曰太祖然則後世亦可稱太祖耶

撫軍是太子不可稱巡撫

又云古云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撫軍二字乃儲貳之稱今人謂巡撫為撫軍沿襲之久莫知其非不典甚矣

總憲不可稱中丞

又云秦置御史大夫以貳丞相漢沿其制丞相缺則御史大夫以次遷即今都察院左都御史也副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今人不知多稱總憲為中丞殊可笑筆塵亦言之

生名死諱

香祖筆記云禮生日名死曰諱今世俗不辨以諱混施之生者極可笑然漢人有之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尙在也然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鉅公不可稱公卿

鮑辛甫 鈔云鉅公謂天子也遷史封禪書班書郊祀志

訂六

十

注皆云今人用以稱公卿蓋習而不察之故也愚案唐人詩豈有真人覓鉅公王新城寄錢虞山詩白髮文章老鉅公集中誤用者多矣

德政碑不可名去思

宦游筆記云羊祜峴山墮淚碑前名去思碑今人為牧吏作碑曰去思蓋用祜故事然誤矣祜碑蓋歿而後作者今一去輒作碑詞兼寓祝頌之意用古肯謬沿習久而縉紳先生多不議及何也

官名地名不宜用古

朱晦菴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人於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為古將一代制度疆宇皆溷亂不可曉

亦是一弊余謂小小撰著若序記等作不妨以古銜貌時事若碑誌及傳蓋所以取信後世者即與國史一例斷不宜用前代名目○幕府燕閒錄宋畢仲詢著云范文正公嘗爲人作墓誌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明日以示尹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誠爲脫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此正起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已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

諱名不諱字別號宜全稱

古者諱名不諱字以王父字爲氏明其不必諱也古人相呼直呼其字如子卿足下是也今只稱上一字此猶

訂六

不失謙意若別號須全稱而下綴以稱謂爲是

服食說

一疋不可言一端不可言束帛

說略云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一兩一疋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疋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爲束帛亦非也

開素不應言開葷

今人奉齋後食葷輒曰開葷其語未通野客叢書曰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潘妃之女聞暨其營殺羞云爲天家解菜正其義也愚案白樂天有

二年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贈妻去農郡君詩據此則勉夫之說甚是又東坡詩云太常齋未解則亦可言解齋

短褐短褐俱有典

金壺字考云史記始皇紀寒者利短褐注一作短一作豎謂褐衣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荀子大略篇衣則豎褐不完注僅豎之褐亦短褐也劉向新序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全晉書劉麟之拂短褐與桓冲言語唐書車服志士服短褐庶人以白是短褐短褐並見子史或以短褐爲典短褐爲俗并謂短字譌作短者皆夏蟲之見也杜工部詩俱參用

訂六

紗帽

杜詩紗帽隨鷗鳥又浪足浮紗帽心解云隱者之冠又朱紱猶紗帽心解云雖仕旋隱也愚案看一猶字自是隱居之服否則難解又李玉谿詩烏帽逸人尋烏帽以烏紗爲之也王摩詰詩隱囊紗帽坐彈碁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云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又衡山詩紗帽籠頭手自煎正用此惟隱居之服故詩人愛而用之若此然考南史和帝紀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則紗帽是賤者之服又北史秦王歸彥平北齊州齊制惟天子紗帽臣下皮帽特賜歸彥紗帽是北齊以紗帽爲極貴之服又唐書隋貴臣多服烏紗帽後漸廢貴賤

通服折上巾又宋馬縞中華古今注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詔曰自今以後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武德李唐高祖年號是紗帽隋為貴臣服唐又無分貴賤皆服因友人論千家詩中紗帽句謂是紗帽之誤故引以證之

白衣非必喪服

今之有服者居常則著白色若無喪而白人必怪焉古人則不然野客叢書曰漢官吏著皂其給使賤役者著白兩龔傳云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云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日知錄云白衣者庶人之稱處士亦稱白衣

訂六

十三

案唐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居蓬衣白之士亦言微賤者之服可知唐世猶然唐制試士衣白東坡試院詩門外白袍如立鵠以鵠喻之則宋亦衣白宋人周輝清波雜誌云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輝係紹熙時人意宋紹熙後始以白衣為喪服耳

芙蓉帳梅花帳

金壺二集云梅花帳紙名梅花芙蓉帳搗芙蓉汁染帳見古傳或謂畫梅花芙蓉失之矣

羊車

堅瓠集史稱晉武帝平吳之後荒於遊幸宮中乘羊車

任其所適宮人望幸者以鹽汁洒地竹葉插戶冀欲引羊然羊性很劣實不能駕車考隋輿服志羊車一名輦車護軍羊琇私乘之司隸劉毅劾其罪其制如輶車金寶飾紫錦幃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鬢髻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謂之羊車小史駕以果下馬其大如羊武帝所乘實此車非真以羊駕車也插竹洒鹽殊為傳會

酴酥酒作屠蘇非是

天祿識餘云屠蘇平屋也又庵也雪賦韜學思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杜詩願憑金腰裏走置錦屠蘇冠亦名屠蘇以有屋也元康諺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喝兒作天子酒本名酴酥後更謔為屠蘇云起自孫思邈取

訂六

西

庵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茶不始於吳

又云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為限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或為裁減或賜茶葺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矣逮唐中世權茶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為多愚案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我坐命進茶左右奏帝曰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則西漢時已有啜茶之說矣非始於吳時也

動物訛

鯢

鯢本魚子見爾雅其細如蠶莊子係寓言往往反物理而言之故曰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猶偈所謂龜毛兔角石女懷胎一口吸盡西江水新羅日午打三更皆反言以喻之也如魚之大者莫如鱈舟行七日逢頭九日逢尾已屬妄言不可信況有幾千里之大乎即有之亦孰行幾千里而窮其首尾乎後人不知以小為大取為名號其細已甚矣宋玉對楚王問曰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似亦言其至大然此比士位雖小而氣量

訂六

十五

之大有如是耳非真謂鯢大也案此升菴之說也然鯢有二一為鯢鯢之鯢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鯢鯢而封之註鯢鯢大魚名疏雄曰鯢雌曰鯢一為小魚莊子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注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又外物篇灌瀆守鯢鮒注鯢鮒皆小魚也鯢則魚子玉篇又訓大魚非莊子陸德明音義崔譔云鯢當為鯢

麒麟是兩獸

鈍翁類稿云按郭注麒麟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有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然則麟有角麒麟無角麟之與麒麟非一獸也昭昭矣

麝香不宜于花

漁隱叢話云少游春日詩却想小庭才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語固佳矣第恐無此理香譜云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然則海棠花下豈應麝香可眠乎

太牢少牢

野客叢書曰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不知太牢有羊豕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待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

訂六

十六

為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稔享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為太牢呼楊虞卿為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鸞鳥非鸞斯

又曰毛詩弁彼鸞斯鸞鳥名也斯者衍詞如曰盂斯鸞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鸞斯失矣愚案如苑彼柳斯豈樹名柳斯耶

鳥鳴嚶嚶非黃鳥

又曰東皋雜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



入鷺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人多祖述用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鷺鳴嚶嚶要是後人附會僕觀張平子東京賦雖鷺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為黃鷺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愚案嚶嚶詩屬之鳥鳴則凡鳥皆可用東京賦屬之黃鷺未始不可惟關關雖鷺本是一句而以嚶嚶屬麗黃則似詩之鳥鳴為黃鳥矣至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啟有啼鷺出谷語不止用嚶嚶字而直用出谷遂以誤傳誤唐人因以進士登第謂遷鷺又省試并以早鷺求友鷺出谷命題循襲其誤不與甚矣劉賓客嘉話錄已譏其別無證據為誤

鳩逐婦是追逐求偶

訂六

香祖筆記云趙統伯辨鳩逐婦一則云鳩逐婦乃感天地之雨暘而動其雌雄之情求好逑也非逐而去之謂歐陽永叔云天將陰鳴鳩逐婦啼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非也

蜚鴻是馬

史記周本紀蜚鴻滿野索隱曰蜚鴻蟻蠓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為災非鴻雁也正義曰喻君子見放棄也鄭玄曰鴻雁知避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也楊升菴曰注中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蜚鴻馬名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蟪是龜屬以胃鳴

野客叢書曰東京賦淵游龜蟪郭璞謂靈蟪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忱字林大龜似狷不知似狷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胃鳴者有以胃鳴者蟪蓋胃鳴之蟲

樹蜜非枳根是蜂蜜

觚臙云吳江鈕爾雅翼北方地燥蜂多在土中南方地溼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杜工部入橋口詩云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錢箋引古今注枳棋子一名樹蜜證之按枳棋子秦中呼為拐棗其實拳曲如老人狀核在內外味甘與棗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果相餉者初無

訂六

關於早蜂也况蜂以釀蜜繞樹而喧則見其亂燕以臨江銜泥而舞則見其斜正寫水國春華之景何必強援以為輿博耶

胸臆是虹蚓從肉旁

居易錄云胸臆音潤蠢虹蚓也地即夔州雲安縣而馮元成以為蚌云兩字皆從月是物月之精旁句忍者月如句如刀環而是物生也按字書二字皆從肉不從月尤穿鑿無稽。池北偶談云子有句云東道連胸臆顏師古地理志注胸首劬子從顏音

兔生子並非從口中出

觚臙云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

而生故曰明視王充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  
出余見蒲城原子兔說以爲兔之雌雄其葶尾無異他  
獸每月一孕子生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  
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  
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說爲吐也

雞寒上距鳴寒下嘴

堅瓠集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此諺語也驗之皆不然一  
老媪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  
其味于翼間

通應子魚

遜齋閒覽蒲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其地有通應侯廟

訂六

九

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  
印子魚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說  
也

植物說

黃花非菊

晉張翰雜詩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  
花如散金黃花指春花之色黃者唐人以此句命題試  
士士子多以黃花爲菊合式者不滿其數

榮木是梧桐

陶詩枝條再榮又云冉冉榮木上榮是榮華下榮木是  
梧桐橐鄂皆五見爾雅注人並以榮華解之誤也

日及花非白茛

日及卽木槿花朝開暮落故曰日及見爾雅又見宋史  
儒林敏本傳後人改爲白及又變及爲茛無義矣

瓊樹不可比雪

升菴謂瓊是赤玉人賦雪詩相承誤用瓊樹世豈有赤  
雪此論甚是王氏塵史亦云然以昌黎雪詩真詩屑瓊  
瑰又今朝闕作瓊瓊跡爲用之不審陳懋仁乃引晉唐  
二史宋元通鑑三兩赤雪以駁升菴之說然此乃變事  
雪色自常白也

木蘭無墜露秋菊不落英

古人方正不容徃徃反物理以爲言如屈子朝飲木蘭

訂六

三

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秋  
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云云者猶賈誼賦所謂鉛刀  
爲銛張平子賦所謂蕙芷不香卜居篇所謂蟬翼爲重  
千鈞爲輕皆反言而非實言也西清詩話云歐公見王  
荆公詩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  
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  
人仔細吟荆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詞云云歐九不學  
之過也夫歐九豈不讀楚詞者哉介甫自誤解耳案高齋詩話謂是坡公事天下惟黃州菊落英故貶公至黃州漁隱叢話曰余于六一居士集及東坡前後集徧尋並無不知何從得王勉夫云歐公譏荆公得時行道三代以  
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論似不應用欲荆公自觀物

理而反之于正耳愚案此說最得離騷本旨解歐詩亦得言外之意。洪興祖補注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謝疊山云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餐之愛之至敬之至也非謂蘭露必墜菊英必落也或又云詩之訪落訓落為始意落英之落為始開之花芳馨可愛若至衰謝豈復有可餐之味又西谿叢語云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離騷餐落英言食秋菊之葉也據王函方甘菊三月上寅采葉名曰玉英是葉亦謂之英也愚案謝說得言外騷人忠厚之意洪與或云解落字亦好西谿說亦頗直捷而菊英之不落則其論一

訂六

也

游龍

游龍草名即水荇一名鴻鵠生水澤中枝幹膠屈著土便有根如龍故淮南子曰屈龍洛神賦婉若游龍以水花比水仙也集傳云龍紅草一名馬蓼生水澤中游枝葉放縱也或以為蛟龍之龍者非也

盧橘非枇杷

北人凡言黑皆曰盧盧溝溝水黑者也盧橘亦是橘之色黑者非枇杷也海錄花木志給客橙出蜀土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或如彈圓或如拳通歲食之名盧橘張勃吳錄云朱光祿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

月于樹上覆裏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此即上林賦所謂盧橘夏熟非常橘也愚案唐戴叔倫詩盧橘花開楓葉衰上林賦盧橘夏熟則其冬花夏熟可信無疑枇杷亦冬花夏實故人以當之不知盧黑也世豈有黑枇杷乎葛立方韻語陽秋云上林賦盧橘夏熟若是枇杷則下文不當復有黃甘枇杷檉柿之品此論甚明白了當考廣州記盧橘皮厚味酸大如柑至夏熟土人呼為盧橘據此益徵枇杷之非李白詩盧橘為秦樹許渾送表兄使南海詩盧橘花香拂釣磯東坡詩盧橘是鄉人又盧橘楊梅尚帶酸皆未言是枇杷至參寥和東坡詩有紅紫干葩盡甘酸萬顆新句枇杷花並非紅紫味亦不是甘酸意盧橘惟秦楚巴蜀嶺海之地有之吳越齊魯燕趙之地無此物也

訂六

茶茶

居易錄云今人以古無茶字遂欲混茶茶為一非也觀賈思勰齊民要術末卷茶茶二條分載了然又云爾雅曰茶苦菜可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山田苦菜甜所謂堇茶如飴又爾雅曰檟苦茶郭璞注云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苦茶齊民要術引博物志曰飲真茶令人少睡前人乃謂古無茶字以茶即是茶大謬愚案漁隱叢話引爾雅檟苦茶一條茶皆作茶野客叢書謂詩誰謂茶苦乃苦菜之

茶如今苦苴之類周禮掌茶毛詩有女如荼乃茗茶之  
茶正萑葦之屬惟茶槿之茶乃今之茶據兩處所引豈  
爾雅槿苦茶別本有誤作茶字者歟

閩州無橘柚止有花棹

又云嘗與蜀士黃文叔案食花棹因問蜀有此乎黃曰  
此物甚多正出閩州杜詩黃知橘柚來誤矣嘗至蒼溪  
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棹耳有  
好事者欲爲子美解嘲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  
宜無一活者

交梨非出交州

香祖筆記云交梨火棗相沿稱之未達其義蠡海集云

訂六

梨春花秋熟實蒼花白有金木交互之義故曰交梨非  
謂交州也

棠棣唐棣是兩種

程午橋夢星云見李義山集棠棣黃花發句注按爾雅唐棣移郭注似

白楊江東呼爲夫扶音移又棠棣棣注今關東有棣樹子

如櫻桃可食沈括辨夫移即白楊陸機草木疏以棣爲

郁李嚴氏詩緝云召南唐棣之華與論語唐棣爾雅所

謂移也小雅常棣之華與維常之華爾雅所謂棣也今

人常棣多混作唐先儒于此亦無定說戴侗則以爾雅

爲誤分愚謂唐棣常棣當如爾雅分別郭注亦甚明因

唐常音近後人故譌移自是白楊棣自是郁李然今人

家園園中有名棣棠者花繁黃色常棣花白案郁李花  
本淡紅開

足後即近白一棣棠花黃義山所指其即此耶○周用

霖云宋景文筆記言詩有常棣之花逸詩有唐棣之花

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於兄弟用因唐誤常且常棣

棣也唐棣移也名物疏云唐棣常棣是二種爾雅唐棣

移本草謂之扶移白楊類也又云常棣棣乃小雅所謂

常棣之花也一說唐棣之華一樹輒生二萼如並蒂故

國風興夫婦常棣呼爲麥李一柎輒生二萼兩兩相麗

有同生之義故小雅興兄弟然其說亦渾案一樹兩萼  
花必成對而

不同帶一棣二萼成對惟朱注與爾雅同南人呼白楊

訂六

惟此花先開後合故偏反也洛陽草木記所載白郁李  
花經所載郁李者常棣也詩疏花以覆鄂鄂以承花花

鄂相承覆故鞞鞞而光明也二如亭羣芳譜混而爲一

又誤以常棣爲唐棣因讀語類一條而備載之○愚案

歷觀諸說常棣唐棣自是二物唐棣即移亦名扶移又

名白楊花開必對而異蒂召南及逸詩所詠是也常棣

即棣亦名郁李麥李花開亦對而并同蒂子如櫻桃可

食小雅所詠是也朱子注詩亦以唐棣爲移常棣爲棣

與爾雅合而論語注唐棣又謂郁李誤也程午橋引爾

雅常棣又作棠棣恐因李詩而誤徧查字書韻書棠字

無引棠棣者至于棣棠或又別是一種義山詩棠棣黃

花發或係常棣之誤則花不黃或棣棠之誤則字又倒未可實指為何也

黃楊厄閏無退三寸之理

東坡退圃詩自注云俗說黃楊一歲長一寸遇閏退三寸愚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則所長不償所退決無此理或是一寸三寸誤易倒刻亦未可知

柳花柳絮不同

宋楊伯高臆乘云柳花柳絮迥然不同生于葉間成穗作鵝黃色者花也花退既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綿者絮也古今吟詠往往以絮為花略無分別可發一笑杜工部詩有雀啄江頭黃柳花又有坐憎柳絮白

訂六

五

于綿之句則花絮不同顯然可見又曰糝徑楊花舖白甌得非又一時鹵莽而然耶愚案古有楊白花歌不知何意豈楊花與柳花有別歟抑從古未有知考者歟

荔以挺出非名荔挺

天祿識餘云月令荔挺出鄭玄曰荔挺馬薤也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蔡雍高琇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以荔挺為名誤矣

芋栗非芋栗芋栗

瓠贖云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或作芋栗芋栗芋栗不必植之園中而芋與栗不當類舉朱愚菴注杜定作芋栗為是余往湖口路經南陵訪王進士五清于山居留

宿具餐雜陳野菽中有粉葉子和醯醢以進者王謂余曰此卽錦里之芋栗也芋似栗而小山家率于冬月取實去皴磨而溲之以水然後用之是知芋栗皆屬園果况莊子徐無鬼篇所載甚明益信杜詩無字不有來歷

王瓜非瓜

金壺二集云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注云草挈本草作菝葜音同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菝葜內切同草菝音恰然則王瓜草名非瓜也

優曇鉢

東坡贈蒲澗長老詩優曇鉢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法華經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如優曇鉢花時一現

訂六

美

耳太平寰宇記廣州產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實蓋蒲澗寺在廣州故公用此但止有優曇鉢花未聞有稱優曇曇者意公失于檢點因平仄相協不覺有誤遂不起疑與追和戊寅上元詩石建方欣洗淪廁本係廁淪一時少加查考故致誤耳

蔓青菜菔是二物

堯峰文鈔云蔓青菜菔兩菜也注本草者或云在南名菜菔按吾鄉在北名蔓青非也

藥欄

野客叢書曰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園援案今之園外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

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闕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闕則藥欄尤分明也僕考漢宣帝紀是藥字非藥字又觀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唐李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鬢王維曰藥欄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買花又曰欄圍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用也近見漁隱亦引藥爲證

櫻桃不得謂無香

又曰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于

訂六

毛

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香豈可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者爲香而不知物之觸于鼻觀者非香而何愚案宋陳文惠公詩西風斜日鱸魚香張文潛謂嘉魚直腥耳安得有香此又是一理魚誠不可言香而烹之膾之詎無香乎安知不謂西風斜日停舟晚炊漑釜鬻而烹之也文潛恐未得其解

芭蕉

居易錄云邊司徒華泉詩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或議不得稱樹又或議王右丞鬻雪中芭蕉宋朱翌云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作花前輩畫之不苟彼身

未到蜀粵故少所見多所怪耳花間詞云笑指芭蕉林裏住既可稱林願不得稱樹耶

竹汗不可書字

青谿暇筆曰古者書用竹簡初稿書于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于改抹也既正則殺青而書于竹素殺去聲削也言殺去青皮而書于竹白則不可改易也愚案池北偶談謂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汗青殺青一也以姚說爲無據子謂竹汗不甚青寫書殊無形跡可見似姚說有理但荆公以生白對殺青則殺字當讀如字且考後漢吳祐傳但云殺青簡以寫經書火炙之說注中誤耳

訂六

天

菁茅

宋邱光庭兼明書曰禹貢荊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曰包橘柚也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僖四年左傳包茅不入杜元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卽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故楚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爲菹是謂菁爲蔓菁也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楚匣盛而貢之哉

萬年枝是檉樹

天祿識餘云詩中多用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爲冬青非

也按草木疏云榑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年樹即此也

雜物訛

玉案非几

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案古盃字是青玉盃非玉几也否則梁鴻舉案齊眉義難通矣

金錯刀非刀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朵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即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于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

訂六

三

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餘韓退之潭州泊船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此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紫泥不書字

池北偶談云青谿暇筆云晉朝為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按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西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緋其上非以書

字也藝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之芝泥皆濡印染籀之具也姚說誤愚案猶今世俗所用印色

璧是甌

金壺字考云書影云陶侃運甌今人類疑是甌不知甌也詩陳風傳甌甌也長門賦注江東呼甌為甌甌

盧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盧者熱酒之具臣瓚注以為酒甕非是詳見野客叢書

談柄

金壺二集云温庭筠詩白羽留談柄注大明禪師每折松枝談論號談柄又武元衡詩玉柄借談空天祿識餘

訂六

三

云古人清談每執麈尾故有談柄之名近人以口實為談柄或云笑柄非也

贈策

說略云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之以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詞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

槁梧

莊子德充符惠子倚槁梧而瞑循本注云謂琴瑟也今作死梧用非也

鳴榔

矩齋雜記云本朝施詩詞多用鳴榔或疑為叩舷擊楫之說非也榔蓋船后橫木之近舵者漁人擇水深魚潛處引舟環聚冬以二椎擊榔聲如急鼓節奏相應魚聞皆伏不動以器取之如俯而拾諸地饒州東湖有之吾鄉泰州湖內或擊木片長尺許虛其前後以足蹴之低昂成聲魚驚竄水艸中然後罩取亦鳴榔之義

綠沈鎗

訂六

三

杜詩兩拋金鎖甲苔卧綠沈鎗王勉夫謂金鎖甲即黃金鎖子甲貫休詩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亦用此事又謂綠沈鎗正薛氏補遺所謂精鐵如隋文帝賜張齋以綠沈甲是也又謂綠沈不專指一物梁武帝食綠沈瓜是指瓜人以綠沈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劉郡賦六弓四弩綠沈黃閒古樂府綠沈明月絃唐太宗詩羽騎綠沈弓是指弓宋元嘉閒廣州作綠沈屏風石季龍用綠沈扇隨物所指鄭棨詩亭亭孤筍綠沈鎗是指竹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沈森杳杳此言不為無自然則綠沈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者為綠沈也又謂周竹坡少隱謂鎗卧于苔為綠所沈甲拋于雨為

金所鎖甚鑿不通思素沈深也綠沈深綠色也吳曾漫錄亦不取精鐵之說

野馬

說略云莊子言野馬塵埃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為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閒之野馬韓偓云窗裡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間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典謂如熱時野馬陽燄即此物也

采思

采思或作桴思或作浮思或作復思或作覆思其為字不一或訓網或訓屏其為義不同古今注采思屏之遺像也雍錄采思鏤木為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為方

訂六

三

空或為連鎖其狀扶疏故曰采思其制與青瑣類禮明堂位疏屏注屏謂之樹今桴思也一作浮思博雅采思謂之屏一作復思水經注象魏之上加復思以易觀漢書王莽傳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采思曰毋使民復思也宋玉大言賦大笑至兮摧覆思西陽雜俎今人呼殿榱桷護雀網為采思誤顧寧人日知錄采思屏也采復也思思也在門外臣將入請事于此復重思之也以上俱以采思為屏者也唐蘇鶚引子虛賦采網滿山證采當為網王漁洋池北偶談引柏梁詩上林令云走狗逐兔張采思劉禹錫詩高麗采思過蛛網證采思為網竊案此二字本從网頭俗從四非网即網字則本義自



當訓網以殿角護雀網為采恩亦不得為非疏屏疏通  
連綴形類于網故亦可謂采恩至浮思復思等字即六  
書中之轉注假借似不必有所專屬是此而非彼也

杉槽漆斛

東坡宿海會寺詩杉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  
王注杉槽漆斛謂浴室也吳鶴亭錫祿云乃浴器非浴  
室必當時寺中有此詩紀其實王注非是

竹夫人

竹夫人乃竹几也今俗所謂竹夫人者誤東坡寄柳子  
玉詩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  
謝秀才詩贈君無語竹夫人故黃山谷謂涼寢竹器懃

訂六

三

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名之曰青  
奴

樞非戶曰是門關

宋邱光庭兼明書曰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  
發榮辱之主也孔穎達曰樞戶曰機弩牙明曰樞門關  
非戶曰也何以知之機是弩牙牙發則箭去樞是門關  
關發則扉開是門之開閉由關不由曰也且曰非能動  
轉安得謂之發乎道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蓋以門  
關來去故不蠹敗戶曰何謂不蠹乎

碑

尚書故實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者每

墓有四初葬穿繩于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  
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有德政  
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

古人兵器用銅

古人兵器用銅非用鐵也前人有詩云誰知十二金人  
外猶有民間鐵未銷殊謬按太史公秦皇帝本紀二十  
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鑊金人十二重各  
千石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為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年  
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毋以鑄兵  
故以鑄三鐘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為兵則古之兵器用  
銅無疑

訂六

三

訂訛類編卷六

余輯平昔見聞作爲訂訛類編一書開僞糾繆自謂稍有功於後學惜罷官後閒散置身家居貧甚謀食維艱以無力付梓爲恨壬申歲膺聘主粵秀書院復邀老友俞正之楷偕行往返舟中三閱月蓬窗促坐相與論古談心笈中攜帶前書更爲繙閱尙有遺漏因再與考訂而續補之得如千條抵家後遂命大兒定仁依前類編次分爲上下二卷以成完書學者時寓日焉雖不能爾身大雅而金根輒改遺笑士林庶幾可免聊綴數語於簡端以志吾兩人之嘉惠後學心良苦矣堇浦老人漫識

訂續序

訂訛類編續補目

卷上

義訛

青蒲

仁祠

秦人

丁文

不佞

頓挫

獸畜

乖刺

瓜肝

庸峭

開秩

書柬

屈屐

折枝

潦倒

調

削柿

絳帕頭

誼義粵越亮諒字

訂續目



墨屎莫莫禪蔽

四累之上

居者行者

大話滅等

世俗沿冒之誤

軼

誕

廁

瑕

宗尊古通用

略

訂續目

肺附

稟稟

寬

風

濟

齊斧

冶容

稱

中酒

絕倒

雷門

三礪

事訛

戲馬臺

峽山寺

孫汝權

楊莊薦雄

楊雄非莽大夫

嚴震直

退之事誤

牛耕始于叔均

鬻爵之始

訂續目

井田之壞不始于秦

有慚不可借用

錯父不棄市

舞非唐兒

綠野非閒居事

鴈塔題名不專屬登第

伏羲卽重卦

騎射不始于趙武靈王

宿平康里是鄭台敬事

學奇字是劉棻非劉歆

字訛

母正

苻

鍾繇

霄雪

肖

瘠

壯月

別字

鰥

誤字

楊

訂續目

東坡誤字

蘇黃詩中誤字

前輩誤字

貌侵

宗

搏

桃萊

陶詩誤字

韓碑訛字

杜牧詩訛字

文君婿

術有序

鴛

勤書

說文長箋誤字

枝 厯

葉

智永千文

千字文訛字重字

魁梧

梨號五臟刀斧之訛

純

訂續目

敖

摻

捷

咄諾

查

榮

夠

菩

撰擋字誤

壽

籬

麥合金

綵

雲

禍

徠

減

役

吳

景

犁明

廿

八采

漢

舟旋

琴暉

句訛

干湖

百姓

禮經訛句

信

結

玉溪詩句誤

訂續目

六

書訛

刀劍錄之訛

晉獻帝

田完

蒙嘉

褒姒

鐵氏二女詩

注疏中引書之誤

麻沙板

大清律

續文獻通考之誤

中山狼傳

高力士詩

迴波詞誤

李白姑蘇十詠之偽

易無周公

鷺羣帖

筆陣圖

草書心經

書評

卷下

人訛

訂續目

七

孔子無鬚

葉法喜

去胡來王

共和

王巨

百里奚子

嚴光非餘姚人

關侯生日

董仲深

少游非蘇門婿

陸琉

訂續目

王鷲

屯莫如

白陽山人

角里

王僑

李陽沐

丁規

蘇老泉

董秦

干寶

米元暉

九

郝天挺有二

兩李愿

兩蔡邕

兩王肅

人因相類而訛

因子我而誤

庸奴

琴張非子張

蘇黃米蔡非蔡襄

定江南是陳嬰

蘇小小非唐人

訂續目

王昭君非鄭人

岳王無銀餅女

李波小妹

供春

皇媪

天文訛

令日

劈厯

地理訛

八柱擎地

錢唐

九

武林
金潏
瓊管
汝川
六菴縣誤
留城
大秦
衡衡
胥母山
崧
牛山
訂續目
回鴈峰
高里山
勞山
圓水
角子湖
長水
須水
玉關非明妃所經
淮泗並不入江
夏非夏州
丹陽

十

握髮殿
宣曲宮
場屋
移樓
青樓
東箱
可月亭
天竺寺
瓦官寺
招提
保俶塔
訂續目
庚子山賦誤
皇姑子橋
橫衝橋
樂府
季札墓
歲時訛
冬住
晚寒
世代訛
梳妝臺非遼蕭后
傳記不攷世代

十一

柏梁臺詩

鬼神訛

佛化入中國

天竺觀音像

阿羅漢

湘君湘夫人是江神非堯女

禮制訛

封典

璽章

太師

三署郎

訂續目

巖郎

八座

刺史太守不同

御史首道

科目

甲科

封禪非古

天子不親迎

百拜

拜

斂衽不專于女人

稱名訛

黃小

夫娘

太夫人

打行

稗子

僕家

服食訛

紗名

喪麻

只孫

訂續目

革帶

披帛

短褐

戎服

經

三酉

乳餅

動物訛

鷓鴣

摸魚公

乾鵲



麕鹿
貉 <small>音鐘</small>
度漚
夏馬
牛黃
猴
蜃蚤
蟒
土附魚
弓魚
蟹菜
元武
植物訛
竹筍
松
桐木
蠟梅
伎荷
鞠塵
蘋
淡巴菰
榷實

訂續目

四

蕁菜
壺
雜物訛
菜鑿
西皮
螺鈕
匱妝
瓊非赤玉
濫腸號鐘
澄心堂紙
子石
佛狼機
投子

訂續目

五

訂訛類編續補目

訂訛類編續補卷上

嘉業堂叢書

仁和 杭世駿 荃浦

義訛

青蒲

以青規地曰青蒲非后妃不得至史丹以勳威得直入卧内伏青蒲而諫後世諫官動引青蒲可笑

仁祠

七修類稿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顯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温公通鑑及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訂續上

秦人

日知錄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尙號秦人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言故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爲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爲也大宛傳聞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後漢書鄧訓傳發湟中秦胡袁紹傳許賞賜秦胡秦者中國人胡者胡人猶後人之言蕃漢也

丁文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衰平差兮迷謬愚呂傳舉兮殷周興忌諱專兮鄧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武丁舉傳說者也注以丁爲當非

不佞

襄陽閒評香灣類稿謂頗真子錄以不佞爲不才非也乃以爲諂佞之佞亦非也惟洪慶善解論語以佞爲口辯此說極爲得之公孫丑云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而獨遺仲弓者以仲弓無口辯也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答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佞非口辯而何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及其將長蔡也賴佗一言而卒長衛侯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則不佞非無口辯而何

訂續上

頓挫

使事而不知其義未可輕用也頓挫猶言抑揚耳故後漢書孔融贊云音情頓挫是矣一士人謝及第啟云頓挫場屋比幸塵忝頓挫乃作摧挫解則非抑揚也

獸畜

柳南隨筆麋鹿虎豹馬牛羊狗皆獸屬也而爾雅以麋鹿虎豹歸之釋獸馬牛羊狗歸之釋畜者何歟蓋一育于山林一爲人所養故也今人則物之四足者概以獸目之不復知獸畜之分矣

乖刺

言鯖勢有不便順謂之乖刺刺音類讀作刺非也東方朔謂吾強乖刺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乖刺之心今俗罵人曰歪刺沿此

瓜肝

天香樓偶得瓜肝瓜音孤肝音都宋景文筆記曰關中人以腹大為瓜肝俗音謂杖頭大者亦曰瓜肝後訛為骨朵朵音端羅反

庸峭

齊魏閒以人之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韻書庸音通屋上平也集韻庸屋不平也今造屋形勢曲折曰庸峭

訂續上

三

俗轉語為波峭○湘煙錄魏收有庸峭難為之語人多不解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取其有曲折之勢耳乃用此事作詩為謝曰自知伯起魏收字難庸峭不及溥于善滑稽

開秩

柳南隨筆古者以十年為一秩自六十以外便可云開七秩樂天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此其證也自七十以外便可云開八秩樂天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注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此其證也自八十以外

便可云開九秩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歷歷行看九秩新此又其證也據此則已滿七十者止可云七秩已滿八十九十者止可云八秩九秩若仍加一開字則失之矣查浦輯聞禮八十有秩故云八秩今人六十七十壽俱用秩字非也

書柬

宦游隨筆書柬名稱古人皆先書某啟然後入事閒有書名於後者必曰某再拜至某執事某門下某侍史之類蓋即禮所謂卑不敢當尊意若曰執事侍史之人代某誦之使聞云爾古人之書莫不皆然時下多有于某稱下復綴曰我師曰如胞以示尊之親之意而不知

訂續上

四

失體甚矣并有書某稱於末而次行書某頓首者理尤難通又右軍帖草書羲之頓首四字蓋全束皆草故隨筆而下亦草書之今人全束俱楷而獨于頓首二字學右軍草書可笑極矣

屨屨

天祿識餘屨屨音棟直從後相及也答賓戲其餘焱飛景附屨屨其閒者吳都賦屨屨鱗接俗不解義妄作嗜

折枝

孟千古注考為長者折枝後漢書注折枝若今之案摩也案此見張皓王龔傳論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為為

難乎毛奇齡四書改錯引云劉熙注案摩不為豈是難能正孟子之解未知所據何本○案趙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為耳劉峻廣絕交論折枝砥痔本此鄭注禮記內則抑搔曰即案摩也屈抑枝體調和血脈乃少事長賤事貴之常禮即導引之法也陸善經直以折草樹枝解之夫折草樹之枝誠易也與長者何涉乎陸筠翼孟以磬折腰肢解之差近

### 潦倒

七修類稿潦倒乃醞藉也後人以為不偶誤矣如史云宋武帝舉止行事如劉穆之此非醞藉潦倒士耶又北史崔瞻傳云容止醞藉者為潦倒生可見矣

### 訂續上

五

### 調

日知錄袁盎傳調為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張釋之傳十如漢訓為選未盡

### 削栉

顏氏家訓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栉此是削札牘之栉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僮約曰書削伐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學士解云是屏障之名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

### 絳帕頭

老學庵筆記孫策傳張津嘗著絳帕頭帕頭者猶今言幘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為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 誼義粵越亮諒字

讀書質疑誼乃古義字漢書賈誼亦作賈義今人以義為道義文義字以誼為氣誼字粵乃古越字或作發語聲或作國名或訓踰今人專以越為吳越以粵為百粵及發語聲而踰越字無作粵者亮即諒字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注云與諒同今人鑿亮字無作諒者揣諒字無作亮者又專以諒訓信凡此皆沿襲之謬

### 訂續上

六

### 墨屎臭臭襪襪

墨屎音眉癡呆貌今俗見人無所可否而多笑顏者曰七七癡癡意亦相似臭臭音列挈胸次不平貌今俗作劣蹶襪襪衣厚貌一云不曉事非也今俗見人衣服塵重者曰衲襪此即襪襪之訛耳

### 四累之上

天香樓偶得呂覽順說篇惠盎說荆王論勇力之說凡四更端故云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高氏訓解以四累為卿大夫士民四等君處其上故曰四累之上何異盲人說夢

### 居者行者

呂覽知接篇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引齊鄙人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種蓋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行徙者凡物皆不當種藏高氏訓解以居為居職行為即世甚謬至下文云今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

大誥減等

客下閒集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明洪武初以大誥頒行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等失其旨矣

訂續上

世俗沿冒之誤

讀書質疑魏善伯云今人以文字就質于人稱曰正之忽念政者正也改稱曰政又念政者必須刪削乃曰削政又念斧斤所以削也轉曰斧政又念善斧斤者莫若郢人易曰郢政且或單稱曰郢而最奇者以為孔子筆削春秋而春秋絕筆于獲麟遂曰麟郢愈文而愈不通令人絕倒今俗人作古文地名官名之屬務稱古號以為新別而復多錯謬否則杜撰牽合如稱給事為給諫狀元為殿撰三公三孤保其一也而通曰宮保牽強支離竟不成語著於文章之內真所謂金甌玉璫盛狗矢

也又如日居月諸居諸乃語詞而稱日月為居諸刑于寡妻友于兄弟于乃語詞而曰刑于友于司馬遷諸葛亮司馬長卿而曰馬遷馬卿葛亮則古人已先不通時俗又何足怪乎鄙背之遠不能不望于君子

軼

字彙楊用修曰軼與轍通陳晦伯正之曰國策聶政姊嫪曰軼責育高成荆注車相過也史記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索隱曰散軼也安得為轍乎

誕

詩生民章上文言載生載育故下文言誕彌厥月誕訓大非訓生育也今人生辰直謂誕辰慶生直謂慶誕是

訂續上

入

謂大辰與慶大矣

廁

揮塵新談字書居高臨垂邊曰廁則知漢武帝據廁以見衛青非溷廁明矣蓋近代字學不明故往往以一義注釋古書而不知一字有數義存焉安可以一義該之

瑕

天祿識餘詩過臻于衛不瑕有害朱子注云瑕何古音相近通用不知瑕即瑕瑜之瑕言縱曰不瑕亦有害矣今言不何有害文義欠順當倒轉云何不有害義始稍通又周頌假以溢我舊注假大也溢盈也朱注以假為何以溢為恤夫瑕既為何矣假又為何古人胡為謬寫

如此依舊注假大溢盈於義爲順卽不依舊注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謂之何以恤我也

宗尊古通用

丹鉛總錄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鄭玄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駁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當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玄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慎按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

訂續上

九

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字可以爲證

略

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爲封曰略經爲巡行略爲邊界卽聚土爲封之略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爲聚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爲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爲義若以略爲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爲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爲實字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謂聚土爲封也如云侵

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尙書云岨夷旣略謂立邊防以界岨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孔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爲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大略也略字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爲是而有畛也郭象注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史記張良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略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奧如此或曰兵法有黃公三略何義也曰略與韜對韜弓衣也義取藏器略封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謬解則三

訂續上

十

略之名又將曰略書名矣用此以證略之爲字愈益明趙充國傳圖上方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略邊界也注謂方略爲計策亦謬王右軍帖王略始及舊都

肺附

襄廩間評史記漢書肺附二字亦有作肺附者古人多假借用字蓋喻親族猶人之有肺附常相依者也注家不能深攷其義乃妄爲解釋遂有肝肺相附之說余謂作附處下當云附讀與腑同而徐廣注史記郤子腑字下音爲附字殊非作史者之意耳

稟稟

班馬字類上聲稟字下從禾又有稟字下從示于從禾

稟字下云史記禮書不稟京師于從示稟字下云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稟食余疑不稟京師當從示作稟字須諸國稟食卻當從禾作稟恐是其錯誤也

寬

今人作寬字于見字旁須著安一小點蓋寬字從寬音胡官切乃桓字白羊是也能其山羊惟寬為可故寬字從宀從寬若妄作寬字乃是菜名非寬字之義也

虱

西谿叢話韓退之瀧吏詩云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否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作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古本風作虱字或引阮嗣宗虱處禪中為解非也按秦公

訂續上

十二

孫鞅書新命篇云國以功受官子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虱投官子爵則治煩言生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蠹勝其政也此言九條杜牧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此昌黎之意也

濟

天祿識餘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濟今俗本作躋非吉本傳亦作濟顏氏注域界也若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衍之區非有

崇高之意何取于登陟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義為長

齊斧

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以為與齊斧同張晏公以整齊天下故云齊斧應劭云齊利也俱未安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齊斧

治容

天祿識餘治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治字從冰女之豔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曰治容按易治容誨淫治陶冶蓋修飾之意未必如此解

稱

訂續上

十三

天香樓偶得杜預曰衣單複具曰稱謂一單衣一複衣複猶今俗言夾也稱字讀作去聲又禮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歛大歛君夫人士各有稱數今俗始死取歛衣往橋上用稱稱之蓋因誤解稱字之義耳

中酒

日知錄樊噲傳項羽既饗軍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晉蓋公發酒于宜孟宜孟知之中飲而出戰國策楚王勝張儀中飲再拜而請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上云饋之始至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關音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可馬相如

傳酒中樂酣歸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絕倒

賓退錄晉瑯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流俗謂大笑為絕倒非也

雷門

母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曾文清詩敗鼓無聲強自撻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為雷霆之雷洪文敏續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歷舉左氏公羊諸

訂續上

十三

書所載亦獨遺此

三殤

仇池筆記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所謂五臣者真俚儒荒陋者也詠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三殤言秦無道戮及幼稚而注乃引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謂父謂夫為殤此類甚謬

事訛

戲馬臺

寶牖閒評東坡作徐州戲馬臺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若據后山詩話所載臺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

以白鶴此廣陵戲馬臺非徐州戲馬臺也正猶潘岳作西征賦以陝之曲沃為成師所居不知成師所居乃晉之曲沃耳豈不為錯誤耶

峽山寺

東坡作英州峽山寺詩所載孫怡化猿事乃端州峽山寺非英州峽山寺也

孫汝權

聽雨增記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王遵則王十朋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族之孝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荆釵記以王遵為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之謗也

訂續上

十四

楊莊薦雄

讀書質疑薦相如者狗監楊得意揚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郎銘王俱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薦雄者乃楊莊文似相如乃成帝之言非莊薦雄之言也詩家多誤用

楊雄非莽大夫

楊子雲古以此孟荀紫陽著通鑑綱目書曰莽大夫楊雄死誅其仕莽美新也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年以五十二合四十餘計九十餘歲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



音奇其文音薨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然則謂雄尙及仕莽者非也又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尙遠劇秦美新文或云谷子雲所作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則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事莽則四世矣由是知雄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或未詳考也

嚴震直

世演搜山打車諸劇爲嚴震直搜獲建文君感程濟言

訂續上

十五

釋而自剄者人多不察而信之鄭曉遜國名臣記嚴震直奉使安南至滇見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永樂本紀甲辰尙書嚴震直王鈍府尹辯正言等巡視山東山西諸省嚴震直列傳命以故官巡視山西至澤州病卒紀載照野史固非實錄而傳奇尤失之誣矣

退之事誤

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爲證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之痛詆金石已見李虛中諸人墓志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牛耕始于叔均

丹鉛總錄因學紀聞論牛耕不始于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但未有明證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耶

鸞爵之始

堅瓠集事物紀原鸞爵始于漢文帝受晁錯言令人入粟與官及援武帝靈帝事殊不知秦始皇時飛蝗蔽天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蓋在漢文之前此鸞爵之始

井田之壞不始于秦

天祿識餘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于管仲

訂續上

十六

作內政已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孚題管仲井詩云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煙平生一勺潢汗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闢幽之論

有慚不可借用

瓊牖閒評紹興初省闈試兼聽盡天下之美賦魁卷第六韻云三千同德誰云大武之有慚四七合謀孰謂中興之未盡美則美矣惜有慚二字乃成湯非武王也左傳季札觀周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札言蓋本仲虺之詰得來有慚二字豈可借用

錯父不棄市

鼂錯誅死洪景盧作容齋隨筆謂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然本傳載錯父聞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遂從穎川來飲藥而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則錯父初不曾棄市也洪說誤矣

舞非唐兒

漢書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立為長沙定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淫貧國注云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蘇東坡作

訂續上

趙伯成母生日致語口號斷句云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舞者乃長沙王發非唐兒東坡錯誤也

綠野非閒居事

鼠璞閒居用綠野乃裴度于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事時向保釐留臺非閒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是致仕後事

鴈塔題名不專屬登第

唐鴈塔題名石刻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唐進士特于曲江宴賞之殿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唐例于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鴈塔題

名為登第慶賀之詞則觀潮燒香亦可專言穹廬之來使乎

伏羲即重卦

讀書質疑王輔嗣謂伏羲畫卦即重卦為六十四是已若鄭康成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又以為文王重卦何說之謬哉使伏羲止畫八卦則必筮者止揲三爻而後可必伏羲時未生著制筮而後可然天錫禹洪範九疇七稽疑占用二曰貞曰悔蓋兼內外卦也則非禹重卦可知矣而又何俟文王哉夫子云聖人作易幽贊生著言伏羲也況虞書枚卜功臣龜筮協從則筮之從來舊矣筮必兼六爻備貞悔孰謂重卦非

訂續上

由伏羲哉

騎射不始于趙武靈王

日知錄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董氏曰顧野王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于戎翟其習尚有相同者程大昌雜錄曰古皆乘車今日避翟之遠然則騎射之法不始于趙武靈王不暇駕車

宿平康里是鄭合敬事

賓退錄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第一唐摭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開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注云楚娘閨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為鄭谷

作誤矣

學奇字是劉棻非劉歆

漢書揚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題張十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聲形然傳但云學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爲本傳又云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而近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知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

訂續上

五

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異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合其後晉衛巨山四體書勢元魏江式論書表皆同然則奇字者與科斗文字略相似而異于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人才見書籍中難字便謂之奇字非也容齋三筆摘周禮中字如捧磬飄蠶之類凡數十爲一則題曰周禮奇字且云前賢以爲此書出于劉歆歆嘗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蓋亦失于詳考學作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字說

母正

讀書質疑貫正氏卽母正索隱云母音貫作巫牡二音者俱非貫正古國名衛之邑漢有母正與魏有母正儉皆同俗今分爲二姓曰母曰正而以母爲父母之母今有母儀者爲縣令不惟人不知而母氏子孫亦不知也

苻

丹鉛總錄晉苻堅以應圖讖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苻非也苻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萑苻之澤杜預注苻亦音蒲

鍾繇

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

訂續上

三

音由非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遙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證矣

霄雪

養牖閒評爾雅釋天冰雪雜下曰霄雪俗謂探聽音信曰消雪非宜作此

肖

日知錄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爲瘠者非

瘠

國亡捐瘠者瘠古尙字謂死而不羸者也裴敬傳徒見羸尙者老弱史記作瘠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齒過禮

大戴禮羸醜以齒皆是瘡字則此瘡乃齒字之誤當從  
孟康之說蘇林音

壯月

山東人刻趙氏金石錄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玄默歲  
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于爾雅八月而改為牡丹凡萬  
厯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  
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  
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鯨

訂續上

三

于定國傳贊哀鯨哲獄毛詩禮記凡鯨寡之鯨皆作矜  
此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鯨寡語  
遂以釋此文而以哲為明哲之哲

誤字

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為之  
說如此傳解嘲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誤  
東方朔割名于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  
訓之為固為名此小顏之癖也顏氏家訓云穀梁傳孟  
勞者魯之寶刀也傳元有姜仲岳讀刀為力謂公子左  
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與吾苦諍清河郡守  
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刻割名之解

得無類之

楊

通鑑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注云將使之定揚州  
非也楊者隋姓下條云劉武周為定楊天子郭子和為  
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從木

東坡誤字

襄陽閒評蘇東坡任翰林院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  
射制云得臣奉已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攷之乃為呂  
臣非楚得臣也又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于求  
舊書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

蘇黃詩中誤字

訂續上

三

東坡詩云關右玉酥黃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土字是也  
況末句又云明朝積玉高三尺無用兩玉字之理則是  
土字無疑

黃太史謝張寬夫送棧楫頌云張子羞我助貧餐下句  
云桑鷺楮雞不足云余疑乃殮字蓋傳寫之誤字書云  
熟食日殮以殮字叶故也

前輩誤字

前輩作字亦有錯誤處初不是假借也米元章帖寫無  
耗作無好東坡帖寫墨仙作默仙周字先帖寫修園作  
脩園以至王荆公作詩其閒有干竿玉三字卻寫作干  
岸玉恐皆是其筆誤耳

貌侵

酉陽雜俎今人謂醜為貌寢誤矣魏志劉表以王粲貌侵而體弱通倪不甚重之注云侵不足也

宗

禮記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注宗皆當為祭字之誤也釋文幽宗雩宗並依注讀為祭祭敬反

擗

顏氏家訓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擗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環甲之環國子博士元該云環當作擗音宣環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

桃萊

訂續上

後漢書馮衍遺田邑書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詞謝息守郟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章懷太子注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輒改萊為棗衍集又作棗展轉乖僻矣洪邁謝入館啟桃萊難悟柳卯本同

陶詩誤字

頗真子世所傳五柳集數本不同游斜川詩開歲倏五十非也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為正

韓碑訛字

六一題跋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為蜿蜿地地小異當以碑為正

杜牧詩訛字

芥隱筆記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蓬咒舌蒼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為百耳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術語

文君壻

聞見後錄東坡為董毅夫作長短句文君壻知否笑君卑辱奇語也文君壻猶虞姬壻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文君細知否可笑耳○古今詩話韋蟾左丞至長樂

訂續上

驛見李瑒給事題名因書其側云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術有序

日知錄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按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禮遂人之職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遂人中大夫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又按月令下土三十有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又按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

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語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

駕

爾雅舒鴈鷺注今江東呼鳴鴈即駕字古加字讀如哥詩君子偕老之並與何爲韻珈東山之嘉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云未詳或云當作駕其從馬者傳寫之誤爾漢書古今人表榮加今本亦誤作駕今左傳本亦多作駕猶詩乘乘馮之誤作馮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日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作佩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作利失之遠矣

訂續上

五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于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水經注同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爲椎輪唐閻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公主貴嫁與傳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傳檀今誤作釋檀而又改爲釋檀比于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

說文長箋誤字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

文載墊二字兩引之而一作阨者古隘阨二字通用也箋乃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爲九畝又穀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枝 厯

顏氏家訓太山羊續亦稱問學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以枝爲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厯以厯爲確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今必須眼學勿信耳受

葉

冷齋夜話溫公謂魏野詩燒葉鑪中無宿火俗改葉爲藥誤矣

智永千文

訂續上

五

妮古錄智永禪師寫真字千文八百本每了人爭取之但是律召調陽即其真本石本是內降貞觀年中刻俗本稱律呂調陽誤也

千字文訛字重字

沈毅齋志祖云勅員外散騎侍郎今本俱作梁員外楊文公云唐始用勅六朝時命令未加勅字且謂梁舛爲勅當由草書筆畫轉移之訛董廣川亦主是說愚意梁與勅草法大不類考漢華山廟碑勅監都水掾楊著碑詔書留勅則漢時已用勅字何疑于梁按周興嗣本傳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勅興嗣與陸倕製碑此則當時勅字明證也智永懷素俱從勅今仍之又女慕貞

潔執扇圓潔潔字重今貞潔漫作契漢梁休碑秉忠蹈  
契范鎮碑契擬季文洪氏隸釋云契與潔通因稍異其  
體以別之工鞏妍笑世多作嘖廣韻注云嘖笑也顰眉  
蹙也笑嘖義復漫從顰

七修類稿千字文重字女慕貞潔與紈扇圓潔同潔字  
吳枋野乘云宜改造清貞子意清字亦有夙興溫清矣  
不若改爲貞烈人以爲華亭張東海看出非也布射遠  
丸之遠當作僚蓋宜僚非此遠也並皆佳妙從上文對  
讀來當作並佳皆妙庶幾文理方通

魁梧

書傳正誤漢書張良傳贊魁梧奇偉蘇林梧音梧顏師

訂續上

古注可驚悟也或讀吾非

梨號五臟刀斧之訛

湘山野錄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因  
聞茅屋老叟教數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實僚有  
曰梨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曰鵲冠子云五臟刀斧  
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  
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鵲冠子也

純

陳祥道禮書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釋曰純實緇字考之于史曰錦繡于純又曰文繡于純  
則純兩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爲緇誤

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  
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玄繡也先王之制婚禮其用財  
不過如此則婦之所飾可知矣以爲合二姓之好上以  
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是以梁鴻鄙孟光之  
綺繡袁隗却馬倫之囊裝後世之俗有以金帛相高蓋  
不知此

敖

天香樓偶得敖平聲說文云出遊也傲去聲說文云倨  
也尚書益稷篇傲虐是作傳云傲戲而爲虐謂之傲虐  
是借傲作敖音五羔反至孟子般樂怠敖趙注云怠惰  
遊遊本義自明朱注敖音傲是以平聲之敖讀作去聲

訂續上

之傲而義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矣蓋敖遊敖字不  
當以去聲讀也

參

日知錄彌衡爲鼓吏作漁陽搥搥乃操字下按後漢  
書衡方爲漁陽參搥蹀躞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  
搥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云參音  
七紺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搥後周庾信詩玉階  
風轉急長城雪應開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參聲煩廣  
陵散杵急漁陽搥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  
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搥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搥  
黃日蕭條白日暗正音七紺反今以爲操字而又倒其

文不知漢人書操固有借作參者而非此也音城 參七紺反

捷

西谿叢話南唐世家號捷馬牌按南唐史亦作捷字舉世以為捷字非也說文捷字從建音紀偃切馬行不利也考工記云紀日馳騁左不捷是也

咄諾

劉義叟云咄嗟而辦當作咄諾而辦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云咄左右必諾

查

丹鉛總錄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訛邪斫也國語山不槎槩是也今世混用莫知其非略證數條于此

訂續上

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日挂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為查王勃詩澗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尙臨清賞駱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唐人猶然任希古詩泛查分寫漢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編又云風土無縞綺鄉味有查頭又云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覓張鷟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愛槎頭縮項編七言律奉使虛乘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頓殊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

體則視為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榮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云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庚字韻蓋誤以榮為榮也

狗

廣雅云狗多也音遘今人謂多為狗少曰不狗是也文選魏都賦繁富夥狗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狗究本文自協韻也

訂續上

菩

儲光義京口題崇上人山亭詩叫海鴻聲軒軒江燕翼寄言清淨者閻闍徒白錯按字書錯畢裴切正別音其音與翼韻不叶或是菩字菩唐韻音蒲北反草也言閻闍民窮惟白草而已

摒擋字誤

讀書質疑摒擋二字俗訓收拾晉已有此語按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當為曹夫人併當箱篋今作宋詩者喜用此二字多作摒擋要當以併當為是

壽



顏師古糾繆正俗或問曰年壽之字北人讀作受音南人則作授音何者為是曰兩音皆通詩云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此即音受嵇康詩云頤神養壽散髮巖岫此則音授今或皆讀如授則失之矣

籩

籩祖合切音維羣鳥也元趙古則以籩為集楊升庵云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氤氳嘉貺籩集可伋趙氏之謬籩之與集猶氳之與氳以籩即為集謂氳即是氳可乎

麥含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

訂續上

三

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為是金與含相似而行為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綜

蒲城王孝齋名綜謁選縣令唱名讀如梁王不應唱至再三王趣進曰知縣名讀如京而呼作梁未敢應耳吏部哄然曰汝進士出身即已名尙未識耶綜為繫冠之繩古謂之幘深故字書止有梁音汝乃以偏傍讀之謬矣

美

甕牖閒評美字從天從雲省故易曰雲上于天美美字不從而也今人作需字乃從而蓋篆文天字與而字相

類後之作字者失於較量各從其便書字其誤甚矣五經文字云需音須遇兩而不進從而非也

禍

漢書最錯傳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今諸本皆作禍字余謂此禍字當是過字蓋前云此不習勒卒之過也此二過字皆同必無別用禍字之理

徠

往來二字一體也安有往字從彳而來字不從彳者彳行字之省文耳來字若不從彳乃是來牟之來雖曰來字非往來之來也漢書云氏羌徠服又云天馬徠從西極用此徠字極是夫古人制字未嘗無義皆為後世所

訂續上

三

更變遂不容稽攷非古人之過也

減

今人作添減字添字從彳是也而減字從彳乃是冰字于減字有何意義其謬誤有如此者蘇東坡書皇太后閣春帖子云宮中侍女減珠翠作減字方為得體

役

役字古或從彳五經文字言之甚詳米元章蓋知之矣故其帖文陋邦幸得君子與游天良款而行役相仍作此役字是也又字說云成則操戈役則執戈余謂此役字不必從彳止作役字

吳

筆談辨吳字本從口從矢非從天也非從天良是然從矢者亦非也蓋吳字從口從矢大即大字其義與吳同皆訓大聲故從口從大吳字正不當從口天前輩論之甚詳蔡君謨有美堂記云以資富貴之娛娛字卻寫作娛字非也

景

蔡君謨寫東閣記景字頭上從口洪景盧自書其表德景字頭上亦從口均誤也獨不見漢書音義解景字云日居于頭上京在其下故爲景耶

犁明

七修類稿徐廣曰犁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犁明者

訂續上

將明時也呂靜曰犁結也程大昌曰諸犁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襍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襍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矣予以惟程說最是但犁黎字考之韻會等書古不通用惟黎黎通用蓋犁耕也田器也恐此犁字誤刻

廿

天祿識餘顏之推稽聖賦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廿音入說文二十并也俗音念者誤又三十并爲世音撤四十并爲卅音錫始皇禪梁父刻石詞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飾廿有六年初并天下

罔不賓服乃以三句爲韻四字爲句而今史記刻本皆作二十有六年一字改作二字非也

八采

齊文帝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惟盧思道十首采擇八首故時人稱爲八采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是也後訛采爲米黃山谷詩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詩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皆非也

潢

升庵外集唐六典有裝潢匠注潢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之說人多不解作平聲

訂續上

讀又別爲裝池其謬甚矣

舟旋

查浦輯開磬折舟旋今誤舟爲周

琴暉

琴暉論自古暉十有三其一象閣蓋用螺蚌爲之近代用金玉瑟瑟水晶等寶未聞有絃繩之義所以示其明瑩以節奢縱而已俗傳暉作徽墨之徽誤矣

句訛

干湖

丹鉛總錄王敦屯干湖帝至干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木文干湖今之歷陽也帝至干湖爲一句陰察營壘

爲一句温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千湖曲以正之

百姓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園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以知尙書所稱百姓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

訂續上

五

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爲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于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邊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爲一句三年四海邊密八音爲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邊密八音爲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邊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祭禮制如

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周人尙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己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爲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尙書古注安國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耶

禮經訛句

雲麓漫抄禮記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

訂續上

五

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日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

信

天祿識餘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使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黃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使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云明且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云信者皆謂使者也今遂以遣書餽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

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  
世俗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  
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  
消息包佶詩云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二詩尤可證

結

丹鉛總錄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  
字斷句結音響義亦同西漢書書皆作結文公正用此  
今多作結喉誤矣且中作楚語成何文理

玉谿詩句誤

李義山題白石蓮花寄楚公詩原本云白石蓮花誰所  
共六時長捧佛前鏡空庭積蘚饒霜露時夢西山老病

訂續上

僧大海龍宮無限地諸天鴈塔幾多層漫誇鷲子眞羅

漢不會牛車是上乘程夢星箋以爲七絕恐未必然

按此詩必七律第二聯不對者或當時繕寫誤以結聯  
置于領聯耳且題詩而寄某人則寄人意必于結處見  
之豈有領聯卽見者耶故愚定爲白石蓮花誰所共六  
時長捧佛前鏡漫誇鷲子眞羅漢不會牛車是上乘大  
海龍宮無限地諸天鴈塔幾多層空庭積蘚饒霜露時  
夢西山老病僧以結聯與領聯對換則體備而意順前  
人未論及此特爲拈出

書說

刀劍錄之說

天香樓偶得南史宋後廢帝紀元徽五年七月七夕帝  
令楊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與內人穿鍼訖醉卧仁壽  
殿東阿瓊幄中玉夫取千牛刀殺之而陶弘景刀劍錄  
乃云順帝準于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帝血光照一  
室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織女玉候女不得懼死用  
以弒帝果如銘蓋誤以後廢帝爲順帝以楊玉夫爲楊  
玉也順帝于元徽五年七月卽位卽改是年爲昇明元  
年至三年四月始禪於齊亦無二年七月遇弒之事楊  
玉夫弒後廢帝本係蕭道成指使非關候織女且史云  
伺織女度報已或限以報明時刻而已乃云候女不得  
懼死尤屬荒怪

訂續上

晉獻帝

日知錄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下按晉書虞嘯父傳  
爲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  
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  
帝甚悅傳首明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曾全讀但見中  
間有貢獻之獻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爲獻帝而不悟晉  
之無獻帝也

田完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此太史公  
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爲田耳

蒙嘉

秦王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本義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于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褒姒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姒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乃是曲為之解耳

鐵氏二女詩

列朝詩集遜國諸書載鐵氏二女詩謂鐵司馬就義二女沒入教坊獻詩于原問官上聞得赦出嫁士人考鐵長女詩乃吳人范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云教坊落籍

訂續上

五

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卻無家雲鬢半髻臨青鏡兩淚頻彈溼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為賦琵琶昌期字鳴鳳詩見張士淪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題曰無題則其非鐵氏作明矣次女詩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其論尤為不倫宗正陸樗論革除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詩皆好事偽作則鐵女之詩可知革除閒事野史所載大半偽謬本朝閨閣詩出好事假託者居多如章繪母金節母詩誰云妾無夫一篇高季迪詩也陳少卿妻野雞毛羽好一篇釋道原樂府也甄節婦泉流不歸山長歌羅一峯詩也今盡削之

注疏中引書之誤

日知錄爾雅釋山多草木岫無草木岫疏岫當作岫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岨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芣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褻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為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諸侯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為公族大夫誤作韓須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

訂續上

五

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元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鞏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遜二爻合為一傳韋昭國語注公父文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注引詩鼙鼓逢逢誤作鼙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軾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楫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

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誤作至於大王詩集傳閔子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  
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 麻沙板

老學庵筆記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  
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至簾前請曰先生恐是  
看了麻沙板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惶恐謝

### 大清律

查浦輯聞大清律率依明律如云依大誥減等則明初  
有大誥 國朝未嘗有大誥宜改正

### 續文獻通考之誤

#### 訂續上

續文獻通考藝文載及琵琶記水滸傳謬甚宗室鄭越  
襄荆淮滕梁衛八王並仁宗昭皇帝子而曰成祖子其  
誤尤甚

### 中山狼傳

靜志居詩話中山狼小說乃東田馬中錫所作編爲宋  
謝良今載其集中世傳以訾獻吉者數其負德涵考之  
康李未嘗隙末黃才伯有讀見素救空同奏疏詩云憐  
才不是雲莊老愁殺中山獵後狼然則當日所訾乃負  
見素耳見素林尙書名俊字待用莆田人

### 高力士詩

七修類稿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

終不改此詩見高適集中唐詩紀事又入於高力士下  
以力士無集因一高字誤入殊不知力士曾貶永州五  
溪其地也况段柯古敘力士事證亦有詠薺之作高適  
但往還于山陝四川未嘗至湖湘間此必力士之詩無  
疑達夫集中收者反爲高字傳訛也且適集斤作薺題  
既詠薺又可復云但力士集中終作都此或適集終字  
尙是也

### 迴波詞誤

日知錄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並唱迴  
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  
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

#### 訂續上

六言蓋迴波詞體也今通鑑作迴波爾時酒卮恐傳寫  
之誤

### 李白姑蘇十詠之偽

讀書質疑姑蘇十詠乃姑蘇溪丹陽湖謝公宅凌歊臺  
柏公井慈姥竹望夫山牛渚磯靈虛山天門山是也其  
詩相傳爲太白所作淺近麤俗不類李白乃李赤詩也  
柳子厚李赤傳云李赤江湖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類  
李白故自號曰李赤後爲鬼所惑卒死於廁

### 易無周公

本義云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  
之辭也此說非也易無周公楊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

劉勰文心雕龍可證蓋卦之六爻亦文王所繫之辭也如上下皆乾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水雷屯則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此孔子大象傳也六爻如潛龍勿用為文王之辭孔子則以陽在下也釋之如盤桓為文王之辭孔子則以志行正也釋之此小象傳也全與周公無涉

班固漢書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也與周公絕無干涉故繫辭傳累舉庖犧文王而略不及周公楊子雲曰伏羲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揚去古未遠較世儒

訂續上

所傳當得其實

萬厯間慈谿傅文兆著有義經十一翼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玩占篇大與舉子業不同而推明古易次序上下二篇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深切及漢儒費直亂易根因剖辨無餘蘊且力主文王作爻辭之說絕與周公無干蓋謂揚雄魏伯陽劉勰俱直言文王伏羲原無一字及周公兩漢及梁去古未遠所見不差而周公繫爻之說但始於唐孔穎達附會未便可信也

鸞羣帖

東觀餘論鸞羣帖前輩謂大令真筆僕觀此帖詞云崇

虛劉道士鸞羣按崇虛館乃宋明帝太始四年建子敬晉人相去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其偽可無疑

筆陣圖

天祿識餘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李後主書也以爲羲之誤矣

草書心經

丹鉛總錄草書心經乃唐駙馬鄭萬鈞所書張說有序見唐文粹今陝西碑林有此石刻或以爲右軍書非也

書評

賓退錄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答啟曰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

訂續上

謹品字法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卷智永書此一段謂梁武帝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

訂訛類編續補卷上

訂訛類編續補卷下

仁利 杭世駿 董浦

人訛

孔子無鬚

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損其敬則孔子當無鬚今像多鬚恐誤

葉法喜

類函佛經法喜謂見法生歡喜也唐道士葉法喜蓋取於此或作法善恐非喜處州人明皇嘗贈以詩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今處州有點易亭

訂續下

去胡來王

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非也西域傳媯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為王以二相為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但其言共

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

呂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

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

周而攝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有天下為心而周公召

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

嫌共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于潁陽而共伯得

乎共首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

而與之盟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養性之術者矣

王亘

肇慶府志宋王亘淳熙中為博羅令築隨龍蘇村二隄民賴其利後知南恩一統志誤作王旦今博羅名宦稱

訂續下

宋丞相文正公前博羅令而不知文正未嘗為此官宋史

王旦傳起家以大江縣又孝宗年號也蓋士不讀書而

祀典之荒唐也久矣

百里奚子

讀書質疑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白乙丙

是也視孟明視是也皆蹇叔子按孟明視乃百里奚之

子也故左傳曰獲百里孟明視連父姓而稱其名也或

以百里為孟明視之字如所稱子玉得臣者非也

嚴光非餘姚人

楊升庵日子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



亂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曄失于考也

關侯生日

關壯繆祖石盤公諱審字問之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生于和帝永元二年卒于桓帝永壽三年父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于靈帝光和元年戊子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見蒲州守朱牧關侯祖墓碑記今世傳侯五月十

訂續下

三生乃平也而關侯八字四戊午之說亦未確也

董仲深

董仲舒說道術以此方馬遷相如其文章亦不同調相傳織女為董永妻生一子名仲深精于天文術數之學後乃訛仲深為仲舒

少游非蘇門婿

老泉有二女一適其母兄程璿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旨將安云一適柳子玉之子並非秦淮海也 少游淮海集有徐主簿行狀云君有三女嘗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後以文美娶子如其志云又與傅斌老尺一

云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則嘗身事之矣則少游之妻為徐氏初亦未嘗踵蘇氏之門而況于為婿乎即歐陽之志蘇老泉亦云三子長曰景早卒載轍為某官三女亦皆早卒而東坡與李方叔書云頃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長比經歷四方更求其似邈不可得則少游之非蘇婿不辨而自明矣

陸玠

清河書畫舫陸玠字士瑤晉史譌為陸玩至米芾又譌為陸統孰謂偏旁點畫之誤僅為細故歟

王鷲

法帖刊誤義之鷲遺帖鷲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鷲即逸少所愛之鷲甚可鄙笑

訂續下

屯莫如

風俗通混屯太昊之良佐子孫因以為氏漢有屯莫如今儒林傳作毛莫如誤矣

白陽山人

陳漳字道復號白陽山人吳郡人善寫花卉子括字沱江能世其業竹垞先生題云白陽山人陳括誤

角里

資暇錄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呼為角魏子友孔氏秘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

王儁

丹鉛總錄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猴氏仙人  
庵者昔有王僑健爲武陽人爲柏人令于此登仙非王  
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  
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久矣

李陽冰

李陽冰字少温見于宣和畫譜吳子行及云陽冰卽李  
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爲張君房也唐英字次  
功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東發古  
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丁規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日隋世稱丁真永草永乃知名

訂續下

五

丁何人也蔡云道護豈其人耶法書要錄丁規與智永  
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非道護也君謨誤矣

蘇老泉

老泉者眉山蘇氏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故子由  
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爲其父  
明允之稱蓋誤于梅都官有老泉詩故也

董秦

盧仝月蝕詩有官爵及董秦之句人疑替將董秦來降  
賜名李忠臣現在貴官盧仝不應讓之姚寬西溪叢話  
以爲董秦者漢之幸臣董賢秦宮也此似有理

干寶

黃漢陽穀碧里雜存寶本姓干後人訛爲于。鶴林玉  
露楊廷秀用干寶事相承作于有吏在旁曰本是干字  
檢字書以呈下注晉有干寶廷秀喜曰此吾一字師也

米元暉

清河書畫舫元章實生友仁友智友仁孟字元暉雲浦  
跋云南宮弟兄謬甚矣

郝天挺有二

池北偶談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爲元遺山之師一爲  
遺山弟子余考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  
陵川祖天挺字晉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  
貌類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于魯魯別族

訂續下

六

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  
志略受業于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事追封  
冀國公諡文定爲皇慶名臣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注  
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拔都惟史天澤張弘  
範見輟耕錄漢人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爲隱  
逸傳之晉卿而致疑于趙文敏之序稱尙書左丞又于  
尙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

兩李愿

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別是一人非西平子也西平李  
晟洮州人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當爲長  
安人安得于濟源之盤谷日歸乎其爲兩李愿明矣或

曰是當時隱士同姓名者愿傳亦無歸盤谷事

兩蔡邕

觚牘續編或謂當時有兩蔡邕皆字伯喈一陳留人卽中郎一上虞人以孝行舉終隱不仕乃辨柯亭之竹撰孝娥之碑者事固有巧合者遂致傳訛耳

兩王肅

王伯厚云王肅字子雍魏志有傳集說以肅爲元魏人訛也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

人因相類而訛

日知錄墨子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

訂續下

七

窮于商范蠡流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誅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見于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寶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窮季氏豈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晉說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仇愾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

誤

因子我而誤

襄陽閒評史記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云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于庭是宰子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子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蘇東坡作志林力辨此一段事謂李斯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弟子傳妄也東坡之意蓋欲明宰子之非與田常作亂是固然矣然不知宰子未嘗被殺齊田常之亂所殺者乃闕止與宰子皆字子我太史公取左氏傳而作史記見子我被殺不能深究便認以爲宰子而有孔子恥之之說抑何

訂續下

八

謬誤至於如此

庸奴

顏師古解漢書庸奴其夫謂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攷史記張耳傳云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然則庸奴乃是人名非鄙視之如庸奴也

琴張非子張

孔子弟子琴張琴牢也子張乃姓顏孫名師紹興中大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難與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與並爲徒懷干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

蘇黃米蔡非蔡襄

張青甫云宋人書例稱蘇黃米蔡者謂京也後世惡其爲人乃斥去之而進君謨書焉君謨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後其爲京無疑矣京筆法姿媚非君謨可比也

定江南是陳嬰

賓退錄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令天下城縣邑始置雋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但書令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雋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蹤跡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笑洪駒父豫章職考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爲城隍神今江南郡縣城隍多指爲灌嬰其實非也

訂續下

九

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爲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漸顏師古謂漸水名在丹陽勳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勳音伊字本作夥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爲陳嬰流俗所傳不爲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蘇小小非唐人

讀書質疑樂府解題有錢唐蘇小小歌小小非唐人也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詠遂謂與之同時耳按郭茂倩所編廣題云蘇小小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之西故古詞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王昭君非鄭人

鄭州有坊曰昭君故里按志神武第幾子妃婁氏小字昭君鄭州人非漢昭君也行人有以青豕琵琶弔之者失考耳

岳王無銀餅女

浙臬者乃鄂王宅署之左建忠佑廟祀王王卒時有女尙幼抱銀瓶赴井死附祭於廟俗稱銀瓶娘子孝宗初追復王原官以禮改葬訪其後錄用子孫祿祿以上皆官之女則官其夫王有女安娘女夫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口女二娘三娘各候出嫁日官其夫爲進武校尉則銀瓶小姐殉孝而死寧有不經御旨追贈而編

訂續下

十

中曾不一及之耶

李波小妹

西溪叢話香奩集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妬吳宮誰教牽引知酒味因令悵望成春慵海棠花前鞦韆畔背人撥鬢道恩恩韓偓所補似言閨房之意大非其實北史李安世出爲相州刺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刺史薛道標討之大爲所破公私成患百姓語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尙如此男子安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等殺之州內肅然

供春

敬業堂詞注供春吳頤山碑名始製宜興茶壺俗以為  
奠春者訛

皇媪

日知錄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媪來歸乃不  
攷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于小黃  
作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媪為  
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  
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  
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並無皇媪

天文訛

訂續下

今日

言鯖俗謂異日為另日音令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  
今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  
待今日即異日也注謂善非

劈歷

續博物志王充論衡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如連鼓形  
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  
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歷破之是也霹靂俗字也

地理訛

八柱擎地

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人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

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按此則八柱乃擎地  
者而張說為姚崇墓表乃云八柱擎天似誤用

錢唐

七修類稿錢唐之名按史記始皇浮江下丹陽至錢唐  
歷代地志亦有錢唐縣令至唐避國號始加土焉輟耕  
錄謂唐字從土誤矣至以為以錢易土築塘避錢湖之  
水等事杭志已辨其訛考之釋文唐途也杭地五代以  
前路止西北一帶逼近于錢湖即西故謂錢唐耳

武林

言鯖世傳杭州稱武林本名虎林唐以避諱改為武非  
也晉書地理志吳郡錢唐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當是時

訂續下

錢唐屬吳郡又見顏師古注漢地理志

金潏

丹鉛總錄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  
金潏金潏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潏清潏也今刻本  
作麟非

瓊管

嶺南之地曰五管乃統治之名猶南中之六詔也日廣  
管日桂管日容管日邕管日瓊管白玉蟾瓊州人其文  
集在瓊管集今作瓊瑄非

汶川

天祿識餘汶古岷字武巾切晉王羲之書避同汶嶺尚

不改古今蜀有汝川縣卽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俗呼作問川縣字學不明地理亦謬豈有蜀川可冒魯汝乎

六龍縣誤

輿林雜俎俞憲登科考弘治己未科三甲進士林文煥福建六龍縣人按漳浦縣二十三都立鎮海衛轄陸鰲元鍾銅山三千戶所則縣字誤也又海寧縣志永樂十二年貢生沈嘗銅灑縣丞今銅灑縣無考

留城

讀書質疑陳留立祠祀張子房非也所封留在沛今彭城有留城是也昔宋武北征過陳留下教修復其失蓋已久矣

訂續下

七

大秦

日知錄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偶同而傳以爲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爲小秦則益爲夸誕矣

衡術

京師巷稱衡術其義不典按南史東昏侯被弒西弄弄

乃宮中別巷卽今衡字見陳眉公枕譚元經世大典謂之火弄恐北音誤仄爲平因呼衡術

胥母山

丹鉛總錄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母山古字胥作胥其字似骨其誤宜矣今雖善書者亦不知胥之爲胥也

崧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者自名崧不主中嶽而言今或以崧高通用誤矣

訂續下

七

牛山

孟子云牛山之木嘗美矣歐陽子曰環滁皆山也予親至二地牛山乃一岡石小山全無土木恐當時亦難以養木滁州四望無際止西有琅琊不知孟子歐陽何以云然

回鴈峰

筠廊偶筆衡州回鴈峰因峰勢取名耳世傳謬甚胡循蜚貞開遊記一篇辨之甚詳其略曰世傳衡陽鴈斷其說有二一曰山高鴈不能過一曰江有毒鴈飲水死耳淺人耳食奉爲信史可笑也衡陽不過岱華其間未嘗無鴈卽峻不能度豈無徑可通若水毒殺鴈則衡人之

飲于江者靡有子遺矣且水既殺鴈亦當殺魚是真湘浦魚沈已蓋衡之七十二峰從洞庭疊翠南來如飛如翰奔八百里至湘江而一峰天嶠起伏若鴈之落而乘風迅折復起項領羽翼翩翩欲動者勢使然也山距城二百步高二十仞凡譙集輒至其地順治己丑九日余與寮友采茱山阿南望瀟水微茫若帶忽聞空中嘹唳聲橫江西過余笑謂左右曰鴈今破例過峰何以不回客有不省者余乃理前說為記以質稗史之誣

高里山

山東考古錄泰安州西南二里俗名蒿里山者高里山之訛也史記封禪書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漢書

訂續下

五

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注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乃若蒿里之名見于古挽歌不言其地漢書武五子傳蒿里傳兮郭門閑注師古曰蒿里死人里審若此山為死人之里武帝何所取而禪祭之乎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梁父蒿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蓋合古昔帝王降禪之壇一變而為閻王鬼伯之祠矣○漢書上親禪高里師古注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其字為蓬蒿之蒿或者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

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為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又

改為鰲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樞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盛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瑯琊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

訂續下

十六

山之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充論衡實知篇引此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公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著史書二千年之誤

圓水

漢書地理志西河郡縣圓陽注此縣在圓水之陽按顏師古園陰縣下注云園字本作圓縣在圓水之陰因以為名也王莽改為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為圓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

角子湖

岳陽風土記閣子湖本角子湖語訛以其在洞庭之角

一第... 冊... 頁...

故謂之角子湖

長水

日知錄漢書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霸產豐滂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營近長水因名水經注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湏水

榮陽湏水湏音會今寫作須讀作需訛

王闕非明妃所經

訂續下

七

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門關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今在河套內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而玉闕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鴈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

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悛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為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即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矣

淮泗並不入江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並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耶

夏非夏州

中國之稱夏尙矣今以為起于唐之夏州地鄰于夷故華夷對稱曰華夏說文長箋夏下然則書言蠻夷猾夏語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

訂續下

六

州本朔方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不始於唐也

丹陽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于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峻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繼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秣歸縣東七里

握髮殿



吳越握髮殿柱每條圍一十二尺今訛名惡發殿云錢王怒即乘此座也

宣曲宮

三輔黃圖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嘗于此度曲因以為名此說誤也按武帝時從宣曲以南置更衣十二所即宣曲宮也豈因宣帝度曲而得名乎

場屋

元相連昌宮詞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因隋書音樂志每歲正月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綿亘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棚腳路從昏達旦觀之謂之場屋故也今誤稱場屋為試士之處

訂續下

籜樓

天香樓偶得籜字音移說文閣邊小屋也一曰樓閣邊小屋與樓閣相連者愚按今人稱樓閣兩旁側樓曰挨樓挨字與籜字音相近故傳訛耳當呼籜樓為是

青樓

齊武帝於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是青樓乃帝王之居故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駱賓王詩大道青樓十二重言其華也今以妓為青樓誤矣梁劉邈詩日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殆稱妓居之始

東箱

天祿識餘周昌傳呂令側耳東箱聽師古注曰正寢之

東西室皆日箱言似箱篋之形今世誤作東廂西廂非是

可月亭

虎丘山志可月亭劉夢得詩有一方明月可中庭之句因以可月名亭雲嶠類要亦名可月後俗誤以為可中亭寺殿時其亭獨存

天竺寺

白樂天題天竺寺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乃是題虔州城外天竺寺今杭州府收入錢唐天竺寺

訂續下

謬也見東坡詩集第二卷中

瓦官寺

李白詩注瓦棺寺古碑云昔有僧誦法華經以瓦棺葬於此棺上生蓮花又云晉武時建以陶官地在秦淮北故名瓦官誤而為棺寺中有閣高十五丈

招提

西溪叢話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闕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為招去闕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保俶塔

湧幢小品杭州有保叔塔因錢忠懿王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稱名尊天子也後誤爲保叔至有保叔緣何不保夫叔情何厚丈夫疏縱饒一派西湖水難洗今朝叔塔污之詩今古流傳誰爲杭之婦人灑此奇冤也郎仁寶云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故名塔曰保叔又霏雪錄以爲保所塔不知何據

### 庚子山賦誤

日知錄庚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

### 訂續下

三

### 皇姑子橋

崇德縣皇過此橋以宋高宗南渡過此故名見縣志萬厓間橋北沈望雲伐竹得磚葬石刻宋寧宗姑墓駙馬黃氏鹽官人始知爲皇姑子橋

### 橫衝橋

西湖便覽行春橋宋時爲左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正十五年六月軍廝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鴈門馬氏葬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始知行春橋乃橫衝橋之訛也

### 樂府

日知錄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傲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宦寺後漢書律厓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維試問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卽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云哀帝卽位詔罷鄭衛之音滅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卽名之樂府也

### 季札墓

讀書質疑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讀爲季字非也陶潛季札讀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季子有吳延陵此可證其爲古無疑秦觀以孔子未嘗至延陵疑其出於唐人未考陶集乎

### 訂續下

三

### 歲時訛

### 冬住

老學庵筆記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蓋閩音也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蓋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 晚寒

困學紀聞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

困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世代訛

梳妝臺非遼蕭后

張居正雜著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相傳遼蕭后梳妝樓成祖定鼎北京勿毀以垂戒焉萬曆七年五月四日樓傾梁上金錢百二十文云至元通寶則樓初于元初非遼時物矣

堯山堂縣記金章宗為李宸妃建梳妝臺於都城西北隅今禁中瓊花島妝臺本金故物也目為遼后梳妝臺誤

傳記不攷世代

訂續下

三

日知錄張衡言春秋元命苞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為後人偽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樂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為上客椒舉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趙襄子為晉卿

時孔子已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傳號君出見扁鵲於中關其時號亡已久龜策傳宋元王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

訂續下

三

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冉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歲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日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柏梁臺詩

漢武帝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

元年其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  
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為  
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  
七年始為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  
樽公卿請廢為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  
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漢書言削五縣僅有八城又按平王  
襄之十年為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為太初四年  
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  
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  
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  
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  
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  
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  
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  
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  
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  
正厯以正月為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  
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  
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  
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  
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鬼神訛

訂續下

五

佛化入中國

世傳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  
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共高千仞及秦時沙門  
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  
霍去病過焉書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此考之周秦  
西漢佛化流中國久矣

天竺觀音像

七修類稿杭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  
前澗有光視之得奇木詢人不識也因命匠者孔仁謙  
刻觀音大士像今俗云沈香非也墨談以像為兀朮取  
置燕之玉河鄉建寺名觀音以奉志云匿井恐墨談所

訂續下

五

考多真如金陵志公泗州僧伽真身亦為取置北京慶  
壽寺為聖容殿可知矣

阿羅漢

棗林雜俎真臘國天竺僧陳如自西域來主其國至  
其酋姓斜科名質多思那者日漸強盛嘉興嚴從簡殊  
域周咨錄曰杭州淨慈寺裝羅漢像五百以僑陳如為  
首今觀陳如特夷狄之主耳但教人事佛實非所謂白  
晝昇天降龍伏虎有諸佛靈異者也今乃崇奉香火以  
為尊神則其誕漠可知矣

湘君湘夫人是江神非堯女

資退錄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

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湖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處妃也此之謂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鑿通無方尚

訂續下

三

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于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元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於此以祛千古之惑

禮制訛

封典

冬夜箋記封典有再醮不受封之典制蓋謂妻非謂母也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曾祖父母父母曾犯姦

盜除名等罪及例所封妻不是以禮娶到正室或係再醮優婢妾并不許申請其昭然如此乃有以母係再醮不請封者殊失考

蜜章

言鯖蜜章二字見晉書山濤傳唐宋以來文字多用之劉禹錫為杜司徒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天重蜜加榮於後夜李國長神道碑煌煌蜜章孫奭謚議蜜章加等增飾下泉則蜜章二字例皆用於贈典或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為之蜜即蠟也今蠟炬謂之蜜炬見周禮黃燭注愚考今之贈典皆用寶並非蠟刻其實不用油而用蜜今進士榜中用寶俱以蜜又官府文書有用

訂續下

三

水硃而不用油者則蜜章實以蜜代油未見以蠟為之前人未見注蜜章者故為辨之

太師

類函晉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諱師故置太宰以代太師之名晉書曰惠帝太安元年以齊王冏為太師當時撰述者之誤也

三署郎

通典注後漢桓靈問三署見郎七百餘人而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太尉楊秉上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置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云云案自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為尚書郎故事凡夫

天文有武賁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爲翊衛之象則應劭楊秉所言三署郎是也而世人謂之尙書郎則誤矣徵其失也蓋自梁陶藻職官要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通爲尙書郎循名失實疑誤後代

巖郎

丹鉛總錄漢書百官志羽林郎以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巖廡下宮牆疊澀也巖郎或作廊非與前書游于巖廊之上義各不同

八座

杜詩有起居八座太夫人之句今遂以八人扛輿者爲

訂續下

八座按宋齊所云八座者五尙書二僕射一令唐六典曰後漢以令僕射六曹尙書爲八座今以二丞相六尙書爲八座唐不置令考宋書六典之言是八座者入省之官非八人昇之而行之謂也南齊王融曰車前無八騎何得稱丈夫是則有類今所稱八座之說矣

刺史太守不同

丹鉛總錄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爲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部國畿內則河南兩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

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兗徐青荆益并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人巖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御史首道

棗林雜俎御史聽選聽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蓋國初首下浙東先設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爲北京示其重也名勝志云北宋以河南爲京畿道故寰宇記首列河南南宋以臨安爲京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我朝蓋沿宋制非也

訂續下

科目

日知錄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唐書選舉志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于史者凡五十餘科因學紀聞唐制舉之故謂之科目始羅諸科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

明法同為二等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于含元殿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為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冊府元龜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闕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

封禪非古

文獻通考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

訂續下

三

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濼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主于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文中子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之言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于齊魯陋儒之說詩書不載非事實也

天子不親迎

類函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康成駁之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加于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為天子不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諶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迎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為公子迎在殷代

訂續下

三

未可據此以為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禮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為言耳非說天子之禮

百拜

日知錄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于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徐伯魯云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時特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即人臣于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

四拜惟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

拜

天香樓偶得古人揖曰長跪周禮太祝辨九拜所謂肅拜即揖也今朝儀不用揖竟用兩膝跪至地而叩首若家禮儀節凡所云鞠躬拜與拜興者正與朝儀相似鞠躬亦非揖特將拜而先屈其身以示敬耳拜則謂屈膝首至地與則謂舉首而仍舊屈膝俟再拜再興或四拜四興而後起膝平身其禮始畢矣今人先用一揖然後屈膝叩首又平身一揖乃又屈膝叩首如此四次謂之四拜非古制也

斂衽不專于女人

訂續下

今世女人拜稱斂衽夫衣之有衽非女人所專也蘇子瞻舟中聽大人彈琴詩有云斂衽竊聽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斂衽矣○戰國策江乙謂安陵君曰國人見君莫不斂衽而拜留侯世家曰陛下南面稱霸楚君必斂衽而朝皆指男子也今稱女拜為斂衽不知始於何時

稱名訛

黃小

天祿識餘隋書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按據此則黃口小兒不得作一解矣

夫娘

丹鉛總錄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磨下將士咸使誦經見法琳辨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卻扇于墨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瑤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為榮千金公主偶于淫毒勾僧不以為恥後世以夫娘為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牀云云陶九成乃謂為罵語蓋未多見六朝雜說耳

太夫人

寄園寄所寄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徵捕如

淳日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

訂續下

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稱太者蓋如是耳

打行

亦巢偶記打行聞興于萬厓間至崇禎時尤盛有上中下三等上者即秀才貴介亦有之中者為行業身家之子弟下者則遊手負擔里巷無賴耳三種皆有頭目人家有關毆或訟事對簿欲用以為衛則先囑頭目頃之齊集後以銀錢付頭目散之而頭目另有謝儀散銀錢復有扣頭如牙儉然故曰行也鼎革以來官府不知其說而吏胥又不曉文義故作降字但此輩惟得錢為人効力耳何嘗欲人之降此子少時所親見今此字久而



不變故記

稗子

七修類稿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為實非名曰敗子殊不知乃是稗草之稗蓋似苗而非苗也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是也

儂家

傳奇中女子自稱曰奴家語甚俗蘇東坡詩云應記儂家舊姓西後之編傳奇者當稱儂家為雅然在未字之女則宜若婦人竟稱妾可也

服食訛

訂續下

紗名

漱石閒談輕容方空皆紗名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是也元微之寄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為衣作詩答之而集中容字為流俗妄改為庸字方空者紗薄如空也後呼為方目紗即今吳中所謂銀條紗是也王荆公詩云春衫猶未著方空荆公好奇用之而不知方空之不可為春衣也

喪麻

棗林雜俎喪服用麻布取其賤惡古未有棉布也棉布始自漢北方麻布貴棉布賤又喪家雖隆冬必以麻非禮也

只孫

堅苑集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冠衣制飾如一謂之只孫趙廉訪家傳御賜金文只孫一襲是也明高皇定鼎令值駕校尉服之儀從所服團花只孫是也霏雪錄載徐秋雲宮詞紅錦只孫團晚風是誤以只孫為織成帷幃之類耳

革帶

夔牖閒評夷堅乙志云鬼畏革帶非也鬼何由畏革帶夫人之死不繫帶者蓋帶乃牛革為之不欲以人尸與牛帶混雜耳而非畏革帶也

披帛

訂續下

天香樓偶得古今注云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帛至今然矣按此則今世畫工凡畫唐明皇以前女人用披帛者皆失款也且開元之制亦但施之內官今世俗婚娶不論男婦皆披絳帛亦流傳之失

襖褐

夔牖閒評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襖說文云襖衣廣韻敝衣襖也荀子乃作豎褐者疑借豎字耳而注家便解為僅豎之豎乃云僅豎之褐漢書襖褐不完注家亦襖者僅豎所著布長襖也承荀注之誤耳

戎服

古者三軍衣服上下皆如一爲之主者不可自表暴以防敵人之窺伺而已嘗笑王則之叛貝州也在軍中嘗裹花帽皆知其是則也至就擒花帽終不去身甚矣夫則之愚也蒼梧先生雜志云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與殷輪斿鼓等色相亂戰陣之間不遽見傷殘以沮士氣故左氏傳有均服振振之語此說良是也國家自南渡前天下軍州戎服皆用緋余嘗親見之自紹興末年忽變爲皂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略無一人以爲非何也

經

今人盛酒大瓶謂之京瓶乃用京師京字意謂此瓶出

訂續下

三

自京師誤矣京字當用經籍之經字普安人以瓦壺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經則知經瓶者當用此經字也○有人餉人酒東云五經在門主人誤爲束帶出肅之乃五小瓶酒耳李君實飲酒詩有登樓客在傳三雅問字人來揖五經之句

三西

雜纂唐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今人言三西爲酒音同之誤也

乳餅

今齋食者以佛經許食乳石故啖乳餅石首魚不知石乃藥石之石或云石耳乳乃乳田所種非吳中牛酪所

成嘉定閒黃子中在廣中見韶陽屬邑民爭乳田間之日村民掘地爲窖以粳米粉徧鋪之雜草糞其上用糞壤擁之候雨過氣出發之米粉皆化成白蛹蟻蟻狀取蛹擣汁和粳米粉蒸成乳餅味甚甘美佛經所食此乳也

動物說

鷓鴣

本草會纂鷓鴣名水老鴉南方漁舟往往糜畜數十令其捕魚此鳥胎生從口出如兔吐兒故產婦執之易生善食魚凡魚骨鯁者默念鷓鴣不已便下○本草正誤寇宗奭嘗官于澧州公廨後有大木上有三四十鷓鴣

訂續下

三

巢日夕視之既能交合又有碧色卵殼布地則吐雛之說誤也

摸魚公

雜纂鷓鴣即摸魚公乃今漁船兩旁所載者是也今人誤稱摸魚骨殊謬以公爲骨聲轉而誤也

乾鵲

天祿識餘詩人以乾鵲對溼螢惟王荆公以爲虔字音見于鵲之疆疆易統卦云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圖鹿

言鯖今制秋獮謂之哨鹿獵人冒鹿皮入山林深處口

銜蘆管作鹿聲鹿乃羣至然後取之即古之由鹿也呂  
温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說文云率鳥  
者繫生鳥以來之名鬪則由鹿又當作鬪

貉 音鶴

本草貉與獾同穴各處形如小狐毛黃褐色其毛深厚  
温滑可為裘服日伏夜出捕食蟲物出則獲隨之其性  
好睡人或畜貉以竹扣醒已而復寐故人好睡日貉睡  
俗云瞌睡非生于北逾汶即死

度渾

風俗通疲馬不能度繩俗云馬羸不能度繩索或云不  
能度種菜畦塍也謹按齊有渾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

訂續下

完

疲乃不能度此水耳

夏馬

又云蝦蟇一跳八尺再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他  
所作掉尾肅肅按蝦蟇無尾當言夏馬夏馬患蠅蚋掉  
尾擊之故肅肅也

牛黃

本草經疏云牛食百草其精華凝結成黃猶人之有內  
丹故能散火消痰解毒為世神物或云牛病乃生黃者  
非也

猴

本草釋名白虎通云猴候也見人設食伏機則憑高四

望善于候者也猴好拭面如沐故謂之沐而後人訛沐  
為母又訛母為獼愈訛愈失矣說文云為字象母猴之  
形即沐猴也非牝也猴形似愁胡故曰胡孫莊子謂之  
狙養馬者廐中畜之能辟馬病俗亦稱馬留

蟹蚤

讀書質疑西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  
必銜以遺蚤蚤驅虛將為假之故也見韓詩外傳蓋蟹  
前足短後足長蚤蚤驅虛前足長後足短二獸相附其  
行始駛蓋蟹為一物蚤蚤驅虛為一物今言相附而行  
者曰驅蚤即韓文公贈東野詩亦曰願得始終如驅蚤  
非也當云蟹蚤耳

訂續下

罕

蟒

棗林雜俎爾雅蟒者大蛇也蟒無足無角龍則具角足  
今織蟒俱龍非禮見弘治元年都察院副都御史邊錡  
奏禁

土附魚

雅俗稽言鮒俗名土部蓋聲訛也此魚嘗附土而行故  
曰土附吳興人又名鱸鱧以其質圓而長與黑鱧相似  
而其鱗斑駁又似鱸魚故兩喻而兼言之埤雅指為鮒  
魚似誤魚經諸魚皆屬火惟鮒魚屬土且性亦沈泥但  
其形不類黑鱧也

弓魚

弓魚見魚譜滇中誤作公魚而怪其有子

蠶菜

七修類藁杭人食蚌肉謂之食淡菜子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為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戩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不能通後見廣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蠶戶蓋以蚌肉乃取珠人所常食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後讀輟耕錄益知久有烏蠶戶則孔奏之字亦訛書者乎若改為啖食之啖則又為改金銀車者乎

元武

緯略元武即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此其色黑故曰

訂續下

聖

元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世人不知乃以元武為龜蛇二物

植物訛

竹筍

本草旬若為竹旬肉為筍故從竹從旬作笋非

松

酉陽雜俎松凡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段成式修竹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皮不鱗仇士良水磴亭子有兩鬣松皮不鱗者又有七鬣者不知何自而得俗謂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櫚木

本草櫚木出安南性堅紫紅色有花紋者謂之花櫚可作牀几扇骨為枕令人頭痛性熱故也俗作花黎誤矣

蠟梅

范成大梅譜人言臘時開故以蠟名非也為色正似黃蠟耳出自河南者名馨口色香形皆第一松江名荷花者次之本地狗櫻下也得馨口即荷花可廢矣何況狗櫻按狗櫻羣芳譜作九英

伎荷

老學庵筆記芰菱也今人謂卷荷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

鞠塵

訂續下

聖

西溪叢話劉禹錫詩龍墀遙望鞠塵絲按禮記鞠衣注如鞠塵色又周禮內司服鞠衣鄭氏云黃桑服如鞠塵色乃知用鞠彙字非是

蘋

天祿識餘相如賦薜荔青蘋說文青蘋似莎而大張楫曰生江湖鴈所食管子謂之鴈膳別種為白蘋楚詞登白蘋兮騁望今誤作蘋

淡芭菰

宦游筆記宋史載呂宋國產淡芭菰是出來已久有明崇禎癸未下禁煙之令民間私種者問徒法輕利重民不奉行尋令犯者斬然私種亦未能絕及崇禎末徧處

栽種三尺童子亦莫不吸煙矣或云我朝進京後人始吃煙謬也按淡巴茹一作淡巴姑煙草也姑又作菰

榧實

瓊牖閒評彼美玉山果榮為金盤實此蘇東坡榧子詩也趙次翁注云出信州玉山縣然信州初不出榧子此玉山乃在婺州婺州榧子冠于江浙注書不究地里之是否而妄意指名豈不大誤

蓴菜

棗林雜俎袁石公盛稱湘湖蓴菜美不知湘湖無蓴皆從西湖采去以湘湖水浸之蓴菜經宿則愈肥凡泉水

訂續下

壺

河水皆可浸不必湘湖也今人但知湘湖之蓴又因石公言謂非湘湖水浸不佳皆耳食者耳李流芳集中蓴菜歌

壺

查浦輯聞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皆以壺為酒誤矣壺即瓠詩云八月斷壺壺大而浮取以濟水今江船小兒腰閒俱帶壺恐其失水也按俗作葫蘆非

雜物說

築塹

天祿識餘周紆為渤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資嘗築塹自給劉攽漢書刊誤云塹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築為牆塹

為阮也此說大謬放本南人不知土塹也字林塹未燒日塹埤蒼形土為方日塹今之土塹也以木為模實土其中非築而何

西皮

同話錄髹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騮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鏡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做為之

螺鈕

字彙門戶上環為螺鈕取螺首能慎閉塞意尸子法螺蚌面閉戶俗作鑪紐非

匱妝

訂續下

器

言鯖匱妝盛首飾之器也今訛為簡妝

瓊非赤玉

字彙說文瓊赤玉也按詩言玉以瓊者多矣瓊華瓊英瓊瑩瓊瑤瓊琚瓊玖皆謂玉色之美為瓊楊升菴亦曰說文訓作赤玉恐非詩尚之以瓊華尚之以瓊英尚之以瓊瑩則瓊為玉之光彩非赤玉也

濫脇號鐘

天香樓偶得淮南子修務訓有云鼓琴者期于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言惟其實不惟其名也濫脇號鐘美琴名注云濫脇音不和號鐘高聲誤矣觀上下文自明濫脇正如焦尾之類號鐘者亦正美其聲高朗耳

故馬融長笛賦云若絙瑟促柱號鐘高調號鐘亦指琴名蓋言笛聲之美促若急弦之瑟高若號鐘之琴也

澄心堂紙

七修類稿澄心堂紙陳后山以為卵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見之而言之得如此真也但在宋時亦罕觀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厚耳及宋板所搗六帖之紙亦似之又覺差少黑也世以此紙為宋物殊不知澄心堂乃南唐烈祖徐知誥金陵燕居之名今南畿志作藏書籍處誤矣宋時即誤以為知誥之子元宗所造詩文發原以為後主所造皆非也故後山

訂續下

墨

談叢辨之今徽州志又以為出于彼地與李廷珪墨為二絕則誤之尤甚矣諒後山宋人且嘗見之辨為烈祖所造無疑惜歐陽公亦曰但不知出處

子石

李之彥硯譜歐陽修曰端石以子石為上在大石中生蓋石精也流俗譌為紫石

佛狼機

雲谷臥餘今之砲名佛狼機人多不解其義近閱籌海圖編始知佛狼機國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閒顧憲應祥著海道有大船二直至廣城懷邑稱佛狼機國入貢使者名加必丹時武宗南巡使使羈會同館一年後遣

去因遺此製遂以地名器如驢稱衛龜名僕句也

投子

堅瓠集列子博者射明瓊張中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李洞詩六赤重新擲印成明瓊六赤皆古投子名投子取投擲之義今或言骨所成作頭字非也有作骰字者按諸家韻書骰即股字不音投則知以玉石為擲之義安有頭骰之理哉

訂續下

墨

訂訛類編續補卷下

訂訛類編六卷續編二卷杭世駿撰按世駿字大宗晚號堇浦老人仁和人乾隆元年中博學鴻詞科官編修以直言奪職歸里而卒入國史文苑傳所著道古堂詩文集七十二卷又有道古堂外集九種此訂訛類編分義訛事訛字訛句訛書訛人訛天文訛地理訛歲時訛世代訛鬼神訛禮制訛稱名訛服食訛動物訛植物訛雜物訛十七類續編亦如之取古人行事與古書紕繆處參互考訂譌者正之謬者糾之不作一模稜語斯博學者之實功求學者之寶鑑也然如武林山條的是避唐諱改爲武今舉晉書地理志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以駁之獨不思晉書唐時所撰正可作避諱之證季札墓

訂訛跋

條引陶淵明贊證孔子至延陵實是觀於羸博之間葬其子而題見水經注足證勞山條勞盛二山卽勞山成山日知錄已言之關侯生日條關帝祖父名與字取材不出四書蓋明時村學究所造不但四戊午無此日也范蠡西施之同遊蔡邕林逋之有後前人已言之畧有暗合此書無刻本葉奐彬吏部以漢陽葉氏敦夙好齋精鈔本見示卽以付刊俾知先輩讀書獨有心得斷不隨人作計也歲在著雍敦牂如月吳興劉承幹跋

嘉慶戊辰年鐫

# 隨園隨筆

小倉山房藏板

隨園隨筆序

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據之學形而下各有資性兩者斷不能兼漢賈山涉獵不為醇儒夏侯建譏夏侯勝所學疎濶而勝亦譏其繁碎余故山勝流也考訂數日覺下筆無氣有所著作惟措據是務無能運深湛之思本朝考牘尤盛判別同異諸儒厥起余敢披瀝頽然逐康成之後故以故自謝不敏知難而退者久矣然入山三十手無一日去書不觀性又健忘不得不隨時摘錄或識大于經史或識小于稗官或貪述異聞或微抒已見疑信並傳回冗不計歲月既以卷頁遂多皆有資于博覽付之焚如未免可惜乃題隨園隨筆四字以存其

隨園隨筆

序

編嗜予老矣自此以往假我數年有所觀便有所記有所記便有所筆此書之成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隨園隨筆目錄

卷一

諸經類

卷二

諸史類 上卷

卷三

諸史類 中卷

卷四

諸史類 下卷

卷五

金石類

隨園隨筆

目錄

卷六

天時地志類

卷七

官職類 上卷

卷八

官職類 中卷

卷九

官職類 下卷

卷十

科第類

卷十一

各解類

卷十二

典禮類 上卷

卷十三

典禮類 中卷

卷十四

典禮類 下卷

卷十五

政條類

卷十六

稱謂類

隨園隨筆

目錄

卷十七

辨訛類 上卷

卷十八

辨訛類 下卷

卷十九

存疑類

卷二十

原始類

卷二十一

不可亦可類

卷二十二

應知不知類

卷二十三

不符類

卷二十四

詩文著述類 上卷

卷二十五

詩文著述類 下卷

卷二十六

古姓名類

卷二十七

禱記類

隨園隨筆

目錄

卷二十八

術數類

隨園隨筆卷一

錢塘袁枚子才著

諸經類

經文異同

說文所引經書與今本殊如觥飯為仇飯服牛為備牛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鹽如新臺有泚為有玼既伯既禱為既禡既禡天地網緼為壹壹教胃子為育子嘽嘽為痠痠殿屎為唵唵荷蕢為荷史赤舄几几為擊擊伯問為伯槩費誓為棠誓平秩為平鄴斷斷兮為韶韶兮凡如此類不一而足禮記郊特牲以鄉人饗為鄉人禘仲長統以風乎舞雩為諷乎舞雩是齋日記以

隨園隨筆

卷一

浴乎沂為沿乎沂夫人自稱曰小童為小妾梁武帝以宰予晝寢為晝寢古晝字即晝字齊地無晝孟子宿于晝即晝也韓愈論語註以吾以汝為死矣為吾以汝為先矣以杖叩其脛作指其脛經經然小人哉為經經然之人哉史記註楚狂歌而過孔子之庭孔子下欲與之言下者下堂也與之庚當作度與斂同漢書注以艷妻為閭妻蔡雍碑三歲貫汝為宦汝爾雅注傷如之何為陽如之何虞翻以康成不識古卯字誤以柳谷為昧谷蔡雍以五更為五叟御妻為御妾王克以舊云刻子為舊云孩子考靈耀以文思安安為晏晏石經以三嗅為三戛又為三噫明夷左股為左股箕子為根滋執禮為

藝禮葛商為我商肥遜為飛遜以無逸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為高宗享國百年集韻以暨爾為煥爾壹戎衣為殄戎殷古文論語君子不以紺緌飾非緌飾也爾雅一入謂之緌是也昌黎解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為君子而不儻者有矣夫高麗本論語集解以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乃音字之訛劉修碑恂恂如也作遜遜如也祝陸碑作遠遠如也費鳳碑涅而不淄為涅而不滓論語居不容唐石經及經典釋文俱作居不容唐司戶參軍郭京得王輔嗣手寫周易本與今異者凡一百三處如卽鹿无虞何以從禽也老婦得其少夫君子以居德善風俗之類論語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廣韻以為彼

隋園隨筆

卷一

哉彼哉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與今本不同墨子尚同篇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發罪均今本所無孝行覽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亦今本所無徐廣以舉陶謨擾而殺為柔而擾玉篇擾馴也卽柔也其他史記漢書所引尚書與今異者百數十條不勝摘錄吳匏菴趙注孟子校本公孫丑問伯夷伊尹何如注云伯夷之行何如下又云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似正文不當有伊尹二字子有亂臣十人唐石經無臣字左傳楚叔哭師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石經以孟子為孟兮

經註迂謬

經註迂謬者鄭康成為甚孔融執子孫之禮以事康成猶不信郊天鼓必用麒麟皮之說以為康成名重故多臆說若郊鼓必用麟皮是寫孝經必用曾子家竹筒也虞翻亦極言其紕繆故駁正康成一百八十事後魏王肅尤多駁正而唐人孔穎達為之作疏則附和穿鑿一字不敢置議矣孔穎達本王世克舊臣其見解卑陋可想同官博士馬嘉運亦時時駁之俱載本傳余為抉摘其可笑者如注胡然而帝也云帝五帝也孔疏便引靈威仰赤熛怒以實之註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謂卽曾孫之王后太子也成王勸農必與王后太子同行王肅疑之而孔疏遂言聖人制禮與日月同昭明明周有平王而召南詩平王之孫必以為平正之王乃武王也明明周有成王康王而周頌成王不敢康必以為成者成此王功非成王也不顯成康以為成安祖考之道改前王諡法以遂其私說註雍雍在宮雍辟雍也不諫亦入謂入宗廟也兩虛字作實字講亦既觀止為男女構精之構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為妾年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婦人過五日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註左之左之為陽道朝祀之事右之右之為陰道喪戎之事註言從之適言將自殺以從之註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謂四體卽龜之四體也註三以天下讓謂秦伯逃去為

隋園隨筆

卷一

行王肅疑之而孔疏遂言聖人制禮與日月同昭明明周有平王而召南詩平王之孫必以為平正之王乃武王也明明周有成王康王而周頌成王不敢康必以為成者成此王功非成王也不顯成康以為成安祖考之道改前王諡法以遂其私說註雍雍在宮雍辟雍也不諫亦入謂入宗廟也兩虛字作實字講亦既觀止為男女構精之構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為妾年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婦人過五日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註左之左之為陽道朝祀之事右之右之為陰道喪戎之事註言從之適言將自殺以從之註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謂四體卽龜之四體也註三以天下讓謂秦伯逃去為

一讓太王薨王季訃泰伯泰伯不奔喪爲三讓斷髮文  
身爲三讓註三英粲兮以剛克柔克正直爲三英何晏  
以必也正名乎謂正百物之名皇侃引魯君假馬之名  
以証之康成則以爲字義引禮記百名以上則書之于  
冊是也二說于夫子必也二字口氣不協余意自以朱  
子之說爲近註明堂位天子負斧扆而立天子周公也  
不稱其攝直云天子並云其冕十有二旒且曰魯之王  
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篡也禮樂未嘗相變  
也註君子不盡人之懼懼爲飲食不竭人之忠忠爲云  
服註夢齡事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註  
大德教化指天子小德川流指諸侯註兼葭謂刺秦襄  
隨園隨筆

卷一

四

食言天子必待勸乃再食何作偽至此註周禮衮冕用  
玉二百八十八斤若如此則天子之頭不勝其重註夏  
至祀地亦必服大裘若如此則天子之身不勝其暘註  
喪禮含殮用米二升四合君大夫口含梁稷四升如角  
柶不能啟其齒則鑿尸頰一小穴而納之爲子孫者不  
應悖亂至此註論語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而  
失所也殊非聖人語氣其他可笑者毛萇馬融趙岐何  
休啖助虞翻諸人俱不能免文王在上一詩毛詩以爲  
文王受命而作然則文王生而諡文乎自以爲於昭于  
天乎馬融註文祖爲天天有文故也亦屬牽強趙岐序  
孟子七篇取以七者天有七政故也取以章二百六十  
隨園隨筆

卷一

五

助以為齊太岳之後而五石隕宋象桓公卒五子作亂也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是鶴退不成之象故後六年霸業退象六鶴之退飛也殊覺附會孔父義形丁色者孔父之妻美而艷古者大夫之妻當乘車不令人見其面今為華督所見是其義從女色不形也語義亦不甚明折謝梅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註以為平平王之孫齊乎侯之子履幽人貞吉虞翻曰在獄中故稱幽人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謂雖處獄中終辨得正故不自亂又童牛之梏鄭志問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何以別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為手故曰童牛之梏解經至此令人失笑

隨園隨筆

卷十

六

經註平易

六經古註最平易者如韓嬰說黍離詩人求亡不得中心憂慙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誤以為稷之苗憂甚故也王肅訓學字為誦習人不知不愠為人有所不知則教誨之而不愠怒費而隱言世道違費財君子隱去天地位萬物育直指帝王顏師古以甘誓孛戮者辱之為奴也非族誅也毛傳召公懼人因管蔡事而傷兄弟故作棠棣之詩毛氏以履帝武敏歆帝為高辛氏蓋姜嫄從乎帝而見天也歐陽大小夏侯皆以康王之誥即顧命之下篇猶之舜典即堯典之下篇無姚方輿大航頭所得二十八字也孔氏註納于大麓謂大錄萬幾之

政能調變陰陽故烈風雷雨勿迷人也無所取材謂無所取于梓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朝聞道謂朝聞有道之世則夕死亦可蓋悲天憫人之意也說文以寢衣為被方于長一身有半相合趙岐註為長者折枝按摩也以支為肢方于長者二字有屬注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即康誥如保赤子之意言治民也毛箋不日成之言不與民立日限期也中庸疏三年之喪父母適子正妻也不專主父母故更云父母以別言之註鄉人雖以為孔子慮驚先祖故朝服亦敬室神之禮也三嗅謂子路供雉孔子但三嗅其氣而不食也王伯厚以矢魚為射魚引漢武射蛟為証洪容齋以小星之詞即般

隨園隨筆

卷十

七

其雷之旨蓋使臣宵征摒擋行李不敢慢君命之意不然則牀帳衾褥非一女子所能抱而來者侯果以朋盍簪為冠替之簪少陵詩盍簪誼櫛馬已直用之王明齋說射侯者言矢至以此為侯故古文作侯像矢集布上之形禮記考工皆以射中為諸侯然則天子士大夫竟不射侯耶崔靈恩疏周禮云禋讓之時禮儀變更者少革命之時禮儀變更者多所以新人耳目此周禮之所由作也賈逵註當仁不讓於師師衆也胡廷芳註翦商為翦商敬勤也爾雅翦翦勤也言太王勤勞以奉商也馬周以犬馬有養主人子說故疏稱臣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明堂位云山節藻稅是天子之廟飾文

仲以大夫而借天子之禮故設之與居蔡是兩事毛西河言樊遲請學稼是許行並耕而治之意故夫子有上好禮上好義之言若泛言爲農圃則下文無着落矣包咸解焉用稼言焉用教民稼穡也天香樓偶得解父母惟其疾之憂父母二字略讀斷其字指父母言言爲人子者首當以父母之疾爲憂蓋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之意馬融則曰孝子不妄爲除疾病外不使父母憂也又云族藝者首豪也西戎無君名強者爲豪蓋遺其豪來獻方物也非獻狗也五刑有服言畫衣冠而不犯也顏息齊解賢易色指妻也重德不重色也子夏此章兼論五倫蓋夫妻君臣父母朋友也學則不固固陋也能

隨園隨筆

卷一

學則不固陋也何休廢疾云廡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驅牛馬爲輕壞宮室斬樹木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康成釋之云人民牛馬雖苞雖壞之後仍可歸還斬壞宮室樹木則不能復有宮室樹木矣故以爲重也廢疾引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夏田曰苗於義爲短康成釋之云之子于苗選徒焉焉此毛詩夏田之証也膏盲以左氏稱武仲爲聖爲有戾于孔子康成箴之云左氏此說譏御叔之不學非謂武仲之聖同孔子也膏盲駁左氏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以爲君之所立人必從之何事于卜康成箴之云周禮有會羣臣萬民而詢立君一條又安見其不可以卜耶袁清溪以惟求

非邦也與惟赤則非邦也與皆夫子之言非會點問詩蓋引求赤以証陋由爲其不讓非爲其爲邦故也若會點問詞則點固高士不應屢解不明若是之笨清溪之說本論語古註也王厚齋註葛單言告師氏言周禮師氏率四夷之屬以守王之門外故夫人歸不得不告也黃東發以論語見其二子焉句在至則行矣之下方與子路曰不仕無義有交合否則子路無向空舍曉曉之理太師擊適齊皆紂時人引漢書禮樂志紂作淫聲樂官師瞽奔散顏師古註卽論語太師擊之屬會幾解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也孫季昭解哀公問社以爲哀公欲去三桓故問社者問不用命戮于社之義

隨園隨筆

卷一

宰我勸之曰使民戰栗孔子非之曰成事不說言三桓之勢已成矣不可咎其既往也白虎通以相鼠之詩爲妻諫夫也錢辛指少詹云子夏所引夫子之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六句皆夫子之言與告子張問行樊遲問仁兩節一樣語氣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乃子夏足此一句以曉司馬牛耳嚴冬友侍讀云孟子公孫丑曰今言王若易應讀斷成句下句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文理才順若然字連上讀則易然二字不成文理中庸居上不驕一節應在下節吾從周之下不驕不倍與上文自用自尊方有召應與上溫故知新敦厚崇禮一節毫不

連貫也張斗堂云論語古註其然指不厭三句豈其然指不言不笑不取若依朱註故作疑詞則有涉油滑非聖人口氣矣韓詩外傳甘棠之詩因在位者不與百姓耕桑故憇甘棠而思召伯王符以行葦為公劉澤及草木而作白虎通以相鼠為妻諫夫之詩遜齋間覽以尾生即微生高不知何据

說經新奇

後世說經之新者邢凱春秋通論以郭公為草名即布穀也引公羊以戎捷為戎菽作証啖助趙匡以左氏非人姓名古帝王言則左史書之故曰左氏以為左即明者悞也左即明只作國語耳毛西河以春王為春旺馮

隨園隨筆

卷一

十一

山公以為文王自稱王而尊紂為帝故祭公謀父稱商王帝辛其他商王無稱帝者此其証也凱風詩朱子証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本毛序也然陶淵明為孟嘉作文云凱風寒泉之感實傷厥心孟嘉之女淵明之生母引用凱風殊不可解郭琛以震用伐鬼方震擊伯明也太任父也巧言令色孔王王即共工之名與三苗驩兜對稱馬融以百獸率舞者箛簾也木獸也鳳凰來儀者笙之刻為鳳形者也簫聲之和也不然焉有朝廟中百獸能來之理程綿莊以為誅管蔡者乃武庚非周公也故云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者武庚以管蔡為罪人而誅之也陳祥道言高宗形日是祖庚祭高宗非高

宗主祭也尸子以孝已有孝行而高宗或後妻而逐之馬鄭引之以証彤日言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故戒之曰典祀母豐于昵也西伯戡黎者西伯是武王非文王也甘誓乃召六卿古証天子六軍六卿皆從李子真以為此非周官冢宰司空之六卿天子別有六卿若當用兵之時冢宰不得統屬于大司馬三山林氏頗是其說劉質夫以紀侯大去其國大紀侯名也鄒民忠允以太姒為文王之繼妃以大明詩曰續女惟莘繼繼也日倪天之妹明莘女之尚有姊也羅泌路史謂易象象以三物取名易乃廬廬象是茅犀象則取其身形相象而已崔念謨以豕為猪豕子夏傳以井二射鮒為井中蝦蟇

隨園隨筆

卷一

十一

陸希聲以震來虢虢為蠅虎焦弱侯以元亨為元亨宋翟公與言論語式負版者非版籍乃喪服也古者喪服有負版綴于領下垂放方尺有八寸服傳所謂負廣出于適寸者是也鄭証負在背上適解領也喪服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王文言曾點志于禮樂將為舞雩之祭所云童冠者歌童也康成謂詠而歸作詠而饋証饋酒食也又謂山梁雌雉梁當作梁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也歐陽詹以片言可以折獄乃天子戒由也率爾之意非許之之詞曹操解吾與汝不如也以為吾與汝皆不如顏淵也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晉樂肇論語駁云燕齊以勉強為文莫蓋春秋土語耳猶之漢

書江翁傳邛蓋不言齊俗以不知爲邛也方密之註沽酒苦酒也周夏官司兵註謂功沽上下疏沽謂粗惡者爲下等也方言假沽惡也不與市脯同義李穆堂解鄭聲淫作怙濫解歷引經集如詩之淫威左氏之淫于元枵禮記之母淫視聲淫及商孟子之淫辭知晉語之底著滯淫列子之朕之過淫矣皆不作男女媾狎解况齊襄衛宣陳孔寧儀行父之事惟鄭鮮有聞焉安得以聲淫爲淫冶之淫乎馬融解論語爲力不同科爲力役之征有上中下三科也程大昌解子語魯太師樂乃大師非太師也周禮大宗伯官有大師有小師以瞽爲之是也樂官不合有太師猶之入海之少師陽非微子所

隨園隨筆

卷一

三

稱之父師少師也王弼以竊此於我老彭爲二人一老子一彭祖也或以彭爲彭成者王克論衡以仲弓爲冉伯牛之子故夫子有犁牛駢角之喻傷其父之有惡疾而不能見用于世也毛西河以今之五倫是中庸之五達道非古之五倫六藝卽六經非射御書數也晉樂舉以弓所不者之不爲否屈也言我道之所以否屈者乃天意也鄭讀舜生三十爲句登庸二十爲句在位五十爲句衛瓘讀必有忠信如叩者焉焉字連下讀言十室之邑焉知不有如叩之好學者蓋謙詞也蔡雍以王道衰微大臣知賢者隱遜故歌鹿鳴彈弦諷諫能改齋漫錄齊人呼蚬爲巨孽故孟子罵陳仲子爲蚬

摘註論語

漢人註疏好臆造典故然其時去古未遠書籍猶多所見比今人爲博且非典之典業已二千餘年則文中引用頗資博雅王伯厚摘其引漢語者作漢制考予亦雜摘數條以新耳目如論語註父者矩也子者華也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帝出乎震帝伏羲也論語隱義註由也不得其无然衛蒯躄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黠者當師日子欲入耶日然黠從城上下麻繩鈎子路半城日爲師耶爲君耶日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黠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黠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黠不能前謂日曩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

隨園隨筆

卷一

三

袂覆目黠遂殺之子路從而後註云孔子至蔡解于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一隻屐去盜者真屐于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生民詩註馬融則日帝嚳四如上如姜嫄生稷次妃嫫毘生摯當三如生子時姜嫄未生故禋祀求子姜嫄妊身之月帝嚳崩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授以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特棄之以著其神堯知其然而聽之鄭箋則云姜嫄祀郊禘時見大神之迹而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款款然如有神道感已者也于是有身而肅戒不復御生子名棄孔疏言聖人皆無父稷契皆感天而生所以棄稷不



棄契者簡狄雖吞卵仍御于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  
鴟鴞註云武王有疾周公揃爪投河乃書而藏之記府  
有人言周亂公出奔楚所云罪人斯得者周公之屬與  
知攝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為成王所得公傷之恐其刑  
濫乃作鴟鴞之詩以貽成王白華疏言褒氏在母腹四  
十六年而始生標梅箋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  
會而行之十月男女同巷相從夜績女功一月得四十  
五日有所怨則相作歌詩里正男女年六十以上其有  
辨護伉健者官衣食之使入民間采詩移鄉送以達天  
子漢書食貨志曾引之毛公曰嘗之日莅卜來歲之芟  
稱之日莅卜來歲之戒社之日莅卜來歲之稼所以興

隋園隨筆

卷一

古

來而繼往也鄭箋春之斂之又潤濕之使趨于鑿疏稱  
粟一石為糲米六斗春糲一斗為稗九升又去為鑿則  
八升又去為侍御則七升王所食也米至侍御而細極  
矣毛傳凶年趣馬不秣馳道不除祭事不懸大夫不食  
梁百官布而不制左右布而不修車攻註云田者芟草  
為防褐纏旃為門裘纏質為幟間容握驅而入輦則不  
得入天子發後諸侯發天子抗大綏侯抗小綏戰不出  
頃田不出防又取禽獸以左臠右臠之射中處分上殺  
下殺面傷不獻不殺降也不成禽不獻哀幼也凡輦有  
一斧一斤一鑿一裡夏后氏二十人而輦夏曰余車殷  
曰胡奴采薇註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

時今薇生矣先車可以行也鴛鴦註云古明王所乘  
之馬繫于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與之穀甫田詩  
註云甫田丈夫也太古之世以丈夫稅田吟兮後兮註  
引顏叔子獨處隣婦遭雨室壞趨之叔子納之使執燭  
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若  
其審者宜若魯男子矣孔穎達疏關雎云舜不告而娶  
故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殷增以二十七為三十九人  
箋宛印章謂胡女大姬無子而好歌舞巫覡註釋引孔  
安國云古者佃魚不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  
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即鞞也註妻舜引帝王  
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出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此生二

隋園隨筆

卷一

古

女一霄明一燭光文王受命註引元命苞禹觀河見長  
人臯陶在洛見黑公舜為太尉與堯坐舟中見鳳凰含  
圖置軒轅前黃帝再拜受之湯登堯臺見墨鳥文王坐  
靈臺見赤雀含丹書止于戶武王伐紂有白魚入舟化  
為赤鳥以殼俱來伐崇註引外傳天龍即女楊星齊之  
分野太姜之祖也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  
公之死其神憑焉周出于姜姓故為外祖所助遷社疏  
云湯代桀時旱致災明法以薦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  
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以無可代之者于是乎止啟征  
註云有扈氏為啟廢兄賢堯舜而薄禹以為不讓賢而  
傳子故啟伐之說命註云傳說蒙胥靡之衣入高宗之

夢云我徒也姓傳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傳者相也說者悅也天下當有傳我而悅民者明以夢示百官皆非也乃使工寫其形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露索役于虞虢之間禹作司空註云堯時冬官爲共工知禹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名司空以官名寵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洛誥註引書傳稱周公將作禮樂優遊之三年不能成君子耻其言而不見從耻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功業乃營洛邑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

隨園隨筆

卷一

猶至孔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康成言太王遷岐一年成邑三年五倍其初註弼成五服以爲禹之疆土三倍于堯尙書正義曰舜耕歷山夢眉長與髮等末書符瑞志曾引之鄭康成解四岳云四岳者羲和羲仲四人之子也四人之子又爲八伯盤庚註言祖乙奢侈乃謀從湯之舊都故首篇是盤庚爲臣時所作與史記云盤庚崩後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之說不同周官注引緯書云泰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帝乙歸妹註云京房載成湯嫁妹之詞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故帝乙歸妹于夏傳以爲湯嫁妹也春秋註引孔子云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九月大雩註引古之人重請請

平應上公應上公者古之神人通平陰陽者其雩之祝詞曰寡人當死百姓何謫願撫百姓以塞無狀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解魯公之咎西宮灾註云魯倍公先娶楚女而齊媵後至而脅之故西宮灾乃楚女之怨氣季姬與郈子遇防註言魯季姬先配邾婁而後郈子故二國交忿宋襄爲曹南之會以和解之邾子不從乃執郈子而用之垂欽之盟註言公孫敖會宋公盟垂欽者誅商臣也三諫者月三日而成魄也孔子行平季孫三月不違齊人歸聊謹之田公受之此違之驗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像世順機三王肉刑擗漸加秦公子鍼註云秦嫡子生不以名令乎四境擇勇

隨園隨筆

卷一

猛者而立之古者諸侯出師世子率輿守國次宜爲國者持棺絮從蔡封人註云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季歸思慕三年故春秋賢而字之大雩註云魯僖公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天乃大雨註吳入楚引書傳云散宜生等受學于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肺約爲朋友又引春秋說文云子胥鞭平王尸血流至蹀楚昭王將入海父老日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乃戰而勝得以復國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賈逵以爲周諸侯分春夏秋冬四時來朝以助祭馬融以爲魯在東春當朝故祭禮但有夏酌秋嘗冬烝而無春祠文王世

子註云文王戒太子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  
 遵朕稱王可也文王問太公用兵孰先太公請伐密管  
 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  
 先王伐難不伐易伐逆不伐順遂伐密密之人縛其君  
 而來歸內則註言諸侯取九女兩兩而御或三日或四  
 日自后妃以至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十五夕而  
 御畢以金環進之以銀環退之小星疏云五日之中一  
 夜夫人四夜妾媵夫人所專不須設帳帳為妾設也望  
 前先卑望後先尊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  
 後貴者抱帳往賤者抱之還何休亦以為夫人居中官  
 少在前左媵居西宮右媵居東官少在後儀禮觀禮偏  
 隨園隨筆

卷一 二十九

駕不入王門註言諸侯乘墨車以朝而囚服以見天子  
 偏駕者在旁之副車也中庸必得其位註引援神契孔  
 子墨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獲麟註言血書于  
 魯之端門子夏往視之化為赤鳥文曰孔聖沒周姬亡  
 周王為天囚孔子作春秋卜得陽豫之卦蓋夏殷之卦  
 也孟子註云周公以為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為周  
 公兄也故望之益烈山澤而焚之註益為堯之火正非  
 禮之禮註引陳質妻而長乃拜之西子註言西子在  
 吳過市人求見者輸一金錢

詩有變頌

宋金華王柏謂變風變雅之外有變頌焉魯頌商頌是

也蓋本之唐成伯瑜毛詩指說  
 王皮是射名  
 儀禮鄉射禮一曰和二曰容三曰至皮四曰和容五曰  
 與舞考周禮射不至上有禮乎非武射也以禮射而貴  
 革所以異于古也

三傳多古字

三傳多古字余嘗戲集之在左氏則告曰詭答曰合忿  
 曰愾教曰恭毒亦曰恭獲曰止止曰尸煮曰脯磔曰膺  
 曰晏曰肝晉曰詢恥亦曰詢用曰由畜曰褚受曰羸聚  
 曰薦取曰浚埋曰側懷胎曰震與人相接曰際傾曰標  
 矢鏃曰七戲曰弄愛馬曰弄馬緩曰臯貪曰揭塌曰按

隨園隨筆

卷一

三

擊曰監益亦曰監野饑曰餽殺然曰擱然縛曰糜改曰  
 實益曰豸藏曰衷又曰微過曰汰溺曰旋又曰私懼獲  
 罪曰懼選屢見曰驟見改曰悛誤曰頗勝曰雋行夜曰  
 振敗曰燔擊曰扶跛曰蹇吐曰散詎曰齷語曰昨無準  
 曰無藝監功曰植車耦曰淳鐘列曰肆悶曰曹修曰蕘  
 短藉曰隱習曰貫不善終而弄曰莽鮮加鼎曰陪鼎斷  
 狹曰撤華至曰臯至患賓曰恩賓位次曰著微細曰銳  
 水澗曰滋繩曰約中肯曰應背當心曰龜勿書曰勿籍  
 哭會曰幾憂約曰隱度高曰揣度深曰仍相土曰物公  
 穀則狂曰悛無禮曰化過曰跌持曰探疾曰僕服曰帖  
 豫曰歸擊曰擊誤曰偵與曰苟將遠行曰繫行妹曰媼

更曰革懼曰悌遠曰追驚曰僅刺曰迥打曰撓來曰登  
來國語則視土曰覘土享年曰登年羣好曰曹好搏膺  
曰指膺無罪曰無郵縛曰紡寧入于恭曰陪而入于恭  
尤曰兜流涕曰洵涕待曰須斷曰契作樂曰厲樂

公羊之非

嘗謂柳子非國語不如非公羊常偶摘之如春王正月  
而以爲黜周王魯宋穆讓國而以爲讓禍叔術妻嫂而  
以爲賢許止弑父而有時赦宋襄敗卻而以爲文王之  
戰祭仲廢君而以爲合聖之權於外大惡書於內大惡  
諱然則內之亂臣賊子無忌憚矣賊不討不書葬然則  
晉靈齊莊皆暴露矣子同生而以爲病桓則是直彰公

國語

卷一

主

縱夫人淫奔而與大惡不書之說自相矛盾諸侯不再  
娶何以晉少姜卒齊人請續婚叔向爲博物君子不引  
不再娶之禮以辭之而乃以喪辭耶母弟稱弟母兄稱  
兄以同母弟爲加親于羣公子是知母不知有父也仲  
嬰齊卒而謂弟可以後兄是亂昭穆也商人兄終弟及  
皆君臣也未聞有父子之稱仲嬰齊與歸父皆大夫也  
無君臣之分可以有父子之稱乎以爲人後故不稱公  
孫嬰齊而稱仲嬰齊然則襄公二十二年之叔老卒彼  
又爲何人之後而不稱其氏乎以昭六年書仲孫何忌  
爲譏二名故王葬禁二名之漸以齊襄公復九世之仇  
爲合禮啟漢武開邊之禍以天王出居于鄭爲不能乎

母啟武后易唐之漸實與而文不與聖人不若是之舞  
文也享國長故不爲之諱本惡享國短故爲之諱本惡  
聖人不若是之齟齬也以諸侯未葬爲稱子則桓公十  
三年衛宣公未葬亦書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  
葬而盟于洮反書衛子何也謂立子以長不以賢則太  
王之舍泰伯立王季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何也  
以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爲道活不知行人者官名也  
不稱行人非貶也稱子者先公之女也亦非少女而始  
嫁也魯有送者齊有逆者單伯烏得而淫之襄六年莒  
人滅鄆左氏鄆特賂也謂特賂魯而慢莒也鄆滅而晉  
人且來討曰何故亡鄆公穀兩家以爲立異姓故曰滅

隨園隨筆

卷一

主

鄆蓋惑于昭四年魯又取鄆一節而曲解之不知取鄆  
取之于莒也立甥非禮而竟以爲滅國亦斷無此書法  
北史載劉蘭綏公羊見公羊白日現形崇蘭而卒余毀  
公羊殆三十年何其鬼之能靈于昔而不靈于今耶

穀梁之非

穀梁紕繆處稍遜于公羊而亦不少其可笑者祀伯姬  
過于防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已近鄉曲小說家矣魯  
桓子同生日疑故志之此卽王莽幸增秩懷能生男皆  
置新郡之意乃是後世小人心事豈有聖人于君父而  
有此書法乎朱竹垞以爲書子同生者正斷定爲魯公  
之子以同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

如齊足信會深以前文姜並未至齊故特書之以明其為魯君之子此說正與穀梁相反毛詩展我甥兮毛箋明其非齊侯之子亦此義也許止弑君以為不嘗藥按左氏以為飲許止之藥而卒故曰弑也又慮其為藥誤而非有心于弑故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如僅不嘗藥何得直以弑書

公羊穀梁傳皆姜姓所作

周青原曰公羊齊人名高穀梁魯人名赤自昔云然惟羅泌路史謂二子之外此姓罕見公羊穀梁切韻皆姜疑是姜姓一人作此二傳假託兩人名耳羅氏此說未免好奇然鄭清之送新薑詩有公穀一人其姓則姜之

語朱竹垞贈姜開先詞亦用此事

卷十

五

說詩同異

關雎一章毛傳但言后妃之德不言何人所作劉向以為畢公作謝太傅妻以為周公作朱子以為文王宮人作太史公曰周道闕而關雎作漢書曰應門失守關雎與刺後漢書曰珮玉晏鳴關雎刺之皆以為刺康王之詩史記以箕子刺紂賦黍離毛詩以為閔周室新序以為衛公子壽傷其兄公子伋而賦韓嬰又以為伯封不得于其父尹吉甫而作也曹植令禽惡鳥論引用之又以為伯封思其兄伯奇受譏而作左氏以碩人美莊姜之賢而列女傳則云衛人刺莊姜之淫冶而作姜聞之

悔過改行毛傳以芣苢為后妃之美韓嬰以芣苢為夫有惡疾作列女傳又以為蔡人作刺夫也毛傳以雞既鳴矣為思賢妃之詩而韓嬰以為蒼蠅之聲刺讒人之作又一說刺襄公不早朝而作也毛傳以燕燕于飛為莊姜送妾列女傳以為定姜送婦作毛傳以行露謂召伯聽訟作而列女傳以為申女作毛傳以大車為刺周大夫不能聽訟作而劉向以為息夫人作趙岐以小弁為伯奇之詩鴟鴞為刺邠君之詩不知何據毛傳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史記功臣表乃云仁義不行鹿鳴見刺北史韋安祖傳安祖感鹿鳴之詩而兄弟不忍獨食則又不知何本

隨園隨筆

卷十

五

爾雅之名以雅兼風與頌

焦弱侯曰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小雅兼平風大雅兼平頌蓋詩之有體猶樂之有音小雅之體與音風頌也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是故爾雅兼風頌

洪範是祭名

尚書大傳惟王后元祀帝命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註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音是洪範乃祭祀之名猶之禘亦祭名不止作喪服之漸

漢解

諸史類

摘史記註

史記古註唐司馬貞作索隱張守節作正義裴駰作集解其采取古書常摘出之如引龍魚河圖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額食沙帝不能征仰天而嘆天帝乃遣元女下授兵符引山海經云帝令應龍攻蚩尤尤請風伯雨師以從黃帝請下天女降魃以止雨雨止乃殺蚩尤于凶黎之谷引帝王世紀云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去有人持千鈞之弩驅羊且而占之乃得力

隨園隨筆

卷二

牧風后帝元妃西陵氏女曰嫫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生青陽次妃彤魚氏生夷鼓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食伊長孺家故從母所居姓伊耆氏引列女傳云堯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大戴禮作女媧舜之親戚謂象妹數首等也引通史云瞽瞍使舜滌廩舜告二女女曰鵲汝裳衣鳥工往使舜穿井舜告二女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引列女傳云陶子五歲而佐禹引帝王世紀云鯀妻修己吞神珠薏苡胃持而生禹名文命字高密引揚雄蜀王本紀云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于石紐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娶妻二日而生子也引帝王世紀云羿之先世掌射帝嘗賜彤

弓封之于鋤羿臂長故以射聞伊尹者力牧之後也引

呂氏春秋云有仇氏采得嬰兒于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非名也湯使之正天下也引劉向云伊尹為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九主者法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破君等凡九品也引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姐已為有蘇氏女見炮烙人則笑引六韜云紂為酒池肉林糟邱牛飲者三千餘人烹伯邑考食文王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引鄭康成云商容者商樂官知禮容故今禮署號容臺引地理志云傳險者傳說所隱處也故窟名聖人窟孔安國云傳巖有澗水壞道商王使刑人胥靡者築之說乃代胥靡築以

隨園隨筆

卷二

供食也引世本云公非辟方雲都亞圍皆太王祖也而皇甫謐以為一名一字止二人也引劉向別錄云鬻熊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引帝王世紀云昭王南征楚王惡之以膠舟迎王至中流王及祭公溺于水其右辛餘靡長臂多力游水得王尸引周春秋云杜伯受誅三年宣王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朱衣冠射王中心折脊而死報王為諸侯所逼負責于民乃上臺避之號避責臺引博物志云徐君官人孕一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有大鵝蒼荷卵歸覆煥之生兒為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鵝蒼臨死生角為九尾化為黃龍引錄異傳云秦文公伐雍南山梓樹樹神畏披髮故置髦頭引舒雅史纂云

宋太邱社亡者自亡也猶秦鼎之自飛也引茅盈內紀曰始皇二十一年九月盈曾祖蒙于華山升天童言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方有神仙之志引陳留風俗傳云沛公喪母于黃鄉為帝後以梓宮招魂葬有丹蛇在水躍入梓宮其浴處有髮號招靈夫人集解引三輔故事云始皇時隱宮之徒至七十二萬所割男子之勢高積成山高祖被十創十二矢石中通者四卒以征英布中流矢崩引皇甫謐應邵云太公名端字執嘉呂公名文字叔平亭長卒名弩父引老子道德經注云月中仙人宋无忌白澤圖云火之精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三

曰宋母忌蓋火精也引解道彪齊記云古有日夜出見于東境故萊子立城號不夜城引風俗通云李永為蜀守江神取女二人永以己女與神婚遂入江與神鬪良久有兩蒼牛鬪于江峯夢中告主簿曰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遂刺殺北面者引越絕書云吳王冢在猶亭西卑猶之右夫差繼後越王使下戈人以一螺土葬之引馬融曰蒼兕主舟之官王充以為水獸九頭故武王伐紂軍中誓之以懼眾也引括地志云齊桓公冢在牛山晉永嘉時發之得石版水銀池有毒氣不得入經數日牽犬入之得金蠶數十箔人骨狼藉蓋殉者也引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夏侯元曰微子仁之窮也箕

子智之窮也引于寶辨陸終氏剖坼而生曰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膝下水腹上出數月創合母子無恙引宋均註樂緯曰熊渠嫡嗣曰熊擘有惡疾別封于夔引春秋緯云蕭何感昂精而生楚漢春秋高祖封張負為鳴雌亭侯引漢名臣奏曰武帝難河間五策王悉條對帝然忌之日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宴樂以終引姚氏識名云天子諸侯妃有月事者以丹注面令女史見之不口奏漢律見奸變不得侍說文姪女汙也引外傳云孤竹君是成湯時三月丙寅日所封夷齊父名初字子朝姓墨胎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引元妙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四

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年歇李樹下剖左腋生老子引于寶三日記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掃則有清泉出焉祭訖泉枯今名女陵山魯得龜陰之田築城以銘孔子之功號謝城引琴操云孔子至匡郭外顏淵舉策指穿垣曰往與陽貨從此入匡人乃圍之孔子援琴而歌有大風擊軍士偃乃免引樂肇曰見南子即文王之拘羨里也矢陳也孔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引戰國策云豫讓刺趙襄子不得請襄子衣而擊之衣盡出血襄子回輪而亡引燕丹子曰軻與丹遊東宮池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而進之又共乘千里馬曰馬肝美遂殺馬進肝又美人鼓

琴柯曰好手遂斷手以玉盤進之引衛宏詔定古文尙書序云秦既焚書乃密種瓜于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齊乃令就視爲伏機焉俟諸生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而填以土終乃相壓無聲也今新豐縣溫陽之處號愍儒鄉

### 世系難考

史記后稷至文王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年是六十始娶八十始生子也契至成湯四百二十年業已十四世是皆三十而娶四十有奇而死也魏收作魏書自敘世系以魏無知爲七代祖其中乃相去七百年是收之祖宗皆百餘歲方生子也凡如此類可發一笑

隨園隨筆

卷二

五

### 史家自序世系

漢書揚雄傳序祖系最詳亦倣太史公自敘之體故也後范氏之序班彪南史之序沈約北史之序李延壽相沿爲例似屬不必若因文人能自序得姓之詳而爲之備載則不勝其煩南史崔慰祖與仲弟書云常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編纂成書在厨籠中可見漢史所載正未詳也何暇代人述祖系乎惟大戴禮帝系一篇最詳足補史記所未有

### 史遷序事意在言外

史遷序事有明知其不確而貪所聞新異以助己之文章則通篇以幻忽之語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讀史

者不可無識也卽如屠岸賈一事三傳所無史遷不忍割愛故趙世家入手卽序烏身人面之中衍隨即序周穆王見西王母以下將妖夢鬼神之事重疊言之皆他世家所無也若曰屠岸賈事之有無亦如是云爾張良傳曰黃石公曰滄海君曰赤松子皆莫須有之人以見四皓之傳聞亦如是云爾後人爲之假造姓名陳留志孔父秘記所載互殊任昉文章緣始以惠帝立四皓碑爲人臣賜葬之始俱附會之說通鑑刪之溫公可謂有識碑云四皓爲惠帝司徒考百官公卿表惠帝時並無司徒之官

### 史遷矛盾

隨園隨筆

卷二

六

辛壬癸甲孔安國言辛日娶塗山之女甲日往治水啟生不入言其勤也太史公以爲娶塗山女四日之內生啟故不入是疑其妻而惡其子也秦本紀言穆公以五羊皮贖百里奚商鞅傳則言舉之牛口之下秦本紀上文言武王誅惡來下文則言惡來飛廉子也早死周本紀武王卽位九年祭文王之墓然後起兵伯夷傳則曰父死不葬微子業已反縛矣又牽羊又抱祭器是微子有四隻手也武王伐紂爲救民也何所怨毒而必三射之且懸其首于太白之旗操莽之所不爲而聖人肯爲之乎歐公帝王世次圖序亦極言本紀世系之荒唐如舜娶祖姑禹攝位時以時考之年只六歲



釋孔子世家

王荆公議史遷不宜列孔子于世家以為孔子之道不因世家而尊姜西溟以史遷列孔子于世家非尊孔子也遷之于晉則曰嘉文公錫圭鬯作晉世家第七于越則曰嘉句踐滅強吳尊周室作越世家第十二于鄭于趙于韓皆然而序孔子則曰周室既衰孔子追修經術以達王道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其意諸侯之得世其家者以其知有天子而能匡亂反正也以天子之權歸之于周者莫如孔子故附孔子世家以明其始終為周之意而尊周者諸侯之事故上不得比于本紀而下亦不夷為列傳也羅堅甫云史公以陳涉為世家列于孔子

隨園隨筆

卷二

七

之後者有深意焉遷以秦燒詩書則孔子之道幾于墜地涉與項羽獨能起而亡秦以存孔子之道故列勝于世家而列羽于本紀不然隴上耕夫何世家之有此說亦與西溟先生相發明也

史記體例未備

史記有意為褒貶如進項羽為本紀陳涉為世家而黜淮南衡山為列傳是也有隨意標題而心無成見者如蕭曹稱相國而留侯絳侯稱封爵酈食其稱生而石奮稱萬石君魏公子稱信陵君而平原君稱趙公子勝是也蓋作史之初體例未備北齊書倣之或稱高敖曹或稱高昂或稱邢邵或稱邢子才或稱楊愔或稱楊遵彥

亦隨便書之

班氏史例

班氏作傳有于本傳不終敘之而終叙于別傳者如張蒼竇嬰等傳是也有因一事相同而合序之者如樂布被賣季布亦被賣張湯有賢子杜周亦有賢子故傳相聯而及也有因其文詞相類而合序之者如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是也有因其受禍相類而合序之者如陸宏夏侯京房等是也有為賢者諱而以過失散見于他傳者如周勃之汗流見于王陵傳霍光之不學無術見于貢禹之譏武昭厚葬蕭望之不肯露索是也有為尊者諱如戚夫人被殺不載高后紀而載外戚傳是也有

隨園隨筆

卷二

八

以一人為主而以諸人附之者如衛霍後附以蘇建李息等是也有應入藝文志而不必入本傳者如揚雄相如之諸賦史遷論六家之要指是也有應入郊祀志而亦誤入本傳者如匡衡李尋之諸疏是也他如楊王孫之祿葬胡建之誅監軍朱雲之折檻梅福之挂冠俱有獨行之意故合為一傳至于宣本紀乳皇孫者女徒趙徵卿丙吉傳則以為郭徵卿

後漢書誤倣史記

後漢書以董宣為酷吏倣史遷以邳都為酷吏也殊不知宣非都也宣與周紆不過搏擊豪強而已實一時之賢臣史遷深惡都當文帝寬仁之後首作悻悻舉止以

結主知以引後來窳成義縱之朋類故以為酷吏之冠  
真良史垂戒之心非范氏所知惟循吏則專類古人而  
漢廷無一焉雖以吳公文翁之賢寧見于後傳且序酷  
吏必屢稱天子以為能未免露誇書之意或曰郅都不  
救賈姬殊似正人余答之曰此都之所以媚太后也猶  
之高頰之斬張麗華所以媚獨孤后也卒之二人終得  
罪于兩后小人枉自為小或曰都不與臨江王筆似  
非媚太后者曰此都之所以媚景帝也試觀田叔燒梁  
獄詞保全骨肉豈非君子小人心之別歟都之言曰  
亡一姬復一姬進固以人命為兒戲也以此誘君心君  
心尚可問乎

隨園隨筆

卷二

九

班氏有識緯陋習

史遷作高祖本紀贊以忠質立義明乎繼三代者高祖  
也最為得體班氏遠引參龍之劉累以為漢承堯運又  
於列傳中以韓增之貴本于周烈杜延年之貴本于唐  
杜世祿以霍光之貴為霍叔苗裔皆染東漢人識緯習  
氣

前漢紀與漢書異同

苟悅漢紀與班氏漢書異者如漢書詔稱骨肉之親粲  
而不殊紀稱蔡而不殊紀稱武帝立宛貴人昧察為王  
漢書作昧蔡蔡主父偃者紀稱孔奢漢書作孔車紀稱  
梁相有褚大通迺五經博士漢書兒寬傳初梁相褚大

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云云  
是漢紀重一通字也其勝漢書者紀稱灌夫罵程不識  
不直一錢田蚡曰君衆辱程將軍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李將軍者李廣夫素所敬也漢書刪此二句則為李將  
軍地一語意不顯矣遼東高廟災董仲舒家居以為高  
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于禮不當立廟在  
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正者漢書刪此  
數語而添入其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云  
云然則其師書所說何語耶

後漢紀與後漢書異同

袁宏後漢紀與范氏後漢書異者如孝和紀稱梁竦與

隨園隨筆

卷三

十

舞陽公主相罵而後漢書則云與舞陽公主私相慶後  
漢書董卓傳但載卓廢宏農王而紀則詳序王之不肯  
飲藥與唐姬各唱歌一章詞甚哀婉有天道易兮運何  
艱棄萬乘兮退守藩之語李充薦士與鄧騭勸食肉  
充厲聲曰說士甘于肉此後漢書語也紀則云充說海  
內隱士頗多不合騭舉炙曰君宜及溫食之充受炙擲  
地曰說士之樂甘于啖炙紀稱太后使家舊往問鄧康  
病宮中婢年長者自稱中夫人康曰汝非我家婢耶何  
得稱中夫人後漢書宮婢問康疾自稱中夫人非夫人  
也河南尹田歆問外甥王湛曰河南當舉六孝廉皆得  
貴人壽命不宜相違欲以五副之舉一清名堪成就者

上以報國下以託子孫謹薦神書曰洛陽門下吏也歆  
笑曰當得隱滯之夫乃洛陽吏耶謹曰夫異士不居山  
谷居山谷者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間而有  
異而人不知已獨知之乃奇耳此數語覺曲折有味後  
漢書刪之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語雖  
練而味薄矣惟刪去託子孫一句使歆身分較高又杜  
根諫鄧太后還政太后怒以絹囊盛根于殿撲殺之紀  
稱根先知之召司撲者陰其為意使不加力故以撲輕  
得免後漢書則云執法者以根知名故私囑行事人不  
加力遂得免亦使根身分較高

紀信不侯有說

隨園隨筆

卷三

三

人多疑紀信死不封侯為高祖寡恩獨黃陶菴先生以  
為古無追贈爵之禮漢去古未遠故一切死事之臣但  
封其子為侯不追賜死者之爵終西漢之世皆然不獨  
信也東漢來歙為人刺死始贈中郎將征羌侯前此蓋  
未有也周苛守滎陽死子城封高景侯酈食其使齊死  
子疥封高粱侯亦皆封其子而不追封其父也紀信  
之後無間焉其無子明矣或以呂后紀襄平侯紀通為  
即信之子不知通乃紀成之子成從高祖入漢定三秦  
戰于好時死非代高祖死之紀信也

後漢書列傳載事不同

楊震傳云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遂

東考詔獄結以周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  
屍都市事在安帝延光二年後張皓傳云騰繫考所當  
伏重法皓上疏諫帝乃悟戒騰死罪一等事在順帝時  
兩傳大相矛盾

史漢均非舊本

史記天漢以後褚少孫所補也成帝時長安馮商待詔  
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後漢校書郎楊終受  
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然則史遷之真鮮矣梁書  
劉之遴傳之遴得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  
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古本以序傳  
為中篇以表志列傳相合為次外戚傳即次帝紀下淮

隨園隨筆

卷三

三

陰贊曰淮陰毅毅伏劍周章皆與今本不合然則孟堅  
之真亦可疑矣蕭琛傳宣城有僧賈一葫蘆中有漢書  
序傳曰此是班固真本惜未載其文字

古本漢書多偽作

梁劉之遴所引古本漢書全紹衣以為偽造外戚傳以  
元后與莽接有深意焉必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  
不列陳項之上則諸王亦不次外戚也

補漢書闕名者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裸葬云  
云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名黨字仲翁為蜀郡  
太守又荀悅漢紀壺闕三老令狐茂上書云漢武故

事作鄭茂皆足補班氏之闕也

裴松之三國志補

裴松之補三國志如駁排官渡之兵數核正黎陽之婚期以蔡邕嘆卓為誣罔証孫郎襲許為乘時俱極允當補魏受禪識書三萬餘言及鍾繇殺鬼婦蔣濟夢亡兒掘地得范邴友之奴等事屬諳詭似可不補張魯傳註引典略略教民經匿法緝匿法不可解或是抱朴子介象蔽形之術耶後漢書劉焉傳註亦引典略則刪去此語

三國志疑義

吳志陸瑁傳初瑁同邵間人敏見待國邑憂于宗修惟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圭

謂以為不然魏志王朗傳注太祖嘲朗曰不能效君折抗米飯朗嘆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吳質傳注太和中質入朝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瀕卿理耳昭曰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擯也此數條俱不可解又賈逵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着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通健二字亦不可解

晉書之失

晉史孝友傳以李密為冠忠義傳以稽紹為首是也韋忠為劉曜盡節何與于晉而與劉沉王豹并列乎鄧攸

誦媚權貴棄絕天倫是何人品王宏川發婦人和服于路是何政體而列前史傳乎夏統傳促數煩志全是唐人小說非史體也韓壽附賈充傳中言其卒且贈將軍而賈后傳言其伏誅自相牴牾諸葛長民劉毅孟昶等皆有攘桓元之功而傳中為宋高祖故極言其凶邪是誣善也桓溫廢海西公王彪之定廢立之謀忘君臣之義稱朝廷以此服之是褒亂也庾亮不入外戚傳許旌陽顧愷之葛稚川不入藝術傳俱不可解至于賈充見鬼阮瞻見鬼王導見蔣子文符堅望八公山草木皆兵以為王道子禱神之驗則幾乎志怪矣

晉書疑義

隨園隨筆

卷二

百

晉書何曾傳都官從事奏會華侈以銅鈎蔽引車瑩牛蹄銅鈎蔽不知何物皇甫謐傳女有反賜之說所反者何賜耶地理志武皇帝受八堯之禪八堯者何人耶

六史疑義

晉書江都傳帝欲于殿前立鴻祀鴻祀者何祀也唐書開元二年宴侍老于含元殿侍老者何老耶周書有大呼藥州呼藥之官呼藥者何官耶北魏李崇傳相傳崔謀世有惡疾以呼施為慕田呼施者何地耶東漢詔云飛蓬隨風微子所嘆晉書樂論曰君子惡大凌之歌北里之舞隋書帝紀曰刑濬之所文命動威雷門之間句踐戮卒諸所引用俱不可解

宋書之誤

沈休文宋書王道隆開放促戰以陣亡不應入恩幸沈攸之起兵伏誅不應與魯爽臧質同傳又張暢諸傳俱稱北魏諸帝之廟號休文南朝人亦不應尊索虜若是蓋沈休文宋書殘缺後人取南史補入故往往自相矛盾張暢張敷二傳其証也已見朱氏史糾矣魏書北齊書均有殘缺往往以北史及高氏小史補之此非本書之失

南北史體例之非

潘玉兒不入后妃傳附見于王茂並茹法珍傳以其亡國也陳後主張妃何以又入后妃傳江總不入佞幸以

隋園隨筆

卷二

七

其有文也而載法興頗有文詞徐爰且通經學又何以入于佞幸竇誌慧琳僧也不應入隱逸灾祥謠識應入五行志不應附本紀劉知幾史通歷數諸史長短而絕不及南北史何耶

高進之逸事見三十國春秋

余見高氏家譜載三十國春秋一則云高進之沛國人父瓚有拳勇嘗送友人之喪喪反友妻為土宦所掠瓚掠之殺七人而友妻亦刎頸死遂亡命江湖進之生十三年母劉死藁畢走四方求父不得乃謁征北將軍劉牢之牢之高會進之入幕推上客而踞其坐大飲嚼一坐大驚牢之揖客問所長進之曰善以計數中密事牢

之問部下甲兵芻糧進之布指算不爽乃辟行軍司馬

居五日進之曰劉公猜而不忍怒而好叛不去必及禍遂去之與下沛薛彤為友因薛交植道濟三人者志義相合刑牲盟生死從道濟征桓元得首將王雅敗桓兵于奔牛塘又殺路雍破得天子旌節與桓所乘舟事平以功讓道濟及圍廣固進之作攻具甚精巧事平投廣固相徐傳等謀廢立招道濟道濟謀于進之進之曰公欲為霍光乎為曹操乎為霍則廢為曹則否道濟驚問進之曰公欲輔宋則少帝不廢琅邪王不立天下非宋有也故必廢如欲自取則長亂階逢愚君修德布惠招羅腹心天子非公而誰故必不廢進之此時按腰問刀

隋園隨筆

卷二

七

同道濟有異言則殺之道濟趨下階叩頭曰武皇帝在上臣道濟如有異心速殛之乃與進之定議不為戎首亦不相阻也及謝晦反兵銳道濟憂之進之詐道濟書致晦與之連晦喜不設備悉精銳蔽江下進之遂問道入江陵揚言曰檀江州率重兵敗謝晦于江中斬其首以狗故晦黨聞之解體部下閉門拒之事平進之為司空參軍後到彥之伐魏知其名乞與同行進之告僕曰到公必敗吾言則或軍否則及難遂請護糧乃免道濟晚年懼禍其夫人劉遣婢問進之進之曰道家戒盈滿禍或不免然司空功名蓋世如死得所亦不相負夫人泣語道濟道濟意狐疑亡何被收道濟目光如炬脫幘

投地曰壞汝萬里長城薛彤曰身經百戰死非意外事  
進之掀髯笑曰累世農夫父以義死友子以忠死君此  
大宋之光坐地就刑神色不變進之無眷屬僕魯健從  
進之死故无收其尸者薛彤下沛人死後其子負骨歸  
塋求進之骨不得以其帶同父棺葬焉後沈約修宋史  
附高進之薛彤于檀道濟傳

新舊唐書得失

宋吳縝作新唐書糾謬分二十目層層駁辨是矣然瑕  
瑜不可盡掩若高祖起事太原而本紀即總書某人據  
某處則新書較舊事自具綱領高士廉傳舊書攬入朱  
桃椎武后紀舊書詳述侯祥禡語以薛懷義入外戚傳

隨園隨筆

卷二

七

新書刪之極爲得體封常清高仙芝募兵闕輔戰周南  
市人之卒原在哥舒助亡之後作史者自應列哥舒在  
前方有眉目不然唐府兵雖亡曠騎尙在何以草草如  
是新唐書先列哥舒極爲扼要然封常清臨死上表叙  
潼關之情形表不死之心情文排側頗有可觀而新  
書全刪之張柬之駁進士王元感論三年喪極有關係  
而新書又刪之悞矣新書之不當刪而刪者帝紀之誥  
勅也當刪而不刪者宰相之世系也吳王爲長孫無忌  
所陷而舊書混書與房遺愛謀反伏誅此不如新書之  
書殺荆王元景吳王恪爲得實也凡改元者新書竟稱  
元年而舊書必稱永徽七年顯慶六年以見改元之並

非正月其或改于九月或改于八月者方得明晰此不  
如舊書之精細也

新書重複

新書高智周傳有相士論相一條竟又見于來濟傳中  
是復也

新舊唐書異同

新書房元齡字喬舊書房喬字元齡舊書子儀長六尺  
新書子儀長七尺二寸新書安樂公主方覽鏡畫眉兵  
入被誅舊書公主聞變與武延秀閉門格鬪良久始敗  
新書不爲龐勛立傳附見于康承訓傳中舊書亦不爲  
龐勛立傳附見于張仲方傳中新書言桑道茂受朱泚

隨園隨筆

卷二

八

官而舊書言泚入長安城時道茂已卒沈傳師言天后  
紀仍宜書中宗在房陵做春秋書昭公在乾侯之意蓋  
駁吳兢也舊書載之最詳而新書則不知此例

新唐書硬刪文義強用僻字

新唐書自夸文簡于初事增于舊然硬刪舊文一二字  
往往晦澁不通除顧亭林日知錄所摘外余又摘數十  
條如孫可之書何易于云故相裴公刺史綿州嘗在觀  
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合易于廉如是導從者裴公之  
所從也即黎幹滅驕之義也新唐書引之而剛改曰導  
侍不過三人廉約益資性則竟指爲易于之導從矣蕭  
穎士傳人勸其僕去僕曰非不能去但愛其才耳新書

刪一去字曰非不能便不成句韋表微傳表微以學者  
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抵其  
違抵其違者抵其違悖也刪去悖字便不成文李德裕  
傳李宗閔牛僧孺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條者條  
陳失政也刪去一陳字又不成文惠文太子範傳明皇  
謂左右曰兄弟情天至於我豈有異哉趨競者強相附  
我終不以為纖介纖介者纖介之嫌也去一嫌字又不  
成文李忠臣傳李諫德宗欲誅張涉曰陛下貴為天子  
先生乏財非過也所謂先生者天子家之先生也刪天  
子家三字則先生二字落空安祿山傳祿山專進奇禽  
異物以惑帝心而人不聊不聊者不聊生也刪去生字

隨園隨筆

卷二

五

亦落空凡列傳中如此類者不可枚舉又好用說文奇  
字自矜其博李密傳教庾之藏有時而賜賜盡也溫彥  
博傳不逮再棋棋即期也他如亭伯紛縷云理騫短孔  
才辭韻仲任瀧瀧蘊古挺切陸贄踏窾王伍蓮陋歐陽  
通寢儉房瑄第崇淳風詆據元濬傳之芟薶穴腥李揆  
傳之靡枕圖史韓愈傳之擗墮道真皆割裂字義有愧  
大家

隨園隨筆卷三

錢塘袁枚子才

諸史類中

新唐書孝友傳例可做

新唐書孝友傳先書其名通朝廷者姓名分類而載不  
載行事其載小說而未經上旌者概不書此亦簡便之  
一法

李郭事散見他傳

李郭同為牙門都將兩不相能同盤飲食不交一言及  
汾陽代安思順光弼在麾下請死等語新書不載兩人  
本傳而著于高麗傳贊中為張保皋與鄭年故也白望

隨園隨筆

卷三

宮市之弊散見于張建封傳中亦此例

五代史持論太苛

五代史持論太苛如元行欽首明嗣源之反又殺其子  
從璩與莊宗臨危誓髮志如皎日莊宗死而出奔豈無  
再圖匡復之意卒焉明宗折股而死市人皆哭真是顏  
段一流歐公以為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志之所在公  
何以知之烏震事趙王鎔鎔為張文禮所弑震討文禮  
文禮執其母妻以招之震不顧文禮斷其手鼻縱之震  
軍中皆不忍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厲卒破鎮州歐  
公以為不忠不孝夫委質事人王陵溫嶠趙苞之事皆  
事之無可奈何者也忠孝不能兩全君子必以一端與

之未檢非善善從長之意而歐公一筆抹殺過矣張憲涕泣而拒張昭遠亦以出奔見殺不得列于死事然則季友出奔而春秋與之陳文子出奔而夫子稱之何也薛居正五代史稿與歐史異同

薛居正五代史稿久已不存近日翰林在四庫分校者得觀永樂大典乃摺摭成書兼採冊府元龜五代會要等編得一百五十卷亦盛事也中有與歐史不合者如唐閔帝紀薛史作明宗第三子而歐史作第五子是也歐史晉家人傳止書出帝立皇后馮氏薛史則云馮氏未立之先追冊張氏為皇后歐史所不載也張萬進賜名守進故薛史本紀先書萬進後書守進歐史刪去賜

隨園隨筆

卷三

名一事故前後遂如兩人矣再歐史有改更薛史之文而涉筆偶誤者如梁遣人至京師本紀以為朱友謙列傳以為朱友諒唐明宗在位七年餘向論贊以為十年之類是也有沿薛史之舊而未及改正者如吳縝五代史繁譏議杜曉傳幅巾自廢不當云十餘年羅紹威傳牙軍相繼不當云二百年之類是也大抵薛史之文筆平實不及歐之謹嚴然而作在宋初離五代不遠事多詳備且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亦頗有裨于文獻將來必與歐史並存如新舊唐書之例矣

宋史無識

邢昺為王欽若之黨崔頌性鄙多疑巧者治室必以昺

蒙其而孔惟知乞金紫私官錢而已胡旦諂事宦者王經思人品卑下如此匪人竟入儒林傳程朱弟子入道學傳張栻亦入道學傳而東萊元定二陸又入儒林不知道學與儒林作何區別李公麟并無著述不過以善畫故入文苑文苑中可容畫匠耶錢辛楣先生亦云宋史既倡為道學傳以尊朱子矣而朱子之師如劉彥冲胡原仲劉蛟中反不得與焉南軒與東萊俱為朱子友而獨進南軒黜東萊程氏弟子首稱游楊呂謝而與叔獨不與焉以附出大防傳故也然張不附于父而呂獨附于兄何也朱子門人多矣獨進黃幹等六人而蔡元定父子又擯之于道學之外何也予謂道學傳亦非有

隨園隨筆

卷三

意尊朱子也因熙寧有道學之禁遂摘取二字為名如東漢之黨錮傳云耳

宋史繁蕪之故

人言宋史繁蕪非其序事之冗也蓋當時秉筆者雜取諸家行狀碑志而為之多有不應載者如郭密李斌趙瑁等數十人全無事業又無關係何必立傳惟劉平任福等傳序事筆致頗有可觀柔樺傳純用歐公本文殊明潔張浚傳用朱子所作行狀失之濫矣他如曲端之寃諱而不言符離之敗歸罪于李顯忠而為張浚出脫皆可笑也

宋史成於道學初熾時



宋史陸放翁為侂冑作南園記士論非之揚龜山受蔡京薦胡安國受秦檜薦而士論不非豈蔡京秦檜之姦滅于侂冑耶所以然者侂冑得罪朱子故也林栗議論侃侃謝深甫一時佳士王淮頗著賢聲俱因與朱子不合史臣遂與胡絃鄭丙同傳趙雄亦賢者以抑張栻而與陳松同傳皆非公論蓋元人作史時正道學之風初熾也元尊朱子至于呼太祖御名成吉思而祭可以想見當時尊崇之過當矣史彌遠所以不入姦臣傳者以其能弛偽學之禁故並其廢濟王事而諱之不在本傳中

宋史為賢者諱過

隨園隨筆

卷三

四

宋史倣漢書之例為賢者諱過如周必大之附曾覲不見本傳而附于曾傳中寇準之詆訐求進不見本傳而附于宋白傳及宦者周懷政傳中蔡襄張方平之傾蘇子美不見本傳而附于王拱辰傳中虞允文梁克家兩本傳甚賢而兩附外戚排擯直言則見于蔡幼學張栻傳中

宋史矛盾

本紀岳飛討楊太夫赴水死賊黨黃誠斬太首挾鍾子局倫詣部督府降牛臯傳則云楊公先舉鍾子儀投于水遂乃自赴臯投水擒公王韶傳附王厚其載賜籠縶鐘在末秦二州之先外國傳及本紀所載乃在

二州之後洪适傳皓卒後一日秦檜死洪适傳則云檜死皓還道卒留從效傳張漢思陳洪進率兵劫從效遷東亭陳洪适傳則云從效卒洪适誣少子紹鉉以叛執送江南張說傳梁克家與張說議事不合求去克家傳則不言張說夏國傳好水川之敗死者萬三百人任福傳則曰將校死者數十人死者六千人本紀則曰諸將死者十四人

宋史有三

儲同人曰宋史有三一時政記一起居住一日歷兩府大臣撰時政記三館應升之士修起居注日歷即據前二書交學士修撰而命宰相監修之故歐公有論史館

隨園隨筆

卷三

五

日歷狀

王且傳不得體

宋史王且傳稱其大度云且不肯臧否人物家人故意飯中投墨試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終不肯說明飯之不善也予戲謂再墨其粥則且將忍餓而終不言歎孔子失飴不食失時不食必明其失飴失時所以不合之故故弟子得以記之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其在且當日或偶有此事未可知而史家以此為美談則可笑矣

元史重複

元史諸帝本紀中載星災月食河決事已詳而天文志

五行志又重載之陰陽家推算重光有灾旃蒙長久指武宗與仁宗也太后頗惑其言已見于皇后傳矣又見于康里脫脫傳中帝問宋何以亡國或以賈似道重文臣輕武臣對已見于世祖本紀矣又見于董文忠傳中史天澤奏兵民之柄不可並居一門已見于本傳矣又見于史楫傳中帝與趙子昂論葉李留夢炎優劣趙優留帝優葉已見于昂傳矣又見于葉李傳中倪哲篤欲錢鈔兼行不分子母呂思爭之甚力曰我有三个字行不得行不得已見思本傳矣又見于食貨志中王著殺阿合馬事已見阿合馬本傳矣又見于張九思傳中

金史重複

隨園隨筆

卷三

本

金史張行信傳言胡沙虎誅行信上封事載胡沙虎傳可見一事之不宜兩載此史例也乃重複處不一而足章宗李妃之寃見李妃本傳矣而又見于完顏匡傳中少監劉景因太府燒案牘兩月取諸司賬簿補之吏坐稽緩當得罪景為之倒署年月為馮六所告而誅已見景本傳矣又見于孟浩傳中世宗稱王儵為老姦一見本傳一見張大節傳承安五年天色陰晦張萬奏咎因小人張煒等一見本傳一見張煒傳舉一帝配天之禮証三祖共配之非一見禮志一見石琚傳哀宗入蔡事一見烏古論鎬傳中又見赤蓋合喜傳中崔立惡浮剗豫而不入逆臣傳何耶

遼史名號互異

遼天祚帝紀云以楊剗為女直部節度使即金之穆宗其名盈歌金世表曰南人稱楊剗太師又曰楊剗號仁祖金代無號仁祖者盈楊歌剗由南北音訛耳乃宋之楊淑妃稱章惠太后見宋緩傳而淑妃本傳不載其謚元之文宗名圖帖睦爾而順帝至元五年詔內稱脫脫木兒此詔四百餘言而文宗與順帝兩紀重書之况文宗時固有萬戶脫脫木耳知樞密院事及荆王子脫脫木兒奈何帝后之名號在一史中猶互異若此

元史成大速

元史自太祖迄寧宗十三朝之事自二月至八月而書

隨園隨筆

卷三

本

成順帝時事自二月至七月而書成成之大速故多訛錯重覆之病天文志重述渾天宜夜同體三家言禮樂志抄寫乘記藝文一志竟忘編入尤可笑者專取人行狀家傳全書之而不加裁剪其行狀家傳又多虛窟空疎如今之時文樣子黃潛傳云極天下之至博而參之以至精譬之滄海不波一碧萬頃揭奚斯傳云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歸之于至當歐陽元傳云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衡治具與有功焉此豈史傳之體裁乎史臣宋濂王禕自謂文詞過陋有矣夫

元赦書俚鄙

元泰定赦書云有四个大幹耳朶及軍馬達二國土扶  
立了兩個哥哥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等語皆係  
偶土俗之語不知宋金華諸公何以不加修飾

史家重複

三國志裴松之補孫權傳鄭泉字文淵頗得美酒五百  
斛四時甘脆置兩頭云云晉書畢卓傳亦有此數語是  
畢卓之襲鄭泉歟抑晉書之襲吳志歟北史徐之才傳  
之才嘲狗云為是宋鵠為是韓盧云云序傳中又載為  
李神備語是徐之襲李歟李之襲徐歟唐書來濟郝處  
俊孫處約高智周各言官位事來濟傳載之矣高智周  
傳又載之宋史閻詢傳詢使契丹契丹導路者欲夸疆

隨園隨筆

卷三

八

宇之大故紆其途詢曰從柳河至松亭路豈不較捷耶  
契丹使者大驚此劉貢父傳中事也至閻傳又重載之  
穆行傳行為華池令有訟割牛舌者某不服行命牛主  
歸宰牛賣之俄而有訴某私宰者行曰汝割其牛舌又  
訴其私宰耶其人驚服此包拯傳中事也至衍傳又重  
載之

史家率筆

班史最謹嚴而宣帝紀云一時公卿大夫上下相安莫  
有苟且之意也傳喜傳太后求稱尊號使帝不得直道  
而行酷吏傳延年敏提于事雖冉有子貢通藝于政事  
不能絕也筆法元而率南史最雕繪而始興王濬傳其

母又愛幸文帝極所留心等語是何文法舊唐書最華  
贍而元載傳重複拉雜異樂名姝四字重累言之陳壽  
三國志人皆稱其高簡而管輅傳瑣屑繁冗頗嫌詞費  
呂範傳州民陸遜全琮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虔即敬  
也肅即虔也亦嫌重複袁宏後漢紀馬援曰臣與公孫  
述同縣少有娛虞誦文武都羌較曰吾言強弩發鄭次  
都謂鄧暉曰子直心誠三代之道云云俱不成句法

史家好言猥褻

羊后達劉曜語再醮之婦媚其後夫所謂閨房之內更  
有甚于畫眉者狀第之言不踰闕史官何以知之晉史  
書之可謂無識晉書酖牛金是一事夏侯如通小吏牛

隨園隨筆

卷三

九

金生元帝又是一事通鑑合而一之已屬可笑楊妃洗  
兒事新舊唐書皆無之而通鑑乃采唐人小說天寶遺  
事以入之豈不知天寶遺事載張嘉貞選郭元振為婿  
年六天寶何足為信史耶陳壽三國志既稱陳聲能執  
法繩孫皓寵妃所遣使人矣又稱聲為幸臣李延壽北  
史既稱辛德源與裴讓之均為名臣矣又稱其相愛有  
龍陽之好張雕武已入儒林矣又稱其少時貌美其師  
王元則愛之教學尤勤此三人者使無其事不可誣也  
有其事亦當為賢者諱而况事迹黯昧非史官所宜采  
錄他如金史后妃傳海陵語莎里古真之言舊唐書武  
后本紀侯祥穢語俱不必污之簡冊也

蕭穎士不知史例

蕭穎士論史以春秋為正體以史記為偽體不知史記所本本尚書也尚書在前春秋在後豈尚書亦是偽體耶劉向以左史記言為尚書右史紀事為春秋是矣皇甫持正作編年紀事論以為春秋非左傳則事不詳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畧強欲倣春秋而遺失甚多此子長紀傳之體所以不可廢云云此語蓋專為蕭氏重編年而輕紀事發也古今正史著于錄者七十五家九十六部編年只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何其盛衰之殊哉亦以紀傳載一人之本末一事之始終易于瑰奇人多樂觀編年則比事屬詞刪煩舉要易于平實人不樂觀之

隨園隨筆

卷三

故歇

子由古史最陋

蘇子由古史最陋刪黃帝紀而增入醫家刪老子傳而附入佛家以光武為不如高祖是拾馬文淵石季龍之唾餘以霍光為不能調護昭帝是猶顏淵早亡而責孔子不善教以養生也光之不學無術正坐使宮人著窮袴等事耳乃以此責之殊可笑也

漢婦人封侯

按史有婦人封侯者史記呂后紀女弟嬃封為臨光侯呂嬃即樊噲妻也漢書蕭何傳何薨呂后乃封何夫人同為讎侯

史書漏載

漢樂成侯丁義以劾樂大而誅左馮翊宋疇以鳳下彭城奏不為瑞而免皆君子也何以不為立傳而僅見于功臣表中唐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全家死史思明之難唐書不載忠義傳中僅附見于其祖元萬頃之末有畢炕者守廣平拒祿山致赤其族昌黎所謂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是也不載忠義傳中望江令麴信陵之賢非見于香山秦中吟則竟湮沒矣宋太祖陳橋兵變有祗候班二卒長拒于南門隨即自縊太祖憐其忠為之立廟祀之而不知其姓名他如厲狄與項羽同起兵而今人但知項羽見鞍耕錄光武故人有牛牢高

隨園隨筆

卷三

七

獲與子陵同不屈牛見高士傳高見方術傳而今人但知子陵刺韓傀者聶政有副陽堅見國策韓釐王時客述東孟之會云云而今人但知聶政與蘇武同使同還者有常會徐聖等九人而今人但知蘇武見漢書辛翼與張良同報仇而今人但知良見緯畧沮誦佞盧與蒼公同造字一右行一左行一下行見法苑珠林而今人但知蒼公同高漸離送荆軻者有宋意而今人但知漸離同弦高犒秦師者有賈人奚施而今人但知弦高見呂覽王勝之知安石之不良先老泉作辨姦論而今人但知老泉

史家重子孫

高岳為鄴中四貴之一其恃權放縱北史傳中不言以士廉故諱也于氏長孫氏多佳傳以志寧無忌等貴故也梁王傳無貶詞以梁王歸乃蕭瑀父故耳房彥謙與張衡書頌元雜而傳中全載之以其子為元齡故耳魏長賢魏書無傳而北史書之為文貞故耳薛聰薛孝通魏書所載寥寥而北史詳書之蓋延壽與其孫薛收交好故耳

史家避諱無謂

南齊書以蕭衍為義師隋書以李淵為義兵因作史者身立其朝不得不諱也宋書為沈約所修在齊梁之際而于文帝紀書崩于零陵王傳稱薨順帝紀書袁粲沈

隨園隨筆

卷三

七

攸之謀反伏誅何耶陳壽晉人書高貴鄉公宜諱矣乃書廢張后廢齊王頗多明文而書伏完死則曰伏法書耿紀韋晃事乃曰討斬書甄后稱卒又曰東征孫權西征劉備何耶魏書成于北齊時凡于魏帝皆諱于齊反不諱何也諱者崔元伯馮父通以字稱不諱者高湖于神武為曾祖而祖謚父樹直書其名何也諱史者盧斐李庶不加指摘又何也新唐書昭帝紀書崩于哀帝則書弒五代史于梁唐晉漢之君見弒者亦書崩俱不當諱而諱也陸游馬令皆宋人作南唐書曰某伐我我師敗績此等我字俱屬無謂

史有太簡者

漢晉徐樂傳賈山傳只載一書而樂與山之出處一字不及北史做之衛操傳但志地理一碑晉書祖台之傳只一行袁悅之傳只四行

十六國春秋載孔子事獨奇

十六國春秋名為一百卷而事迹寥寥皆晉書載記之唾餘斷非崔鴻之舊本按北史崔鴻傳極言所書十六國慕容改號姚興被擒之悞又稱李雄蜀書未得則此書之傳至今者其偽無疑惟以鄭櫻桃為女寵與晉書小異其尤奇者劉昞傳昞字彥明為沮渠蒙遜秘書郎中蒙遜問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聖人也蒙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直州

隨園隨筆

卷三

七

見仲尼及七十二子遊于海島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既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返此所以稱聖人也蒙遜所言未知何所本按韻府七虞韻銜土註引北涼錄一段與昞傳畧同

通鑑表章李鄴侯

李鄴侯北伐之謀保儲之諫辨建寧之寃保李晟馬燧之功新舊兩書俱不載入且言德宗晚好鬼道乃得見用而舊書更言其請開廬山瑟瑟與王與黎幹同傳輕之大甚微溫公通鑑取李繁家傳大為闡揚則鄴侯一

代偉人幾乎默然無色

邵氏宏簡錄可笑

前明邵尚書宏簡錄志在繼通志而作故始于唐而終于宋然穿鑿已甚有天王宰輔功臣旌德臺諫庶官之稱已屬無謂如宋之高瓊唐之裴寂尤不應以功臣目之更有禩行一門以田承嗣李懷仙祖孝孫薛懷義上官婉兒列為一傳不倫甚矣

一人兩傳

舊唐書之楊朝晟元史之速不台雪不台完者都完者援此一人兩傳也日知錄會識之

兩人一傳

隨園隨筆

卷三

南

五代史拓拔思恭思敬兄弟二人也撰作一人陳后山叢談會識之

一人兩史有傳

宋文帝第九子義陽王景廢帝時奔魏明帝即位贖之不與封景丹陽王三尚公主齊明帝第六子蕭寶夤梁豫章王蕭綜俱奔魏封王尚主以故宋齊梁書有傳魏書亦有傳宋遼金時王繼忠仕宋為鄆州刺史仕遼為樞密使更其姓名為耶律顯忠其餘張邦昌劉豫張覺郭藥師李全李壇宇文虛中王倫等皆兩史有傳

左史稱名隨意

左傳一湖般也忽稱之曰子揚一荊賈也忽稱之曰伯

贏一士會也忽曰范武子忽曰隨季忽曰士季豈非隨意任呼並無凡例

綱目非朱子所作

綱目非朱子所作乃門人趙師淵所為朱子文集中已言及之蓋朱子方責文中子作元經擬春秋之妄豈肯躬自蹈之書中舞文弄字之弊不可枚舉凡偏安之主稱殂不知尚書之帝乃殂落堯非偏安之主也凡小人也刑卒稱死不知尚書之五十載陟方乃死舜非小人也刑刺秦王書盜張良擊秦王書報仇符氏毛后以死節與之呂氏楊后以不死節與之既特筆書揚雄為莽大夫矣而他人之臣莽者不書既倣漢晉春秋以昭烈為

隨園隨筆

卷三

五

漢帝矣而其子則書後主郭威弒湘隱王書弒弒隱帝則書殺所謂自亂其例也通鑑喬知之愛婢碧玉為之不昏則刪不字而曰為之昏高緯遊南苑從官賜死六十人訛為賜死六十人

通鑑刪紀元

通鑑過一年兩紀元之事必硬刪其一如後唐閔帝改元應順在正月懿王改元清泰在四月今但提清泰元年而刪去應順則閔帝之數月天子無故遺削矣史記索隱議史遷全沒惠帝之六年不為本紀亦此類也

隨園隨筆卷四

諸史類 下卷

錢塘袁枚子才

竹書

竹書紀年支離敷衍為偽書無疑然為之解者以殺季歷者為文丁非文王也然文王即位豈容不共戴天之讎太甲殺伊尹者是戰國人竄入以假田和晉三卿之類否則前命尹為卿士後言祠保衡為無着矣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皆以攜王為伯服不知為王子余臣似宜存之以備一考

古無正統之說

隨園隨筆

卷四

十一

正統論始于宋元如歐公楊鐵崖諸人瀾翻千言互相爭論又有自正無統有統無正之說不知古帝王無正統之說王猛諫苻堅後晉曰司馬氏正朔相承高歡謂杜弼曰江右有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人以為正統石勒臨死憂曰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君蓋惟苻堅石勒高歡皆不能得天下故隱然欲竊附于正統耳本朝儲同人先生作論七篇一掃而空之殊快人意

冤獄卒白

唐誅殺武元衡者以張戛抵法後李師道敗乃獲嵩山僧則爭訊明殺武相原委僧年八十餘脛骨猶如鐵也籍師道家得一簿書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并賞

開蒲津吏卒某云云蓋窩藏刺客通消息者見舊唐書明季萬曆間有上妖書者以假生光抵法後中書舍人東嘉趙士楨臨死見生光為祟自言作妖書者士楨也見內府秘典此二事相類未免前誅者冤矣

張邦昌賢于劉豫王倫

張劉俱宋逆臣然大金國志稱邦昌假位三十六日不山呼不稱朕不稱詔封宋宮門曰臣邦昌謹封與執政對坐自稱名見金人則上坐易服以故伶人嘲之曰我輩作假官人張官人作假皇帝較之劉豫罪當未減北盟會編亦載其間金人立為帝即求死人勸其為一城生靈計乃勉強應命終不肯下赦書曰錢大王肆赦恐

隨園隨筆

卷四

十二

入李大王世界邦昌立陳東歐陽澈廡而祀之王倫來而毀之二人心術亦可概見

古人是非未定

宋金華作唐思誠墓志追叙其先人仲友之賢學者稱悅齋先生文潞公作高若訥墓志亦極稱其自臺諫登二府歷有賢蹟乃一見斥于朱子一見斥于歐公遂至掩其生平尚論者宜考也唐八司馬輔順宗善政不可勝書而史目為姦邪昌黎承貞行亦詆訶之獨范文正作論深為護惜必有所見即李訓鄭注之誅宦官亦以事不成而受惡名恐今史書所載尚非實錄惟宋史以王倫為忠子獨以為疑觀其蓋大邀盟與秦檜同心一

爲東京留守假段陳東歐陽澈之庸宜忠簡之奏斬之也至于不污偽命而死恐有別故其心術尙在字文虛中之下

柯惟騏宋史新編與王損仲宋史記有可取處

新唐書所以能與舊唐書並傳者以其文減而事增故也若不過就其本文而刪葺之此外毫無增入則又安用此書哉朱竹垞笑柯惟騏王損仲二人目不見李燾長編徐夢莘北盟會編而漫改宋史可謂夏蟲不可語水此言是也然二書亦有可取者如岳飛改謚忠武全皇后傳陳朱二夫人死節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趙清獻臯夔稷契所讀何書之誥高宗防秦檜逆謀理宗黜

隨園隨筆

卷四

三

王安石從祠皆宋史不載而新編盡補入之損仲更瀛國公爲帝累增端宗帝昺二紀年表于宰輔外增南唐諸國及遼金二表而附以夏國宗室傳于漢王秀王之後改南唐北漢諸世家爲列傳是稍有所見者也

唐閩史五代史補缺王陶二家皆踈陋

無名氏之唐閩史寥寥無多王禹偁之五代史補缺所補不過如唐昭宗見朱溫而命其繫獲明宗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等事皆在人耳目間其爲後人拮拾僞托元之名無疑也陶岳五代史補增本書外一百餘條自稱雖云小說有補大猷然所載如李濤之伴拜弟妻以其年長而悞認親家母魏博使者自恃少年諂風翔

隨園隨筆 卷四

使者之陋稱爲水草大王醜者云兄貌美得非水草大王夫人等事不過足資笑噱而已薛居正舊史言周世宗遣竇儀決翰林醫官馬道元之子被殺壽州一案濫刑二十四人唐明宗時渾公兒奏民習戰乃二小兒舞竿戲闖耳石敬瑭殺之帝後知之深自刻責貶渾杖脊而卹二小兒家又周世宗用法大嚴如宋州巡檢竹奉璘以捕盜不獲羽林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員外陳暉以檢田失實指揮康儼以橋道不修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水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啖飯者皆置極刑此種大事歐公盡行刪去殊不可解洪氏五筆亦極言之

隨園隨筆

卷四

四

儒林公議叙劉三棍事與長編叙趙山遇事相同而正史皆不載

李燾長編寶元元年元昊之叔趙山過來降告元昊反狀與其妻同來投都監李士彬士彬與知保安軍朱吉玘疑不敢受乃奏之詔山遇還西夏山遇不可乃命監押韓周押解至元昊所元昊射殺之初山遇未降其弟惟序止之曰南朝無人不可往山遇不聽已而士彬果奪其珍寶而置之于死宋無名氏儒林公議八卷內載慶曆五年劉三棍尙契丹公主攜妾及一子投廣信軍自言僞主凶虐願事中國現在契丹西伐元昊幽州空虛可用一將出師已爲內應則中原可覆也獻詩云春

一九七



秋大義惟觀蠶王者行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土免于戎虜自稱兄朝廷不納三殿以金賂村民求宿求食俄而宋殺其妾與子械而送之此事與唐悉世謀以維州降相同歐陽公作崇徽公主手痕詩有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之句實為此也正史不載

咸通錄三寶記補正史所無

隋史言文帝殺尉遲迥原赦幼孩用刑不濫而成通錄言是役也俘鹵百萬總集相州斷六十萬人于漳河血流成川北史言齊文宣善終而三寶記言其臨死患惡疾不勝痛楚命劉桃枝背負而行鼻血淋漓頗為暴虐之報梁武帝立七廟于景陽臺設考妣二座輕煖時易

隨園隨筆

卷四

五

芳旨手薦亦梁書所無

通鑑以蕭方等為蕭方

佛書有方等經故梁元帝世子名方等著三十國春秋通鑑撰刪一等字

新唐書以盧鴻乙為盧鴻

南朝顧歡作正一論曰昔有鴻飛天首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論道教儒教之無異也盧取此意為名曰鴻一舊唐書仍之新唐書刪去一字通鑑綱目皆因之李白有口號贈徵君鴻詩亦無乙字然五代史杜重威或稱杜威猶之唐人咏司馬長卿竟稱馬卿雙名而單行亦未可知

作史不必自標名目

作史者只須據事直書而其人之善惡自見以己意定為姦臣逆臣原可不必然既已分列其目則褒貶自宜允富乃若史彌遠之姦十倍于韓侂胄而宋史不入姦臣傳崔立之惡十倍于劉豫而金史不入逆臣傳殊不解

竊號

開創之際必有驅除兩漢三國志唐書俱以竊號羣雄列于諸臣列傳之前所以著創業之始基也南唐諸國宋史竟列于叛臣之後悞矣董袁之事載于後漢書之終列三國志之首此亦義例之不得不重複者元史不

隨園隨筆

卷四

六

為韓林兒立傳以致至正年間之事不備

韓信逸事見三國志新唐書

吳志諸葛恪已死尸棄石子岡臨淮臧均表葬恪曰昔項王受殞葬之施韓信獲收殮之恩高祖葬項羽見于史記漢書殮韓信則二書未載唐書李懷光傳懷光死德宗為立後詔曰昔蔡叔圮族周封其子韓信于紀漢爵其孥詔語亦必有本

南越逸事

南越古蠻閩秦時最强俗尤善弩每發銅箭貫十餘人趙佗畏之蠻王有女蘭珠美艷有巧思製弩尤精佗乃遣其子贊婚其家夫婦甚好不三年盡得其製弩破弩

之法遂起兵伐之取蠻王以歸號令一而南越地方始大此事見粵嶠志史漢正史所無也

梁陳遺事出廣異記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齋書直至閣前日朱秀才相問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非生人語須臾聞扣門見前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束帶出迎秀才着烏巾葛單衣曳履年可五十許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陳永定末終于此地夷問其梁陳間事歷歷分明自云朱昇從子說異事武帝恩幸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塵尾林邑所獻七寶澡瓶沉

隨園隨筆

卷四

七

香縷枕皆帝所秘惜常于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昇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元鶴四雙翔遼陵上徘徊悲鳴羣羣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諱之為湘東鎮荊州王嘗使博士講論語至于見著者必變色語不為隱帝大怒乃誅殺之又嘗破北齊手斬一裨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流約母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受印綬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以來命婦未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空大噓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在空中的文帝詔襄陽造鳳林寺少利柱木未至津吏于江中獲一樟木正與諸柱相符

侯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既勅進粥官中無米于黃門布囊中齋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不給而崩景所得梁人用長柳悉納其頭命軍士以三投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辨天下大兩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甚貧為人傭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擔竿繫之甚用卽祚後滅包氏此皆史所遺脫事類甚多不可悉載

亡宋航海逸事見廣志

航海逸事見廣志頗多姑錄其一二云景炎二年端宗自潮之淺灣航海遇香山邑人馬南寶獻粟助軍拜工部侍郎時元兵逼丞相陳宜中少傅張世傑殿前指揮

隨園隨筆

卷四

八

蘇劉義奉帝幸沙浦以南寶為宮室元人無知者居數日廣州陷諸將召募潮居里民數百以行南寶諸將功成當以奉迎恭帝為先因飲諸將酒誦岳忠武直搗黃龍語以激之皆感勵帝舟將復駐淺灣元來襲之御于香山島敗績宜中走秀山中流大風所統八百艘數千人只溺僅以身免次井澳颶作舟敗帝驚得疾元復來襲力戰却之宜中欲奉帝走占城先往諭意南寶慟哭曰丞相不返矣三年春都統凌震復廣州帝次潮州疾大作四月崩衛王昺立走崖山以曾子淵充山陵使奉梓宮殯南寶家出葬其實永福陵在崖山也宋亡南寶悲不食作詩曰日擊崖門天地改寸心難與夜潮消又

曰衆星耿耿滄溟底恨不同歸一少微旋被執不屈死  
帝曷既沉宜中已遁世傑死之蘇劉義復求趙後立之  
名旦都于順德縣之都寧山言都此得寧久也山在縣  
京北三十里高十餘丈嗟乎宋已亡矣而蘇指揮猶奉  
王旦而立之荒巖窮島之中百折而不悔會不旋踵君  
臣俱盡其忠義之心有不可泯者則謂宋之亡不于匡  
山而于都寧可也

五山隨筆

卷四

九

隨園隨筆卷五

錢塘袁枚子才

金石類

東漢碑文起六朝唐朝割裂之漸

東漢碑文起後人文字割裂之漸尹宙碑君東平相之  
元元者元孫也會稽太守之會會者會孫也省二孫字  
韓勅修孔子廟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當是九月五日  
也唐君頌曰五六六七訓道若神是用會黜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也棠邑費鳳碑非五五者言居喪非食  
二十五月也樊敏碑遺離母憂五五斷仁亦即此義孔  
彪碑可以託六則歇後語非只莫博士矣此後作文者

隨園隨筆

卷五

十一

梁元帝法寶聯璧序云相兼二八將兼四七唐馬總鄆  
州刺史廳記與二伴大輿三並耀風俗通道以三興德  
以五感蕭子榮日出東南隅云三六前年暮四五今年  
朝李翊夫人碑壽十二兮九九期韓昌黎送窮文滿十  
去五在七除二自香山祭李侍郎文三心六眼同一泣  
然皆濫竽于此班孟堅幽通賦妣聆呱而劫石許相理  
而鞠條王逆九思賦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習皆  
割裂古人姓名韓文公烏氏廟碑有從戰捺祿走可矣  
千等語祿者祿山也可者可汗也亦是效尤之病曹成  
王碑連用噉刺鞞鏃掀撥筴等字方密之以爲措措  
廣韻英雄欺人至于城南聯句蔓涎角出縮樹啄頭敲

鏗尤招類哇翻白出濶之嘲矣不可為訓

碑志子婦

古碑志女志婿不志子婦惟元歐陽元撰叅知政事許有壬碑并志子婦

碑牒子孫男婦次第于左

余嘗苦志人子女婿宦太繁閱金石志見宗慤母夫人墓志末云謹牒子孫男女次第名位婚宦如左殊覺簡便可為後法北魏故懷令李君墓志亦于銘詞之後別書妻息外家官位年齒

周夫人墓志題上不稱夫配

志稱夫人義興人也漢真將軍勃之苗裔晉輔國大將

隨園隨筆

卷五

三

軍處之孫皇明通之女適為大原王府君靜信之妻乃題上僅稱店故義興周夫人墓志而王府君不書是又一例也

孟夫人墓志題上不稱夫人

志稱孟夫人姓孟字敬訓清河人也而題上只書魏代揚州長史南梁郡太守宜陽子司馬景和妻墓志而已何古人之質朴乃爾志稱中散大夫之幼女陳郡府君之季妹而父兄之名不書何古人之疎畧乃爾

碑陰無字

漢碑陰常有無字者上刻一禽若鳳其下則麟也中有牛首銜環兩旁六玉右瑁圭璧左琮璜璋碑陰舍字立

象以補碑所未盡或鑿一圓穴于首以存屍牲絳柩之

古式

先載鏤石之人後載大義主

北魏賈士行德政碑宋時出于庖下石曼卿愛其字謂為褚河南所宗法碑前五行總序先載鏤石之人數名并即作文頌襄事者六行始入正傳此亦金石文字中之變例也未一行稱大義主三四人又于門生故吏之外別創一格

七十二座蛟龍碑

龍門之山伊闕之內石刻佛象最多皆有姓名與造象年月俱北朝人為君親祈禱之意愚而瀆者也字亦醜

隨園隨筆

卷五

三

劣不足觀惟楊大眼以名將題名為世所重其他碑中畧有文詞者碑首兩側俱雕蛟龍之形明季猶存七十二座故相傳為七十二座蛟龍碑余收藏大業開皇長安武平景明孝昌等年號石像記僅二十餘種

周孝侯碑與史互異

晉書周處討齊萬年軍敗無援力戰而死潘岳有身膏齊斧之詩是被殺也通鑑因之亦無異詞余構得周孝侯碑陸機撰文王羲之書稱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傳之禮親臨殯壤給其母醫藥酒米云云與史大異碑又載將討齊萬年吟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

之克今終詩字俱不佳必是後人偽作然亦無明証也

百石卒史誤為百戶史卒

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巨野以為卒史秩

百石者杜佑通典誤為百戶史卒今卒史碑誤為百戶

碑矣黃霸傳稱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祿之多寡不同

先靈

王稚子碑稱漢故先靈侍御史先靈之稱亦奇

漢碑太濫

漢碑太濫宜有晉人之禁如胡廣陳寔各有三碑袁滿年十五胡根年七歲各有一碑已屬不倫逢同碑年才

隨園隨筆

卷五

四

十二乃有門生孫理王升等十有三人

碑銘用韻之奇

顏魯公作活溪頌四字一句一句一韻倣毛詩也作子

儀家廟碑銘詞兩句一韻至四句一束第五句別用十

二侵韻到底不知何倣歐陽圭齋作許魯公碑銘一句

用東韻一句用江韻亦奇雁門田穎作張府君墓銘銘

前文云嗚呼誰免榮枯適觀全盛今已淪俎又曰梁木

折太山顏三子賜斷二女情摧是文中用韻也但稱張

公字希古而不書其名亦金石中之一例

柳敏碑銘通韻之寬

柳敏哀詞用韻者八而兼有今之冬江陽庚青蓋本史

記龜策傳之例後人謂江陽必不可通者悞也柳君卒于本初元年後二十三年同歲生趙臺來作縣令念舊特立此石想見古人友誼

韓仲良碑

余得一碑為王行滿所書字迹並未剝落而獨于青姓名處有斧斤斲削之形漫不可考幸有祖褒仕于魏周云云得知其祖為韓褒後周書有傳云褒卒子繼伯嗣爵宰相世系表云紹字繼伯是也因紹考之方知為高宗相韓瑗之父仲良之碑仲良唐書無傳惟瑗傳前云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後瑗爭王皇后之廢許敬宗等誣以不道

隨園隨筆

卷五

五

至于削爵籍家子孫流竄所以碑亦斲削其姓名是不可不為之詳考而發明之也

神道碑多諱

程琳欲買張遜之宅使張遜乳母入宮見太后用御寶許售而後買之卒以致敗歐公碑中諱而不言琳獻武后臨朝圖亦不載也

崔鶯鶯碑

相傳崔鶯鶯碑即鄭府君碑在河南滎陽縣治中文泰貫撰稱府君諱恒字伯常夫人博陵崔氏年七十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合祔于先塋之側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子子六長頊次珮次瑾次玘次琬次琰顧寧人謂

據此足辨會真記之誣又容臺集云女適盧損字行甫非損之子也

以國號爲字

梁師亮墓志君字永徽永徽唐高宗年號也古人絕無避忌猶之袁紹字本初本初漢質帝年號也

夏承碑有三本

漢夏承碑在永年縣漳州書院二門外凡有三本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間治河得于土中者一本也金雉琳瑯云江陰徐公擴得舊刻雙鉤其字以惠余舊缺字四十五而此獨完好以勤約二字爲紹字者二本也嘉靖間郡守唐曜取摹本臨石置亭中又一本也余旻曰金

隨園隨筆

卷五

六

石文字記云夏承碑舊在廣平府永年縣漳州書院者卽唐曜所刻也

古無格式忌諱

魯峻碑事帝則忠帝字平寫唐中嶽嵩陽寺碑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闕余因而類推之尚書三后協心臣亦稱后左氏季武子追而與之重書大夫亦稱璽書列子季梁大漸士病亦稱大漸緇衣稱葉公之顧命少牢饋食禮尸祝曰受祿于天眉壽萬年漢書韋元成傳使家丞稱大行以元成爲後樓護傳稱將軍至尊曹操祭香元稱乃心陵墓史記臨卽今日往朝相如後漢書任延臨龍邱莫之喪三日不朝劉寵傳山谷鄙生不識郡朝

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以堯稱其臣鼂錯父謂錯曰吾不忍見公及禍以公稱其子顏延之送顏竣之鹵簿以鹵簿稱其子霍光傳鳴殿上黃霸傳長史一輩先下殿張敞傳孝子貞夫先上殿皆人臣之殿也鄭朋奏記于蕭望之出蚡奏狗馬以百數桓譚奏書于董賢龐參奏書于鄧騭皆屬下之奏也樊噲見淮陰侯稱臣樊於期見荆軻稱臣史記漢書諸王世子稱太子王夫人稱后丙吉趙廣漢傳教令稱勅馬援傳李固傳屬吏呼萬歲潘岳間居賦亦云稱萬壽以獻觴其實萬歲二字始見于呂氏春秋之宋康王國策之孟嘗君非至漢武之嵩呼而始有此稱也新序梁君出獄聞公孫襲之言

隨園隨筆

卷五

七

援其手上車入廟自呼萬歲則又萬歲之自呼者也張詠在益州軍人欲擁立之忽呼萬歲詠下車北面亦呼萬歲此又以呼萬歲作權變者也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晉武詔曰山太常尚居諒陰孫綽序云敢冒諒闇之譏孔宙碑有禹湯罪已之詞郭輔妻碑有娥娥三妃行追太姒之語濟陽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爲彙長碑曰無爲而治蕩蕩有功鄭固以曹掾事郡將而曰犯顏譽謬造膝詭詞武都以太守作頌而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咸陽碑以功曹送別而曰君臣流涕皆古人絕無避忌之証然漢書王子侯表見利侯劉釘坐遺淮南王書稱臣而誅吳良却臨淄太守之觴以椽五望稱萬

歲而呵之韓稜議迎大將軍寶憲之禮曰人臣無稱萬歲之制蓋立法漸嚴可以觀世變矣

文不入墓者宜用表碣

古人之銘廟與墓兼用之而誌則專用之于幽室南豐所寄歐陽舍人書乃謝其撰先大夫墓碑銘而作碑銘非幽室所用故其書雖皆因銘及誌而所云或納于廟或存于墓者固不論誌而但論銘也衛孔惺之鼎銘晉魏類之景鐘銘銘之于葬器韓文公之烏氏廟碑銘袁氏先廟碑顏魯公之家廟碑銘之于碑石是皆所以納于廟者也于墓誌無與其存于墓者埋諸墳中則有若葬銘埋文墓誌銘輒文墳記墳記之屬立諸神道則有

隨園隨筆

卷五

九

若墓表碑文墓碣銘神道碑阡表之屬其名兩不相假未有墓誌而立石墳外者也惟南史裴子野傳載一事此當時潘王破常例重疊為之耳傳云子野之墓湘東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于美道非其正也故碑碣與表葬後可刊而誌銘必先期而作其有葬期迫而不及攻石者則書石以誌既葬刊文印不復追納之于墳若昌黎誌李元賓墓之類是也其立石在祠堂若丙舍蓋亦有之若所作墓銘距葬時實遠由至不得用其文但宜施于表碣顯刻墓前不當名之為誌刊藏丙舍唐之葬令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是碑與碣異制也明制三品以上神道碣四品以下墓表黃黎洲謂自

有墓表更無墓碣知墓表亦方跌而圓首是碣與表同制也隋唐人之命碑碣表多稱其實後世或有碑其碣而碣其表者然考本朝律意士不禁其用表碑與碣皆品官得立與唐令不殊則刊石故有定制而名號亦不得借亂碣身高廣之度古碣高四尺會典所載圓首碑七品以下用者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二寸雍正元年定五品以上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跌圓首與書制同

碑有四品孫五品孫之稱

唐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末云四品孫義陽朱賓撰文五品孫榮陽鄭莊書其云四品孫五品

隨園隨筆

卷五

九

孫者唐書選舉志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降子一等此朱鄭二人法當蔭敘而尚未得官故以四品孫五品孫署銜他碑所未有也

碑題書官位則文中不書

司馬元興碑標題云魏故寧朔將軍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宜陽子司馬元興墓志銘文中但序事絕無一言再及其官位者以題已備著之也此金石中之一例也

墓志詳書則神道碑從簡

李程撰太尉李光顏碑文甚簡其序云相國晉公書公盛績永志元堂琬琰之詞傳于眾口故今之甄述得以

畧焉古人作文恥于雷同雖他人之文亦必回避此又金石中之一例也

### 墨制授官碑文不諱

唐乙速孤行儼者神慶之子也父子有碑而新舊唐書俱無本傳碑書行儼以神龍二年墨制授右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墨制者卽斜封墨勅之謂蓋不由中書門下而出自禁中者也中宗之世政以賄成凡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大都皆以侍門得之行儼以此得官必非正人然竟以碑得永其名可謂幸矣

### 主簿加上柱國見于碑文

梁府君碑府君以出貲助餉永隆二年恩詔授上柱國

## 隨園隨筆

### 卷五

上柱國爲勛階之最而梁君以王府主簿得之殊不可解按杜佑傳佑上議曰魏置柱國當時元勛盛德者居之貴寵第一至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勛級才得地三十頃耳可見唐時勛階甚濫故選舉志凡勛官選者上柱國正六品敘梁府君以朝議郎正六品階而任王府主簿從六品職職卑于階矣明大學士嚴嵩辭加上柱國疏稱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乞特免此官以昭國典其詞可不學哉

### 孔廟置百石卒史及史長碑皆當時格式

孔廟置百石卒史碑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上公府書蓋漢制王國相置長史一人猶郡守之有丞也

卞爲魯屬縣故守長得上行長史事其云守者未實授之名書首相長史並列其後祇相一人史晨碑亦然蓋當時公牘之例如此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前載奏詞後爲韻語贊孔子之聖晨旣奏于朝又以其副上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亦漢時郡國奏事之例如此猶今時題本之有副本又有揭帖也

### 壹代一

隋龍藏寺碑九重壹柱之數皆以壹代一字按禮記節以壹惠鄭註壹讀爲一正義云上壹是齊一下一是數之一二也經文爲大壹之字鄭恐是均同之理故讀爲小一取一个善名爲謚耳讀此碑知壹之代一隋時已

## 隨園隨筆

### 卷五

然再唐法琬法師碑書者爲左衛翊壹府翊衛劉欽旦翊一府者五府之一也以壹代一唐時公牘亦多用之

### 後五代藩鎮之尊見于碑碣

蘇禹珪傳開化瑤巖閣記蓋劉知遠爲河東節度使北平王時所舍俸重修者其書北平王跳行超一格與書後唐諸帝同式僧知常書閻忠寺重藏舍利碑所云隴西令公者李可舉也旌麾清河公者張仲武也碑文中于大唐文宗宣宗及上書皆空二格于清河公亦空二格于隴西令公則跳行書蓋當時河朔之俗知有節使不知有天子也

### 後五代樞密之權見于度牒



長興四年賜冥福禪院地土牒于紀月日之外鈐以中書門下印後二行又大千首行稱樞密使檢校太傅平章事駙馬都尉趙樞密使檢校太傅平章事范而不書名以史考之蓋趙延壽范延光也其時馮道李愚官同中書平章事乃真宰相也延壽延光特以樞密使加平章事耳此牒出于中書門下而押行者惟趙范二人道等皆不與可以想見當時宰相之皆為僞員矣郭威為樞密使從河內來變置宰相如更驛卒有以哉

碑補史所不及

碑有補史之所不及者如孫叔敖名饒薛仁貴名禮歐公以為非碑則人不知史稱王稚子為溫令而碑云為

隨園隨筆

卷五

三

河內令令外有上谷府卿祝其縣卿之官河南尹下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蓮勺左卿有秩池陽左卿有秩云云皆史所無金石錄載東漢繁陽令楊君之政足為循吏而史書無其人華山廟碑漢武封禪有存仙殿望仙門皆漢書所不載邯鄲淳陳元方碑以何進薦拜五官中郎而後漢書本傳以為董卓入洛就家拜為此官宋廣平碑稱公雅好諧謔不事矜莊安西都護趙含章賄事發覺簿上獨無公名公奏明皇曰趙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此事唐書本傳所不載而見于顏魯公所書碑側虛懷慎碑言懷慎本名德慎卒于開元四年而新書乃稱臨卒語宋璟以上享國日久之語年代不符太宗

功臣史稱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言圖形戡武閣他若柳敏孝廉韓仁循吏史多遺載 本朝巴里坤有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稱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云云後漢書所無也使非此碑則岑功沒矣後漢書皇甫規傳稱屬國都尉李翁多殺降羌恃倚權貴規到官條奏其罪而武都西狹頌稱其治化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使非此碑則翁功又沒矣魏中書鄭義碑稱義之使于宋也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設會酒行樂作均問樂何如答曰哀楚有餘而雅正不足其能久乎魏書本傳不載淮安定公趙芬碑稱封淮安縣開園子隋書芬本傳稱封淮

隨園隨筆

卷五

三

安縣男傳不載芬謚而碑稱定公其以大將軍歸第傳亦不書晉國公唐儉碑云人多庸鄙惟尉遲敬德頗識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云云蓋指儉陷劉武周時密說敬德使降唐事也唐書不載金明昌三年威顯廟祈雨感應記稱隋涼州總管韓禽虎為韓莊公禽虎有謚皆是補史書本傳之缺其他漢魏晉唐一切文武官名不見于百官志郡縣地名不見于地理志者碑志詳書之不可勝數矣

碑補小說之所不及

唐北嶽府君碑御史中丞陳懷志所書中稱口天二年有瀛州清苑縣人魏名確行李至岳廟前見二人一白

衣一紫服侍從甚肅自云我是五岳大使發兵馬六十萬爲國討賊五岳大神九月三日俱來此山大爲懽會名確遷延口出諸神遂乃作怒牽至廟中用申責罰祝史楊仙童親見其事乃馳告官司州將駭之遂以聞奏云云左拾遺孔紆墓志殿中侍御史鄭仁表所書也中稱紆未沒前月餘書一詩于東辰上若隱語曰許下無言奪少年震而不雨月當弦風濤涓逆舸艘沒從此無舟濟六川及死浸人乃信許無言是午字雲不雨是辰字紆病亟以辰日死以上弦日而歲則在甲午也此數事皆唐人小說所不載

又

隨園隨筆

卷五

七

李紳會稽龍宮碑曰紳以進士貞元十八載客于江浙與釋修真遇于剡之陽師言老禪有念今茲果矣願謂余曰後當領鎮此道幸建立龍宮以資福履余以爲孟浪之詞笑而不答至太和癸丑其言竟驗代國長公主碑公主夢念珠練斷急手自拾一个不得自知不祥已而薨逝鄭子春撰北嶽壇廟碑亦云高陽人田登封見嶽神降形與兵討逆

唐碑可笑

上柱國梁思墓志敘其先世云竦因才著冀以榮稱以大姦爲先人之光榮陽令盧公清德文題云大唐洛州榮陽縣頭陀進僧謙法師上頌聖主中興得賢令盧公

清德之文以頭陀之名冠首于鄉人劉虔獎諸人之上皆可笑也常熟令郭思謨墓志稱朝廷斷屠之日母思羊肉有慈烏銜肉而來冬間憶菴蘿果庭樹爲之結實又憶新笋叢篁忽苞而出于時天后造周爲之嘉嘆云蓋其時武后革命之時好言祥瑞故其時激詭好名之人遂附而書之

追樹十八代祖碑亦有例

唐號州刺史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稱晉司空王公名卓其先出于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崩赤當嗣爲桓王所廢其後奔晉代爲并州牧凡王姓皆赤之後世間太原瑯琊譜稱祖子晉者皆

隨園隨筆

卷五

七

非也碑所云云未知何本三代前亦無并州牧之官名晉史亦無司空王卓俱不可考然追立十八代祖碑亦金石中之一例書碑人名章縱楷法絕似顏魯公

從子稱君之例見裴道安墓志從弟稱君之例見杜牧弟觀墓志

裴道安墓志乃其族叔裴肅所撰也志中稱道安爲君又杜牧志其弟觀亦稱君則碑志之稱君固不論于尊卑亦金石中之一例矣道安諱積新唐書附見于光庭傳其字道安則史所未載行儉祖定高見于舊唐書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而隋書裴仁基傳作定此碑與隋書同或疑當有一悞然考北史周宣帝禁人有高大之

稱諸姓高者改為姜九族稱高祖為長祖則知定高本二名其單稱定者必天元時所改矣

節度使在家食俸之例見于葛從周碑

碑稱昭義軍節度葛從周神道碑昭義者潞州軍號也唐末潞州為河東所有不在朱梁管內從周以疾致仕遙授節度食其俸于家非真節度也宋世節鎮在家食俸之例始始于此

錢本草

沈凡民先生家藏錢本草一帖文為張燕公所作字為樊厚所書荔菲彬所刻一時汪退谷徐誠齋王虛舟林吉人諸名公俱有題跋大概以此本在金石錄中所無

隨園隨筆

卷五

七

而筆法整媚疑是後人集右軍書而假託為之者當亦稽河南高士贊之類物希為貴也其文云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采澤流潤善療飢口困厄之患立驗能利邦國汙賢達畏清廉貪者服之以均平為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之非理則傷神此既流行能口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有飢寒困厄之患至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為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眾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已謂之智以此七術精練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理則弱志傷神切須忌之

祭尊二字見于古印

古印有南孟祭尊上宮祭尊宜士等名祭尊二字不知何解按漢書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如淳曰祭祠時惟尊長者以酒沃耐似祭尊為宗老鄉老之稱因學紀聞載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曲阜桂馥續元音邱衍二十五舉言之甚詳

蜀叟二字亦見古印

沈潤卿增補王順伯印譜漢叟邑長印注曰尚書牧誓注有蜀叟孔穎達曰叟蜀夷之別名漢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是蜀有

隨園隨筆

卷五

七

叟之名

古印不大

漢書嚴助云方寸之印丈二之粗是漢印不過寸許便自佩也唐宋印漸大然楊虞卿為吏部置階以鎖之而繫綬于鈴是私印猶未大也晉周伯仁向王導云今日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當是封拜時之官印耶仲長統云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秩爵夫得假半章印即半通也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黃神越章印其濶四寸其字百二十是則印大之濫觴

三碑疑義

郭有道碑曰委詞召貢保此清妙召貢二字未知何解

北周華嶽頌每挹仙人之漿時停酒母之騎按酒母精名也何以有騎之稱又劉向列仙傳呼子先者百餘歲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俱夜有仙人持二茅狗至子先與酒家母騎之乃龍也常于華陰山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攷華嶽頌所云或指此事邠國公碑曰常生縱巧有符丁緩之期蘭膏自芳不假海人之贈海人之贈香也丁緩之期不知所指何事按劉歆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效房風法為臥褥香爐云云或即此碑所云丁緩也

漢碑好稱故官

隨園隨筆

卷五

六

漢人好稱其故官如孔彪自博陵太守遷河東太守而碑額尚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君碑魯峻自司隸校尉遭母憂服竟拜屯騎校尉而碑額尚題漢故司隸校尉魯君碑柳敏歷五官功曹若渠令而碑稱故孝廉校官碑額曰銘亂曰諫前有諫後又有序宜為王元美所非

隸釋不解分子二字

洪氏隸釋稱光和紀年稱分子者六十八人景君碑有鴟鴞不鳴分子還養之語分子二字未詳余按三國志彭萊與孔明書云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註萊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于已故其書後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云云想分子之名是東漢人序思通用語耳左傳

晉有餘于公行之官杜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

高湛張琮二碑

本朝碑碣出土中者甚多然無甚功勛則當時史書不載未為遺憾乃裴岑一碑而外如北魏贈齊州刺史高湛墓志稱其臨難殉軀奄從非命則大節可觀矣唐睦州刺史張琮碑稱母寶隋文帝之甥夫人長孫皇后之姊且從征王世充劉黑闥有功則勛階並茂矣正史絕無姓名何也湛志有都督南荊州之稱按魏書地形志有北荊州而無南荊州然則南荊州亦補史所未載

唐宋二事例見于碑碣

唐法有私觀官凡朝臣使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以

隨園隨筆

卷五

九

名上以便其私所以優使臣也見韓文公韋丹墓志而唐書缺焉宋法公卿無後沒人家貴翰林學士劉均無子官歿其貴江隣幾為奏請立後還其家貴人臣無後沒人家貴之法亦不見宋史而見歐公江君墓志焉

婦人書碑

唐安公美政碑房璘妻高氏書婦人書碑金石中一人而已

隨園隨筆卷六

錢培袁枚子才

天時地志類

改正改朔改年

或疑商人以丑為正既書元祀則必書其歲首之月萬  
克宗以為商書伊訓之十有二月朔實子月也崩年改  
元商制本不同於周制先儒謂商改正朔而不改月數  
者非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是改正也夏朔以平旦  
商朔以雞鳴周朔以夜半是改朔也秦建亥而仍曰冬  
十月是改年也

齊秦之歷魯之歷

隨園隨筆

卷六

管子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歷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  
之秦歷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歷也周之分至未嘗係  
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至夏至之名故萬克宗深  
以周官為偽漢高八年楚元王之三年也律歷志中不  
書漢年反書楚年全謝山以為此必劉歆之文蓋周歷  
之後有魯歷以魯紀年劉為楚元後故倣其例以楚紀  
年

古不重望日

玉藻天子朔食太牢諸侯朔食少牢不言望日之食喪  
禮朔有殷奠月半不殷奠是直指望日之不重也周官  
冢宰司徒應法於象魏亦只用朔日論語吉月必朝服

而朝註吉月月朔也六經明文無重望日者惟康成註  
月半不殷奠乃云大夫以上仍有月半之奠士降則無  
其殆非古經之旨乎夫月者日之配也古人扶陽而抑  
陰故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於月貴其明之始生  
而不貴其魄之已兆又易象言月幾望者三望而曰幾  
殆有無取其滿而戒其滿之義冬至受賀而夏至不受  
賀蓋亦貴陽而賤陰之義歟

以月紀日

古史以月之盈虧紀日者惟尚書武成有旁死魄哉生  
明之詞召誥有二月既望三月惟丙午朏顧命惟四月  
哉生魄畢命六月庚午朏

隨園隨筆

卷六

夏正或用或不用

爾風七月以后稷先公皆夏時臣故從夏正而避十一  
月十二月之名則日一之日二之日然先儒以為商周  
改朔不過朝覲聘問耳其他總以夏正為主左氏伐虢  
童謠絳縣老人語可驗詩曰四月惟夏六月徂夏皆周  
用夏正之証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春秋二月無冰  
正月日南至申須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皆  
周不用夏正之証也元吳草廬云春王正月者明其為  
周王之正月耳其時他國必別有所謂正月也明周洪  
謨云周以十一月為歲首非以為正月也商之建丑也  
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稱元祀仍稱十二月不稱正月

秦之建亥也亦曰元年冬十月不稱正月一為史官紀年一為歷官紀年余按論語子張問十世註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女媧以十二月為正何晏此說不知何所考而漢武帝後魏明帝景和元年建丑唐武后建子肅宗上元二年建子蓋亦不專從夏正矣

### 二十四氣

歷中二十四氣萬克宗以為始於漢之大初歷蓋二十四氣在夏正則安在周正則冥隋書後齊神武霸府由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

### 隨園隨筆

#### 卷六

三

二十四氣每一氣感一扇自動他扇並任與灰管相應若符契焉周書序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太衍歷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於歷

### 上巳之說互異

癸辛雜記上巳當作上巳謂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句無巳日吳才老謂辰巳之巳亦讀以古人卜日用干與日用支故三正建月爰定子丑四時分日乃用甲乙辰上丁習舞仲丁習樂傳上辛大雩季辛又雩皆其証也宋書曰自宋以後祓禊但用三日不用巳日以常常上句謝在午未則此一旬已無辰巳故也謝氏王維組

則云西京雜記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其文甚明已劉熙釋名訓作止謂陽氣之止於巳也故巳即巳也但不可以支為干耳日知錄亦云辰為建巳為除故三月上巳祓除不祥三代以上重干如易稱先庚先甲詩稱吉日惟戊是也三代以下重支如漢書之吉日剛卯蘭亭之三月上巳是也潛邱劄記亦云蘭亭三月三日乃丙辰次日丁巳康熙字典亦主重支之說錢辛楣曰辰巳之巳與巳矣之巳是一字兩讀也戊巳之巳與上巳之巳判然不同毛西河不通小學故有一字三讀之妄說齊書禮志或云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皆死時俗以為大忌每至其日皆適東

### 隨園隨筆

#### 卷六

四

流水祈禱自絮濯按此條亦作辰巳而別為一解字典引宋書禮志云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此言自宋以後當更考之

### 無羊之月

算命之書以寅午戌三月為無羊之月以宋制官員于此三月例減祿料故曰無羊

### 都試之日

漢以九月為都試日太守都尉共課最之日也集生徒講授則曰大都試

### 十時十位

叔孫季子生卜楚卯之爻詞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

當十位杜註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雞鳴為土夜半為皂人定為與黃昏為隸日入為僚脯時為羹日昧為臺

日月晦朔解

吳廷耀云日月之圓缺前賢議論不同有云陽有餘而陰不足故望後漸虧迨至晦日即全損矣竊以日月為陰陽之精調和而成歲月絲毫不可偏損譬於人身一小天地陰陽稍有偏枯即為疾病若如晦月之全虧人豈復能生活耶又說月借光於日而月之缺處乃日輻入地月為地所掩故有虧缺夫天雖如卵地包于內然常視日月星辰皆自東南南北斜過於西南北似非竟由

隨園隨筆

卷六

五

西穿地而東也倘如前說月缺因日為地隔所以損光是每夜日必入地矣何以十五日後至二十七八日雖有滿缺而光朗徹夜日既入地為地所隔月之光何以不損乎况星與月同藉光於日而星常明豈日入地之後但隔月之光獨不隔星之光乎予竊揣摩恒不釋念偶以錢孟照日恍然大悟夫日陽也其體凸如滾毯光照四方月陰也其形凹如覆盂有質無光月借光於日日居高而月居低對照則光全滿稍偏即虧即月之本體所遮由漸偏而至漸晦乃月背日而行故無光矣度行左右故有左右絃缺之分其既虧之後尚隱隱然有半輪黑丸可見則是月未受日光之本體也至於日月

之食或云是日月同度相掩似屬不然倘望日月食則日當空便同白晝如何反有晦暗之理據天文別論乃羅計星同度所掩其說近理

三伏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註三伏始於秦周無伏也劉熙釋名云金氣伏藏也故三伏皆庚王大可云三伏者庚金伏於夏火之下也金畏火故曰伏

測天三家以外諸說

測天者宣夜渾天昕天三家人皆知之今用西洋法則亦渾天遺意也然三家外散見各家論天地有極奇者唐書太宗收骨利幹其地夜短煮羊脾未熟天即明元

隨園隨筆

卷六

六

史沙彌國日入時其聲克湧國人必擊金鼓以亂之否則小兒怖死土哈國日入不滿一時隨即出地宋戴五原云嘗登崆峒之巔見日光非從海出入也太陽之氣朝則聚聚極而圓明暮則散散盡而昏黑日聚日散人離日遠故悞以其散聚為穿地而過耳癸辛雜志云趙都統見海神黃衣赤眼以頭頂日而上日漸高人漸小本朝懷氏坤輿外記云莫斯歌國其地夜長晝短冬至之時太陽出止二時而夜矣季氏臺灣雜記云臺灣東有紅夷國中國商人某舟泊其地竟無晝夜花木明秀商大喜以為仙境乃畱三百人裒糧居之隔年復至則山中黑如長夜人迹已絕取火照之見碑上畱字云此

國至秋而暮至春而且以一年爲晝夜也王方平云月  
至梁時已周圍減寸矣自開關至唐虞已減一寸郭守  
敬云古日舒長今日促每百年則短一分孫太初云今  
日不如古日之熱仰長春云日不入地猶之星辰亦不  
入地三光輕清故也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月東西出  
沒而河漢常在天周髀經筭天至二百四十八萬里而  
日月不照矣侯鯖錄言海中三日並出者大魚之目也  
地有四遊

尙書考靈耀日地體雖靜而終日旋轉如人坐舟中舟  
自行動人不覺耳春星西遊夏星北遊秋星東遊冬星  
南遊一年之中地有四遊

隨園隨筆

卷六

七

十三月十四月十九月

陳寵傳十二月陽氣已至牛宏傳十二月不以太簇爲  
宮便是春水不旺註十三月正月也金石錄古公緘鼎  
有十四月戊命尊有十九月殿公問貢父而不知王鳳  
洲以爲閏月也是齋日記以爲嗣王卽位雖踰年不恐  
改元也汪師退作史記十表言秦漢之際陳涉起陳凡  
六月武臣起趙凡四月皆繫以月而不年而其中有四  
十八月三十八月何以不年其時統無所屬不得以正  
元起數故也故管子亦有二十四月之文此說出而十  
四月十九月之說可以明矣  
端午不必五月修禊不必上巳登高不必重陽除

夕不必歲除

唐宋廣平賀表曰時則仲秋日惟端午是端午不必在  
五月也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閏人宵政除其  
時益七月十四日漢書八月帝與羣下殿于灞上是修  
禊不必三月也隋書文帝七月與羣臣登高是登高不  
必重陽也唐人亦有人日登高詩太平廣記盧瑒傳是  
日冬至除夜盧家備桑盛之具是冬至夜亦名除夕也  
老學菴筆記冬至前一日名爲冬任亦奇

寒食不必清明

汝南先賢傳介子推以三月三日自燔後有禁火之俗  
按後漢書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七月  
士民輒一月寒食舉旣到州乃作書置推廟言盛冬去  
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依此  
則寒食乃在冬矣琴操言子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命  
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依此則寒食又在夏矣

開闢不必十二萬年

元人伊世瑜鄉媛記曰天地日月之壽亦如世上人各  
有長短不齊康節所云一開一闢必須十二萬年非也

地理之難

地理之學極難問百詩云代有四遷寧人知其三江西  
有三寧人知其二寧人以幽并營三州在焉貢九州之  
外而百詩又引周禮職方氏所載駁之如昭餘所在今



介休縣蕭慎氏在今寧古塔之類牧齋註杜以潼關為唐始立而竟忘曹操之殆死潼關則真乃目不見睫耶方密之通雅載石頭城非石城龍門棧道均非一處有漢之河東唐之河東周之河內漢之河內皆不同處

五服

禹貢五服周職方九服蓋就賦役之繁簡王畿之遠近因時制宜略有損益其實山川藪澤為不可移易之物非周商異於虞夏也鄭康成以為服五百里是堯之舊制禹弼之更增五百里而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其說甚誕按王制云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原有明文而孔疏引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三

隨園隨筆

卷六

九

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以與九服五服之面五千里俱不合者蓋尚書所言乃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是著地人跡屈曲而量所以其數不同此說尤誕夫虛空鳥路非鳥不知三代之人非著翅解飛者何能憑空丈量而臆斷為五千里哉其實幅員之廣三代實不如秦漢也再考唐虞之時雍州之地皆為導河導弱所經冀州之北並無治水之迹此二方者有何侯衛之可設貢賦之可稽乎且依其說則王者之都必長在天下之中如嵩洛汝潁地方然後均齊方正而五服九服可以環而向之若虞夏之都偏於北周人之都偏於西其北則沙漠苦寒西則戎狄流沙又安

得有五千里之侯衛耶至於東南二百又豈止於五千里耶戴未堂曰周之兗州南侵青徐大于禹貢之兗州周之青州兼徐侵豫倍于禹貢之青州周之冀州分其北為并州分其西為雍州合三州乃當禹貢之一冀州

四至不同

四至之說不同爾雅云東至秦道西至邠國南至濮鈇北至祝栗呂覽則云東至搏水之地西至三危之山南至縉縹之國北至夏海之窮大戴禮則云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

三揚州

漢以廣陵郡屬徐州今之江都也其揚州刺史或治歷

隨園隨筆

卷六

十

陽即今之和州也或治壽春即今之壽州也杜詩之何遜在揚州蓋指為建安王記室時今之金陵也隋開皇九年改梁之南充州為揚州置總管則今之江都矣禹貢揚州之域所統甚廣晉書隋書均以交廣為禹貢揚州杜佑非之以三代時尚無南越而不知堯典之宅南交即交趾也故史遷舜本紀有北發息壤南撫交趾之語至于北朝所僑置之揚州則更紛攪矣

五赤壁

今江漢間稱赤壁者有五漢陽也漢川也黃州也嘉魚也江夏也東坡指黃州赤鼻山為赤壁按劉備居樊口迎操軍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

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又當在江南矣

三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觀于廣陵之曲江今浙江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臨曲江之陞州今長安也曾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江都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其時枚乘已卒不應見之於文至元年間試羅刹江賦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爲曲江遂冠三千人之上見升菴外集

徐揚可稱閩中

今閩中爲福建然傅亮從武帝平閩中詩曰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是徐揚亦可言閩中梁元帝去丹陽尹荊州

隨園隨筆

卷六

七

詩曰分符蒞閩越終然慚厲精是荊州亦稱閩越華陽國志稱哀牢歸義其地東西三千里有穿胸儋耳閩越云云是今之雲南亦古之閩越也錢辛楣曰宋武並未入閩傅亮從武帝平閩中恐是閩中之訛

江河發源

禹貢有岷山導江之文而後之論水者遂以岷山爲江源桑經鄭注皆主其說自前明徐霞客好遊直至崑崙見河與江皆出自崑崙不過河源在北江源在南耳岷山者乃其入中國之始而非其發源也有以北金沙江爲江源者其源在西番境內莫得其詳李穆堂以康熙方輿圖考之岷山與金沙江會合于四川之敘州自敘

州逆而數之直發源于西番之阿克達母必拉等處蓋

六千九百里而后至岷山幾與黃河同源徐楚金作說文繫傳言河出崑崙崑崙神靈之宅帝之下都非造次可視蓋在元以前未窮河源到星宿海處故也豈大禹之力不如一元人哉天地之鑄必至此而始開也沈括筆談云温州雁宕山前人未見故謝靈運爲太守未曾一遊至宋真宗修昭應宮采木入山此境始露於外可知天下境界無窮學問之道亦然安見前人之而後人不可再置一說耶儲六雅曰庚桑子洞顯于周仇池顯于晉雁宕顯于晚唐黃山顯于明末

二百里蔡

隨園隨筆

卷六

七

二百里蔡孔傳以爲殺滅其稅二百里流爲流移而隨其俗蔡傳俱以爲罪名愚意孔說爲是唐虞以流宥五刑似流爲最輕之罪安得流諸荒服之外故曰流共工於幽州幽州非荒服也

地名通用

棘闢楚地也見左氏昭公十三年而今以爲貢院試士之所九京晉地也在京陵縣見水經註今以爲死者九泉之通稱太原平陽地之通稱也見孔傳而今以爲山西之太原府平陽府杏壇澤中高處之通稱也見司馬彪莊子註今指定爲孔子講禮之所蠶室魯地也見左氏哀公八年吳伐魯舍于蠶室後人以爲受官刑之所

地名所出

虎牢者穆天子傳七萃之士禽虎而獻之天子天子命為押畜之東虞是各虎牢餘干者梁武時童謠王氣在三餘乃置餘干縣金山者唐有僧獲金江中因而建寺猶之始皇埋金建業故名金陵也俱見九域志任昉述異記云吳人買瓜于江畔故曰瓜步水際曰步湘中有靈妃步是也句容山形曲而有容故曰句容見真誥望都者謂登堯山望見都也見地理志邯鄲縣蓋也言邯山至此而盡也見寰宇記楊關者漢將楊與敗逃出此關故曰楊關見清波雜志孫權記註云昌門者夫差以吳門上通天闕故號城門曰闕門見括地志漢封真人

隨園隨筆

卷六

圭

匡續為越廬君以其所廬處故也後遂名其山為廬山與焦山之名因焦先所居同義匡字君孝見杜陽雜編章懷太子注錢塘二字始于漢人華信築塘以錢易土故名錢塘世說注以為沈信所築二姓殊不相符按史記始皇至錢塘臨浙江早有錢塘之名在漢之前矣其常者秦始皇日巡狩之樂莫如山海自今以往良為常也餘杭者禹抗之訛杭舟也言大禹至此舍車而登杭也見地理音釋奔牛者梁武帝掘鍾山得一僧於窟中僧言不動寶志公曰此入定僧也可以磬醒之遂起而走之至丹陽四十里化為牛奔去見白醜瑣言丹徒者秦始皇命赭衣人三千鑿山以斷王氣遂名丹徒會

稽者禹王于此朝諸侯會計天下之財幣故曰會稽見咸淳臨安志孔廡東南有雙石關故名關里見水經註彭祖二子長曰武次曰夷所居山遂名武夷見武夷山志太湖得咸池五車之氣故名五湖見陸魯望集

三吳三解

通典漢分會稽吳興丹陽為三吳水經以吳興吳郡會稽為三吳指寧國以蘇州常州湖州為三吳

五湖五解

虞翻以太湖通五道又上通咸池五車之氣故號五湖其實一湖也猶之昭餘祈雖名九澤其實一澤也然水經五湖有長塘湖射湖貴湖上湖瀟湖六湖之分吳越

隨園隨筆

卷六

古

春秋又有貢湖游湖青湖梅梁湖金鼎湖之分韋昭以胥蠡洮滬四湖及其區為五湖合之前陸魯望所言是五解矣

馬嵬本人名

學圃葢蘇云馬嵬晉人名也昔人在此地築城避兵後因以名其地而以楊妃一死遂大著于天下

臺城

六朝朝廷以禁省為臺故稱官軍為臺軍禁城為臺城法令為臺格使者為臺使猶之昔并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便稱太城少城云爾

雁塔

佛家三淨食雁也債也鹿也永徽三年元奘僧造塔于宮城南見雁飛過戲曰眾僧缺供一雁應聲而墜眾曰此雁捨身宜旌彼德遂不食三淨而瘞此塔名曰雁塔題名者僧道士庶皆有之不止進士也見震澤長語

兩水精宮

閩廬造水精宮見述異記卽今之蘇州也後楊漢守湖州詩有清光合作水精宮之句從此湖州亦稱水精宮

蜀無眉山

邛州牧楊宏度云人稱三蘇爲眉山蘇氏考之蜀中志書無所謂眉山者一日登城望遠見萬山橫秀皆如列眉方悟眉山與眉州之稱今悞以州署後小土岡當之

隨園隨筆

卷六

五

者非也

吳興非湖州

江淹傳淹爲吳興令今之浦城也三國志吳以浦城爲吳興唐改爲浦城故文通詩曰長望竟何極關雲連城邊其爲今之閩省所屬無疑顏魯公作妙喜寺碑竟以吳興爲湖州悞矣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正指浦城而言非今之江浦也

隨園隨筆卷七

官職類 上卷

錢塘袁枚子才

六朝尙書臺有二書體

六朝宋齊之間尙書臺文檄有二體召人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取其不能倉猝書成所以仿姦偽也見宋子京筆記

領行兼假之分

漢官以上兼下曰領霍光以大將軍領尙書事是也以攝上曰行韓安國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是也以本官任他職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是也暫署曰

隨園隨筆

卷七

假趙充國爲假軍司馬是也

爵官職秩之分

爵者公侯伯子男也官者宰相尙書也職者一品至九品也秩者光祿大夫至文林郎也俸之深淺亦曰秩

古無教官

古有大司成大司樂主教士之責其庠序學校之在鄉者其師皆致仕之大夫歸老于鄉者爲之教授不別立官有以今之掌教書院者是也漢人校官碑所稱潘君諱乾字元卓者先佐上郡再除曲阿尉以其能興文教而歌誦之非今之教官也宋慶厯始命天下小州小縣皆立學而設官以教焉朱子記漳州教授廳云官雖有

統而其任之本諸身者非期會簿書之可考上之人又以其儒官而優容之故仕者反利焉魏志武帝紀興平八年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秀而教學之校官之設蓋始于此

唐宋銓選

唐選官有小選東選南選之分小選者凡流外兵科禮部舉人得自主之東選者應選之人集于洛陽就近銓選南選者因嶺南黔中太遠遣郎官御史為選補使至其地選之其州縣官亦不由吏部選授聽彼處都督辟上人而用之宋神宗八年詔川陝閩廣八路之人免其赴選令轉運司立格就註而已皆為體恤遠人之意

隨園隨筆

卷七

勳階封號食邑實封之分

宋大臣有勳階封號之分階者如程琳碑贈太師尚書令本階開府儀同三司是也勳者上柱國廣平郡公是也封者封七千四百戶是也賜號者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是也餘皆倣此其食邑與實封有別者如余襄公食邑二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是也唐之實封可以食其租稅至宋皆為虛名封號起于唐明皇與肅宗德宗如賜號開元功臣實應功臣之類

小門下

六朝呼侍中為門下省故給事黃門侍郎呼小門下賜金紫非本秩

光祿大夫銀印青綬南齊樂安任遐為光祿大夫向王宴乞一片金宴為啟上賜以金紫所云賜者非其本秩應有之章服也故凡書賜紫金魚袋及賜銀青賜緋者皆沿此例紫綬則金魚袋青綬則銀魚袋

相國尊於丞相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言百官表蕭何為丞相七年遷為相國何傳又言使拜丞相為相國史記秦惠王拜張儀為相又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是丞相者佐相國之名相國尊於丞相也

尚書令尊於尚書

東漢百官志尚書令千石且云在孝武時宦者職耳成

隨園隨筆

卷七

帝才用士人故周堪以尚書令陞光祿卿在漢時不甚尊至六朝而其職漸重唐六典尚書令正二品六尚書其屬也皆三品又置左丞一人右丞一人從二品是尚書令尊在丞相之上即秦漢之相國也淳化三年詔升尚書令在三師之上大臣薨而贈尚書令者必兼他官惟韓魏公以功大獨得單贈此其証也

唐宋正一品皆贈官

唐宋正一品者只太師司徒司空太尉皆贈官耳或以太師致仕或以太尉致仕或死後加贈非現任也如其起川則反落免之如元豐元年文彥博落太師致仕平章軍國重事

領錄尚書事更尊于尚書令

漢武時霍光領尚書事章帝時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終名自熹融始蓋即虞舜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以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之上每少帝立則置此官猶古冢宰總已之義也宋書褚淵傳太祖崩遺詔以淵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可疑立優策王儉有策而不優之義淵表稱總錄之任江左罕授蓋尊之至也隋書錄尚書一人位在尚書令之上

太史公位在丞相上

衛宏漢儀注以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記書先上太

隨園隨筆

卷七

四

史公云云晉灼非之以為百官表所無也史遷亦自謂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則位在丞相上之說可疑于文定公以為位者朝者之位非爵位也如唐宋竈頭記注之制在人主左右耳故不見于百官表而見于儀注也太史二字見尚書立政篇

尚書侍郎古不甚尊有遷縣令者

周官司會康成註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者主也漢有尚衣尚冠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官六人俸六百石李固有北斗喉舌之稱以其出納王命故耳官不甚尊非今之所謂尚書也以六曹尚書當周之六官始于武后光宅元

年以天地四時分六部故通典已有六部之條侍郎乃

掌守門戶之名有儀郎侍郎中郎郎中之分比四百石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箋奏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揚雄為侍郎乃三署郎非尚書郎也恰從此員推升侍郎五年遷大縣令尚書郎只五品初以令史久缺補之光武參用孝廉故丁邯寧受杖不肯補郎恥以孝廉補令史之職故也西漢侍郎千餘人東漢三十六人一向書領六郎光武時尚書之權已重所謂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者章懷太子注云臺閣謂尚書也其後以侍郎貳尚書亦自唐始

隨園隨筆

卷七

五

稱令公

新唐書郭子儀傳子儀為中書令人稱之曰郭令公白居易有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五言四十韻首二句云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自註中書令上應中台司徒官一品按此以中書令而稱令公宋楊業由雲州觀察使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未為中書令而亦稱令公何也明一統志載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

平章事非本職

唐平章事雖宰相之官名而非其本職也有以侍郎平章者有以尚書平章者至中書令領平章事而極尊故稱曰令公

御史有不主糾察者

監察御史主糾察而侍御史則主藏書册老聃曾為此官不司糾察按通考侍御史即周之柱史漢之太史是也非御史臺之御史也如後世有給事中之名而不司官禁有司馬之名而不司兵有太常之名而不司音樂署理

今官有署理實授之分其來最久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項梁所殺者假即署也

柱史二解

老聃為周柱下史故御史稱柱史一解也通考云御史冠以鐵為梁柱故號柱史亦號端公又一解也

隨園隨筆

卷七

木

長史

漢制一宰相兩長史又邊防郡守亦有長史是長史者似是掾屬之官唐劉濟為都督府長史是都督亦有長史矣元稹為虢州長史豈州縣亦有長史歟以降為尊

杜詩辟大司馬府由公府掾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以狀聞世祖賜榮戟往河東翦滅諸賊乃拜成臯令以御史作令也陸遜為大將軍立功後孫權欲其出身之正乃使鄉里重辟舉為秀才以大將軍作秀才也二事極相類皆以降為尊寵又陳書司馬申以戎昭將軍為江乘令

學士

蕭梁有壽光殿學士之號為學士之始中宗采上官婉兒之言設宏文館學士親近陪宴以至權重於宰相李鄴侯陸宣公皆為之明洪武初仿宋殿閣學士之制設華蓋殿學士等名不過五品備顧問而已自胡維庸作相敗後屢召學士解縉等咨詢而權遂重永樂時至加師保

大學士

李泌傳肅宗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言學士加大始于張說已不敢當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加大學士而引泌為辭宋設集賢殿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之

隨園隨筆

卷七

七

丁謂為資政殿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帝乃加大字班承旨上然則大學士之尊久矣

侍讀

唐明皇無人問古盧懷慎薦馬懷素為侍讀此侍讀二字見史傳之始

都都知都都統

唐相王鐸官拜都都統樂工李可及官拜都都知蓋因僖宗奏樂召都都知三十人並進無所統攝乃別立都都知王鐸之官名實始于此可見

奉憲

史記三王世家百官奉憲各遵其職漢書景帝紀酷吏

奉憲夫中按穆天子傳受勅憲注云憲教令也

黃堂

黃堂二字見東漢書郭丹傳註太守之廳也郡國志曰  
雞陂之側黃歇假居之地屢有火災太守塗雖黃以厭  
之故曰黃堂

主事是吏非官

或問黃梨洲宋官名有某部主事否梨洲云宋制六部  
自尙書以下只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主事錄事  
令史書令史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獨  
六部也日知錄曰主事始于後漢光祿勛有南北庭主  
事其職掾史也隋有主事令史員

隨園隨筆

卷七

八

總督

總督二字見漢書西域傳替曰總督城郭三十有六陳  
書蕭摩訶傳吳明徹曰步軍既多吾為總督必身居其  
後此總督二字之再見者

刺史

古刺史一官最為不倫忽輕忽重大抵漢之刺史以六  
百石而糾二千石居無定所似明之巡按也魏晉刺史  
統轄數州兼領軍務似今之總督也隋唐刺史則今之  
知府知州也

監司

監司二字始于徐邈與范甯書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

見晉書

郡縣忽大忽小

三代縣大而郡小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又曰  
縣有四郡駸國縣小而郡大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  
也晉制不宰縣者不得入為臺郎任至重也故北魏孝  
文以此官與崔亮後嗣君失政以廝役為之士人不屑  
元文選力除此弊乃集于神武門唱名慰諭之宋寧宗  
慶元年間詔改官必作令謂之須入除殿試三名外雖  
宰相子無不宰邑邑令又重矣唐語林以得縣令為得  
畜生道以得學博為入餓鬼道豈非忽大忽小之証歟  
元知府或有或無

隨園隨筆

卷七

九

或問黃梨洲元官名有某府知府否曰元制諸路設總  
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為總管總管下為同知治中判官  
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若揚州杭州皆  
為上路有總管而無知府所謂達魯花赤者國言荷包  
歷口取管轄之義稱州達魯花赤曰監州縣達魯花赤  
曰監縣

制府

今稱總督為制府制府二字見宋史李全傳中以宋有  
安撫制置使之官故有制府制置之稱許國為此官命  
全參謁全曰不參制府則曲在我幕府章夢先亦令隔  
簾貌啾啾者大疑今之請安也



功曹

劉貢父言蕭何不為功曹而子美有功曹非復漢蕭何之句按漢書本無何為功曹之語三國志虞翻為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可耳此子美所用也時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

移文

今文書平行者號秘文初見三國志王肅傳薛夏為移書丞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為臺也而秘書署耳謂不得用移文夏報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可移之有事物紀原以移文為始于劉歆移太

隨園隨筆

卷七

十一

致仕官朝參

貞觀二年特詔致仕官朝參在本品現任官之上余宰江寧乞病與現任江寧令同見藩司余坐現任之下藩司李渭大以為非亦猶行古之道也

吳志

吳志司馬中以戎昭將軍為江乘合業已奇矣陸遜以大司馬出兵成功封侯而歸至王上執鞭百餘屈膝而仍歸鄉里舉秀才尤奇

告身

唐告身即今之告勅天寶初官爵濫而米粟貴所以有將軍告身易一醉之語顏魯公自書告身墨迹余于尹文端公處猶及見之

未入流

唐時流外即今之未入流張元素流外出身故被太宗問出身而自覺慚惡面如死灰黃幡綽見醉人卧池側告文宗曰此今史也問何以知之曰再一轉便入流文宗大笑通考唐時每歲進士明經出身者不過百餘人流外二千餘人

領侍衛內大臣

隨園隨筆

卷七

十一

史記弟子傳注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人不取有惡言侍衛二字見此元有官名云都赤者侍衛最親雖宰相見無此人侍立不敢見即今之領侍衛內大臣也語見輟耕錄至元史所稱怯薛則今之侍衛矣

巡撫總河總漕都統

巡撫二字始見于晉咸寧中詔劉頌巡撫荆揚唐高宗以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分道巡撫都統之名始于晉書苻堅以秦州主簿趙盛之為少年都統總漕之名始于明太祖之命吳楨總河之名始于永樂之月陳瑄明之總督提督皆御史差也差畢回院乃自部卿藩臬陞授蓋即唐之大總管大都督類也見續通考

說書

今之說演義小說者稱說書賤人所為如左寧南門下柳敬亭是也不知朱金元皆有崇政殿說書之言其職有類經筵講官而秩稍卑程伊川楊龜山游酢皆為此官

唐制節度觀察二使不並置

唐制節度觀察二使不並置故節度常兼觀察處置等使崔琪為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而奏周公福靈泉狀中書門下奏內但稱觀察使不稱節度者節度權雖重于觀察而非軍旅之事陳奏止稱觀察唐人章奏之式如此

隨園隨筆

卷七

三

織造府

貢禹奏故事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註三服官主天子衣服者即今之織造府百官表有東織西織二官是也但前明洪武至宣德尚無此官見楊廷和傳

縣佐非縣丞

今人以縣丞為縣佐不知唐官制縣丞簿尉之下尚有四佐一司功佐一司倉佐一司兵佐一司戶佐皆名縣佐

馳封非古

禮夫尊於朝妻貴於室雜記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又曰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勿能主也使其子主之

註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故為喪主若父身是士不得用大夫之禮故不為喪主漢以前爵不上逮也自南北朝始有封贈其祖父之例而自父以上官以差殺未

如近制之隆郭令公二十四考中書令而父止贈太保權文公官宰相而其祖止贈郎中漢置武功爵官首補吏與今之例畧相似然爵僅得第八級樂卿止耳說見姜西溟張主事墓志

縣令非令尹

左氏宣十二年莫敖為宰註令尹也上卿也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是也今稱縣宰為縣令者借用宰一國之義而其實非也

隨園隨筆

卷七

三

漢宗伯非禮部尚書

平帝元始五年詔宗室有寃者得因宗伯以聞晉灼曰是宗正也非大宗伯也

漢司空非工部尚書

陳成傳咸為南陽太守犯法者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師古註司空主行役之官也非大司空也余按儀禮大夫之家有司馬司寇其即此義歟

未知某縣事非縣令

宋大縣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蓋以京朝官之銜知其縣非外吏也縣令則古長史之職如歐公之貶夷陵令是也見續通考

京朝官之分

常不解宋官制有京朝官之分後關王得臣塵史云宋進士出身為著作左郎餘人為大理寺丞者曰京官若左郎再遷秘書丞寺丞再遷太子中舍曰朝官便奉朝請選人作今日某縣令京官以上曰知某縣事

協辦

今之協辦大學士即宋之參知政事唐之同平章同三品也宋太宗患趙普之專問陶穀次宰相之官穀引唐之參知政事以對而不引漢之御史大夫夫人以為非然其初參知者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殿庭特設專位署衙而已至道元年詔與宰相輪班知印同升政事

隨園隨筆

卷七

十四

堂行則並馬自冠準始

官街

家語禮運篇官有街職有序注街治也執轡篇云善御馬者正銜勒善御民者正百官官銜之名本此封氏見聞記官銜之名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新舊相銜不斷故云錢希白南部新書亦云官銜者取其相銜不斷之義如馬之有銜也

帖黃

唐制降勅有所更改以紙帖之謂之帖黃蓋勅書用黃紙則帖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

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帖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畧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于前面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見石林燕語宋史中書省大事奏稟得旨者曰畫黃小事擬進得旨者曰錄黃徽宗時吏惰不勤凡命令之出于門下者預列銜使書名而徐填其事謂之空黃見張叔夜傳今人具奏自摘大旨用白紙帖之亦名帖黃始于崇禎元年三月

古官尊卑不一

秦漢侍中本丞相史不過掌虎子捧唾壺等事而晉以後之侍中乃宰相也南朝選貌美者為之以何偃阮毅為一雙似又與漢相似唐同平章事處資淺之人在同

隨園隨筆

卷七

十五

三品以下而宋則以同平章事為正相參知政事次之漢中書令不過宦者所為而六朝遂為正相郭子儀力辭此職以為太宗曾為中書令唐樞密使亦宦官也五代郭崇韜安重誨領之遂改為宰相之要任大抵古小而今大者尚書侍郎也古大而小者檢校提舉也

漢儀同三司宋三司五司

漢安帝以鄧騭為開府儀同三司三司者司徒司空太尉也別開一府同此三司故曰儀同三司宋之三司則專管財賦一鹽鐵使一度支使一戶部使也有副使有判官五司者經畧使安撫使節度使觀察使及總管是也號五司廢唐節度皆兼觀察處置三使宋則以節度

歸總管司觀察歸安撫使處置歸經畧使

古內外官時輕時重

漢陳咸思入京城楊僕取居關外齊茹法亮為中書舍人出為大司農戀職而泣唐班景倩入為大理寺少卿李若水送之日班生此行無異登仙似朝廷官制重內輕外由來舊矣乃天寶間薛綬左丞為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兵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寶佐有忤意者薦為臺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起取罪南朝趙倫之居方伯公私俱足入為護軍頗苦貧窘以為貶也元載以仕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厚外官而薄內官常哀奏之始加六千緡後漢郭威以樞密使

隨園隨筆

卷七

七

過洛陽平章王守恩留守西京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咸憎之即日以頭子命白文珂代之守恩方坐節待見而吏已報新留守視事于府歐公以為武臣易一宰相如更成卒古內外官之忽輕忽重如此

唐翰林學士長榮

唐學士入直許借飛龍廊馬白香山贈錢翰林詩曰分班皆命婦對苑即儲皇蓋最親官禁也是以韋綬學士也而覆以蜀類之袍韓偓學士也而暗藏金道之燭後蜀王建待翰林過優人尤之建曰我昔直禁軍見唐天子待翰林之厚雖朋友不如也我不過萬分之一耳

古中書舍人最尊

唐之中書舍人宋之知制誥皆就省中起草故韋承慶下筆立成鄭畋動無凝思人以為才和矇閉戶精思劉濤遺兒代草人以為不才富鄭公直制誥竟封還劉從愿妻封遂國夫人之詞頭權可謂重矣

部胥

令六部書吏漢之都令史也秩雖二百戶皆士人為之而有志者所不屑故梁冀怒名儒劉常召補都令史以辱之南朝陸慧曉日六十之年不能咨都令史為吏部郎也職雖卑其權之重則由來舊矣日令史日書令史書令史者即今之帖寫矣

小史

隨園隨筆

卷七

七

古樂府十五府小史小史似令史之年輕者即今之小書辦也張翰有周小史詩謝惠連有贈小史杜德靈詩似乎褻狎然吳神舉孝廉乃越道其雍邱小史黃真歡語移時則小史又以人重矣高俅為東坡小史後見蘇氏子孫執禮猶恭

典使

張曲江日牛仙客河湟一典使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典使何稱蓋亦胥吏耳

僕射自魏晉始尊

僕射一官秦漢時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此官在永巷者日永巷僕射在軍屯者日軍屯僕射又有謁者臺僕

射以射稱者所以重武事也秋比千石東漢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建安四年榮邵為左僕射卒後贈執金吾是僕射在兩漢時不甚尊也自魏置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調者十餘人從此迄于六朝此官遂尊僕射上表疏只稱名不稱姓唐時左右僕射二人從二品掌統理六官為尚書令之貳令缺則總省事所謂令僕是也五尚書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座宋徽宗詔曰前代以僕臣之賤充宰相之任可改左僕射為太宰右僕射為少宰

隨園隨筆

卷七

大

隨園隨筆卷八

官職類中

錢塘袁枚子才

唐宰相皆非本官故有同三品同平章事之稱唐初以侍中尚書令中書令共議國政為宰相皆三品官也後因太宗為尚書令臣下避之遂用僕射為尚書省長官又因其品位既崇不輕授人乃以他官居宰相之職如魏徵以秘書監李勣以太子詹事俱各參預朝政其人雖入相而其官未至侍中中書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名目若三司三公中書令則不必加此銜然當時亦有官侍中中書令而不為宰相者大應以後升

隨園隨筆

卷八

侍中中書為一品嗣後入相者便無此稱矣太宗時僕射李靖以病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遂有平章事之稱後用資望稍輕者遂又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稱開元以後常領他職如用兵則為節度使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急財用則為鹽鐵使頗有類於今之兼部務者唐制官極尊不過三品其太師太傅等名乃贈官耳

宰相不專任

宋承唐制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書門下並列于外而別置中書禁中號政事堂以同平章事為宰相有二

人則分日知印或為某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亦因唐以

來三大館皆宰相兼故也後以文潞公爲太師呂公著守司空復有平章軍國重事之稱或五日或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至韓侂胄拜相乃以平章軍國事爲名去重字則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

### 宋正官不治事

宋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奉別勅不治本司事故中書令侍中尙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中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天下財賦悉隸三司而中書省不知其盈虛出入也大槩分而爲三一日官不過寓祿秩敘爵位而已一日職所以待文學之選一日差遣方辨治內外之事故士以登臺閣

### 隨園隨筆

#### 卷八

二

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勛爵邑有無爲輕重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棄不爲監

### 宋三師三公最濫

宋初趙普爲太師以其開國元勳也元祐以文彥博爲太師以其四朝耆舊也後童貫爲太師是以奴隸爲帝師矣越王偲鄆王楷爲太傅儀王樞肅王樞爲太保是以子弟爲保傅矣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計其數荆王元儼號二十八太保以其年才二十八也

### 唐翰林待詔甚尊

明皇置翰林院待詔以張說陸堅等爲之掌四方表奏

批答又置翰林供奉與待詔分掌誥勅後改名學士禮遇甚親至號稱內相非若今之待詔也

### 明按察使可以答知府

明史雍泰爲山西按察使怒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答之珍訴于朝王恕爲寬其罪乃降湖廣參議蕭鳴鳳以兵備副使督學廣東以憤杖肇慶知府鄭璋璋恚投劾去言官交章論之蕭坐降調

### 宋恩蔭最濫

宋一后妃一大臣之子弟親屬皆有恩蔭有官至二十餘人者晏殊不乞恩澤而薨後仁宗猶官其孫及甥等九人其他郊祀行慶羣官率多進職真宗時司諫孫何

### 隨園隨筆

#### 卷八

三

奏貢部上名勳踰千計門資入仕亦及百人每祀園耶並加銓敘使評事寺丞才數載而通閩籍贊善洗馬不十年而登臺郎若十年之內肆赦相仍必至京僚過于習徒朝臣多于州縣請降詔書自今郊祀羣官一例不得遷陟

### 省臺寺監府衛院之分

唐楊收曰總羣臣而聽曰省分務而治曰寺省者中書省尙書省門下省是也臺者御史臺司天臺之類寺者太常寺太僕寺之類監者都水監尙方監之類衛者羽林衛鑾儀衛之類府者折衝府都督府之類院者樞密院集賢院之類皆今之衙門也



縣尉上表巡檢賜勅

漢縣令權重故尉亦權重縣以丞尉為二卿而主簿不與焉則尉固尊于主簿也唐人高常侍集有謝封即縣尉表是尉得上表也按通考尉掌兵原與今尉不同猶之巡檢在宋初為典兵之要職明初巡檢帝賜勅書琴辛雜記楊璉真仰之黨祖傑姦橫已極枉殺俞氏七人州縣受賄不理平江錄事司移文巡檢司為白其冤則元時之巡檢權亦重矣日知錄云巡檢裁而總督設此豈今之巡檢哉

剽圓

通考宋太祖升驍勇為上軍以老弱為剽圓掌宮觀掃除之役非但簡姦卒亦且省冗食也剽圓二字恰奇

丞遷尉

漢制丞尊于尉至今皆然王嘉傳嘉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又似尉尊于丞則以縣之大小故也

宋宮觀不必往其處供職

神宗置宮觀之職取漢祠祝釐之義所以優賢逸老王安石惡異議之人亦以此處之閒散之地雖曰提舉主管某宮觀實不往供職也故奏請者多以家貧為詞降旨則曰依乞差某處宮觀任便居住惟京師宮觀不許外居始則員缺甚少後乃不限員數並差知州資序人

以三十日為一任

唐宋官放假日多

唐宋京朝官遇元旦寒食中和天慶上元之類即放假休沐又有旬休之例文昌雜錄載一年中放假有七十六日故包拯奏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只給五日此風至明而絕

附制從駕官許帶家眷

隋宇文述出兵詔憐其老許帶家累自隨北齊書裴澤夫妻相愛澤從駕其妻自輦而至

用兵可以乘輜

韋敞乘肩輿在軍中指揮須知禹山行用輜即今之肩

隨園隨筆

卷八

七

輿也見史記河渠書又見于淮南王諫伐南越書

藩司臬司

梁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曰夷羣戎路求入奉靈輿藩司抑而不許此藩司初見史冊之文然李善竟未注何官唐人文集中所稱藩垣藩岳者皆節度之通稱韋蘇州詩方知大藩地豈日財富強蓋節度乃上州刺史從三品中州下州刺史皆正四品分上階下階故皆可稱至於臬司二字不見史冊惟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奕赫抵雅爾丁為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始視事見獄具列庭下伏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得情即賜罪無用刑具此臬司初見史傳之文其蓋始則藩字



見于毛詩臬字見于康誥耳

快手內外班

宋書蕭慧開傳慧開自京口請假還都與蔡興宗相逢于曲阿興宗見慧開有劓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問之不容所請事力者今之快手也快手二字見宋書黃回傳回募江左快手八百以隸麾下劉劭百官志所云衙前散從則今之內外班矣又宋書王鎮惡傳西將及能細直東快手有二千餘人又建平王景素傳左右勇士數千人並荆楚快手

藩司稱方伯臬司稱廉使

方伯二字見于王制分天下為左右曰二伯又曰天子

隨園隨筆

卷八

八

使其大夫二人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此方伯最尊後世廢封建所云方伯者刺史也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南齊張敬兒為雍州刺史稱方伯今以藩司為方伯者借稱也按察使則唐時已有睿宗景雲間改巡察使為按察使宋仁宗以轉運使為按察之官楊察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專以舉官為急務曰此按察職也宋之按察蓋主巡察別有提點刑獄則轉運判官為向遠聖宗命尚書劉京等分路按察刑獄此按察為刑官之始金章宗承安四年始改提刑司為按察使司元世祖又改為廉訪司今人稱臬司為廉使本此

罰俸

唐制品官犯流罪以下聽贖由笞十贖銅一斤遞加而增但云贖不云罰也亦有云罰者唐元和五年房式有不法事罰俸召還宋刑法志有奪俸一月之說金史刑志載罰俸一月選舉志則云奪俸兩月三月明史曰祖制凡朝會失儀者下鎮撫司獄杖之萬曆時改為罰俸

直隸

直隸二字見宋史直隸省三字見元史宋趙普傳普與帝謀令節鎮所領州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于是節度使之權始輕元地理志序曰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已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率以路領州州領縣而又有腹裏之名腹裏者一中書省統理燕南山東山西河南河北諸路之地也行中書省十有一而中書省只一焉其地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而府與縣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至本朝則以直隸為一省之名

宰相有印

方密之謂古宰相無印支俸皆借翰林院印此但指明之大學士而言若唐宋宰相皆有印也且有分日知印之法其印文曰中書門下印元中書令丞相皆銀印明大學士本無宰相之名然亦未嘗無印明史內河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篆文曰文淵閣印但文移却借用翰林院印而不用此印密之蓋知其一不知其二

隨園隨筆

卷八

九

也 本朝大學士無印文移用內閣典籍廳印即明之翰林院典籍也明閣臣多由翰林故典籍即為內閣之屬今改典籍隸內閣而翰林別設典籍其制稍變

翰林有印

翰林院明時為五品衙門銅印 本朝升為從三品衙門銀印其屬典籍亦有印惟講讀以下官無印

檢校

唐初所謂檢校雖非正授却辦本職事如檢校侍中檢校中書令檢校納言檢校左相之類皆列于宰相表與真授者無別而宇文士及檢校京州都督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亦是實履其地內外官各有檢校若今署事

隨園隨筆

卷八

十

者然中葉後諸將以軍功得檢校官從此三公三師僕射尚書車載斗量有名無實故唐書宰相表三公三師七十一人而檢校之公師不與焉猶使相之不列于宰相也自公師兩僕射六尚書兩散騎常侍太子賓客祭酒水部員外郎外罕有除檢校者宋史所列檢校官十有九王建由檢校太師遷司徒曹僧以檢校太師守司徒又數年始除太保然則檢校太師尚在真三公之下也三公三司有歸軒受冊之禮若檢校則不行冊拜矣

行守試之分

行守試三者因官階與職任之高下而分長編元豐四年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法高一

品者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二品以下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字樣柳公權符璽碑其題云輔國大將軍行左神策軍將軍輔國大將軍階正二品左神策將軍階從三品此高一品為行之証也其署銜云朝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朝議大夫階正五品侍郎官職正四品此下一品為守之証也五代時李琪為宰相有所愛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遂為同官所糾此試不如守之証也富弼呂公著之守司空與蔡京之司空皆真三公也而京不加守字則尤貴矣明以來階品與官品同遂不必用此三字

判知之分

隨園隨筆

卷八

十一

判與知有分春明退朝錄云品同為知品隔為判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穎州蓋用隔品為判之例後來惟輔臣及官僕射以上領州府事稱判其餘皆稱知不稱判也大抵以大押小曰判平等曰知

權發遣

宋法判知之外又有云權發遣者則因其資望而驟進故於其結銜稱權發遣以示分別王安石秉政時最多此官程大昌演繁露云以知縣資序隔二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發遣以通判資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宋制六曹尚書從二品而權尚書則正三品侍郎從三品而權侍郎則從四品是權知與知亦有分別東坡以

端明殿朝奉郎學士知定州知州事差遣也端明殿學士職也朝奉郎則其寄祿官也差遣罷而官職尚存職落而官尚在非有大罪則士大夫無一日儕于編氓之禮古之優臣工者如此至明太祖始法重而思殺焉

落致仕

元祐元年文彥博落致仕加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路公本以守太師致仕今復召用故有落致仕之命同一落也落職則為罷免落致仕則為復用其云落者謂結銜內去此字也元豐三年彥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蓋其時方改官制以侍中中書令為宰相職事官非退閒者所宜授故落侍中而加太尉以寵之亦非罷免之謂

隨園隨筆

卷八

十一

一字王

遼史有一字王之稱蓋如趙王魏王之類皆國王也若郡王則必二字如混同郡王蘭陵郡王之類較一字王為卑

同知稱司馬

古同知兩字非官名元史張礎同知轉運使余闕同知副元師皆不過參佐之義而其結銜仍在下某官也稱某府同知蓋自明始矣司馬一官在兩漢並非郡僚乃與兵之官續漢書百官志將軍之下有司馬一人其領軍皆有部曲部有軍司馬一人曲有軍候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別部司馬諸名目今人得漢印其篆文在

在右之皆將軍之屬領兵者非郡守之貳也郡守之貳有丞有長史而已刺史之下有從事有掾史而已皆無司馬也魏晉以降除刺史者除單車刺史外必加將軍都督軍事故僚屬有司馬之名而隋唐因以司馬為郡佐今人呼同知為司馬或以此故歟

通判稱別駕

宋太祖去藩鎮乃設通判以監諸州刺史刺史惡其捉搦故云願有螭螭而無通判處然其結銜皆云通判某州軍州事無單名通判兩字者直云某處通判亦自明始矣東坡通判杭州寄子由詩云杭州別駕無功勞其時蓋已有別駕之稱漢制刺史之屬吏有治中從事別

隨園隨筆

卷八

三

駕諸官皆州自辟除秩止百石較之縣令為卑而魯子敬稱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得展其驥足者蓋兩時州牧專制一方幕府元僚得參生殺予奪之權權重于縣令故耳通典云別駕者謂隨刺史之後別駕一車以行也

元宰相太多

左氏舜舉十六相相者相佐之義非宰相也古只一相商之伊尹漢之蕭何是也惟元宰相最多馬亨上疏言宰相至十七員失之冗雜宜加省汰其時中書省有左右丞相有平章政事有右丞左丞有參知政事皆稱宰相而秉政者丞相也平章間有一二人用事者右丞以

其任漸輕丞相非蒙古色目人不得為漢人而為平章者只王文統李孟而已左丞以下始參用漢人然終元之世南人不得入中書也阿合馬為尚書平章政事求升中書右丞相亦丞相尊於平章之証也

元皇后最多

偽漢劉聰周天元皆有皇后數人元代四幹耳朶俱有皇后六七人大抵其時稱皇后者不必正宮猶之皇子皆稱太子宗女悉稱公主也所云幹耳朶者猶之華言大營盤第二營盤也北周書之所云大呼藥小呼藥或卽是此義耶

宰相稱相公相王

隨園隨筆

卷八

南

宰相稱相公始於王粲粲從軍詩曰相公征關右是時曹操自領三公又為丞相故也嗣後相而不公公而不相者多矣晉簡文帝以會稽王作相故又稱相王

入粟官元價最貴

入粟補官元初無之天歷年間始行之因旱故也然折鈔每石八十兩一千五百石才得從七品是七品官業已金十餘萬兩矣

魏都督卽刺本州

北魏都督幾州諸軍事卽為本州刺史周改都督為總管而其制不殊如秦州總管卽為秦州刺史是也惟王謙為益州總管又別有刺史達奚恭章孝寬代尉遲迥

為相州總管又別以叱利長文為相州刺史與舊制不同大抵六朝都有太守州有刺史刺史有都督監督之分又有使持節假節之分都督為上監督次之使持節為上假節次之不假節者卽單車御史矣

魏制官有汎階

北魏官有汎階張普慧傳言之甚詳似是各官普進一級故曰汎恰有汎前汎後之分

參軍記室行軍司馬等官

晉刺史副府後才有參軍記室等官參軍主兵記室主文此外掾史甚多至唐節度使乃有行軍司馬其權頗重可以推為留後昌黎為裴度司馬故平淮西碑不無

假借處

某郡相

假借處

漢諸侯王有傳相有內史景帝裁內史而專屬之于相沿至魏晉凡有封王處猶有內史其所稱某郡相者卽某郡之太守邑令也以其人加公侯銜便專稱某郡相而不稱某郡守令矣

蔭

古官有蔭非止蔭其官並蔭其子孫之罪唐律義疏載之甚詳今俗語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者明律也

奪一官

古所云奪一官者奪其一官而餘官尚存也至除名而

後與庶民等矣凡奪官有以罪免者有改其印綬者有削其秩俸者宋韓縝官侍制知秦州以小罪杖殺指使其家訴寃乃落職分司南京所謂落職者落其知秦州之職而天章閣侍制之官猶存故得分司南京

隨筆

卷八

六

隨園隨筆卷九

官職類下

錢塘袁枚子才

宰相乞郡

宋宰相出知一府一州非貶降也所以均勞逸也以某官出知者猶今之學政或以侍郎為之或以編修主事為之其官大小不同其任學政則一

明參將遊擊非守土官

前明之參將遊擊皆欽差官與督撫同非守土官也守土官惟布按兩司與都指揮都指揮者今之都司也

寄祿散官

隨筆

卷九

十一

宋初官制有寄祿之稱漢唐未有所謂寄祿者如尚書侍郎給事諫議諸卿監郎中員外郎之屬皆有其名而不任其職謂之寄祿官以為敘遷之階而已所謂散官者則助封功臣食邑之類徒為文具無足重輕者也元豐以後又以尚書侍郎等皆為職事官而以舊所置散官為寄祿官如金紫光祿大夫猶前之吏部尚書也銀青光祿大夫猶前之五部尚書也正議大夫猶前之六部侍郎也朝請朝散朝奉猶前之諸曹員外郎也皆寄其本銜之祿而遷轉予奪之與外官之俸無異也東坡以工部屯田員外郎知湖州罷官後又以朝奉郎知惠州知惠州者其現任而員外郎朝奉郎則其寄祿

也

公卿三變而稱寺稱少

隸續曰漢百官志太傅上公一人太尉一人居三九之官者均不加以公卿之字以公卿名其官自蕭梁始余按六朝以前無稱司徒公太僕卿者此一變也然只稱太僕卿鴻臚卿不兼稱衙門也至明朝乃有太僕寺卿鴻臚寺卿之稱是兼帶其衙門稱之又一變也今俗稱又有太僕寺正卿鴻臚寺正卿之稱以自別于少卿是三變也

宋有就差勾當之稱

曹武惠王平江南歸赴宮門只稱勾當某事已畢人嘉

隨筆 卷九

其不佞蓋爾時稱勾當者即今之幹辦也余見宋稽雲縣城隍廟碑後題名一稱文林郎就差權處州稽雲縣尉一稱勳功郎就差稽雲縣令管勾勸農公事又一稱將仕郎稽雲縣丞某而已其不稱就差者是本職官也其既書就差又加一權字者是資格之最輕者也大抵宋元人書官銜最繁不似今之省也古人階秩之尊卑與其現任官不必配合不似今之文林郎七品知縣亦七品也

選法三變而至掣簽

儲六雅先生云漢晉間重尚書選部黃散以下皆得銓注然至北魏崔亮之停年格而選法一變至唐裴行儉

之長名榜而選法再變至明孫丕揚富平人行掣簽法而選法又一變

古調官非今調官

漢書十年不調顏師古注調遷也蓋陞遷也今之調簡漢人謂之換薛宣傳以平陵之薛恭換鉅鹿之尹賞是也

判官非通判

凡唐宋稱為某府判官者幕府之官非通判也崔璞守蘇州辟皮日休為軍事判官是也通判有監州之責其權大如狀元蔡齊除將作監通判交州是也

特進非官

隨園隨筆 卷九

鄧禹拜右將軍後左右二將軍罷乃以特進奉朝請特進者特異乎眾而許其進見之稱非官名也

嚴郎非尚書郎

漢羽林中郎將用六郡良家子孫補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是嚴郎者武職之稱非郎官也荀綽百官表注云嚴者取其嚴肅整銳之義若然則曰嚴郎亦可

賜爵

史記趙孝成王使趙勝受韓使者馮亭之地吏民皆益爵三級惠帝元年民有罪得爵三十級免死應邵曰一級直錢二千大事記載普賜天下民爵自惠帝始後漢

書注劉劭曰春秋不更庶長已見商鞅修其法為十八級合關內侯凡二十等百官表一級曰公士二日上造三曰簪衰四曰不更五曰大夫至關內侯而止有罪者得贖貧者得賣與人高祖詔吏善遇高爵明于文定公不解其制以為屢遇厚恩天下將無百姓方密之以為所賜者不過鄉老里長輩雖曰民非平民也唐劉知幾言具僚九品每歲遇赦必賜助階以致緋服多于青衣象版多於木笏此庶官加爵而不及平民之証也宣帝求漢初功臣之後復其家史稱皆出庸保之中及考之表則或云公乘簪衰或曰公乘上造大率皆有爵者爵至五大夫才得復其身庶長左更則二千石之勤事者

隨園隨筆

卷九

四

往往得賜皆漢法也王仲宣集有爵論云依律有奪爵法今爵事廢矣奪之民不懼賜之民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又曰爵自一級轉登十級而為列侯譬猶秩自百石轉遷而至于公也近世賞人不由算級從無爵人封為列侯原其所以爵廢故也古者白起衛鞅皆稍進爵為五大夫客卿庶長以至于侯非一頓而封也魏了翁古今考曰漢武功爵者造士良士元士戎士樂卿軍衛之名與秦異買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猶近世迪功郎登仕郎之類各有價也宋天禧元年登州學究鄒異出粟五千六百石賑飢詔補三班承信郎嗣後沿以為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只令廷參而已大抵

民賜爵如今老農給八品頂帶之類官賜爵如給本身封典之類俱不甚貴重

漢俸米多錢少

漢百官俸米多錢少三公俸月三百五十石或至令史而月猶八石開元二十四年定百官俸一品月三千千遞至九品月一千九百此則論錢矣北漢劉崇傳宰相月俸百緡較之今日猶多一倍鄭端簡曰祿輕自宋始也惟地封之典至宋而隆大父如父母古未曾有

予告賜告有別

漢予告賜告有別予告者許歸家三公予告命也賜告者不得歸家病滿三月賜告恩也大抵賜告如病假之

隨園隨筆

卷九

五

類馮野王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茂陵就醫大將軍王鳳劾其不敬

持節使持節假節有別

漢之持節有三曰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曰持節得殺無位人曰假節惟行軍得殺犯令者皆刺史也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亦加號持節

舍人

顏師古曰舍人者供役使之人史記嫪毐幸時諸客求為舍人者以十數李斯亦為呂不韋舍人蓋親近左右之通稱也至六朝而權傾天下茹法亮以舍人出為司農而泣

給扶侍之分

常見岑文本畫古帝王像一帝之側必有左右二人擁侍而立者亦復冕而貂蟬但止三旒非若天子之九旒不解其制朱萬同曰此魏晉六朝所謂給扶是也宋猶行之故陳康伯傳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或曰天子無給扶之說旁侍立者即侍中也故戴貂蟬余按陳書驍騎之職天子臨軒則升殿仗侍韋翹為儀侍將軍又大行皇帝靈座有侍御人或岑所畫者其即此歟

衙門當作吾門

說文衙字讀語音不作牙音故漢碑多寫衙為禦楚詞道飛廉之衙衙亦然漢吾字乃作牙音如允吾騶吾金隨園隨筆

隨園隨筆

卷九

六

上衙門三日

吾之類百官箴以金吾為吾臣蓋衙臣也天子朝羣臣曰正衙庭見曰衙參走卒曰衙官牙將皆從木吾而起金吾木吾者棒也伍百執之以參于前者見古今註

三考出身

今州縣初到任必具刺上衙門三日在上官到任則下屬亦往具刺候起居三日不解所自始唐岑參為虢州上佐有衙郡守還一詩自註衙者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屬復伺于客次胥立廷下通刺曰衙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又通謝刺蓋自唐已然矣

三考者試流外之官一曰書二曰計三曰時務蓋較之試進士科之身言書判僅少其一耳見六典元史選舉志吏三考者或以三十月為一考或以四十月為一考大德元年以百二十月為一考蓋舊以九十月為滿也三考出身為正七品

大夫亦有三朝

古今考曰天子有五門三朝三朝者內朝路朝外朝也玉藻曰路寢聽政退適小寢路寢者大寢也正寢也此云諸侯亦有三朝也今之州縣大廳正寢也小廳小寢也別府堂宅燕寢也是大夫亦有三朝也

歷代職官數目

隨園隨筆

卷九

七

漢官制七千五百員唐萬八千員宋三萬四千員前明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十萬餘員見明史劉體乾傳中

典史授都御史

明初典史授都御史貢士授布政使秀才授尚書見明史姜埰傳陳啓新疏中

印

璽書二字見左傳季武子以璽書追而與之周禮司關凡達貨賄者以璽節傳出之璽即印也戰國時已用印蘇秦佩六國相印項羽刻印而不以與人漢高帝弄御史大夫印而顧趙堯其來久矣王伯厚云葉符節而用



印始于周顯德六年想符節廢于周耳非印始于周也漢晉官員替代皆別鑄印惟尉只用一印見晉書孔琳之傳琳之請桓元無改鑄印省金炭之費

省會二字借用

省者禁署也漢昭帝紀帝姊長公主養省中蔡雍曰本為禁中避元后父名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當察視也唐書百官志曰官司之別曰省曰臺今稱省會者借用也唐以中書門下尚書為三省宋元以中書省為宰相所專治元末署中書分省於濟寧彰德諸路設叅知政事又置行中書省于江西江浙山陝等處添設平章與真相等明與分天下為十三中書省未隨園隨筆

卷九

九

幾改為十三布政司從此以官署為地名而有十三省之說會者天官司會註大計也聽出入以要會天官之職也禹南巡時會計天下賦稅周公營洛四方民大和會而後世遂相因為省會之名

府道二字借用

府文書藏也非官也論語魯人為長府太公立九府圖法周禮天官府六人尚書六府三事允治漢有少府樂府皆非官名趙禹傳文深不可為大府諸葛亮傳開府治事方漸漸有官名之意然亦非州郡名也唐初只京兆河南二府而已後武后升并州為太原府明皇升蒲州為河中府自唐升大州為府而地理志始有府州之

名然惟建都者稱府宋真宗嘗為襄王仁宗嘗為慶國公故升襄陽慶州為府至元明而統縣者皆曰府矣道路也非官也自唐分天下郡縣為十道又增為十五道而明遂因之有巡道糧道僉事道兵備道之名

在家食俸

今優禮大臣有在家食其原官之俸者按後漢書鄭均傳均遷尚書以病告歸元和二年帝東巡過任城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號白衣尚書是大臣在家食俸之始

革職留任

今大臣革去頂戴仍令在官辦事按晉書陶侃傳侃刺

隨園隨筆

卷九

九

荊州討杜曾戰敗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再討杜發成功復還原官是即今之革職留任矣唐劉仁軌征百濟亦白衣從軍

聽事吏

今州縣有聽事吏按隋書百官志開皇時因州縣之大小置白直以供役此即今之聽事吏矣

頂馬

今貴人街行前有騎馬者一二人號稱頂馬按國語越王勾踐親為吳王前馬前馬者即今頂馬矣

掌扇腰扇

今貴人街行有持大扇遮太陽者號掌扇按通鑑褚淵

入朝以腰扇障日爲功曹劉祥所譏方密之謂腰扇即今之掌扇余按胡三省注腰扇今之摺疊扇也故可以置之腰間若掌扇則是雉尾扇之類

### 喝道

今官府行街有呵噉聲謂之喝道按梁書梁制令僕中丞引隍至街引隍卽喝道也

### 需次

左傳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東方朔傳待以不次之位荀子賢能不待次而舉注次者官之次序後人訛待爲需故宋史馬廷鸞傳登淳祐進士調池州教授需次六年朱子答方耕道書亦曰老兄今茲需次當潛心味道

### 隨園隨筆

#### 卷九

#### 十

### 劄付

晉華潭作奏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容祭酒版版卽劄付也鼂錯言里有假士又有假五百卽今之劄付官也

### 督郵

如淳注漢官督郵都吏也似督郵是吏非官然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以三五之禁轉拜平原相督郵似乎督郵官卑而權重此淵明所以有折腰之說陶侃爲廬江太守張夔督郵太守妻病侃冒雪爲迎醫於數百里之外或難之侃曰資于事父以事君禮也安有父母疾而不盡心乎督郵以是功曹參軍之流

### 門卒

東漢庾乘給事縣庭爲門士註門卒也郭林宗拔之入學庾自知出身卑每下坐嗣後學中人以下坐爲尊

### 官婢

或問漢官儀郎署有女侍史二人貌妖麗者爲郎官焚香鬢被未知許侍寢否余按張安世傳郎淫官婢婢先自言安世責其誣汚衣冠後漢王君公求罷不得故通官婢以劾去官乃得歸隱墻東是漢律但教侍奉不許侍寢也但未審官婢是何家子女終嫁何人或云公卿子女以罪籍沒入官者是矣

### 公主稱尚

稱尚者本易經得尚於中行之義王弼註尙配也顏師

### 隨園隨筆

#### 卷九

#### 十一

古匡謬正俗言之甚詳漢書天子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猶之春秋所書伯姬叔姬季姬者時君之女也加主以貴之者先君之女時君之姊妹或姑若祖姑也但帝女亦有稱長公主者如武陽公主是也諸王女稱翁主唐稱郡主稱鄉主稱鄉亭公主公主賜諡始于唐德宗賜廣安公主諸王女婿稱儀賓似始於明

### 駙馬

駙馬始于漢武謂駙御馬而行親幸之義非必尙公主也故金日磾亦拜駙馬都尉尙公主必先拜駙馬始見于齊職儀南齊袁樞議公主亡不得兼駙馬

引杜預尚高陵公主主亡泰始中追贈公主而元凱不加駙馬之官類真子以為駙馬者始于魏武寵何晏以御馬之副給之志恩也宋神宗治平四年詔駙馬不許升行蓋唐以後子弟一選駙馬便與父叔齊行李遵賜崇矩之孫尚真宗女御筆升選勅為崇矩之子繼昌之弟繼昌者其父也升之與父同行所以避舅姑之尊也其無禮亦甚矣內府秘典言明代駙馬不選公卿子弟多用畿輔少年及武弁世家所以然者駙馬受制於公主之嫡母出入有時起居有節萬歷舟駙馬受嫡母箠殺死而公主不敢救已而反目逃回罰來演禮革其父驛帝亦悔之宋史開慶初宰相請以進士第一人尚主

隨園隨筆

卷九

三

時周震炎中狀元而主從屏後窺之不悅其貌乃別尚楊鎮理宗事也余道男女相悅為婚理宗亦自有理宋章獻太后為仁宗選后有王氏者國色也太后嫌太妖艷不宜少主乃另選郭后非仁宗意卒至廢黜後王氏所適者死仁宗傳旨封為夫人許入禁中適富弼作相格詔不行見揮塵錄

隨園隨筆卷十

科第類

錢塘袁枚子才

進士稱名

唐舉進士科即自稱進士不必登科而後稱及第後遇未及第時題名進士則添一前字於其上蓋唐時為進士而不及第者多也宋進士有四甲五甲朱文公乃紹興十八年五甲進士故王封亭題其題名碑云若使當年無五甲先生未免落孫山朱子小名沈郎亦載碑中

進士出身

隨園隨筆

卷十

一

惟將新誥命後來爭取舊衣裳唐宣宗自稱鄉貢進士李道隆進士之榮至於天子慕之宋時尤重出身無出身者不得入相故欲相此人必先賜同進士出身而後許其入相其重如此然亦有時而賤者李贊皇不中進士故不喜科目曰好驛馬不入行金衛紹王喜吏員不喜進士曰高廷玉人材非不佳可惜出身不正以其中進士故也

糊名印卷排坐位

漢所謂設科射策者書其所試於策而投射之即糊名之濫觴唐吏部試選人皆糊名武后以為非用入之法當罷之此所云糊名者用之於選人而非用之於考試

也考試樹名續通考以爲始於魏晉侍郎魏元同宋淳化三年蘇易簡知貢舉仍糊名考校後遂爲例卷上加印五代會要以爲始于晉清泰三年命諸生試卷加監試官印以防真偽排坐號宋會要以爲始于大中祥符四年令諸位列坐號號曰混榜元選舉志舉人試時無故不冠及擅移坐次者並扶出每舉子一名着性薛友一人看守大抵防弊之法至後代而愈嚴

### 搜檢改沐浴

搜檢之法不知何始然讀舒元真疏云士子入場自指脂燭聽候唱名搜檢等語是搜檢亦始于唐也杜牧李飛墓志飛赴試問吏唱名熟視符驗勃然曰國家如此

### 隨園隨筆

### 卷十

### 二十

待賢耶士受如此之待而猶自以爲賢耶遂不試出所謂符驗亦搜檢類也唐肅宗時中書舍人李揆請試進士於庭中設五經諸史請恣尋檢曰迂學陋生莊枕圖史亦不能自措于詞今取士不考實徒搜禁所挾甚無謂也國史補云懷慶入試謂之書策似乎唐時懷挾之禁猶寬宋端平元年御史李鳴復奏嚴懷挾請懸賞募人告提余考金史太和元年省臣奏搜檢法太嚴裂衣袒體殊非待士之禮請設一沐浴所命諸生浴官爲製新衣著之以防夾帶似此法甚佳

### 文章自註出處

金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可自註自處

### 真籍貫年貌三代

宋咸淳辛未正言陳伯文議考試士子諸路運司陳州縣先置士籍編排保伍取各人戶貫三代年甲書明所習經書年十五以上實能文者許自召其鄉之貢士結狀保送一樣四本分送縣州漕部臨唱名時重行編排保伍且俾各人親書家狀以爲筆迹之驗由是後世士子未入場時先投試卷填寫本身籍貫年貌三代皆親書一通

### 唐宋進士選官不過簿尉

通典唐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是唐時進士初除不過縣尉也然非試吏部得用

### 隨園隨筆

### 卷十

### 三

則終身布衣并不釋褐韓文公所以三選無成而受張建封之辟宋進士選官亦不過主簿程明道中進士爲鄆縣主簿令以其年少輕之是也今進士非授庶常卽改主事縣令驟貴實始于此

### 進士許讓

宋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茅鹿門疑進士何得讓不知唐宋凡舉子皆稱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而鄉舉里選之意猶存故得讓此說見南雷文定

### 給燭

唐制試日許燒燭二條晉長興二年改令盡試實貞臣

諸復給燭

磨錄

宋景德四年定親試進士條例試卷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彌封官磨寫校勘八年始置磨錄院官蓋宋初磨寫彌封只一官後分為二

許帶書冊

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放進士鄭朗等二十三人段文昌言其不公上詔制誥白居易覆試居易奏云向例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冊兼得通背得通背則思慮必精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覆試之日書冊不容一字木燭只好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可知唐試進

隨園隨筆

卷十

四

士許帶書冊也所駁放盧公亮十人以題是孤竹管賦不知本於月禮故也

貼出

金章宗時試者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元選舉志有試卷不考格犯御名廟諱及塗注一百五十字以上者不考不考即今之貼出也

鹿鳴宴

今鄉試放榜有鹿鳴宴不知何始昌黎送楊少尹序曰揚君始冠舉於鄉歌鹿鳴而來是唐時已有此制漢何武以童子歌鹿鳴入選則是替人歌耳

奠林宴

今宴進士曰奠林按唐摭言云新進士尤重櫻桃宴疑即今之奠林也唐進士宴名甚多有大相識宴主司之父母也次相識宴主司之偏侍也有小相識宴主司之兄弟子姪也間喜宴敕士宴也最大者曰團宴即曲江宴也至于朋僚賀酒謂之燒尾宴虎化人惟尾不化必須燒之故引以為喻一云新羊入羣必為諸羊所觸火燒之則定見摭言及封氏聞見錄又曰魚躍龍門必電燒其尾

館選教習散館

宋紹聖初令進士純用經義而改置宏詞一科於進士登科後試之取不過數人即今之館選也庶吉士之選

隨園隨筆

卷十

五

洪武乙丑擇進士為之永樂十三年選六十二人而宣德二年見選一人以故宏治四年給事中余旦以累科不選庶吉士請復祖制大學士徐溥請新進士錄平日所作文十五篇呈之禮部送翰林考訂而按號行取之再糊名試之中者為庶吉士謂之館選以翰詹資格深者課之謂之教習三年學成者授編檢次者為給事御史謂之散館

宋制科三等最尊

宋故事制科分五等一等二等皆虛設空名而已以下三等取人惟蘇軾兄弟以才高得入三等而子由為胡武平所駁仍降為四等此外吳正肅公有亦得三等

三場雖定八月而試期可改

天寶十三載舉人問策外加詩賦帖經為三場通考以  
為始於武后神龍元年宋高宗建炎三年第一場考詩  
賦經義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舊例諸州試舉人以  
八月選日韓魏公以蘇子由病改八月為九月紹興二  
十四年定期用中秋日四川則用季春元豐初以省試  
春寒展至二月朔卜日殿試於四月上旬今所行者始  
於元仁宗從李孟之請三歲一開科八月鄉試明春二  
月會試中書策之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以蒙古色目  
為右漢人南人為左各命一題三甲進士只與入品官  
射策對策之分

隨園隨筆

卷十

六

匡衡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  
大抵漢舉人由博士者用射策為問難疑義書之冊而  
令人射之也由州郡舉者用對策顯問以經義政事而  
令占對也

時文八股

時文二字初見考工記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此  
二字斷章取義實始於此宋文鑑有張庭堅經義一篇  
皆是尚書題其文有似平論即當日王荆公所定格式  
也歐公云天聖間予舉進士見學者務以言語聲鶴摘  
裂號曰時文是時文者乃指進士之詩賦也元仁宗皇  
慶三年定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

隨園隨筆 卷一〇

學論語孟子中庸用朱子章句漢人第一場與蒙古同  
惟於卷尾作一大結以已意結之限三百字第二三場  
增古賦詔誥等賦樣蒙古人能漢試者加一等用明太  
祖與劉基又酌定四子書文做宋經義方代古人語氣  
而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考兩朝選舉志則是時文  
之體濫觴於宋行於元而大定於明

場規

今所行場規始於皇慶三年既定考題復定場規凡犯  
御名廟諱及塗註五十字以上者不准磨錄凡錄正文  
用硃書計所塗註幾字對讀無差皆標寫字數卷首書  
三代年貌籍貫用印鈐縫場內毋得喧譁違者治罪試

隨園隨筆

卷十

七

官漏洩試題者治罪貢士懷挾者治罪

南北分卷

隋唐初無南北分卷之例唐武宗會昌五年定舉士人  
等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每年送二百人進士三十  
人其隸名明經亦送二百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等  
處進士毋過十五人明經毋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等  
道進士毋過十人明經毋過十五人是以地分科日之  
多少唐已然矣宋太宗又別立分數考京東京西陝西  
河北河東等處五路舉人亦因北人拙于詞章之故歐  
公因溫公欲均攤南北故奏言南人百中取一北人十  
中取一又言南人好文故進士多北人尚質故明經多

二四三

蓋祖南人也馬端臨亦頗以為是洪武丁丑考官劉三吾取宋琮等五十二人多南士帝怒所取之偏竄三吾於邊親自閱試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多北士也洪熙元年乃命楊士奇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分之六北人十分之四宣德間又分為南卷北卷中卷以百人為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者四川廣西雲貴及廬鳳二府是也嘉靖常曰天下都是朕的秀才有何冒籍之禁南北之分然祖宗成例已定不能改也

額限

額數歷代多少不同唐時進士有十九名者張籍吳孟寂詩十九人中最少年是也有三十二人者陳標詩文

隨園隨筆

卷十

八

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是也宋太宗奪得賢之盛放五百餘人薛居正諫太濫不聽宣和中放至入百餘人洪武十七年詔鄉試不拘額數從實充貢洪熙元年方有定額其後漸增南北直隸定至百名

主考

隋唐有京師主試官無各省秋試官至宋始有漕試類試胃試之名淳祐三年命淮南州郡附鎮江秋試淮西州郡附建康秋試蘄黃光三州安慶府附江州秋試三試所各增差試官二員別項考校照各州元額取放疑此即外省主考之始明初外省主考用教官故有不在朝列屢主文衡者景泰二年令布按二使同巡撫推舉

見任教官為考官以致監臨官屢奪其權嘉靖聽張璉之請方遣京官翰林部科等官每省二人而教官之用漸少萬曆四年用知縣分校而校官愈絀矣

舉人貢士歲貢拔貢

漢章帝建和元年詔曰朕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畝畝不由問閩此舉人貢士之名所由始也歲貢二字初見董仲舒傳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歲貢吏民之賢者各二人明初因之凡貢生入監必由生員選擇命各學選文理優者歲貢一人故謂之歲貢其後但取食廩年深者宏治中南京祭酒章懋言歲貢挨次多衰廢者乞令提學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附生員學優年富者

隨園隨筆

卷十

九

通行考選選貢即今之拔貢矣前明有遇覃恩而選者謂之恩貢今亦間有之

周易生

南史徐孝克少為周易生徐玠以周易生舉高第所謂周易生者豈當時專設周易一科取士如漢所稱一經博士而他經無科取殊不可解

蔭生

漢儀注二千石以上任滿三年者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蔭武劉向是也宋諸妃公主遇聖節得奏有服親一人

賜同進士出身

王圻續通考以賜同進士出身始於紹興余按宋史選舉志太平興國三年殿試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試諸科得二百人並賜及第又問貢籍得十舉以上十五舉以上者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者憐其老得賜同三傳出身景德四年又定考第爲五等而臨軒唱之一等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出身并有賜同學究出身者後高宗憐蜀士路遠其赴廷試不及者亦賜同進士出身偶然紹興四年之特恩非常例也

恩科有二說

日知錄言恩科始于宋開寶三年詔禮部闈進士十五

隨園隨筆

卷十

年以上會終場者司馬浦等賜出身祥符八年詔進士六舉以上雖不合格並奏賜出身以此爲恩科蓋本宋史選舉志也余考石林燕語聞見錄俱以爲恩科始于富鄭公當國時與段希元同場屋相好不欲私之故別立恩科所以避嫌也似與選舉志又小異

見座師

新唐書選舉志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各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今之座主見門生每坐東砌西猶古禮也李益公不喜進士故奏門生只許一見而止其參謁期集尚

江名皆罷之

禁稱門生

梁宋兩太祖御試進士懲唐季之弊不許稱門生於私門

武學武狀元

漢六郡良家子爲羽林期門甘延壽張次公以之出身南齊崔祖思請開文武二學曰大廟之南宏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教皆武學之光聲山堂考索云宋仁宗慶曆三年置武學既而中止余按封氏見聞記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配以張良大學士張綱請立武監此武學之始也神宗熙寧五年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使文武官知兵者教之亦分三舍用之八年詔武

隨園隨筆

卷十

舉與文學同時鎖試于貢院後亦中止高宗紹興十六年又特建之射不中者不許試程文其馬步弓石與今畧同此後忽行忽罷元史選舉志工匠陰陽醫巫皆有科而獨無武舉洪武二十年亦立武學成化十四年從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崇禎時倪元璐請殿試傳臚一如文例于是崇禎四年以王來聘爲武狀元前此但有及第出身無武狀元之稱也饒州府志載朱虎臣九歲爲宋高宗武狀元考宋史不過天子試之補承信郎賜金帶耳非狀元也

武舉進士

山堂考索以武舉始于宋慶曆按冊府元龜漢元延元



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一人武后長安  
二年詔每郡舉習武者如明經進士法行鄉飲酒禮送  
兵部此武舉之始嗣後郭子儀中翹關負米科宋慶元  
五年定解額以後遂稱武舉進士

覆試

積通考以覆試始于唐元和中覆試侍郎錢徽所舉進  
士不知東漢黃瓊傳左雄前議舉吏廉先試之于公府  
又覆之于端門此為覆試之始白居易覆試錢徽所舉  
黜盧公高等十人白敏中覆試王起所舉放楊晟一人  
新唐書選舉志高祖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為鄉  
里稱者縣官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舊唐書王

隨園隨筆

卷十

十一

起傳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  
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宋石  
曼卿亦覆試落第

禮闈

開元七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呵帝以員外郎  
望輕乃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  
見新唐書選舉志

官卷

宋初公卿子弟防其請托遂艱于進取范杲魯公兄子  
也見知陶穀寶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宜  
其與士爭科名者杲遂不敢赴試李宗諤以文正公故

亦唱名時辭疾文正罷相方登科慶歷時詔官人別立  
一額于是進取者始寬見石林燕語

回遊

宋制秋貢春試皆別置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總  
麻以上及婚姻皆牒送惟臨軒策試謂之天子門生雖  
父兄為考官亦不避嘉定元年命朝官有親屬赴廷對  
者免差充考校大約避親者七人取一其額甚窄故朝  
士之被差為考官者慮妨其親不願差試士子亦有隱  
身匿名不認親戚以求免者

拔解

外府不試而貢者曰拔解見國史補大抵即免解也

隨園隨筆

卷十

十一

監生

太學生始于漢元朔二年儒林傳載之詳而明制入國  
學者通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蔭生曰蔭  
監捐資曰例監太祖取其英敏者為小秀才明道者為  
老秀才馬后置米紅倉養其妻子未娶者賜其婚聘一  
日擢用便至布按兩使其犯法者乃謫選遠方典史今  
之監生望典史如登天則是景泰元年納粟入監誤之  
也然生員伍銘入監其價至米八百石矣鄒幹所奏也

監生考職

監生應事始于洪武五年建文時定考法上中下三  
等上等選用中下等歷一年再考用亦不拘品級如承

樂五年選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四夷譯書是也

增廣生附生

郡學之設與太學相峙創立自唐始唐太宗增廣生員此增生之所由名也宋置諸州路學官元頗因之至明而極盛宣德年增廣太祖之原額又于額外附之謂之增生附生

宗學

紹興十四年始建宗學于臨安生員額百人教授一員在學者皆南官北宅若子孫及親賢宅近屬則別選館職教授宋史宗室傳叔韶以宋子賜進士及第仁宗喜以爲古未有也想慶曆嘉祐其時尚無宗學歟

隨園隨筆

卷十

古

學田

宋熙寧初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飭不飭錄曰太祖制田存學中及國子監中非止飯生徒兼爲刻書費也故今書坊有監本之名

鎖廳

宋現任官應進士試曰鎖廳言鎖其官廳而往應試也雖中止遷官而不與科第不中則停現任陸游蔭補登仕郎鎖送第一秦檜孫瑛第二秦恕爲黜有司見宋史充場儒士

明鄉試許童生入場謂之充場儒士中則竟稱舉人不中仍歸州縣試大槩學政兩司先考試而后取以入場

名數亦不多也

翰林秀才

楊一清巴陵人少能文以奇童荐爲翰林秀才成化命內閣擇師教之余嘗戲云可對武后之先天太后老聃母也

殿試難題

殿試出題問孔子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此因永樂四年莆田陳寶與林環爭狀元朝廷故出此以難之見姚園客露書

五狀元

宋張伯紀自本州試貢士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

隨園隨筆

卷十

圭

合格次升補上舍上等皆第一徽宗以爲五狀元見是齋日記

特賜科名

開寶三年詔進士六舉以上者雖不合格特賜科名七十八人景祐元年詔進士五舉年五十以上者不合格亦以名聞寧波府志宋太祖閱鄉舉之士屢試禮部不第詔貢士十五舉以上者徑赴殿試授以郡縣教職謂之特奏名恩例嗣後減至四舉五舉即得奏名蓋初或一歲二歲一試後則定爲三歲一試也此說見嚴氏劄記

行取之始

天順間以科道缺人取內外科科目出身三年考滿者考選之內則兩京五部主事中行評博外則推官知縣其自外入者謂之行取其有特荐者不拘俸滿之例

傳不鉢

邵伯溫聞見錄古人所謂傳衣鉢者不在名次之前後只以已前中第之名次與之唐和凝及第時名在第十三後于閩中愛范質之文遂以十三名處之所謂傳衣鉢也後官位果一一相同人傳為佳話

溫卷

唐人有溫卷之說蓋先以文字呈先達也宋沿唐制亦許貢士先呈公卷後因無行者多假他人文字或備人

隨園隨筆

卷十

七

代書故景德中限舉人于試紙親書家狀如公卷字迹不同並行駁放買昌朝曰唐人不糊名而採名故有溫卷之說今場屋有彌封之例則此例可以不行矣

老先生

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每詔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為之對弁州觚不觚錄明代稱老先生最尊門生稱座主不過稱老先生而已自江陵當國門生方有老師之稱外省司道稱巡撫曰老先生稱按察曰老先生大人

獻書得官

大中祥符八年獻書者十九人悉補三班賜出身乾德

四年彭幹涉弼亦以獻書賜科名

古稱狀元不必第一名

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詩曰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按谷登趙昌翰榜第八名非第一也周必大有回姚狀元穎啟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啟似凡新進士皆得稱狀元

古稱探花不必第三名

天中記唐進士杏園初會號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為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名花則二人被罰蔡寬夫詩話云故事進士朝集擇年少者為探花使熙寧中始罷之是探花者年少進士之職司非必第三名也

隨園隨筆

卷十

七

翰林不必文人

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學之士與醫卜一切供奉之人直別院待詔故道士吳筠奕手王叔文方士柳泌俱命待詔翰林是在翰林者不必盡文人也今之翰林院待詔猶存此意唐制自宰相而下無宣詔之禮惟學士宣詔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由得入故也

狀元無定官

呂蒙正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後蔭其子將依盧多遜之例授水部員外郎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止授九品京官臣男不應受此寵命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可見宋初狀元只授九品京官也然儒林公

議言宋狀元極尊登第不滿十年即望擢用如王曾陳堯叟皆是也尹洙言狀元及第雖使將兵十萬凱歌勞還其樂無以加焉宋史亦言國初狀元可以十年作相頗多名臣自王安石立經義改新法葉祖洽迎合之遂中狀元從此士風大壞而朝廷待之亦薄余按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授秦州司戶參軍忤知縣路冲冲械繫之于獄馬涓入幕府自稱狀元呂大忠折之曰狀元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自稱是宋初狀元不過幕府之職亦不甚尊太平興國時改授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八年第一甲授知縣與推官孝宗時汪應辰狀元授鎮東簽判光宗時陳同甫狀元及第授建

隨園隨筆

卷十

六

安府判官廳公事理宗時王十朋狀元授紹興簽判燕翼貽謀錄云宋初狀元傳臚皆自備鞍馬大中祥符八年詔進士第一人給金吾七騎前引為之傳呼與同列者異始于蔡齊旋除將作監通判兗州然則狀元在宋時亦無一定之官

狀元與同年交拜  
宋選舉志新進士朝謝後拜黃甲其儀注設褥于貢院堂上東西向皆再拜拜已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拜狀元所以重年好也

對花召

文文山文集云宋故事狀元賜袍笏與聞喜宴各刻題

名小錄一月後率同榜謝恩闕下曰門謝謝後狀元授承事郎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為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

修撰

今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修撰之名始于唐張昌齡為北門修撰

典史中狀元

明代先作典史後中狀元者曹鼐也先作教官後中狀元者翁正春也見明史本傳

唐重進士輕明經

通鑑唐重進士輕明經王凝與姨母弟彥昭同舉進士

隨園隨筆

卷十

九

凝先及第叔友見彥昭曰君何不舉明經此後遂為深仇潘好禮之子舉明經好禮惡之柳其子于縣門明經之輜至于如此然昌黎贈張童子云明經試禮部者歲三千人能貫串者須十年之久亦非易事也

賸榜

宋人以殿試二名為榜眼工部郎中陳若拙無文才而中第二人號賸榜

元榜有正副

康熙間國子監祭酒吳麟潭在都於版聖祠土中掘得元碑三一為正泰園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列三榜皆有正副一為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

為一榜狀元朶列圖漢人南人為一榜狀元文允中皆  
無榜取探花一為至正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  
品色日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有正副三碑其制  
蒙古人加優色日人一等色日人加優漢人一等契丹  
女真皆稱漢人色日人三十種皆所征取部落也詳載  
耕錄

主司在院而榜自外來

據言鄭顥為主司託崔雍為榜至榜除日待榜不至但  
遣奴壽兒來云來早走賀壽兒寄宿院中夜已艾壽以  
蠟丸進即榜也主司在院榜自外來亦奇

舉子自定狀頭

隨園隨筆

卷十

三

杜黃門第一榜第三場庭參之際謂諸生曰未有榜帖  
奈何尹樞年七十餘趨而進公欣然延之乃授以紙筆  
每割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列庭間之無不嘆其公道  
惟定其元日非老夫不可公即命筆親自割之狀頭竟  
出于舉子自定尤奇亦見據言

童子科

漢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後漢取  
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若黃琬黃香張堪任延皆是也  
在唐則劉真李泌張童子宋則楊億晏殊皆是也孝宗  
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試中書後省批試所誦四十  
三件經書並通詔封孺人然此後亦無所表見

副榜

古無副榜正榜之分但有甲科乙科之別今之副榜似  
是古之乙科順帝至正八年中書省奏准監學生員每  
歲取及分生員四十人三年應貢會試者一百二十八  
人除例取十八人外再取副榜二十人時謂之鄉試備  
榜

科名記

今鄉會試有進呈錄蓋起于唐宣宗裴庭裕東觀奏記  
云上好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貢舉宣宗索  
科名記顥采武德元年以後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  
題目編次奏之後其書不傳故新舊唐書絕無記錄

隨園隨筆

卷十

三

通籍

漢制司馬一人守宮門記公卿之年貌號曰門籍以通  
其出入太后除寶嬰門籍使之不得奉朝請王嘉為郎  
坐戶殿門失闈免蓋一時稽考之誤

大比

周禮五家為比黨正以歲時蒞較比注如今小案比也  
漢以八月筭人亦案比而造籍故今鄉試號大比

錢塘袁枚子才

各解類

東脩七解

東脩有七解谷梁東脩之內不行於境中孔叢子子思居貧或致尊酒東脩董子大夫無東脩之餽此東脩肉脯也朱子引之以注論語者也此一解也後漢書卓茂傳束身自脩伏湛傳束脩其躬嵇康戒子書不須行小東脩之意氣此東脩取脩身之義又一解也南史袁樞傳我豈能具東脩為兒買第北史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此東脩主財賄說又一解也新序新婚者有束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十一

脩說苑君聘后屢二兩用琮大夫屢二兩用束脩親迎者數三轉夫下先行曰某之父使某具不珍之束脩敬禮貞女此束脩雖亦財賄而恰主婚姻又一解也延篤稱吾自束脩以來章懷太子註引鄭元謂束帶脩飭年十五以上也鹽鐵論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矣周宏正勸元帝入建康曰若東脩以上士大夫知帝都本無定處若小民未見車駕還京便謂列國諸王未名天子韓昌黎註論語云小子能洒掃進退行束脩之末事以勸其小者則吾必誨其大者此東脩主幼學說又一解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壺脩一束與脩分而為二又一解也說苑云子華子對趙簡子曰主君

之七臣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羞書傳畧說云太王避狄邠人束脩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千戶之邑此束脩似作摒擋行李之義又一解也

觚不觚三解

觚不觚有三解何註及韓詩外傳皆云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寡少也言飲酒當寡少也觚而不觚便不成政道矣此一說也西溪叢語云木簡也即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之觚引太平御覽言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言觚一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况大事乎此一說也史遷酷吏傳破觚為圜班氏西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此主方圓說又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十一

一說也則朱子所本

少艾三解

馮山公云少艾男色也左氏盍歸吾艾指宋朝也國語國君好艾大夫殆下文好內適子殆是艾指幸臣此一說也國策魏牟謂趙王曰今為天下之工而王不與工乃與幼艾指建信君也趙岐註美好也似主女子言此二解也至於說文艾老也長也曲禮五十曰艾又一

三戶二解

左傳趙孟執嬖子以昇楚師于三戶杜註今丹水縣北有三戶是三戶者地名也國策楚南公云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蘇林註曰但有三人家便可亡秦是三戶者極言戶口之少也

坵五解

坵解最多爾雅坵謂之坵古文作臚是乃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許叔重以為屏墻別是一坵其累土以度物者又是一坵而累土度物之坵又有三焉有兩楹之間之坵即明堂位所云反坵出尊及論語之反坵也蓋用之度爵者有堂下之坵即明堂位所云崇坵康圭也蓋用之度圭者有房中之坵即內則鬯食之制也土於坵一康成注土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為坵以度食也同一累土之坵而度爵度圭尊者用之度食則卑者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三

用之方密之曰凡累土度物者皆得曰坵是也堂隅之坵亦有二土虞禮苴茅之制俱於西坵土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坵南蓋近於奧者故謂之西坵既夕記設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坵是近於奧者東坵也屏墻之坵亦曰反坵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坵是也以外向為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墻之例所謂屏墻也蓋反坵與出尊相連反爵反坵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墻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賈氏不知坵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坵為專在廟中則謬矣又誤以豐為坵不知豐用木坵用土豐形如豆故字從豆坵以土故字從土不可

合而為一也周書既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坵以四阿為外向之室則反坵者亦屏墻也再考廣韻糝埋之禮不備而攢塗權厝亦謂之坵此全謝山經史問答所言

夏屋三解

詩箋夏屋大具也言厚設大具以食我也子雲法言震風凌雨方知夏屋之弊棟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曰夏屋渠渠皆作宮室講孔穎達云爾雅訓屋為具當以禮物大具為正解王伯厚漢制考又以夏屋為門廡之稱

屋漏三解

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鄭康成云屋小帳也漏隱也孔疏云室內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宋儒以為暗室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四

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陳見復以為即禮經陽厭之說詩云不愧者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

匏瓜三解

何晏註匏瓜一處物也我乃東西南北之人焉能如匏瓜之繫黃東發引天官書曰匏瓜星也洛神賦有匏瓜無匹之詞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故曰焉能繫而不食朱子以為浮水之物本莊子所謂五石匏是也

寤生三解

莊公寤生杜氏以為姜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喜之風俗通不舉寤生子言俗說見墜地未可開目若初生

便能視者謂之寤生生則有妨父母故惡之焦贛侯云  
寤作道送也莊公逆生故驚姜氏

金吾三解

古今註以金吾為木棒一解也顏師古以為鳥名二解  
也應邵以為執金革以禦非常百官志讀金吾為金禦  
三解也

可憐二解

莊子庚桑楚汝欲返性情而無由入可憐哉言可憫也  
鮑照詩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與人同此可憐者  
言可愛也

湯棘二解

列子湯之問棘也是已梁簡文云湯廣大也棘狹小也  
張湛注云夏棘字子棘為商大夫湯則成湯也

瘥疽二解

趙岐注孟子孔子所主瘥疽醫也說苑曰雍姓疽名人  
也

騶虞四解

賈誼以騶為圓虞為官傳曰天子獵七騶成駕是也墨  
子以騶虞為樂章名如狸首之義白虎通以騶虞為仁  
獸不踐生草不食生物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識騶牙  
形如鹿見則遠夷來賓文選註引琴操曰鄒虞郢國之  
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五

有婦人焉二解

孔子曰有婦人焉古註文母也疑子無臣母之義朱註  
邑姜也又疑犯北雞之謂顧寧人常深疑之獨來集之  
樵書以為婦字乃殷字之訛蓋膠鬲也

孟侯二解

尚書大傳太子年十八日孟侯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  
其所不知此一解也康誥所稱孟侯諸侯之長也蓋方  
伯也成王使康叔為之又一解也

中堂三解

學士王堂蓬瀛本借道家之名宋有集賢院大學士以  
宰相充之太宗親幸之後惟學士上任一正坐而已有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六

朱衣院使引之而上故曰中堂通雅則云明制宰相無

印支俸皆借翰林院印故到任必在翰林院衙門吏視

相公幾位則設幾坐故曰中堂史文靖公云中堂者中

書政事堂也堂自未始建則中堂之名亦自未始大抵

宰相在閣中皆中生明李賢入閣飲中生彭時以宣宗

會幸宜東西坐方爭而有旨置先聖像於閣中乃止

伊耆氏二解

堯稱伊耆氏人所知也周禮大司寇之屬有伊耆氏掌  
國之大祭祀供其杖威則伊耆氏又官名也

鰥寡孤獨二解

外傳曰四十無妻不為鰥三十無夫不為寡無父有室



不為孤無子有猶子不為獨此衛湜集說引唐成伯璠所著禮記外傳也

殃及池魚二解

風俗通池仲魚人名也城門失火而延燒之也淮南子宋君失珠池為之殫宋東門火國人汲水救火池竭而魚浮故也

蚩尤三解

史記以蚩尤為古諸侯孔安國云九黎君號蚩尤應邵云蚩尤古天子之好五兵者大戴禮云庶人之貪者為蚩尤楊升菴因之以為古有兩蚩尤吳仁傑漢書刑詁補遺以為皆非也蚩尤者蚩尤蓋星名也是以高祖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七

祭之而起兵耳

老聃三解

史記老子諡曰聃蔡雍書老子碑云孔子問禮時已二百歲故聃然老旄貌許氏說文云聃耳漫也老子名耳故字聃數說雖有異同俱主老子說惟鄭康成注曾子問云老聃者古壽考之稱似與李耳無涉

子卯不樂三解

子卯不樂鄭同以為相刑之日賈逵以為桀紂亡日李尋曰子為貪狼卯為陰賊故不樂也

郭公三解

春秋郭公舊解為闕文一說郭公乃郭巳之訛邢凱通

謂以郭公為草名

唐山夫人二解

唐山夫人服虔曰高祖姬章昭曰唐山姓也漢初人

私字六解

三百篇中用私字有四解薄汚我私私燕服也遷其私人私人家臣也譚公惟私私姊妹之夫也私人之子皂隸之屬也說文私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又女子陰也飛燕外傳曰穿其衣露其私又溺也左傳將私焉

龍字三解

龍有三解左氏龍見而雩謂東方七宿蒼龍也蛇乘龍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八

謂歲星也淮南子青龍為天之貴神即太歲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以歲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星鐘鑑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又以歲為太歲龍為歲星

五大夫二解

五大夫秦爵名非五人之謂也然左氏定公四年晉士蔑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卑楚師于三戶此五大夫當是五人矣

王母六解

爾雅釋親父之妣為王母此一解也周易晉卦六二爻茲介福於其王母古註母者處內而成德之義非寔有

其人此一解也爾雅以西王母為西方昏荒之國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西王母獻舜白玉瑄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為十二竹書穆王七年王母來賓皆言西戎又一解也蓋地名山海經云西王母虎身鋸牙似是神獸又一解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稱文仙年可三十許宴於瑤池酉陽雜俎齊郡函山有鳥三足名王母漢武登此山得玉函化為白鳥飛去蔡夢弼引之以註老杜元都壇詩又一解也

趙李三解

阮籍詩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飛燕李夫人楊升菴以為谷永傳之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是也江浩然以隨園隨筆

卷十一

九

羽觴三解

劉德云羽觴者疾如羽也如淳曰以玳瑁覆翠羽於下徹底可見也劉良曰杯上插羽以速客飲也是三解矣

鮮卑二解

楚詞小腰細頸若鮮卑此註鮮卑帶也晉以後為五胡之一顏氏家訓有教兒子彈琵琶學鮮卑語之說

季隨二解

古註周有八士以為一母四乳而生八子皆顯宦於周室盛時馬融以為成王時康成以為平王時然蕭穎士遊蒙山詩曰向子捐俗緣季隨躡遐軌似以周有八士

為隱者流與逸民一節同旨較冬友曰疑蕭隸士所詠之季隨乃卞隨之僞

蕭牆三解

康成曰蕭蕭也君臣相見之禮至此而蕭也金仁山曰屏也蕭疏可通望故曰蕭牆劉熙釋名亦作蕭字解爾雅翼蕭草也祭宗廟牆乃炳蕭之地也

傅說三解

築於有莘之野者殷相也見於天官書者星也漢賦傳說奉中閭之祠注文巫也

作者七人三解

作者七人包咸曰長沮桀溺丈人晨門儀封人荷蕢楚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十

狂也王弼以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康成又以七字為十字之誤以為辟世者夷齊虞仲也辟地者沮溺荷蕢也辟邑者柳下惠少連也辟言者荷蕢楚狂也合而為十人也張子云作者之謂聖七人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此一解也

三老四解

古三老之名有四解左氏三老東餞杜注云中壽上壽下壽也王制三老五更孔疏云天子之所父事者禮最尊漢以桓榮為三老李躬為五更是也漢書晉夫三老此鄉亭之小吏也又庶老國老死事之亦為三老見禮經疏

八索三解

書序八卦之說曰八索言索求其義也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即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謂空設之也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蓋乾首坤腹之義

周行三解

周行有三解左氏以為后妃思得賢人以置周之列位此一解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主大道說朱子本之以註卷耳又一解也仇侏公子行彼周行鄭箋公子衣履不能順時齋送幣帛行乎列位者周人盡受之而無反幣復禮之思又一解也然唐人提籠忘采葉昨夜隨園隨筆

卷十一

十一

夢漁陽本卷耳一章之義意思深婉若以為求賢之詩轉覺無味

了鳥二解

魏志明帝起臺公卿負土衣冠了鳥此了鳥損壞之義也唐人詩以金了鳥對玉鴉又此了鳥是鎮論之類又一解矣

原廟二解

顏師古註原廟重廟也引周禮原蠶為証張舜民書曼錄以漢陵皆作原京城在渭浹故取高原之義也

三監三解

三監孔氏以為管蔡商也漢地理志以為殷畿內之三

國邱鄘衛是也邱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衛獨鄭康成以為管蔡盡

三望五解而李穆堂先生別主一說

七政六宗各自為說古人聚訟三望之解亦有五家公羊以為泰山河海胡氏安國傳春秋用之賈逵服虔以為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杜預釋左氏用之鄭康成以為山川在封內者徐州魯地三望蓋海岱及淮范甯釋穀梁用之劉敞以為星辰山川趙鵬飛以為岱淮濟諸說岐出李穆堂駁云分野之說攷之經傳不在望祀鄭氏趙氏以為境內山川則諸侯所得祭常事耳何必一公羊以河海為封外之祀合於魯郊非禮之意然望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十一

祀所及不獨此也凡望而祭者皆曰望故何氏釋天子方望以為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有六既已推及境外何由知為此三者耶何氏謂魯獨祭其大者謂泰山河海為大豈日月星辰謂之小手劉貢父以為星辰山川庶幾近之然謂之三望當是有所不得泛及望祀也周禮大司樂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既曰四望又曰山川是山川之外別有四望也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乃四望曰祀山川曰祭是四望為天神之屬山川為地示之屬山川不得列於四望也祭祀各從其類故後世郊社之禮亦以日月星辰風雨從祀於圓邱嶽鎮海瀆

從祀於方澤後人徒以虞書有望於山川之文遂以泰山河海之屬日爲三望不知山川雖在望祀之列於郊天之望無涉然則四望何神耶鄭註賈疏以樂六變而天神皆降之說疑天非一神謂日月星辰在天神之列又以祀屬天神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在四望其是六變之樂姑洗在焉天神皆降別無四望之神是四望統於天神矣可知四望者天神之屬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雨皆在祀中天子四方望祭故曰四望亦曰方望魯虛一方讓於天子故曰三望猶樂器之曲縣亦虛一面以讓軒縣焉若山川爲地示之屬固不得列於郊祀之望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三

六宗九解而楊文叔先生專主一說

尙書舜典禮於六宗孔安國傳曰精意以享之謂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時也寒暑也日月星水旱也蓋本祭法也自是而外以爲上不在天下不在地旁不在四方助陰陽變化寔一而名六者歐陽大小夏侯也以爲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者劉歆孔光也以爲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者賈逵也以爲天地春夏秋冬者馬融也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鄭元也以爲天地四方者司馬彪也以爲天地間遊氣者孟康也以爲三昭三穆祖考所尊者張髦也以爲六代帝皇羲軒以來歷聖之所當祠者郝敬也王肅言家語宰

我問六宗之說孔子所答與祭法相合文叔先生曰孔氏所據至當不易之說也王肅雖別據家語而六宗之義無有異同可相證明鄭氏亦有依據而其辭支張髦義有可通而其說臆外此更無一當歐陽夏侯之說浮游恍惚古之聖人必不崇此無名之祀劉孔之乾坤六字則兼山澤賈逵之地宗則兼河海岱皆下文望於山川之事也馬融之天地四方又於上文類上帝語贅古者祭天禮嚴而不數非常祀而祭告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舜以攝位告非常祀也一時之間既類而復禮不爲太數乎司馬彪之說與馬融相仿易四時爲四方耳其地宗曰社稷五祀之屬五祀中雷門戶行竈乃祀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四

典之最細者以所祭者尊故名之曰宗舜攝位祭告山川羣神尙不先於六宗而亟亟於門戶行竈之祀亦瑣褻之甚矣孟康之說尤虛誕不足論鄭氏本周禮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寔柴祀日月星辰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故非無據也然周禮於上帝曰禮於日月星辰等曰寔柴曰禋燎則不得蒙禮祀上帝之文而謂日月星辰之屬亦以禮禮祀之明矣且又去日月不用以牽合六者之數不免支離其詞張髦之三昭三穆新安王氏孫氏皆取之王氏曰洛誥禮於文王武王是宗祀皆可稱禮孫氏曰類上帝祭天神也禮六宗祭人鬼也禩山川祭地祇也昭穆之說宗廟之祭人鬼之義乎

然吾謂受終文祖則宗廟之祭業已舉矣類帝以下皆外祀也朱子亦謂祖有功宗有德無昭穆皆宗之例則皇之說於義亦有所不得通惟孔氏所據既本於祭法而王肅所稱復出於家語適相符合家語宰我所問寔指六宗問自宰我答自孔子明白無疑而家語為孔氏之書又非後人偽造可疑者祭法雖未明言六宗然而星曰幽宗水旱曰雩宗則日月寒暑與之一例其為宗也明矣善乎蘇氏之論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此即類於上帝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即禮於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川谷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五

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有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即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也祭法所敘乃舜典之章句義疏也嚴東友曰合劉昭六宗眾議至今說禮家計得三十六部意獨謂六宗者乃六府也虞書曰水火木金土穀惟脩又曰六府孔脩即方社之祭也類上帝郊也禮六宗社也望山川大祀也徧羣神小祀也至方社之神見左傳蔡墨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此五方之神田正曰稷此社神較諸家之言為確

禘四解

禘有四解其一大祭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也

其一時祭王制春日禴夏日禘是也其一吉祭諸侯即位三年喪畢而祭謂之吉禘僖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晉叔向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也其一牲祭國語定王享范武子曰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韋昭註半體曰飫全體曰禘是也或以吉禘即是大祭因新主入廟遠主當遷故大祭以審昭穆若然則魯僭禘晉亦僭禘歐左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似魯之僭禘不止用于祭且用之于賓矣

社二解

社有二方耶大地之神社鄉國之神

綿莊先生解禘與昌黎畧用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六

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聖人不欲觀程綿莊以為既灌以後魯用朱干玉戚之舞僭天子故也非謂其誠敬之衰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為墨翟之學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可以証戴禮成王賜周公之訛韓昌黎註論語則合禘自既灌而往或問禘祭如在三章為一章言僖公亂昭穆之序行逆祀之禮聖人傷之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言已不得在位之權正其祭禮故雖禘祭如不祭

方喪二解

檀弓方喪三年鄭註比方於父母之喪即資父以事君之義此一解也賈公彥以為方者即尚書多士多方之

方禮記所稱無服之喪以畜萬邦舜為堯三年喪游吉對士景伯曰靈王之喪吾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是也此又一解也

娣姒二解

爾雅釋親曰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劉熙釋名曰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以後來也世俗相沿莫不以娣為兄妻之呼弟妻以姒為弟妻之呼兄妻矣此一解也鄭樵爾雅箋註曰考之古義兄弟之妻既為敵體故不以兄弟之長幼相命但以年長於已則呼之為姒年少於已則呼之為娣左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為姒叔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七

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是皆呼夫弟之妻也所謂長婦稚婦者實以婦人之長稚非以其夫之長稚也此一解也至如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所云同出乃是同嫁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姒娣從此乃姒娣而姊妹又別為一解矣

卞和別足兩解

國策說苑皆謂卞和獻玉于楚王王以為石也故別之獨晉傳咸卞和畫像賦序曰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別以証玉之非石其賢于文仲遠矣戲畫其像于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慚色一言楚王別之一言其自別是二解矣

小蠻二解

香山詩楊柳小蠻腰小蠻妓名也後寄禹錫詩攜將小蠻去招得老劉來自註小蠻酒榼也是二解矣

六親三解

禮樂志如淳註六親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會祖昆弟也族兄弟也賈傳應訪註父也母也兄也弟也妻也子也老子六親不和然後有孝慈王弼註同應劭賈疏又云父子有禮六親有義則父子又在六親之外

先配後祖三解

鄭忽先配後祖賈逵云三月廟見而後配也鄭眾以配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六

為共牢食也康成以祖為祫道之祭

下達二解

婚禮下達二字康成以為媒氏通達兩氏之言是一解也敖繼公以為自天子下達于庶人之義是又一解也

鬼夜哭二解

淮南子倉頡作書鬼夜哭高誘曰鬼或作兔兔知作字必取其毫為筆故夜哭也

雉朝飛二解

崔豹古今注云雉朝飛者齊處士牧犢子五十無妻出薪于野見兩雉雙飛而作按琴清英曰衛女之傳母某所作也衛女嫁齊太子太子早卒傳母屬其奔喪喪畢

女不肯歸終之以殉傳母哀之取女平日所鼓琴到墓前鼓之忽有雉從墓中飛起故制曲曰雉朝飛較樂府收續子云云似高一格

門生三解

門生見漢書韋賢傳顏師古注門生者猶云門下生也後漢書賈逵傳拜逵所造弟子及門生為千乘國正郎歐公題孔宙碑陰釋之云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此一解也唐書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自維入朝乃率門生出迎此是科場所取士之名至今稱之又一解也更有依附聲勢為門生者宋書徐湛之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每出入鮮衣怒馬行遊里巷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九

是也應邵作泰山守未一月而殺門生孔北海譏之殆此類門生是矣

露筋祠五解

俗傳女子不宿人家為蚊噬死至露其筋此一說不見經傳而題詩者以訛傳訛久矣江德藻北道記云鹿過邵伯球一夕為蚊所食見筋故名鹿筋又一說也三餘編云露筋乃爐金之訛晉時有友二人于此開爐冶金分財忿爭一人置金路上竟去後人義之以其金為立祠又一說也查慎行詩云舊是鹿筋梁何年祀女郎註云鹿筋梁古地名又一說也是齋日記云後五代時楊行密有將名路金戰死于此故立廟祀之又一說也余

嘗疑蚊不能殺人南史夏吏傳孫謙夜無帳蚊不敢近宋史沈倫傳倫佞佛夏日恣蚊嗜膚家人秉燈來怒而呵之冀以徼福此皆蚊不能傷人之証然魏書胡太后時蠶蛾食人無算劉延世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使者按臨以艾烟熏之有廳吏大醉為蚊噬死是又蚊能傷人之証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有人露宿蚊嘍見筋是則俗所傳之藍本而恰不云是女子

當面二解

蔡邕曰相見無期惟是書疏可以當面此當字讀去聲杜詩當面輸心背面笑此當字則平聲也

口實二解

書以台為口實嘗議也又左傳豈徒為其口實言豈徒為食祿計也此與易自求口食同是二解矣

計較二解

漢書賈誼傳反唇相稽註云相與計較也此以爭論為計較又三國志孫堅傳夜馳見袁術畫地計較此以商量為計較今皆言之

內顧二解

漢書楊僕傳失期內顧師古註言思妻子也又左思詩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此所云內顧意是作視字解今昔二解

今昔之說大率以目前為今以已往為昔所謂撫今追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十

一第... 冊... 8

昔與今昔之感之類是也而亦有不盡然者史記龜策傳今昔王子素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

所天三稱

梁竦傳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為天故曰所天潘岳寡婦賦序適人而所天又殞是妻以夫為天亦曰所天又吳質書稱子建為所天言已所仰賴也天之文義即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之天

味二解

一味口頭語也如一味樸實一味謙和一味偷安一味刻薄之類不可枚舉猶云一惟蓋專一之謂王荆公詩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三

併作南來一味涼是此意也杜詩數厨惟一味則徑指食物之味言迥乎不同

莧陸四解

易所稱莧陸子夏以為木根草經項氏玩辭曰莧音九山羊也兌為羊之義也陸其所行之路也蓋本說文莧山羊細角之義陸德明又云商陸者樟柳也下有死人則上生樟柳其解以為莧說也讀如夫子莞尔之莞陸陸也和陸之義也王弼註莧陸曰草之柔者則直以莧為莧莧商為商陸矣

人小學二解

禮八歲入小學曰虎通十三歲入小學

古刺水三解

池北偶談左公蘿石咏古刺水云瓶中古刺水製自文皇年列皇飲祖澤旨之如羹然又曰再拜嘗此水含之不忍咽似乎古刺可飲也明人宮詞曰聞道內人新浴罷一杯古刺水橫陳似乎宮人浴罷染體之水也厲太鴻詩曰一洒羅衣長不滅氤氳願與君恩終又似乎熏酒衣服之用矣三君子者不知何所考耶嚴分宜籍沒時其家有古刺水十三罐人以為奇則此物之貴重可知余在揚州得一罐上鐫永樂六年古刺國熬造共鉛罐重一斤十三兩藏余家四十餘年稱之分量如故毫無成損雖鑽取水其臭香色微黃而稠濃因奇贈陝西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三

中丞畢秋帆適一年桂廣文觀寄信來云李河臺新得一罐銘開裡面皆黃金包裹方知水久而分量不稍減者金生水故也又按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酒云古辣泉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云云放辣應作刺音則古刺水即賓橫間之古辣泉也范成大志之於酒似與左公蘿所咏及明人宮詞相合而厲太鴻酒衣之說恐未真確

愛妾換馬有二說

獨異志以愛妾換馬為任城王曹璋事宋詩話以為鮑生以妾換韋生紫叱撥也至有傳為東坡事者有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之詩尤屬附會



廣陵散二解

述異記嵇康夜坐彈琴有鬼自稱黃帝臣伶倫與之交好授以曲名廣陵散後康臨刑素琴彈之嘆曰從此廣陵散絕矣世間相傳以廣陵散為嵇康所製按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清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潘在嵇後而應在嵇先則廣陵散是古曲名非康所造且亦未嘗絕矣獨唐書韓臯傳臯云嵇康琴曲所以名廣陵散蓋言王凌母邱儉輩皆從廣陵起兵敗散傷曹魏將亡之義非琴曲名散也宋人又駁云揚州稱廣陵蓋始于隋晉尙未有臯說殊非是一解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圭

出母有二解而周櫟園別立一說

敖繼公曰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故伯魚有服子上之母出而嫁者也故子思無服子思不忍明言故假其詞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出妻之子為母服期亦指出母之在父室者而言若再嫁則已絕于子矣故曰繼母嫁從為之服言從則服不從則不服也周櫟園別立一說曰子思之不喪出母謂所出之母蓋姪妾之至微者非被出之母也引左氏康公我之所自出為証

別子三解

禮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注別子有三

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一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一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

寒食二解

介子推是日焚林而死後人哀之而禁火號曰冷節此一說也一日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太盛故有龍火之禁此又一說也見容齋五筆

姑息二解

檀弓曾子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鄭注云姑且也息休也謂苟且取安也楊用脩引尸子村乘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圭

蘊藉二解

今稱人文雅為蘊藉按漢書薛廣德傳廣德為人溫雅有蘊藉師古註謂於問反言有醞釀也又馬宮傳贊其蘊藉可知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以為溫藉也引禮記禮有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即周易藉用白茅之義不當讀為藉

稱大人三解

大人二字見于周易論語皆德位兼隆之稱然考之史傳東漢鄧康不肯呼宮婢為中大人蔡邕傳外間紛紛有所謂程大人者似乎大人之稱在漢不過官監中人耳趙燾傳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則亦不過紳士

之泛稱若韓歆號南陽大人蘇桓公長者三輔稱為大人回紇占見郭公見一大人而還此則以德言者也疏廣傳子稱父及叔父曰大人是家庭之尊稱又一解也北魏置二大人對領南北二部又置天地四方為六部大人是方伯連帥之職單于有五部大人皆外夷之尊稱又一解也梅文穆公云康熙時除欽差中使外雖督撫亦不稱大人今司道俱稱大人矣漢宣元六王傳張博令弟光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註大人博自稱其母也後漢范滂傳滂白母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古亦稱母為大人是五解矣

從母二解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五

禮從母以名服從母者母之姊妹也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會葬曰以肥之得脩彌甥先儒曰姊妹之孫為彌甥袁准駁曰從母者從其母而為庶母也非姨也姨止總與舅同引蔡侯之稱姨以為斷汪鈍翁為姑舅姨母服二義曰以父論則伯叔期姑姊妹降而大功以母論則從母小功母舅降而親矣不特同異姓之嫌亦男女之別也

五馬三解

漢官儀四馬載車此常禮也惟太守出則增一馬故稱太守曰五馬此一說也程氏演繁露以為五馬未羊所出疑始于毛詩良馬五之郊註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

北州長御五馬故云樂府曰五馬立踟躕白香山曰五疋鳴珂馬雙輪畫戟車此一說也余按北齊柳元伯傳兄弟五人同為太守各乘一馬出入時人榮之號柳氏門庭五馬委蛇此又一說也姜西溟湛園札記會引之

宵明燭光二解

帝王世紀以宵明燭光為舜二女名淮南子以為地名河洲所照方千里蓋是燭龍含照之義

市井二解

白虎通市井者因井為市也風俗通云市者恃也養老少恃以不匱也井者為至市之人必先于井上洗濯其物乃到市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五

隨園隨筆卷十二

錢塘袁枚子才

典禮類上

明堂

嘗疑明堂即太廟即國學之說皆漢儒之附會孟子但云王者之堂而已並無他說明堂位一篇並無祭祀學校之言且天子七廟立於京師而周公立明堂於落邑豈有不祀祖宗於國中而遠享之於千里之外之理周禮大司樂有圜邱之樂有方邱之樂有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而不及明堂趙邠卿云周制王者朝諸侯於方岳皆有明堂在畿內立於王城之南七里亦並

隨園隨筆

卷十二

十一

無祭祀之說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或是周人尊崇文王欲以配天而又嫌日至之郊已配后稷故於季秋之享帝而為是舉歟抑洛邑為周人東都洛誥曰王入太室裸想即其地歟然詩序與孝經均非三代之書不可信也至於明堂即國學之說經傳尤無明文月令以為王者夏日之所居與青陽總章元堂並峙於太廟之前史記公玉帶上明堂圖魏晉以降動議明堂牽台附會至數十萬言宋仁宗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以附會明堂即太廟之議均為迂誕善乎晉袁悅之言曰若明堂即太廟則齊宣王亦斷無毀之之問矣

郊天有尸祭昆蟲無尸

古無無尸之祭惟祀天無尸見曲禮疏節服氏之逆尸車為后稷配天而有尸也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尚書大傳帝入唐郊丹朱為尸石渠禮論周公郊天太公為尸似郊天亦有尸然先儒皆以為祭感生之帝則有尸祭先天之帝則無尸也蘇氏曰八蜡之祭貓為貓尸虎為虎尸惟昆蟲之尸當作何像則古人無言之者

喪次即位

周康王以冕服即位於喪次蘇子瞻譏之毛西河遠引博証以為帝王之禮不與士大夫同宋羅氏以為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衮冕大

隨園隨筆

卷十二

十二

裘矣初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此言正與西河相合按伊訓孔疏謂春秋之世有奠殯即位者有踰年即位者奠殯即位者告殯而為喪主康王是也踰年即位者改元而為國主經傳無所考惟何休云即者就先也先謁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終喪事也大抵人主在初喪以冕服即位於未成服之前而以喪服宅憂於既成服之後其踰年也假冕服之暫以行改元之禮旋反喪服以守三年之喪胡安國誤據高宗諒陰之說以居憂之禮混即位之文引虞夏二書以為冢宰攝告廟臨羣臣而人主不視其事不知舜禹之攝皆禪代之事非繼世也杜預答魏舒問諒闇曰周公不

言高宗服喪三年而曰諒闇三年此心喪也反喪服之說亦尙可疑

五十不服喪

喪服大記五十不成喪司馬書儀五十居喪御酒肉

齋二義

或疑周禮王齋日三舉是齋時用牲更盛而朱子註齋云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孔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莊子一書實在周禮之前朱子本莊子而不本周禮是矣或謂儀禮喪服章既練素食哭無時康成註素食爲平素所食非蔬食也顏師古匡謬正俗駁之引霍光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三

傳羣臣奏昌邑王居喪不素食則是蔬食之義王莽傳莽聞水旱輒素食太后詔之食肉康成所注誤矣

屨二義

孟子市屨而不征之屨是稅名屨無夫里之布之屨是居宅大約夫布卽後世之口錢里布卽門攤之稅也朱註混兩屨字而一之又舍周禮閭師夫布之文而專引載師以夫家之征當夫字解用康成一夫百畝之稅之說而不刪去一家力役之征句是又添一稅也戰國雖橫暴亦不至屨征夫里橫集一門此論見陳見復司業咫問錄中

法

江雙池以爲周禮門闕市皆有征所謂紉布者列肆之稅也總布者無肆而列市之稅也屨布者商賈所居屋稅也此孟子之所謂屨也所謂質布者所罰犯市禁者之稅也罰布者所罰買賣不平之稅也此孟子之所謂法也五布不必皆出錢卽征其所有之貨以當屨稅若既取屨稅則不征其貨是屨而不征也凶禮則市無征然質布罰布自不可弛是法而不屨也周人征屨於市不復征貨於關征貨於關則不復征屨於市其或出於關而不由市者則關征之或近地入市而不由關者則市賦其屨皆只一征無二征也戰國不然故孟子屨言之

隨園隨筆

卷十二

四

徹非通力合作之謂

趙岐註孟子云周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訓徹爲取與孟子雖周亦助之說相合康成訓徹爲通且云周人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於經並無明文朱子因之快以通力合作爲徹似公私內外俱可不立而與孟子其中爲公田之說不合左氏曰穀出不過籍杜註借民力以耕公田所收不踰此數正合孟子雖周亦助之說谷梁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有食九人食八人之農使通力合作則無善稼不善稼之分與九人八人之別矣周行徹法而公劉在夏后之時已有徹田爲糧之詩似乎三

代法寬列國各行其制如三正並用之說

君宴別立主人

古君與卿燕膳夫為主大夫為賓所以別立主者伸公之尊也正主正賓僕僕拜起故也君不為主君不勞而賓亦可以盡權

介即副

古有賓必有介介今之副也如賓死則介為主人今之使于外國者有正有副主試者有正有副即古人用介之義皆以儻不虞也

一獻

主酬賓賓酬主主又酬賓曰一獻自此三獻九獻皆推

隨園隨筆

卷十二

五

而廣之見左氏註

費有授奠之分

古平輩相見者授奠若卑者見尊者則奠費而不獻壻至婦家親迎所奠之雁即費也

杖

杖有擔爵主喪輔病三義雜記曰叔孫武叔見輪人以杖闕而輟輪于是有爵而後杖此一義也禮夫為妻杖則子不杖矣父為長子杖則孫不杖矣無杖則不成喪故女子在室而父亡無男昆弟則女子杖始在為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為長子則杖必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之喪庶子不杖而輔病則杖庶子不杖而當室則

杖庶人不杖而長子為主以接賓勞則杖父為嫡子妻杖故適子喪妻不杖庶子不然雜記父母在為妻不杖不稽顙亦為宗子而云也

縣令弔人

漢劉德問田瓊以為君弔大夫迎于門外送于門外大夫弔不迎今縣令弔人人當依國君來弔禮否瓊曰然若丞尉則依大夫弔禮可也

奇拜似打跽而非跽

鄭注周禮奇拜為屈一膝疑即今之打跽金鼈子以為奇拜如今之一叩以一足畧屈作欲拜勢而非打跽也打跽即淳于髡之希鞬鞠踞也田蚡傳餘半膝

隨園隨筆

卷十二

六

席是也通雅以為奇者不偶之稱謂一拜也後漢書高句麗在遼水之東跪拜曳一足是則打跽之所由始矣說文跽踞也卑也博雅跽莊匍匐也類篇屈伏也

肅拜似扶而非扶

禮註肅拜是婦人之拜以兩拜夾一拜故曰俠拜劉熙釋名婦人拜曰扶言抽扶而上下其手即俠拜也朱子以兩手至地而頭不下為肅拜與古註不同似又非扶矣愛日齋叢抄以為古人坐即是跪俯手如揖便是肅拜古人所以有母拜其子姑答其婦者蓋跪坐在地拜本易也鄭註肅拜若今揖亦是軍中之禮介胄之士不拜以甲冑在身不能折腰婦人首飾煩重亦不能折腰

故均以肅拜行之通考以婦人肅拜為吉禮手拜為凶禮手拜者手至地也可見肅拜似扶手不至地

婦人不跪而亦跪

北史周天元始令婦人拜天臺如男子拜則從前之不能得薛拜可知宋明肅太后欲親自郊天大臣爭之不能得薛簡肅問陛下服冕將為男子拜乎為女子拜乎太后意阻然古樂府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又長跪問故夫王建宮詞男兒跪拜謝君王婦人未嘗不跪蘇秦嫂四拜自跪而謝呂后跪周昌亦是一証張建章勃海國記言不跪始于武后王貽孫引之以答宋太祖而其實則非也

隨園隨筆

卷十二

七

郊天再拜

李涪邗誤以為唐祭天地只再拜今婦拜姑必四拜禮也誤于禮疏跪獻衣服筐篋故也然國策蘇秦嫂四拜自跪而謝則四拜之禮秦漢前已有之魏了翁古今考以為褒拜即再拜禮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蓋避君也後世乃有朱萬拜令人齒冷大抵古人拜不甚多朝見天子五拜見東宮四拜見父母亦四拜其餘見長官只兩拜續通考言之甚詳

稽首最重

荀子平衛曰拜下衛曰稽首至地曰稽顙鄭註拜而后稽顙曰吉拜謂齊衰不杖以下者稽顙而后拜曰凶拜

謂三年服者空首至輕為君答臣下之拜稽首至重故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尊君也左傳孟獻子相魯如晉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稽首空首頓首之分

金壘子曰稽首者首至地而稽留頓首者首觸地而即起空首者謂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振動者得罪而震驚之義褒讀為報再也拜神與尸也奇拜即雅拜先屈一膝也其實振動即稽首吉拜附頓首凶拜附稽顙奇衰附稽首拜只四而逐類附名以為九也王敬哉以稽首與稽顙之分在有容與無容而已

隨園隨筆

卷十二

八

揖喏拉手

今吳語以揖為唱喏老學菴筆記曰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而後增以喏又有瞻笏之儀其制未詳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宋所謂喏乃始于江左諸王支道林入東見子猷兄弟曰見一羣白頭烏喚啞啞聲即喏也宋書恩倖傳前廢帝言奚顯度刻虐此當除之左右因唱喏即日宣旨殺焉翟灝曰按喏本古諾字倡諾似即唱喏也玉篇喏訓敬言春渚紀聞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聲亦唱之義鄭註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厭似近今拉手之禮遼本紀聖宗詔待御撒拉獎諭樞密使貫寧代行執手之禮

元朝儀最繁

元禮志凡羣臣朝賀唱儀者曰鞠躬曰平身曰山呼曰再山呼曰三舞蹈曰三叩頭曰出笏是其儀最繁也

受拜者先拜其先

前輩見通家子弟將受其拜先設一空位象子孫之祖父已先拜之而後受子弟之拜見孔氏雜說

一坐武坐

愧郊錄辨一坐武坐之儀以為皆跪也朱子有白鹿禮殿塑像說漢文翁石像是跪坐不是跣跌蓋臂壓膝而坐也非今之盤膝也盤膝乃是原壤之夷俟一名魁踞一名跣跌

隨園隨筆

卷十二

九

古不輕拜人亦不輕受人拜

晉庾袞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家不肯拜其母曰夫拜其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袞與準交未若弟兄不應拜也東漢王丹不受侯昱拜昱曰家公與君拜交故拜丹曰君房雖有是言丹未之許也故不敢受也張詠不喜人拜有見者典客預戒之有違者詠連拜不止

孝子可以出門

禮士夫三年之喪國君不呼其門似孝子無出門之禮然士喪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帶蒲蔽是孝子亦出門也但木鐃木鐃欲其無聲耳檀弓曰士于公門脫衰可知非公門則不脫衰似孝子可以出門之証

古不共廁

士喪禮隸人溲廁註古人不共廁溲者填之也

尸柩無拜禮

禮尸柩所在不但賓不拜子孫亦不拜何也古人掘肆見衽不使人見棺也未虞未練猶以生禮事之練而耐乃埋重立主以神禮之便不日祭虞而立尸卒哭而諱蓋人事畢而鬼事始焉虞以前皆不拜

容車

今喪禮以肩輿與畫像而行號曰容車其禮最古所謂祥車曠左是也春秋公孫薑卒天子賜大路皆吉駕之明文今之鼓吹導從是也古人無畫像大抵木主在耶

隨園隨筆

卷十二

十

祠大而奠小

尚書疏伊尹祠于先王祠有主有尸其禮大奠者奠器而已有主無尸其禮小殯殮之祭皆曰奠虞祔卒哭始名曰祭賈公彥曰非時之祭曰奠

乳母總

乳母總者謂母死莫養之兒非謂人人乳母皆有服也晉梁氏辨之甚詳然韓文公乳母墓銘稱孤子愈孫男某北魏佛狸竟尊乳母為保太后又稱玉京太后亦非禮之禮矣

暖孝

古有殯者見廣韻殯字注即暖孝意秦人餽喪家食也

並喪

曾子問並有喪如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輕各服其服卒事反服賀循云父服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畢之日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服也父喪內而祖亡應立二廬以受弔弔父則在父廬弔祖則在祖廬居重喪而遭輕喪則以輕服包重服當除服其除服畢反喪服宋儒周鴻有並喪乃畢母服而後服父服蔡虛齋駁之曰如此則母服未終之日其哀父之念能格之使有待過之使不行乎

在遠除服乃歸

已在遠聞喪除服乃歸晉董勛以為先至墓歛髮袒經

隨園隨筆

卷十二

十一

不制麤衣及杖也哭盡哀遂除于墓家人待之如常不變服也按此云在遠聞喪未知是何服之喪設是期功以下則哭盡哀遂除於墓可也設是三年之喪雖係聞訃在除服之後亦當追服三年以伸其天性不容已之情正如今世士大夫在外丁憂以聞訃之日起扣限二十七個月甚合禮意否則於墓上除服之後依然食稻衣錦似未能有止於人子之心也

大功數聞

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聞不書此何以書喪以聞數也註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又自虎過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也以其言期也期者

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齊高帝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妃以去年九月卒其年閏九月若以閏葬南羣王兄弟應以四月小祥王儉稱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聞蓋以計年計月為分後魏將軍乙龍武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龍武數閏月以求仕元珍以為宜加罪也

招魂葬非禮

晉袁瓌禁曹僕射之招魂以魂不可掩過于棺也故漢之新野公魏之郭循俱為非禮其實始于漢昭靈后之葬操陽傳純禁東海王越如裴氏招魂合葬之請以為古人招魂于廟于柩于寢並無于墓者

隨園隨筆

卷十二

十二

今喪過古

顧亭人以為今之喪過古人者三一子為母服斬三年一子婦為姑服斬三年一改喪禮之二十五日為二十七月蓋鄭以二十五日之中為禫則空月為二十六日出月而禫祭為二十七矣服問云中月而禫註云中月者問一月也只二十五日也

斬衰可笑

唐駙馬為公主斬衰三年金世宗命子為改嫁母服斬三年皆可笑也至于蔡徐州墓主簿服斬慕容熙妃符氏薨熙為服斬尤奇

婚而遇期功之喪



婿親迎而有期大功之喪則夫改服于外女改服于內  
卽位而哭卒哭婿入束帶相見而已不行初婚之禮

拜掃與上墓爲二事

按開元禮所載拜掃禮外又有上墓之禮 無祭而  
上墓有祭是拜掃與上墓係二事不知何時復合爲一  
也

子婦爲舅姑斬衰三年

子夏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期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  
禫十五月而禫服青練衣以俟夫之終喪此古禮也唐  
相鄭餘慶書儀有斬衰三年之說尙未通行至宋孝明  
皇后爲杜太后服斬三年而後此制遂行崑山讀禮通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十一

考言之最詳

附婦舅主之

喪服小紀婦之喪卒哭其夫若子主之附則舅主之

父未殯而祖亡承重議

沈冠雲曰震澤縣西濠沈維塘父亡未殯而祖亡或謂  
維塘今以適子爲適孫一身兼主二喪宜卽正承重之  
名位以事其事維塘疑之乃屬其族父來問余曰維塘  
既兼主祖喪固應事承重之事矣若欲卽并其名位而  
正之奚其可蓋所謂承重者承祖喪先祀于其父若祖  
之謂也先祀之重在祖則承之于祖祖喪之重在父則  
承之于父承之祖者祖葬而後承承之父者父殯而後

承故父而未殯宜攝重而不宜承重曰主祖喪而事承  
重之事則承重矣何謂攝重曰父未殯而主祖喪謂之  
攝主宋庾蔚之所謂父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是也主  
攝則重亦攝也曰父未殯而主祖喪何以必攝也曰不  
忍死其父也豈惟不死之而已禮云三日而后歛以俟  
其生故自君及士凡死于道者未入棺則入自門升自  
阼階見曾子問皆奉之以生之禮未殯而不攝非之死而致  
死之之尤者哉曰然則維塘之不宜正承重之名位于  
父之未殯也決矣至其殯父而具狀與刺也宜何稱曰  
未承重猶孤子也曰子謂承先祀之重而必于祖之既  
葬也何居曰古者喪三年不祭恐致哀于新而不誠于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十四

故耳今之喪雖不如古然未卒哭而祭苟致其誠則哀  
之殺爲已疾故必于祖之既葬也曰重之名始見喪服  
傳鄭氏以宗廟註之則所承宜專在先祀今之兼喪何  
本也曰論語謂所重民食喪祭喪固與祭並重且啟殯  
而朝卒哭而附練而祭喪禮有行于廟者則鄭之言宗  
廟亦兼喪矣

父妾慈已者服議

沈冠雲曰吾縣葉氏有二妾其少者有子某長者某氏  
無子則與少者共撫其子如已子二十年不喪其卒也  
家長沒矣某念其恩勤而深痛焉遂與親黨謀所服之  
者或曰在律父妾之有子者稱庶母服期今某氏無子

某不得爲之服或曰某氏之撫某恩勤隆至乃經與律所謂慈母也宜爲之三年某不能決擇乃屬潘生持二說來請余曰父妾無子而爲之服庶母之服則悖於律有撫已之恩而無服則不卽于人心爲之服而直同慈母則又過而失其中愚以爲惟半慈母之服以服之庶幾乎得也喪服經齊衰三年章云父卒慈母如母傳謂妾無子妾子無母而父命爲母子者母死喪之三年資父命也今某自有母父無定命則不成之爲慈母故不得直同慈母之服然某雖自有母而某氏實共撫之父雖無定命而其撫之也實心嘉之是某氏固居慈母之半故某亦當半慈母之服以服之也半慈母之服則亦

隨園隨筆

卷十二

十五

爲之期此雖經與律無其文而可以義起也潘生白鄭氏之註喪服傳謂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今不可如其說而爲小功歟曰古之爲庶母也總慈已焉而小功則爲加今之爲庶母也斯慈已焉而小功是再降也故不得如鄭說也然爲其慈已焉而加隆于庶母又不得也隆于期者惟三年三年之不得則期而止此無如何者也曰某之所生母亦嘗親于某氏某爲某氏也如之何曰衆妾以相親制服亦不見經與律以同室生總之義推之其服總乎

喪所生母雜議  
庶出之子謂其母曰所生母繼妻  
所生子謂其母曰生母見會典  
封司封  
贈焉皆

沈冠雲曰震澤縣某乙之所生母某氏卒屬其所親來問魂帛銘旌及適孫列狀刺之稱余曰在魂帛宜稱先母書銘而繫以家長舍側室無他稱適孫無服不宜列狀刺曰乙之父某公嘗擬稱某氏爲繼室今以側室稱則父欲伸之而子故屈之矣安乎曰禮在何伸與屈之有必探父志而遂之是陷父子不義也若以稱側室爲未安曷不觀明吳孝廉側室貞節坊之所題乎曰四川道監察御史吳煥之母太孀人范氏繫于於母乃竊取春秋書意公仲子僖公成風之法準此爲稱則于義不拂于情亦不傷矣曰是誠善顧今之貴者在乙之弟丙可以繫其母乎曰可至喪則以長繫銘則以貴銘名也

隨園隨筆

卷十二

十六

宜繫其著者也曰繫以子而不繫以家長其權乎曰禮也非權也傳曰妾不得體君若家長存而主妾之喪繫以家長其可家長沒而繫之時俗則然故不必然也曰魂帛之以母稱也殆不得稱妣乎曰然妣者媿也適母媿于父所生母但當稱母曰母上曷不加所生以殊之日子不宜殊其母也孽而妣其母謂之無妣子而殊其母謂之無母無母之罪與無妣等曰適孫無服誠不宜列刺狀矣顧亦可通其變乎曰不可古之列于狀刺者惟喪主今衆子諸孫之並列既從俗矣而又將及無服之孫是變之變也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附陸佃曰然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蓋貴妾主之賤妾不主也

今制則嫡孫亦有服矣

孤哀子

父死稱孤子母死稱哀子始於溫公書儀朱子深非之按穀梁曰柩在堂上孤無外事又曰婦姪者不孤子之義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疑父亡稱孤始此至于母亡稱哀則是蓼莪哀哀父母之義然孤哀二字古八不分屬父母也

惟開元禮虞祭祝文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祖父母稱孤孫祖母稱哀孫大小祥祭如之朱子家禮父母俱亡即稱孤哀子又曰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所自稱也左傳陳成子三日朝

隨園隨筆

卷十二

七

孤子注孤子死王事之子也鄭氏禮注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十以上不得為孤也今欲行古禮父母喪俱宜稱哀子然世俗相承已久恐難卒變

隨園隨筆卷十三

典禮類中

錢塘袁枚子才

三年供飯

士喪下篇既葬反哭之後猶朝夕哭不奠不奠固有明文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注謂不復饋食于下室則下室之饋既虞亦不之設蓋未葬以前生事之既葬則神事之罷饋奠而以祭祭亦以時而不數此周公之中制然也若朱子家禮自既葬以至畢喪罷朝夕奠而不罷上食乃本橫渠論國語日祭之說欲三年以內無日不如親之存雖非中制而其意誠厚故至今通行之

隨園隨筆

卷十三

十一

男女在殯不同薦

周禮春官司几註古父母雖合葬而同時在殯者皆異几體實不同薦

廳可代廟

晉安昌公荀氏進封數國祭及六代以廳代廟人疑其非劉功曹石殷仲堪云魯襄仲向于兄弟之廟假鐘磬以成禮荀公以廳代廟義亦可通

已毀之主不必瘞未毀之主亦可藏

韋元成議毀王瘞于園是也然公羊註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穴晉摯虞要注云廟主藏于戶外西墻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以藏主晉荀氏毀祭特設神

板盛以帛囊合于竹箱是已毀之主不必瘞未祠之主亦可瘞也

禮無二卷

宋書臨川烈武王劉道規傳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爲嗣初太祖少爲道規所養高祖命繼焉咸以禮無二繼故太祖還本而定義慶爲荊州廟主隨往江陵

古名物太繁

一祭也有奠有祠有饋有祭有有尸有無尸有陰厭有陽厭一燕也有時燕有祭燕有飯燕有大享一幣也有燔瘞之幣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幣有酬幣飲之而屬

隨園隨筆

卷十三

二

有侑幣食之而用一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一獵也有上殺中殺下殺之分一肺也有肩肺臂肺離肺刳肺之別一朝也有外朝治朝燕朝之所一揖也有天揖土揖時揖之辨一田也有官田牛田賞田賜田牧田之目一佩也有德佩有事佩一玉也有佩玉有瑞玉有瑋玉一袒也有肉袒有無衰之袒一劍也有班劍有佩劍一鄉飲也有射有賓賢有州長有合錢一覲也或見天子于廟或見天子于方岳或見天子于國外一馬也有公馬有國馬有父馬一鐸也有金鐸有木鐸一火也有國火有明火一水也有浼水有明水一鹽也有引鹽有散鹽有苦鹽有飴鹽一侯也有熊侯有

豹侯有鹿侯有布侯一杖也有桐杖有竹杖一酒也有清酒事酒昔酒泛齊醴齊盎齊湜齊沈齊一漿也有水飲漿飲澧飲涼飲醫飲醕飲一牛也有享牛求牛膳牛犒牛奠牛兵車之牛一履也有命履功履散履素履葛屨一布也有攸布斂布質布總布罰布屨布一羽也有審羽搏羽縛羽一粟也有屋粟鋤粟閒粟一舞也有皇舞較舞干舞旄無人舞一懸也有官懸軒懸判懸特懸一子子千旌也有鄉旗黨旗閭旒昆旗鄙旒比旌等十餘種其他祭有九拜有九夢有六祲有六兆有四龜有十筮有九輝有十輅有五車有六弓有六矢有八馬有六節有六几周禮所載尤繁

隨園隨筆

卷十三

三

古今今分

古人常合而爲一者文之與武也學之與樂也耕之與讀也農之與兵也朝之與廟也今一分而不可復合矣

古今今合

古人常分而爲二者天地之不合祭也父母之不合葬也姓之與氏也蓋之與肆也祀之與奠也主之與重也朝之與覲也履之與舄也射策之與對策也邪之與郭也享自享宴自宴食自食飲自飲也布帛之征粟菽之征力役之征也士有二旌一名旌書名人壙二乘車之旌送形而往迎精而還卜自卜筮自筮詎自詎也棺自棺槨自槨屬自屬辟自辟大棺自大棺也明火明水主

祭祀井水樹火主烹飪也今一合而不可復分矣

習而不察則借

鄭註儀禮衣服章凡女子行于大夫以上曰嫁士庶曰適人然則士庶稱嫁者借也檀弓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然則今之士庶死稱終者借也初學記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曰第爵雖列侯封邑不滿萬戶者不得作第然則今之居室稱第者借也禮稽命徵曰天子陵樹松諸侯柏士槐大夫樂庶民柳今庶民墓亦樹松借也爾雅古川澤有禁惟發婦得以苟入川今之釣者亦借也漢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毋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死子為列侯稱太夫人子不侯不得稱太夫人然則今之

隨園隨筆

卷十三

四

士大夫稱太夫人者借也劉向說苑古者有命民命氏者能敬者憐孤行諸善者命于其君然後許乘車馬然則今之庶民乘車馬者借也宋時百司十日一休假謂之休澣故有上澣中澣下澣之稱然則今非入直之官而稱上澣中澣下澣者借也周益公撰光堯丁亥本命道場滿散朱表有日輪中澣之句考其日蓋十月二十一日

忽二忽一

周禮四井為邑四甸為縣縣與邑分而為二左氏昭五年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則混而為一矣玉燭典冊臘祭先祖蜡報百神臘于廟蜡于郊貞觀時丑蜡百神辰蜡

宗廟亦分而為二也至開元同日而祭則又混而為一矣

姓氏

禮疏云天子賜姓賜氏諸侯賜氏不賜姓貴有氏賤無氏男稱氏女稱姓姓者所以統繫百世而不變者也氏者所以別子孫所自出一傳而變者也天子賜姓舜之嫡周之姬是也胙之土而命之氏舜之有虞禹之有夏是也國君無氏故踐土之盟稱國不稱氏吳仁傑曰劉氏本陶唐氏則劉者本氏也樂麤取范氏實陶唐之後曰樂然則堯後當日祁氏高祖劉姓當云出自祁氏歐公唐書世系表言某氏必曰出某姓是為得之秦始

隨園隨筆

卷十三

五

皇姓趙見本紀以生於趙邯鄲故也故陸賈曰秦任刑法卒滅趙氏猶得古人不襲姓之義大抵易氏之法以官以賜以字以諡以氏以居以伯仲以所聞所睹所齒最不一也自公羊以王父之字為氏之說出而東門襄仲三世皆以子作孫以兄作父矣彼魯之季孟鄭之罕則皆以身之字與父之字為氏則又何說乎朱子不信諡可為氏之說蓋未知三桓為魯桓之諡戴不勝為戴公之諡也

族

氏即通于族左氏羽父為無駭請族公命以為展氏是氏即族也然族無不同而氏有不同如八元八愷出于

一第... 升... 8... 文...

高辛氏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謂之六族陶氏施氏謂之七族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氏之萃聚曰族宗則聯貫之名氏族易考而姓難稽故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兄弟不必同姓

晉語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其餘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少典取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故姓姬炎帝以姜水成故姓姜是兄弟不必同姓也

父子不同姓

堯姓伊祁丹朱姓狸是父子不同姓也

嫁娶遺喪

曾子問婚禮納幣有吉日矣婿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已壙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未敢嫁禮也壙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壙勿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亦如之孔鄭俱解爲別嫁別娶朱文端公以爲上古列國分爭嫁娶難延至三年之期慮有他變故也毛西河以爲此告吉而遺喪之變禮也使遺喪而未告吉則免喪後詣女氏而請吉期何必致命而無如其已告也已告則女待嫁矣待嫁則必于既壙之後致命不

娶而后女氏勿敢嫁謂不敢來嫁也蓋愆吉也既免喪可卽吉矣然女臨嫁又必來請壙且不取及來娶而後嫁之謂不忍卽吉也蓋承喪也徐題容以爲此不過兩家遺喪措詞之節文所云嫁者仍嫁其遺喪之家也其說與西河合

主人以禁客食爲禮

有飲于方望溪先生者先生絕不勸客客亦不舉或問先生主人宜勸客食而先生與客嘿然空坐豈禮也歟先生曰禮主人宴客客將飯主人必擗禁客以相擗爲辭客必強殮之以爲至美此古禮也今主人勸客而客反不殮豈禮也哉人間望溪之言以爲詭衆且不知所

隨園隨筆

卷十三

七

出余按禮記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客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望溪所引大槩本此然亦太泥矣宋處士陳烈弔喪自門外膝行而入人問故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泥古之病必至于此

妾母之喪

公羊云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春秋善之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之禮故也左氏則譏宣公有母三年服而出朝會非禮也通典駁之云庶子爲母自天子至庶人不得三年曾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巖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不返故也

假葬

儀禮士喪禮之肆即假葬也謂先掘地揜棺使人不見也然三月而葬則肆亦不久乃晉郤詵母亡便于堂北壁下棺三年而除衛瓘非之說曰城中高燥故即葬于所居之室不知其不可也通典因之遂有假葬三年即吉之議余按曾子問下殯用棺衣自史佚始史佚有子殤而墓遠將棺殮于宮中曰吾敢也乎哉召公為問于周公而許之其即假葬之說歟黃梨洲曰古者棺必有槨槨外菘木而塗以泥累以瓦甃是為殯也今之擯厝者號曰菘塗

婦翁不甚尊

隨園隨筆

卷十三

八

婦翁古不甚尊按儀禮婿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為外婚姻請覲不稱子婿主人對曰某之子未得濯漑于祭祀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何詞之卑也婚禮婿見主婦主婦闔門立于左扉註云兄弟之道得相親也然則今之丈人文母其古之兄弟行乎余按帝館甥于貳室亦享舜迭為賓主是婿與婦翁行賓客禮帝王且然矣程子婚禮有次日婿拜婦氏之門之禮今之謝親也然則行親迎之禮則婿已備見女家父母諸戚矣程子所云亦為親迎禮廢故也司馬書儀親迎見妻之父兩拜即同其女行受婿拜者跪而扶之朱文端公以為主婦闔左扉者初見禮如是再見則殺否

則丈母與婿太疎隔矣史記索隱陳勝稱王後見妻父不拜妻父怒不辭而去魏儒林傳睦事其婦翁魏恭不執婿禮如朋友而已

婿稱門人

李漢之于韓文公黃幹之于朱子皆婿也然見于文集者只稱門人不稱子婿

親家無相見禮

呂氏四禮疑曰昏禮六而二姓父母無相見之文春秋公如齊納幣蕩伯姬來逆婦俱以取議

養媳即待年之女而有類于拜時

今人有養媳始于春秋待年之女而有類于六朝拜時

隨園隨筆

卷十三

九

之說按隱七年叔姬歸于杞公羊註伯姬姊也待年于父母之國許慎曰姊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拜時者東漢以後權宜之制其禮以紗蒙女首送往夫家而夫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無六禮不合豈張華謂拜時之婦成禮于舅姑三日之昏成吉于夫氏山濤以拜時為重成吉為輕引不廟見而女死仍葬女氏之黨為証或云拜時者禮畢即歸今之養媳竟依夫氏亦微有不同

婿拜婦家祠廟

婿拜婦家祠今世動以為恥不知禮古無服人同爨猶總而况婿乎故程子昏義有此一條而張子全書以為

同居則朔望宜拜

入門即廟見當用書儀

毛西河作昏禮辨正數千言以新婦入門不謁廟不見舅姑遂成昏為野合引左氏先配後祖之譏又引圖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為証余按朱子所謂昏禮自下做上之說原不甚協若慮其不女而姑且先昏以試之是以不肖待人非先王敦厚崇禮之義不知宋史禮志昏禮贊者微酒饌引見舅姑祖廟溫公書儀婦入門舅姑牽婦拜影堂納采前一日主人先告于影堂果如是則毛氏何譏焉

昏禮攝盛非借

隨園隨筆

卷十三

十一

攝盛者越一等之謂也凡士昏得用大夫之禮女亦如之如乘墨車墨車者大夫車也執雁雁者大夫贄也何彼穠矣注衣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是以女父之貴貴其女也謂之攝盛亦謂之下達見傳是齋日記

舅姑先行賓主禮

張南士曰婦至時父母出迎一迎於門外一迎於階登堂交拜行賓主禮所謂見婦也舅姑率婦告祭祖廟次日以子婦禮見所謂婦見也至於即日成昏三日成昏考之禮經三代亦無確証大抵古人以夫婦為輕以子婦為重故雖成婚未廟見者仍葬女氏之黨朱儒以夫婦為重以子婦為輕故朱子家禮婚三日而始廟見

往送之門

孟子往送之門乃女氏之門非婿門也按穀梁父送女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閭門夫祭門尚不出何能至婿之門乎若果是婿門則下文往之汝家反成贅語國語季康子見文伯之母閨門而與之言即此門矣

改嫁

禮有同母異父之服繼父同居者服齊衰三代以上婦人改嫁不以為非凱風一篇衛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而孟子以為小過衛其姬有栢舟之詩先儒謂之守義不謂之守禮子思之母改嫁于衛之庶氏韓昌黎之女

隨園隨筆

卷十三

十一

先適李漢後適樊宗懿人疑改適時昌黎已亡范文正公之子婦先嫁純禮後適王陶陶即公之門生也時文正尚居相位而婦改適不以為嫌所立義莊有給婦婦改嫁之費公母謝氏改適范氏以公貴封吳國太夫人唐相權文公之女嫁獨孤郁以得佳婿至于天子動色相羨其實發也薛居正妻柴氏移資改嫁張齊賢向敏中意欲奪之一名賢一名相也明王端肅公恕亦娶陳郎中妻于服中封一品夫人惟隆開皇十六年詔官員九品以上夫亡妻不許改嫁五品以上夫亡妾不許改嫁宋史宗室傳汝南王允讓最賢為大宗正奏宗婦年少喪夫雖無子不許嫁非人情請除其例



唐時公主再嫁者二十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肅宗女一三嫁者四高宗女一中宗女一元宗女一肅宗女一詳見新唐書公主傳書之史冊不以為恥宋秦國大長公主初適米福德再適高懷德榮德帝姬初適曹晟再適習古國王宋史公主傳惟此二人

聖賢高士有妾

孔子有妾見孔叢子子貢對楚昭王曰孔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孔明有妾見答李嚴書曰吾受賜八十斛畜財無餘妾無副服陶令雍端二子皆年十三亦是有妾之証

隨園隨筆

卷十三

三

嫁粧

戴禮禮記諸侯出妻有有司官陳器皿一節鄭注器皿夫人來時所賚之物孔疏陳夫人嫁時之物蓋粧奩也後漢戴鸞嫁女以木屐竹筒遺之物雖薄亦是器皿之義毛詩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亦此義

看新婦

今人新婚親友有看新娘子之說按世說謝尚書娶諸葛恢之小女恢在時不允恢亡乃婚于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容服光整猶有恢之遺法是晉時已有此禮

催粧

北齊昏禮設青廬夫家領百餘人挾車呼新婦子催出

來唐遂有催粧之語中宗守歲以皇后乳媪配賣從一誦却扇詩數首胡三省註即催粧也天祐中南平王鍾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已昏媿令人走乞障車文于湯貧命小吏四人執帚倚馬而成即催粧也

回門

今人女嫁彌月後與婿歸來號回門始于公羊傳高固及子叔姬來曰何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歟古諸侯夫人有反馬之禮謂留母家之馬于夫家防以不謹被黜之意謙也大夫士親迎故無反馬之禮

夫婦交拜

禮無夫婦交拜之文惟隋書禮志皇后入昭陽殿后先

隨園隨筆

卷十三

三

拜後起帝後拜先起是其証也

養老女婿

至元八年有詔凡民間贅婿養老者寫明婚書者為

錢塘袁枚子才

典禮類下

以孫爲子以子爲孫

五代史陳洪進傳有相者言洪進一門受祿富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文顯等皆領州郡而文顯之子始生洪進欲實其言乃以爲子名文顯與父並行宋史王普傳普子貽孫貽孫子克明尙太宗鄭國公王改名貽永令與其父同行此以孫爲子也五代史晉家人傳重九高祖弟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名下齒諸子宋史周三臣傳李筠保澤州太祖拔其城筠將赴火妾劉氏欲俱死

隨園隨筆

卷十四

筠以其有娠麾令去筠子守節購得之生一子守節卒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子爲嗣此以子爲孫也

居喪奪情

曾子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明他事皆不與也王制亦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此古今不易之正禮然喪服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緌帶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檀弓云父母之喪使必知其反玩此數語又似喪中未嘗不從政未嘗不爲君所使也註欲曲合大記則云王制之三年不從政指庶人也非大夫也欲曲合王制與曾子問則云所服王事即

金革之事也公羊傳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

子之道不即人心疑即在官守制之濫觴自漢以後此禮大踰原涉服三年之喪名聞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美光武絕告寧之典竟不許人終服孫權令三年喪交代未至者不得告孟仁聞喪輒去罪至減死一等胡綜定以大辟之科唐賢如房元齡褚遂良張九齡皆奪情起復惟歐陽通以奪情故徒跣入朝非公事不言宋史禮志凡奪情之制文臣給舍以上牧伯刺史以上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惟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京

隨園隨筆

卷十四

朝官丁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望自後並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然則京朝官並有乞免行服者矣蘇明允與歐陽公書云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然則二蘇當日亦可起復也宋丁憂起復先授武官如富弼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亦墨經從戎之義餘官授雲麾將軍

滕文公

孔子答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國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勿知也蓋指淮夷作亂事滕文公父兄不肯主三年喪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卽引此以證孟子耳

妻期最重

百陽雜俎曰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故妻杖削杖也稽顙也居廬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也三年不娶也非他期可比

祭天一歲四舉

鄭康成以祭天之禮終歲有九王肅則云一歲二祭一南郊一祈穀也五時行氣是祭人帝非祭天帝也程綿莊以為一歲四祭一祈穀一雩一明堂報享一南郊宋郊最少太祖在位十七年僅郊四次真宗以天書故三年一郊

喪三年不祭

隨園隨筆

卷十四

主

余嘗問程綿莊云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絀而行事豈宗廟之祭亦三年不行歟綿莊答曰王制所言為天子禮也越絀之義取諸未葬以前不得通三年而言未葬也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既葬則皆祭不以已之私喪廢社稷尊神之祀也夫既殯既葬則外祭不廢而宗廟之祭不言可知又稱天子崩國君薨則視取羣廟之主而藏諸廟卒哭成事而羣主各反其廟當羣主聚于祖廟之時象其同然以憂于孫之凶禍自不違于享祀卒哭成事則子孫之哀稍減羣主皆反後來者侍于其側而坐觀皇祖之餼此非新祔者之安亦非孝子之所安也然則時祭之行

當在卒哭祔廟而後矣南齊書云越絀之義事施未葬既葬之後何絀可越杜氏云新主既立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之常祀自宜如舊三年禮畢乃審禘昭穆而同于吉可知三年不祭即左氏特祀于主之意言不祭新死者于廟非謂廟中之祭竟三年不行也然則春秋之議喪祭何歟曰閔之吉禘文之大事皆殷祭也喪未終而殷祭于廟非禮也若夫不配之祭而又何議焉顧寧人則云古人喪服所以諸侯絕大夫降者為其居喪以廢祭故也非僅貴貴也

三祖配天

兩漢魏晉配天一祖而已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雙配

隨園隨筆

卷十四

四

垂拱時又加以高宗是三祖全配也

特牲少牢只一尸

方望溪問程綿莊以特牲少牢為士大大合祭祖禰之禮而經中不見昭穆二筵又止言一尸此十七篇內不解之疑也程答言祔者附也諸侯之士惟有一廟當以王制之說為是祭法二廟之說為非禮一則曰祔二則曰祔統于所尊故祖有尸而禰無尸及至祧遷而禰亦為祖矣然則昏禮之受于禰廟非二廟乎曰非異廟也其義有不得先祖而後禰者猶三月之奠菜以見舅姑為先也曾子問父沒而冠則掃地而祭于禰亦是類也大抵冠昏先其所親而祭祀則統于所尊此聖人之深

意也

以庶子為長子後五家駁義

本朝汪純翁長子卒命庶子為之後其意本劉原父為  
兄後一議引公孫嬰齊為例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  
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顧兄弟  
之親稱公孫也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  
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既以子名則僖公不得以閔公  
為昭而歸父亦不得以嬰齊為穆矣顧寧人駁之云  
嬰齊為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傳拘于以王父字為氏  
之說而以嬰齊為後歸父則以弟後兄而亂昭穆之倫  
且三桓亦何愛于歸父而為之立後哉閔百詩駁之云

隨園隨筆

卷十四

五

魯閔公諸侯也純翁不得以諸侯比其子公孫歸父亦  
大夫之有采地者也有采地者稱君春秋時其家且有  
宗人膳宰司馬司士史進象笏之儀亦非純翁所可比  
例也毛西河駁之云公羊誤以王父之字為字故純翁  
亦誤焉不知國僑駟夏季氏叔孫皆以父字為字也公  
羊疑東門襄仲之子稱仲嬰齊必以父為祖而以兄為  
父故得氏仲以致吳中習俗多亂倫妄繼之事黃梨洲  
駁之云經書公孫嬰齊不一而足既為父子則不得並  
稱公孫其不為歸父之子明矣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  
皆難然曰仲氏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  
為仲氏可見公子之氏即宗之為氏不必至孫而后稱

也陳見復駁之云同時有叔勝之子聲伯亦名嬰齊經  
既書為公孫嬰齊則此仲遂之子烏得不異其文蓋嬰  
齊自後仲遂而稱仲耳劉原父以漢文不後惠帝宣帝  
不後昭帝光武不後哀成唐肅宗不後中宗宣宗不後  
武宗為非不知史記商之盤庚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  
相承均不稱嗣子而但曰及也晉書賀循傳言之甚明  
婦人無尸

古之婦人祔廟而不立主故無尸禮所稱男為男尸女  
為女尸者專主虞祭而言迎精而反猶未祔廟不得不  
為尸以別男女也周旅酬六尸者蓋太祖之尸不動而  
六尸相為酬酢故曰周禮其猶陳敷陳合錢飲酒也此

隨園隨筆

卷十四

六

其問自善不得女尸

貴貴

禮曰貴貴為其近于君也故鄉飲酒禮三命而不齒不  
齒者席于尊東大夫射則公士為賓當射時樂作大夫  
不入註云不使鄉之人加尊于大夫也士相見禮大夫  
于士終辭其贊註云蓋不答拜也喪服小記主人主婦  
坐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可見餘人皆立矣雜記云士  
之子為大夫喪父母不能立也必使其子主之無子則  
為立後註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士不可也言父  
貴可以及子而子貴不可以及父也士喪禮士代哭不  
以官益大夫以上皆懸壺代哭矣左傳曼嬰居桓子喪

過毀室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蓋謙言諸侯之卿得比于天子之大夫也是天子之卿可以降殺也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何至春秋而降殺及于大夫耶儀禮喪服大夫之家臣皆斬衰三年似乎貴貴之禮皆屬太過蘇州彭芝庭大司馬借朱觀察紹基之坐朱不悅或告之曰禮一命齒于鄉里二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大司馬官已三命不得拘孟子鄉黨莫如齒之說也荀子曰三命者族人雖七十不敢先焉

已受命而未赴任應行故吏之禮

晉庾仲文為劉義康主簿未就而徙為丹陽丞人疑于府公禮敬若何裴松之議曰仲文為吏之道已定于受

隨園隨筆

卷十四

七

勅之日宜以吏禮見引春秋祭仲迎王后于紀之文以斷之

連宗

今俗通譜謂之連宗北史序傳李倩之死趙郡李榮來弔嘆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欲與連類即日署名勞之此通譜之始也張燕公愛曲江之才與之通譜此通譜之善者李崇德慕義府之勢與之通譜義府貶普州隨削去之及義府再得權遂置崇德于死此通譜之不善者

拜墓吉禮

資暇錄拜墓吉禮也而唐人白衫麻鞋悞矣

為師制服葬師于先塋

自檀弓定心喪之制於是門人之于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猶羣居則經漢夏侯勝死竇太后為制服以答師傅之恩而東漢風俗遂為制杖同之于父甚且有表師喪而去官者延篤孔昱李膺見范劉焉王朗見三其較著者也應劭嘗議之至晉定新禮從摯虞之議謂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為之服其制奈何弔服加麻三月除之此魏王肅之禮也弔服加麻既葬除之此宋庾蔚之之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春秋疏云踰月亦三月也此五服之總也其服奈何朱子之喪門人用總麻深衣而布緣何北山之喪王魯齋定議元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經履金仁山易之為元冠加帛經帶方履輟耕錄顧德玉奉師尸殮于家衰經就位邦人來弔者德玉為之主葬顧氏之先塋

隨園隨筆

卷十四

八

朋友服朋友殯于其家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此無服之服也鄭康成云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是朋友亦有心喪而服制無明文孔叢子云號叔死泰顛罔天為之製服喪服傳曰朋友麻康成曰服弔服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總麻也疑衰也漢郭有道碑朋友如韓子助宋子浚等服心喪林孝者二十四人是也後漢張劭死范式為服朋友之服晉京兆韋澄受應詹生皮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

循草唐裴佶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權皋卒韓洞王定爲服朋友之喪搢紳美之而史亦不言其服制若何唯戴德撰喪服變除有云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徐邈答禮問亦稱同喪總朋友麻喪服記曰朋友死在宅邦袒免歸則已唐崔祐甫有廣喪朋友議引韋觀察魏尙書兩人聞友喪行事之厚薄以爲比例杜牧亦有喪友議見唐文粹又吳文定公寬有同年賀思卒于其家公爲殮于中堂而使其子服衰以答弔者見陳沂畜德錄

爲殮立後

記云臣不殮君子不殮父何謂臣不殮君魯閔公八歲

隨園隨筆

卷十四

九

而被弑於時卽位二年儼然朝羣臣蒞百姓矣左氏譏躋僖公爲逆祀是則終僖公之世閔公之主祔廟也久矣何謂子不殮父經無明文以意度之是必取昆弟之子以後之殮所以濟禮之窮而重絕人世也趙稷有二嗣子曰光曾曰炳其兄吾死無後以炳爲兄嗣光曾十五而殮將取炳以歸則負亾兄之約而傷寡嫂之心如不以炳爲嗣則稷之血猶絕矣杭堇甫先生執子不殮父之說進曰炳長矣需之五六年或需之七八年冠而昏昏而生子男也卽以後光曾是吾無子而有子稷無子而有孫於情順於禮合於嗣續之計得善之善也或曰禮殮不立主祔于王父呼其名而祭之今既後

以炳之子以稷主祭呼其名可也以炳之子之爲後者主祭呼其名則不可雜記曰附于殮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鄭氏曰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夫使光曾不殮則必待冠而字今既殮矣禮有造字之例余爲之製字曰承祖以待夫炳之子他日之祭而不跲于詞也禮也或曰如子言光曾雖死猶勿殮也然則稷當何服日上殮九月中殮七月國制也禮聞子不殮父未聞父不殮子光曾十五而殮稷爲之服七月之服不得以私情干也亦禮也

兩妻並封

晉書溫嶠二妻俱贈夫人賈克有左右夫人程諒立二

隨園隨筆

卷十四

十

嫡五代史晉高祖于安重榮兩妻並封陸定國娶極氏又娶盧氏以其均係舊族遂不分嫡庶此事晉代最多如禮志所載王昌劉仲武陳詵之類皆以亂離故失妻再娶而共時廷臣議者多以後妻爲繼室亦有謂兩妻之子宜互相爲服者若春秋時晉文公趙衰之叔隗季隗則又不以先後爲嫡庶矣

祔妾

雜記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易姓而祔于女君可也鄭註女君嫡祖姑也又曰主妾之喪自祔至于練皆使其于主之殯祭不于正室爲庶主服總麻

通考曰秀才孝廉為舉主服起于傳元之于陳僕射鄭小同日服平服加麻三月而除東漢師喪舉主之喪至有斬衰者實為太過惟唐人為座主服總麻三月最為得宜東坡為張方平行之

吏持長官服

魏令曰長官卒吏服齊衰三月葬而除晉令後任來代則除武昌太守與桓溫箋云蔡徐州薨王簿服斬余按雜記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于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似亦故吏持長官服之溢觴

宗子主祭亦以爵重

隨園隨筆

卷十四

十一

本朝李文貞公曰庶人無田不祭宗子而庶人則薦而不祭矣士三鼎而大夫五鼎以士祭不如以大夫祭雖禮有庶子為大夫以特牲祭于宗子之家之語然不如使大夫主祭之為安也李臨川曰州縣古之子男也文林郎古之元士也在古期服且絕矣而况于祭乎而况于其官爵在州縣以上者乎古之宗子皆諸侯適子之弟原無賤者

庶孫為祖庶母無服而虞東先生獨立一說

庶孫服祖庶母禮律均無明文 本朝徐健康尚書作讀禮通考徵引最博魏書張普惠傳議廣陵北海二王為所生祖母服三年宋志度支判官薛紳為所生祖庶

母解官持服三年皆有成例惟王姚諸儒復有異說其意以為儀禮喪服不言父歿為祖母服斬惟小記有其說此為嫡孫承重者言之庶孫不為祖後無重可傳不為祖父服斬安得加斬于庶祖母云云虞東顧先生鎮駁之曰聖人制禮文不必具而義可類推按喪服祖父母止于期而小記推之謂祖父卒而後為祖母三年疏衰止及曾祖父母而康成推之謂高祖宜總麻如斯之類不一而足也齊衰三年章父卒為母繼母慈母皆如母未及庶子所生之母也而康成推之謂大夫之妾子父卒則皆得伸疏曰皆得伸三年也小記又推之為祖庶母疏曰亦服之三年如已母也據此則庶子于其母

隨園隨筆

卷十四

十一

得伸三年蓋古法也禮官失考至武后表行之而刪其父卒之文此處不無小過終唐之世禮官屢請復古而格于眾議人心之所安不能違也今律既如唐制庶子得為其母三年而父所從出之母願屈之使不得伸可乎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得降此禮意也今欲明嫡庶之分而降其父之所不降可乎諸人曉曉不休者尤在承重之說愚謂承重為宗法設也承重主宗廟必累世承適乃為承重故支子雖為大夫猶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後世宗法已廢為祖後者不問其祖若父之果適與否皆被以承重之名已與古義不合而猶執言庶孫不為祖後無重可傳尤為可笑且其所引公子緹冠

庶衣一條不詳核註疏而漫括趙岐孟子集註厭于嫡母之說其失尤顯按鄭注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爲母不得伸權制此不言母也晉博士范宣有言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乎且服之以三年制者不必盡繫承重也慈母如母豈亦有正體傳重之說乎至于庶妾不得並于正妻此當責之其父不當責之其子若責之其子是教子卑母也故大夫爲妻期爲貴妾總而底子爲母則父歿皆伸三年

隨園隨筆

卷十四

三

無不答

夫人于妾無服而答拜有二說

童子無總而兩妾相服有總

魏太師馮熙堯有子尙幼議者謂童子事降成人可以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博士孫惠蔚以爲玉藻載童子有佩觿之革有錦帶之紳以凶類吉腰經宜存禮童子無總服鄭注云雖不服總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也晉時王丞相一妾亡一妾疑于所服徐邈曰當從夫服總

立孫非禮

問世立後古無此禮荀顛無子立孫爲失禮之始見南齊書江敬傳

母拜子父亦拜子

士冠禮見于母母拜之人以爲疑不知祭禮主人拜上饌尸饌皆子弟所爲是父亦拜子也

諸侯祭亦用豚大夫祭亦用牛

王制諸侯郊用特牲不必大夫而後特豚饋食也曲禮大夫用索牛不必諸侯而後用太牢也

與父坐見其子不起

說苑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過子方不起曰爲子起其如禮何不爲子起其如罪何請誦楚共王事工尹侍共王坐見世子不起曰敬其父者不兼其子也余按晉制羣臣侍坐太子來不起孫毓引禮侍坐于所尊見同等不起爲証

隨園隨筆

卷十四

古

稱孝弟非禮

唐太和二年太常博士崔龜從因敬宗祝板稱孝弟以爲非禮

點主非禮

讀禮通考曰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廟卽有主不得以喪禮不言作主而遠謂士大夫不得有主也然禮有題而無點今也寫王字空其上而請貴顯以點之假云以生者接死者之氣謬矣况婦人之氣以他男子之氣接之尤爲非禮王巖有立主議一篇駁辨最詳

貳杖非禮

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蓋古人無貳杖



也今祖稱杖期生而孫又以杖答拜是貳杖矣又或子死而為父不杖不答拜者亦非禮也何也主喪者統于所尊也

喪婚非禮而唐之帝室行之

喪婚非禮古有行之者白孔六帖云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張母陶死遺言丐息成婚帝許之蔣又諫不聽此後世庶民家借吉之始

畫婚非禮

畫婚非禮今有行之者按鄭註儀禮以日落三商為婚婚者幽陰之義唐劉知幾有奏彈畫昏疏

古有學無廟

隨園隨筆

卷十四

五

古有學而無廟釋奠釋菜皆設位為之漢景帝詔郡國立太上皇高祖廟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謁廟而后從政此新官到任謁廟之始顧寧人曰今官府到任謁廟入學始于何武武行部必先詣學宮召見諸生試其誦習是也宋景祐四年詔藩鎮立學他州勿聽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在縣者并置教授以課諸生委運司長史于幕職州縣內薦用或木處舉人有學行者充教授官

孔廟

漢高道曾以太牢祀孔子此孔廟見史傳之始其時孔子之祀尚未出于闕里明帝令郡縣學校皆祀周公孔

子方為孔子祀于庠序之始蓋上古祀始立教者皆稱先聖先師或神農或周公或顏回不必定孔子也貞觀四年令郡學皆立文廟去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金章宗明昌二年詔孔廟前置下馬牌祭時稱御名避聖諱乃遞降而愈隆按魯相乙瑛碑請為孔廟置百石卒史一人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是其時用犬尙未用太牢矣魏孝文延興二年詔不許女巫妖覡滯進鼓舞是其時婦女雜祭廟儀尙不肅矣

丁祭

郊特牲祭天於郊故祭天曰郊祭祭孔子用丁曰故曰隨園隨筆

卷十四

五

丁祭鄭注用丁者文明之象皆本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是也然考隋書文帝詔國子寺每歲以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是其時一年有四祭不止春秋二季也唐高宗武德二年詔祭孔子用太平六術悉與大祭祀週改用中丁是又不用上丁也開元二十八年始改去四仲與中丁而專主春秋二仲與上丁矣按祭禮內事用柔日祀孔子人道也內事也故用丁者亦柔日之義

書院

書院之名起唐元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于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宋時有富人曹誠

捐資建立事聞京師詔賜名應天書院以誠爲助教從此有四大書院之名睢陽石鼓嶽麓白鹿洞是也太平興國元年以江州白鹿洞至明起爲褒信至簿洞在廬山之陽李後主時給田數十頃爲諸生課書之資起以田入官故得爵命而書院幾廢唐呂溫有題尊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詩

山長

今稱書院先生曰山長按元史學校志丞相帖木迭兒奏下第舉人年六十以上者與教授其無出身者與山長學正是山長乃官名也至元二十八年詔立小學選老成教之其他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立爲書院凡

隨園隨筆

卷十四

七

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路州縣及書院置之又設直學以掌書院錢粟似今之監院也學錄兩考升正長正長一考升教授宋史景定七年台州人上書乞王煥充上蔡書院山至詔從之時煥已參知政事矣似山長尊卑亦不一例汪韓門云古三公在官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于六官尚書大傳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此皆學記註所云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者是也南唐升元中白鹿洞教授稱洞主五代蔣維東隱居衡岳受業者稱曰山長事見賓退錄後又有院長堂長山主之稱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李燔爲白鹿書院堂長

台州守王華甫乞楊棟爲山主有以教授兼者理宗本紀景定四年何基以婺州教授兼麗澤院山長乾隆三十六年奉旨以山長係沿宋元舊名此後改稱院長

黑衣參謁

嘗疑演戲者下吏參見上司多着黑衣此禮最古按國策左師嚮說太后願使少子舒祺補黑衣之數晉書王渾家丁只許皂服蕭望之傳如淳註云羣臣雖有五時服而上朝皆著皂衣故張敞云臣侍皂衣二十餘年儒林傳宣帝時任章欲爲逆以耶皂衣故衣皂而伏其中所以然者想因周禮有冕服見天子四服歸司寇之說耶曾以此語質之錢辛楣先生則曰不然古人以緇衣

隨園隨筆

卷十四

六

羔裘爲朝服黑衣非賤者服也秦郊廟之服皆以禴元明帝始製冕服以祀天地明堂而百官不執事者仍初元以從至隋始有三品以上衣紫五品以上衣緋六七品衣綠之製而唐宋因之

伶人參堂

今之伶人類古之樂工士射禮工不與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工乃樂工雖賤不起然則今演樂之家責伶人參堂者亦似不必

答督

魏明帝詔婦人應督者督之吳仁傑漢書補註以爲督者不露體之督也

隨園隨筆卷十五

錢塘袁枚子才

政條類

漢詔有四

漢皇帝下書有四一曰策書長二尺短者半之免三公用之蓋用尺一木而兩行書之也二曰制書三公用璽尚書加印露布州郡三曰詔書如告豫州刺史馮煥是也四曰誡勅其文曰有詔勅某官云云金石錄言之甚詳又臣上書不稱姓惟拜鮑顯為司隸使稱姓曰俾知忠臣有後詔惟赦贖露封餘俱尚書令重封

唐詔有七

隨園隨筆

卷十五

唐世王言之制有七一冊書次制書次勞慰次勅次云云惟除拜公卿用之白麻紙書封付閤門集朝士折之宜讀畢擇日備禮以付其人自制書以下皆用黃麻紙老杜詩黃麻似六經是也見六典石林燕語又言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為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紙赦書用絹黃紙始正觀間取其不蠶也紙以麻為上藤次之用此為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今制不復以紙為辨號為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勅蓋今手詔之類而勅牒乃尚書省牒其紙皆一等也

死後贈官

死後贈官始于春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生而立祠

生祠始後漢李憲傳廬江陳衆說降淳於臨臨德之立祠曰白馬陳從事演繁露以為始於于定國為東海郡也按秦始皇自立極廟漢帝皆生自立廟所稱頌成之廟號為太宗賈誼之言即今生祠之始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定七廟之制於太祖廟北為二祧左為文帝廟號高祖昭祧右疑帝號曰烈祖穆祧是生而立廟且定號矣

生而賜諡

隨園隨筆

卷十五

生而賜諡者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杅朱劬諡曰成子是也然何妃贈得朱本左氏杜註云二臣皆死而賜諡傳終言之審是則非預而之禮矣然下文以齊氏之墓田與之則未必非賜之于生前也吧贈好為異說如以漢書士卒息藻為息葵之類息葵見馬融廣成頌注芭蕉也於士卒二字文義不屬

隨嫁復姓

祥符八年進士朱說即范文正公也公隨吳夫人改嫁范氏仍姓朱登科後復姓范氏母封吳國夫人歐公神道碑直書不諱

封本生父母贈封外祖叔父

封本生父母古未有也宋李昉為相始奏封叔父趙叔母謝氏唐權文公請馳封外祖詔從之劉總亦馳封外祖其制誥曰段公威德當流慶于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于祖母其外祖張懿也封尚書

致仕有異說而親老歸養有例

北史辛雄有祿養論言不從政者專指庶人力役之征所謂家有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也仲尼論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魏孝明帝深納之晉庾純以父老不解官被劾齊王攸曰純父八十有一兄弟五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且其父年尙未九十不為犯令云云然則親老歸養

隨園隨筆

卷十五

三

晉朝久有此例

國忌停刑

唐太和七年勅國忌日禁飲酒舉樂其日不合釐務官曹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管責在律固無妨要臺府不得舉奏見舊唐書蓋因御史臺奏均王還國忌日於私第決科作人故降此詔元相詩云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亦其証也唐以前則不可考

緊急文書

今之緊急文書日行六百里以為至速也按漢書劉屈氂乘疾置為急遞日行四百里趙充國在金城上書在六月戊申而七月甲寅璽書下矣從金城至長安一千

四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而來往只七日唐明皇幸洛時八月己卯夜權楚僕作亂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止三日其衰朝文書至遲慢者契丹從易州入恒州杜重威以甲寅屯中度而晉後主以己未日方知是不過四百餘里路而驛報遲至七日方達大梁俱見通鑑

加耗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為償欠故以至破家竭產正為是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每石取二升為雀鼠耗

隨園隨筆

卷十五

四

至今行之所謂加耗者是也

行香

南史王僧達好鷹犬何尚之設八關齋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此行香二字見史傳之始而畢仲荀幘府燕閒錄以為始于北魏高歡執香爐從靜帝步行齋梁效之以香末薰手唐文宗禁之石晉天福中竇政奉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見西溪叢語齊文宣天保元年制每月朔行香見能改齋漫錄以焚香見漢武祭天人故事三國志交州太守張津焚香讀道書于吉焚香禮拜魏書曰魏武春祠臨祭以手掬水而不鹽雲麓漫抄曰周人尚臭今易柴燎為焚香者二氏之說也故朱子與

邱瓊山俱極言其非古

米價二則

或問開元時斗米三錢似乎米價太賤余按漢書食貨志宣帝時穀至石五錢則比唐時米價更賤矣元帝卽位齊地饑穀石三百餘王莽之亂人相食米裁石二千耳又嘗閱明史王文傳蘇松漕糧文請每米四石折銀一兩民以爲便亦疑米價太賤後見正德二年吳縣申報米糧時價文書白米一石紋銀二錢又見申文定公與其子家書云吳下大荒民不聊生米價每石貴至六七錢汝在京作御史可速上疏請皇上賑濟可見開元斗米三錢之說非史家溢美之詞

隨園隨筆

卷十五

五

漢書馮奉世傳稱是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元次山集稱米一斛估四百爲貴似唐之米價已較漢爲增矣金壽子嘉靖癸丑京師大飢人相食米每石二兩二錢蓋今日之平價也洪武二十八年每銀一兩折米四石見王圻續通考東方朔告武帝以鄠杜之間畝收一鐘賈一金今安得有肥田如是賤價者乎惟元史職官志每俸米一石折銀十二兩何價貴至此殊不可解

漢金多銅少

東漢祠廟碑碣凡士民出錢至百文者無不高列姓名洪氏隸釋以其時爲錢重幣輕之証余按班氏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未提一流直錢千五百八十他銀一

流直錢千是金銀多而銅少之証矣

熱勅

宋號赦書曰熱勅見長編

兩議

今六部奏事公卿意見不全者許其兩議按呂刑日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孔疏有并兩刑者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之上故并亦上之此卽今奏事兩議之溫賜

聽情

今受人囑託謂之聽情按漢書王子侯表沈猷夷侯受

隨園隨筆

卷十五

六

元狩五年坐爲宗室聽情不具宗室耐爲司寇顏註受爲宗正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于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獲罪也又鮑宣傳諸寄爲姦大抵皆今之聽情請托也

利債不得過三分

今定例放債取利不得過三分按漢書王子侯表勞光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師古注以子錢出貸人律合收租匿不占取息利又多也是亦禁重利滾利之先聲

花押

東觀餘論曰唐太宗許臣下草書奏事惟名字不草後

人于正書名字之下加草字遂為花押安祿山押山字以手指三撮王荆公押石字性急潦草人以為類反字一見曾慥類說一見石林燕語皆言唐宋人未有私押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草涉之五雲體亦是花押也余按韓非子言田嬰具押券斗石升合之計鄭司農註周官質劑有空手券畫指券之說亦花押之類集古錄有五代帝王將相署字一卷魏志謀誅司馬昭已書詔矣帝方食優人雲午唱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勸帝着押也岳珂古冢盆杆記晉永寧元年贊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領軍無數一時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

隨園隨筆

卷十五

七

墜頭

春秋正義引魏晉儀注寫表有出格出格者今之墜頭也然金石錄稱唐之中岳嵩山碑書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格則墜頭之禮猶未盛行

監帖

嘉靖下廷臣于獄命司監獄者察其語言動靜而密奏之雖諧語必以聞號監帖見明史沈束傳

籠門

宋制紫宸垂拱常朝遇雨則傳旨拜殿門下謂之籠門抱告

周禮小司寇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今有官職之

人與人訟必使家人為抱告所以貴貴也按左氏王叔之宰與伯魚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句聽之王叔伯與原被告也其宰與大夫則抱告也又衛侯與元咺訟甯莊子為輔箴貞子為坐士榮為大理亦是抱告之濫觴

會審

漢書杜延年傳治燕王獄時候史吳自出繫獄廷對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雜治者今之會審也

放告日期

今州縣放告收呈俱有日期按周禮朝士掌九棘三槐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句郊二句野三句都三月期

隨園隨筆

卷十五

八

內聽期外不聽似即今之放告收呈矣

烟戶冊

今州縣造男女口數號烟戶冊按周禮司民之職掌萬民之生齒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獻之于王王拜受之鄭註登上也下去也蓋即今之烟戶冊論語式負販者亦此之謂

埋路斃招尸親

今有窮民斃于道路者官為掩埋招其親屬按周禮蜡氏之職掌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書其日月懸其衣服以待其人是即今埋路斃招尸親矣

黃夜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

今律又有寅夜無故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之條按周禮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註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當漢時定律已如是也

過失殺

今律過失殺有罪收贖惟殺尊長者死按尚書呂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孔疏引漢律和御藥不如本方治御幸舟船悞不牢固皆死乏單與者斬即今過失殺尊長者死之律文矣

預支俸薪

今官吏不及支俸日期而借領之號曰預支按後漢書隨園隨筆

隨園隨筆

卷十五

九

畫題判行

今外省官行事曰判行朝內官奏事曰畫題畫題者即看押之謂按後漢書黨人傳曰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書陳伯之刺江州不知書得文牒但作大諾即畫題判行之類也或以唐韋陟之五雲體五花判事皆作諾類也

買缺

今外省衙門書吏都有窩缺授受必以錢按文苑英華諸送良上疏請禁捉錢令史似亦買缺之類大抵晉魏以前功言吏皆太守刺史召士人而為之旋即薦

之于朝為正途出身唐宋以後此法不行遂相沿有窩缺盤踞作姦葉水心所謂工人世界是矣

滿貫贓

今律以百二十兩為滿貫贓按漢書薛宣傳宜牒高陵令楊湛日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顏注當時律條贓直十金便至重罪是滿貫矣

絹尺

宋沈慶之夢得絹二疋日兩疋八十尺我當八十而終然則六朝之絹以四十尺為一疋今無此長絹矣

詳文

今文書申上者號詳文按左傳成十六年詳以事神注隨園隨筆

隨園隨筆

卷十五

十

稟帖

今人以下官啓事于上者曰稟帖按尚書說命曰臣下罔攸稟令菴因是以相沿之義也孝文本紀吏稟當受需者師古注稟給也不作白事解

招册

今官府審案皆有招册序事之原委及兩造口供按漢書外戚傳宣帝即位尋求外家求得王媼媼有供詞一段歷言翁須嫁劉仲卿事又孔稚圭集有奏上王與在獄中殺劉興祖事皆瑣屑詳盡而古雅可誦是當時之

招册矣

宮門請聖安

今督撫入朝皆先着短後衣赴宮門請 聖安方歸私第按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入朝未見天子不入私第是此禮唐已載之漢魏猶未見明文

朱墨筆

今官府判行者用墨筆已行者用朱筆按北周蘇綽傳綽每判事殊出墨入是即朱墨筆之所由始

答覆文書

今外省官府有答覆文書將事理明白申覆按漢書馬援傳援在隴西上書請鑄五銖錢三府以爲不可行及

隨園隨筆

卷十五

二

援還朝乃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乃隨牒解釋是即答覆文書之意

密章

密章見山濤傳古封贈之典不用刻印以蠟爲之故喬行簡贈祖母制云欲報舍館之德可稽制密之章

批駁

今上司不允下議號稱批駁按前漢刑法志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遍賄是以郡國承用者駁王球貽謀錄知事申掌封駁司不可一日無柝宗元有駁復仇議其所由來者久矣

事件

說文件分也從牛牛大故可分韓昌黎集有論張平叔鹽法條件仕牧文有件其事如左等語

查辦

辦字最古左傳富父槐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查乃泛查之查水中浮木名也未知何時借用正字通云查考察也亦因後人有查辦之說故附會云爾

行在

蔡雍獨斷行在者行之所在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所奏事處皆爲宮故曰行在

投履歷

水經註引宜都記曰日所履歷未之有也履歷二字始

隨園隨筆

卷十五

三

見今下屬見上官必先呈履歷按漢書朱博傳博命游徽王卿賁問閔詣府朱制百寮未參選者具脚色似即今之投履歷矣世說夏侯榮能記人爵里刺刺即履歷也

甘結

東漢書劉般傳檢結失實當是今人出結之結字初見史傳者

東武西

史記叔孫通傳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漢書尹翁歸傳用延年行縣至平陽召吏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曰我文武兼備



插耳箭

漢書原涉傳諸豪請于尹公曰原巨先犯法不得赦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謝罪于君威亦足矣

岸獄

詩經宜岸宜獄潛邸制記鄉亭之獄曰岸漢浩商為義渠長所捕者亡乃取其母與豸猪繫都亭是也今有獄而無岸矣通雅岸即狴犴之岸龍九子之一善守護故名

隨園隨筆

卷十五

三

隨園隨筆卷十六

錢塘袁枚子才

稱謂類

避諱可笑

避諱始于秦始皇以莊襄王名楚改楚為荆已名正改正月為一月漢因之改盈曰滿徹曰通此後甚于六朝而唐沿之殷仲堪不肯稱父名于君前曰臣進退惟谷晉鄭后名春改春秋為陽秋王宏以日對干客不犯一人之諱為敏此後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父名皋子不得于高姓主司門下登科父名龜子為主司黜歸姓者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宜乎孫休之八子有重商

隨園隨筆

卷十六

一

之名梁之四公子有仇覽之號矣又政和間考試官遇大哉堯之為君及君哉舜也字句皆避以為故與災音全正蔡京當國時小人諂媚行徑更可笑者君上為臣子避諱而改朝廷之官名建隆初慕容彥釗吳廷祚皆拜使相因彥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為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同二品給事中沈守約湯進之二相父皆名舉遂改提舉書局為提領善乎杜祁公曰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于人何與焉抵某任吏來請諱曰我無所諱只諱在法贓

不避諱更可笑

六朝避諱苛嚴已屬可笑乃有祖孫同名若雁行兄弟

犯不避忌如南朝王悅之父靖之祖獻之曾祖義之是  
四代祖孫同一名也晉王彪之之子臨之孫納之曾孫  
准之元孫與之與之子進之是六代祖孫同一字也且  
有子而字父者晉書胡母輔之子謙之曰彥國不得爾  
王濛自照鏡曰王文開生此兒豈他人不得稱父字而  
子乃得稱父字豈不更可笑乎宋書林邑國王名陽邁  
夷人以精金爲陽邁故其子亦名陽邁尤奇

諡因諱改

唐代宗卽世宗宋眞宗卽元宗皆因諱而改也臣下亦  
有然者宋丞相史嵩之諡忠簡以家諱改諡莊簡學士  
蔡杭卒諡文簡以犯祖諡文肅

隨園隨筆

卷十六

二

避諱改國號改地改官

爲子孫避諱而改祖宗之國號唐以中宗諱顯而稱高  
宗之顯慶爲明慶避明皇之諱隆基而改高宗之永隆  
爲永崇爲臣避諱而改地名者晉咸和元年王舒拜會  
稽內史以父名諱不作會稽部改會爲郛是也若羊祜  
爲荊州刺史州人改戶部爲祠曹是又因懷恩德而改  
官名也

兼避字諱

自六朝避諱之風未甚遂兼字而諱之魏常林年七歲  
父黨造門問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  
有庾翼子爰問孫盛子放安國何在放答曰在庾稚恭

家童蒙訓曰晁氏家風呼外姓尊長曰某姓第幾伯某  
姓姑夫不敢字也馬永卿見劉器之問王築安否劉曰  
王學士安退而語人曰某後生不宜稱前輩表德張子  
厚爲呂東萊表兄與書未嘗呼字楊應之有尊行在朝  
呼應之應之不答或云朋友宜呼字而尊不得字卑杜  
預則云稱其父字于人之前子有所尊而不敢當非  
諱之也

避諱釀成人命

客齋隨筆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尙書新除郎中  
于鄴往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不見鄴憂畏一夕  
雉經于堂文紀坐謫石州司馬

隨園隨筆

卷十六

三

古稱字最貴

今人稱呼有某翁某老之稱且稱之于少年非禮也按  
禮冠而有字以表德也春秋之義以稱賢者然二百四  
十年中亦不過十二人而已子貢以字稱師子思以字  
稱祖袁盎兄子種以字稱叔匡衡傳匡鼎來張晏註是  
衡字引衡書匡鼎白以証之而顏氏譏衡不宜自稱其  
字可知稱字最尊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輩不呼其  
名故冠而字之年至五十更尊故曰五十以伯仲猶今  
人之稱某丈也李翱答朱載書云師子門人則名之朋  
友則字之引言游過矣子夏云何爲証毛詩稱尹吉甫  
仲山甫哀公誅孔子稱尼父孝經子會子而字仲尼禮

通字仲尼而名言假西漢惟子房一人得稱字後世後學呼退之見童誦君實未有不以字為貴者李肅之上疏抗直歐公以札賀之李喜曰歐公平日以尊兄見稱而札中忽呼我字是愛我也

父子同字同名

漢書廣陵孝王之子名德封廣平侯長子剛爵亦名德魏大將安同父名屈子亦名屈隋羅靖父亦名靖明劉忠武父名江忠武亦名江此父子同名也晉張老字孟子趨亦字孟齊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晉卻克字駒伯子卻錡亦字駒伯此父子同字也

稱先子

隨園隨筆

卷十六

四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吾聞之先姑又曰吾聞之先子註先子先舅也稱夫之父蓋季悼子也

嚴君三稱

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母亦稱嚴君而今人專以屬父國策秦人稱樛里子為嚴君則不止于父母矣漢王耶曰家人有嚴君并龜之謂也則又一解矣

師稱友生

今師與弟子帖稱友生不知所始周亮工書影云孔叢子孔子云自吾得由也而惡言不入于耳自吾得師也而前有光後有輝吾得四友焉云云是師稱友生之證

考妣三稱

易曰喪其祖過其妣是祖母稱妣也今人專以屬母蓋本堯典如喪考妣爾雅生日父母妻死曰考妣類之義然東漢郭君碑曰哀哀考妣追惟實靈卜商號眺喪子失明父母生時亦稱考妣矣

尊老二稱

南史何平子曰尊老在東稱母也今專以屬父然右軍十七帖云此間士人皆有尊老又似尊老二字亦父母之通稱

會祖稱會門亦稱會父

唐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志京兆府參軍楊休烈所

隨園隨筆

卷十六

五

撰也文云會門梁孝明皇帝會門者蓋會祖也大遍覺法師元奘塔銘則稱會祖為會父亦奇

妾稱孺子妻亦稱孺子

國策薛侯所寵七孺子妾也而漢書顏師古註東城侯劉襲為孺子所殺乃妻也杜預注左氏之南孺子亦妻也

男子稱寡稱嫁

女子稱寡而左氏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易林曰久歸無偶思配淑女求其非望自令寡處是男子亦稱寡也女子稱嫁而列子國不足將嫁于衛張湛註自家而出曰嫁是男子亦稱嫁也

高祖乃遠代之通稱

今人稱五世祖為高祖而郊子稱始祖少皞為高祖周景王謂籍談曰昔爾高祖孫伯厲云云以九世祖為高祖

父稱官姑稱阿家

吳人稱父為官南史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眠曰官既不眠眠亦不安稱姑為阿家范曄臨刑妻曰阿家莫惱

大夫稱主

今人稱君為主按春秋時大夫稱主國君亦稱主齊高張稱魯昭公為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范宣子視荀

隨園隨筆

卷十六

六

偃曰事吳政不如事主醫和謂趙文子曰良臣者主是矣又左傳主晉國者非君而誰戰國策梁王魏嬰應諸侯於范蓋魯君避席擇言屢呼梁王為主君似諸侯未嘗不稱主也

稱卿

向人稱卿以上臨下之詞王渾妻曰我不卿卿誰當卿卿語也宋璟責楊再思曰卿非張卿家奴何耶之有正語也南齊陸慧暉未嘗卿士大夫曰貴人不可卿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于懷抱故終身常呼人位又韻會曰秦漢以來君呼臣為卿凡敵體相呼亦為卿唐人稱郎最貴

稱君為大尊

周樂運奏陳宣帝云大尊比來小大之事皆獨斷之稱君為大尊想即至尊之謂

僧可稱郎

魏有三高僧支謙支諒支謙諺云支郎眼中黃形軀雖小是智囊是僧亦可稱郎

稱謂愈降而僭

隨園隨筆

卷十六

七

春秋僖公以前大夫無稱子者但以伯仲叔季為稱後始有季文子之稱至戰國則子不足言而稱之為君矣弇州觚不觚錄稱翁者三品九卿耳其後稱方伯大以為僭今揚州商人年才弱冠即已稱翁兩司稱撫臺曰老先生後專稱翰林已覺其僭今學博士稱亦稱老先生矣

庶人稱顯考不應稱府君

呂坤曲禮疑府君孺人爵也生為庶人死而爵之可乎故庶人只宜稱顯考某顯妣某也黃暉蓬隱類記亦云今庶人稱府君蓋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也然郎文莊韓家禮亦稱處士府君湛甘泉告祖文稱處士府君

則相沿亦久矣

襍稱

稱人父為尊府見昌黎送湖南李正宗序稱曾孫為會  
臣見左氏荀偃之禱稱亡母為先妾見國策匡章之對  
稱祖為家公見後漢侯霸傳稱母為少君見左氏荆釗  
語江東士庶痛則稱福禍乃父之廟號也見顏氏家訓  
呼寄養父母為耶婆見北史李憲傳婦稱夫之庶母曰  
少姑稱姊妹之孫曰離孫稱姪孫曰歸孫見爾雅翼  
相稱之奇

唐書朱滔與王武俊書稱大王二兄唐時節度互稱大  
王二兄通鑑慕容法與苻堅書速送出家兄皇帝所云

隨園隨筆

卷十六

八

家兄皇帝者慕容暉也錦里者舊傳朱溫賀蜀王建書  
稱八兄皇帝宋書樂達國上宋主書稱大吉天子足下  
宋王黼稱梁師成爲恩府先生

稱父爲郎爲哥爲親戚

唐明皇稱其父睿宗爲四哥曰四哥仁孝同氣只太平  
一人樣王琰亦稱明皇曰惟三哥辨其罪稱父爲哥皆  
奇斐助稱父坦之爲十一郎韓詩外傳會子親戚既沒  
欲孝無從稱父母爲親戚尤奇

稱臣爲哥

元史世祖呼董文炳曰董大哥征八百媳婦兵敗曰董  
二哥之言驗矣二哥者董士選文炳子也君稱臣爲哥

亦奇

賜號之奇

蜀李雄稱范長生爲天地太師見晉書魏胡太后尊其  
父爲太上秦公見魏書金世宗封海陵父爲皇伯太師  
元帝師入思巴創蒙古字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  
天佛子大寶法王大元帝師郡縣塑像立廟

大娘娘稱太后

宋仁宗間李宸妃不得其死開棺驗之見玉色如生乃  
詣太后靈前曰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稱太后爲大  
娘娘見長編宋宮中稱郭后爲大娘娘劉妃爲小娘娘韓  
魏公傳

隨園隨筆

卷十六

九

儒號法師祖師

魏書儒林傳孫惠蔚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  
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號惠蔚法師北史儒林傳後周  
熊安生學爲儒宗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  
等爲祖師

釋封國公稱將軍

釋氏有稱將軍者魏志所載法果授以輔國宜城子忠  
信侯安城公等號皆固辭及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  
與曇澄亦加號老壽將軍唐代宗時胡僧不空官至特  
進大鴻臚開府儀司三同蕭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  
見舊唐書王縉傳及徐浩書不空和尚碑樊川集激

郡僧正除州學博士至若元之劉秉忠明之姚廣孝則又官至太保少師且還俗矣

丈人之稱不專屬外舅

外舅古無呼丈人之禮單于稱漢天子我丈人行其時漢以女妻單于故有此稱是即外舅稱丈人之始而柳子厚祭楊詹事文則直呼外舅為丈人矣俗說泰山有丈人峯故以岳丈稱婦翁或云張燕公因東封而增遷官故稱翁曰泰山皆非也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嶠山嶽而有嶠則泰山可以稱婦翁蓋亦嶠與塔之訛而古所稱江上丈人荷蓀丈人荆軻傳召之擊筑之丈人漢魏勃對太尉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

隨園隨筆

卷十六

十

丈人皆長老之通稱又蔡邕問周孔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稱曰稱丈人稱母姊妹為丈人尤奇而抱朴子稱山中呼丈人者兔也晉書天文志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

妾有女可稱庶母

或問竹垞先生妾有子而後稱庶母如僅有女亦可稱母乎曰可女即子也論語以其子妻之

季祖母

庶祖母可稱季祖母見曹全碑

妾稱姬

凡妾女皆稱姬人俱以王姬下降之故周姓姬以姬為

貴故也雖以訛傳訛而國策史記皆泛稱幸姬如姬邳都亦云亡一姬復一姬進如淳註呂妃紀得定陶成姬云姬眾妾之總稱也蕭綸有見姬人詩劉孝綽有咏姬人未出詩葛立方韵語陽秋辨之最詳宋稱公主為宗姬劉器之不可曰是女而妾之也不學已甚

俗父雅子

王充論衡四諱篇引五月不舉子之說曰田嬰俗父也田文雅子也

父兄稱先生

人疑朱子註論語有酒食先生饌以先生為父兄于古無出考儀禮有司徹章先生之肴折脅一膚一鄭註先

隨園隨筆

卷十六

十一

生長兄弟也疑即朱子所本而加一父字耳

古稱內兄弟有二而皆非妻之兄弟

內兄弟有二解其一姑之子稱舅之子也其一儀禮所謂獻內兄弟于房中蓋內賓宗婦也皆同姓故謂之內左氏聲伯以外弟為大夫杜註同母異父之弟也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此則異姓兄弟之稱金罍子以姑子為外兄弟舅子為內兄弟內妹二字見魏志夏侯淵傳淵妻太祖內妹也至於妻之兄弟古稱為甥並無內兄弟之稱惟顏魯公家廟碑銘云祖昭甫工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父惟貞少孤育于舅仲容氏蒙教筆法夫仲容為惟貞之舅即昭甫之妻弟也

今種內弟蓋自唐代已然該餘叢考引証最詳

甥有七稱

今人但知姊妹之子為甥按毛傳外孫曰甥爾雅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婿亦曰甥孟子云帝館甥於貳室外孫亦曰彌甥左傳哀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彌甥

餘子

左氏所謂餘子公行者杜註嫡子之母弟也

稱慈母有三

慈母有三解南史司馬筠傳梁武帝曰一妻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此儀禮齊衰章所云慈母如母者是

隨園隨筆

卷十六

主

也一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為慈愛而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此喪服小功章所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是也一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故慈母亦無服也

自稱尊老令弟

南史何子哲向人云尊老在東杜少陵詩令弟草中來  
瑯琊王儼見新水日尊兄已得皆自稱也又杜詩自稱哲兄

父在封母不稱太

五代會要天福五年中書舍人艾穎父在請封其母部

護以其父在堂只稱夫人不稱太夫人

稱先輩有五說

今翰銓科道宰相踵明季餘習先中科先入官者有前輩之稱日知錄引采薇詩註言之甚詳殊不知古人先輩之稱非僅此也吳充以秀才投文于歐公而公與書稱爲先輩李方叔東坡門人也坡與書稱爲先輩唐摭言牛僧孺應舉時韓愈皇甫湜往見之于青龍寺呼爲卽先輩王凝知舉日取司空圖第四王謂衆曰某參文柄今年榜帖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文中子謂魏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非董薛程仇之比以上數條皆指後輩而言非近日相稱之前輩也王聖塗澠水燕

隨園隨筆

卷十六

主

談云建隆四年蘇德漢中狀元太守宴之伶人唱曰昔年隨侍曾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溫公勸學歌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歐公與宋子京共修唐書以子京先輩不敢有所改削此則近日翰詹衙門序科日相稱之先輩也李肇國史補云士人互相敬推謂之先輩墨客揮犀唐人榜下擇婿名爲舊婿有一新先輩爲貴家所慕云云韋莊下第有獻新先輩詩又有雙隻先輩之稱容齋續筆同年小錄新進士各一人分爲座上年齒長少分雙隻先輩相向而坐以上數條皆指同輩相稱而言又不止後輩之說吳子華女責其大王定保曰先侍郎重先輩名行俾妾侍箕帚

是妻稱夫亦稱先輩也見潘若同郡國雅言又宋吳枋  
宜齋野乘曰黃初五年立太學詣學者通一經補弟子  
通二經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後試後試稱先試日先  
輩

稱司道憲臺非禮而稱之亦可

鄧西林相公云今稱上官爲憲臺者非也晉書稱漢罷  
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爲主御史中丞是也通典  
唐龍朔二年改御史臺爲憲臺是憲臺之稱內惟都御  
史外惟總督巡撫當之耳今通稱司道府爲憲臺悞矣  
余按元人黃潛筆記云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  
相所居曰府曰寺曰憲臺朱博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

隨園隨筆

卷十六

十四

多引博故事稱柏臺烏臺蓋御史有二丞其一在蘭臺  
謂之中丞其後御史大夫一官廢獨存尙書謁者爲三  
臺齊有都水臺隋有司隸臺是也唐雖改御史爲憲臺  
而亦改中書爲西臺秘書爲臺臺不專以御史所居爲  
臺則以憲臺稱上官似可通融至於所謂外臺者漢以  
稱三司監試院唐以稱州郡之帶御史銜者宋之監司  
不帶御史銜而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呼外臺

稱太君

宋史職官志凡升朝官以上遇恩母封縣太君妻封縣  
君更上則郡太君郡君晉武帝封羊祜妻萬歲鄉君武  
后并州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君

隨園隨筆卷十七

錢塘袁枚子才

辨訛類上

小學之說

王制小學在公官南之左諸侯世子之學而士庶不與  
焉八歲入學惟天子諸侯則十三歲見伏氏書傳酒掃  
應對天子之子不習也魏孝文立四門小學以藏書又  
皆老儒非幼童也唐宋所謂小學者大都字書計筭之  
事耳朱子小學一書似專爲童子起見而中又參以性  
與天道之言似與本義太遠

孟子疏之說

隨園隨筆

卷十七

十一

孫奕孟子疏伯夷目不視惡色章引史記晉殺巫臣取  
夏姬事今史記並無此文考左傳叔向娶夏姬之女猶  
曰娶於申公巫臣氏則夏姬未嘗被奪矣惟叔向之母  
有殺三夫之語注謂御叔連尹襄老巫臣亦因巫臣病  
死在夏姬之先耳按朱子謂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偽作  
非宜公原本其所引多不足信也

四月稱清和之說

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蓋指二月也小謔  
詩因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人刪去猶字  
而竟以四月爲清和  
立春鞭土牛之說



月令出土牛示農耕之早晚古制于國城南立土牛以示民如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者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正月望則策牛者在後示其農晚也今立春日州縣制一土牛以彩杖鞭之既而碎之義何居耶

忌月之訛

今人上官任以正五九月為忌月流俗相沿不知何故按內典天以大寶鏡照四大部洲此三月者照南部洲時也號長齋月故宜修省耳非忌月也

玉堂稱翰林之訛

今人動稱翰林為金馬玉堂按漢武帝命文學之士待詔金馬門金馬與文臣微有干涉至于玉堂二字宋玉

隨園隨筆

卷十七

二

風賦徜徉中庭北上玉堂早有玉堂之名古樂府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泛稱富貴之家也按漢谷永對成帝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顏師古註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是玉堂乃宮闈妃嬪之所與翰林無涉或云漢有玉堂殿為天上神仙璧記之所又文翁詩授之地亦名玉堂宋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從此遂專屬翰林矣

周易之訛

夏日連山以艮為首商曰歸藏以坤為首周曰周易以乾為首乾天也周匝四時故曰周易非周公之周也見

五筆

道士之訛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此與京房傳所稱道人皆不過言有道之人非道教也後漢書第五倫傳人稱倫為道士太霄經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此亦彼教附會之說惟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之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宮常置九天道士百人元和郡縣志棧觀者周大夫尹喜宅也穆王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此則道教所始然六朝以前僧俱稱道人如支道人慧琳道人之類不稱僧也

太牢少牢之訛

左氏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註云牛羊豕各為一牢太牢者牛羊豕具也今專以牛為太牢悞矣少牢羊豕兼也今專以羊為少牢悞矣

嫦娥奔月之訛

月中嫦娥之說始于淮南子及張平子靈憲三餘帖云羿妻嫦娥奔月羿思之以米粉作團呼而祭之嫦娥遂歸今在月者乃結璘非嫦娥也此小說家附會嫦娥之始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訛也呂氏春秋義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周禮古儀娥二字全音詩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元經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漢碑凡蓂莢皆作蓂儀是其証也所謂奔月者郝楚望曰淮南覽冥

隨園隨筆

卷十七

三

訓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當作坊肉  
死畜之內以藥坊之可令復生後世誤作奔月耳此說  
見通雅而所云坊肉之義終不甚分明張衡靈憲以恒  
為恒唐避穆宗諱改恒為常揚升菴謂古者義和占日  
常儀占月故曰嫦娥集韻收恒字列十七登

韓湘之訛

世傳韓文公之從子湘成仙不知湘乃會昌三年進士  
非好道者也其好道者別是一族子韓詩云擊門者誰  
子問言乃吾宗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可証也

萱草稱母之訛

珍珠所言萱草妓女也人以此母誤矣此說蓋本魏人

隨園隨筆

卷十七

四

吳普本草然毛詩焉得葭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人  
蓋因北堂而傳會于母也風土記云婦人有姪佩萱則  
生男故謂之宜男草西溪叢語言今人多用北堂萱堂  
于鰥居之人以其花未嘗雙開故也似與比母之義尙  
遠

今人承重之訛

承重者因諸侯之傳重受重而訛也所謂重者封建之  
爵也三代世爵傳嫡不傳庶故喪服傳有父亡為祖服  
三年之文為天子諸侯言之耳此外士大夫並無長孫  
代父制服之文今封建久亡世爵又廢不知所傳者何  
重耶

今人喪位之訛

按喪禮未殯主人坐于床東眾主人在後西面婦人依  
床東面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于西階東南面拜  
之既殯居門外倚廬惟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  
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  
之主人不在堂上其時即位于堂南上者惟婦人然則  
今主人極東拜伏之位古人主婦之位也此說見張稷  
若先生集中

語錄之訛

語錄二字見僧家廬蘊語錄非儒家言也宋儒襲之悞  
矣

隨園隨筆

卷十七

五

雅量之訛

漢志請上雅壽註雅酒器也即劉表酒器三雅之雅蓋  
羣臣上雅爵以介壽耳非云酒量大也今稱人善飲為  
雅量悞矣

悞空考為空考

李陵傳張空考文穎注音考弓弩素也與蔡同今稱為  
空考悞矣

悞形名為刑名

申韓形名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  
其形今稱為刑罰之刑悞矣

八座之訛

宋書所云八座者五尚書二僕射一令唐六典曰後漢以令僕射去曹尚書為八座今以二丞相六尚書為八座唐不置令考宋書六典之言是八座者八省之官非八人昇之而行之謂也故六朝議事動下三公八座南齊王融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是則有類今所稱八座之說今所稱八座者想亦因杜少陵詩有起居八座太夫人之句而訛耶

考亭之訛

考亭者唐黃端公葬父建陽玉枕山名其亭曰望考亭以望先壙也朱子之父卜居焉故曰考亭文公家譜有鄰人葬父求題其亭公書考亭二字與之然則二字與

隨園隨筆

卷十七

木

公無涉而今通稱朱子為考亭誤矣或曰朱子年六十一自崇安移居考亭名精舍曰竹林以居學徒奉先聖後人遂掩其父而稱之然亦非朱子所安也

老泉之訛

老泉者眉山蘇氏瑩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為其父明允之稱蓋誤于梅都官有老泉詩也

花旦悞稱

今人稱伶人女妝為花旦悞也黃雪槎青樓集曰凡妓以墨點面者號花旦是女妓之名非今之伶人也鹽鉄論有胡蠶奇姐之語方密之以奇姐為小且余按漢郊

祀志樂人有偽飾女樂者此乃今之小且花旦也莊岳委談云雜劇且有數色以墨點面謂之花旦是女妝亦可稱花旦

色叫悞稱

杭人卑幼見尊長每日必呼伯伯叔叔號曰色叫悞也王得臣塵史曰宋人以事理不相當曰色叫本王德用語

再醮之訛

今人稱再嫁為再醮者悞也按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注酌而不酬曰醮是醮主男子說也記稱父醮女而俟迎者云云然則女子再嫁當日再醮不當曰再醮北齊書

隨園隨筆

卷十七

七

羊烈傳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為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此稱再醮之始

加級之訛

加級者首級也秦法每戰斬一首獻者予一級蓋軍功也後世因他事亦加級矣

樞星門之訛

程綿莊云孔子廟有樞星門其誤已久不可不知按詩經小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註云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風俗通縣令問王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宋史禮志云仁宗

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壇周以垣垣置靈星門夫以郊壇外垣為靈星門者所以象天之體用之于聖廟蓋以尊天者尊聖也其移用之始始于宋景德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靈星門惟馬端臨郊祀考皇帝太廟祭畢進玉輅于太廟櫺星門從此元志亦以靈作樞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其義之所在矣晉史天文志云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也左角為天田其南為太陽道右角為將其北為太陰道蓋天之三門也與後漢書註語正相印証俗儒曲解以為養先于教蓋猶知櫺之為靈也或曰義取于疏通則直以為櫺櫺之櫺誤矣舉人進士之訛

隨園隨筆 卷十七

舉人者舉到之人唐楊綰傳天寶十三載試舉人于勤政樓登科者三人綰為之首蓋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不第則須再舉後世以舉人為一定之名誤矣進士者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耳故試于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放榜中式者曰賜進士及第曰賜進士出身後世必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誤矣古進士即舉人亦非若今之鄉榜稱舉人會榜稱進士也

科目科甲之說

俗混稱進士為科目科甲按唐科最多有大經小經諸目故曰科目後世有科而無目矣唐明經科有甲乙丙丁之分進士有甲乙之分後世有甲而無乙矣惟詞榜

數名猶是乙科

衛出公爾祖之說

衛出公輒拒蒯賁而自立不父其父誠有之矣至以靈公為爾祖則三傳並無明文論語古注必也正名乎謂正百事之名非正父子之名也朱子以子貢有夫子不為之語而遂以正名為正父子之名悞矣

行李之訛

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氏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註李使人也凡言信者亦使人也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今以行李為作客之衣裳悞矣

隨園隨筆 卷十七

結髮之說

蘇武詩結髮為夫婦泛稱自幼之意非指稱結兩人之髮也李廣傳自結髮與匈奴戰云云蓋泛言少年束髮之意非今所謂結髮夫妻也成昏之夕男左女右合共髻曰結髮始于劉岳書儀

司官之說

吳自牧夢梁錄杭人呼尉者曰師公至今杭人猶然案儀禮司官尊于兩楹之間註云司官即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疑杭人稱尉者實本于此自牧不讀儀禮改為師公則邢子才所謂既為汝師又為汝公者與尉人無涉矣

銀數稱錢之說

錢是錢幣之名非數名也古稱銖不稱錢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釐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宜所謂二銖四釐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也故易以錢字日知錄日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石本權之名非斛之名然則今之稱一分一石者亦悞矣

龍忌之說

東漢書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介之推是日焚死故民哀而禁之蓋悞于新序所載也周舉刺并州慮民俗難曉乃作書置子推廟言去火損民非賢者意宜宣示愚民使還溫

隨園隨筆

卷十七

食

李白輕杜甫之說

人言李寄杜詩只飯穎山一首以為輕甫不知外有沙耶城寄甫一首又有堯祠贈杜補闕一篇安見白之輕甫也

陶詩題甲子之說

宋潛溪日人皆云陶淵明不肯用劉宋年號故編詩但書甲子此悞也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末已時最後丙辰安帝尚存瑯琊王未立安得先棄晉家年號乎其自題甲子者猶之今人編年纂詩初無意見

代宗之說

明有嘉靖已號世宗矣萬歷又追尊景帝日代宗門詩以為悞也代宗即世宗也猶之真宗即元宗也

女狀元之說

俗傳黃崇嘏為女狀元按十國春秋崇嘏本傳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獻詩于邛州刺史周岸岸奇其才薦攝司戶參軍胥吏畏服岸愛其丰采欲以女妻之又獻詩有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之句岸始驚為女子召見詰問乃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已而乞罷歸不知所終今世俗訛稱女狀元者以其獻詩時自稱鄉貢進士故也嚴冬友日徐文長四聲猿劇末一折為女狀元即崇嘏事此俗稱所始

隨園隨筆

卷十七

疲癯之說

今人以殘病為疲癯悞也服虔日丈夫高不滿六尺二寸者為疲癯

今人稱姨母之說

禮稱母之姊妹日從母無姨母之稱詩稱那侯之姨左氏蔡侯稱息媯日吾媯也皆指妻之姊妹而言然朝野翁載狄仁傑為相侯問盧氏堂姨日表弟有何願盧日老姨只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則母之姊妹稱姨唐時已然劉熙釋名母之姊妹日姨

無繼室而稱元配之說

今人書銘混稱元配某夫人悞也按高澄遭太后憂臣

係爲立碑欲題康王元妃之碑張普惠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如而無元字曾大夫稱元妃孟子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禮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

雞口牛後之訛

國策曰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王也從牛之子也顏氏家訓引之以駁雞口之訛然宋言毀雞隨園隨筆

卷十七

王

君苗姓應之訛

楊升菴丹鉛錄因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遂以君苗爲姓應不知瑒與陸氏兄弟相隔百年安得有見兄文自燒筆視之語按陸清河集云登臺賦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是君苗姓崔也

韓文公稱昌黎之訛

日知錄言昌黎地方有五而皆非文公所生之處唐書本傳公鄆州南陽人也公所以自稱昌黎者以遠祖韓

麟魏書稱是昌黎棘城人唐人最重氏族故稱其本宗世望云爾宋元豐七年因之遂封公爲昌黎伯皆非今之昌黎也今之昌黎在永平府金大定二十九年始立本名廣寧契丹之定州俘戶新置者也

歐公爲小姨夫之訛

按宋人詩話歐公兩娶于薛簡肅故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按薛公墓志明載公五女長適張奇次適喬易從次適王拱辰次適歐又次適王拱辰然則爲大小姨夫者拱辰也歐先娶于胥偃續娶于薛公耳

以度支稱戶部之訛

唐戶部尚書下分四屬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倉部四曰金部是度支乃戶部之一屬耳今統稱戶部爲度支誤矣

謝仙火之訛

宋時雷震天慶觀柱有創書謝仙火三字劉貢父引南方賈人客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說殊非按道書謝仙者天雷部中神名火者是其所火也今道家召之亦稱謝仙火誤矣猶如題名者曰某人書書豈其名耶

烹小鮮之訛

老子言治大國若烹小鮮言烹小魚者不事割鱗剖腹意在簡便耳今人誤爲輕易之詞惟宋史呂蒙正告真

宗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者太多陛下宜靜以鎮之此是本義

教官稱廣文之說

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談薛令之為左庶子以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圓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荷上闕干蓋是東宮詹事等官非今之學博也說見宋林洪山家清供

教官稱廣文之說

明皇愛鄭虔之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之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

隨園隨筆

卷十七

南

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始就職是廣文者乃明皇為虔特設之館非今之學官也

鸞遷之說

今人稱遷官曰鸞遷本詩經遷于喬木之義按伐木章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是嚶字不是鸞字嚶乃鳥之鳴聲耳綿蠻黃鳥當是鸞而又無遷喬字樣然唐人有鸞出谷詩題盧正道碑有鴻漸于磐鸞遷于木之文則以嚶為鸞自唐已然

異姦之說

楊氏正韻箋律有異姦之條異音雜將男作女也今男淫為雜姦誤矣

華利稱滿老之說

杜少陵有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按嚴武為給事中年才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日黃門省故云黃閣又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偓曰二閣老不用封勅蓋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今以稱宰相誤矣國史補唐宰相相一日堂老兩省相呼曰閣老

忌偶年入學之說

聞見錄俗有偶年入學之忌云出李繪傳余按北齊書李繪年六歲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勿許繪竊其姊筆續用之遂通急就章傳中所云偶者言偶然以年俗忌約而勿許非忌偶年入學也所云年俗忌恰

隨園隨筆

卷十七

北

不知何忌北史李渾傳言繪家人以偶年俗忌不令入學則偶年之說又似不訛但不知兩書何以不合

生日稱誕日之說

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箋誕大也彌終也按此詩下有八誕字誕置之隘巷誕置之平林云云朱子以誕字為發語之詞今安得以生日為誕日耶

隸書稱八分之說

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楷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誤以八分為隸自歐公集古錄始趙明誠跋大覺寺碑陰云古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韓毅書蓋楷字也

泮水稱學宮之說

戴氏鼠璞泮宮者泮魯水也非學宮也若以泮水為泮水則下文泮林豈是半林况魯頌泮宮詩乃是僖公獻敵演武之所非尙文之地

巡撫稱撫軍之說

撫軍二字見左傳狐突諫晉獻公曰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是太子之職也今稱巡撫為撫軍悞矣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在內司圖書一在外督部刺史皆稱中丞今稱巡撫曰中丞可也

太史稱翰林之說

古之太史今之欽天監也非詞林也故史遷自言近乎

隨園隨筆

卷十七

六

文史星卜之間今之詞林兼古之宮僚禮官著作郎起居郎諸職不得專稱太史此方密之之言余按隋書文帝以史官屬秘書省或因此呼翰林為太史之濫觴歟

門子之說

今稱府縣侍茶者曰門子誤也古稱門子有二而皆非今之門子其一見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以適子代父當門故也其一見左傳襄九年鄭堵氏之亂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國語晉悼公立百官育門子註門子大夫適子也唐書李德裕傳吐蕃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又王智興為徐州門子皆古之門子也今之門子古之縣僮也梁書沈瑒傳縣南

有豪族子弟為患稱召其老者為石頭翁監少者稱縣

僮唐稱左右為都公蓋取子都之義是則今之門子矣

孔安國獻古文尚書遺巫蠱之說

班氏藝文志古文尚書出孔子壁中比今文多十六篇孔安國得之將獻于朝而以巫蠱事起遂止按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巫蠱事起征和元年其時司馬遷傳雖不載遷之卒否而遷之序事至李廣利降匈奴而止則大槩遷卒于征和初而其書已云安國早卒則安國何從遺巫蠱之事耶

樂府之說

樂府者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繳見霍光張

隨園隨筆

卷十七

七

放兩傳甚詳後因京房能知音樂上使韋元成問房于樂府後人因其所采之詩而即名之曰樂府誤矣見律歷志郭茂倩曰漢惠帝時夏侯寬為樂府令武帝乃因之立樂府采詩有因聲而造歌者有因歌而造聲者有有聲有詞者有無聲無詞者

男子稱肅拜凶禮稱稽首之說

沈冠雲與人論九拜書曰肅訓恭恭拜者屈膝拱手下地而但低頭以婦人首飾多或懷孕難下其首故為此拜今人以長揖為肅拜或竟用諸簡牘悞矣荀子曰平衛曰拜揚僚注云平衛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下衛曰稽首王升天臣拜君用之吉拜也今人用之于喪禮



誤矣

省試之說

省試者尚書省之試非鄉試也今之鄉試唐之州試宋之漕試也今稱鄉試為省試誤矣見封氏聞見錄

試帖之說

唐明經先帖文然後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帖其兩端中斷一行試之毛西河以詩賦為試帖誤矣然明經亦有試詩者王貞白有帖經日試官中揣連詩

露布之說

今人以露布為告凱旋之文誤也按後漢書中元元年拜鮑昱為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

隨園隨筆

卷十七

六

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名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徒下書而著姓名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徒也註漢制書顯封尚書令重封惟放牒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云云是露布非專為武功設也後世以武功成為夸耀遂專以露布為奏觀之文魏人笑王肅獲三家村賊亦復虛曳長縑高張繡素是矣或曰春秋元命苞文露沉武露布奏凱之文名露布義取諸此

擬題之說

今舉子于場前揣主司所命題而預作之號曰擬題按宋何承天私造鏡歌十五篇不沿舊曲而以己意咏之

號曰擬題此二字之始今以為士子揣摩之稱誤矣

九錫之說

六經無九錫之說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非九錫也惟漢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土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此二字初見之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曹操因而附會之為六朝禪位之陋習

納采之說

士昏禮所云納采者采擇之義以為采定而可納昏也今訛為采幣之采焉有名未問而先納幣之禮

國子監之說

隨園隨筆

卷十七

九

太學教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周官以師氏保氏教國子皆指公子胄子而言非謂民間之俊秀也然俊秀亦附教于其中漢以前統名太學明帝為四姓小侯立學雖及羣公子而皇子不與焉晉咸寧間始專名國子隋又改學為監後世監中並非國子而猶沿其名悞矣歐陽詹作張博士講禮記最分明曰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太學師長序卿大夫子孫四門師長序八方俊秀其餘師長序天下秀彥

國學稱成均之說

成均者五帝之學見周禮大司樂篇均韻也樂之謂也古以樂教士故稱成均為太學後世無樂可教則成均

之稱悞矣

振濟非賑濟

今之振災本左氏振廩同食之義說文解字云振舉救也今乃悞振為賑說文賑富也故魏都賦云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

笏非手板

隋書禮儀志近世惟八座尚書執笏笏白筆也以紫囊裏之號曰笏葉其餘公卿但執手板是手板非笏也

后妃非太妃

癸辛雜志云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后字作君字解非太妃也古稱夫人不稱后天子夫人稱后始于秦始

隨園隨筆

卷十七

幸

皇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饈以養王及后世子以及內宰女史諸職所稱后字頗多似周制天子之夫人皆稱后而不始于秦矣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此王后者紀季姜也亦天子夫人稱后之証

黃姑非牽牛郎

荆楚歲時記黃姑織女時相見是以黃姑為牛郎也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是黃姑非牛郎矣或云黃姑即河鼓之訛爾雅以河鼓為牽牛

禪謀草創非適野

左氏以禪謀適野而謀則獲于邑則否後儒引之以釋

草創顏師古匡謬正俗駁之云草創者猶三草稿詞令未成之稱安在適野則能于邑則否若然者討論豈尋于文字

晉文公獻狀非獻功狀

晉文公伐曹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日獻狀杜詩謂責其功狀也匡謬正俗亦別為一解云文公過曹曹公欲觀其駢晉浴薄而觀之文公深恥之故當乘勝之時而嗤弄之日今我之來獻駢晉之容狀猶云拜賜之師云爾

家譜非信書

顏師古曰今代草茅末學之人多好妄撰家譜有云黃

隨園隨筆

卷十七

幸

帝時為御史大夫周宣王時為丞相黃帝周宣時無此官名陳留風俗傳自稱園公之後園公為惠帝時司徒漢書只有園公並無園公其時並不置司徒歐公為族語序世系論以下僅五世而已問三百年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業已十八世蘇氏為族譜序世系訣居蜀之長史而遠追陸終昆吾之渺茫是皆可笑也不知古時民不散處胙土受民左傳所云翼九宗五正分魯六族分衛七族分晉懷姓九宗分宋周之東遷七姓從堯公劉詩曰君之宗之蓋皆封建之國族未分故耳後人鑿空為譜欲一以窮之難矣哉

旁生者非客

左氏季孫飲大夫酒城孫紇為客國語南容敬叔飲酒  
路堵父為客註云席之正面者為客然則今之飲酒而  
秀坐者皆非客矣

答拜非交拜

通典王渾刺徐州納鄆顏氏交拜畢王將答拜觀者  
曰新婦州民無容答拜是答拜非交拜也朱子赴省試  
眾人拜知舉畢使者唱云知舉答拜方拜二拜見金墨  
子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非想當然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稱臯陶曰殺之三堯日宥之三  
歐公問所出典曰想當然此東坡暗用戴記而一時妄

隨園隨筆

卷十七

三

對也按戴記文王世子公族有罪公曰宥之有司曰在  
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  
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此東坡三宥三殺之藍本也惟  
坐實堯與臯陶身上則是想當然耳

博雅非博學

人以博雅為博學之稱按三國志諸葛亮辟廣漢姚伉  
為掾伯好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于進人  
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乃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  
用可謂博雅矣是博雅二字非博學之稱也

奄人非官刑

鄭康成注奄人謂精氣閉藏者蓋天奄之謂非官刑也

後漢書樂巴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後陽氣通暢  
自上乞退擢拜郎中若已受官刑陽氣何能通暢乎

執牛耳非尊

今人盟會以執牛耳為尊者之事蓋本左傳定公八年  
晉師將盟衛侯于剡澤衛人請執牛耳注盟禮尊者執  
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為當執牛耳也  
按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問高柴曰諸侯  
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  
衛石碚武伯曰然則彘也註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  
國執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是執牛耳非一  
定尊者之事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七

三

長樂老人非作行樂解

長樂者地名也馮道瀛州景城人景城有長樂縣故自  
號長樂老人非時長行樂之謂北齊段韶封長樂郡公  
此其証矣

子婿非子姪

子婿者子之婿猶言女夫也非人子之子也論語以其  
子妻之古人稱女亦曰子至于半子之稱始見新唐書  
回紇傳

歸寧非禮

殺梁以諸侯妻歸寧為非禮蓋引婦人既嫁不踰境之  
說也 本朝惠碩溪先生頗主其說

道學傳非儒家名

唐馬樞有道學傳二十卷皆載列代神仙之事如列仙傳之類元脫脫宋史撰道學傳以尊程朱誤矣

董秦非李忠臣

盧仝月館詩有官爵及董秦之句後人疑董秦來降唐之後賜名李忠臣盧仝不應直詆也按仝所指者倖進之臣董偃秦官也非李忠臣也此說見西溪叢語

兄弟非昆弟

錢辛杞云禮經稱昆弟者今人所謂兄弟也稱兄弟者今人所謂親戚也傳云小功以下為兄弟蓋兼同異姓而言不論行輩也會子問壻已蓋致命女氏曰有父母

隨園隨筆

卷十七

書

之喪不得嗣為兄弟註云壻子女之父母有總服故謂之兄弟婚禮壻見主婦主婦闔門立于左扉註云兄弟之道得相親也是翁婿異姓又非行輩皆統謂之兄弟

匆匆不及艸書非今之艸字

是齋日記云古人稱匆匆不及艸書者乃起艸稿之艸言匆匆故不及先起艸稿也若今之行艸乃正是匆匆所書有何不暇之有

東宮非專指太子所居

劉向傳依東宮之尊顏注東宮太后所居長信宮在未央宮之東故也今專稱太子為東宮取震為長男之義似忘漢書本文

智囊非美稱

戰國樞里子癭而多智杜預亦癭而多智稱囊者以其頭有癭故也今稱有謀者為智囊似乎習而不察然司馬昭稱桓範智囊在矣向在杜預之先

阜陶謨無教二字乃無教之訛

漢書王嘉傳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顏師古注曰此虞書阜陶謨之辭也言有國者不可教慢逸欲但當戒懼為政也教音教今本乃作無教蓋教字與教學字相似而誤寫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逸欲試思有教以逸欲之理乎未免費解自以從漢書作無教為是說見焦氏筆乘

隨園隨筆

卷十七

書

論語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字即人字

焦氏筆乘云豐道生謂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字非仁義之仁也應是人字與非有人焉之仁字相同蓋古寫人字作人後因改篆為隸遂訛為仁耳此論近是周青原申其說曰此處仁字若作仁義之仁解孝弟是為仁之本豈為仁不過是孝弟之末耶于理未足莫若作人字解孝弟是為人之本最為切當况首節其為人

范文正公麥舟助人之訛

也孝弟句原以為人發端末句仍以為人作結首尾恰相呼應而本之一字愈覺如畫龍點睛矣

運麥舟助之按公年譜天聖五年純仁生景祐二年公知開封純仁方九歲安得遽以麥舟助人石曼卿三世仕官亦非貧窘不能舉喪者如有之歐公志范石二公墓如此盛德事不訾何耶

蔡雍無子之說

相傳蔡雍有女而無子以書籍盡交文姬按晉書羊祜為蔡雍外甥以爵讓其舅子蔡襲是襲乃雍之子也又蔡充別傳祖睦雍孫也司徒謨為充之子是雍未嘗無後也

隨園隨筆

卷十七

三

隨園隨筆卷十八

錢塘袁枚子才

辨訛類下

布帆無恙之訛

今人贈遠輒曰布帆無恙按晉書顧愷之傳嘗因假還殷仲堪借以布帆至被豕遺風愷之與殷書云地名破豕真破豕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是謂帆無恙非謂人無恙也

漢文短喪之訛

羊祜曰漢文除三年喪毀禮傷義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皆罪文帝而大謬者按文帝謙仁不欲

隨園隨筆

卷十八

十

以身後煩吏民服喪故以日易月遺詔甚明胡寅謂遺詔所諭吏民耳太子豈吏民哉而景帝冒用此文自短三年之制其過在景帝不在文帝也劉貢父云漢文哀詔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自崩至葬已百餘日如未葬則服不除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証也說者遂以日易月而不過計葬之日月皆大謬也顏師古曰文帝哀詔所云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緘七日者皆自率已意而為之非有取于周禮也三年之喪止二十七月無三十六月之文烏得有以日易月之說哉况緘者禫也禫無七月之說緘安得有七日哉

魯無篡弑之說

相傳齊有篡弑之臣魯無篡弑之臣為周公所先知然伯禽之孫濩弑幽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其他羽父弑隱圉人賊般見左傳者更不一而足

贈策之說

焦弱侯筆乘云繞朝所贈之策方策也李白詩云臨行贈汝繞朝鞭以策為鞭悞矣

下屬稱卑職之說

元文類陳天祥奏盧世榮姦邪日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料又河渠志泰定四年御史臺言都水監立南北橋各濶九尺二百料下船梁頭八尺

隨園隨筆

卷十八

十一

五寸可以入牖愚民嗜利無限改造添倉長船至百十尺計五六百料入至牖內不能回轉今卑職至真州問造船頭稱過牖梁頭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由是參詳宜于牖岸立石則驗其長短云云是卑職者乃臣下對君之稱非所宜稱于上官也

余忠宣公之說

適金元史于人姓名字少者合姓名以書之字多者則書名而後以姓書于下後人不知其故但摘取其名之第一字為姓如稱唐元余闕為余忠宣公謬矣或以余為余之訛應讀蛇則升菴先生固已辨之古無余字錢辛楣云唐元即西夏也其人往往有姓與他部落不全

忠宣姓余無明証然宋濂已稱之矣

韓文公服金石之說

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為証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之痛詆金石見李虛中諸人墓志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秦良玉拔刀斷袖之說

竹垞詩話曰野紀秦良玉征播州立功有男妾數十人李長祥為辨証云綿州知州陸遜之按營時良玉冠帶佩刀出見酒數巡遜之誤曳其袖良玉取佩刀斷之其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三

嚴潔如此汪太史韓門駁之云良玉征播乃萬曆二十七年事陸遜之按營乃崇禎十三年事相隔四十二年征播時良玉年必在二十左右又四十年則已六十餘歲人矣何嫌之避而必以刀斷袖為帥領兵豈得旁無男子如二申野錄蠻司合志等書証以男妾豈所謂知人論世者乎

鄧通謂賈生之說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王伯厚以為史無此語按此語本風俗通應劭風俗通義云賈生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生為長沙太傅云云此誤也鄧自黃頭郎至為上大夫漢書雖不

載其年月而其寄死人家則在景帝時其顯貴應在文帝末年而賈生自文帝初立即因廷尉吳公之言召為博士遷大中大夫文帝十一年梁王薨十二年誼卒卒後四年帝思誼言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此是十六年五月事又十一年文帝崩想鄧通尊顯必在此十一年間則賈生之死久矣安得有鄧通之語哉此說本于汪師韓先生

昌黎輕崔羣之說

韋約嘉話錄有云韓十八愈輕薄謂李程曰崔同年羣真聰明往還二十年不曾說着文章蓋輕之云云按韓集中與崔書極其欽服有輝光日新之語詩則有和崔

隨園隨筆

卷十八

四

舍人咏月二十韵游青龍寺贈崔補闕等作歐陽詹哀詞獨書一通與崔羣投贈如此豈得謂不說及文章乎

梁山泊之說

俗傳宋江三十六人據梁山泊此悞也按徽宗本紀侯蒙張叔夜兩傳紀江事者並無據梁山泊之說惟蒲宗孟傳言梁山濼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必斷其足盜賊哀止而所殺甚多孫公談圃云蒲宗孟知鄆州有盜黃麻而依梁山濼為患云云此是神宗時事與宋江之起事宣和者已相隔數十年矣

學宮祀文昌魁星之說

學宮之祀文昌魁星非禮也明宏治時有折毀之令未

及施行按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此不過浮稱之詞並非實指星象史記云斗魁戴筐六星文昌宮是則兼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諸星而合成一宮其義取諸宮室非主文學也故漢之尙書省比之文昌天府魏之正殿曰文昌殿唐人或以命名如段成式張籍俱號文昌宋人以之名書龐元英在尙書省記所見問號文昌雜錄道家不知二字之解妄以文為文昌昌為昌盛又不知司命不過六星之一而謂文昌獨司文人之命又附會以為即詩之張仲孝友再轉為梓潼神張惡子李義山張惡子廟詩有如意贈姚萇之句蓋本成都志也志稱張惡子生於越雋見靈于姚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五

萇萇為立廟唐僖宗入蜀神于霧中迎謁僖宗脫佩劍贈之王鐸蕭遘有詩刊石王氏見聞記謂文昌生於晉時張氏跨驢棲蜀之梓潼又化蛇裂石以壓五丁王夔州委宛餘編云文昌黃帝之子名軍始造弦再攝醫官服事周公投胎于張無忌家生仲為幽王所醜化為趙王如意作蛇報讐啖呂產之後身沉其一縣今所謂陷河是也又以文昌宮在北斗魁上別為南斗遂以魁與文昌並祀不知北斗七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有魁有杓是魁非一星之名說文魁羹斗也原涉傳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甘氏星經所謂八魁七星者在北落東南乃主獸之官與文學無與也日知

錄辨魁乃奎之訛則史記天文志奎曰封豕為溝瀆一曰天豕主武庫尤于文學無與矣所以訛者林靈素以東坡為奎宿路史云蒼頡觀奎星圖曲之形而造字大槩奎星主文之說自宋始耳

張騫乘槎之訛

杜詩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此沿世俗所傳張騫乘槎事也然宋之問詩云還將織女支機石重訪成都賣卜人是明用荆楚歲時記織女教問嚴君平事矣獨不知君平為王莽時人張騫乃武帝時人相去將及百年乎

郢曲之訛

今人稱曲之高者曰郢曲此誤也宋玉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又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是郢之人能和下曲而不能和妙曲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不亦訛乎

竹箭之訛

沈存中曰古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蓋二物也今采竹以為矢混而一之誤矣

奚斯作魯頌之訛

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作廟非作頌也王延壽靈光殿賦云奚斯頌信歌其露寢悞矣顏師古

隨園隨筆

卷十八

六

曾駁正之

流離之訛瑣尾之訛

毛詩流離之子鄭註流離鳥名也今訛以為離散之詞猶之狼狽獸名也今訛以為困頓之詞瑣尾二字鄭箋美好也今亦訛為困頓之詞

盤庚改國號之訛

書稱盤庚遷于殷不聞改國號曰殷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契始封商盤庚遷殷遂為天下號亦云天下稱之猶之魏都梁稱梁王韓都鄭稱鄭王云爾非云盤庚自稱也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國號稱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又稱商非至盤庚才稱殷也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七

惟金履祥通鑑竟直書盤庚改國號曰殷悞矣武丁在盤庚三傳以後作說命尚曰有商商頌那烈祖長發俱稱商武王伐紂必曰商王受曰商郊曰來自商父師之命亦曰商共有灾商其淪喪俱不稱殷也其見于詩者曰自彼殷商曰谷女殷商則將二字雙言之猶言蜀漢云爾其非盤庚改號也明矣或曰盤庚中篇有殷降大虐之詞何也曰爾雅殷中也承古我前后而言孔傳作殷家解蔡沈註非之是矣

未下鹽豉之訛

陸機云千里薄羹末下鹽豉末下者地名也故舉食物以答人之問東坡詩肯將鹽豉下薄羹是以末下為未



下也悞矣嚴道甫曰千里湖名即石白湖末下即秣陵也揚誠齋向人乞配鹽菽人不解乃檢禮部韵畧跋下注云配鹽幽菽也見說文

商金銀之訛

今骨董家銅器有鑲金銀者號稱商金商銀商之為言鶴也鄭箋所謂鶴金飾貌是也乃嵌鑲之義

黃花之訛

張翰詩黃花若散金菜花也故通首皆言春景宋真宗出此題而舉子悞以為菊乃被黜

古人自序家世之訛

揚子雲自序以晉之食采于揚者為氏因為宗謂揚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人

侯以晉六卿之偏故逃于楚與左氏遂滅羊舌氏之說

不合故顏監譏其乖謬魏收自序魏無知傳子均均子

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是悅乃無知五世孫也而云

李孝伯以女妻之孝伯在太武之世隔漢初五百餘年

矣天下豈有以百年為一世者乎白居易自序以春秋

白公勝為祖以白乙丙為宗不知考左氏白乙丙乃魯

僖公時人白公勝乃魯哀公時人相隔二百年矣豈有

宗乃在前祖反生後者乎班孟堅遠引闕穀於菟沈休

文遠引實沈臺駘恐與熊安生之認熊光郭崇韜之哭

子儀均不免于附會

司業之訛

業者拘虞也大板也學中不奏樂則司業之名悞矣近世給事中不可官監司馬不掌兵太常寺不掌音樂皆此類也朱子居喪好讀書人譏之以為大功廢業朱子曰業大板也廢業者謂不聽樂之謂非不讀書也

量移之訛

唐人遠方遇赦得改近地號曰量移白香山詩曰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開元二十七年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今以稱陞遷悞矣

唐人詩用昭陽之訛

唐耿緯長門怨云聞道昭陽宴楊衡云望斷昭陽信不來劉媛云愁心和雨到昭陽按昭陽為成帝時趙氏姊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九

妹所居與武帝之陳后長門無涉

今人稱太翁之訛

太翁者曾孫稱祖之名南史齊高帝鋪白鬚昭業五歲侍側問我誰也曰太翁帝曰安有為人作曾祖而猶鑿

白者乎今人稱人父為太翁誤矣

今人稱三教之訛

白虎通王者設三教何也將欲反正道也三正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授夏尚忠其失野救野以敬殷尚質其失鬼救之以文周尚文文失薄救之以忠此三教也今以儒釋道為三教悞矣

稱婿為布袋之訛

今俗稱女婿為布袋按孫氏日抄云宋馮布贅于外舅孫慶家孫家有車轍日命布代之俗遂訛婿為布袋

子貴稱封君之訛

史記平準書封君皆仰首仰給又命封君以下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牧馬易林多獲得福富于封君此皆謂身有封邑之君若公侯是也今以子貴應受封而稱悞矣

短褐之訛

史記秦本紀寒者利短褐貢禹傳短褐不完玉篇短音豎敝衣襦也今通言短褐悞矣然揚子方言襜褕自關而西其短者謂之短褐則言短褐未為不可

隨園隨筆

卷十八

十

星士稱算命之訛

漢書律厯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注云逸書也言王者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今以星士推年庚為算命悞矣

火頭之訛

南史何承天傳東方朔發憤于侏儒遂與火頭倉子稟賜不殊此火頭指執炊者而言俗稱失火之家為火頭悞矣

堪輿之訛

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揚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注云堪輿天地總名也又引淮南子許慎注曰

堪天道也與地道也周禮疏引堪輿經黃帝問天老聃似言厯象之書史記日者傳以堪輿為占家之一是堪輿非形家言也今稱看地理者曰堪輿悞矣

刑天之訛

山海經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為目而舞干戚按顏師古等慈寺碑云念刑天之魂久淪長夜是天字非天字

入國見小君之訛

朱子註子見南子云大夫入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說並無証據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儀禮大夫聘于同姓之國

隨園隨筆

卷十八

十一

惟左氏莊公三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此見小君之禮然亦只言本國大夫耳

西京無太學之訛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吳仁傑曰太學始于元朔二年儒林傳詔太常置博士弟子董仲舒對策願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文翁傳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鮑宣傳宣坐閉拒使者下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播太學為訟其寃安得云西京無太學余按荀悅漢記亦云武帝始建太學成帝時或言孔子布衣養弟子三千人今天子太學何乃不如布衣是亦西京有太學之証晉灼所云因漢時習射者多詣曲臺行禮故疑有曲臺而無

太學耳

程嬰匿趙孤之說

洪容齋隨筆春秋成公八年書殺趙同趙括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僅二年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攷之則是景公卒後厲公立八年悼公又立五年矣其乖妄如是

趙註醜類之說

孟子西子蒙不潔章註惡人醜類者趙氏必本是醜類以形近而訛為類

朝奉之說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三

今新安人呼持錢人為朝奉悞也宋太宗改唐朝議郎為朝奉郎蘇魏公平生薦人最多惟孟安朝奉歲以雙井一瓮為餉見宋稗類抄

內閣中書之說

阮亭筆記曰唐宋以來中書省為宰相之署今內閣中書舍人尚沿古中書舍人之舊名官銜應稱中書舍人每見鄉會試錄列銜止云內閣中書則是以古署名為官稱矣

參官之說

俗以劾官為參官按玉篇參相謁也故國策曰臣之義不參拜是也又韻會三相參為參伍相伍為伍故左傳

自參以上周禮設其參皆謂三相參也官名參軍參謀參知政事皆此義也因古人劾去一官必相參謀而後劾之今遂去一劾字單用參字訛矣以三相參為參而曰特參則又訛中之訛矣

三多稱祝之說

莊子天地篇華封人祝堯曰使聖人富使聖人壽使聖人多男多果方有三多之文堯辭之則曰多富多事多壽多辱多男多果方有三多之文是三多非吉語也安得以之稱祝耶

弟子稱高足之說

今人稱人弟子為貴高足本世說新語鄭康成在馬融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三

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言融不能親教使高弟傳授之耳然顏師古注高祖本紀云凡乘傳者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是為高足二字在漢時以名馬而竟以之稱弟子世說允誤矣

印章稱圖書之說

都穆聽雨記談云前代有某氏圖書之記蓋以識圖書書籍也今刻私印亦曰圖書悞矣金天會三年得宋內府圖書之印疑後人悞稱私印而以為圖書之始王制圭璧金璋正義云玉氏以為用金為印璋今人只作印章字

哀詞非可用之于平輩

晉摯仲洽曰凡作哀詞者皆施于童孺夭折不以壽終之人非平交所可用况尊長乎

左氏萬者二人之說

周林汲太史云左氏昭二十五年萬者二人當作二八魯自隱公考仲子之宮始用六羽其羣公之廟必皆用六佾可知季氏卿也舞用四佾今又取襄廟四佾而為佾故惟有二八在鄭賈晉悼公女樂二八而悼公分一人以賜魏絳秦之遺戎王亦以女樂二八是知樂不分雅俗皆以八人為佾也

左氏賦一鼓鐵之說

隨園隨筆

卷十八

古

鐵當作鍾鍾鼓皆量名一乃齊壹之義毀其不齊者更鑄以給焉又取其餘以為鑄刑鼎之用也古人鑄鼎用銅不用鐵杜氏乃云鼓為鼓橐之鼓凡鑄鐘鼎誰非鼓橐者耶此亦林汲太史之說

焦山周鼎西湖壽亭侯印靈谷寺景陽鐘之說

予過焦山觀周鼎篆文軟弱綠沁浮黠信其必非三代物也相傳真鼎被嚴世蕃取去而以贗者易之其信然歟西湖闔帝廟壽亭侯印乃龜頭耳非印也四方中空為古飾車之物今陝中出土者動以百計玉質粗惡價亦不貴不知何時何人偽刻壽亭侯印四字其上按容齋五筆叙壽亭侯印共有三處一得之于洞庭漁者

有一紐四環存荆門玉泉關廟中一得之于復州寶相院大樹下環背俱有文稱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雷在藏庫一邵州守黃叔啟買一紐于郡人張氏其文正同而無系環容齋以為皆偽物也漢壽乃蜀地名即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其大又比他漢印倍之可疑也宋之三印尚偽况湖廟物耶相傳金陵靈谷寺有景陽鐘子往視之書至正七年年號可發一笑

伯夷叩馬之說

王荆公有伯夷論明王直有夷齊十辨皆痛駁叩馬之說最為明快然皆以意斷非考實也余按呂氏春秋載伯夷就養于文王行至岐陽而文王歿武王使叔旦盟

隨園隨筆

卷十八

古

膠鬲于四內使召公盟微子于其頭奉以桑林私以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于其頭之下夷齊聞而笑之乃鐵于首陽此一段可証史記之非宋吳仁傑謂夷齊諫武王遷鼎非諫伐商引左氏臧僖伯之言為証亦殊有理須知左傳呂覽俱在史記之前

賢昆玉之說

梁史王銓與弟錫孝行齊名人曰銓錫二王金昆玉友昆指兄友指弟也今稱人兄弟曰賢昆玉似有脫誤

恭王妃通小吏牛金之說

綱鑑有恭王妃通小吏牛金生元帝之說按晉書元帝紀初元石罽有牛繼馬後之說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

禮貯酒帝先飲佳者以鳩酒毒其將牛金而恭王如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綱鑑以通妃者即牛金悞矣此事凍水通鑑本不載載晉史贊中

曹娥傳婆娑神之說

後漢書孝女曹娥傳云娥父曹盱為巫祝五月五日子縣江迎婆娑神溺死云云按邯鄲淳曹娥碑文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云云是盱所迎之神為伍君其曰婆娑樂神婆娑舞貌也范氏乃以婆娑為神號豈不真欺邯鄲氏碑文在范史之前范氏想亦據碑作史特未審諦耳此一條周書原舍人所言

隨園隨筆

卷十八

六

孝女叔先雄之說

後漢書孝女叔先雄姓名俱誤按常璩華陽國志稱先尼和之女絡句符縣名人又曰淑媛則有吳幾先絡等水經注引益部耆舊傳蜀中諺曰符有先絡樊道有張帛蓋此女姓先名絡也何義門謂女而名雄無義理蓋絡與維相似維乃維之說也范史稱叔先雄始沿干寶神記之誤按搜神記稱健為叔先泥和其女雄以叔先為複姓廣韻注遂謂叔先複姓皆沿誤耳又按常氏所稱符縣即今合江縣常氏以趙魏先周為江陽著姓四川志合江有先氏巖為唐時神童先汪讀書處蜀中未有叔先複姓之人也周學紀聞以叔先雄為光緒光

與先相似終與絡相似亦係先絡之訛此一係吳公省欽督學蜀中所記

媼母非世母

禮期表章明言世父母叔父母世父母者伯父伯母也叔父母者叔父叔母也匡謬正俗以媼為世母之切音何也

別字非古

別字乃可有可無之稱黃東發言史衛王子弟與趙制直子弟徜徉東園無可矯作乃制造雲麓十洲等字以自夸皆執務習氣不可為訓今并其某菴某齋而再易為某翁某老則尤悖矣稊記附于殤稱陽童某甫此死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七

者不祥之稱姜西溟答馮元公書亦言之甚詳

細君非妻

方朔傳有歸遺細君之說至今人以為妻之通稱按顏注細君方朔妻名西域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又東漢崇字細君又光武時劉植弟亦名款字細君

天非童孺

古者死非正命皆謂之夭漢書龔勝七十九歲避王莽之名不食死老父來哭曰嗟哉龔生夭其天年幸孔議晉獻公曰君子失心鮮不夭昏養生經天老語黃帝曰下壽八十不及此者皆謂之夭

羊后非羊祐女

世相傳晉惠帝后羊氏失節劉曜為太傅蓋按晉書羊后父羊元之並非祐也

伏獵侍郎似悞而非悞

李林甫寫伏臘為伏獵人多笑之按風俗通云臘者獵也言獵禽以祭也則林甫不為訛矣玉燭寶冊云臘祭祖蜡祭百神

女媧非女

司馬貞註史記三王本紀云女媧以男子為帝代伏羲而與非女也

今志書非古志書

隨園隨筆

卷十八

六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似乎志書所自起然古人稱志甚多而皆非若今之府志縣志也左氏狼臆曰周志有之史駢曰吾聞前志有之季文子稱史佚之志鄭子皮稱仲虺之志此不過記言記事之書即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之傳耳班固漢書有地理志溝洫志為史中一體與表傳分列此則今郡縣志書之濫觴

媵非妾

伊尹為夏之媵臣左氏秦執井伯以媵秦穆姬戴氏鼠璞以為媵者今之送親者也非妾也

提封非隄封

凡言提封者謂提舉封疆大數以為率耳後人不曉誤提為隄隄防之隄丁奚反今誤讀為大奚反此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繼室非繼娶

古繼室非續娶乃側室之稱即姊妹也長妾也若繼室為續娶則曾隱公當立之至矣齊景公使晏子請繼室于晉以為續娶然少妾在晉本非夫人但有寵耳猶之側室乃嫡子以外之眾子雖嫡母所生亦側室也故師服曰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

紫荷非荷苞

紫荷者以紫為袂囊服外加于左肩周禮云是周公負成王之服一名契囊見張晏註丙吉傳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袂囊綴之朝服外呼曰紫荷以盛奏章是紫荷非今荷苞矣惟三國志所云曹操好佩小鞶囊及手巾細物文獻通考云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謂之旁囊此則今之荷包矣宋吳舍人謝啟云紅藥翻階紫荷持藥劉偉明詩曰西清寓直荷為囊左蜀宣風繡作衣皆用南史劉杳傳事而與荷包無涉

廁非溷

漢書註廁為溷程氏演繁露以為在兩物之間名廁漢文帝居灞上臨廁使慎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故豫讓報仇入襄子之廁買姬如廁皆非溷也

世婦非妃

魏了翁古今考稱二十七世婦者乃先世御女之老而無子者命之在宮中掌事不在進御之列九嬪九御五日一見王后無夕不見五日一洗沐則一嬪與其御進四十九日而九嬪九御見畢其說似與康成異又李氏稌記云士大夫之婦未受命曰內子既受命曰世婦

冠氈非鳥

顏師古匡謬正俗云逸禮記知天者冠氈氈鳥知天鄭子華好聚氈冠蓋喜觀天文而聚術士也故誘而殺之非左氏所云服之不衷也後漢輿服志云知天者冠述述通天冠前展筒也氈音聿亦有述音

隨園隨筆

卷十八

羊

牛衣非牛

王章與妻卧牛衣中牛衣師古註以亂麻為之號龍具非牛皮也

羊車非羊

鄭註周禮羊車善車也若今定張車非羊所牽也大車為栢車小車為羊車然晉宮人以鹽汁洒地竹葉引羊則明是羊所駕之車矣隋書禮儀志煬帝置羊車小吏駕果下馬其小如羊是又以馬為羊也晉羊琇乘羊車為司隸劉毅所劾

楚歌非楚

如淳註楚歌雜鳴歌也非楚人所歌也然高帝謂戚天

人若為吾楚歌吾為若楚舞明是楚人之歌矣

阿堵非錢寧馨非佳軒渠非笑

王衍不名錢謂妻曰將去阿堵阿堵者猶云這物也山濤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馨者猶云那樣也荀子訓傳兒見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軒渠者開懷暢適之態非笑也今人皆誤用

龍陽君鄭櫻桃俱非男寵

國策鮑註龍陽君幸臣也吳師道正之曰是幸姬非幸臣也前魚者即易經宮人貫魚之義魏王令曰敢進美人者族幸臣無進理美人之稱非幸姬而何不得以楚之安陵為比崔鴻十六國春秋半襲晉書載記中語獨

隨園隨筆

卷十八

羊

鄭櫻桃則云是鄭世達家女姬石虎惑之有專房之寵與載記云櫻桃是男寵不合

隨非走色絲非絕導非導官之導

隋文帝惡隨字為走故改為隋不知隨字從辵是安步改隨字隋乃裂肉也自取不祥蔡邕以色絲為絕不知絕字系旁為刀刀下為巴音節非色也顏之推笑許純備解導字為禾則相如封禪文導一莖六穗于庖下當云麟雙貉其抵之獸不成文義故之推解導為導官之導作擇字解不知此亦非也相如之意如許氏說以云禾即則有一莖六穗于庖矣以言犧耶則有雙貉其抵之獸矣徐楚金說文繫傳解之最明

反文內

莫愁非女

宋曾三異云莫愁乃古男子神仙隱逸者流非女子也見劉向列仙傳楚之石城有莫愁石象男子衣冠甚偉一金非一兩

今人以一金為一兩非也按國策公孫開使人操十金卜于市高誘註二十兩為一金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

一疋非一端

今人以一疋為一端悞矣按左氏註幣二端為一兩二兩為一疋曾子問注丈八尺為一端周禮媒氏入幣純帛母過五兩註五兩十端也所云兩者取匹偶之義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三

南向非尊

古人以東向為尊鴻門宴項王東向坐亞父南向坐郭隗謂燕昭王曰今王將東向坐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廁役之才至田蚡以為漢相尊自坐東向而令其兄坐南向韓信得廣武君令東向坐而已西向事之至于南向者是聽治則然非以為尊故孔子廟像漢晉皆東向開元二十七年始遷神于南面宋程師孟使遠遼主命席迎者南向涿州官西向使師孟東向師孟以為卑力爭之自日中以至于夕悞矣

免非服

鄭注祖免以布廣一寸從頂而前交于額又向後繞于

髻也程氏演繁露以為免者解除之義吉冠也蓋即免冠之免曲禮曰冠母免勞母祖正是袒免之義又記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男子免而婦人髮是始死未成喪之服哀踊則必袒袒則必免非別有免之制也

王媪非名

王媪媪官也媪之稱非昭君之名見辨古錄

妣已非名

匡謬正俗云妣者妣號也已者干支甲乙之稱稱已者當是妣位第六人也

孫贖衛輒非名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三

贖刑也孫子為龐涓所刑因以為名輒兩足不能相過也齊謂之棊衛謂之輒見穀梁衛輒乃震公之兄左傳作棊非出公輒也

丁外人非名

漢書丁外人外人者蓋公主所私之外夫猶云高帝外婦是也非其名也

笙歌非樂

魏書禮志曰徒歌曰謠徒吹曰和此音而樂之及于干戚羽毛謂之樂然則素琴以示終笙歌以告哀不可謂之樂也宋王勣傳遭欽聖之喪猶召樂妓舞而不歌號曰啞樂尤悖



自號愚魯拙鈍之非

元儒劉因曰近世士大夫好以愚拙魯鈍人所不足之詞以自號彼其人非真有是也亦非謙也彼蓋持老氏之說以為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則擇而取之要亦歸于自利而已先生此說刺許魯齋也

阿奴非周謨小字

晉書列女傳周嵩謂母曰伯仁志大才短非自全之道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按周顛傳弟嵩醉以燭投嵩嵩不以為忤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夫嵩謂謨為阿奴顛謂嵩亦云阿奴豈有二人共一小字之理蓋阿奴者尊長呼卑幼愛憐之詞也齊高帝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五

臨崩執鬱林王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又鬱林王將殺楊珉之謂何如曰阿奴暫去又麥鐵杖將度遼謂其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云云皆以尊臨卑泛稱男女非周謨小字也

以賞作官非捐納

司馬相如以賞為郎顏師古註以家賞多得拜為郎非取其賞而予以郎也張釋之以賞為騎郎如淳曰漢注賞五百萬得為常侍郎非取其五百萬而予以騎郎也韓維真曰司馬相如入賞為郎自是入賞而後予官非上之人因其家賞多而憑空拜為郎也設如顏師古所註則相如同時之卓王孫及茂陵三輔諸富人家賞百

萬過于相如者多矣不問漢廷授之一秩一官者何耶而卜式之流亦何待入賞助邊而後問其肯為官耶要之詔民入粟拜爵漢文十二年春三月已著為令矣司馬相如之入賞自是遺例捐納如淳所註恐亦支離

百姓非黎民

堯典平章百姓古注百姓百官族姓也下云黎民於變乃是民耳黃帝之子得姓者才十三人黎民安得有姓乎

呂翁非呂洞賓

王弼州云真仙通鑑純陽傳不當入盧生事盧生所遇呂翁開元間事純陽尚未生也按宋史陳搏傳關西人

隨園隨筆

卷十八

五

呂洞賓有劍術百歲童顏厲氏宋詩紀事考是唐德宗朝呂渭之孫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黃巢亂隱居終南山時至陳搏之室引避暑錄蒙齋筆談諸書為據然則洞賓與盧生所遇之呂翁相隔百餘年矣

司命非竈神

道家稱竈神為東厨司命此悞也按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康成以為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漢制掌之荆巫應邵云刻木長尺三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則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屈平作九歌分而為二有少司命大司命之稱其非竈神明矣竈神始見周禮注顧頌氏有子曰黎祀為竈神

隨園隨筆卷十九

錢塘袁枚子才

存疑類

歐公疑繫詞

歐公疑繫詞非聖人所作自知其說之忤眾故同時得一廖稱所見相合喜不自禁酌中志載劉若愚稱先師陳矩有遺書一卷說周公作繫詞始于孔穎達其實文王作之與周公無涉也所見亦奇

王栢疑三百篇

元儒王栢疑三百篇為後人偽作非三代以上之詩宋大中博士沈明進新毛詩四章表云關雎言后妃不

隨園隨筆 卷十九

可為三百之首故別選堯舜詩二章取虞人箴為禹詩文王篇為文王詩是翻孔子之案也而朝廷嘉之可發一笑唐劉迅作六說繼六經取漢詔以擬尚書取房中歌臨春樂以擬雅取白頭吟巴渝歌以擬風

王伯厚疑尸

祭之有尸散見于毛詩三禮者不一而足獨王伯厚以為尸乃夷禮也引隋書蠻夷傳巴梁間以尸祭為証

鄭夾祿疑諡

諡之有美惡左氏載楚共王臨死而請楚成王勿諡而爭孟子言雖孝子慈孫百世勿能改獨鄭夾祿以為凡諡皆美詞也名且諱之而寧忍揭其惡乎靈之為言昭

也厲之為言武也幽之為言傷也皆美詞也引子溫而厲為証

經傳二疑

羅氏議遺馭戴禮夢齡之說曰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若以與三之設計之當是四歲生武王斷無此理洪容齋駁衛宣公殺伋之說曰宣公立于魯隱四年卒于桓十二年任位才十九年耳子伋娶婦年當十五六娶而奪之生壽及初不過十歲以下見焉能竊旌越境以代兄死耶

楊妃洗兒錢之疑

楊妃私祿山洗兒錢之說新好唐書所無通鑑采唐人

隨園隨筆 卷十九

小說以入通鑑殊為可笑余前已辨之詳矣後閱李義山西郊百韻詩有皇子棄不乳椒房抱老渾之句天寶中進士鄭嵎津陽門詩亦有祿兒此日侍御側繡羽祿衣日肩頰之語豈當時天下人怨毒楊氏故有此語耶

孔子夫人元官氏之疑

闕里志孔子夫人元官氏相傳人矣獨韓勅禮器碑以為元官氏未知何所据

金海陵疑配天

大金國志太常寺卿翟永固將廟祭請海陵始祖之號誓以配天海陵怒曰至尊莫如天而以祖配之祖有神靈其心安乎杖永固二十金史太常卿翟永固出試題

尊祖配天賦海陵曰我祖當日在位祭天拜乎曰拜豈有生則下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曰古有之曰然則桀紂所為亦欲我為耶杖之二十

喪三十六月之疑

毛西河以三年之喪為三十六月作議數千言殊乖禮經二十五月而畢之義然漢書翟方進傳方進自以漢相不敢違朝廷法故以日易月而以三十六日易服似當時原有此說春秋魯宣公時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而其主猶在寢可見不止二十七月也魯文公三年作僖公主公羊註言文公欲亂聖人之制服三十六月是春秋時早有三十六月之說唐張柬之傳有駁王元隨園隨筆

卷十九

三

感三十六月議一篇言之雖詳而終有可疑

婦人無主之疑

方望溪立祠堂祖有主妣無主或問其故先生曰主本乎尸喪祭婦人有尸吉祭婦人無尸既無尸安得有主古禮士有重無主而况婦人乎余見是齋日記亦有此說引据甚詳然徐氏讀禮通考竟未載入大抵詩立姜姬之廟春秋考仲子之官皆特立婦人之廟自當有主非特立者其有祖父主者祖母及母即附于祖父之主後也

唐明皇不善終之疑

新舊唐書通鑑載明皇善終並無他說惟王銍默記載

晏殊守長安有村民弟兄安姓者素事一玉體體分居時析為四片晏公取觀額骨皆玉也問可得于華州蒲陵秦陵乎曰然公與僚屬言唐人小說載元宗遷西內李輔國遣刺客擊太上皇廟作磬聲太上皇曰我固知命盡汝手然葉法善勸我服玉王丹在腦爾善取之遂崩孫光憲續通錄云明皇將崩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語畢赫然有聲視之崩矣

鼻亭之疑

柳子厚作段鼻亭記明象之不當祀也王陽明作靈博山象祠記明象之當祀也按靈博山在今貴州非象所封地孟子所云有庠即今湖廣永州府之零陵縣其險

卷十九

四

隨園隨筆

惡非人所居舜罪四凶流竄皆在中國何獨象而封之極遠之地當時舜都安邑離零陵四千餘里焉得常常而見源源而來耶惟史記注引括地志曰帝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曰鼻亭神此為近之

梁灝少年中狀元之疑

俗傳梁灝八十登科有龍頭屬老成七言詩一首黃氏日抄朝野雜記俱駁正之以為灝中狀元時年才二十六耳余按宋史灝本傳雍熙二年舉進士賜進士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雍熙至景德相隔只十餘年而灝壽已九十二則八十登科之說未為無因

李易安改節之疑

盧雅兩重刊金石錄序曰李清照字易安婦人之能文者相傳以為德夫之歿易安更嫁至有桑榆晚景駟儔下村之言貽世譏笑余以是書所作跋語攷之而知其決無是也德夫歿時易安年四十六矣遭時多難流離往來且有蹤蹟又六年始為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輒謀謀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為而謂易安之明達為之乎觀其游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

隨園隨筆

卷十九

五

人其惓惓德夫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輿氏所謂好事者為之或造謗如碧雲駮之類其又可信乎易安父李文叔即撰洛陽名園記者文叔之妻王拱辰孫女亦善文其家世若此尤不應爾余因刊是書而並為正之母令後千載下易安倘蒙惡聲也

建文遜國之疑

建文出遊一事錢虞山有十必無之辨朱竹垞有十三不足信之說其他則李映碧潘稼堂及明史稿例議皆就致身錄所載駁辨無遺似已論定矣獨黃石牧太史云虞山據史鑑乞吳文定寬所撰其會祖彬墓表以駁致身錄因以駁從也記謂鑑當成化間禁少弛尙何諱

而沒其實而二書乃出于萬曆時決為偽書按成化距

永樂末五十五年未弛禁也鑑以處士而乞朝臣之文表其祖墓有觸礙者鑑或諱之寬或削之猶夫虞山所謂僧溥洽懺詛長陵為建文雜髮而楊士奇為塔銘削而不書也又有十餘年至神宗萬曆十二年始釋建文忠臣親戚謫戍者二十三年始詔復建文年號朝事附國史太祖本紀後而於是諸書乃敢出秦皇焚書漢至惠帝四年始除挾書禁至武帝時而獻書者始出亦曰皆偽也何不出于秦季漢初耶又嘗考列朝閩集載溥洽事引鄭曉言長陵閩洽懺詛雜髮事怒而囚之十餘年因道衍言得釋且曰遜國之事國史實錄削而不

隨園隨筆

卷十九

六

書觀洽公下獄之故則金川門夜遁之迹于是益彰明較著無可疑矣秀水據實錄以盡廢諸書即鐵氏二女詩錢謂沈愚朱謂范寬其援据亦不一處公羊言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傳疑則可削之則不可沈冠雲書吳江縣志亦言史仲彬後人爭言其祖入仕從之非偽引明紀綱目惠帝出也不知所終等語為據余于此事論而不議可也

宣德有建文之子之疑

傳信錄云建文妃張氏有孕宮中仁宗為太子時納之遂生宣德王弇州集中亦言及之而但云不可信耳余謂此等議論生于人心之有感信云元順帝為瀛國公

子宋高宗為錢鏐後身也

銀瓶小姐之疑

湖塘雜記銀瓶小姐者岳武穆季女也武穆被難女年十五欲親叩閣上書為選卒所攔遂抱銀瓶投井而死至今杭州父老猶常常道之按金佗粹編武穆有女安娘嫁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俱俟嫁日其夫補進武校尉此孝宗雪冤恩詔也何以有如此孝烈之女不蒙褒旌耶

柔福帝姬之疑

四朝聞見錄柔福帝姬徽宗女也建炎四年自金逃歸自言于上上憐之遂以高士儂尚主及韋太后北方歸

隨園隨筆

卷十九

七

持上袂泣未已適曰哥被番人笑柔福已死久矣上以太后之命置姬于理獄具斬于東市柔福自聞太后將還即以病告常以尼師自隨或謂此尼曾事帝姬故倏知疇昔且能呼帝小字也北盟會編韓世清敗劉忠于蘄州得一女子自稱柔福帝姬小名環環古杭雜錄則云封福國公主下降高世榮資粧一萬八千緡初宮人疑其足大則聖慈曰為金人驅逐跣行萬里故耳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常困于面馳江左既與益壽宜充于禁齋後付詔獄乃一女巫為宮婢所教也諸書所載大同小異皆以為偽獨瑣碎錄云柔福實係公主逃歸韋太后惡其言處中隱事故急命誅之耳

文中子之疑

今所傳文中子為王通撰唐初名臣俱出其門揮塵錄乃云乃唐人王逸所偽托故新舊書并無其人

正史之疑

夢溪筆談言韓魏公子孫作家傳序太后臨朝事多失實周密齊東野語辨趙師罕之學大吹媚倂胃乃鄒斗所造報捷武學生之憤也

屈原沉湘之疑

黃石牧太史云屈子未必沉水死也其文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曰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皆憤怨之寓言非實事也太史公因賈生

隨園隨筆

卷十九

八

一弔遂信為真不知宋玉親受業其門而招魂之作上天下地東西南北無所不招而獨不及于水何耶惟亂日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魂兮歸來哀江南則其善終于汨羅可知也若楚詞註謂招魂作于屈子生時則豫凶非禮宋玉不應誣其師矣

韓湘金銀車之疑

世傳韓湘不學悞以金根車為金銀車按烈六七歲時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為張籍奇之及年十一二慕樊宗師之文遂效其所為宗師奇其文中字或有出于經史之外者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為文與樊不同乃改為之遂以二十五歲及第為襄州別駕

自作墓志銘其自負文學如此安得有不識根字之理  
昶小字符文公有符讀書城南詩即昶也載墓志中

青冢之疑

昭君青冢之說亦殊不一范史南匈奴傳載昭君入官  
數年不得見御積怨忽因單于求女乃詣掖庭令求行  
與匈奴生三子而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  
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俗復為後單于閼氏與西京雜  
記毛延壽畫昭君索賂之說不符前漢書匈奴傳亦云  
單于長子雕陶莫臯立復妻昭君生三子即王莽所招  
入侍者是也立雕陶時兩閼支相讓有一家共子之說  
亦稱其賢不稱其節也惟琴操言昭君為齊國王穰之

隨園隨筆

卷十九

九

女端正閑麗足不窺門年十七進于宮未及見御會欲  
賜單于美人嬙越席請往後不肯妻其子香藥自殺初  
潭集亦載之前半與范史相合而香藥之說又與范史  
不符歸州圖經稱胡中多白草王昭君冢屬青今有人  
過其地者云亦不甚驗也

女嬃之疑

施愚山矩齋雜記極辨女嬃二字以為屈原姊者訛也  
天有娵女星主管布帛嫁娶人間使女謂之娵女娵者  
有急則娵之義故易曰歸妹以娵后妹名娵亦此義  
也屈所云云正從上文美人生端謂下賤之人見美人  
遙慕而語屬之耳以女娵為原姊者誤也余按賈侍中

云楚人呼姊曰娵水經注引袁崧曰秬歸縣在歸州因  
屈原之姊聞弟放逐來歸而名故一名歸鄉廣韻載之  
高唐賦亦有姊歸思婦之句愚山不放何耶

比干墓之疑

墨莊漫錄賈朝孺于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及古  
玉數十片上之道君皇帝以為忠賢之墓不可掘乃退  
還其盤置玉于庫劉延仲言比干墓在衛州西山不在  
鳳翔且比干剖心而死又安得有銅玉之葬予以為當  
是何以比干之墓耳比干漢時人從鼂錯受經者雖無本  
傳而積德行善有符冊之祥見後漢書何敞注或因盤  
銘有比干二字因而相混歟

隨園隨筆

卷十九

十

比干後為林姓之疑

宣德間金陵楊信民有姓源珠璣一書謂比干為紂所  
殺其子堅逃長林之山遂以為氏唐林寶撰元和姓纂  
遂因之以比干為祖李肇國史補載寶姓名宋史藝文  
志亦臆舉其事引姓苑姓史諸書惟鄭文潔獨以為古  
人受姓無此義也

石鼓疑秦文公物

世傳石鼓文為周成王物又傳為周宣王物又傳為北  
周宇文泰物獨程綿莊以為秦文公物也文公十六年  
敗西戎以兵七百人東獵自西垂營邑于汧渭之間其  
風有小戎之詩唐人言石鼓在陳倉野中陳倉在漢屬

右扶風正文公所得陳寶之地其文曰公為天子是  
公為諸侯之詞無疑字近大篆亦合史籀所作東周文  
字余按程說亦本鄭文深秦權秦斤之証獨吾鄉汪師  
韓太史篤信馬子卿之說以為必是後周無疑曰武帝  
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贊西巡太子于岐州獲二白  
鹿以獻今考九鼓中稱鹿者四有一章而兩言之者內  
稱鯉鯉揚柳靈雨舫舟皆春景非冬狩若其稱天子又  
稱嗣王者當是大象元二年天臺侍從之臣追紀其瑞  
而刻之似以天子稱武帝以嗣王稱宣帝然宣帝每自  
稱為天則當時又未必稱以嗣王也文蓋以天子稱宣  
帝以嗣王稱靜帝雖宣帝即位即傳位與太子衍祖不

隨園隨筆

卷十九

十一

稱太上皇而自稱天元皇帝是以文內天子嗣王連言  
之猶之周書宣帝紀內帝與皇帝連及也此數言專祖  
馬氏而所見亦新故附存之

瘞鶴銘疑皮日休所書

世傳瘞鶴銘為陶貞白書又傳為顧况書獨程南耕以  
為皮日休書也云瘞鶴銘上皇山樵下增入逸少書三  
字乃依陳氏玉函堂帖而偽作原文無此三字按皮日  
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見北夢瑣言有悼鶴詩云却向  
人間奕台威此瘞鶴之証也又自序其詩云華亭鶴聞  
之舊矣今來吳以錢半千得鶴一隻養經歲而卒悼以  
詩陸魯望和云更向芝田為刻銘此以銘之証也襲美

為唐成通八年進士崔璞守蘇碎為軍事判官自欽以  
九年從北固至姑蘇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  
甲午襲美正在吳中集內與茅山廣文南陽博士詩皆  
不書姓字魯望有寄華陽山人詩與石刻華陽真逸上  
皇山樵丹陽仙尉江陰真宰諸稱謂相似故疑此銘為  
日休所作

夏瑱之疑

今骨董古器多冒名之物左氏祝鮀數魯之分器有夏  
后氏之璜是夏瑱已在魯矣哀十四年宋向魍出奔公  
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豈夏后有二璜乎非冒名而  
何此柳子厚鐵鑪志所自作歟

隨園隨筆

卷十九

十一

慶忌之疑

余得古玉印一方上刻成慶忌三字沁色鮮明刀法古  
勁考史竟無其人漢書廣川王傳王好勇衣服學為成  
慶式唐人刺太子建成詩曰衣冠飾成慶玉帛禮專諸  
是成慶誠勇士也然慶字下少一忌字史記范雎曰成  
荆王慶忌之勇又似成荆王慶忌並非一人至儒林傳  
之閔門慶忌則又一人矣左氏哀公二十年吳公子慶  
忌以驟諫而殺是夫差之賢公子也安得有要離之事  
今蘇州有慶忌塔無錫有慶忌塚未知孰為公子埋骨  
處至管子稱木草之神名曰慶忌短衣小冠呼之可使  
千里寄書此又神而人名者矣不合有印

姚涿駱賓王黃巢諸人不死之疑

唐詩紀事云駱賓王不死徐敬業之難所題靈隱詩是  
逝後之作余按太平廣記載姚涿不死劉裕所斬于建  
康市者偽姚涿也唐人詩話言黃巢不死敗後為僧洛  
陽橋題詩有閒倚欄杆看落暉之句何璘澧州志言閻  
賊不死逃澧州石門之夾山為僧其墳尚在書奉天玉  
和尚之碑卒於康熙甲寅二月遺像鴟目蝸鼻惡不可  
言

長編二事

燭影斧聲事李燾長編直書之而不詳長編乃進呈孝  
宗南御製序文者何以直采野錄所言蓋玉斧畫雪云  
隨園隨筆  
卷十九  
云原並無太宗弑逆之說道士張守真奏天上玉鎖已  
開等語亦無甚闕碍故也建隆遺事以秦王廷美為太  
宗乳母王氏所生長編力辨其非以廷美與趙王廷俊  
同母母姓耿氏乃太宗親告宰相之言故紀聞以為杜  
太后所生者亦非也

霍光張飛能文之疑

班史稱霍光不學無術故伊尹放太甲之事俱所不知  
乃西京雜記載光答學生兄弟書先引殷王祖甲云云  
計許釐公一產二女楚唐勒一產二子事忽而博雅  
乃爾耶蜀志劉巴輕張飛大丈夫何暇與兵子語似飛  
惟魯無文矣乃涪陵有飛所作刁斗銘流江縣有飛所

善題名石何耶前明張士環有詩云江上祠堂橫劍環  
人問刁斗重銀鈞

曾子固不能詩之疑

宋人多稱子固不能詩乃上元祥符寺宴集云紅雲燈  
火浮滄海碧水瑤臺淨遠空又享祀軍山廟歌土膏起  
兮流泉映兮凡二百餘言俱不減作者

天星分野之疑

姜武孫駁天星分野之說曰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  
之不詳內而畧外也明矣必若分界之說是天已盡于  
中國而中國以外之諸國竟棄之星辰以外也有是理  
故且揚州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州在西而星紀則在  
南凡此外午可疑者不一而足

隨園隨筆

卷十九

古



隨園隨筆卷二十

錢塘袁枚子才

原始頌

今事古始

高承增有事物紀原一書房德懋有事始一書馮鑑之有續事始一書予俱嫌其疎漏常願筆補之鬻爵始于秦權酷始于漢榷茶始于唐錢上有國號始于劉宋之孝建元年五服制度附書律上始于後唐天成二年段孔子後為曲阜令始于後周廣順二年封孔子後為衍聖公本劉貢父所奏始于宋政和二年去孔子王號稱至聖先師改塑像為木主始于張孚敬見張璠本傳燒

隨園隨筆

卷二十

紙錢始于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為祠祭使者以紙錢代帛雷養始於北魏太和十二年詔罪人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又無期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兌漕改民運為官運始於平江伯陳瑄武官加提督始於陝西總兵李如松

畫像不始于句踐

事物紀原以畫像始于句踐鑄范蠡不知殷高宗夢傅說已有圖形以求之說矣

立碑

劉熙釋名以立碑始于王莽

衙門不始于侯景

能改齋漫錄言衙門二字始見于侯景傳不知袁紹或公孫瓚毀其衙門已見三國志矣

迎佛不始于漢明帝

通鑑以迎佛始于漢明按正字通引帝王世紀秦時西域沙門寶利房聘秦始皇囚之房竟飛去漢書武帝得西域祭天金人置甘泉禮拜皆佛之先聲又大事記以漢哀帝元壽元年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弟子秦景浮圖經為佛入中國之始拾遺記尸羅朝周穆王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則更在前矣

用笏不始于宇文

通考以入朝用笏始于宇文按玉藻有史進象笏書思

隨園隨筆

卷二十

對命之文似乎其來已久

從品官不始于宇文

通典以從品官始于宇文按漢官志有二千石比二千石之文所云比者即從品之義

郡縣不始于秦

左氏鄭伯請于楚莊王曰其俘諸江南夷于九縣楚簡子曰日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遠啟疆曰其餘四十縣長穀四十大抵春秋時大國滅小國皆私置為郡縣不待始皇兼并後也

漕粟不始于蕭何

國策張儀說魏王粟糧漕庾不下十萬為漕字初見史

記秦攻何奴飛芻挽粟起于黃腫琅琊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漕粟不始于蕭何也再按夏后氏五十而貢既已有貢則荆揚雍豫九州之粟應無盡行陸運之理禹貢曰達曰浮曰亂運漕之義想亦隱寓其中矣毛詩土國漕又言至于漕亦漕字之見端而左傳秦輸晉粟命曰汎舟之役似亦漕之濫觴歟

輿圖不始于東漢

孔穎達疏周禮以爲司空郡國地圖始于東漢按史記正義曰天爲蓋地爲輿故地圖曰輿圖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依周大司徒建邦之土地之圖立齊燕廣陵諸郡淮南王諫伐越曰按其圖不過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三

寸許後光武亦披輿圖指示鄧禹

青苗錢不始于王安石

舊唐書代宗永泰二年五月稅青苗地錢十一月詔青苗地頭錢苗于多少三分取一隨處糶貨市輕貨以送上都納青苗錢于庫新書大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收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此青苗之始也至宋李參爲淮南轉運使令民自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原有餘糧王安石知鄆縣倣而行之頗有成效後又引周官泉府輸息二十而五之說一歲之中兩輸息錢遂至流毒天下

十三經之名不始于前明

顧亭林曰知錄謂十三經之名至明始立此說未是按莊子稱孔子翻十二經以說老聃是三代前已有十二經之說而未定何書至晁氏郡齋讀書志則載石室十三經之目疑其名固立于宋時也

還魂因果不始于佛法

前漢五行志女子趙秦死六日而活見其亡父告以二十七歲不死其時尚無佛法已有還魂之說或云左氏晉獲秦謀殺之絳市七日而蘇亦此類矣至于因果報應之說左氏所載尤多

九品官不始于曹魏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四

通考以九品官始于曹魏按國語曰外官不過九品周禮有七命九命之文是數極于九自古已然官定九品非曹魏所創也古卿有上中下大夫士亦有上中下合而計之非九品乎

玉海不始于王伯厚

王伯厚著書名玉海南史張融集號玉海曰玉以表德海以崇善是玉海之名不始于王伯厚也梁武帝撰金海其書不傳

回文詩不始于蘇若蘭

詩苑類格謂回文詩始于竇滔妻蘇若蘭其實非也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厚爲始傅咸有回文反覆詩

溫太真有回文詩俱在寶滔之前

佩龜不始于唐

朝野僉載言紫金魚袋所以置通門籍之符武后改爲龜尊元武之義然考漢尹宙碑云龜銀之胄奕世載勳謝康樂詩有解龜牽絲之語然則金龜之佩不自有唐始矣

用銀不始于金哀宗

日知錄言用銀起于金哀宗古惟南蠻用銀宣德前御庫銀止萬計而已此說殊不確按唐書呂用之給楊行密日用之有銀五萬定埋于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五代史食貨志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五

百定銀五十五萬弔代錄宋貢金銀數日至五千萬兩北盟會編金人括銀八千萬無蜂窩者不受元史完澤對仁宗云歲入之數銀十萬有奇耶律楚材傳回鶻以銀一百萬買天下鹽課又劉篤馬以銀五十萬買官廩焉地皆在明宣德之前已用銀如是之多矣安有至宣德而內庫轉少之理惟唐憲宗元和三年詔禁采銀宋仁宗本紀言交廣以銀易緡錢此則寧人先生所本也先生又因左氏有錫之牛羊雞豕狗三百之語遂謂三代以前民不能殺一雞必自上制其死命亦可笑矣起復不始于伯禽

後世服未闕而起復者多以伯禽居周公喪征徐戎爲

詞蓋本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辭孔子答以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之語也按王伯厚云尚書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管蔡反淮夷徐戎並興于是伯禽伐之于勝作勝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歿之前非君喪即戎也左傳散之戰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閻百詩云孔穎達疏禮記伯禽痛哭征徐居母喪也其時周公尙存

改元不始于漢文帝

人以改元始于漢文帝不知僞武成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史記秦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六

年竹書紀年魏惠王有後元年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於先王疑是湯崩不踰年而改元之証也余按改元之制古無一定唐虞終三年喪舜禹皆行之而踰年即位者周也然漢人亦不甚重之故列侯皆自稱元年功臣表稱平陽侯曹參元年諸侯王表稱楚王戊二十一年是侯王亦有改元之制不以爲嫌也後世惑長生之說乃縮去其已往之年而爲更新之號竟有以四字改元三字改元者如唐之天冊萬歲魏之太平真君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是矣

筆不始于蒙恬

毛詩靜女篇彤管有輝是三代前有筆矣故孔子著春

秋筆則筆削則削

紙不始于蔡倫

蔡倫東漢宦官也飛燕傳有赫曉卜紙之稱

射潮不始于錢鏐

漢索陶至樓蘭屯田水漫斷堤勸怒厲聲鳴鼓且戰且

射水為之平水經注載之甚詳

海運不始于元

杜詩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又曰吳門持粟帛泛海

凌蓬萊是海運唐亦有之不始于元

長城不始于始皇

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竹書紀年梁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七

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蘇秦說魏襄王

曰魏西有長城之界是長城之築不始于始皇也

纏足不始于李後主

婦人纏足墨莊漫錄以為起于李後主竊娘楊升菴丹

鉛錄引古樂府之新羅織行纏足跡如春妍杜牧詩之

銅尺裁量減四分駁之以為唐時已有矣輟耕錄亦云

始于五代余按漢隸釋漢武梁祠畫老萊之母曾子之

妻履頭皆銳是証據之最古者然沈約宋書禮志男子

履圓女子履方是又非銳之說矣大抵古女子行不露

足慎夫人衣不曳地王莽妻亦然以為美談可見古

人衣履皆不露足也若纏足之事則在男子毛詩

芾金寫卜子夏小傳曰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箋云如

今行膝也行而偏足故曰行膝邪而纏之故名邪幅衛

褚師聲子履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古人必赤足登

席乃謂之有禮乎蓋雖脫履解襪而足上自有邪幅裹

之故也想婦人亦當如男子矣大抵婦人之步貴乎舒

遲毛詩月出皎兮佼人了兮舒窈窕兮毛傳舒遲也窈

糾舒之姿也張平子南都賦羅襪躡蹠而容與焦仲卿

詩足下躡絲履纖纖作細步既以緩行為貴則纏束使

小在古者或有之故急就章鞞屨印角襪屨巾師古註

鞞章屨也頭洋而銳平底俗名跣子鞞薄革小履也巾

者裹足巾若今裹足布漢書地理志趙女彈絃跣躡師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八

古註躡與屣同小履之無跟者也跣謂躡躡之也是數

說者皆漸漸有以小為貴之義然唐白香山詩曰小頭

鞋履窄衣裳天寶末年時世粧韓致光詩曰六寸膚圓

光綴綴皆極言其小而終不言其弓可見潘妃之步金

蓮花亦非弓也北史任城王楷刺并州斷婦人以新靴

換故靴知男子婦人同一靴也郭若虛圖畫見聞記唐

代宗令宮人穿紅錦鞞靴楊妃死于馬鬼人藏其錦襪

視者人一錢太白越女詞履上足如霜不着鴉頭鞞皆

婦人穿靴鞞之明証其非弓也明矣宋史治平元年韓

維為穎王記室侍王坐有以弓鞋進者維曰王安用舞

鞋可見當時婦人舞才着弓鞋平時下着也惟北宋徐

鉉可見當時婦人舞才着弓鞋平時下着也惟北宋徐

積咏蔡家婦云但知勤四支不知裏兩足陸放翁老  
菴筆記宜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伊  
世珍卿媛記言徐玉英臥履以薄玉花為飾內加龍腦  
謂之玉香此則弓鞋之明証盛行于宋時若玉壺清話  
載唐明皇咏錦靴云瓊鈎窄窄手中弄明月以為弓鞋  
之証恐是小說家之附會

妓女不始于管仲

人皆稱管子女閭三百以待天下之賢者為妓之始余  
按魯莊公時南宮萬奔陳陳使婦人飲之酒而裹之此  
婦人即妓也不然良家女豈肯侍人飲酒耶國語越王  
罷女為士縫衽子夏論樂稱復雜子女史記趙王其母

隨園隨筆

卷二十

九

倡也皆妓之濫觴薛綜西京賦註云洪崖者三皇時妓  
人也康熙字典引之而又云見萬物原始又漢武外傳  
云武帝置管妓以待軍士之無妻者易蒙卦六三爻見  
金夫不有躬程傳謂見人多金悅而從之不能保有其  
躬疑即倡妓之類而周公爻詞已有其象矣

慶生日不始唐明皇

古無慶生日之文容齋五筆及 本朝毛西河皆以為  
起于唐元宗之千秋節惟能改齋漫錄引梁簡文帝之  
生日為太妃持齋唐太宗之生日離郡臣朝賀誦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之語是在元宗之前余按顏氏家訓笑  
孤露之人此日為供頓而不知悲則更在簡文唐太宗

之前矣戰國策犀首跪前為張儀千秋之祝燕王喜使  
腹以百金為趙孝王壽酒東漢書王望為太守舉萬  
年之觴此皆介壽所由始而俱不必在生日也大抵詩  
之介眉壽漢之為某壽皆以宴飲為本而以介壽為節  
文今以介壽為本而反以宴飲為節文也

廟像不始于佛家

三國志笮融為廣陵都督起浮圖以銅為人黃金塗身  
衣以錦采疑為佛像之始然華陽國志文翁守蜀造講  
堂作石室安帝時烈火為災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  
復造周公禮殿全蜀藝文志云二人皆有石像石室中  
有孔子坐像其坐斂膝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

隨園隨筆

卷二十

十

于南旁此後世廟像之始也隸續載孔子見老聃畫像  
弟子侍者一人車上一人又金鄉山司隸校尉魯君家  
有石祠四壁青石隱起皆刻古忠臣孝子烈女之像載  
水經注顏魯公書東方朔畫像記後跋云捏素為之霍  
去病得休屠祭天金人以歸則是外國所為非中國也  
刻板書不始于馮道

俗傳刻板書始于馮道唐柳玘家訓序言在蜀時嘗閱  
書肆見字書小學率雕木印紙似在道前若五代史和  
疑文集百卷自鏤板以行世疑與道同時人也宋史藝  
文志曰周顯德時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寫之勞朱  
昭臣史糾駁之以為刻板當始于唐武宣之世云云然

亦無所考也後漢乾祐時聶崇義爲國子博士校定公羊刊板國學宋真宗幸國子監問那哥經板幾何曷日十餘萬臣少從師授經經有疏者百無一二力不能傳抄今板木大儻士庶家皆有之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言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皆手抄讀之近年市人轉相摹刻抄寫之言日傳萬紙古無刻木大率傳抄故南史沈麟士年過八十猶抄細字書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日課五十紙其後刻書之事至北宋而始盛余按陸深河汾燕閒錄云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上勅佛經雕板行世是刻板書隋已有之更在柳氏所言之前矣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元寶不始于金章宗

今元寶每定五十兩多言金史食貨志章宗命銀每定五十兩直百貫名永安寶貨此元寶之始也按唐書高祖武德二年鑄錢有開元通寶之稱疑金人誤讀爲開通元寶故以名其銀西溪叢語引李審言記開極乾重元寶開通元寶之誤云重寶通寶錢名也唐食貨志云錢徑八分重二銖其文用八分隸篆三體開化二十六年以後錢甚惡詔所在鑄開元通寶錢其文爲歐陽詢所撰回環可誦薛瑄唐聖運圖云初造蠟樣文德皇后捐一角故錢上有指甲痕然則開元者非明皇國號之開元也余按明皇時長安富人姓王名元寶明皇問

其富因奏願以稍繞南山之樹云云似元寶二字由來舊矣

瓷器不始于後周

相傳瓷器始于柴世宗然潘岳笙賦披黃包以授甘傾碧琰以酌醴椰子厚有代人進瓷器表陸魯望詩九天風露越窰開奪得于峰翠色來是瓷器不始于後周

靈臺不始于文王

隸釋堯葬慶都名曰靈臺是在文王靈臺之先或曰是後人拘取東漢堯廟碑陰之語非堯時先有此名也太極說不始于周元公

東漢張選字子遠江西涂于人侍徐穉過陳蕃穉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強項二字不始于漢書

指之曰此張選也通易理所著有太極說見饒州府志光武稱董宣爲強項令以不肯拜公主故也按素問岐伯曰諸頸項強皆屬濕是漢前早有此語

會通河運漕

會通河今之運河也元至元中以神暉言自東平安民山鑿至臨清引汶經濟屬之衛河爲轉漕道名曰會通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終元之世海運爲多永樂間命尙書宋禮等治之然後分河置閘而漕運大通事裁禮本傳中至運地置倉改民運爲兌運則自平江伯陳瑄始其部署亦載瑄本傳中

殿試不始于武后

漢書龜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按詔有有司各帥其志選有人數及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等語蓋時所同舉皆獲登于殿庭與董仲舒傳只策首選不同後世殿試之制蓋倣于此以為始于武后者非也

文字不始于蒼頡

易繫詞曰河出圖洛出書是伏羲時事蒼頡乃黃帝臣也易緯云燧人刻石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鄭註燧人在伏羲前是其前已有文字矣

牛耕不始于趙過

隨園隨筆 卷二十 三  
賈公彥以為古無牛耕牛耕始于漢趙過故周禮牛人之職不言耕事然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作牛耕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似乎三代時已有牛耕矣嚴冬友日平原君云秦以牛田之水通糧當為牛耕之始故呂氏春秋季春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此其國俗也又史記律書言牽牛云牛者耕種萬物也

鹽官始于漢

管子官山府海煮海為鹽吾子女子食鹽若于未聞有商運之說呂后紀后貧時攻苦食淡是貧人不得食鹽也賈復傳迎鹽河東第五倫傳載鹽太原始有商運之意漢百官志有鹽官蓋商運而監之以官也張林欲官

自鬻之而尚書朱暉自鬻于獄此與韓愈駁張平叔條奏相同劉禹錫詩序云五方之賈豪侈相尚而鹽賈尤熾則鹽商之橫久矣魏書食貨志孝文弛鹽禁與民共之而豪占者多乃仍立竈置官宋慶曆時欲弛鹽禁而范文正公不可則私鹽之禁舊矣 本朝尹文端公常云鹽政不必設商置引但聽民自煮自鬻而官抽其稅則省却商人中間之剝取豪費而國課更充予偶閱王大考國憲家猷嘉靖時歲辦二十二萬四千引一引納稅八分御史汪鉉奏不必禁私鹽但請官抽其稅而給照加賞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松江李雯之論曰鹽產于場猶五穀之生于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

隨園隨筆

卷二十

四

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矣此二說正與尹公之說相符

訪拿訟師始于子產

訪拿訟師始于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子產患而殺之見呂覽

抄家不實始見漢書

抄家不實獲罪始于許廣漢搜上官桀家遺失繩索千枚得罪見本傳

印小書始于南齊

印小書始于南齊衛陽王鈞寫五經置巾箱中

乞巧始于成武丁

乞巧始于桂陽成武丁見吳均續齊諧記

見生三日之賀始見于北史

見生三日之賀始北史高澄尙馮翊公主生兒爲湯餅

之會唐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大赦天下王毛仲

產子三日明皇遣高力士賜物云云皆其証也蒲月爲

彌月見毛詩

廁籌廁紙一見北齊書一見元史后妃傳

廁中用紙見元史后妃傳裕宗徽仁皇后事太后孝至

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軟以進廁籌見北齊書文宣

帝令楊愔進廁籌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五

國子監起于隋

唐書馬總傳云古有學之名無監之名國子監之名起

于隋大業年間

羨餘始見于周禮

周禮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後世羨餘

二字之所由始然漢以前平準書中無此名色唐開元

八年宇文融括籍外羨田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

容歲終籍錢百萬籍德宗時劍南韋臯有日進江西李

兼有月進杜亞李綺等俱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宋仁

宗孝宗有屬下却進羨餘之詔后妃傳劉太后時潛匿

劉綽自京西還進廢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曰卿識主

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豈因納羨餘進哉

物以九計始于元

今貢物以九計取九五之義然元史君賜臣亦以九爲

數耶律雷哥傳世祖賜其妻姚里世人九口馬九匹白

金九定

印契始于宋高宗

宋史食貨志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博

而取其田周母告官官驗有母手印存弗受及絳至母

又來訴絳視券呼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

實尾印而撰爲契續之耳聿駭伏高宗建炎五年始令

諸州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六

缺襟袍始于隋文帝

今之武官多服缺襟袍子起于隋文帝征遼詔武官服

缺襟襖子唐侍中馬周請于汗衫上加服小缺襟襖子

詔從之馬縞中華古今注言之甚詳

緞始于元

緞字不見經傳遼史道宗清寧十年詔南京不得私造

御用采緞此緞字之初見史書者從緞不從緞音遐

急就篇註云履跟之帖也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勅有

司于五緞大寺內爲太祖鑄佛象云云此緞字不作今

緞字之解至于四愁詩之贈我錦繡緞杜詩之張舍人

遺織成褥緞此乃段疋之稱非今之緞也



釘鞋始見于唐德宗

唐德宗避朱泚之亂出幸奉天天下大雨從者皆着釘鞋見通鑑

葉子戲始于李邕

咸定錄唐李邕為賓州刺史與伎葉茂連江行無事乃撰戲子選號葉子戲成道以來天下尚之鄭氏經籍編有葉子格三卷宋錢希公家有葉子戲譜

雨衣始于陳成子

左氏陳成子遇雨衣製杖戈注製雨衣也製讀與草聲相近徐錯說文繫傳以為裳也

鬧裝帶始于唐

隨園隨筆

卷十

七

余每見骨董家持玉結子雕刻玲瓏者號鬧裝帶後讀香山詩曰貴王冠浮動親王帶鬧裝才知故是唐時物薛田亦有詩曰九苞縮盡佳人髻三鬧裝成子弟鞵

短串始見抱樸子

古用錢數不足不知起于何時抱樸子曰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晉時已有此說梁武時以鐵錢之故商賈多姦有東錢西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為一百末年竟以三十五為一百後五代以七十七為一百今所謂短串者每百文僅一二文耳是錢法今善于古也梁時銅貴故有鸚鵡眼錢等名今天界寺所存銅佛相傳梁時所鑄費銅百萬斤則無怪乎當時之銅貴矣唐元和中京師

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今市井間亦有此說

漢軍始見于宋史

漢軍之名始見于宋史劉延慶傳遼將蕭幹擒獲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此蓋遼稱宋軍為漢軍也金史兵志伐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落而統以國人

行事舉例不始于南朝

吳虎臣以行事舉例始于南朝欲用江夷領詹事王淮引謝琰之例以相格不知周禮士師掌獄之八成漢有決事比魏有停年格皆例也何武傳武欲除吏先為科

隨園隨筆

卷十

六

例以防請託谷永曰不為陛下廣持平例云云陳寵有詞訟比七卷晉志有漢令甲凡百篇皆例也

錢塘袁枚子才

不可亦可類

自稱其字非禮而自稱亦可

顏師古漢書匡衡傳注不宜自稱其字然後之名士往往有之王右軍敬謝帖稱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公書稱范陽盧子先叩頭柳公權與弟帖末云誠懸呈荔枝樓法帖有陳文惠與人書前云堯佐白而後云希元再拜

稱公最尊而有時逢怒

古稱助貴曰公鼂錯父稱子為公古人以為可笑然南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十一

史何偃稱顏延之為公顏怒曰身非王公之公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

作婦人傳稱夫家姓而稱母家姓亦可

毛會侯作戴烈婦傳馮山公引春秋杞伯姬以正之謂當稱夫姓毛西河以為不然乃歷引後漢史班昭樂府徐淑及蘇若蘭謝道韞辛憲英桓少君以駁之馮復引皇甫謐作龐娥親傳其父乃趙居安也漢書稱萬石嚴媼因其子嚴延年也孟子之母齊姜氏而今但稱孟母為証毛又引後漢劉長卿妻桓氏刑耳守節朝廷旌其門曰行義桓發彼此駁辨不已余按古人行文于此種書姓處原無成例稱母家稱夫家俱可也欲息二說之

爭莫如雙稱之如云某烈婦戴氏則無所口實矣

從子稱姪男非古而稱亦可

清波樓記曰唐碑顏真卿柳宗元俱以從子稱姪男某非古也爾雅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故左氏曰姪其從姑又曰其姪禮聲姪先光按漢書疏廣傳兄弟之子皆稱子不稱姪也姨母有母名稱甥且非而况叔伯乎朱子以為猶子之稱亦不典古人但稱見子弟子耳王伯厚曰呂氏春秋黎邱之鬼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則先秦已有姪稱未為非古

昏禮不賀而賀亦可

戴禮曰昏禮不賀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爾親也不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十一

知左氏罕虎如晉賀夫人又禮賀妻妻者曰某子使某問子有容使某蓋註蓋者佐其供具客者鄒黨僚友之賀客豈非昏禮亦賀之証歟或問以詩賀可歟曰亦禮也毛詩問閭車之牽兮申培詩說宣王中與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是詩也

爭財禮非禮而似禮

女家爭財禮聘物最為惡俗按韓詩外傳曰夫邑邑行路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禮不備守死不住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歌之漢鄒南申之女臨嫁檢奩具不肯行曰一物不具夫輕我矣然則今之爭財物者似亦有所本

指紳非緇紳而稱緇紳亦可

周禮典瑞王晉大圭註晉讀指紳之指指插也紳大帶也謂插笏于紳也今日緇紳誤矣然荀子禮論緇紳而無鈞帶楊倞註緇與指同又五帝紀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註薦紳即緇紳

稱六十為六旬似悞而非悞

說文十日為旬今稱六十歲為六旬悞矣然漢書翟方進傳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注旬滿也旬歲猶云滿歲也是稱六十為六旬未為不可

生不稱諱而稱諱亦可

禮生日名死日諱又卒哭乃諱以故歐公疑樊毅西嶽

隨園隨筆

卷十一

三

碑不宜生而稱諱按漢書宣帝詔曰天子之名難名而易諱也是生而稱諱亦未嘗不可也

稱季父不稱叔而稱叔亦可

禮兄弟子猶子也故漢書疏廣疏受傳直稱父子不稱叔姪伯仲叔季者雁行之序平輩之稱非可施于伯父叔父也然北齊書河間王孝琬被武城鞭撻呼阿叔樂陵王百年乞與阿叔為奴則阿叔之稱亦已久矣

昏禮不用樂而樂亦可

郊特牲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然關雎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也左氏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樂也古樂府有房中樂則昏禮用樂亦可

填諱非禮而周益公行之

今人作祖父行狀未書某人填諱未知起自何時大抵六朝諱親名過甚後人遂因而附會之且必求一顯貴之人為之列官稱爵而填之非禮也按曲禮卒哭乃諱蓋葬而虞虞而卒哭虞之前事死如事生故不諱也檀弓曰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曰舍故而諱新亦卒哭乃諱之義今人立行狀時未葬未卒哭又何諱之填喪服小記書銘自天子達庶人一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姓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旌識之名可書于旌獨不可書于行述乎今婦人狀亦書填諱婦人有氏而無諱又何諱之填乎况子貢子思稱仲尼子路稱

隨園隨筆

卷十一

四

孔邱樂正子稱孟軻屈平稱皇考伯庸春秋稱臧孫紇論語稱杞不足徵不在其位詩稱宣父公劉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曹志為植之子而上表稱幹植無私杜甫父名閑詩中不諱開太史公自序曰喜生談談生遷李翱皇祖實錄曰公諱楚金顏氏家廟碑曰公諱惟貞字叔堅陳子昂作父墓志曰公諱元敬皆自填諱也以上諸說江蛟門先生言之甚詳余按周益公集跋王左丞贈會祖詩未書通真郎曰據填諱則填諱之非由來久矣

天地不合祭而合祭亦可

天地合祭古人以為非禮朱子以為可行而未申明確據余按名語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若非合祭天地焉用

二牛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社祭土用太牢其別于祭地也明甚謂社即祭地者郊特牲也謂南北郊冬夏分祭者周禮大司樂也二書出于漢不若尙書之可據

古無墓祭而墓祭亦可

古人于墓只有奔喪去國二事而無祭禮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盡哀又曰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左氏季子復命哭墓公孫齊與臧孫如墓漢蘇武還以太牢謁武帝園陵魏晉以前臣子不謁山陵惟王導以布衣之交始行之皆古不祭墓之証也然周禮墓祭則家人爲尸孟子有東郭瑤間之祭其來久矣曾子問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五

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望墓而爲墳以時祭又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集解畢文王墓地名也又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此皆墓祭之見于秦漢前者通考曰寒食上冢開元年間始編入五禮

無交不弔而弔亦可

今人有素無交而往弔喪者似乎可笑而恰合古禮按禮記相趨也出官而退相揖也虞祔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也虞祔而退以情之厚薄爲去之早遲所謂相趨者慕名之人相揖者會一揖之人皆非朋友也東漢會葬動至三萬餘人太邱雖道廣

諒不至友多如是北史和士開母喪有丁鄒嚴與爲義孝人多笑之是亦無交而弔之流弊也

異姓不爲後而爲後亦可

異姓爲後者魏陳矯本劉氏子而出繼舅家遂姓陳吳將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遂姓朱晉書周逸本左氏子爲周家所養周後有子時人譏逸不復姓逸歷序古事以自解

繼父不祭而祭亦可

或問望溪先生異姓爲後可祀先人否先生曰以恩與義屬而世祀焉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爲後僞也古之有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後者而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六

况其所養乎然不祭其祖宗也禮疏繼父祭無尸稷醜而已不三獻陽厭而已

女不主喪而主之亦可

白下布衣朱草衣死無子命其女主喪人多笑之子按喪服小記稱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杖註云若長成婦人在家爲父母雖不爲主亦杖是女子亦可爲主也杖本指主之名女子既杖矣又何不可以主喪較之東西隣與里尹不啻愈乎又大記曰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既曰女主則不論母妻女子矣草衣所行亦猶行古之道歟

喪不弔而弔亦可

穀梁曰周有喪魯亦有喪魯不弔周審穀梁之言是天  
子之喪猶不弔而况于人乎禮經已有喪雖期功不弔  
曾子問孔子曰喪而弔不已虛乎似有父母之喪不必  
作外賓之弔也然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  
弔之人以為疑曾子曰我弔也歟哉似喪中亦可弔矣  
分家非禮而分家亦可

東漢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唐律父在子  
分家者杖一百宗廟寶二年罪至論死然孟子論王制  
只稱八口之家朱子釋之以弟為餘夫壯而有室則別  
授百畝姚崇傳曰比見達官家田宅水碓都起爭端不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十一

如先有定分以杜後爭是古未嘗禁人之分居也若商  
鞅令民有三男不分居者倍其賦則不分居且有罪矣  
而陸賈各分其子資財而逐日就養焉是亦為分家之  
証也

廟無二嫡而兩夫人並祔亦可

唐太常卿鄭餘慶有二祖妣疑于祔祭韋公肅議古諸  
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一娶有再娶皆  
嫡也兩祔無嫌引温嶠三夫人並祔及顏真卿祖室有  
殷柳兩夫人並祔為証

為後者歸宗可而不歸宗亦可

唐豆盧寧無子養弟子勤為子後生子贊人請為嗣曰

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竟以勳嗣若諸葛武侯初  
繼其兄瑾之子伯松後已子瞻生伯松仍歸于吳羊祜  
無子取弟子伊為子及祜卒伊不服重曰伯父養已已  
不敢違然無父命宜仍還本生

異姓不稱族而稱族亦可

族皆同姓堯與孔疏言之甚明白虎通以母黨妻黨均  
稱族然杜甫寄唐八使君云與君同陶唐氏盛族多人  
韓愈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是異姓亦可稱族  
也

墓銘不書子婦而書之亦可

黃梨洲言墓銘載女嫁某氏者重所適也不書子婦者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八

從所畧也然歐陽圭齋為許魯公碑書子有儀娶平江  
知州劉傑之女是子婦亦可書也

合葬非古而合葬亦可墓銘標題書配非古而書

配亦可

唐宋名人墓志之文無并其夫人而合撰者蓋合葬非  
古祔而離之也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  
合之善夫似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說亦肇于周初而  
非三代以上之禮朱子葬父崇安葬母建陽不合葬也  
東漢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  
之心與夫人同墳異藏可也以故錢氏云凡志墓而書  
暨配某夫人者不典之詞也黃梨洲亦云婦人從夫志

合葬也其題只書某官某公不書暨配某氏也然金石文字中有唐垂拱四年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志銘四品孫義陽朱賓撰大中十二年有榮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葬墓志銘秦貫撰是唐人業已書夫人矣因兩碑出于本朝終南山楨梓谷土中錢黃二公皆未見故也前明王遵岩陳東莊墓表本朝魏叔子楊一水墓表亦俱書暨配某氏標于題目之前余按夫在而妻先卒昌黎爲都統韓宏妻撰銘父在而子爲母刻石臨川爲楊學士母撰銘碑首標題俱冠以某官某公之妻是則錢黃二公之說雖本婦人從夫之意而其間亦尙可通融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九

婦人不稱頓首而稱之亦可

楊彪夫人袁氏與曹操下夫人稱頓首見古文苑

忌辰不飲酒而飲之亦可

忌辰不飲禮也然孔叢子季節見子順賜酒辭曰先君之忌辰也子順曰飲也禮服衰麻見于君及先生與之梁肉及酒無辭所以長長而不敢遂其私也是忌辰不飲而亦可飲也

同婚不爲婚而爲婚亦可

同姓不婚人皆知之然鄭夾漈言姓不同而氏同可以爲婚如孔子之孔出宰孔孔文子之孔本姬姓是也姓同而氏不同不可以爲婚如孔文子不得與姬姓爲婚

是也氏同而姓不同可以爲婚如王伯與爲康成高弟子爲其兒稱寶娶王庭道女是也故劉焯以爲同姓有正姓庶姓單姓複姓之分如胡母而爲胡鍾離而爲鍾皆宜分別論也王莽娶同姓而改曰宜春氏蓋亦未明姓與氏之分別耳

繼嗣非古而禮有可通

古人無子爲之立後者後其繼別之宗非人人無子可以立嗣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主公羊傳曰大宗無後不當絕小宗無後當絕可見非大宗俱不應立嗣也惟雜記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孔疏置後者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爲喪主一若爲之後者而喪畢卽撤仍不立後也故曰爲之置後若宗子則直爲之立後矣今非封建之世無諸侯宗子原無後之可立然漢石渠禮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嗣以繼大宗否蓋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若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宣帝詔曰聖議是也大清律有官員襲蔭一條云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以同族之倫次相當者繼之猶有古時諸侯繼絕之意矣文端公曰古人貴財皆入宗子之家宗子爲之祭無後者今無宗子則繼嗣之說自可通融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十

小宗不可絕而可絕

子夏傳嫡子不繼大宗是小宗不可絕也然羅虞臣長子亦可為人後議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為後日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為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祀及會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兄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為非此一段見閻百詩潛邱札記閻最淵博當非謬語但所引羅虞臣者不知何代人子思之事亦不知所據何書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一

十一

隨園隨筆卷二十二

錢塘袁枚子才

應知不知類

母以子貴而晉人不知

子為天子尊母為后禮也獨晉豫章君生明帝終帝之世竟不追封羣臣亦無言者

郊日不弔而伊川不知

郊特牲云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敬之至也宗賀明堂禮成溫公薨已六日羣臣是日往弔原朱昇禮伊川不引郊特牲禮以折東坡而乃引論語是日哭則不歌致為所戲坐經學之疎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二

十

郊日可弔而東坡不知

按梁書左軍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祀二廟帝問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异引檀弓衛侯祭廟即日往弔極其以答是吉凶可以同日之証東坡知戲伊川而不知引此事以折伊川亦坐史學之疎

國君不死社稷而懷宗不知

曲禮曰國君死社稷註云死其所受于天子也蓋為諸侯言之如後之督撫死一省之社稷今之州縣死一州一縣之社稷是也若天子固以四海為家矣春秋天王出居于鄭天王狩于河陽正此義也明懷宗不肯南遷似誤讀曲禮未讀春秋之累然即以諸侯論若公劉大

王皆夏商諸侯也亦何嘗不遙幽遷岐而必拘拘死社稷乎先儒言東坡周平王一論已誤欽宗于前又誤崇禎于後

嫡母無厭而趙岐不知

趙岐註孟子稱庶子喪母有厭于君夫人之說晉何澹之因生母喪而嫡母存疑于所服問范宣宣曰婦人無專制之事不得引父爲比而屈降其子也庶子喪其所生之母惟父得厭母不得厭也按禮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亦甚言庶子之父不可奪其子之喪矣父且不可厭而况其母乎古者卿有側室大夫有貳宗父子異宮聽庶子自居其宮而遂其服也北朝劉豐八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二

二

子皆庶出一子喪服八子借服一時傳爲佳話

康王之誥陳書沈文阿有說而東坡不知

東坡疑康王卽位麻冕用幣以爲非周公之制本朝

毛西河駁辨千言以爲新君登極宜用吉禮是也不知

陳朝沈文阿先有此說陳高祖崩世祖卽位羣臣議謁

廟之禮文阿議曰旣葬有公冠之儀始冕受麻冕之策

示天下以有主也惟三宿三吃上宗曰饗斯蓋祭備受

福非賀酒耳東坡若讀過陳書便無此疑魏尚書奏議

按周禮天子公卽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

則變顧命康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纁裳云麻冕者冕

不加采色也又變其裳非純凶亦非純吉也案禮三年

之喪越縞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郊必袞冕大裘則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

師作衆字解見賈逵論語註而王旦不知

宋王文正公主禮闈論題當仁不讓于師有舉子將師

作衆字解文正公以爲臆說黜之不知本漢賈逵論語

註師衆也非臆說也

郊天可以獻熟而宋真宗不知

宋真宗問朝臣禮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故郊祭用牛生用也何以鼎卦有聖人烹以享上帝之說其時其臣俱不能對按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鄭注內饗實鼎曰烝禮器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熟是烹以享上帝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三

也但郊則先設血而後設腥與燔三獻之祭血腥與燔

一時同薦既云全烝則不體解可知大夫士小祀之屬

惟薦熟而已大抵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余嘗見

古大鼎可以函牛

明人雷同國號而大臣不知

觀文是煬帝殿名乾德乃偽蜀年號唐宋之臣辨明二事以此受知宋孝宗議改元重熙汪應辰不可曰契丹會以紀年遂改隆興至明代而八股取士士大夫多空疎不學之人以至國號重複古代者不一而足永樂者前涼張重華五代妖人張遇賢宋賊方臘之號也正德者西夏乾順之改號也天順者金叛將楊安兒元泰定



帝太子阿速吉八之號也天啟者元魏元法僧梁永嘉王蕭莊唐末南詔豐祐之號也

起居即問安而李浩不知

唐李浩刊誤稱今謁尊者稱祗候起居起居者指動止而言近有起居某官者其義安在不知漢書王莽使人起居太后是作問安之義稱起居某官者非誤也杜少陵詩起居八座太夫人亦是問安之義

喪禮有元孫服而汪鈍翁不知

沈括筆談言人疑喪禮無元孫為高祖服制不知曾者重也由祖而上皆曾祖也由孫而下皆曾孫也苟有喪必為服三月之服尚書武王告廟云惟有道曾孫周王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二

四

發毛詩成王于后稷雖隔千年猶稱曾孫此其証也禮所謂以五為九者謂旁親之殺也上殺止于九旁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過此則非族無服矣汪鈍翁未見筆談故集中有此疑

天子無小宗大宗而楊廷和父子不知

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所謂別子者諸侯之次子適他國者也繼此別子者遂為大宗此指士大夫而言若天子諸侯祖某帝而宗某王則有之矣並無小宗大宗之說楊廷和父子與一時議禮諸臣誤認孝宗為大宗與獻為小宗則大謬矣據大傳之說則與獻乃真大宗也諸臣謹守司馬光程伊川之說不敢有違不知伯叔

者乃雁行兄弟之稱不可加諸伯父叔父也皇伯之稱俚鄙不經所生者必稱叔稱伯而諱其父字則出母嫁妻尚且稱母稱妻矣况所生父母而可以遠加抹撥乎諸臣但知引漢宣之不帝戾圉光武之不帝南頓君而並不知安帝嗣和帝追尊生父清和孝王曰孝德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桓帝嗣質帝追尊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其時東觀漢記從無爭一疏者蓋其時人心質朴而亦大小宗之說了然于心中故也廷和乃云古嗣位之君無加生父以皇字者目不見後漢書陋矣况漢王生長仁宗宮中原撫如兒子而嘉靖從外藩入立年已長成其中又與漢議不同耶宜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二

五

乎胡世寧之正直李承勛之沉毅其議禮皆與張桂合也其時惟席書一奏最為平允本朝毛西河駁辨數千言惜不令廷和父子一見

西京即有墓志而王儉不知

齊太子穆妃葬欲作墓志王儉以為不見古史按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墓此墓志之始也或曰顏延之為王珍作以其素族無碑銘故耳刊于羨道則自裴子野始見事物紀原

史遷禍因作史不因李陵

人皆言史遷為李陵事受腐刑而史遷與任少卿書亦言受刑後乃作史記余按三國魏志王肅奏明帝以漢

武間太史公述史記命取孝景本紀及已本紀覽之于  
是大怒削而投之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  
下蠶室據肅言則太史非為腐刑而始作謗書也乃先  
為謗書而始入腐刑耳按子長報任少卿書先言侮之  
蠶室重為天下觀笑後言恨私心未盡文采不表于後  
世爰引文王仲尼屈原事處困著書以自况是腐刑之  
後乃作史記而下文敘表紀書世家列傳之數云云又  
謂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  
色則未受刑以前先已操觚至受刑以後方得脫葉耳

崔浩禍不因作史

崔浩傳言浩禍由作史余常疑太武雖暴何至將寵任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二

六

之臣因文字之失而忽加誅滅後閱宋書柳元景傳魏  
太武寇汝穎崔浩密有異圖元景從弟光世要河北義  
士為浩內應謀泄浩誅而光世南奔據此傳是浩之誅  
非為史禍也何以魏書本傳既不載而南北史亦無此  
條

苻生並不好殺

晉載記極言苻生之酷暴好殺洛陽伽藍記有趙逸者  
年百餘歲言曾親見秦王苻生並不好殺言其酷者皆  
苻堅弒生後附會之詞此與金史賈益謙為海陵雪冤  
事同金世宗時言海陵過惡者皆遷官故實錄所載未  
免附會者多

立子殺母親 亦不盡然

魏書稱魏法漢武帝立其子必殺其母故胡太后有寧  
死不墮胎之言頗不盡然景穆之母賀夫人也太武不  
因立景穆而殺之太武之母杜貴嬪也明元不因立太  
武而殺之

罷藩鎮宋法不盡然

李蓋長編曰太祖謂石守信曰為天子大難不如為節  
度使之樂此言不欲其領禁兵非不許其為節度使也  
而司馬光紀聞以為守信等俱以散官歸第悞矣按宋  
史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開東兵馬十七年郭進以洛州  
防禦守西山巡撫二十年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高懷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二

七

德為歸德節度使其他如賀惟忠之守易州李謙溥刺  
隰州韓令坤鎮常山張美之守滄景皆與之管轄之利  
使自募驍勇便宜從事所以二十年無西北之虞自寶  
元康定以後盡反其所為而藩籬盡撤金兵乃入無人  
之境

漢高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亦不盡然

高祖詔非劉氏不王然韓彭皆異姓王也詔非有功不  
侯然陽城延以軍匠造未央宮封梧齊侯非有功也見  
高文功臣表

曹彬下江南不戮一人亦不盡然

宋史稱曹武惠下江南不戮一人按馬令南唐書言宋

兵至城坡中縉紳士女盡避難登瓦官閣吳越兵縱火焚之一時哭聲震天次日過之盡為灰燼梅磻詩話曹景建金陵樂官山序曰南唐初下諸將置酒高會樂人大慟乃殺之聚葬官山因名樂官山詩云城破較門宴飲頻伶工執樂泪沾巾駢頭就戮緣家國愧殺南朝結綬人

明宰相必用翰林而不盡然

相傳明代拜相必用翰林出身之人崇禎五十相皆翰林也然永樂時楊士奇以儒士由舉府審理天順時李賢由吏部主事正德時楊一清以薦辟起家並非科甲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二

八

隨園隨筆卷二十三

錢塘袁枚子才

不符類

史記與尚書左傳不符

史記周公奔楚成王乃發金滕介之推惡子犯要君乃作五蛇歌以申怨與尚書左傳皆不符其他類此者甚多

楊惲事漢書與謝承後漢書不符

漢書載楊惲之死為與孫會宗書嚴斬妻子徙酒泉獨謝承後漢書楊豫傳云豫祖父惲封平通侯子惠宗坐與臺閣交通有罪國除豫上書乞還本土其詞云臣祖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十一

惲念安社稷指刺奸臣以致死徒云云是與漢書不符矣謝氏漢書今雖亡失而此語則見于顏氏匡謬正俗蓋唐時此書尚未亡

稱伊尹貌荀子與晏子不符

荀子伊尹面無鬚眉而晏子乃云伊尹蓬而髻一說不符

昭王南征左氏與呂覽不符

左氏昭王南征而不復人所知也呂氏春秋昭王巡楚而謂辛遊靡振之兼振蔡侯王歸乃封于西翟負始為西音是昭王南征而復也

昭靈夫人事史漢與陸士龍頌語不符

陸機漢高功臣頌曰太公伏軾皇姬來歸是高祖之母  
昭靈夫人未嘗不歸也史記漢書皆不載皇姬始末但  
云母妯而已顏師古註媼為鳥老切致招廣記所載狂  
生之誦

孔子不答戰陳左氏與論語不符

論語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不對曰俎豆之事則嘗  
學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左氏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  
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筮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  
聞也退命駕而行是對孔文子非對衛靈也

四大鎮事馬端臨通考與宋史不符

張韓劉岳之有功宋室史言之詳矣獨馬氏通考引注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三

藻葉適之奏極言韓世忠執縛縣令逼取錢糧天子召  
之三四而不赴元夕取民間子女置酒高會與本傳西  
湖跨鹽光景絕不相符端臨亦稱四將不過削平內寇  
撫定東南而已一遇女真非敗則逃故秦檜不慮北方  
之未取而先憂南方之可危殺之誅之然後江左稍安  
此明指岳公也然則京口之戰順昌之捷與朱仙鎮之  
成名史皆嘗言耶或云馬碧梧故秦相門下士也端臨  
所言不無誣妄

十六國春秋載周彪事與晉史不符

十六國春秋載彪為苻堅所擒堅欲用之彪不屈謀弒  
堅事覺堅赦之再謀弒堅為堅所誅晉書則云周彪病

卒于太原苻氏

唐書王才人事與兩朝獻替記不符

唐書武宗寵王才人嘗欲以為皇后每出獵輒袍而騎  
從羣臣奏事者在往誤以為帝以妃貌類帝故也帝疾  
亟謂如日吾氣奄奄將與汝辭奈何如對曰陛下萬歲  
後妾願一殉帝崩後自經于幄下宣帝嘉其節贈賢妃  
李衛公文武兩朝獻替記云自上臨幸王才人有專房  
之寵以驕妬忤旨日夕而隕羣臣驚懼以上成功之後  
善惡不測

楊妃之死劉賓客詩與唐書通鑑不符

楊妃縊死新舊唐書通鑑均無異詞惟劉禹錫馬嵬詩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三

云貴人飲金屑條忽舜英暮似貴妃之死乃飲金屑非  
縊也又云平生服杏丹亦他書所不載

宋野乘記太宗之崩與正史不符

宋野乘載太宗燕京之敗股中十二矢如積蓋為契丹  
所虜歸後傷重而崩神宗泣告臣下欲用兵復仇若果  
有此事而慶曆朝臣竟有仇不報何耶抑有所諱而不  
敢言耶余按寇準傳準至道元年自青州召見帝足創  
甚寒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耶據此則野乘所載未為  
無因

金滕史記與尚書不符

史記周公薨後成王纒開金滕尚書言公居東都時罔

全勝是生死不相符也

國策載李牧事與史記不符

李牧死國策極言其冤史記則言牧不受命捕得斬之  
通鑑主史記大事記主國策

金人南遷錄與金史大金國志不符

金人張師顏南遷錄載章宗內侍姚天貴與牛才兒爭  
地訟之大與尹尹不能決乃奏章宗上方與李宸妃飲  
令別踏地與刁兒以此刁兒怒與穆三奴等于七夕入  
宮殺章宗宸妃以疾不與聞變急召宰相完顏章等討  
賊迎磁王允明立為皇太叔有司奏宸妃知情乃亦賜  
死云云常疑此一節事何以金史無之大金國志宋史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四

皆不載入但云帝蒙以善終稱後閱賓退錄極言張師  
顏南遷錄之誣世宗賢主而誣以新莖之行允迪賢太  
子而誣以南涼觀被殺此書半屬子虛然此種傳聞亦  
可存之以留疑案

周處事史與碑不符

晉書周處討齊萬年軍敗無援力戰而死通鑑因之亦  
無異詞惟陸平原作周孝侯碑稱舊疾增加奄捐館舍  
春秋六十有二與史不符

心史載文天祥事與宋元史不符

鄭所南心史云文山大罵元祖數其五罪致被剖剝取  
其心肺食之皆與宋元史從容柴市之說不合又載元

主好食孕婦乳中血并食腹中小兒太覺荒謬予故常  
疑此史之不真錢匣在井二百年斷無紙墨不壞之理  
惟四言詩一首殊可愛曰今日之今霍霍栩栩少焉矚  
之已化為古

明仁宗景泰之崩野史與正史不符

陸欽病逸漫記曰景泰為宦者蔣安陰受天順皇帝之  
旨以帛勒死仁宗崩驟因宮人毒張后悞以其藥進帝  
而帝崩或云雷震也

燕懿王德昭之死凍水紀聞與宋史不符

宋史燕懿王德昭傳德昭請行太原之賞帝不悅曰待  
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柯氏新編所載亦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五

同獨司馬光記聞言德昭好啖肥肉體太充盈一夕啖

肉過多痰湧而卒與宋史不符李燾長編但存其說而  
不取

吳越重飲五代史與錢氏私志不符

歐公五代史極言錢氏重飲其民下至雞魚卵殼必家  
至而戶取諸案吏持簿量答至數百人按錢世昭作錢  
氏私志則云錢惟演為西京留守歐公任河南推官頗  
狎一妓而惟演逐之以故有憾于錢氏所作似非信史  
然江表志亦云吳越時民多赤體用竹篾繫腰間民貧  
至此而吏胥雖貧亦家累千金順存錄曰錢氏欠租至  
一斗便定徒罪以故江景防入宋沉園藉于河以蘇民

因總錄自武肅王末三世竭十三州之力以事大國故也通鑑則載吳越王宏佐知國有十年之畜乃賜復境中租稅三年亦與五代史不合

宇文虛中之死野史與宋史不符

金史宋史以宇文虛中之死為自取毫無憂詞然施德北窗笑錄云虛中作三詩有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胸不汝忘紹興十五年謀挾淵聖南歸為人告變虛中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能脫事不成而誅按兩史皆不載此事而但云以謗訕得罪然百口全死似必有他故不止謗訕也况淳熙初贈開府儀同三司諡肅愍開禧中又賜姓趙氏觀宋之尊崇如此則北窗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六

多軼之言必非虛妄

羅願拜岳廟之事外集與正史不符

宋史羅汝楫作御史助秦檜劾岳飛後其子願知鄂州以父嫌不敢入岳廟然願頗博雅作爾雅翼一書治鄂有善政一日者自念怨不及嗣過岳廟入拜竟死此事人皆疑武穆雖靈未必如是之隘考曹湮作願本傳引新安續志謂鄂州大旱願立日中請禱致疾而卒洪武二年王禕作小集後序亦云天旱禱雨得疾卒皆與宋史不符

趙元昊之死筆談與宋史金史不符長編又與筆

談不符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筆談言元昊初生一子曰寧令受寧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藏訛之妹生諒祚而愛之寧令受之母授戈于寧令受使殺之寧令受遂入元昊之室刺元昊未殊而走諸大佐沒藏訛詭計殺寧令受明日元昊死諒祚遂立宋史金史元昊傳中不載此事俱言元昊善終子諒祚嗣位而已長編則云元昊凡七娶生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五娶為野利氏生寧令哥而愛之為娶沒移氏為妻見其美自娶之立為新皇后寧令哥憤而行弑投及未殊乃割其鼻去匿黃蘆訛屨家為訛屨所誅元昊以鼻創死二三月諒祚始生蓋遺腹也

宋齊邱之死江南野史與馬令南唐書不符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七

龍衣江南野史稱孫晟對世宗曰江南有甲兵三十萬以長江抵十萬宋齊邱抵十萬世宗亦曰不殺齊邱和議不成故縱反問于元宗而誅之馬令南唐書頗不以為然言齊邱能見用於烈祖而不能見知于元宗亦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之意齊邱亦自知之故哭周宗死日來亦得時去亦得時

岳武穆之死正史與北盟會編及諸野乘不符

宋史岳飛傳但言秦檜附會其獄歲暮不成手書片紙付獄即時報飛死而已朝野遺記言飛之斃于獄也實請具浴令壯士拉脅而殛獄卒隗順負其屍葬之北山之漸北盟會編則言飛天竺題詩有寒門富貴在何時

之何為万俟高所証乃閉眼受掠中毒而卒葉菜園中  
大抵死法點昧故兩書不同且所言莖處亦不同至于  
棺上有鉛筒私號賈宜人墳出于南宋相眼一書書名  
亦奇

關壯繆之死三國志與關帖不符

吳志潘璋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于臨沮夾石及其  
子平南帖鍾繇表稱羽為曹仁所手及是兩說不同也  
蜀記潘禽羽欲活之左右曰公不記從都遷許事耶乃  
殺之又稱孫權欲活羽以敵曹左右不可乃殺之裴松  
之以為羽乃陣亡非生禽也駁之甚力是關公之死竟  
有三說矣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八

范公論唐人司馬之事與唐史不符

宋嚴有翼序柳子文云王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  
頗重之與俱文珍韋臯等相忤得罪而入司馬之名紛  
然出矣作史者不審是非以成敗論人非實錄也賴范  
文正公論之曰叔文人望稍輕然順宗即位與劉禹錫  
等決事禁中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臯私  
請欲斬劉聞其意可不謂忠乎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  
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遂行內禪唐書無  
駁因其成敗而書之不足為定論也

韓壽事高氏逸史與晉書不符

高氏逸史通韓壽者乃陳壽女非賈充女也壽未娶而

女亡乃別婚賈氏晉書賈充傳及世說直言壽適充女  
而妻之似惡充而揚其惡也然壽女事亦誣因壽從弟  
楚與壽子忿爭遂誣加壽女以穢行耳說見高氏小史

真語言郝蓋王陽明文集述郝璞語皆與正史不  
符

陽明文集載某月日夢郭璞來見極言王導之姦邪倍  
于王敦正史為其所欺賦詩一章而退陽明亦賦詩和  
之特存集中以示後世余按此等虛渺疑案往往有之  
陶氏真語言晉郝大尉鑿之殺人家口取其家財東坡  
志林言唐楊綰之好殺二人皆賢者何以得此異論

金王亮之死諸書不同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九

金王亮之死諸書不一員興宗采石戰勝錄云諸酋射  
亮帳中已中三矢乃問是江南人自家人曰自家人亮  
曰我去年作些沒道理事今日饑我也由你不然早早  
快殺萬戶一人直入殺之江上場王錄曰肖這巴與  
親信樂家奴謀三更時伏萬弩于暗處使人喊南人越  
寨家奴先盜其弓劍以燭引亮出諸人望燭明處萬弩  
齊發亮問劍所在曰恐人盜劍臣帶于身乃擲燭而逃  
張棟正隆事迹記曰耶律勸農懼點其兵與直宿將母  
母里哥謀乘亮未起射之亮疑本朝人愕然曰軍變披  
衣而前已為謀克當鵠射仆于地乃執而殺之神麓記曰  
亮遁軍南渡勸農使契丹阿列等以十一月二十六

日夜以御營諸軍弓箭持滿向內喧呼亮曰莫非南軍  
至乎王光道乘烟引亮出帳衆責之曰君虐民弑母神  
人共怒南朝何罪而必伐之亮問汝等殺我願南乎歸  
國乎皆言歸國遂射殺之而焚其尸虞尚書宋石鑿亮  
記云亮兵不利退歸鎮江諸酋乙未夜詐作南軍劫寨  
狀直趨亮寢曰我欲帳前白事親兵縱之入遂劫亮亮  
問南家人乎我家人乎曰我家人亮曰我自知無道汝  
殺我亦當遂矢下如雨並殺其妃三人而來求和金史  
逆臣傳則云元宜王祥亂作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  
之海陵曰走將焉往方取弓劍而中箭仆地延安少尹  
等手刃之手足猶動指揮使大礮將矢來救王祥笑曰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三

十

已無及矣乃取衣甲裹尸焚之

隨園隨筆卷二十四

錢塘袁枚子才

詩文著述類上

文人寓言

文人寓言不可爲典要者如晏子春秋一桃殺三士史  
記魯連射聊城齊將自殺優孟假孫叔敖衣冠而莊  
王卽欲用之國策秦滅六國而安陵六十里以唐雎故  
獨存夏禹之鼎沒泗水張華之劍躍龍津相如作長門  
賦武帝讀之寵陳皇后如初其實並無此事也他如孔  
稚圭北山移文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皆偶爾興到之  
作孔與周交好無間而山公與嵇亦並未絕交也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行狀

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原伯行狀見文章緣始江淹  
爲宋太如周氏行狀見文集

上梁文

上梁文見溫子昇集有闔閭門上梁文

祭文

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孔疏予詞而致傷詞當書之  
于版使人讀之而奠殯前此祭文之始也

檄文

檄文始于周穆王命謀父爲威讓之詞以責狄人  
編文用爾雅之非



郭注爾雅闕逢攝提格未詳司馬貞索隱以爾雅為近人所作所記年名不符古鐘鼎從未有以闕逢攝提記年者鄭氏深曰今人編年好用爾雅名甲為兩逢乙為游蒙是以一元大武為牛也夫隱語為習井迹難之言豈可施于簡編乎

自評其文之非

歐公譏元微之桐柏宮銘自註典故以為非作者法今人犯此病者多

編集以賦裝頭之非

文以賦裝頭始于文選劉禹錫曰文章家先立言而后體物今以賦裝頭者非也

詩賦不可為典要

詩賦不可為典要

上林不產盧橘而相如賦有之甘泉不產玉樹而揚雄賦有之簡文雁門太守行而云日逐康居與月氏蕭子暉龍頭水而云北注黃河東流白馬皆非題中所有之地唐明皇幸蜀不過峨嵋而香山長恨歌乃云峨嵋山下少人行宣州去江數百里郡中無江而謝朓登城樓詩乃云澄江淨如練蘇武詩有俯看江漢流之句其時武在長安安得有江漢

文中用釋老

韓歐文集無一字及釋老者文品最高曾蘇便不免矣范文正公有水陸齋荐祖先文文山有誕節升遐保

安等疏俱非文章上乘至宋金華焦弱侯侏儻引而江河日下矣

一字異音

簡杜子春讀為奇鄭康成讀為持樵杜讀樵鄭讀雀煖杜讀俊鄭讀縛又鄭司農讀後紛讀粉康成敦讀燾獻讀莎脩讀涿俱不可解

方言與今不合

方言者一方之言如今鄉音是也然今古亦頗不同如公毅之以豫為踊以狂為愷以即來為登來吳呼善伊為稻緩楚呼妹為媼以至化我筍將之類今皆不全他如左氏以於菟為虎漢書以抱小兒為面擁樹如淳曰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三

齊人以不知為叩高誘曰楚人以恨不得為桎治淮南子云淮南人呼母為社范成大吳船錄蜀呼老為波世說吳語以冷為母乃洵長安志秦人以水驟長為霜長大戴禮楚人稱冢曰琴故阜陶冢名公琴越絕書越人謂鹽曰餘故鹽官曰朱餘唐詩江淮之間以韓為何匡謬正俗山東謂眾為洋內則注齊人呼巾為紛喪大記注齊人呼棺索為緘繩今皆無此音予杭人也偶聞則汝成委巷叢談云杭人以快速為響溜此語尚存也以好為現薩醜為懷五則久無此音矣

音義繁重

古無平上去入之分可以通讀自齊梁間四聲譜出而

後之編韻書者以一字分數音而訓詁亦異所謂韻音是也謹按康熙字典上字注如上聲是寧切爲升上之上屬動去聲時亮切爲本在物上之上屬靜有兩音兩義者如食讀飼中讀仲王讀旺之類如毀敗之毀讀上聲莊子其成也毀也是也非自毀而人毀之之毀讀去聲孟子毀其宗廟是也已成之譽讀去聲孟子不虞之譽是也媚人而譽之譽讀平聲論語誰毀誰譽是也風雨之雨上聲易經雲行雨施是也自上而下之雨去聲詩經雨我公田是也衣裳之衣平聲繫詞垂衣裳而天下治是也衣被人之衣去聲東方朔傳身衣七綈是也玉音獄入聲乾爲玉爲金是也琢玉工之玉音遇去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四

聲易林鉛刀攻玉是也出入聲音點凡物之自出也出去聲音吹推而出之也詩經君子如怒怒讀上聲逢彼之怒怒讀去聲諸如此類今行文者雖不能記清然不可不知也

字義相反

古用字有與字義相反者亂之爲治也息之爲長也撥之爲順也荒之爲定也結之爲解也浮之爲沉也面之爲背也臭之爲香也糞之爲除也

俗用字不知所始

弔哀死也而取文案曰弔卷縊死曰弔死打擊也而造短曰打短取漁曰打網巴地名也而望遠曰巴想効力

曰巴急行楫也而曰著棋披衣也而曰穿衣其由來皆不可解至于遣人曰差本詩經之既差我馬毛傳差擗也蓋謂檢擇而用之也少物曰欠本說文歎食不滿也歎卽欠巨謬正俗載此二字可見唐時已有此音

左邛明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人常疑左邛明古無其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作春秋魯君子左邛明懼弟子人人異傳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是左邛明者乃魯國賢者爲孔子同時友非弟子也故曰左邛明恥之某亦恥之又班固白虎通以春秋書名黃帝時已有亦奇

尸女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五

魯莊公如齊觀社公羊云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范甯註尸至也至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語意不明或讀女爲汝尤屬牽強余按漢書地理志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間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大概遇社會之日則巫兒皆出妖冶喧闐故莊公往觀曹劌以爲非禮尸女或卽巫兒

上行用草書

東觀餘論云唐太宗許臣下用草書惟署名處用楷書羣臣先正書而又加草遂爲花押按通鑑李元道佐王君廓時上書房相君廓私閱之因不識草書疑其傾已

遂反可見上宰相書亦用草矣余偶得王陽明擒宸濠時在軍中寄其父家信亦草書字如粟于大

名數字義

南朝呼筆四管為一狀見孔元舒在家記北朝呼帶為履周武帝賜李賢御服十三釵金帶一腰裙亦稱腰唐五行志安樂公王造百鳥毛裙兩履陸雲與兄書曰六日上三臺曹公藏墨數十萬斤今送兄二螺北戶錄亦稱墨為螺為丸為枚衣稱稱見禮喪服大記衣十九稱註單複具曰稱袍有表衣有裳謂之一稱名銀為流者漢書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名田為雙者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雙為二百畝穀稱一雙四畝也佛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六

地以二畝為一雙名酒為神者見段成式送人酒一桿博雅桿榼也集韻飲器也以金稱版者見韓晉公與摺夫白金一版周禮秋官職金旅于上帝供其金版註餅金謂之版以物稱夏者唐書南蠻傳十六枚為一貫以食稱頭者見晉元帝集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以食稱頭者見世說羅友少時伺人祠日乞一頓食麵稱屈者見南海志扶南國貢交翅百屈以寶稱仔者見尚書大傳湯伐三屨仔厥寶王以玉稱隻者見穆天子傳天子至羣王之山載玉萬隻以履稱診者見漢書王喬傳有雙鳥從東方來舉羅張之得一隻鳥乃詔上方診視以詩稱餉者見魏文帝紀以詩賦餉非權以城稱幣者見

趙世家馮亭以城七十幣吾國以矢稱賄者見周本紀王命榮伯作賄肅慎之命以天子所到稱賤者見尚書序成王既伐東夷遂踐奄以幣稱兩者見周禮媒氏凡嫁娶入幣紙帛無過五兩註五兩十端也言兩者取配合之名孔疏云四十尺也錦稱純見穆天子傳獻西王母錦粗百純註純正端名也以酒稱程者見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大夫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急就章曰稽漿程即程程之義也以經稱斤者楊升菴稱易重一斤詩重八兩以人稱鎰者陳白沙稱堯萬鎰孔子九千鎰稱地為弓者儀禮鄉射侯道五十弓稱餅為軸者見太平廣記唐僉過薛良遺之以餅二軸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七

紙稱番者見唐書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田可稱稜陸魯望詩我本曾無一稜田爰稱壯者後漢書註華佗別傳有炙此艾各七壯之語三餘贅筆醫家艾一灼謂之一壯首飾稱樹者隋書禮志后首飾花千二樹以一徑稱一遭者見楊子方言一周日一僧即一遭也又車亦可稱兩孟子革車三百兩稱匹者小爾雅倍丈日端倍端日兩倍兩日匹淮南子天文訓四丈為匹稱牛馬為一頭者見漢書西域烏孫傳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鼓稱通者見文選注引軍戰令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一石稱一搭者後漢書韋彪傳注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搭以裝稱石者史記貨殖傳羔羊裘千石以量稱

領者世說王大見王恭坐六尺簾日可以一領及我以  
珠稱排者魏志孫權貢珠百珠以金稱笏者墨莊漫錄  
朱芾為太常博士寫黃庭小楷詔賜白金十三笏米可  
稱條者見白香山登靈應臺北望詩云臨高始見人寰  
小遠望方知世界空回首却歸朝市去一條米落太倉  
中

句讀

漢何邵公序公羊傳始連出句讀二字讀字舊無音當  
即羣經古注所謂讀若某某人讀之讀也馬季長長笛  
賦又言察度於句投注云說文訓逗為止投與逗古字  
通音豆句之所止也然則句所止為投音之出為讀古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八

未有以讀為投者亦未有以投為句之半者自宋而後  
通讀為投呼以豆音凡館閣校書旁點為句句中點為  
讀而讀遂改為半句絕之名

書父祖考應從父稱

凡行狀之作特狀其所狀之人而無與乎其狀之者故  
子狀父而稱父之祖考必從其父之稱孫狀祖而稱祖  
之祖考必從其祖之稱故唐穆員狀父所云祖思恭考  
元休白樂天狀祖所云祖志善父温皆其祖父之祖考  
也惟明之中葉乃有稱其祖父之祖考而從狀之者之  
所自稱不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者此流俗無稽之失不  
可以為典也凡高祖之父連身數之為六世離身數之

為五世後漢書蔡邕傳邕六世祖勳勳乃邕高祖之父  
邕傳註引邕祖攜碑云攜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則  
連身數之也陳子昂誌父墓柳子厚表父神道于高祖  
之上一世皆稱五代祖則離身數之也按古文尚書云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子云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  
之地者事三世是祖廟而上皆身所治數世離身實本  
古制故韓退之撰薛戎墓銘稱高祖為四世祖此其証  
也至凡所狀之曾祖祖父與其鄉貫有列于狀之前  
者以上太常之館議謚編錄任彥昇之狀蕭子良韓退  
之之狀柳渾陳京是也有疏于狀之內者以託文章家  
撰著碑誌韓退之之狀馬彙蘇子瞻之狀其祖序是也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九

古有史無經

劉道原曰歷代史出于春秋劉歆七略王儉七志皆以  
史漢附春秋而已阮孝緒七錄才將經史分類不知古  
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皆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傳之言  
禮者先王所立之法皆史也故漢人引論語孝經皆稱  
傳不稱經也六經之名始于莊子經解之名始于戴聖  
歷考六經並無以經字作書名解者

七言律即樂府

舊唐書音樂志享龍池樂章十首姚崇蔡孚等十人之  
作皆七律也沈佺期之盧家少婦一章即樂府之獨不  
見也陳標飲馬長城宿一詩亦是七律楊升菴草堂詞

選序曰唐七言律即填詞之瑞鷓鴣七言仄韻即填詞之王樓春也

聯句始式微

劉向列女傳謂式微之詩二人仝作是聯句之始矣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相梁餘製

集句始傳成

傳成有回文反覆詩又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皆集經語是集句所由始矣

文集之名始東京

隋經籍志曰集之名漢東京所創蓋指班史某人文幾篇某人詩幾篇而言實後人集之非自為集也齊梁間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十一

始有自為集者南齊阮孝緒為七錄曰文集王筠以

一官為一集江淹自名前後集是也有一人之集止一

題者阮步兵集五言八十篇四言十三篇題皆曰咏懷

應休璉詩八卷總名曰百一詩是也亦有一集止為一

事者梁元帝為燕歌行羣臣和之為燕歌行集唐虞宗

時李適送司馬承貞還山詩朝士賀者三百餘人徐彥

伯編而序之號白雲記是也有一集止一體者崔道融

唐詩二卷皆四言是也有數人唱和而成集者元白之

因繼集皮陸之松陵集温飛卿之漢上題襟集是也

近體詩出韵

近體亦可通韵明皇餞王賚巡邊長律用六魚韵而次

聯即押用符字十聯用數字乃七虞也蘇頌出塞詩五律用五微韵而次聯用庵字乃四支也少陵寄買嚴雨閣老用十一真而三聯押芹字乃十二文也劉長卿登思禪五律用東韵而三聯用松字乃二冬也康熙字典重字注云古人三聲通用必謂另聲另用者宋人拘泥之過也

八分書

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王次仲作八分或不解八分之義讀書譜載蔡文姬之言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知此而隸與八分之辨已如刻眉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十一

中國書在海外

西洋國有算法書名幾何乃春秋時冉求所造也今在海外而中國無之猶之楞嚴經乃番僧語也今在中國而西域無之見藝林餘話

然雖

晉書八王傳序然雖克滅權逼猶足維翰王畿是倒雖然二字而用之

諸子

商子二十六篇雖奇崛不可句讀而殷中御史之號實出是書其非孝公之世明矣晏子春秋俚淺已甚參人孔子曾子見晏子等語尤為不倫管子龐雜非一人之

筆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有篇而無解其自相矛盾者如桓公十日齋戒召仲仲三饒三行而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后諫戒勿用豎刁易牙等語屢稱而屢不同且有西施毛嫱等語年代太懸隔矣墨子與澁難讀既曰非攻矣乃有備城備水等篇既曰非儒矣乃南遊使衛載書甚多所染篇抄襲呂覽兼愛明鬼純盜佛經至詆孔子爲白公尤悖漢人好敷衍奏集以成一書故淮南要略一篇全用莊子大戴禮投壺哀公問曾子大孝篇半抄載記保傳一篇全寫賈子投壺一篇又做儀禮

揚子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主

法言十三篇其中評子胥曰卒眼之評六駟曰方肉方木問餘耳曰光初稱文帝曰宮不女全是割裂文義測度猜謎讀之欲嘔末云周公以來未有如安漢公之豎尤屬無恥乃前見美于韓公後見美于溫公實不可解或云美新投閣是谷永非雄年七十有一卒不達天鳳五年余按揚子年四十餘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次年王根秉政薦之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揚子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耻以爲不達事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揚子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爲之諱矣夫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成帝並未

祀甘泉揚子必不枯坐京師至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若谷永則死于王根之世有明文矣

古事見古人引用而不知所本

有古事見古人引用而不知所本者周禮大司寇註引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五刑弼教之官非理刑也王霸記不知何書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劉子謹獨篇曰顏淵夜浴不改容曹子建求自試表曰恐犯詩人胡顏之譏陳琳與曹洪書曰有子勝斐然之志漢書崔駰賦顏淵明仁于度較馮衍賦許由隱于負黍阜陶漁于雷澤吉良釋聖于美里魏志張淵傳曰或取証于逢公或推變于衝午孔穎達正義曰三始之目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主

章于帝軒南齊劉璉傳曰曾子孝親而沉乎水又曰曾子不逆薪而棄知其不爲暴也劉歆革終論曰但設身君之虛位伯夷之村水魯桓公二年滕子來朝朱氏灌甫曰樂正子記滕薛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焉尸子曰堯寄于伊者舜灰于常羊唐人策問曰范蠡逞能于千樹文子開致于五神三國志秦宓傳曰三皇乘祗車出斜谷又曰成湯見野馬而有獵逐之失博物志曰吳王璧羽伐楚六甲盡見軍師淳受命述曰鳴玉除壇三指以俟張衡授符賦曰周公惟事七涓有降尚書大傳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又曰目作宴瓊飽腹作宛惱佩刀作離婁辭又曰既死

明月魄無復玻璃魂李涪刊悞曰醴酒二十拍促曲名  
三臺大傳曲名柘鼓殺空桑作張衡大象賦日出石所  
以旌處士谷風所以應騶虞管輅別傳曰杜伯乘火氣  
以流精彭生托水變以立形淮南子曰羿死于桃棗祀  
為宗布武王弑紂宣室湯禽桀焦門曰覽曰成湯約于  
郭薄武王窮于畢程賈子新書子胥傷五藏之實毀十  
龍之鐘子貢觀魯廟之北堂九蓋皆繼民以身解于陽  
盱之河堯舉舜于童土之地賈子曰陳靈公殺洩冶而  
鄧元去又曰齊桓假八流以自廣鹽鐵論曰孔子能方  
而不能圓故饑于黎邱桓譚新論曰子思好佩銀珮孔  
子名性性聞野人之歌而知之釋史列士傳曰天道自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十四

鹿乳夷齊夷齊欲食鹿鹿不來乃餓死元晏思游賦夏  
像韜塵于市北修稀合而靡呈皇甫謐釋勸篇云支伯  
以幽疾拒唐顏師古策題問封鉅大填翠鳩元履地皇  
出于雄耳龍門之嶽人皇生于刑馬山提之國韓詩外  
傳曰仁者好倖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  
麗文心雕龍曰應瑒之鼻方于盜削卯張華之形比于  
握春梓漢馮梁托絃以流韻晉隸拊髀以清文劉晝新  
論曰微子感率牛樊噲感狼星范蠡吠子狗寶覽申戴  
石而吟論衡曰子貢滅髮為婦人莊子註務光長八寸  
張師仲長尺二寸墨子文王舉問天子置綱之中孔子  
疾齊景公不用乃樹鵝夷子皮于川常之門歸葛易曰

宵梁為酒尊于兩壺兩瑜飲之三日而蘇周宣王時采  
薪歌曰全虎入門吸元泉荀子曰藍其路作似智而非  
葛洪枕中記曰二儀始分生元蟲元蟲生剛須剛須生  
元始天王淮南子曰黃頴生青曾青曾生若菌若菌生  
聖人鹽鐵論胡建不得其死而胡得幾不免于患也今  
欲下城石通關高則恐有盛胡之累管子車有韜沂冠  
有縷虎又曰衣不務于罔肌之削冠無觚靡之理應璩  
與曹公箋云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顧愷之定命  
論曰知周天地獨羅沉疴之災明並日月必嬰深巨之  
難荀子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弟子曰泔之傷人不如  
粵之曾子泣悔其聞之晚也說苑曾子曰爾本三年港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十五

以鹿醢易以匹馬港以苦酒則庶人不佩君子不近大  
戴禮上交下交銀手如斷此卜商之行也宋紹聖時極  
得甄后板而綠石匣鹿頭笏頭上有文昭皇后識坐  
板函十字識坐板是古人何物康成箋詩經冢土曰春  
秋蠶宜社之內蠶字不解或問太白樂府元氣是文康  
之老親作何解余按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名文  
康此其所本也然終亦不可解

二字義分而今合用

漢書註得利曰乾失利曰沒今混稱乾沒為賺入已之  
稱漢書註馬傳曰置步傳曰郵今混稱置郵為驛馬之  
名詩疏外諸侯曰君內諸侯曰長節之漢官制萬戶以

上稱令不及萬戶稱長也今混稱令長君長楚世家爲  
火正者一吳回一陸終父子也今混稱回陸火正爲重  
黎左氏曰重爲少昊氏叔黎爲顓頊氏子亦二人也今  
混稱重黎漢制郡國曰學侯國曰校今混稱學校禮運  
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今混稱臣僕演繁露開夾室  
也度食之所閭門旁小戶也脚門也今混稱閭下尸子  
註婦女曰姑兒童曰息今混稱姑息緯略有聲曰雷無  
聲曰霆雷善而霆惡今混稱雷霆周官家人註叩封之  
度王公曰邛諸侯曰封今混稱邛封公羊註側手爲膚  
按指爲寸投壺註鋪四指曰膚大戴禮布指曰寸今混  
稱膚寸爲些小之名何休公羊註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共

今混稱朋友爲交好之名佛經本覺曰如今覺曰來今  
混以如來爲佛號考工記青雜白謂之文赤雜白謂之  
章今混以章句爲文章他若禮記疏一舉足曰陸二舉  
足曰步字少曰名字多曰字男幼曰嬰女幼曰兒能知  
姓氏所出者爲宗能知明神之事者爲祀有才能者爲  
奚無才能者爲奴太史公功臣表明其等曰閭積其功  
曰閭左氏釋文貪財曰饕貪食曰彘有足曰彘無足曰  
彘有牆曰圍撞離曰剛爾雅註平底曰履履底曰鳥詩  
疏下田曰汚上曰日萊穀曰木曰稟國語註東西曰  
廣南北曰表儀禮下獻上曰享上食下曰饗爾雅異妻  
父曰昏昏父曰姻姻禮春官小史註先王死曰日忌名

口諱地理志江南曰雲江北曰夢論語疏一穀不收曰  
饑五穀不收曰饑金食貨志官田曰租私田曰稅陸德  
明釋文三糾繩曰微二糾繩曰纏廢物異名疏戶限曰  
樞弩牙曰機小曰羔大曰羊劉向洪範五行傳記內曰  
恭外曰敬韓詩齊顏色均衆寡曰沉閉門飲曰酒鄭衆  
解詁玉曰琢石曰磨有目朕曰矇無目朕曰瞽曰聵  
衣曰頤爾雅內宗曰族母妻曰黨女曰巫男曰覡杜預  
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國史補  
上告下曰臚下告上曰句菜不熟曰饑果不熟曰荒宋  
史儀衛志文曰儀武曰衛平日墓高曰墳封曰冢檀弓  
古者墓而不墳是也爾雅婦黨爲昏兄弟壻黨爲姻兄

隨園隨筆

卷二十四

七

弟管輅曰朝且爲輝日中爲光見三國志孔子曰自吾  
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見孔叢子他如匡廬武夷羅浮  
皆以六人名爲六山名非以二字爲一山也他如爛漫  
水火之象也契濶離合之情也憂虞悲喜之別也竭來  
去來之異也軒輊依違然疑滄連皆兼二義而今人皆  
以一義用之妻子二字古竟有作一義用者樂府詩集  
爲妻子妻可云結髮子不可云結髮也韓非子卜子使  
妻爲侈妻問今侈何如曰如故侈妻子遂毀新侈爲故  
侈是以妻子稱妻矣



隨園隨筆卷二十五

錢塘袁枚子才

詩文著述類下

考据最難

趙岐註孟悞曹交為曹君之弟不知左氏哀公八年曹已滅矣戰國時焉得有君章懷太子註後漢書悞元二為元元不知乃建初之元年二年也楊彪碑云中遭元二西戎寇殘洪慶善註九歌絙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簫以為蕭鐘二器乃樂聲之相應者一蜀士曰蕭即蕭廣韵云擊也楚詞以擊鐘對絙瑟耳非器名也蔡謨悞以計然為范蠡所著書名不知漢書古今人表列計然第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十一

四等皇覽載然為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志沈沈不肯自顯故稱曰計然馬總意林亦載之酈道元水經注悞以中平二年都鄉正街彈碑為衛彈碑不知周禮里宰註合耦于紉若今街彈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也阮籍詠懷詩趙李相經過顏延年註以為李夫人趙飛燕不知趙季李欸乃成帝時陽翟大使也見漢書蓋諸葛等傳韓文公孔子廟記社稷之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獨坐巍然禮壇屋不分隆殺古廟供主非像安得云獨坐耶王伯厚困學紀聞悞陸希聲為陸質不知一侍賢宗一相昭宗悞盤谷李愿為西平王之子不知西平王之子愿非隱者為校檢司空河中節度使見裴晉公所載

神道碑唐別有李愿隱居盤谷又悞嚴延年女羅術為

昌邑王妻不知妻昌邑者乃執金吾嚴延年非御史嚴延年一字長孫一字次卿見百官公卿表李善注西京賦以屬玉之館為玉飾不知屬玉水鳥名也漢栢梁災故多以水鳥名觀見西京雜記黃魯直詩月黑虎夔夔用少陵課伐木詩序有虎知禁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夔者夔州人也魯直以夔字當窺字解為益公題跋所設東坡南安軍學記有弟子揚輝而序點者三此用禮記孔子射于矍相語也將序點作虛字別竟忘點是入名為容齋五筆所譏緯蕭斷也二字出莊子陶九成作輟耕錄不知二字所出湘素雜記忘麥秋出月令孟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十一

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而乃引北史蘇綽傳為解能改齋漫錄忘首如飛蓬見于毛詩而乃引左思賦為解又忘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說苑而乃以為狄梁公事趙凡夫說文長箋譏懷素改極為笈不知負笈二字見李邕傳以翻胃釋病不知痲痲二字見薛宣傳劉貢父不解爆梨之義高似孫緯畧以為爆牛最勇故刻之于梨李綽輦下記曰爆梨者取爾雅爆牛抵觸百獸之象伏內有爆稍庫刻爆牛形于其上宋八稍安朝堂行禮前導其夾大將軍者名衛司爆稍也宋王禹偁作月波樓詩自注不知月波出處按漢樂府月穆穆以金波韓文公詩微風吹空月舒波已用之矣謝朓贈王融詩帖危

賴宗哀指謝安也李周翰注以爲王導并云與謝元同  
破苻堅則年代隔遠矣鹽鐵論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  
益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益乎子貢與文仲亦  
年代隔遠矣爾雅山有穴爲岫謝元暉詩應中列遠岫  
徐浩文孤岫龜形皆悞指爲山巒漢孫叔敖碑君有會  
閔之行又曰繼伍舉子文之統叔敖與會閔伍舉亦相  
隔年代遠矣史記悞以楚優孟爲在淳于髡後陶宏景  
真語悞以鄭子真爲康成之孫班固古今人表悞以范  
武子與士會爲二人韓非子謂叔向謂甚宏咎犯諫晉  
平公皆可笑也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三

見通雅顧寧人悞以衛玠衛瓘爲兄弟爲爾百詩所譏  
見潘邱札記楊升菴悞以王筠爲王融以南朝劉休妻  
賈皂英爲北齊事爲胡應麟所譏見胡氏筆叢汪鈍翁  
爲人作墓志云得至太傅不知太傅非爵也官也爵者  
公侯伯子男也亦爲百詩所譏  
高似孫緯畧引金樓子云劉子元爲水仙花賦不減洛  
神按劉子元卽劉知幾唐人也金樓子乃梁元帝所作  
年代隔遠矣考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元爲水仙賦云  
云休元者南平王縠也劉宋時人水仙非花卽洛神也  
爾寧人駁漢書段熲爲叔段之後言古無以祖名爲姓  
者不知鄭樵通志載以祖名爲姓者乃有二百餘人唐

類函陳遵與宣帝博奕數召進及卽位遵遵太原太守  
曰可以偵博進矣按漢書乃是陳遵字長子遵之祖非  
遵也

鸞鳥聞樂而舞

王應麟曰虞書鳳凰來儀之說人多疑之按東觀記王  
阜爲重泉令鸞集學宮阜擊磬鸞舞不止此其証矣

青詞

朱薦告官廟之文用青藤紙寫朱字號曰青詞

今書缺畧

逸詩逸論語逸莊子世之好事者集有成書矣余于此  
外又偶集今書之缺如續漢書郡國志引越絕書曰蕭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四

山西子之所出今越絕書無之士相見禮賈疏引論語  
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圖政于堂今之論語無之  
法言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之酒誥蓋揚雄所未見也劉  
向七錄王制有本制兵制服制諸篇而今之王制無之  
說文引爾雅爾雅爾雅今爾雅無之史記索隱引國策  
豫讓斬襄子衣出血襄子回輪而亡御覽引國策吳王  
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挑之不出奈何武曰分兵守  
要謹備不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久無所得自然變改  
今國策無之杜預曰竹書七十五篇外有一卷曰師春  
全集卜筮語今師春篇乃紀諸國世次無卜筮語康成  
箋家土曰春秋傳辰宜社之內今三傳皆無此語御覽

引古文瓊語云幽王欲殺太子宜臼使虎食之宜臼叱之虎帖耳服今周書無之御覽引博物志云季子敖身長七寸遊鵠嗑中秦胡乞身長數丈一步渡河與齊魯戰折板傷齒今博物志無之寰宇記引春秋繁露曰三皇驅車出谷口通典亦引其語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較之在前朱雀之象也今本無之顏師古註武帝紀引淮南子禹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化為石禹呼還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今淮南子無之南朝劉之遵得古本漢書有中篇無敘傳外戚

隋園隨筆

卷二十五

五

傳在帝紀下不在西域傳後韓信贊曰淮陰毅毅仗劍周章今漢書無之文獻通考宋張齊賢議曰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御覽引史記樂書曰漢祠太乙以昏時祠到明今民間夜游觀燈是其遺事今史記無此文左傳正義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上以供宗廟下以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舉木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今白虎通無此數言白虎通又引禮運曰六經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之禮運無之御覽引莊子云孔子病子貢出下子目子

待也吾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今之莊子無之逸篇亦無之說苑貴德篇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今四十九篇中無之文選註引墨子曰二三子復于墨子曰告子勝仁墨子曰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假以為廣不可久也今之墨子無之皇甫謚引孟子稱禹生石紐法言引孟子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不意而至者也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引孟子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蕭子良與孔中丞書引孟子君王母好智母好勇勇智之過禍患所生今之孟子無之

古文摹倣

隋園隨筆

卷二十五

六

古人作文摹倣痕迹未化雖韓柳不免退之送窮文倣揚雄逐貧賦毛穎傳以管城封公倣南朝騷九錫文以驢封大蘭王諱辨父名仁子不得為人倣北齊顏之推云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改布帛為布帛改腎腸為腎修也祭十二郎文汝病吾不知時汝死吾不知日用宇文護與母書我寒不得汝衣我餓不得汝食也送齊婢下第序能知命者也不能不惑者也用荀子非十二子篇羞獨富者也遠罪過者也與崔立之書與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意境相似柳子厚作記與漢馬第伯封禪儀記句調相似為太夫人作附志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詞

無以傳其酷矣連用矣字做禮記問喪篇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哭泣碎踊盡哀而止矣毀象祠記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用董仲舒高廟災對苟違于禮雖尊如高廟吾猶災之况其他乎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做說苑公子成父賀魏文侯御廩災兼做叔向賀范宣子憂貧也河間婦人傳先貞後亂做游俠傳原涉日寡婦一朝被污從此放縱荒淫也游黃溪記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做漢書西南夷傳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李習之高懸女碑天下為父母者莫不欲懸女之為其子也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為夫者莫不欲懸女之為其室家也做國策陳軫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欲以為臣祖君彥傲揚帝文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决東海之流惡難盡做漢書公孫賀傳朱安世云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詞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獨孤及仙掌銘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傲莊子庚桑柔楚篇社而稷之尸而祝之王右軍蘭亭序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月京房傳語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曹子建求自試表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全用墨子語也羊祜讓開府表德未為人服而受高爵則才臣不進全用管子語也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篇崔駰達

隨園隨筆 卷二五

皆全用子雲解嘲杜牧阿房宮賦起句三字用韻六玉畢蜀山兀做陸倕長城賦千城絕長城列也後連用也字開姓鏡也兼脂水也用邊孝先博塞賦分陰陽也象日月也皇甫湜答李生第一書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大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于鳥鵲非有意先之乃自然也用三國志秦宓曰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自飾哉天性自然也孫樵諫復羣髮疏夫以十家給一兒是編民百七十萬困于羣髮也用貢禹封事以上農計之是七十萬人受其饑也邱遲與陳伯之書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于疇昔用臧洪與袁紹書見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歐公醉翁亭記連用也字做周易雜卦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傳篇做孫武子又做昌黎之銘張徹也安重誨傳先立四柱而下分應之做國策蘇子謂薛公一段老泉木假山記二峯者雖其勢服于中峯而無阿附意做楊敬之華山賦似乎賢人守位北面而受成也劉禹錫許州文宣王碑銘學退之平淮西碑新唐書之李懷仙傳杜牧之譚忠傳全學國策劉伯溫賣柑者說全做柳子鞭賈一篇歐公豐樂亭記仰而觀山俯而聽泉用白香山廬山草堂記仰觀山俯聽泉漢宋訓詁雖本爾雅亦全學國語叔向解夙夜基命宥密之詩日夙夜恭也基始也又學左氏參和為仁德正應和日莫也宋書沈慶之出遊騎馬以馬與影為三人李白襲之曰舉杯邀明月對

成三人賈島曰但愛杉倚月我倚杉為三是又魏太  
 白矣老泉仲兄文甫字說風行水上漁天下之至文也  
 本代檀詩毛氏得云風行水成文曰健張文潛又襲之  
 以為文論東坡鍾子翼哀詞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  
 籍韓文春與復吟兮秋鶴與飛學論語迅雷風烈又學  
 楚詞吉日兮辰良劉夢得嘆牛云員能霸吳屬饒賜斯  
 既帝秦五刑具倣漢書劇通傳贊豎牛奔仲叔孫卒邱  
 伯毀季昭公逐也漢書朱買臣榮歸會稽一段全倣須  
 賈見范睢退之南山詩多用或字倣小雅或燕燕居息  
 等句唐楊妃謠生男勿喜女勿悲今看生女作門楣倣  
 漢衛子夫歌云生男無喜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九

下三國志諸葛恪傳先序災咎後序禍患倣漢書霍光  
 傳霍禹族誅先見凶異也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本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  
 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駱賓王為徐敬  
 業討武嬰檄云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  
 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本祖君彥為李  
 密討楊帝檄云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  
 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三國志許褚與  
 韋張遼俱倣史記昌黎淮西碑倣舜典畫記倣顧命諫  
 傳骨表倣無逸日知錄亦有古文摹倣一篇與此不同  
 彼言摹倣體裁局段此言摹倣句詞詞語二者互相參

明至古人另有擬體如陸機劉焯各有擬古詩張載擬  
 四愁詩謝靈運擬太子勅中集詩李白擬恨賦皆全篇  
 規倣是又不可不知

古人合集一堂各司一事

古人有合集一堂各司一事者常戲集之世說陳太邱  
 詣荀朗陵家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少載著車  
 中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六龍下食文若尚小抱坐  
 膝上說苑趙太子疾扁鵲過之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  
 子容請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後漢書光武  
 至南陽遇雨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燎衣南史王敬  
 則請高祖幸東官長沙王冕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十

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銳行酒豫章王巽捧肴  
 晉書孝武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  
 下耽執牘吏部郎袁宏執經車角與丹陽尹王混摘句  
 南齊書高帝曲宴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  
 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跪上前誦  
 封禪書唐詩紀事中宗賜宴張錫為談客娘舞宗晉卿  
 舞渾脫張洽舞黃犢杜元珍誦婆羅門咒盧藏用效道  
 士上章惟園子監司業蘇瓌誦鹿鳴蟋蟀兩詩西京雜  
 記梁孝王遊忘憂館使諸客分題作賦枚乘得柳鄒陽  
 得酒公孫詭得文鹿韓安國得几羊勝得屏風漢武內  
 傳王母升武帝殿命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

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蛇靈幸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敲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銘法嬰歌元靈之曲武夷古記武夷君八月十五日會鄉人于幔亭張安陵打鼓鮑公希吹笛何鳳兒拍板董嬌嬈彈箏笑彭令昭昭人間可哀之曲

東方朔中下之資

東方朔上書自夸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至年二十二共誦四十四萬言為之按日計算每年只得七萬三千三百言每日只得二百零三言是中人稍下之資也

唐藝文志經史分類

唐藝文志經有十一類史有十二類九經外加說緯小學經解為十一史分正雜編年起居注故事職官傳記儀注膳牒地理為十

古書偽托

古書偽托撰人姓名有無端而發露其偽者中庸漢儒所纂而相傳為子思所作按孔子孟子皆山東人故每言山必稱泰山曰曾謂泰山曰泰山其頽曰扶泰山以超北海曰登泰山而小天下皆言山東最尊之山就近指點也中庸一言山即曰載華嶽而不重明明是長安之人說長安之華山漢都長安故也因而類推之山海經相傳偽作也乃有零陵長沙是漢時地名爾雅相傳

卷二五

十一

周公作也乃有張仲孝友友是宣王時人水經漢桑欽著也乃有江水東經永安宮之語永安宮昭烈托孤處也桑欽見西漢儒林傳相隔二百餘年易林焦延壽著也有昭君是福等語延壽是宣帝時人昭君是元帝時人星經甘石著也有羽林郎將等名甘石是周以前人羽林郎將乃秦漢官名列仙傳劉向作也贊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蒼頡篇李斯書也中有漢兼天下孫臏韓覆等語元命苞春秋書也有公輸魯班等名皆戰國時人張平子深駁其偽漢惠帝名盈蘇李河梁詩獨有盈觴酒不避盈字俱可疑本草神農書也中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出諸藥味郡名汲冢周

隨園隨筆

卷二五

十一

書周月解以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按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歷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周月乃爾又時訓解以雨水為正月中氣考自太初以前歷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至太初歷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耶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無三晉國語勾踐之伯陳蔡服從其時有蔡無陳呂氏春秋晉文公師隨會韓詩外傳孟嘗君學于閔子年代不誣皆可笑也

詩平仄隨意

杜詩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中字作平聲用也百年垂死中興時忽作仄聲用矣到此應常宿相留各判年判字作仄聲用也先判一飲醉如泥忽又作平聲用矣

他如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  
難應字均應仄用而皆強以平押之元微之遣春詩寒  
韵中用聲名老更判憶開元舊事剛韵中用安能懼謗  
訕送侍御之嶺南成韵中用洞炤失明鑿皆以仄押平  
詩不拘隻偶

李德裕言詩不拘隻偶文選有五韵者七韵者子建七  
言有回泥諧旅四韵王粲五言有攀原安三韵

不轉韵詩

顧寧人言詩不轉韵則板滯不靈三百篇無三四句不  
轉韵者後人詩一韵到底者始于韓而終于蘇然文心  
雕龍曰賈誼枚乘兩韵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七

從其志也則不轉韵由來久矣

代倩

曹操疑子建文章有倩人者故面試之唐書溫飛卿憤  
替人代倩文字故臨試之時有司廉視甚謹溫不樂上  
書千言然代倩者已八人矣

古書衍文

莊子舜真冷禹曰通雅以真冷為遺命之訛漢武帝紀  
曰內長文所以廣愛也劉貢父以內長文為而肆赦之  
訛史趙奢傳奢救魏之邯鄲司馬貞以邯鄲為欲戰之  
訛此皆以意揣而得之者也他若盤庚之弔由靈論語  
之文莫巾舞歌之來何嬰國語之瑕豫吾吾伯牙操之

欽欽傷宮古樂府之收中吾羊無夷何何吾吾皆不知  
所解

字書所

吳越春秋吳太子友諫曰黃雀徘徊回孤城微進孤城二  
字字書所無淮南子突生海人突字字書無之金史有  
兀人部落兀字字書亦無之風俗通徐穉往弔黃瓊齋  
筠岸涉齋一盤岸箇二字字書所無光武紀更始從臣  
諸子繡繡王景傳景用馮流法繡字馮字皆字書所無  
唐文粹羅隱說石烈士推倒韓碑傾彫者三彫字今字  
書無之

古書所載不同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七

世傳老萊子綵衣娛親曹子建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綵  
衣娛其親非老萊也世傳欒巴噀酒水救火而後漢書  
方術傳噀酒救火者樊英郭憲橫非欒巴也世傳姜太  
公八十遇文王而宋玉賦曰太公九十乃顯榮今東方  
朔曰太公七十二乃用于文武非八十也世傳蔡雍識  
焦尾琴止主人之髮而傳元琴賦引以為是司馬相如  
事非蔡邕也王勃序徐孺下陳蕃之榻漢書陳蕃為之  
設榻者乃周瑒也子安所用本袁宏漢紀其他兩書互  
異者如孟子子濯孺子曰庚公之斯學射于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于我左氏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差庚公  
差學射于公孫丁對武后雙陸不勝之夢新書以為狄

公事大唐說纂以爲王方慶事吳入郢而戰死者左氏以爲左司馬戍淮南以爲莫敖大心以乘輿濟人者孟子以爲子產說苑以爲景差識鼷鼠者爾雅疏以爲終軍文選註以爲竇攸後漢書范巨卿與張邵爲死友鄭道元水經註張邵與陳平子爲死友非巨卿也晉書孝武帝每賜侍臣文詔詞不雅者謝邈焚毀之通鑑孝武帝好爲手詔賜人文詞率爾徐迴應時收改非謝邈也呂氏春秋子培所射者隋兒說苑以爲科雉左氏哭秦庭請救楚者申包胥國策以爲芴旨勃蘇近寶公室乃貧左傳韓厥語也鄭道元水經注以爲魏絳語柳宗元文中遵水經注公羊以申生爲雉經死說苑以爲伏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五

劍死償債表者韓非子以爲吳起秦紀以爲商鞅問舜冠而不对者尚書大傳以爲成王問周公家語以爲哀公問孔子喻稱有鳥三年不飛不鳴者楚世家以爲伍舉新序以爲士慶呂覽以爲成公賈壺關三老之姓名漢武故事以爲鄭茂荀悅漢紀記以爲令狐茂杯中蛇影世說以爲樂廣事風俗通以爲主簿杜宣事蒼蠅傳故事異苑以爲晉明帝載記以爲苻堅弒子般者左氏以爲閹人羊公羊以爲鄧扈樂射石者韓非子以爲熊渠史記以爲李廣識勞薪者說苑以爲師曠世說以爲荀勗戮亂行者左氏以爲魏絳國語以爲韓厥蔡聲子勸楚子木所返遠臣國語以爲湫舉左氏以爲伍舉又

作叙舉國語載聲子所舉楚才晉用四五人乃盡與左氏不合矣史記周公死方發金滕與尚書不合介之推因舅犯要君而隱與左氏不合

古用虛字不可解

古人用而字有不可解者尚書曰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國策曰道而聞之左氏曰衆而后定子庚曰若可君而繼之此而字即然字猶可解也他如左氏關伯比曰司馬則然莊子是其所以乃又曰汝以同聽之奚祭義之語焉而未之然哀公問之寡人願有言然祭義之國人稱願然曰有子如此公羊之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然而甲起于琴如此數然字殊不倫又難經以然字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五

當曰字亦奇考工記代之受病左氏斬之蓬蒿藜藿子文以爲之功荀彘曰寡君之以爲戮楚世家曰人之攻之必萬之于虎此數之字亦不倫

經史語多不拘

王藻曰大夫不得造車馬車可造馬不可造也周易不耕獲不菑畲耕時不能獲也潤之以風雨風可潤乎漢書于定國食酒一石酒可食乎朱買臣呼飯飲之飯可飲乎其用字法皆不甚拘也谷永曰一下當盛漢之隆班氏曰高帝行寬仁之厚尚書曷其奈何不改八口不遑暇食詩經曰既庶且多越語范蠡曰妨于國家靡王躬身陳壽曰躬履清蹈古樂府暮不夜歸邯鄲淳碑云



立墓起墳相如之懷而慕思皆複語也古之人不以爲嫌而惟壽見譏于裴松之

古文省字

古人文多省字法如左氏使之年者使之言年也楚國第者楚國爲政以次第也則如勿傷者不如勿傷之也公羊不能乎母言不能事母也魯語宋人夏父展曰君作而順則故之言以爲故事也臧宣叔曰齊楚同我也言齊楚同伐我也晉語張老曰士首之謂斷其首也左氏吳子門于巢公羊無人門焉者皆倣此矣東漢邱暉曰子在吾憂而不手做檀弓子手弓而可皆省却一字

古文增字

古文又有增字者稱公劉曰篤公劉坎卦曰習坎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高麗曰高句麗

隨園隨筆

卷二十五

七

隨園隨筆卷二十六

錢塘袁枚子才

古姓名類

姓名之奇

漢音阿吉傳有守丞名誰如與左傳叔孫成子名不敢相似貨殖傳有姓偉姓姓也偉名也儒林傳有丁姓子孫從榮廣受春秋丁姓也姓名也穀梁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前漢有所忠後漢有所輔宋掌禹錫姓掌家鉉翁姓家漢文後元五年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姓令名免漢書萬章傳有箭張回爲王尊所殺世無姓箭者故服虔以爲作箭人國語太宰以祝史帥狸姓韋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六

十一

註以狸姓爲丹朱之後趙簡子問于壯馳茲是姓壯也趙襄子曰莫諱犯我以義是姓莫也穆天子傳盛姬姓痛鄭樵氏族略有姓死者尤奇有名二而字一者鄭當時字莊有成景雋字超有名一字一者屈原名平項羽名籍有以名爲字者郭子儀字子儀又有以三字爲字者孟子父名激公宜晉屈無爲字無不爲張天錫字純報宋劉敞字伯貢父劉敞字中原父又有以四字爲字者左傳楚有耿之不比齊有石之紛如戰國有董之繁菁詩經有程伯休父名之最可笑者北齊有顏惡頭南唐有馮見鬼金史忠義傳有郭蝦蟆元史有石抹狗狗郭狗狗遼皇族西郡王名黠糞金宣宗時漢王傳名

猪糞炎帝臣有怪義唐人獻裴度策禽吳元濟者有怕  
善姓怪姓怕俱奇有姓銀者正德時有雞澤令銀鏡三  
國志魏有牽招是姓牽也又有中郎將射援是姓射也  
郭嘉傳有戲志是姓戲也何氏姓苑云昔岱縣人姓九  
百名里爲邑小吏而功曹姓萬邑中語曰九百小吏萬  
功曹是古有九百氏也唐高宗萬年宮碑碑陰題名有  
太僕卿上柱國張夫師

三昭君兩孔明兩元德兩四皓

漢有兩昭君一王嬌一王莽傳涿郡昭君方士也高歡  
妻后亦小字昭君三國有兩孔明兩元德一孔明諸葛  
也一管寧傳魏人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一元德先生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六

二

字也一法正祖父真字高卿亦號元德先生漢四皓是  
東園夏黃公等南朝有四皓徐伯珍兄弟也

魏有郭汾陽

魏志郭淮傳淮字伯濟封汾陽子是三國時先有郭汾  
陽

萬石君有三

號萬石君者石奮外馮勤嚴延年秦襲家皆有五二千  
石唐張文瓘亦號萬石張家

宋有唐伯虎

宋史文苑傳唐庚之兄初名瞻後名伯虎性孝常夢父  
遺出書速來二字急往焉而父果病

紂字受德

汲冢周書克殷解第三十六尹逸莢曰殷末孫受德迷  
先成湯之明孔晁注曰受德紂字也

杜度似誤而竟實有其人

焦竑曰杜操字伯度遼魏武諱故以字名昌黎誤用杜  
度不知晉衛恒傳言漢章帝時有齊相杜度工草書非  
昌黎之悞

警叟名棧

孫海門稽古名異錄警叟一作警棧人但知其頑而不  
知能作十二絃之瑟出呂氏春秋免文王子羨里者人  
但知散宜生而不知有陰競漢賦又有吉祥釋聖于羨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六

三

里之語皆不知何所本

重堯舜文王孔子之名

晉書有顏回爲堯帥光武本紀有城頭子路通鑑有秦  
征西將軍孔子帥兵五千討吐谷渾唐貞觀時新羅國  
有宰相名文王梁史有虞舜官太常丞建明堂之儀漢  
有唐堯爲臨武長其本刻堯字遂有堯舜文王孔子顏  
回與人同名之疏又何况竇融之字周公袁安之字召  
公乎他則十一王褒劉宏九張良八張敞王吉三李密  
張萬福指不勝屈宜乎蕭繹陸善終之作同姓名錄也  
隋書梁士彥子名操字云  
孔子名耶益子字子居

孔子名耶以頂上預故也孟子字子與以名軻故也乃  
周密癸辛雜志云孔子初名兵後乃去下八字不知所  
本何書宋禮部韻略引廣韻稱孟子生而居坎軻之地  
故名軻字子居顏師古註急就章亦有孟子名軻字子  
居之說不知所本何書洞神經曰天皇姓望名獲地皇  
姓鑑名嶽

西漢人字多相同

西漢人字多雷同汲黯韋賢韓安國三人俱字長孺雋  
不疑東方朔二人均字曼倩司馬相如薛廣德夏侯建  
施讎孟喜均字長卿蓋寬饒黃霸二人均字次公孔光  
杜欽二人均字子夏王商翟方進二人均字子威其他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六

四

猶多未暇枚舉

文翁仲雍伯夷之父

張崇文歷代小史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仲雍字執哉  
見司馬索隱所引世說伯夷父名初字子期見春秋少

文君前夫

卓文君前夫程鄭子名臯亦以消渴卒見曹宗璠文君  
傳

東海孝婦

東海孝婦姓周名青見搜神記

六公孫宏

戰國有兩公孫宏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  
山言司馬喜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為三人韓  
子云公孫宏斷髮而為越王騎是四人矣又東漢司徒  
虞延與楚王英黨公孫宏等交通皆自殺見天文志晉  
惠帝時楚王瑋既誅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夷三族  
見王渾傳是有六公孫宏也唐有兩李益兩韓翃

公輸若般有三

檀弓季康子母死公輸若幼般請以機封史記引公輸  
之攻墨子之守似輪般為二人古樂府公輸與魯般亦  
其証也山海經般作弓矢又似三人李善注七啟班輸  
無所措斧斤曰公輸若匠師般若之族也又似一人猶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六

五

之王良伯樂郵無郵人物表以為三人他書以為一人

馮夷有二

馮夷有二莊子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水神也淮南子馮  
夷太丙之御天神也

蹇修伏羲臣

離騷注蹇修伏羲臣不知何據按黃帝始制嫁娶伏羲  
時已有媒氏乎

古人姓名之別見者

皇甫謐帝王世紀專替古人偽造姓名方密之通雅所  
載隱僻者甚多今于世紀通雅之外採而錄之蒼頡姓  
漢剛氏見逸史論語吾黨有直躬者乃石奢也見韓詩

外傳老子名乾字元杲見前京錄箕子名胥餘見司馬彪莊子註比于亦名胥餘見尸子葦收名該勾芒名重見月令鄭註文種字子禽見吳越春秋外黃小兒說項羽者姓仇名叔為外黃令仇明之子見太平清話陳仲子字子終見皇甫謐高士傳薛濤字度宏見研北雜志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公冶長名芝字子長見范甯釋文臣瓚著史記者劉孝標以為于瓚索隱以為傳瓚裴駘以為莫知姓名東坡遊赤壁有吹洞簫者為道士楊世昌嚴道甫云曾見東坡畫猫有羽客楊世昌跋其印為子正二字相即道士之字見高似孫緯略馮子都名殷見晉灼註伯堅字子與見左傳桃源問津漁人姓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六

六

黃名道真見仙傳拾遺許由字仲武見莊子釋文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經見漢書注易牙名雍巫見孔疏并載宋人王慤野客叢書

物而人名

周禮注鰾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是魚有字蘭稱氏也因推而廣之穆天子傳狗名重工徐廣封禪書狸名不來星而人名者王蓬芮王良傳說奚仲箕為教客草木而地名者艾號水臺草名大邯鄲小邯鄲木名豫章馬而鳥魚名者國策韓盧采鵲魯頌有驪有魚器而人名者考工記韞人為臯陶弓受弦處名朱及三見儀禮謂以朱茲韜三指而利放弦也石而人名者翁仲草木而

人名者睡草名寡婦箴平仲君遷長卿簡子藥而人名者管仲杜仲使君子劍而疾名者疥癩賓禽獸草木器物而以虛字名者王會解之每牛雖馬詩註疏之夫不流離陸璣草木蟲魚疏之果然吉了善哉翟所蝗螂名不過盛名常不肯俱奇大簫曰言大瑟曰離大鼓曰田吳語舟名須慮蟲而人名者蚊稱黍民憂稱杜伯蝎稱至簿蟲蜆名縊女螢名丹良鳥而飲食名者黃鶯名博黍鳥名婆餅焦絲而金名者琴名號鐘草而鳥名者芋名蹲鴟刀而人名者孟勞鳥而人名者信天翁金衣公子樗雞號紅娘子金而蟲名者錢號青蚨屋而獸名者屋角曰陽馬地而蟲名者胸腮蟲而獸名者元駒雨虎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六

七

常羊渠獵草而蟲名者游龍木而馬名者隰有六駮鳥與而器名者鶴名負金蠅名醜扇科蚪名元針車渠名海扇巨蝸名郎巾蟲而禽名者莎雞為滿錯其他鏡之為容城侯蟬之為與國公菊之為傳延年絃上琵琶草間舂舂則又是後人增加矣舟而地名者孫權舡號長安

遼金元姓氏頗合于古

三代上無一定之姓氏如孔子之孔因字孔也孟子之孟因孟孫也按遼史后妃傳云太祖慕漢高祖故耶律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氏比蕭何遂為蕭氏金史宗室表完顏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為氏稱完顏者有二有同

姓完顏疎族也有異姓完顏部落也元馬祖常之高祖錫里吉思為金鳳翔兵馬判官遂以馬為氏布海魯牙拜廉使日生子遂姓廉名希憲小雲石海涯之父日貫只哥遂以貫為氏號貫酸齋此與魯之東門宋之桐門及司馬司空之姓氏何異

生而自言其名

高辛帝生而自言其名曰爰見史記一作爰又一生六子曰祝融見帝繫

隨園隨筆卷二十七

雜記類

錢塘袁枚子才

舜有兄

越絕書舜兄狂弟傲尸子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是舜有兄也惜妹名穀首而兄名無考夏禮谷為湖北學政試秀才象日以殺舜為事題一生文云象不特殺之于水于火而且殺之于酒也閱卷者譁然以為妄夏公曰勿怪慮有出處且親對比若何其對云舜雖不得于其父其母而幸得于其妹也眾始知為積學矣按祖君彥傲煬帝文有不圖穀首之賢反蒙齊襄之恥然則舜殺

于酒必有典故不可抹也後觀釋史方知出列女傳又見許氏說文

尺牘

爾雅簡謂之畢說文簡牒也牒札也又謂之牘史記匈奴傳漢以尺一牘注木簡也今云尺牘便文爾中庸疏簡牒畢同物而異名又曰策蔡邕書策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古人書冊字象之矣許慎曰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是也當為冊矣獨斷又曰凡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簡簡不容書之方方不容書之冊儀禮不及百名書于方是也

也簡方冊三別矣或曰簡隨事記之積多第日月後先登之冊若然則簡者若今檔子草稿矣杜預曰大事書之于冊小事簡牘而已又一說也古人官寺之籍大約如斯士大夫通問簡札之度無文以言之莊周書列禦寇篇不離苞苴竿牘是則當時有餽遺辭語候問也又曰手簡古人親捺筆引紙焉猶曰脫之古人之指端云爾畢郭璞未之詳禮記呻其估畢鄭公曰畢簡也

盧蒲癸為齊莊報仇

馮山公筆乘云齊莊公為崔杼所殺公族盧蒲癸欲報仇知非慶封不能制崔故辱身以事慶封會杼二子成疆與棠姜之子爭宗邑來愬于封慶乘間構之封果使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十一

葵帥甲攻崔氏滅其家猶以慶舍當國逆黨猶存故反莊公舊臣盧蒲癸王何二人事之卒殺慶舍逐慶封乃戮崔杼之尸改殯莊公子正寢真忠臣也或以其易內為諂不知五倫莫大于君父志在報君則四倫有時而輕如東漢之任永避王莽則妻淫不見子溺不救子房為韓報仇則弟死不葬皆此義也

趙高為趙報仇

古逸史載趙高為趙之公子抱忠義之性自宮而隲秦宮中為趙報仇張良大索時即避高家故得免難若遺記以高為有神仙術子嬰煮之七日不死想以其能亡暴秦故史傳多奇而賢之歟

義帝有漢高所殺之說

盧行簡病夢青衣人引至一宮殿處方悟前身故是英布項王訴寃于天云高帝陰使布弑義帝嫁名于羽以與問罪之師故天帝召布後身以質之且曰布反漢時馳檄表明其事而漢書史記皆削去之見王九成野錄

項羽有始皇之子之說

神仙傳稱始皇與龍女交有孕生兒棄之沙灘項梁收養之長大有勇能自負其身而飛數步故名之曰羽

漢高祖有母

陸士龍高祖功臣頌曰侯公伏軾皇幄來歸似昭靈夫人乃生歸者按漢書高祖五年已追尊昭靈夫人矣後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三

十年又書太上皇后崩李奇云太公後妻也

戰國貪金好博

左傳小人行賄皆用幣用璧不用金也行賄至戰國而用金蓋貪利至戰國而愈巧矣蘇子得東西周兩國之金而說下水聶政因進百金為母壽而為人報仇綦母恢以四十金之贏而贈溫園鄭朝請以三十金復取趙之祭地馮睢請金三十金縱反間以殺宮他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闕頓弱請王資臣萬金以遊韓魏張儀得金千斤而夸鄭袖公孫衍請魏王與百金以敗齊趙之約胡衍取金子蒲以自重于魏樗里子亦得三百金梧下先生以百金而為衛客說魏王蓋金一為物不事

亦筐便于攜帶故也其他稱博者凡三四見既貪且博  
風俗之無賴皆春秋時所未有也

有伏羲以前之書

孔穎達疏易經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引韓詩外傳稱古  
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孔子不能盡識又引管子書  
稱古之封禪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  
懷氏封太山禪文云云皆刻石紀號字有凋毀故不可  
識按無懷氏在伏羲前蓋文字在三皇前猶未用之教  
世至伏羲方用書契以代結繩猶之燧人以前未會無  
火但百姓未知熟食耳其說荒謬而新奇姑錄之

史漢字類穿鑿無謂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四

淳熙樓機編史漢字類樓鑰為序一東二冬三鍾五支  
六腊七之十三佳十四皆亦可笑也以史籍大篆而云  
書法已壞其書俗惡以叔重說文而云野陋淺薄謬妄  
欺世以史記垓下之圍項韓並未交戰止以楚歌而潰  
去疑無此理

武王未代殷

李穆堂曰武王未嘗代殷也成湯放桀未嘗立夏後蓋  
實取而代之故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若武王伐紂  
紂自焚死即立武庚為殷後三監將以輔之非制之也  
武王猶退居于鎬武王既歿管叔以武庚叛然后誅其  
君立微子以脩三恪故尚書百篇序目祇有微子之命

別無封武庚之文多士之文曰用告商王士是以武庚  
為商王也又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是仍安侯服也考  
書序稱湯既黜夏命而周書之序自泰誓攸誓武成凡  
在武王之世者俱無黜殷之文至于大誥然後稱武王  
崩三監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其序周官曰成王既黜  
殷命是殷命至成王始黜也凡封先代之後必別立國  
名故黃帝後曰蓊唐後曰祝虞後曰陳夏後曰杞而武  
庚獨仍殷號以其為天子也至微子受封則曰宋不曰  
殷矣武庚本名祿父而武庚則其為天子之號也殷臣  
子自祖已外無以天干為名者凡以干名為號者若後  
世之紀元皆天子也惟武庚實為天子故謝疊山上劉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五

忠齋丞相書後一段云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  
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  
而降為上公也意與穆堂同宋韓淵泉論語解亦有此  
說

湯亦禪讓

蘇子由古史以湯為禪讓蓋本尚書大傳也尚書大傳  
曰湯居中野士民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十里止  
于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  
又往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乃與五百  
人俱去其迹頗類禪讓矣黃東發乃云巢不朝商夏六  
百年後始朝周不過因周書有巢伯來朝之語而附會

之

榮無寵妹喜事

史册皆言榮雙妹喜按竹書紀年云榮愛岷山二女而棄其元妃妹喜于洛遂以夏亡與正史不合似妹喜是榮之后而寵者非喜也

方正學有後

王元美題方氏復姓記方先生在圍城時以其幼子託上海余氏友遂冒姓余其後人為南昌司訓先生之鄉人葉君琰刺得其狀為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祠又張公燧云當孝孺死時尚書魏公澤謫為寧海典史悉力保護以故方有遺育謝文肅詩所謂孫枝一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六

葉是君恩者澤之力也

包孝肅有子

包孝肅奏仁宗臣年七十無子非希後福者似孝肅竟無子矣按本傳公初有子名縉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節不嫁孝肅嘗出其膝在父母家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縉死後取縉子歸名曰縉有奏議十五卷

柳子厚子

柳子厚子谷咸通四年與韓昌黎之孫紹同榜見邛光庭兼明書

必子賤柳下惠不善終

韓非子云必子賤不鬪而死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

成信此二說並不見于他書

東漢服制重輕不倫

漢書韋義楊仁以兄喪去官孔顯劉焉以師喪去官楚國先賢傳陰嵩以叔父憂去官金石存載漢北海相景君碑云行三年服者八十二人肅宗朝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遂聽以侍中行服元初間聽大臣及二千石行三年喪建光元年復禁不許何以三年之喪故吏門生得行于先生長者而人子反不能得之于父母耶又荊州刺史度尚以從父憂去官繁陽令楊君以叔父喪去官邵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去官譙元以弟服去官陳重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七

以婦喪去官非三年喪何以反聽其越禮而過情也他如黃鳳之故吏衰麻扶杖魏元應之故吏萬里衰裳其時服制重其所輕輕其所重殊不可解

宋法寬嚴不當

人但知宋法過寬而不知亦有過嚴者王繼助食婢百餘在太祖時不發覺韓縝衰鐵杖杖殺無罪人罪止降官王侁爭功陷楊業于死罪止除名儂智高反連破十餘州其守吏之逃者俱不加罪晁仲約守高郵以酒食餽賊軍范希文猶欲官之登州婦人謀殺其夫至于兩府不能定案赦下復收溫公力爭猶不能決此寬之可笑者也淳化三年詔犯賭博者斬真宗禁銷金飾有龍



妃服之卽度爲道士食貨志民持私酒至京城過五斗者死建隆元年私者釀至十斤者死王沂公以買皇后舊宅家未遷而昇土門外罷官歐公以夫人奩具置田被劾罷官蘇子美以貢紙錢一醉終身廢棄熙寧間作詩者杖一百此嚴之可笑者也歐公作江鄰畿墓志稱翰林學士劉筠無後官沒其貲鄰畿爲請立後云云儲同人以爲士大夫無子者官入其家財此宋法也按程迥傳泰興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存或訟其非正室官遂沒入其貲且追其十年所入之租何刻薄乃爾大抵宋最患貧故預借民間稅至預征六七年後者見真德秀傳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九

古法太嚴

北魏獻文時官不給祿而受羊一口者死私立學校者師死門誅隋文帝法盜一錢者斬唐法食鯉魚者杖一百羅願爾雅翼云唐姓李故號鯉曰赤鯉公官齋日遊僧舍者有禁禁火日民間以鷄毛插灰焦者死見五雜俎後唐長興四年私鹽三斤以上買賣人各杖四十見會要宋開寶二年詔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時江南見販私鹽二斤者死建州民盜魚一斤及市牛肉者杖脊送關張齊賢轉運江南一條奏自是送罪人者減半見通考明法贓至十六兩者剝皮見法傳錄

漢武光武用心之殊

漢武受隆慮公主錢千萬許爲其子昭平君贖死罪及公主卒昭平君殺主傅帝以爲法不可壞仍誅之光武視趙孝王病王求救李子春罪帝不許及孝王薨帝心念孝王不忍乃寬子春之罪一則取其錢而陷人于死一則執法于前而原情于後二帝之賢不賢見矣

心學之謬

褚良之敗于代陂也慕容垂之敗于參合陂也唐太宗之敗于高麗也韓魏公之敗于好水川也皆過其地聞其哭有哀矜悔恨之心焉惟張浚敗于符離殺人三十萬而黽睡如故其子南軒稱家父有心學故能寂然不動以此夸人謬矣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九

小人詐善

古小人之詐善如公孫宏之脫粟布被趙高之精廉強力張湯之家產不過五百金江充之劾公主繫太子家令邳都不肯救賈姬殷仲堪之收糞流棺飯落必啖趙禹絕知交賓客之請盧杞惡衣惡食放官豕三千席蓀一生不草書日細猶不謹况大乎乃奏安祿山公止無私余中奏探花郎有傷風化請革除之而卒以贓敗李輔國丁謂俱焚香禮佛靜若沙門章惇爲相鄉親無一美官褚淵堅拒山陰公主以死自誓秦檜崇儉減堂食四十千寶懷貞身爲國著而家徒五斗米

小人貌陋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然小人貌醜史傳頗多如豎牛深  
目而猥啄孟蔡不良而弱行越椒養目而豺聲王莽頭  
禿高攀身曲侯景脚跋甘卓盼刀梁竄矚視般仲堪快  
唇王叔文莖陋祖珽目盲侯思止口吃盧杞面藍吉溫  
一見而明皇知爲不良鄭注不能遠視稽淵白眼張彥  
澤黃暭諸葛屐風痛遍體李元平渺小無鬚王欽若短  
小頸上生疣號稱瘦相惟李先有才無貌號錯安頭見  
宋史

武侯用民之寬

蜀大矣而孔明只籍兵二十萬用八萬留四萬替代故  
民愛之蘇秦曰臨淄七萬戶每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萬兵是盡用之也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  
萬兵是亦大州也是一州而調三十萬人矣韓魏公別  
義與溫公爭之公云永不戍邊溫公云公將不能自信  
魏公云何待琦之薄已而公去十年義勇皆沿邊運糧  
矣

荆公新法之拙

秦孔之平準均輸大抵括收天下之物而買賣之卜式  
所謂令吏坐市販物也故不刑一人不多一官不加賦  
而財足惟于國家體制不雅陰侵商販之利制輕重之  
權故君子猶憎之至于荆公則先結保而後貨或金銀  
爲抵又買運貨物又追呼比徵其時權酒稅太重酒店

不開人不往飲荆公命設妓以招之是數者桑孔未嘗  
爲之然熙寧五年出內藏錢一百八十七萬至九年而  
所得息錢只一百三十萬民怨沸騰又商賈遠遁以避  
指揮之押買故都門稅缺使桑孔有知亦當含笑于地  
下

差役終以溫公爲是

溫公欲復差役東坡力爭欲仍行僱役人皆是東坡而  
非溫公不知僱役便在一時差役利在萬世古人力役  
之征輪流受差役與農不分也役無定人出必輪直故  
無盤踞把持之弊詩曰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  
侍中郎四十專城居府史胥徒皆由里選同升于朝以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故皆讀書行義之人頗知自重自僱役行而役與農分  
吏與士分略知自愛者必恥爲吏吏與役又復有缺有  
窩世濟其姦葉水心稱後世爲公人世界顧寧人謂後  
世官無封建更有封建皆差役不行之故也東坡所爭  
不過一時苟且之計惜溫公口訥不能曉切難之

機緣

凡事成敗總有機緣非人力所可強陳餘救張耳使張  
壓陳澤先嘗秦軍皆歿餘以爲耳殺之也遂至凶終元  
帝在東宮喪愛如宣帝與皇后慮其悲傷遣內監送宮  
女五人爲娛其意元帝殊無意于五人者不得已曰此  
中一人可其人乃王政君後幸之生成帝享年八十餘

欽王莽遂移漢祚寶如家在清河故願置籍趙伍中而  
吏誤置之代籍乃生文帝王仲女已嫁金王孫生女而  
奪歸納太子宮竟生武帝光武曰吾與隗囂事將不諧  
使來見殺賜物道亡果以反敗若河西之寶融帝方遣  
使招之而融使適至遂至全家富貴與國終始王僧辨  
迎立貞陽大非霸先之意忽壽春悞報齊師大至乃使  
霸先起兵禦之霸先遂襲京口以致僧辨舍猝無備其  
悞報者并非霸先之間諜也侯景從壽春起兵攻溧陽  
慮王質巡江之梗遣人至江口折樹枝報信及至江口  
而質已內召為舟陽尹矣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其  
兵所載青絲即朝廷所給之青布也殷仲堪約王恭起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主

兵正津邏嚴急時故以書納箭幹合鑄漆之恭發書而  
絹文角戾疑為庾楷所偽遂先期起兵以致大敗或謂  
王晏郊天行逆齊高宗有勅停行徐孝嗣奉旨不行而  
晏勸行不已遂以冤誅裴仙先聞武后盡誅流人故奔  
于胡北旋都護獲而奏之適武后以為流人 亟矣赦  
書方下遂以獲免開元間拜詹事劉幽求流封州崔湜  
使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桂州都督王峻匿而不與利  
貞移牒索之牒未至而明皇登極幽求作相朱全忠以  
驛書下龐師古使按誅朱友裕而書悞投于友裕遂以  
獲免梁武帝正月乙卯夢中原混一已而侯景遣丁租  
奉表稱臣定計之日亦正月乙卯也徐知誥不為諸第

所容徐溫遣知詢奉表勸吳王稱帝知誥亦草表求領  
洪州節度使此奏且欲上而溫夕薨知誥遂專吳國之  
政李業欲殺史宏肇聞晉卿知之往史家告之史以他  
故辭不見遂見誅于崇元殿而郭威知其謀遂以獲免  
沈炯為宋子仙將斬以樹碍而免也袁憲王珪在北齊  
已作高洋之供御囚忽然得免以楊愔愛其才而救之  
也呂溫不與王叔文之禍以出使吐蕃故也崔模不與  
崔浩之禍以同宗不睦故也孟后得免金虜以廢居瑤  
華宮宮又被災遷居孟氏故也王涯之從弟沐以方得  
幸于涯而腰斬舒元真之族姪守謙以忽見憎于舒而  
免誅漢黨人死盡無存而亡命之張儉獨存建安時徵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主

為衛尉壽八十四其為藏儉而死者無筭元史行臺幽  
張柔于土室屏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明日將殺之  
赤台忽暴死柔乃得免宋史劉器之貶梅州蔡京必欲  
置之死命判官某往殺之判官疾行未至二十里忽暈  
血而亡器之自知不免已為遺囑付其奴而竟得免李  
克用平河南歸舍上源館朱全忠醉以酒而襲之克用  
以水沃面方醒騎馬而奔會天大雷雨朱兵不能追乃  
免于難王雲送康王到金過磁州州民發雲之笥得烏  
紗巾雲用以護頭風者民得之以為金謀也遂誅之而  
西康王宋太宗斬侯莫利用已降旨又悔乃命乘馬追  
之至新安天雨馬仆換馬追至而利用已死靖康用事

之臣惡李綱不至和議故使救太原明知太原之不可救也然綱以在外故得免于北遷宋史陳洪進在南唐爲清源節度畱後張漢思病其專大亨將士伏甲害之酒乍行地大震屋宇將傾衆悸而走洪進得免後知其謀遂囚漢思取其印而歸宋金主亮南侵遼陽已立葛王改元大定亮得報驚曰此子福過我我欲平江南改元大定取武成一戎衣而天下定之句豫書于册今葛王乃暗合乎出其册果然葛王卽世宗也至元十一年世祖伐宋聞屢勝而喜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君臣必知畏恐若遣使議和必多增歲幣特勅伯顏按兵命禮部尙書廉希賢等講和希賢索兵護送伯顏不可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十四

曰以兵往彼必生疑則和議不成矣希賢堅請乃與五百人至獨松關安撫司張濡大驚以爲兵至卽率衆掩擊盡殺之從此世祖大怒促令進兵而希賢亦以劊死見輟耕錄宋曹翰攻江州三年始克太宗嘉其盡節詔克城之日其拒命者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得渡風息而渡翰已屠城一日矣唐吏部尙書張嘉禛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勅處斬等使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矣金主亮殺謀里也子孫有幼子阿虎里使者不忍見其面以衾覆而縊之適當其頭不得死去被再縊之而海陵赦書到矣遂免後世宗立乃封王唐中宗在房陵崔敬嗣爲刺史傾心奉之

後中宗復辟屢加恩于崔之全姓名者而不知崔死久矣未有鄭棧者作南園記獻韓侂胄韓重放翁之作故將鄭碑理之韓敗鄭乃得免明祖惡馮堅直諫命斬西市既而悔馳使赦之則已誅矣宣德怒李時勉之直諫仁宗以致大漸乃命擒來親鞫殺之已而怒甚又馳勅卽斬西市後使遲至而時勉已擒來矣奏數語帝大悅赦之并還其官奏檜欲收羅達于門下羅不屈檜大怒必欲殺之而檜死矣高宗曰不愧天子門生達本紹興辛未狀元也賈似道與元師相拒魯港初戰未見勝負已彼此議定金幣數目明日各退十里以爲信未到五更西風大起元兵旌旗盡行東指宋兵大驚奔潰數十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十五

里元兵因而蹙之以致大敗趙鼎之子汾忤秦檜入獄與家人約若得不死進獄飯時以猪笑醫爲饋不數日饋滿盤猪笑醫乃大驚以爲家人安慰之意已而知是檜死矣劉豫知濟南府金兵來以爲救滄州之兵在城上焚香頂禮而迎已而知爲金兵遂將錯就錯而迎之金人大喜獨濟南一府不受屠毒崔子文知貢舉見彖維翰翰素簡貴曰孔英來矣崔道托孔遂使中式不知孔故無行呼其名者薄之也  
今人所不爲而古之大賢爲之  
陸象山言范文正公丁母愛受晏公之聘掌教河南又主京師上書言事皆今人所不爲而古之大賢爲之余

按邵康節宅券用溫公戶名田券用富公戶名此事若在後人必以為托足權門矣

兩岐語自佳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是正論然亦有兩岐語頗可愛者世說郭林宗與子許文生二人入市文生見物必買子許見物不買或問林宗二人孰是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明太祖殺人太子救之太祖問袁凱曰朕與太子孰是凱奏陛下法之正太子心之慈五代史李濤薦扈載于李穀穀嫌其命薄濤曰相公有造命之權何必嫌載命薄已而載果亾人兩美之以穀能知人濤能薦士或問殺羊于元圭大師救者是乎不救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七

者是乎大師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李林甫問大覺禪師曰內當食耶不當食耶禪師曰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唐缺史載中書舍人路羣之高淡給事中盧宏正之富貴而雪中相過二人所服不同所言不同而兩意相忘相好特甚時人兩美之

進一層語亦佳

唐語林有當死者以錢五萬乞宰相張延賞減死為徒張不可已而許增十萬張允之人疑張貪問其故張曰有錢十萬可以通神彼有罪之人我允其請雖減死罪猶與之徒倘可戒惡若彼以其重賄別通他路或竟全行赦免則彼之為惡豈不更甚耶葉文莊公家居時有

惡障醜酒馬之公不與校人服其量已而其人以毆殺人故將棄市公聞之愀然曰此我陷之死也使當時我因其無禮送官究治加以薄責安知小德大戒不是小人之福因我博大度之名犯而不校彼見罵尚書可以無罪又何所畏而不毆死人耶宋史胡穎毀淫祠告楊允恭曰吾夜坐此察之影響俱無楊曰公以為無則竟無矣又從而察之是又疑其有也尹師魯向友言思退官其人曰不如進退兩忘程伊川在舟中遇風不懼曰心存誠敬故耳一老翁曰存誠敬不如無心

通財之難

漢書宗室劉德財過百萬乃振弟昆當時以為美談可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七

昆爾時有雖過百萬而不振弟昆者鄭當時以好客聞至于置驛以通天下之賢者而饋遺人不過陸器食白虎通言朋友之道有四而通財不與焉東漢黨人中號入厨者言能以財濟人自當在三君八顧中矣

妄詆古人

常笑李飛痛詆元白以為淫詞褻冶乃名教罪人嚴有翼痛詆東坡詩摘其悞處以惹為非以長桑君為倉公以模金校尉為模金中郎然千載以來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飛知有東坡不知有嚴有翼蘇子由笑先王據蜀非地用孔明非將才不知先王捨蜀之外無地可據所用之將關張馬趙並不會用孔明為將也較耕錄載俞

文豹責武侯忠于昭烈不忠于漢比之劉盆子龍泉葉氏習學記比之公孫述唐薛能吟詩笑其才薄呂溫作記嘗其昧義張南軒亦責諸葛瞻有罪無功不早引退不知諸葛一家與國同休戚者豈可引退陳同甫以武庚為忠臣孝子是以大禹武王為逆子亂臣也杜少陵獻西岳賦表有天授陛下元弼克生王阮亭誤司空為楊釗而不知其時乃郭子儀也他如魏叔子以謝枋得却聘書引夷齊不食周粟是以紂方宋主也不可為忠臣王崑繩以謝安淝水之役不動聲色因苻堅有許其作吏部尚書之語故爾夷然僥倖成功似此種吹毛之論令人氣憤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六

六朝習氣語

六朝習氣有不可解者如世說桓宣武稱兩王掾輕妻如生母何馨周馥家行酒曳裴遐墜地裴顏色不變王夷甫問云何曰直是聞當胡耳王丞相好與人需接過胡人彈指云爾爾爾爾故人大悅殷洪遠詩曰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曰榆臘亦放可必其鎗鈴耶晉書胡毋謙之見父醉乃厲聲曰彥國老不得爾將使我尻背東壁北史盧思道曉醉于省門其姪責譏之曰阿父凌晨窺我韋諛父子相遺其子曰伯陽不肯誠如翁論亦正值軟抵耳語雖不可解恰是雋永

宋儒習氣語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陳見復先生咫聞錄常摘宋儒習氣語數則為後學之戒如曰心常惺惺曰活潑潑地曰大驚小怪曰七顛八倒曰翻來覆去曰藏頭兀腦曰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

一時兩徽宗

金史世紀載景宣皇帝廟號徽宗是與宋徽宗同號也

建元兩世同一號

唐高宗咸亨之後曰上元肅宗乾元之後亦曰上元元世祖中統之後曰至元順帝元統之後亦曰至元

易世仍稱舊號

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天祐李克用仍稱天復五年而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六

哀宗亦稱天祐梁太祖崩于乾化二年而明年末帝復稱乾化三年晉高祖建號天福至重貴已改開運矣而後漢高祖仍稱天福至于高祖隱帝俱稱乾祐周祖世宗恭帝俱稱顯德大抵五代之際樂于因循

年號雷同

年號雷同者建武有七中興有六建元有六建平有八天咸有六承和有五應天有五太平有五建興有四建初正始俱有四建始天祐乾德光天天興天正俱有三其餘元康元和中元永和貞觀天寶俱有二又指不勝屈矣總因偏霸僭竊之國多故也

天下一歲死罪三人

唐元宗斷天下死罪一歲三人先儒笑其粉飾元史成宗本紀斷天下死罪三人後帝臨朝死罪多者亦不過二三十人雖其粉飾可笑其崇尚好生之意亦可嘉也

元輕杖人

韓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是唐制簿尉以上不杖也然元稹傳浙西觀察杖安吉令孫解數日死則簿尉以上亦未嘗不受杖也裴仙先妻皎且以三品受杖矣元史趙子昂為兵部郎中桑哥早到六曹官後至者笞之斷事官引子昂受笞有解之者始免葉李以平章事杖監察御史鄧文原傳轉運司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無如之何張珪以勳臣宏範之子拜中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三

曹平章事而鐵木迭兒假皇太后旨痛杖之帝不知也史弼為大將軍征瓜哇以五千兵渡海二十五萬里得寶貨五十萬歸而猶以失亡多杖一十七明代海瑞以操江杖御史之演戲者惟刑法志姦兄弟妻姦父妾亦止于杖一百七則又太寬矣

頂赤生天

楊文公死時命家人勿哭曰汝等視我氣絕後頂赤者生天為仙腹赤者輪回為人足赤者墜落為物此章淵贊筆語也後閱佛經原有此說以氣自上升者為清貴以氣下降者為重濁上升則頭腹熱而足冷下降則頭腹冷而足熱周易驗也孫良士野錄云楊文公初生時

身有紫毛一尺白稱武夷君則其升天也必矣

宋人好以怨報德

韓魏公薦王陶而陶劾魏公不押班以為跋扈張商英薦舒亶而亶劾商英為壻請托毆公薦林之奇而之奇劾其陰事虞允文薦蕭杲之為御史杲之曰彼薦我為我不言事也我偏首劾之韓魏公曰我與希文好如兄弟而其子乃劾我為豺狼當道是亦不可以已乎何爾時中山狼之多也然史稱之奇為部使者十二任俱以治辦稱而以叛歐故士論不齒則亦見公道之尚存

書中序事可疑

論語使子路往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一段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三

向何人說話左氏晉靈公使鉏麇賊趙宣子宣子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一段是誰聽得周書師曠見王子晉自稱曠臣曰汝火色不壽師曠目既瞑矣何由見子晉之火色而知其不壽耶

已甚受誣

宋名臣好為已甚之事歐公妻弟薛良孺坐舉人不實被劾已遇赦矣歐公奏不可以臣故使良孺僥倖乞特不原以致良孺切齒有甥女之誣在良孺固不良矣而歐公以好名喪名豈非已甚之故哉

論語考

馮山公作論語考考史記載曾子之年小孔子四十六

歲論語成于曾子之門人而書中載曾子啟手足之事  
則是書之成蓋離孔子遠矣其說本于柳宗元

禽卽獸

古人于禽獸二字不甚分明書稱外作禽荒禽者獵獸  
之稱易稱卽鹿無虞以從禽也以鹿爲禽周禮大宗伯  
以禽作六贄有虎皮豹皮亦以獸爲禽賈公彥疏已孕  
曰獸未孕曰禽直合而爲一矣禽以雌雄名而左氏稱  
龍一雌死則獸亦可稱雌雄獸以牝牡稱而書稱牝雞  
之晨則禽亦可稱牝牡

帝爲還債

宋時李沆貧時欠人錢三十萬登第後帝爲還之故宋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三

人詩云新祠民祭祀舊債帝償還

漢大臣權最重

漢大臣權最重田蚡爲太尉可以縛太守中郎將于私  
第何並爲長陵令可以斷待中王林卿之頭胡建守軍  
正丞可以斬御史于選馬堂皇上翟義爲南陽都尉可  
以繫宛令于獄

綬分丙丁記室分格外

東觀記袁安故綬不具丙丁募能爲丙丁文者六安尉  
雷應龍之賜帛五十疋漢綬上如何有丙丁甲乙之文  
南史張緒傳王儉爲格外記室又前爲限內記室記室  
何以有格外限內之分

物極必反

物極必反隋文帝清儉而受制于獨孤后故宮中取胡  
粉一兩竟不可得煬帝繼之官中一日用煙螺五石  
女子作官

南史崔慧景傳東陽女子婁暹詐爲丈夫仕至揚州議  
曹從事後事發明帝驅令還東暹始衣婦人衣而去嘆  
曰我如此伎乃還作老嫗耶太平廣記張警事郭汾陽  
妻七十餘再嫁潘老生二子曰滔曰渠皆人妖也

章惇報施

章惇二弟九孫皆及第王曾富弼無子人以爲姦臣賢  
臣報施之不公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三

中三元而后娶

宋馮京字當世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  
娶張堯佐方負皇后寵擁至其家欲妻以女束以金帶  
曰此上意也宮女持酒肴來賀出奩具目以夸示之京  
笑而不視力辭出想其時已爲富弼壻矣王曾亦中三  
元史不言其娶否

宦官至明而尊極

唐時宦官雖橫然士氣頗伸建州進士葉京常佐宣武  
軍識監軍之面及第遊街過監軍一揖而同年譁然鄙  
之遂至終身不齒觚不觚錄曰百官跪王振者十之五  
跪劉瑾者十之七親王郡王見張居正用晚生帖居正



見太監馮保用晚生帖至魏忠賢則公然九千歲矣

宦者以淫媒聞

唐宦者高力士李國輔皆有妻開元時宦官吳文妻李氏有碑宋陳源在貶所與妓濫林億年養倡女于別室人皆疑其非宦者俱見本傳

宦官賜諡

宋高宗寵宦者康履為苗劉所腰斬事平後賜諡榮節又藍安石諡良恪康請諡忠定從古所未有也

不用宦官宋不如元

宋太祖定令民間有鬪童豎者死所以今律文有鬪鬪火者一條然其時宦者王繼恩李神祐俱領兵為將故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書

真宗欲以劉承規為節度使神宗以李憲監軍不可謂貽謀之善也惟元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庭四大功臣世為之長號曰怯薛故元一代無宦官之禍

牧齋小人心術見于註書

牧齋箋杜句句以小人心窺君子之腹穿鑿附會令人欲嘔如以黃河十月水為橫蓋之冰煎弦續膠為美饌愈疾以問中小兒女為指張后以洗兵馬收兩京二帝為刺肅宗比之商臣楊廣此豈少陵忠君愛國之心耶尤可笑者跋元人汪水雲詩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蒲萄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第二遊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駝酥割罷行酥酪又道

椒盤剝嫩葱就此二首遂以為謝后有失節之專按宋

史理宗謝后寶慶三年册立垂四十年而度宗嗣位尊為皇太后又十年而后主立尊為太皇太后已老病不能聽政德祐二年宋亡徙越七年而崩壽七十四是至燕時已六十七矣寧有劉曜羊后之慮哉水雲又咏宋宮人分嫁北匠云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闈則世祖為人可知元史又稱宏吉刺皇后見幼主入朝而不樂為金太后不習水土代奏乞回江南帝雖不許而封幼主為瀛國公則別置邸第完全其眷屬可知水雲詩云昭儀別館香雲煖手把詩書授國公是王昭儀亦未入元宮也是牧齋又以小人心度元世祖之腹矣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書

小青實有其人

施愚山詩話云小青者馮具區之子雲將妾也所謂某夫人者錢唐進士楊廷槐妻也與馮有親而夫人頗知筆墨故相憐愛欲為作脫身計小青不可夫人從官北去小青貽書與訣皆實錄也陸繁昭有小青焚餘集序西湖志餘小青姓喬有妹嫁武林士人馬文璧

牛車忽貴忽賤

漢書言天子貧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是言牛車之賤也晉太宰王導好乘牛車石崇王濟所乘牛名八百里駁隋牛宏弟射殺其車牛宋書陳顯達傳當時快牛稱陳世子青牛王三郎鳥牛呂文顯折角牛是牛車

又貴重矣

痘

小兒痘症古醫書岐黃素問皆無之左傳史記好言人  
狀貌而亦不言及面麻二字李時珍以為始于馬援征  
武溪蠻染此疾歸名曰虜瘡不名痘也于考之史傳惟  
文苑英華載陳黯幼時面瘡初脫見清源牧咏河陽花  
牧戲之曰漆才而花貌胡不咏之黯應聲曰玳瑁應難  
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粧花似屬痘見文  
字之始

康海救張敷華

人但知李夢陽之死康海救之按明史張敷華傳張敷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七

華劾劉瑾欲誣湖廣倉穀爛坐以贓罪海過瑾曰吾  
秦人愛張公如父母公忍相薄耶瑾乃止

黑豆

晉惠帝永寧二年黃門侍郎劉景先表奏臣遇太白山  
隱氏傳濟饑辟穀仙方臣家大小七十餘口更不食別  
物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其方用大豆五斗淘淨  
蒸三過去皮用大麻子三斗浸一宿亦蒸三遍令口開  
取仁各搗為末和搗作團如拳大入甑中蒸從戌至子  
時止寅時出甑午時曬乾為末乾服之以飽為度不得  
食一切物第一頓得七日不饑第二頓得四十九日不  
饑第三頓三百日不饑第四頓得二千四百日不饑更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不必服永不饑也不問老少但依法服令人強壯容貌  
紅白永不憔悴口渴即研大麻子湯飲之轉更滋潤臟  
腑若要重喫物用葵子三合研末煎湯冷服下藥如金  
色任喫諸物並無所損前知隨州朱頌教民用之有驗  
序其首尾勒石于漢陽大別山太平興國寺見李時珍  
本草

取水

街亭絕汲道而敗今隄城關有街亭泉永樂闕泉而井破若此類  
者志乘博載不具書通典曰飛鳥羣翔其下有水又曰  
尋野馬黃牛蹤有水宜志之北征錄曰尋泉入山遠道  
及砂磧之處乏水者掘一穴容一二石許用濕蓬艾滿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七

中燒之火猛而閉留一小穴相通四望之但見烟出之  
處不論遠近掘之得泉脉也石山中即近石掘之如土  
山即草木掘之砂磧擇高處掘之惟深更妙但尋烟出  
處皆有水一食頃烟未出者再開一穴求之無不得泉  
脉也

角烟怖虎

角烟怖虎凡人入山持牛羊等角于上風燒之則豺虎  
山精避不見形蛇虺絕跡井泉陂塘內多生蟲蛙為害  
者投馬骨于中則絕跡矣見存研齋文集

古事相類

古事相類者周樸園作同書十卷桐城方氏作古事比

二十卷似已盡矣予又常戲集之如齊威王朝周趙肅侯亦朝周魯仲連不帝秦孔子願亦不入秦蘇武在外十九年尚有同行之常惠馬宏亦在外十九年後魏之于什門在北燕至二十四年漢周澤彈妻犯齋禁晉劉毅亦彈妻犯齋禁魏時苗留犢而晉之羊篇亦留犢前漢石奮四子為二千石號萬石君後漢馮揚八子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劉業殺父妾嚴武亦殺父妾妻甥女者先有漢惠後有孫休而人但傳鄧攸阮修三十始婚顏延之亦三十始婚樊英拜妻顧悌亦拜妻殷洪喬投人之書張翔亦投許靖之書梁鴻命葬近要離田豫亦命葬近西門豹唐明皇賜賀知章鑑湖楚文昭王亦賜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末

戴偃碧湖湖景陽植表知水沒表裴行儉行軍亦知水至朱邑戀桐鄉顏裴亦戀京兆晏子以一桃殺三士南朝張纘亦以一杯酒殺吳規父子三人段秀實倒用司農印以拒朱泚李崧亦倒用都統印以諭軍卒曹丕不信火浣布而蕭叔之譏皇子不識火浣布已見于列子左氏國佐拒晉人蕭同叔子之請而國策諒毅亦有平原君之母之對郭象竊向秀之註莊而何法善亦竊郝紹之晉中興書唐韋后有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之說而漢之張放先有此說避父名不舉進士者唐李賀而陳之王泰為詹事已有此論南史江革除都官尚書還都不受贈遺嫌舟輕于西陵听取石壓舟與陸績之鬱林

石相似魏使李孝伯來聘宋孝武使長史張暢與語而帝破服觀之孝伯目帝不止出曰張侯劍有人不凡此與曹操遺崔琰見客而已捉刀相似中書舍人王宏為宋太祖所愛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乃當判耳宏如言往球舉扇揮曰若不得爾此與江陵移牀遠客相似宋歸德趙俊拒為齊劉豫之辟凡家書文字一切不用劉年號但書甲子與淵明相類竇連波妻蘇若蘭作回文詩唐上元時有南海女子製鞞鑑圖八花回環凡百九十八字見文苑英華客星犯帝座者嚴子陵而桓帝時與河南尹鄧萬對博太史亦有此奏請于書尾加一點以為驗者一見之于高歡之于侯景再見于隋文帝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末

之于蜀王亮以樗蒲納交故為拙行以輸財者一見于范業之于孔熙先再見于宇文述之于楊約再見于高斌廉之于裴寂再見于王叔文之于王伾王思政自以非宇文舊人乃誓擲梟盧以刀橫膝文帝方止之竟一喝而成盧劉信見疑于徐溫亦斂子喝曰苟無二心當成渾花亦一投而六子皆亦漢宣時有楚王侍者馮嬖錦車持節行賞賜于西域諸夷敬信之梁陳時有洗夫人亦張錦織行南粵中亦嫁馮氏王績善酒焦革善釀餉之亡何革死其妻袁氏善釀又餉之亡何袁亦死白樂天詩鄧魴好之亡何魴死唐衛繼魴而好之亡何唐亦死魏東阿王見邯鄲淳先傳粉裙謔誦俳優小說

數子言繼乃正衣冠與論皇王大道隋長孫儉見梁使  
先列軍儀戎服作鮮甲語日晚乃紗帽裙襦引客宴于  
別齋快論今古以武將而擡儒生之功者韓信之于酈  
食其也李晉之于唐儉也以儒生而擡武將之功者栢  
耆之于萬洪也惟韓封侯而栢賜死微有不同傳昭儀  
爲元帝當熊魏吏部尙書王敞亦爲胡太后當虎宋交  
帝之王華卽漢文之宋昌也杜讓能之于李茂貞卽量  
錯之于七國也突厥拒武延秀之婚卽匈奴碎王莽之  
卽也李懷光之子李璣告其父反而已死之卽楚令尹  
子南之子棄疾也東漢樊業以一筍餅得都尉孟佗亦  
以一斗酒得涼州郭子儀與李光弼不協及郭爲元帥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幸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幸

定帝后爲夫人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門太平  
公主亦以儒者多妻人謝以金帛而皆爲所用田文以  
五月五日生而大貴王鳳亦以五月五日生而大貴以  
少兵詐爲多兵者一見于赦宮屯洛因轉輸軍至錫斷  
城門令車轆回轉出入至旦再見于虞詡在京令兵從  
東郭門出從北郭門入日數轉周再見于董卓來長安  
自嫌兵少率四五日夜潛出軍近營明旦大陳旗鼓而  
還以爲西兵復至是一術也而東漢已三用之宋青州  
刺史檀祗破司馬國璠漏未盡遠打五更梁武帝破東  
昏幸臣孫文明亦漏未盡遠打五鼓段秀實則故遲之  
命擊四鼓而天曙以破王童之謀朱子判南安軍聞有  
獄然後宣赦書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幸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幸

古事相反者應邵風俗通有十反一篇余常戲集之蕭  
繹欲用王偉以湘東一目之檄而誅之朱溫欲殺徐寅  
以一眼偷夫之賦而用之韋思祖不拜姚興而拜勃勃  
反爲所誅李文遠拜王世充而不拜李密反爲所誅劉  
裕討盧循至下邳視風息而天如之張世傑奉少帝航  
海視舟覆而天如之張文孝公一生不作草字杜謬公  
一生不作真字張齊賢咬一桶肉爲相安元獻日食半  
餅亦爲相蔡魯公一日無客則病蔡元度一日有客則

古事相反

病周忱以地衣獻王振而悅鄭仲以地衣獻秦翰而忍  
歐陽永叔貶官泊采石聞夜呼參政船已而驗黃魯直  
貶官泊石塘間夜呼侍郎船已而竟死宋閩人梁師成  
自言為蘇軾出子時方禁蘇文師成訴于上曰先臣何  
罪以是蘇文乃出而閩人李彥素與范寥有隙誣其刑  
蘇軾詩文于石指為十惡二閩之好惡亦大相反晉卞  
望之稱郗公有三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治身清而  
大修計較好讀書而憎人學問劉賈議王肅有三反方  
于事上而好下佞已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吝惜財物  
而治身不穢唐人譏李嶠亦有三反之說其事畧同子  
賤治單父彈琴而治巫馬期治單父戴星出入而亦治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三

晏子儉而稱賢管子奢而稱賢李廣以寬為名將程不  
識以嚴為名將趙括之母諫用其子而後周柴克宏之  
母薦用其子南朝陰子春終身不浴而何佟之一日十  
浴王濟好驢鳴孫楚于墓上作之王仁裕惡驢鳴聞必  
擊殺之一云朱范延召也

果報似巧

錢希白以漢末三分乃高祖誅三傑之報謂韓信是曹  
英布是備彭越是權孫氏贅言又以宋末帝显亡國是  
周顯德二年宋纂之報显是半顯字德祐是全德字  
數若前定不能預知

前漢外戚傳趙飛燕生時父母棄之三日不死乃兆漢

室之禍後漢寒朗傳朗生時父母不舉且投荆棘中三  
日不死乃活楚獄之囚豈非天哉

王安石不幸

王安石昏愎之性不過思自立功名而不知其流毒之  
遠禍宋室甚大罪浮于丁謂王欽若萬倍所謂國家不  
患于有真小人而患于有偽君子然其遭逢不幸亦若  
有由于天者章惇蔡京借紹述之說排元祐諸賢勢不  
得不封安石為舒王汪伯彥未第時開館于王氏秦檜  
當國專以王氏新經字說取士吳敏為蔡氏所薦執政  
于靖康時故亦崇奉王氏俗語有十不管之詞如不管  
砲石管安石不管肅王管舒王是也槍死削爵史彌遠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三

追復其申王之封小人一線淵源絲毫不亂如此故陳  
公輔以安石學術之謬甚于政事如禁人讀史漢以子  
雲馮道為得聖人之時虛無荒謬有類王弼何晏攷五  
胡之禍然金人人汴訪韓魏公文潞公之子孫而燒毀  
王安石之書籍又何其是非之明白遠勝于宋之君臣  
歟

宋簡王最貴

今宮殿神廟尊者長用簡見宋史郭進傳太祖令有司  
為進造宅用簡王有司奏非親王府不用帝曰我愛進  
豈減兒女耶

宋杻子最貴

宋宰相才坐杌子宋史丁謂傳謂已免相知鄆州矣謂私自資緣仍許留京次日早朝賜坐左右為設墩謂曰有旨復平章矣乃更以机進

金漆椅

未髹金漆椅今民間皆用之而未時極貴惟皇后用之后妃傳劉貴妃與孟后朝太后孟后坐此椅劉亦設此椅左右不服迺呼太后出矣妃起立暗撤之妃再坐而仆妃大怒

眼以大長為貴

身與目古人俱以長為貴漢書東方朔自夸八尺二寸張蒼父六尺至蒼八尺而貴孫長六尺而失侯東漢書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書

馮勤父偃嫌其身短為子伉娶長妻生兄弟皆八尺五寸任顯官北史云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五代史契丹立晉少主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十國春秋錢武肅年八十餘目盲矣聞會孫宏似生問兒眼大小曰眼小武肅嘿然不樂果傳至宏傲而國亡

女子男服入陣

金史阿魯真以女子衣男子甲冑與萬奴兵戰

今疾病見古書

考今疾病之見于古者鄭康成曰湯半體即今之半肢風也荀子曰徐偃王目可瞻焉焉鳥之微者即今之近

視也或云焉乃馬字之訛楊倬註云目不能細視故但能瞻焉耳孫叔敖突禿即今之髮禿也左氏晉侯張如廁即今之膨脹崔令欽教坊記范漢女開元出內庭有姿而微羸羸即今之狐臭也素問淡陰之疾即今之痰飲也周禮春時有疝首疾即說文之酸瘡頭痛也子雲有離胸之疾即今之怔忡也左傳稱隰豹望視今之望羊眼也趙羅疝作而伏今之瘡疾也荀偃生瘍于頭今之落頭疽也史記樊荒侯不能為人今之天閹也韓女腰痛淳于意以為欲男子而不得即今之相思瘵也論衡言周公背僂即今之背彎也孔子反羽即今之反唇也荀子言傳說如植鰭即今之枯瘦也周公如斷齒亦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書

枯瘦之義

六更

楊誠齋詩天上歸來已六更人多不解蓋宋忌五更之讖故改作六更而不知五更者乃五庚申之謂非夜之五更也宋大內五更已絕則柝鼓遍作號曰蝦蟆更亦號六更其時禁門開而百官集如外方之攢點今之發掃是也周禮三鑿以號戒司馬法曰昏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煦然則發煦鑿戒與元帝捕銅丸中嚴鼓之節張衡賦所用之楚嚴皆今之發掃也

白鵝浮水名浮尼

乾隆四十五年阿相國治水河南諸河官築堤已成每見白鵝一羣泛水而行是夜堤必崩乃用鎗砲擊之卒不能除不知何怪又二年讀桂海裨編載明代黃蕭養之亂軍人見白鵝浮水舟必沉溺有識者曰此名浮尼水怪也須黑犬五色穀厭之

欠債失官

若官負債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李晟子基貨回紇錢一萬貫不償貶為定州司戶參軍

九十六歲死節

元史懷遠大將軍王英善用刀號刀王九十六歲毛貴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素

陷益都不食而死

長一丈九尺

苻堅拂蓋郎夏默長一丈九尺食米五斗肉三十筋劉曜子義孫年十二長七尺見通鑑

孤截人髮

魏書靈徵志太和元年孤截人髮靈太后召而鞭之有蠶蛾喫人百十殊不可解

老年人生子族人作鬧

余親家史少司馬年七十七生子族人登堂大鬧余為駭然後讀歐公杜杞墓志稱閩俗貧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慮分家產故也杜公上書請立五保俾民

相察有犯者置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德之生子以君姓字名其子按此猶指本家父兄非族人也族人則尤悖妄可惡矣

隨園隨筆

卷二十七

素

錢培袁枚子才

術數類

算命

古人但用支干月日而不用時呂氏祿命篇李虛中筆法俱不用時亦本洪範篇周禮馮相氏之例耳史記孤虛之術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徐陵集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小弁詩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箋辰者六物之吉凶左氏晉侯問伯瑕何謂六物曰歲時口月星辰是也服虔以為歲星之辰在行于地十二歲而一周蔡邕九惟曰天之生我星宿直食六極之兀獨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八

遭斯勤此皆今日算命合五且之始也臨孝恭有祿命書陶貞白有三命抄畧鄭富公避申酉祿絕之運而六十致政王安石避午上祿敗之運而五十六致仕蘇子容避丙戌火庫祿衰而七十致仕蓋或于是說賢者不見呂才駁云始皇法無奴婢而得天下魯莊法當醜陋而美貌多才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未必皆逢六合朱費補之梁溪漫志駁云一時生一人一日只生十二人以一歲計之只生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人亦止有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命而已今一郡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多矣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哉文

文山贈朱斗南序亦云命只五十一萬而四柱盡矣蓋亦不信推算之說也樵書云草木瓦礫皆有一定之命有槐子落地出芽日者算之當如王者受萬人禮拜壽至千年而終後果望為佛像香火甚盛至期被焚又洛陽李叟與明太祖同八字帝召見問何業曰老民養蠶蜂十三窠以之度日太祖曰此似我食十三省布政司稅也此亦附會之說余意大槩作甲子原不過標題名數甲乙子丑猶云一二三四也並無意義有何生尅配合之說或曰人亦無姓名今派之姓某名某則呼之即應支干水火理亦自然余駁之曰人靈物也故呼之即應若草木禽獸派以姓名不能呼之即應也况支干之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八

本屬虛無者乎韓昌黎作李虛中墓志極言其推人年壽了無一失何以不知已身之壽命而服金石以連死也王荆公亦說一篇寫盡貴人好算命之陋宋金華祿命論一篇亦言之最詳楊慈湖譏真西山云希元有志聖賢而好算命終竟名利之心未斷如何入道宋洪彥升奏禁天下士大夫談命佞佛劫郭天信以談命進用金世宗大定三年詔三品以上除嫁娶修造安葬外不許推算相命違者革職徒三年其時防禦使曹貴李芳俱以妄談命陷罪

相

相術最古左氏穀也豈下一語為相法權輿荀子非之



歷言堯長舜短禹跳湯偏以駁之余嘗笑荀子必謂王  
充所謂天晏賜者夜星燦爛人性文者掌文藻炳亦至  
理也然堯狂吉凶亦多無定舜重瞳項羽亦重瞳李後  
主亦重瞳劉備手垂過膝而與蜀王衍手垂過膝而敗  
北史之劉元進南齊之王元初皆手垂過膝而謀反伏  
誅王莽時甄尋手文有天子二字被誅晉陳續女有文  
在其足曰為天下母四字炙之愈明卒不驗王和女足  
下有七星自稱當母天下卒被誅南史庾翼相觀魁梧  
人稱當為方伯而卒以餓死褚蘊面角尖危縱理入口  
而衣祿頗豐其有驗而不驗者薄姬在魏王豹宮中許  
負相之當生天子豹心喜背漢反而不知姬投漢宮乃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八

三

生文帝唐李錡據潤州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  
子錡乃納為妾不知敗後投于掖庭得幸憲宗竟生宣  
宗李守正為河中節度使相者聞其子婦符氏聲曰此  
天下之母也守正喜遂以反誅而不知符氏乃柴世宗  
皇后也豈姑布子卿之術又未可以皮相耶

陰宅

言葬經者不始于郭璞史記樗里子言後世當有天子  
之宮夾我墓漢書竊向秦王氏墳在濟南者樹皆文柯  
連葉上高出屋有立石起柳之象袁安傳書生指某地  
曰葬後世出三公孫鐘遇三少年乞瓜為指葬地三國  
志管輅過母邱儉墳曰白虎街尸朱雀悲哭孫堅祖墳

有五色雲曼延數里此言陰宅風水之始也呂才駁之  
司馬溫公駁之最為明快若伊川之駁葬經言培其木  
根而枝葉自盛此非駁之乃助之也世之父母肥而子  
孫瘦父母壽而子孫夭者多多矣在生之根本尚無補  
于枝葉而况死後乎漢廷尉吳融以人所封之地葬母  
人皆言必滅族而子孫貴盛見後漢書隋文帝曰我家  
墓田若云不吉我不當為天子若云吉我弟不當戰死  
見隋書宋文潞公穿潔渠司天者言不利時仁宗病後  
改築潞公即命司天者往乃更言前穿無害恐將來有  
不利則改者受罪故耳見羅氏識遺源乾曜得張說門  
左之地村夫為之卜葬俚斗為之書碑而陰師知其必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八

四

貴見新唐書黃巢李自成之敗俱以掘其祖墳故也乃  
唐高祖起兵亦被長安留守盡發其祖墳而依然無恙  
宋明帝惡蕭道成墓有五色雲氣暗遣人以鐵釘長五  
六尺者釘墓四維以為壓勝而卒無驗郭子儀祖墳為  
魚朝恩所發而子儀七子入婿貴顯朝廷蔡京酷嗜風  
水蓋其父于杭之臨平以錢唐江為水越之秦望山為  
案似乎大吉矣而全家灰滅元史龍岡失火康希憲謂  
太常卿曰忠貞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偶爾失火慎勿  
令妄談者有所更移風水之不驗班班可考人猶  
惑之不厭可謂愚也

陽宅

言宅經者不始于五姓史記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昭君不出此門矣此門不時吾所謂時非時日也果高門成而韓侯卒自此說與踵其後者漢哀帝疾匈奴來朝嫌其從上游來故以太歲厭勝之道館之上林王莽以王后年十四有子孫瑞故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曹完碑河平元年曹君閔縉紳之途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嶽卒使學者李儒等獲人爵之榮漢書來歷傳皇帝數幸乳母王聖舍太子府監邴吉以犯土禁不可久御此皆陽宅拘忌之始不知陰陽家西不益宅而王充以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漢書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移改穿築故犯妖禁而爵祿益豐朱書孔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八

五

靖守吳興項羽不敢與之爭室梁書蕭琛遷憤王廟憤王不敢作崇善乎孟嘗君日文受命于天不受命于戶稽康宅無吉凶論曰設三公之宅而命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王符潛夫論曰同一宮也成康居之與幽厲居之衰此數言最爲明決或云陽宅不可不慎南史載南朝丁奉宅居之者孫皓敗蘇峻敗司馬修之敗王僧綽被殺不知孫皓蘇峻雖不居此宅有不敗者乎王僧綽殺身成仁雖凶亦吉也

術數在可知不可知之間

術數之學在可知不可知之間爲人謀或驗爲已謀便不驗且一有私已之心便爲造物所忌漢昭帝時陸孟

奏公孫病已當立言驗而已以妖言誅哀帝時夏賀良欽陳聖劉太平皇帝之讖而以不道誅後言亦驗張棟以反支日不行爲賊所殺王匡以六甲窮日不出兵爲鄧禹所敗東漢郎顛奏國家地震鮮卑當入寇所言驗而已不肯與孫禮交乃爲所殺劉歆以名應圖讖故叛莽不知劉秀乃光武欲待太白星出方起兵應漢而不知事洩死後太白星果出魏王凌以熒惑守南斗當有暴貴者母邱儉見彗星竟天以爲已祥遂皆舉兵不知皆應在司馬氏與已無與也晉孟觀以紫微不動故爲趙王倫守河北不應齊王冏之兵致夷三族不知紫微所應乃元帝非趙王也郭曆號稱聖人呂光奉爲神師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八

六

起兵時以爲滅姚者晉故奔晉被殺不知滅姚者晉臣劉裕也索靖知姑城南石地當起官殿而不知已之被壓以卒魏劉靈助反于固城占云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事敗伏誅函首入定州果三月末而爾朱氏亦竟滅孔熙先觀天文知宋文帝必不善終故謀反伏誅後文帝乃爲元凶所弑知江州當出天子故立彭城王義恭不知應在武陵王駿非彭城也梁武與張宏策談天文歷歷皆驗自知天命在已不知後有臺城之厄又嘗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然卒納侯景又任用臨賀王何耶劉養正以帝星在吳頭差尾故勸宸濠反不知應在嘉靖也梁武陵王

紀起兵蜀星士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為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及至明年則已東出紀乃敗誅魏師圍江陵城時梁元帝登鳳皇閣嘆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已而果然其他如郭璞之銜刀被髮慕容紹宗之自投水中斛律羨之鎖頸出城顏惡頭之自知厄在彭城王子年之自知為人還債皆前知厭勝而卒無救善乎三國志趙達精術數而不肯傳其書曰先人挾此術圖作帝王師乃三世不過太史耶所謂藝成而下也昌黎臨終遺命曰陰陽吉凶一無污我真乃達人

鬼神弄人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八

鬼神弄人如武帝時之神君孫權時之王表皆明載史冊卒無補于國家其戲弄人而誘之敗者東漢張滿讀識文應已名姓故謀叛臨誅乃曰識文悞我張豐得石璽大喜自稱無上大將軍謀反事敗臨誅猶指肘後璽不忍決捨晉天福年張遇賢見太白山神自稱崔浩為之謀主破江淮數州有問必應忽神去問之不應兵敗伏誅唐敬宗時染坊供人張詔卜卦當升殿坐與火伴蘇元明對食乃作亂竟殺詔者果升清思殿與元明同食食畢捕者至事敗伏誅宋吳曦見月中人舉鞭相揖月中人答之以為大貴遂謀反以誅明季崑山徐某作亂鄰人不從乃卜于神以關帝廟鐵刀置水浮則起兵

刀重百二十斤以為必沉也投之竟浮水面成驚駭頃刻從者萬人亡何事敗一村皆誅

夢亦難信

不特陰陽術數不可信也即夢寐之事一信之便為鬼神所弄如叔孫豹夢天厭已而得豎牛之禍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乃納吳娃卒至奪嫡餓死張敬兒因妻夢全體熱而謀反被誅梁武帝夢中原混一而次日納侯景之降竟以亡國漢武帝夢木人欲擊帝而枉殺皇后太子徐知誥夢吞金丹而次日方士獻藥服之以殞杭州沈濟之夢神謂曰汝後園有藏金一囊可往掘之沈問何處神曰但見有草繩縛福字錢者是也次日

隨園隨筆

卷二十八

往園果見錢繩福字宛然大喜掘至丈許杳無所得以此竟成狂易之疾宋史臧丙傳丙舊名愚夢父名丙立于庭指天曰老人星見矣仰視之果黃明而大喜以壽星出丙入丁故改名丙字夢壽及其死也壽止五十一柘城李少司空季子繼遷成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歿後繼遷患危疾夢太夫人教服參因以告醫醫曰參與病相犯不可服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用探之果得服之夜半發狂死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窀穸內為水所浸甚苦阜亭山頂有地一區係某姓求售盡往買而移葬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因以重值得之及改葬

舊穴了無木且爇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君日就困頓子孫流離

天文難憑

越得歲而吳伐之吳卒亡于越此左氏語也然慕容超之亡歲星在齊而劉裕滅之卒亦無恙同一五星聚箕而齊桓以霸祿山以亡同一星孛大角而始皇以帝項羽以敗譙周稱災或守歲魏文帝姐二國無恙故以魏為正統然天官書月犯心大星王者應之三國時有此變而昭烈祖吳魏又無恙梁天監中雷書太陽門日紹宗梁王惟武王一時人以為武陵王紀必紹帝位矣後武陵王竟不終星隕相州人疑韓魏公當之已而魏公

隨園隨筆

卷三十九

九

無恙乃庸相王貽永蔡貽永亦判相州事欽宗內禪帝星復明已而北遷崩于沙漠

草木無知

宋將亡文文山見真州樹紋生天下趙三字心大喜以為是蟲食葉公孫病已立之徵卒不應見文山集

凡信時日小數者無不破敗

王莽性好時日小數卒以破敗事在傳中晉廢太子通性拘小忌不許修墻動瓦卒被藥杵椎殺桓元臨敗召諸道人推筭為歷勝法卒伏誅宋明帝尤信鬼神多忌諱移林治壁先祭土神改騎字為邊爪呼白門為宣陽門年三十四而崩以昭明太子之賢而以母丁貴嬪葬

地有不利長子之言為厭勝法埋蠟鷄于墓側致為武帝猜疑慚懼而薨善乎元人就日錄曰大凡見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陶淵明亦日癡人前不說夢達人前不說命

邪不勝正神鬼生于人心

風俗通載李君神石賢士鮑君神之類皆起于一人之誣罔而從者若狂卒之神亦烏有五行志王周南家鼠白晝人立曰王周南某日死周南坦然不應亡何鼠自顛仆而亡晝後錄范文正公修史載某隱隱夜夢某怒云不改史將禍爾子公不改果長子純禮亡夜又夢某嘗云再不改將禍爾次子果天子純仁病全家泣請公

隨園隨筆

卷三十九

十

終不改已而純仁病愈此邪不勝正也東坡志林宋將石首醉怒羹矢調命斬厨人其夫人憐而縱之為報斬訖亡何普患病見此厨瀝血持頭立牀前索命夫人向普問說告以並未斬也普不信愈哀號乞命夫人不得已遣人四路覓厨者來普一見而病愈淨法禪師夜踏菜葉誤以為踏死蝦蟇心中耿耿輪回時遂入惡道此鬼神生于人心也

灾祥不一

古人四靈為畜麟鳳皆祥瑞之物而徐楚金說文繫傳言麟出春秋非瑞也小鳥生大鳥猶桀之變大殷為小殷禹錫元圭為寶而張武錫金錢為辱也晉中興書曰

甘露降王者恩及耆老則松柏受之能用賢人則蘭蓀  
文之是甘露瑞也然汝南先賢傳都尉廳前有甘露功  
曹鄭敬曰此非甘露乃青木汁也陳祥明中松林冬月  
出甘露人呼爲爵錫有則草木必枯是甘露非瑞矣京  
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鮑照有河清頌是河清瑞也  
然漢延熹八年黃河清襄楷奏爲災天子宜修省唐五  
行志亦然日知錄歷數漢唐以來河清爲革代之兆是  
河清非瑞也光武與嚴子陵卧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佳  
話也桓帝與白衣人蒲博太史亦奏客星犯帝座非佳  
話也天官書本以客星爲災星天瑞五色雲人瑞鄭仁  
表唐以爲祥韓魏公臚唱太史奏五色雲見宋以爲祥  
隨園隨筆

卷三十一

天文志云五色雲妖雲也見則年穀不登御覽引宋書  
景平元年有雲五色而徐羨之等廢少主則又以爲災  
矣梁書張后家昌蒲生花武帝以爲大瑞齊永元中御  
刀黃文濟家亦昌蒲生花隨卽被誅則又以爲災矣

# 援鵝堂筆記

援鵝堂筆記序

近世以古文明者莫如姚耶中姬傳先生余讀惜抱  
盛推其伯父董塢先生先生曾孫石甫司馬刊其援鵝堂筆  
記五十卷貽余乃知先生學術精博性情和粹嘗戒學者以  
考據詆宋儒凡經史百家爬梳剔抉條貫出之雜錄遠聞皆  
資考鏡其著述殆可與王厚齋比厚齋之困學紀聞 要百  
年始得闡微君百詩校定箋注而諸儒附益之先生書則而  
君植之爲之校勘亦爬剔抉多所發明其用力亦勤矣  
觀古之讀書者或異於是若武侯但觀大略淵明不求其  
蓋以用世而感激馳驅避世而沉冥韜晦彼其所志者大誠  
不暇求詳於此亦其時勢使然也若乃際承平之運無委寄  
之權以其從容之歲月發千古名山石室之藏則必析疑義  
於豪芒證遺文於荒陲抉先聖之精神擴後賢之靈智沉潛  
反覆而書中之義且日出矣豈得以二公爲藉口哉然此要  
非俗儒所知也夫俗儒之所爲有數端或鄙陋而無稽或穿  
鑿而妄作或浸淫於異教或涉獵其浮華誠得如先生者以  
提唱當世則凡世之貌爲讀書而誤於歧途者庶乎其知所  
悔哉然則先生之書宜耶中爲之推崇而司馬之所由亟欲  
表章也

道光十有六年丙申春正月構李後學沈維鏞謹撰

鵝堂筆記目錄

桐城姚 範南青

經部

周易一卷

尚書四卷

毛詩一卷

周禮一卷

儀禮一卷

禮記一卷

春秋左傳三卷

春秋公羊傳穀梁傳一卷

援鵝堂筆記目錄

論語孝經爾雅 子一卷 易林等附

史部

史記二卷

漢書十卷

後漢書三卷

三國志三卷

晉書至唐書一卷

五代史至明史一卷

別史傳記一卷

子部

老子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子 續編

雜子家一卷

集部

文選三卷

楚辭文心雕龍王阮亭古詩選一卷

韓昌黎集二卷

王荊公詩集 續編

雜家集一卷

文史談藝一卷

雜識五卷

續編一卷

援鵝堂筆記五十卷 鄉先生薑塢姚編修之言也先

援鵝堂筆記目錄

生早歲歸田專精修業自壯至老未嘗倦怠其所校

閱羣書包括古今探纂雅故凡墜簡編音乖義謬釋

一一是正或錄記上下方或籤片紙簡中反覆書之

旁行斜上朱墨狼藉然第自求通貫不希著述厥後

學者借鈔傳寫致多散佚或并原書為人所竊今其

存者纔能過半又頗顛倒脫爛不可識辨先生曾孫

瑩前仕閩中始輯而刻之名曰筆記本其實也惟閩

中之刻既非足本又失於警校訛誤實多及茲移官

江左亟事改補以樹粗堪盡心過蒙誦讀於是遂其

商推隨文究義真以部居檢校本書足得依據整齊

首尾標疊章句乃定著為此編微言奧旨昔人未宣

眇識精解當年罕對後有作者斯知爲貴道光乙未  
冬十月邑後學方東樹謹識

援鵝堂筆記目錄

三

援鵝堂筆記卷第一

周易

正義序 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馬嘉運等對其參  
議詳其可否按宋史王昭素傳以王韓注易及孔馬疏或未  
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馬即嘉運也然未有書

周易八論 第一論易之名引周簡子按周宏正謚簡子周  
捨亦謚簡子此所稱宏正也宏正有周易講疏十六卷

第二論重卦之人按論衡正說篇云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  
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  
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  
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

援鵝堂筆記

十

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  
山氏疑誤據正義前引世譜疑黃帝曰歸  
藏也然論衡本重出烈山無別本可校 殷人因之曰歸藏  
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  
王周公因象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  
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眞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  
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  
眞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  
也

伏羲用著卽伏羲已重卦矣按顧野王上玉篇啟昔在庖犧  
始成八卦暨乎蒼頡肇創六爻則以六爻爲蒼頡所畫矣未  
詳所出樹按尙書正義引說卦繫辭鄭註謂伏羲用著而筮  
矣伏羲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夫卦乎是





當時亦從之。陳氏書錄解題云有孫坦者爲周易析經謂此漢杜子夏也未知何據按孫坦周易析經首云子夏言不甚粹或取左氏傳語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曰縣官嘗疑杜子夏之學及讀杜傳見引明夷對策始釋然陳氏曰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興書目皆不著按坦所稱子夏杜鄴也與毛之謂杜欽異

易疏引褚氏莊氏褚卽褚仲都見梁書全綬傳隋志有梁五經博士褚仲都周易講義十六卷莊氏未詳初九潛龍勿用疏引張氏曰按唐志張譏講疏三十卷本傳亦云

然此之理皆可也按然字經疏多作如此義不作轉語蓋唐人語若是李善文選注多如此聘禮記云然而不善乎喪服記然孝子哭在阼階之下西面皆同

援鶉堂筆記一

四

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按柳子厚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書引疏皆變下有有用字

周易以變者爲占故杜元凱註襄九年傳艮之八及康成注易云云据疏則易爲卜筮而作先儒已有成說後人崇以攻朱子何哉

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按柳書遇作過張氏以爲陽數有七有九云云按七八九六之別揲之而後有其數耳其著於簡者但有陰陽何由而定之爲七爲八乎質文之說尤謬以數之多少而爲質文耶七少於九八多於六何以

言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淮南人間訓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 自來皆以若厲爲句朱子始以若字絕句後人猶以爲誤似朱子都不見前人章句及諸文篇者已惟淮陰閻若璩云據後文言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之文則朱子本義得之又按蘇氏易解已如此讀程傳亦同頃思同命怵惕惟厲之文正晉人習其舊讀而襲之也

屯彖辭宜建侯而不甯按禮記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疏云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甯據此則易而字有讀爲能者矣今易

援鶉堂筆記一

五

疏無之禮記取于熊皇二家當時於易或有作能然不可通蒙九二疏王氏曰按凡疏于注文例不書其氏此云王氏曰者疑誤不則前人義疏解各家之說孔疏仍之不復剷去三字也

師初六否臧凶釋文否音鄙惡也注同馬鄭王肅方有反隱十一年傳師出臧否亦如之宣十二年傳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陸皆音鄙杜注否不也則音方有反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注茅茹以類貞而不詔則吉亨玩注似于以其彙貞絕句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李善注文選六代論引鄭注曰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曰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

繫于植桑不亡也

豫九四朋盍簪注盍合也簪疾也按朱子本義盍簪之解本于侯果魏晉講此同于王氏如東哲元居釋有云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是也唐書馬懷素康子元傳俱作侯行果權德輿為李與墓誌亦有開懷盍簪語似同侯解

賁六五疏輔嗣之注全無聘賢之意云云按皇甫謐傳束帛箋箋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又張平子東京賦聘工圓之耿潔善引王肅云失位無應隱處工圓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此二條可證疏說之非

接鶉堂筆記一

連下為句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注云為斯賤之役蓋以斯為斯疏云為斯卑賤之役以斯為此失之矣

周易繫辭上第七 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按康伯名伯前注既標王弼則此亦當云韓伯矣隋志云晉太常韓康伯注繫辭二卷唐志易類云王注韓康伯注十卷皆誤也正義非出一人之手以疏與注者並書于下皆後世本之謬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按左思魏都賦匪同憂于有聖善注引周易王弼注曰不與聖人同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

偏于生養無擇于人物不能與彼聖人委曲同此憂之今見注無此

大衍之數五十正義曰韓氏親受業于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王弼云以證成其義按康伯東晉簡文時人計距輔嗣魏世百餘年矣安得親受業于王弼乎樹按王厚齋已及之

歸奇于劫以象閏疏歸之合于劫掛之一處是一揲也按程泰之嘗論是一揲也四字為孔疏之誤朱子以其論正有功於經

疏正義曰子曰知變化至此之謂也此第九章也云云按虞翻吳時奏上所立易注云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荀謂易注上為章首尤

接鶉堂筆記十

七

可怪笑李鼎祚易傳集解亦列其注云諸儒皆上子曰為章首而荀馬又從之甚非者矣東樹按此條當參看繫辭上章正義始明

是故易有太極按康伯之解極明似無極之辨為煩樹按此極之辨為煩亦何氏誤也

是故天生神物疏輔嗣之義未知何從按康伯誤云輔嗣說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注剛柔發散變動相和按李善注范雲贈張徐州稷詩引韓康伯注周易曰揮散也釋文亦載之

尚書一

正義序 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按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作傳冲遠蓋据安國序承詔作傳云云不知此為偽序也

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按陸氏釋文云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案今馬鄭所注竝伏生今文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範按馬鄭所注竝古文

援鵝堂筆記二

但不全耳今世馬鄭王之書不可得要之偽書二十五篇之文不必甚異以偽書襲之故也王肅注本馬融亦古文非今文其注所以與孔傳類者非肅注類孔傳乃偽孔傳襲肅注耳大約偽書偽注皆肅以後徒黨為之

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 據冲遠此序是知此本出於皇甫謐而堯典疏所云鄭冲以逮梁柳諸人出於晉書實無其事無其書矣余謂此創於王肅孔猛而皇甫謐孔衍輩修飾成之家語孔衍上成帝書曰臣祖安國以經學見稱前朝得古文科斗訓傳其義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為其時所未施之故不記於別錄臣竊惜之按孔衍當東晉時不應於漢

成帝時上書若云晉成則衍於大興三年卒官不及成帝也

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按諸公義疏並見隋志蔡大寶附周易梁蕭譽傳顧彪附隋書儒林劉炫傳巢猗費彪隋志云梁時人又按北史儒林傳序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康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彪義疏乃畱意焉又按梁書孔子祛尤明古文尚書又姜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見南史劉懷肅傳隋志又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夫鄭所說經本孔氏迨偽書出乃別鄭於孔耳

援鵝堂筆記二

覽古人之傳記質近用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按武成篇固有敵於我師疏云我大隋似是前人之語而未之削

漢孔氏尚書序 疏鄭元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按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疏孔君以少昊為五帝之首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云云按為孔傳者多從左氏故以少昊為五帝

疏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舜為顓頊七世孫按顓頊連數之至舜纔七世舜為顓頊六世孫史記昌意以至舜七世

蓋除本數之

疏梁主云書起軒轅云云蓋斥梁武通史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按趙岐孟子注云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釋文云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一篇亡攝十四四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攝三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按元熊與可經說云典謨訓誥凡百篇注者有正與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有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此雖注家淺陋之說無關大指姑記正攝之目以資參考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篇正三十四見存三十七書四攝六十六見存二十八亡書

接鶴堂筆記二

三

三十八典十五篇正者二堯典舜典攝者十三禹貢洪範汨作九共九篇稟飭謨三篇正者二大禹謨皋陶謨攝者一益稷訓十六篇正者二伊訓高宗之訓攝者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彤日旅獒無逸周官呂刑典寶明居祖后沃丁誥三十八篇正者八仲虺之誥湯誥大誥酒誥召誥洛誥康誥康王之誥攝者三十盤庚三篇西伯戡黎微子武成金縢梓材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帝告釐沃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成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分器將蒲姑誓十篇正者八甘誓湯誓秦誓三篇牧誓費誓秦誓攝者二允征湯征命十八篇正者十二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罔命文侯之命肆命旅巢命賄肅慎之命

攝者六君陳君牙歸禾嘉禾成王政亳姑

孔臧與安國書曰舊章潛於壁室歛爾而見豈非聖祖之靈欲令讚明其道以闡其業曩雖為經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知以合讐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按漢世隸書已行此云以今讐古之隸篆所云今者何也論衡正說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尙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時得佚尙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余向疑百篇序早出何以有孔臧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之說然劉歆移博士書亦云以尙書為備則知書序人

接鶴堂筆記二

四

不盡見東樹按先生書說原義脫闕疑亂其移易聯綴既非一籤之言又多與當處經文注疏不對今再三審覆終不能還其本第舊貫如此條之聯論衡一籤是也孔臧一條亦不在論正攝之下姑類附之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按漢志云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儒林傳亦同是本經未全失何須口授也樹按此條本之馮班鈍吟辨尙書五條之第四條何義門著之讀書記中疏儒林傳云時伏生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臧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按疏增芟漢書之文似臧錯教於齊魯之間矣疏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則

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或亦目暗故鼃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也按此似疑口授之說爲虛然明云失其本經豈能曲爲回護樹按此與上何須口授或上引何說未定

疏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子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按史記周本紀已載泰誓董仲舒對策亦有其文疏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

援鶉堂筆記二

五

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於爾時重得之按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南女子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視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五十九篇始定矣檢論衡謝短篇無得泰誓之語然云河內女子發屋得易禮尚書各一篇則得泰誓之謬充亦不能辨也房宏之說亦不詳所出後漢史亦無此事

疏泰誓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

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按而古文皆有此孔疏語張霸之書藏壁中未之前聞疏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按孔何嘗見伏生

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按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孝景前二年至後元三年十五年孝武建元元年至元朔元年十三年孝武立五經博士在建元五年

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疏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

援鶉堂筆記二

本

存古爲可愛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按衛恆四體書勢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按恆所云寫淳尚書其爲二十九篇抑五十八篇雖不可知而所謂科斗書者乃由時人不知古文而名之蓋俗言耳康成云今世謂之科斗書乃指東京末時言之不應出於安國之口也卽漢志及許氏說文尚不言科斗書而曰古文又東晉辨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竹簡上兩行科斗書則武帝時不應無

知之者

後漢盧植傳願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又云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按古文科斗謂字體抑古文尚書耶然疑指尚書若字體則自當屬小學不得云抑之然則所云隸古定者果可信乎其所以科斗書廢已久果孔博士語耶如果當時有類古定之書藏之書府漢世言小學者何不一及之但言孔氏古文而已是古文非人所不見而安國之隸古定實無有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序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

援鶴堂筆記二

七

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鄭樵云古文尚書唐明皇更隸以今文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按樵語未詳所本範疑孔穎達作疏必已作楷書不待開元始改馬貴與云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書至隋唐間方顯人猶多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尙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家有異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按馬氏此說亦非作序者自云以竹簡寫之此書梁隋以來蔡巢費願相承作疏豈猶竹簡乎此由漢人

倘古文尙書以別夏侯歐陽耳不聞仍作科斗書也

疏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云云按兩漢凡云史書皆胥史之書卽隸不如顏監章懷注云史籀之書也

魏書江式奏請撰集古今文字表云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尙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碑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以類編聯其所云孔氏尙書式尙得見耶東樹按祖文式傳亦同疑祖上脫一文字

援鶴堂筆記二

八

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不知古文與伏生相合五篇何篇也又按史記儒林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起其家逸書索隱於此斷句非也逸書屬下讀起家云者何配瞻以爲別起經師家法其說爲允此與起家仕宦義殊樹按此方尙書凡見於史記者皆太史公從安國問故而卽以詁訓易經文也

漢書藝文志書者古之號令六句言號令於眾必須眾皆易曉非艱晦其辭旨者也而書或借屈聲牙讀者不易知要之於古皆方言也爾雅詁訓乃所以解古今語耳今所云艱僻難通古則上下皆曉者也按志此語當屬劉歆之舊而班志

仍之則所謂古文尙書者正須爾雅詁訓而後通豈今之文從字順者乎毛奇齡於朱子今文難讀古文易讀之疑及歸熙甫古今文字格製文辭不同之說皆極口狂吠豈知漢世所謂古文尙書十六篇與二十九篇文製正不異而文從字順者乃後出乎孔穎達云劉歆不見古文尙書本屬謬語劉歆極力表章可云不見乎此說雖奇齡亦不謂然但左支右吾尊崇晚出之書排詆前人以夸辯博究不可信子向讀漢志解此以補顏注後讀朱子大全集所編雜著論尙書引葉夢得曰尙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朱子曰此說是也大抵訓詁多奇澀誓命多平易蓋訓詁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眾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

援鵝堂筆記二

九

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史官所撰彙括潤色粗有體制故在今日亦不難曉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按夏侯歐陽皆不見書序伏生時疑亦未有太史公從安國問故而後知之故史記中載之而康王之誥與顧命分爲二篇也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疏云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安國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蓋以同序者同

卷異序者異卷按經本二十九卷則一篇一卷矣此四十六卷二十九篇與伏書同又多十六篇又序一卷疑四十六卷者如此而藝文志班自注爲五十七篇未稔所以分之孔疏云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此或然耳然班所云五十七篇正謂衛賈馬鄭授受之本尙僞孔書者所極力排斥者也而顏師古乃据僞書孔序以當之東坊門戶借西坊緯楔非其實矣十六篇者孔氏所得四十六卷及五十七篇則劉氏父子所著於七略者未審何以定之疑爲五十七篇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之文不相應此爲五十七篇一語疑後人所加

援鵝堂筆記二

十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閻氏若璩云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尙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寢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尙書範按此說誤隋志有馬融尙書十一卷王肅尙書十一卷馬所注卽古文尙書非夏侯歐陽之書王肅善賈馬而不好鄭氏則所注尙書亦同馬融之古文尙書矣又按隋志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余謂此非亡於亂也習之者竄耳蓋自馬鄭之學興而古文大著又頗排斥今文故其書亡而學亦幾廢矣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敢復以聞按漢書志雖有安



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之語然考其年歲安國實不及見巫蠱之起先卒矣班志所云特敘其未立學官之故非必謂即安國獻書之時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生驩漢書兒寬傳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射策為掌故補廷尉文學卒史按張湯為廷尉在元朔二年時兒寬受業孔安國安國為博士早亦當三十餘歲巫蠱之起在征和元年距元朔三年凡三十五年安國至此已六十餘歲太史何云蚤卒耶史公且及見其孫驩而書於世家則驩年亦非幼矣臨淮郡元狩六年置元狩六年至征和元年二十五年意安國為臨淮太守未久即卒當在元鼎元封之間而云安國迨

援鵝堂筆記二

十一

征和及見巫蠱之禍耶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史遷為太史令在元封三年索隱引博物志云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六月乙卯除據此則史公生於武帝建元六年丙午而太初元年正義云按遷是時年四十二歲據此則史公生於景帝中元五年丙申而索隱引博物志當作三十八二為三字之誤也自序年十歲誦古文索隱以為遷及事伏生學誦古文尚書此語謬遷固不及見伏生且古文不定是尚書劉氏以為左傳國語系本等書皆是古文也况伏生尚書自以今文教授耶年二十講業齊魯之都疑從安國問當在此時二十歲當在元朔乙卯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為

五郡遷奉使西征巴蜀明年元封元年報命而父談卒計中公時年當三十六至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年六十乃卒家語後序云安國者亦屬偽撰當與此書相次並出也云元封之時吾仕京師則豈謂為臨淮太守時耶亦有不可得知之語正與此序同也後又載孔衍奏以上通考內亦竝載之

援鵝堂筆記二

十一

援鵝堂筆記卷第三

經部

尙書二

堯典第一 据疏堯典上有古文尙書四字

疏引康成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 後漢書桓郁傳漢明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章懷注引華嶠書以五家爲五行疑非

疏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又云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故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按此言前漢諸儒共知五十八篇闕二十四

援鵝堂筆記三

十一

篇其三十四篇卽鄭所注之書故張霸僞撰之以足其數竟似前漢之張霸預補東漢康成不足之篇紕繆可笑然儒林傳言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能爲古文者霸以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是霸自撰百兩篇與孔鄭之書皆無與也

疏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按古文當作今文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

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

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

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

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

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

別錄云五十八篇据此二十四篇鄭注但有其目並無其書

閻氏若璩以五十七篇釐爲四十六卷則堯典卷一舜典卷

二汨作卷三九共九篇卷四大禹謨卷五臯陶謨卷六益稷

卷七禹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允征卷十一湯誓

卷十二典寶卷十三湯誥卷十四咸有一德卷十五伊訓卷

十六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八盤庚三篇卷十九高宗彤日

援鵝堂筆記三

十二

卷二十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僞泰誓三篇卷

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洪範卷二十五旅獒卷二十六金縢

卷二十七大誥卷二十八康誥卷二十九酒誥卷三十梓材

卷三十一召誥卷三十二洛誥卷三十三多士卷三十四無

逸卷三十五君奭卷三十六多方卷三十七立政卷三十八

顧命卷三十九康王之誥卷四十罔命卷四十一費誓卷四

十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

篇序合爲一篇卷四十六範按閻氏用鄭注之尙書篇目數

之不用孔穎達所言孔傳篇目顏師古引孔敘又引鄭說混

而不分殊憤憤矣

疏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

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按孔以十六篇即十六卷即鄭所分二十四篇此說可據其二云偽書惑於世行之孔書以不偽者為偽也孔書之舜典伏書併入堯典別有舜典益稷合於臯陶謨以益稷為棄稷別有益稷之篇此皆可據為前儒授受之確然者其五十八篇亦符班志而穎達之徒尊信偽書既誤以張霸之書為馬鄭之古文復以真古文之十六卷為偽書真昧心語也毛奇齡據後漢儒林傳謂鄭承杜林漆書非孔學安知漢世孔學不同於漆書乎漢志班注大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密高古文以為外方山竟陵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按

援鵝堂筆記三

三

此所云古文即古文尚書矣班既見古文尚書豈有但見禹貢一篇者乎則云班固不見古文者謬矣

疏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者也按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是即安國所獻之書藏之中祕者劉歆繼父校理中書正傳孔學且觀移博士書非不見古文者豈得引書反與孔異

疏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古文也毛奇齡云當時註云逸書者以不立於學官然則春秋左氏立學官耶

疏鄭玄亦不見古文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按亡逸二字未知若為分別亡者疑其書已亡逸者疑言其書散佚零亂不能復為傳注也梁書劉顯傳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二南史字零落歷試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隋志云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疏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按定八年傳於棘下杜注城內地各衛買馬二三君

援鵝堂筆記三

四

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按鄭此贊於安國不言作傳於衛買馬云云則指三家之作訓也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又云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余按孔疏此段最為明白可據但其云孔註不行非也孔何嘗有註疏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紀綱為夏太康

時按王肅有左氏解此註亂其紀綱左氏文也

疏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岫夷為宅岫鐵味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則剗剗云臚宮剗剗頭黔是鄭注不同也按周禮天官縫人衣袷柳之材鄭注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彼疏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釋文古文宅與度字相似而吳志虞翻傳注載翻解尚書違失事目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味又顧命康王執瑄古冒從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據此則味谷乃康成所定然縫人注又作柳谷何耶豈康成初從伏書後從古文二注各異抑猶毛詩箋在後與禮注殊耶史記亦作味谷舊唐書西域傳侯君集伐高昌

援鶉堂筆記三

五

兵會於柳谷然則固有其地矣顧命今從古文然同瑄二字並出訓同為爵猶從康成也以此知書傳託各安國皆作偽者采前人之解為之

疏云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按帝王世紀亦多荒唐之說何嘗盡本古文此推謐之所自受亦叵信梁柳亦無傳皇甫謐傳惟載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云云元晏春秋云十七年予長七尺四寸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於路或編荆為楯執杖為殳分陳相刺有若習兵梁柳又為城門校尉見晉書閭繒傳言東宮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宜選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

冲比者以為師傳又河開王印傳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事在永熙元年又太康十年夏四月以京兆太守劉霄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各賜穀千斛梁柳事散見晉書者如此

疏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真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按顏之推嘗曰北人名字不分今檢元魏高齊書往往如此然未有舉其字之一字者當時著晉書者未必爾東樹按前疏引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鯉鯉字伯魚伯魚生伋伋字季思季思生白云云亦皆去上一字自是冲鄭冲者晉書傳云冲與孫邕曹羲荀顛何晏共遠之陋也

援鶉堂筆記三

六

集論語訓註謚著元晏春秋帝王世紀俱見本傳無傳授古文尚書之事論語集解非冲一人所成而言之鄭重如此况古文尚書私得之者乎况論語所引尚書尤當標所自出而如未嘗寓目者何哉泰始九年詔云冲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度其為論語集解年當五十餘惟徐堅初學記云安國書成魏晉之際榮陽鄭冲私於民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尚書矣堅之說未詳所出如出晉書何不引而證之隋志陸氏釋文俱不引所云晉書以著授受則正義之說實不足信如謂晉書十八家正義必有所本但前人引晉書必著名某人如王隱虞預之類此何以不明指某家耶東樹按潘岳關中詩善注引朱鳳晉書昔今之晉書蓋裁正十八家書而成者古文唐人罕及之者

世大行若果十八家晉書載之正當據之以原授受不應太宗稱制諸臣載筆反削之也且唐修晉書於臧榮緒一家尤所專據臧拜五經者若尚書之出有如許顛末不容不詳也又顏師古注漢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亦用今孔序而修晉書隋書並不及此隋志亦無孔正義之說晉世得汲冢書尚載之紀中况真古文乎鄭樵云穎達與修晉書豈於此事反自芟之耶 蘇愉者見魏志蘇則傳注則次子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志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按裴注於蘇愉僅引此二事則晉人之修晉書無及愉授受尚書事如果有之則裴無緣不徵引之矣 梁柳見前 臧曹無傳云城陽臧曹者蓋以皇甫謐傳城陽太守梁柳蒙是爲

援鶴堂筆記三

七

得也 梅頤亦無傳世說方正類稱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幾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鄙明日豈可復屈耶注引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按彼作頤此作曠陸氏釋文作枚頤未詳孰是以其字義准之作頤爲近但爲豫章太守不在前晉隋書亦謂是東晉此又謂前晉而晉書並無其事也史通鑑識篇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梅氏寫獻云云又編次篇有穎達隋史之語則梅所獻非僅孔傳而穎達與修隋史其隋志不及正義所引晉書授受何味味也然則正

義云云事屬烏有余謂此書大約創自王肅孔猛潤飾於皇甫謐及孔衍之徒或者皇甫謐之徒采摭羣籍逸篇斷簡本有甄錄後人得之遂踵而成書耳

晉元帝踐阼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博士云云見荀崧傳按此時疑卽梅頤上孔氏古文尚書時也又崧疏曰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此所云孔卽指尚書傳耶晉初古文尚書未出此云孔者疑賈馬王鄭皆宗古文推其本自孔氏故云孔不則何晏論語集解尚存孔說俟博聞者詳之 梅頤上書亦無据荀崧所云孔氏古文尚書卽賈馬鄭王之所學不言

援鶴堂筆記三

八

梅頤所獻也 史通云古文尚書孔惠之所藏科斗文字也又云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祕之乎又云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舉朝集議咸以爲非注云以梁武議遂不果行 以上與隋志陸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按史通並不云鄭冲等授受子元史學專門豈不見十八家晉書耶 疏云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猶得存按安國作注

事無可考存逸之故不因學官之不立辯已見前即如穎達所云後漢之末不列學官其說亦失之不考後漢賈逵傳達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傳此豈散在民間者耶又云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八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然則漢世之授古學者有紙有簡又云建初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又袁徽與荀彧書云交趾土府君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蜀志李譔傳云父仁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其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又云譔著古文易尚書

援鶉堂筆記三

九

毛詩三禮左氏傳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多與王氏殊高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按孔疏謂王肅似竊見孔傳據此豈譔亦嘗見古文乎蜀志又云尹默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是諸人者皆後漢之末傳說古文者也何謂無人哉

援鶉堂筆記卷第四

尚書三

經部

曰若稽古傳若順稽考也順考古道而行之按魏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各有差甘露元年幸太學講尚書帝問曰鄭元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曰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說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按庾峻但言賈馬王肅不言孔傳今所傳孔傳正同肅解高貴鄉公既受經於鄭冲博士即與鄭冲相接苟如前疏所云冲有傳孔傳

援鶉堂筆記四

十一

之事何為但近舉賈馬王而不援所祖孔傳耶以親九族傳云高祖之孫之親釋文云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疏引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元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按陳用之禮書云父族四者父之姓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二族己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三族己女適人者子為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為一族母之昆弟為二族母之女昆弟為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一族然於母之父母則合而為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為二可乎爾雅於

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鄭又桓六年左傳杜註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此與夏侯陽義又別然據注數之僅八族豈以姊之子妹之子為二耶然無姊妹或有姊無妹有妹無姊不成族矣孔疏云鄭康成同古尚書說與許慎異義今戴禮夏侯歐陽尚書說並殊按穎達於書疏云鄭不見古文於此又云同古文說前後太舛且鄭又未言此本於安國然則偽傳此義乃祖鄭耳鄭於儀禮多引古文則豈於書有不見古文者繼衣引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古不見乎

平章百姓傳百姓百官 按國語觀射父之對楚平王曰民

援鵝堂筆記四

二

之徹官百王公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樹按此引國語與今有異疑有脫誤

試可乃已 疏云傳解縣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云云按疏中辨論如此類甚多似非無本之說隋志有魏晉諸人尚書答問及釋義疑疏取之又魏志高貴鄉公與博士庾峻問難亦及試縣一條

疏虞史欲彰舜德歸過前人直以末季之編摩衡古聖之簡冊所云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已按曾子固有云唐虞之世其任事者豈特天下之士哉其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見處固自超然但此等駁難疑前人問答本自有之修疏人襲用之耳

朕在位七十載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按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舜典既取王肅之注則此亦王肅之說矣皇甫謐或又本王肅而斟酌之

舜典 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與按書序疑亦後人增入如古文堯典舜典分為二伏書合為一如本有此二序伏生何由合之然相如封禪文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注者云合堯典舜典為三典東按史記漢書皆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注言合六經為七也先生此所引劇秦美新文未知是否据封禪文當時自有舜典而已亡矣序蓋其舊偽者取以冠此

援鵝堂筆記四

三

耳其云歷試諸難必非此舜典事難當去聲孟子舜往於田章趙岐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

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之說不云舜典

釋文王氏註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按亡舜典一篇者亡其傳并亡其經文其取慎微五典以下王注續之以孔序有出舜典於堯典中之語

閩人鄭瑗并觀瑣言云孟子使舜完廩一段爲舜典之文余亦意其近是如史記引書多易原文爲詰訓之辭而此象鄂不憚等句亦然又孟子被衽衣二女果文疑皆出於舜典故史記亦有賜舜絺衣與琴之語而帝使九男二女一段及館甥於貳室事疑一徵於書故史亦有觀內觀外之說毛奇齡祖護僞書惟據史記以過密八音以上爲堯典月正元日以爲舜典似可信但按文勢前俱敘舜事則二十有八載二十三字以結堯典文勢似亦不佳此仍爲下文起耳史記想以舜在假典敘入堯而卽位後乃別敘入舜况五帝紀本合爲一篇豈似班固等分疆而別腔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釋文云此十二字是姚方輿

援鶉堂筆記四

四

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彥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既云孔傳亡而又云十二字孔氏傳本無蓋第亡其傳而經文故存也經卽今所分堯典之舜典既云王注而復云孔傳蓋當時取王注而名孔傳故從而名之

疏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微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輿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輿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按此

釋文甚明白慎微五典以下今所云傳乃取之王注自乃命以位上二十八字所云傳者不知何人之語方輿亦僅上經文十二字不言有傳正義於此亦太憤憤若方輿所有全篇舜典孔傳陸氏無緣不見而反逐徐邈音王注本也隋志所云亦誤又此疏多云孔意云云是不知此傳取王注矣

釋文又云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按造孔傳舜典者此自造經文云孔本慎微五典本屬舜典而自加曰若稽古二十八字其馬王之注當亦云本孔傳其云采馬王者他人譽之耳航頭

援鶉堂筆記四

五

買得者乃方輿自云買得如孝經孔傳劉炫亦云王逸買得一本送王劭也不行用者不行所造孔傳及二十八字耳其分舜典於堯典猶同晉世猶從孔序之分而指伏生之誤也此可見僞書五十八篇當時亦闕一篇釋文又云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按元朗身經梁隋其言如此而穎達云方輿以罪致戮事未施行至開皇中購求遺典又憤憤矣劉知幾史通亦云姚方輿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

納於大麓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按史記作入於



大麓疑此孔氏之舊解也大錄萬機之政疑夏侯歐陽之說王莽所用之鄭王之說皆如此

肆類於上帝傳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按王云下二十一字蓋陸氏說刊本誤連於傳傳本取王氏之注安得復加王云也疏王肅云五行之神云云竟不知此篇之傳取王註矣

禋於六宗傳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按續漢志劉昭注引此注有六下作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崇祭星也雩崇祭水旱也引禮記文與此不同

援鶉堂筆記四

本

者六三昭三穆是也按晉書孝愍紀建興元年九月劉聰寇河南河南尹張髦死之髦疏詳續漢志劉昭注

輯五瑞按漢書倪寬傳統輯羣元小顏引虞書輯五瑞以證臣瓚改輯為輯之非則唐世本自作輯

二十有八載帝乃俎落按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俎落云堯典趙岐於孟子引書俱云逸篇似見其文者

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釋文阻莊呂反王云難也今孔傳訓阻為難蓋此舜典本王肅注王本之賈馬又思文詩疏

引舜典注云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曰時始者鴻水時眾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時五穀以救活之此注自出於鄭則與王意同惟訓時為是小異耳史記作始飢徐廣曰今文尙書

黎民阻飢祖始也此既為今文說則鄭王為古文說矣此亦諸家見古文之一證也

五宅三居傳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疏引周禮王制有三處之別兼引鄭元之說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按分地遠近何不可從且四裔九州之外正難差別

汝作朕虞傳虞掌山澤之官疏云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元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按虞掌山澤之官此本馬融注而王肅襲之者也据史五帝

援鶉堂筆記四

七

紀已云於是益為朕虞漢書地理志及百官表敘俱有朕虞之官則此訓相承已久非王莽始有予虞之官也康成說未見其全其解朕虞不知與馬同抑以此為官名耶其孔疏駁義似駁鄭解書之誤非駁異王莽也漢書以下乃孔引以駁鄭者如不審則溷為康成所引矣

分北三苗傳分北流之不令相從釋文北如字又音佩疏云北背也善雷惡去使分背也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按今書傳王肅之辭雖未明釋北之為訓而詳其意似與鄭同疏釋為背或非傳意蓋後人正虞翻之非乃有云古北背字虞翻為別非疏乃竄其說以傳傳意耳疏又引王肅三苗之民

云云按舜典傳文取之王肅而孔疏所引王說其詳略小有異同豈當時取王注爲傳者或又有芟潤耶

大禹謨序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按此正是臯陶謨益稷之序耳以大禹謨入其中殊不合且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與上篇語意分明相屬亦不可斷史記合之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舍已從人本孟子無告本孟子不虐無告即無虐憚獨也說苑君道篇河閒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我寒之也疑即不廢困窮所本

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按此明系孟子十有七載之文配合

援鵝堂筆記四

以符五十載陟方之說耳

臯陶邁種德按莊八年左傳夏書曰臯陶邁種德杜注逸書也稱臯陶能勉種德邁勉也

念茲在茲按後漢文苑劉梁傳引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也按此即本襄二十三年左傳觀引順事恕施可見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按賈誼新書連語篇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又大政篇一罪疑則弗遂誅也一功疑則必弗信也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

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按漢書路溫舒傳引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矜吳志陸抗論救薛瑩疏亦引此文抗未見梅賾

書即本左傳或溫舒語

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云云按克勤克儉影略論語卑宮室菲飲食及盡力溝洫語耳不矜不伐不滿假影略聞善言則拜語耳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傳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按此十六字宋儒以爲傳心之要思思危則難安句似如孔疏人心指眾人之心耳又孔疏云將欲明道必須精心然觀王僧達答顏延年詩精理亦道心道心善注引尙書但其語意似亦不符今傳又荀子解蔽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四句協韻今偽書改之爲惟惟精惟一二句見馬融忠經

援鵝堂筆記四

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按周語內史過引夏書同四海困窮天錄永終按舜亦以命禹言其大旨符於堯命舜耳豈必襲堯成語耶

昆命於元龜傳昆後也疏云昆後釋言文按昆後用釋言解之可也垂裕後昆則將云垂裕後後耶

受命於神宗傳神宗文祖之宗廟疏云當舜之始祖傳意似以此神宗即舜典之文祖疏意似與傳不合且文句亦不順也

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按吳志孫權與蜀盟文三苗干度虞舜征焉

於公明高矣明此數語古文兩處見之作偽者抄取孟子爲禹伐苗時益贊言耳

阜陶謨惇敘九族庶民勵翼傳謂厚次敘九族則眾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按蜀志先主傳上言漢帝在昔敦敘九族庶民厲翼注引鄭注曰庶眾也厲作也序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眾明作羽翼之臣裴松之於宋世亦不用孔傳

益稷數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按僖二十七年左傳夏書曰云云杜注尙書虞夏書也孔疏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舜至允征凡二十九篇總名曰虞夏書

援鵝堂筆記四

十一

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有十二師傳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疏引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引鄭元云云按詩頌設都於禹之績疏扶鄭而抑王而此又於鄭若相折挫且彼疏引書不云益稷而云阜陶謨在作疏者於詩書各守師說或此繼而彼伸或前與而後奪其立說固然然余意詩疏多本之前篇宗鄭學者而書疏本之費彪不必盡出冲遠一人也

禹貢 島夷皮服傳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疏云孔讀鳥爲島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按此經文鳥當爲鳥傳讀爲鳥耳漢書地理志顏注從鄭解

大野既豬按史記豬皆作都注引孔安國曰水所停曰都漢書作豬

泗濱浮磬疏引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按此語本康成尙書注史記集解取之

厥篚織貝傳織細紵貝水物疏引鄭元云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土不衣織與孔異也按傳誤甚鄭說是也蓋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至以貝爲貨幣實自夏始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殷盤庚曰貝乃貝玉周顧命曰大貝在西房漢食貨志云秦并天下龜貝始不爲幣禹致貢在堯時猶未尙貝只作錦名爲是貝有元

援鵝堂筆記四

十一

黃紫白之文象五色之織言島夷以卉服來貢而其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

柁榦栝柏傳栝葉松身曰栝按栝說文爲炊竈木他念切禹貢栝柏初疑傳寫之譌栝當作檜不知栝正是檜也字書檜音楡木名又音栝引孔氏曰禹貢栝柏且爾雅說文皆云檜栝葉松身與禹貢注合則此栝字正當音栝不從他念切奇字韻樛古檜字郭忠恕佩觿集以栝爲栝猶手部或以栝爲栝云降或以話爲語實相同也

導柯澤被孟豬史記作明都索隱音孟豬周禮望諸注望諸明都也正義按禹貢云道柯澤被明都

黑水西河惟雍州按汲古閣本此句下疏多脫誤其先黑水

而後西之下當是前一行而河計之河計二字王肅二字當  
在次行西踰黑水之下本皆二字當在次行徧檢孔之下東  
而二字當在次行雍州之之下河三二字當在次行故謂之  
西之下爲東二字當在次行是河相對而西之下蓋刊者之  
誤耳揆次後移則順矣

導岍及岐至於荆山疏云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  
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  
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  
條岍冢南條鄭元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岍  
冢爲次陽列岍山爲正陽列鄭氏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  
也據此則王肅曾引孔傳或二十八篇原有孔傳如論語亦

援鶉堂筆記四

主

有安國之注但不全耳其二十五篇則係作偽者蒼萃而成  
其傳則又晉後僞撰

東爲北江入於海傳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按史記注引  
此傳入上有道字

湖南暨聲教按此爲舊讀賈鞏跋開化寺臥禪師淨土堂碑  
引書亦從之

五子之歌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按  
左氏哀六年傳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  
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杜注滅亡謂夏桀也今僞  
書謂太康杜無由見之杜注襄四年傳太康淫放失國或據史記耳又按水經注  
淇水云又北逕頓丘縣故城縣古文尙書以爲觀地矣蓋太

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然則五子之爲太康弟想亦仿  
五觀之言耳但酈道元云古文尙書者不知何本僞書以前  
既無此篇經文僞書既出又無五觀之語必當時別有五觀  
之說史記云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文  
與今書序同鄭康成云避亂於洛汭然則酈氏所謂古文尙  
書疑帝王世紀有之或酈所見卽帝王世紀所云古文尙書  
道元不見古文也水經注此文前存引世紀說  
續漢志河南鞏縣劉昭注夏太康五弟須於洛汭引帝王世  
紀不引尙書而輿服志注引凜平若朽索之馭六馬則云古  
文尙書蓋梁世此書固已行之故文心雕龍明詩亦云太康  
敗德五子咸怨皆據此僞書也

援鶉堂筆記四

主

昭元年左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於洛汭杜預云  
維汭在河南鞏縣南按禹貢僞傳云洛汭洛入河處孔疏河  
南鞏縣東也酈道元水經注云洛水又東北流入於河山海  
經曰洛水成臯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卽什谷也故張儀說  
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川也又云昔夏太康失政  
爲羿所逐其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於是地矣然  
則洛汭在洛水之內洛表指何地傳洛水之表水之南疏五  
子待於洛水之北但太康都於安邑何必敗至洛表乎蓋失  
國被逐至此耳僞書乃有敗此之說也

疏云其弟五人卽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按哀六年  
左傳孔子引夏書維彼陶唐帥彼天常六句杜注夏桀時非

不見史記不見偽古文耳且安知此所歌者何事安知太康不在其中耶安知不為一歌而名以五子之歌耶如穎達之疏五子乃為後世聯句和韻之作耶文心雕龍明詩太康敗德五子咸怨梁世偽書盛行不足據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夏書有之云云即此三語怨豈在明又見蔡邕釋誨

懷平若朽索之馭六馬正義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按王度記漢人書也公羊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貽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鬱陶乎予心頗厚有恹恹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不引尚書

樓鶴堂筆記四

古

允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按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晉奏鼓齋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杜注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余按史記但有羲和洒淫廢時亂日八字魯太史所引不知出於何篇想後出之書和合書序左傳而成之百篇之序疑傳者未必全但左傳太史引辰不集於房為夏四月此又以為季秋月朔者蓋當時左氏傳注或有以房為房星之說而夏四月日月非集於房也故本月令加季秋月朔以圓融集房之義而作傳者不知季秋月朔正文已別於左氏自為彌縫以房為房星可也而仍襲杜注房舍之解是其謬也司馬彪續漢志云夏后之時羲和洒淫廢時亂日允乃征之與

史又按平子言正月日食之禮太史則質其在正月者曰在此月遂引夏書云云而又申言之曰此月朔之謂也此月者孟夏之月也又申之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謂季秋之事乎若果夏書有季秋月朔太史正當引之以證其餘則不之言之非而乃引之為周六月之證乎且見周禮正本夏禮孔疏引顧氏夏禮異於周禮是強通耳

樓鶴堂筆記四

古

援鵝堂筆記卷第五

經部

尙書四

湯征 按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右史記云云當是湯征之文則孟子葛伯仇餉之文宜在此篇而偽書乃入仲虺之誥此自湯所身行之事何煩仲虺殫述至於其中頌德之辭正是魏晉人九錫之體耳至湯誥其文具在反不敢粉飾亦自恐其詞之不類耳

湯誓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傳鳴

援鵝堂筆記五

條在安邑之西疏引鄭元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畱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朶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於亳三朶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畱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云云按後漢逸民傳野王二老注引帝王世紀曰按孟子舜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畱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尙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爲近之據此爲謬原文疑疏所引孔氏增改也大約孔安國之註疑舊有之但不全耳如論語注何晏亦云唯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然何亦多引孔注則經儒相承之學也疑尙書注亦爾零章斷簡本經儒

師承其文而作僞者遂屢補爲五十八篇之傳耳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按荀子解蔽篇云桀死於亭山楊倞注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高山余謂高疑近之蓋高同歷疑鳴條與三朶相近楊倞徒本晉後孔書耳當以夏殷紀定之

今濮州之東南曹州之東北有歷山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按皇甫謐辨湯都非偃師引古文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征自葛始又見水經注汲水詩頌元鳥孔疏按是時古文尙未行於北學鄭元何由引之疑所見尙書逸篇有此篇名及此句而作古文者亦本是耳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此本孟子孟子作東面而征三引書皆同又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

援鵝堂筆記五

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湯誥敢用乎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按墨子兼愛引此作湯說疏云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云云數語見論語疏本皇侃之舊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按墨子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孔安國注論語墨子引湯誓辭並同墨子兼愛又引湯說曰惟予小子履敢用乎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覽順民篇曰湯克夏而正天

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樹按先生凡於經子百家所引尚書及與書字句相類者無不錄意以證偽書之采獲晉粹以成經也今先生既無成書錄之轉無謂故多別記之不悉此編

伊訓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按疏中顧氏孔氏皆云踰月改元據其義推之殷建丑此十二月則建子之月湯以建亥之月崩於殿則為十一月也是太甲元年僅一月其次月即正月即二年矣然則此一月名元年則并奪湯在位之十一月而為太甲之元年乎如是則此建子之十二月為一年至三祀十二月朔僅二十四月而湯崩於元年之十一月不知其日大約不及三十日則二十五日

援鶉堂筆記五

且不足作傳者於太甲中篇何云二十六日耶且踰月改元借使前君於前月晦崩新君於次月朔即改元耶

按踰月改元惟此作傳者及顧彪孔穎達之說蓋律歷志所本劉歆之說以元年十二月乙丑為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按志所引伊訓真古文也律歷志云商十二月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賚有牧方明其所云誕賚有牧方明即觀禮之方明也有牧即牧伯耳資疑同咨諮詢於羣牧并無冬至配天之文劉歆強引以證其說惜無通歷法者攷之今作偽書者或不循其說而惟元祀爾雅歲名商曰十有二月乙丑者安知不做史記如秦元年十月者乎惟作傳者以為太甲即位即改元而并奪湯年

計數之十一月而與即位一月之太甲也如此并不得云踰月改元乃追改先王之年也且使湯以十一月三十日崩即十二月初一即改元矣可乎蜀漢章武三年即改建興想前此諸儒有此說故遵用之然陳壽已譏所云孔傳多王肅之學故二十六日亦同肅義如家語亦孔猛王肅私增改之大約王肅創之皇甫謐後逮孔衍之徒潤飾之

閻氏若璩云陳祥道禮書云漢律歷志引書伊訓曰太甲元年伊尹祀於先王誕賚有牧方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凡三十字自云與今書不同愚謂不特與今書不同并與今漢書亦多寡互異祥道所見似是別本範按此閻讀陳書不詳也陳上言祀方明為天子拜曰禮月與四瀆山

援鶉堂筆記五

川其陵畢則升壇以祀方明既而退方明朝諸侯其或盟則復加方明於壇而以載辭告之以辯證康成以祀方明專為盟誓者為非而祀先王於方明以祀上帝僅於漢志所引伊訓見之故撮略劉歆之說而著其異耳又或禮書方下有明字而刊本失之非必以劉歆之說並為所引伊訓之文也造攻自鳴條按鳴條孟子作牧宮真書文也史記放桀鳴條非造攻之地也此殆皇甫謐偽撰以實已說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按疏謂愛敬二事與孝經天子之章語意相近初不知為作偽大約偽書替萃理語除逸書見於傳記者餘詞意多同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技

墨子非樂曰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舞於官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信曰鳩呼舞洋洋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殄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徒從飾樂也對按字句說誤不可請比頑童鄭語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馬融法經引之精按忠經偽書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說苑厚恩引書曰德無細怨無小

太甲上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緇衣引此爲尹吉言先作天鄭注尹吉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按以天爲先乃鄭意改之豈知書本意本字云何而今書太甲

援鵝堂筆記五

五

遂改先字矣又鄭注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書緣此遂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之語以足之矣

營於桐宮孟子言放太甲於桐公孫丑之言亦同似本書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按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句未詳此元年者太甲之元年也十一月湯之十一月也即云踰月改年豈可并奪湯在位之月而屬之太甲元年乎孔疏伊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十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但湯崩不知在十一月之何日未必在朔日核實計之僅二十四月有餘日耳不知何云二十六月計月不計日耶疏云案此孔傳云二

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按疏論祥禫之制鄭王不同而以王肅同於孔傳不知僞傳本多王肅之學故二十六月爲同肅義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按孟子二處皆作活豈誤耶四語說苑敬慎篇引之

若陟遐韓退之黃陵廟碑云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按莊列有登假字此易升登而曰陟或見竹書而易字與莊子知之登假於道又擇日而登假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爾雅元良首也注不引書而云未詳樂記一有元良萬國以貞馬融忠經所引文與僞書同

咸有一德惟尹躬及湯咸有一湯按禮記引此作尹誥豈誤云太甲也

援鵝堂筆記五

六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舊有此語其傳正本劉歆王肅之說呂覽論大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盤庚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疏引東哲云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尙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哲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磨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哲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範按東哲在西晉正見祕府古文作僞者不



知仍其故耳毫殷在河南按史記云涉河南治毫 疏云若  
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毫殷紂  
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自  
毫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按史記武乙去毫徙河  
北

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傳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  
安按無傲從康不必分爲私心之二盤庚蓋責其從康遂以  
傲上耳

今汝聒聒釋文聒古活反說文聒作聒謹語也俗省作聒孔  
光傳光議立中山王以尙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

尙皆隱哉傳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疏隱括必是舊語  
援鶉堂筆記五

不知本出何書按按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待櫟栝然後直大  
略篇大山之木示諸鬻栝有坐篇鬻栝之側多枉木他書亦  
多見之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按注  
亮陰爲信默而不從鄭凶廬當以無逸有乃或字居廬爲定  
禮不可言或耳論語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其諒陰之云未必  
如孔注信默之解此云亮陰而去三年不言似亦依論語注  
而作又按晉書禮志杜預引周公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此蓋指無逸篇今作爲者知無逸  
之傳後於說命不可詳於前而略於後則於無逸削其文而  
於此但注陰默也杜預所稱之傳不知卽孔傳否然預若見

古文說命上云亮陰三祀下又云既免喪則免喪在三年之  
後亦不援高宗亮陰爲短喪之据

既免喪其惟弗言論語孔子引古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  
宰解三年不言不云既免喪猶不言也此則暗揀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一句入之太甲篇以爲古之人則冢宰伊尹也然  
則此以傳說爲冢宰而三年不言以待之耶史記三年不言  
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此亦本論語爲說未必孔氏書云然  
若書本行孔子不說冢宰一句以釋滯矣且無逸言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言乃雍未嘗云免喪不言也免喪不言自是增  
飾以示少別異於論語耳

爵罔及惡德并贖於祭祀四句緇衣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  
援鶉堂筆記五

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範謂當以民字  
絕句不敬當爲卜敬殷人尙鬼故祖已亦有典祀豐昵之戒  
而此所云立而正事卽先格王正厥事也言不必勤於卜筮  
祭祀之事如上三言審行之卽卜敬矣作僞者從鄭讀又不  
見本文疑其文義不順分割而襲用之耳

舊學於甘盤甘盤見於君奭他未見矣安知甘盤之爲傳說  
非若孫叔敖之卽蒞艾獵申包胥之卽勞冒勃蘇耶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周禮師氏鄭注引說命曰遜志  
務時敏厥修迺來鄭注既無說命篇目疑引禮記也  
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傳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  
道其如我所言若如此解下當有闕文按乃字亦有難字義

公羊傳宣八年乃者何難也難曰其如台似亦通不然當作可字解言不可也

微子我不願行遜傳言將與紂俱死太史公讀微子似以我不願行遜爲不願念舊都而行將遜耳與隋唐後所行孔傳異故以父師少師抱樂器而歸周非箕比也以少師爲比干此本王肅家語家語穎達注經多不信謂肅自增入之而遵孔傳則又不黜王說矣殷本紀宋世家真安國之說也

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傳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按以一月爲十三年之一月此本強說不可通陳止齋春秋後傳云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於周官見之言月皆周月也於書見之又曰

援鶉堂筆記五

九

泰誓十有一年一月戊午蓋追改舊序十三年春之訛說見章指範謂舊序無十三年春之文乃二十五篇之文耳又按漢志引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與此不同然則作僞者據漢志以爲十有三年春之文而遂增易書序耳而作僞傳者欲彌縫其闕以一月爲十三年之一月不蒙十一年此不通文義之說也

焚炙忠良疏云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以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墜火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

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按史記都無此文乃出列女傳及帝王世紀耳其赤壤之田方千里見韓非子

天佑下民至予曷敢有越厥志本孟子天降改天佑惟曰其助改惟其克相寵之改寵綏去惟我在天下五字增易子字此句改孟子見聖人謙裕敬畏之德然纔改數字便非嚴肅之象且如其文與孟子引書之意乖矣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按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疑管子書引其言不必符其文蓋未有作誓而自僞武王者又見昭四年傳長宏云云

援鶉堂筆記五

十

類於上帝宜於豕土此用王制蓋天子將出始可類乎上帝武王於時未卽王位而遽爾真不臣矣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穆叔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今文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據杜此語則不見古文也若使當時有古文尙書杜無緣不見何妨質之曰古文尙書有之今文泰誓僞也何亦僅同馬融等姑致此疑而已乎且又不註逸書也周語單襄公引泰誓語同受有億兆夷人四句意同上篇而中取論語一句大約僞書蒼萃羣籍多作理語而泰誓三篇詞意亦重我武維揚越岐注此百二十篇之文然則云百篇百二十篇亦不一說

罔或無畏甯執非敵孟子王曰無畏節真書文而今之泰誓易其文并改其義

若崩厥角此既不協孟子所引書何不改此一句想以孟子不云書曰耳甯執非敵百姓懷懷罔或無畏皆割截孟子用之不知孟子正引書也又班孟堅諸侯王表厥角節首正用書同孟子又王融曲水詩序屈郿厥角仍用趙岐孟子注亦不用孔傳

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國策引作剖偃之背鏃朝涉之脛賈誼新書連語引作斯朝涉之脛亦謂宋康王

牧誓髻微傳云在巴蜀疏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後漢南蠻傳云高祖觀巴渝舞曰此武王伐紂之聲也

援鶉堂筆記五

十一

昏棄厥肆祀傳昏亂按昏當同泯

弗迓克奔傳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釋文迓馬作禦禁也疏王肅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走者按王肅注是

武成疏云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於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

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

戊午以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 範按孔於

諸經注未有競施駁難如此疏者疑出劉光伯而孔仍之疏

云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推孔氏之意似以馬遷所云逸書十餘篇劉歆書十六篇皆以偽書名之不知古文前馬後劉皆所親見而律歷志又本歆所著而班氏承之乃指為偽書可乎鄭康成又何嘗見唐世所行偽孔書之武成篇也故注禮記不以商容為人名反商改及商觀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知古文尚書與皇甫

援鶉堂筆記五

十二

之世紀相比而成漢志乃真武成孔穎達誕妄乃謂之偽

丁未至越三日庚戌朱彝尊云召誥顧命今文也書日之法同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

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開一日越五

日者止開三日越七日者止開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於周廟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

日矣史臣繫日不應一代互異如此余因朱氏之說以漢志考之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庚申至癸亥除本則三

日也其引武成篇三月既死魄三月 此庚申 粵五日甲子除本則四日也惟四月既旁生魄乙卯六日庚戌除本則五日也辛

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誠於周廟除本與日也武成已亡據漢志作武成而亦有失檢者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

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

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節

語偽武成多用之雖有四語割入泰誓樹按墨子語

昭我周王爾雅釋詁注逸書曰釗我周王按逸書疑即徐邈

之逸篇作偽書者亦本於此故易釗為昭以同音也釋詁釗

勉也言相勉勸見周王也孟子作紹

罔有敵於我師疏史官敘事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

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隋按此疏想屬二劉之

援鶉堂筆記五

筆故云我大隋唐時修此竟未刊削

前徒倒戈荀子儒効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

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成相篇亦有紂卒易鄉語賈誼新

書連語云紂卒還刃鄉紂

血流漂杵傳血流漂杵甚之言按此節文蓋本荀子而飾

其詞血流漂杵若如此武成所云孟子何以有疑孟子言漂

杵正言多殺紂民耳今書武成正因孟子此疑改從荀子明

真尚書辭理不必盡粹而偽書亦不必不衷於道蒼萃古書

佳言美句疑亦非王肅皇甫謐孔衍諸人之所難者又司

白起語作流血漂鹵甚之言此作傳者映望孟子耳不

昔者映望孟子準荀子改舊文矣

一戎衣天下大定按壹戎衣而有天下易為天下大定定本

書定爾功克定厥家然天下大定非一戎衣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閣 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股

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又慎大篇云立成湯

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淮南主術引書曰武王發鉅橋之粟散

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

囚 武成次序本殷紀易表為式用雷侯傳式智者之門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呂覽慎大篇周書曰武王於是復

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

宮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

援鶉堂筆記五

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濟河西歸報

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

大賚於四海論語周有大賚四句疑經之全文而采以譌書

乃別為文耳

洪範序武王勝殷殺受按此語每見之令人張目而後人非

毀朱子者輒謂書序為孔子作而未子之不取書序為非亦

已謬矣且序以序作書之旨勝殷殺受豈洪範應有之旨哉

安用此言為也

初一日五行一節疏云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

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

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

禹之所為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

等一十八字六八疑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按史記無敬用農用協用建用又用明用念用十四字

敬用五事 漢志作羞用五事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按傳語本應劭漢書注

無偏無陂釋文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唐元宗改頗作陂釋文此音未詳何人所加疏稱儒頗阿黨是疏仍作頗也衍忒疏云衍其義極其變按詩魯頌亨祀不忒鄭箋變也曹風其儀不忒孔疏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

援鶉堂筆記五

五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傳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疏釋箕畢諸義云云朱子云孔傳訓詁多用小爾雅

金滕 周公乃告二公按太公此時不就封於齊耶

我之弗辟傳辟法也鄭康成解辟為避又史記解我之弗辟正史公就安國問故而得其說者真孔氏之說何嘗云辟法也後儒不從而從傳大約偽傳似浸淫左氏之學者用以解經耳襄二十年管蔡為戮周公有王昭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定四年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然則管叔之為王殺周公殺傳尚不一其辭而遽定曰周公親加刃於管叔乎武王殺受周公誅管叔雖孟子左氏言之有不即人心者已况區區晉儒之說哉勿辨焉可也一則孝景所云食肉不

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一則鄭人爭年以後息者為勝

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謂公按史記敘作鴟鴞於作大誥及餽禾嘉禾之前而所以作鴟鴞者亦不著其故於王亦未敢謂公句亦似不了之文何也

王與大夫盡弁傳皮弁質服以應天王莽傳予甚弁焉子甚栗焉疑莽時亦有以弁為驚懼之解

以啓金滕之書成王葬周公變禮而當天心此尙書大傳之說史遷既從安國問故而仍以啓金滕之書在公沒後何也且此篇事蹟甚明史即敘事不無疎漏不應顯相抵牾如此疑此篇出於孔氏而伏生今文猶有不備者與抑或有零簡而後人編葺以成其首尾與

援鶉堂筆記五

末

歸禾嘉禾傳亡 王莽傳引逸書嘉禾篇周公立於阼階延

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閭氏若璩以為王莽偽造余按歸禾嘉禾不見於史記及書記豈莽所偽撰樹按史但載篇名耳假王云云明係莽偽撰闕說當矣

康誥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按漢書地理志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顏師古以大誥之序當之然亦不同王若曰孟侯疏云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為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余按孝經元行冲疏宋均春秋緯注云康成為春秋孝經略說此尙書略說豈即鄭志所云鄭所注中候大傳之類乎又按尙書大傳鄭康成傳

中有其目班志無之余疑卽所謂書傳略說也檀弓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就新注引易說孔疏凡鄭云說者皆緯侯也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 易有五鹿充宗略說後漢孔奮傳作左氏說章懷注說猶今之疏也

酒誥 王若曰釋文馬本作成王若曰融云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按漢志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又揚子雲云酒誥之辭

援鵝堂筆記五

七

俄空焉今亦不知此二篇志所云脫二十五字二十二字者已具耶抑未具耶又云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則如成王若曰之類是也今說文猶有歐陽夏侯之說

乃穆考文王傳文王弟稱穆按弟疑次第

自沈腆致用酒傳乃自潔厚致用酒養按釋文洗先典反馬云盡也然則馬融不作洗潔之解

召誥 自服於土中按漢書地理志云周公營維維邑以爲在於十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平王東居維維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王室周於三代最爲長久

洛誥 無若火始燄燄按漢書梅福傳母若火始庸庸師古曰洛誥詞然則唐本作庸庸耶

無逸 昔在殷王中宗按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見商頌烈祖詩正義

其在祖甲傳湯孫太甲疏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元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按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甯當與二宗齊名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範按孔疏多糾馬遷之謬至祖甲之賢著於周公豈得謬信史記以爲祖傳之據孔傳自是晉後陋儒僞撰剽竊鄭王之說或是宗王學者欲依孔

援鵝堂筆記五

七

爲難鄭之助故其說同於王者尤多

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 禮記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古文爲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按今尙書正與鄭同說者云鄭不見古文此非古文耶

蔡仲之命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傳父卒命子罪不相及疏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按僖三十年左傳曰季云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按按罪不相及卽罪人不弔如傳所解殊非理也

周公以爲卿士按舉蔡仲爲卿士卽本左傳凡二十五篇命誥之詞前多敘明本事如此則已爲書序矣復有序是牀上

架牀也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朱彝尊云語見春秋左氏傳而梅賾書  
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  
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告臣民之辭  
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  
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  
若是其莊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伊誰之祖也  
立政 其在受德醫傳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按以  
受德為紂字傳之無稽如此

阪尹傳阪地之尹長按昭二十三年左傳單子從阪道劉子  
後尹道伐尹云伐尹則尹氏之尹也而云尹道與阪道對則

援鶉堂筆記五

九

非以尹邑為名邑從道為名尹氏又以尹為氏耳

周官 四征弗庭傳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按詩榦不庭  
方毛傳庭直也書傳蓋用毛說又隱十年左傳以王命討不  
庭杜注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

君陳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按禮記引此無則繹二  
字今有二字於記多聞三語義意頗為完備而記無之則君  
陳之本下文不知云何而偽作者但據此記遂添二字矣

顧命 王乃洮頰水傳洮盥頰面釋文馬云洮洮髮也頰音  
悔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頰馬云頰頰面也按虞翻奏康成解  
尚書違失云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為濯以為瀚衣成事洮字  
虛更作濯按今傳洮盥頰面蓋依馬融之解疑此注本王肅

蓋肅好買馬而不喜鄭也

一人冕執銳傳銳矛屬按張泌校漢書楊雄傳究銳合作銳  
鋌許慎說文銳字注引周書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泌按今尚  
書云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疑安國之時舊是  
銳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

上宗奉同瑁按虞翻奏鄭卒解尚書違失云康王執瑁古冒  
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似鄭改瑁為  
同故虞正之今尚書有同有瑁似既遵康成同字之訓而又  
仍存瑁也然所謂異同及太保受同又何指也

康王之誥史記亦分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但康王為誥何  
以名曰康王之誥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

援鶉堂筆記五

三

方諸侯入應門右傳二公為二伯疏引王肅云畢公代周公  
為東伯按禮記疏云詩崧高注云當堯時姜氏為四伯至堯  
之末分置八伯故虞書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  
有八伯明堯末置之夏則無文殷則改置二伯與周同故王  
制云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伯是也按今孔傳無  
此疑夏侯尚書鄭以二伯為殷制又以二伯當唐虞之八伯  
則亦以王制為殷制其八州八伯又云何也凡鄭注禮所云  
殷制多強說不可通殆無所本據旌止詩疏鄭以為八州八  
伯此州牧也每州之下又有二伯此州伯也  
畢命 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疏云  
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

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云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卒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範按孔疏直是盲說漢書律歷志悉本劉歆古文尙書表章亦自劉歆而云歆所見者爲偽乎或者康成時不復見耳此篇序與史記正同然則偽書自是附會序文爲之但不知史記所載悉史公原文抑以後習漢書者多習史記者少而其中不無屢入耶

援鶉堂筆記五

三

公既相宅周外徑營成周使來告卜又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則謂洛陽近之朱子集中與潘子善書記檢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傳皇帝帝堯也按趙岐注孟子以皇帝爲天見盡信書章中宮辟疑赦疏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官刑按此與前易疏稱大隋誤沿舊疏也費誓 釋文費音祕按史記裴駟集解及索隱並云尙書作柴此費字不知何時改秦誓 若弗云來疏員卽云也據疏則經云當作員如有一介臣疏孔注論語以東修爲東帶修飾此亦當然按論語無此注

援鶉堂筆記卷第六

詩經

正義序 故燕雀表明嘯之感按啁玉篇竹包切廣韻陟交切嘯廣韻讀焦禮記陸德明讀啁張雷反嘯子流反

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按

之字上下失一字 東樹按阮氏校勘記謂之下當有所字錯

按凡校脫字誤字後來嘉善浦氏等有專書阮氏悉取入校

記較更詳備自此以後如此等者不復錄惟于阮記偶遺

者仍載之凡校書惟期於經有益足禱來學不必言之

定出于已也彼此交盡無損割名固通備尙實之志也

援鶉堂筆記六

十

雅皆爲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範按漢藝文志作故小顏云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毛詩國風 釋文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詩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範按據釋文則此引六藝論詩譜加毛字云者並前儒之說不出於孔亦非二劉也正義言國風者云云至幽非諸國之例也按詩譜不全不知



係孔疏刪取抑今本脫誤耶

鄭氏箋 隋志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後漢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傳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按此雖本於蔚宗而隋志亦多仍王阮志錄則此說相沿已久且范氏之書亦踵前史而成則未可疑之為謬也詁訓傳已見漢志志本於七略 正義云云不及釋文詳審

周南召南譜 按范史鄭康成傳敘所著有毛詩譜而隋志不載有吳太常卿徐整毛詩譜三卷又太叔求劉炫注詩譜二卷今正義不知即采求炫之注否而求炫所注詩譜即康

援鶉堂筆記六

二

成所著者耶但其詞語順帖頗與鄭公不類又詩譜序所云上下旁行其譜之者未知若何樹按釋文作太叔求

詩序二關雎后妃之德也箋之德也舊說云云按此處箋疏相亂自之德也以下當屬疏義刊本並混

沈重云案鄭詩譜云云按此一段係陸氏釋文非孔疏刊本誤從傳箋混入又案如沈重所案今所傳詩譜亦不見此意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據釋文此言則今題箋字于序下者非也樹按惠定宇云據此則序中箋序下箋字多作傳字誤中之誤矣當由坊間翻刻之失非毛氏本然也

風風也教也釋文風風也並如字云云正義風訓諷也云云按孔疏風也及風以動之二風字並讀諷从崔徐諸人音義

與陸氏異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正義曰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義則六義皆名為風云云範意此序亦後之經儒說詩一則耳其辭意頗疎不能分明而確切未必以風兼六義如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豈可專以化下刺上言之上以風化下單言風耳又曰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按此亦未必爾余疑主文者謂言在于此譎諫者謂意寄於彼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正義曰鄭答張逸云云按鄭孔皆強通此言詩具于國史之故耳豈云史臣為之邪

援鶉堂筆記六

三

免置序后妃之德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按鹽鐵論以免置為刺小人非公侯干城腹心也見備胡汝墳箋伐薪非婦人之事按鄭箋雖迂固若以王良之妻例之得毋有是事乎

父母孔邇箋避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按後書周磐傳注引韓詩辭君章句云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鄭箋不能為疏遠者計未詳其意以疎遠比王室欲其君子隱避免害政與辭君意相反而詞意甚拙不如朱子以父母指文王為文從理得如辭鄭辭南文王之風矣

采蘋有齋季女鄭箋主婦設羹疏特性云主婦人及兩劍劍

筆設於豆南是也按疏但取證設羹去設兩敦黍稷于俎南  
西上十字而此本又多一人字復一劍字樹按本云主婦設  
兩敦黍稷于俎南  
西上及兩劍  
毛設于豆南

羔羊素絲五絨疏云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麇裘知者鄭註論  
語云素衣麇裘諸侯視朝之服按此二朝字當作朔

騶虞按騶虞或云騶牙見褚少孫記東方朔事

燕燕以勸寡人按禮記所附釋文云畜毛詩作勸

擊鼓與子偕老傳偕俱也疏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  
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  
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按王說朱子集傳用之毛傳語約  
孔何以知其非毛旨也

援鶉堂筆記六

四

雄雉泄泄其羽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  
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  
按箋詩如此何其猥鄙之甚

莫黑匪鳥今人于鳥鳴悅鵲而惡烏按朱子詩傳莫黑匪鳥  
云狐鳥皆不祥之物未審朱傳所本箋疏但云狐類皆赤鳥  
類皆黑以喻君臣同惡莫能別異而已

定之方中疏孫炎曰姬訾之口鄭則口開方按上口字次字  
譌鄭字衍從爾雅疏校

干旄疏別圖旗旒十二于後按當時疏復有圖可備異聞  
淇澳序美武公之德也疏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王以襲  
政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

之齊桓晉文皆篡弒而立終建大功亦此類也按如  
云是經導天下以惡矣說經者當如是乎樹按此唐儒  
其說史不審

著正義曰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  
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  
互見按公羊隱元年紀履緌來逆女何休註夏后氏逆於庭  
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小戎陰鞿蓋續正義兩輓又馬頸者按又誤輓當作鞿樹  
阮氏校勘記云闕本明監本毛板同浦氏鐘云邊又誤鞿又  
樹謂浦氏邊字之校本於左哀二年正義則又頸當作鞿  
宛邱序刺幽公也傳大夫也鄭易傳同序按前書匡衡傳陳  
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太姬無子

援鶉堂筆記六

五

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  
夏值其鷺羽按此與地理志微異

幽譜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按歐陽詩譜補亡後序  
云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亾之不知所指何處文句其卽此  
幽風譜耶樹按迎之之字浦  
鐘校為而字之誤

七月箋火星中而寒暑退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  
中云云按吳志無此語王伯厚云孫浩乃康成弟子後人因  
孫浩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觀此宋本已誤

書爾于茅疏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  
年蠶用也按茅亦不知何以當蠶事之用毛無傳鄭以爾為  
女疏遂合併順成其義耳

烝在桑野毛傳烝寘也鄭箋古者聲寘填塵田同釋文音田又音陳一音珍

鷓鴣三章傳謂我未有室家正義云云按此釋傳下當有釋箋之文脫失樹按疏引王肅勤苦之語似即釋箋但失標題耳上節于手拈據釋傳下亦脫釋箋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正義云云按朱子集傳蓋本晉語而姜所引西方

之書懷與安之懷本不以證詩懷字而箋以魯語晉語膠滯遂有此說耳樹按正義釋傳曰此既以每為雖懷為和卒章所言覆說此也云雖有中和常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為下傳

王肅異耳按阮氏校勘記先從正義釋箋謂鄭所據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訓因而加

之也定本亦有每雖經義雜記以為王肅所加是也後又自駁云舊校非也毛於此云每雖懷和末章所加是也後又自

言傳自作和箋易為私未可牽合傳云每雖二字為後人所加鄭云中和謂忠信也是鄭謂中和即經之周絕非毛意毛

以周也否也訓也謀也度也詢也為六德皆在雖有中和之

外樹按阮氏以傳每雖之訓前後相承非後人所加忠信在

中和之外皆是也毛于咨詢下明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

自謂無所及成于六德也其文明白如此是傳忠信為周合

咨訓謀度詢及成于六德也其文明白如此是傳忠信為周合

述毛殊憤憤也正義但云鄭所據本無每雖後人因下傳亦

篇之言因而加之耳不明言何人也臧氏經義雜記直斥曰

援鶉堂筆記六

六

七

援鶉堂筆記六

七

伐木丁丁箋云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此說已曲疏又釋之謂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為聲也說詩者如此可謂詩之失愚矣

諸父諸舅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疏引觀禮禮記左傳公羊說云云又引曲禮五官

之長曰伯伯父伯舅及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叔父叔舅之文引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

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 疏又云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晉文

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辭王曰叔父者以齊桓晉文雖俱有

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齊太公受二伯命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故僖九年傳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唐叔受州牧之命

以州牧之禮命文公而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成二年傳叔父克遂有功於齊也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

伯父惠公是晉伯叔俱稱也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云云 余謂唐初非大國故稱晉為叔父文公之時

王室尚尊晉文猶名翼戴天子且初為霸主故猶循其舊稱迨其後世作盟主其大夫益張而天子改稱為伯父矣非必

典禮之宜也且觀禮禮記伯父叔父為大國小國之別亦非周時武王最長同姓皆叔父也故魯衛晉皆稱叔父至昭九

年王乃易為伯父此但迫於強大而更之耳豈可為衷乎然

援鶉堂筆記六

七

援鶉堂筆記六

七

詩之箋乎

則觀禮記正春秋後之言耳 又余向疑諸侯有在子孫  
行而以父稱爲疑然以周之王世次較之傳中諸稱叔父者  
多後則亦無是嫌記更核之

南陔白華華黍按序明云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子夏時亡矣  
或此句爲傳耶

蓼蕭序澤及四海也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正義  
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  
服國故不同按徐州刺史荀文若詢康成海外避仇康成不  
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見周禮調人疏

是以有譽處兮箋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余按裳  
裳者華箋云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疏言常處此聲譽之美

援鶉堂筆記六

九

菁莪錫我百朋正義漢書食貨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  
錢二百一十文至直錢三文按今本並無文字

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箋鉤寅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  
啟突敵陳之前行按左襄二十三年傳啟卒成御襄罷師注

左翼曰啟

鴻雁箋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今泰誓文  
按疏當作今文泰誓

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箋當爲刺厲王作正義曰鄭以此  
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爲幽今本  
其舊而爲之說又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  
褒姒是幽王所豔豔妻非幽王之后中候曰刻者配姬以放

援鶉堂筆記 卷六

賢刻豔古今字耳以刻對姬刻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乾按  
漢書谷永傳閭妻驕易又云抑褒閭之亂小顏注魯詩曰閭  
妻扇方處然則鄭箋兼用魯詩此義由尊信緯書之故也又  
閭刻豔通如禮記而鹽諸利鄭讀閭爲豔也班婕妤自悼賦  
亦云哀哀閭之爲郵

大東無浸穫薪箋浸之則將腐溼不中用也按不中用見漢  
書樹按此

楚茨既齊既稷箋云齊減取也疏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  
齊爲減取非訓齊爲減取也余按非訓齊爲減取也句疑誤  
正義似讀齊爲資而義從減取之齊才細也釋文云齊王申  
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

援鶉堂筆記六

九

中田有廬箋云中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  
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疏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  
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麻珍異之物以  
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麻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  
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  
此言瓜成人其稅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時  
民盡力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余按鄭言助法既不從  
班志孔疏亦多施駁難然於中田有廬一節其不如志說之  
詳矣樹按志言有賦有稅賦謂公田什一稅工商衡虞之入  
庶事也又曰稅給郊廟宗社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  
雅信南山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即謂此也按此是鄭此箋正  
同班志仲遠雖爲  
解說轉無當矣

甫田歲取十千箋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云云正義曰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註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一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為什一之事也又云助則九而稅一貢則什一而稅一若然九一而助者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

援鵝堂筆記六

十

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義異於鄭皆不可強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百畝皆屬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

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用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範按此疏自是孔氏之謬如所云則助當八而助一又無二十畝而廬舍則公田所入多二十畝以稅計之則公田於一夫之人較收十二畝半矣何云十一乎國中什一使自賦什而稅一文句自明不必授以什一而稅之也即云二十畝為廬舍亦無妨皆私之義家取十畝自治仍不礙同養之名也賈疏亦云鄭與諸家不異此言可據穎達之疏乃強通耳

援鵝堂筆記六

十一

疆竟余按欲報農夫以萬年之壽說亦難通有滄淒淒興雨所祈疏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余按興雲之誤顏氏家訓書證篇及之都人士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正義襄十四年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齊魯詩久亡唐時僅存韓詩耳故疏云然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立故服以為逸余按文雖有此說未可據依言從之適箋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按說經如此自可笑何至自殺以從古人乎白華印烘于熤箋我反以燎于炷竈釋文炷音恚又丑耳反郭云三隅竈說文行竈呂沈同奇口頰反皖上何康瑩反

顧野王口井音烏擣音近一反樹按吾桐人鳥音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疏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翼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今幽王何不卑下申后以成夫婦乎按疏說如此鄙倍可笑

援鵝堂筆記六

主

邦正義曰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受殷王嗣立之命為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也按正義以克者在五年未稱王以六年伐崇始稱王為得其實以為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為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畔雖紂之愚非實能釋也按此與歐陽永叔泰誓論相近而不同此自言受命稱王但不於五年耳

迺立臯門疏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哲諸侯有臯門也余按左氏作澤門之哲陸氏釋文云本或作臯門者誤也思齋刑于寡妻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又書曰乃寡兄勗余按寡妻寡兄蓋當時有斯稱耳必以少有解之不成語矣

王赫斯怒箋云斯盡也疏解傳云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以箋義解傳非也釋文以毛讀斯如字則不為盡怒解矣疏又解箋云文王欲侵三國徵兵於密按徵兵於密亦是疏意箋亦無之

行葦或獻或酢洗爵奠筭箋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客受而獻之不舉也曾子問孔疏按特牲主人受嘏之後獻祝及佐食訖主婦獻口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口口爵止未飲主人主婦交相致爵訖口乃飲止爵以酢賓飲訖賓獻祝及佐食洗爵致于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眾賓訖兩壺于阼階東西亦如之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奠爵于賓之薦北所謂布奠于

援鵝堂筆記六

主

賓也賓取爵奠于薦南所謂奠而不舉也主人獻長兄弟又獻眾兄弟訖長兄弟加爵于戶眾賓長又加爵于戶訖嗣子舉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眾賓眾賓酬眾兄弟所謂旅酬旅酬之後無算爵無算爵之後祝告利成口起主人降佐食徹口薦俎設于西北隅所謂陽厭又疏凡口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此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口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此時戶得賓長獻爵止不舉待致爵之後戶乃舉爵其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右曾子問孔疏如此然余據特牲三獻作止爵至賓受主人之酢似俱在室中至卒復位乃言堂上行事耳

板無然憲憲傳憲猶欣欣也余按沮渠蒙遜怒劉祥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疑憲憲義亦相同以後解古或不殊耳按蒙遜事後魏書北史皆載但云怒校書郎此言劉祥記者

天之方憐無為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箋以形體順從之義同朱傳解夸為大毗為附言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按隋書何妥傳論當時改作之弊云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詆罔是夸毗之義亦不與毛鄭同又陳君舉答朱子徵詩說書亦有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之語亦不用釋訓

崧高維嶽傳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正義曰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為東岳霍山為南岳皆一山而

援鶉堂筆記六

古

有二名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遠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右疏文與爾雅疏全同又與左傳昭四年疏同余意爾雅疏本不盡出於宋代儒臣之手而釋山此一則疏或前人所舊有詩疏或襲取之蓋郭璞以潛之天柱本名霍山漢武

帝移南嶽之祀於此非衡山故名霍至武帝而移名於天柱也而疏引書傳及虞夏傳等似不從郭氏之說爾雅疏尤明故範疑爾雅疏為舊說而孔詩疏春秋疏割取之反不完也要是爾雅疏抄孔疏尚存疑者以彼疏郭注及經兩行分明耳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箋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疏五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為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按此與中庸鄭注不同禮記中庸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

好是懿德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正義引書曰者泰誓文也按作疏者乃誤記臯陶謨為泰誓

援鶉堂筆記六

古

耶 清廟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正義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凡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按戰國策淳于髡言辭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 闕宮致天之屆箋云屆極按爾雅屆極也郭璞云有所限極達機大將軍譙會詩文選善註亦引鄭箋作極此作極未詳疑極極字同而康成解為誅極之義耳 居常與許箋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疏周公之有許邑

事見春秋常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常邑許田未聞也按如疏言許田事既見春秋何云未聞乎余意箋文重一許字上許乃與字之誤田當作由蓋言周公之有常許不知其由耳許田雖見三傳而確指為成王賜周公者乃杜預之說也

令妻壽母箋僖公燕飲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按僖公之母成風春秋所譏

商頌譜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疏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

那為首魯語文也余按史記宋世家言襄公之世脩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與

援鵜堂筆記六

七

作商頌蓋史遷紀事疎漏未足為據

元鳥傳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箋謂亂

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按史記三代世表後附褚先生論所引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

於元邱水有燕銜卵墮契母誤吞而生契與毛傳異蓋褚少孫師王式為魯詩所言商周始生事魯詩之說也史記本紀

亦同鄭箋宗毛而從魯詩者以其說緯書有之故舍毛而從魯樹按魯詩說出乎信緯故也

朱子集傳牆有茨中篝之言按漢書文三王傳谷永疏帝王不聽中篝之言應劭曰中篝材篝在堂之中晉灼曰魯詩中

篝夜也師古曰篝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候人首章何戈與祓註祓都律都外二反按祓字二反本陸氏釋文但都律諸韻書無此音今廣韻十四泰丁外反十三

末丁活反前漢地理志祓祓小顏亦同二音赤芾在股按芾字八未十四泰八物三韻泰韻讀芾

大東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按莊十年杜注譚國在濟南府平陵縣西南今歷城縣東南有譚城

大田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爾雅按朱子所分幽風爾雅爾頌本李宗齊之說王與之周禮訂義中具

之

援鵜堂筆記六

七

旱麓黃流在中註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按春官鬱人和鬱鬯註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

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鏹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然後鄭意似不以築為百二十貫

文王有聲貽厥孫謀按孫鄭讀遜王申毛如字集傳從王板多將焞焞按焞釋文徐許醅反沈許各反則郝乃字本音

樹按此糾朱傳不應云叫音載芟侯彊侯以註能左右之曰以按以與二字通此所云以

即遂人之所云于子同與



援鶴堂筆記卷第七

經部

周禮

正義序 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寅其刻日按劉恕通鑑外

紀引易通卦驗以表計寅為句東樹按唐書孔仲達五

直云疏日知錄謂今通謂之疏猶之可也此

題曰正義序則大不可此沿宋本之陋也

孔演命明道經註云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

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據此是

燧皇即人皇矣又引春秋緯命歷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

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氏有

官明矣據此則燧皇非人皇矣按諸書多以九頭為人皇別

有燧人氏

鄭目錄 按禮記疏凡鄭目錄俱正義案鄭云云不別出儀

禮與此經先列鄭目錄則此當如儀禮刊例字同注式以單

行書疏字之上

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疏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能調

和取官故號太宰之官按此義非宰制也主也即膳夫膳宰

皆取主義冢宰而取調和為義宜後之磨稷者接迹於朝矣

不言司者太宰總御眾官不主一官之事也疏春官不言司

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不言司按此義亦非古

者鬼神之事皆以人制之絕地天之通而嚴幽明之義後世

從鬼而淫祀紛紛矣且禮先宜民而後從事於神春官鬼官

之事雖多而人事兼重不得以神事為疑也

援鶴堂筆記七

十一

鄭氏註疏鄭氏者漢大司農北海郡鄭冲之孫按康成為鄭

崇八世孫疏遂誤以晉之鄭冲為漢之鄭崇矣鄭冲為太傅

封壽光侯亦未為大司農也大司農似又緣鄭眾而誤耳

惟王建國疏又引司徒職曰日至之景云云按已具於司徒

職之下於此復載之其迂固大率如此

辨方正位註鄭司農云疏鄭司農者鄭眾字仲師周禮之內

鄭康成所存注者三家司農之外有杜子春鄭大夫者鄭少

穎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按二鄭並非康成之

先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穎仲師乃河南開封人觀疏敘述似

亦不知仲師為少穎之子也又按鄭與初為太中大夫後又

左轉為蓮勺令此云鄭大夫者蓋本其初拜之職而名之也

釋文引康成三禮目錄云二鄭信同宗之大儒故敘而辨之

賈似亦未見此

案左氏莊公傳云水昏正而裁云云按此義孔氏書疏已載

之於彼為要此則傷煩

體國經野註無可易惟野當兼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內有

溝洫法而鄭惟據小司徒職文其義不備賈疏已及之矣近

見臨川李宮詹紱答吾鄉方侍郎苞論此經援吳草廬說不

知吳即註疏之義李不之及可謂疎矣

以佐王均邦國疏云佐王均邦國者以太宰掌均節財用故

也按此義過狹當如天下國家可均之義故鄭司農引太宰

職以佐王治邦國

援鶴堂筆記七

十一

序官治官之屬列宮正宮伯膳夫者蓋王政必自內始疏云人之處世在安與飽先須宮室次須飲食饌具亦太淺陋矣太宰以八法治官府八曰官計以弊邗治鄭司農云官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而誅賞之玄謂小宰之六計以斷羣吏之治按官計如司農注即得康成之云為贅設矣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註奄稱士者異其賢鄭意謂士不為奄為賢稱耳愚意為內小臣者準以上士之祿而使自同於賢能耳非以上士為之也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鄭註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賈疏以衣服進謂進衣於王王見之或當王意廣其禮得與八十一女

援鶉堂筆記七

三

御同名欲見百二十人外兼有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余謂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辨外內命婦之服故以女御理其事其所謂御者即前女御而擇其中職以內司服也若世婦女御之不言其數或經之脫文如三公不必備豈必沒其數乎且不早立其數安知不有好內之君溢於數外者乎

八則一曰祭祀以馭其神註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疏引下註解馭所以馭而內之於善謂祭祀若宗廟先祖無可去取是社稷配食者若勾龍后稷上功有功此說不然如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皆此則也且馭之者其禮操之於上其道制之於人何為拘於內善之解乎其解田役指田為田獵亦非

八柄四曰置以馭其行無註疏亦不明李光祿答吾鄉方侍郎書曰如王制論定然後官之論官然後爵之之意此解頗當

五曰生以馭其福鄭謂養賢臣之老者義不見可據

八統五曰保庸註保庸安有功者其義自該疏有功者上下俱賞之以祿使心安也不知下何以賞之以祿也鄭注統合率以等物然鼓舞風勸俱馭民之道不必八者俱率民能行之也保庸大約有功之人在上者當念其勞而弛其過思其先人而宥其後世使民相勸於有功耳達吏之事亦皆屬之上如疏所云比長閭胥之屬察舉之道豈屬之民乎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賈疏其人為性不營已業義非

援鶉堂筆記七

四

蓋其於四民之內則力俱有所不足而為閒民耳豈其性不營已業而樂為他人傭賃乎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鄭司農注八材珠曰切疏云竝爾雅文然今爾雅云骨曰切蓋司農讀爾雅本非珠也余按珠不得云切鄭當誤耳

九職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康成註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蓋山澤任之民所自取則無限節故主以虞衡耳疏不明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康成註牧牧田在遠郊按九職所以利民養蕃鳥獸即民間雞豚亦兼之矣何必限之遠郊乎九賦按論九賦之法鄭節卿最為詳明康成之說陋矣

九貢旂貢先鄭謂羽毛後鄭謂燕好珠璣琅玕後鄭非也按  
禹貢徐揚荆三州俱有羽毛之貢而司常亦有全羽析羽蓋  
旌旄於典章亦重與服同非必謂其為易備而略之也

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先鄭註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  
絕按春秋多稱大夫為主如襄十八年晉巫謂荀偃曰今茲  
主必死十九年荀偃卒范宣子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二  
十三年晉曲沃人稱欒盈曰得主而為之死得主何貳之有  
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問駟乞之立曰一二父兄懼墜宗主  
又元年醫和謂趙文子曰主相晉國三十二年史墨對趙簡  
子曰主之屬是其事也又桓十一年傳君次於郊郢以禦四  
邑疏云禮坊記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正法當呼大夫為主

援鵠堂筆記七

五

正月之吉後鄭以為周正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為夏正此  
無據也周禮即行周正矣小宰正歲縣之亦周正也

傳其伍註伍謂大夫五人疏謂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為司  
徒大夫一大夫為太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空  
事此司空當一大夫為司空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  
人右賈此疏未悉所據

祀五帝註謂四郊及明堂疏云此不合有明堂據下曲禮大  
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此經下云師執事  
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合有明堂按彼注據周禮宗伯享大  
鬼皆卜故不指禘之大饗而專指明堂然禮家之言多矛盾  
安知彼不兼禘而此不兼明堂乎孔穎達禮記疏云不問卜

者不一一問卜以神有多種總一卜而已此語為通賈說似  
過泥也

甸師註穀者稷為長疏月令中央土云食稷與牛五行土為  
尊故知稷為五穀長按儀禮記疏又云五穀以黍為貴不同  
如此

鼈人掌取互物先鄭註互物謂有甲蒲胡龜鼈之屬按左昭  
四年大雨雹傳孔疏引此注蒲字作蒭今字書有蒭無蒭又  
音免音蒭

醫師疏漢書藝文志云神農黃帝食藥七卷按今漢書作食  
禁七卷

掌舍為帷宮設旌門註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按肆禮記作

援鵠堂筆記七

六

肆此下疏引禮記亦作肆肆亦讀肆耶

太府四郊之賦以待稍秣按此稍秣須四郊之賦豈得以口  
率出泉為賦

外府註周景王鑄大泉云云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  
分有奇廣八分其圍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疏謂皆漢書  
食貨志文彼文無有奇廣八分半足枝長八分等十一字今  
鄭言之者此並鄭言目所覲見以義增之耳按今世所見漢  
書刊本俱有此十一字

司裘疏三分其侯鶴者於侯中按者字疑是著字之誤似宜  
以三分其侯為句鶴著於侯中為句

地官鄉大夫以五物詢眾庶註云云按此說五物以論語註

馬季長之說為優

黨正再命齒於父族疏謂父族為賓即與之為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按古者似上西而下東此言未詳

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疏案莊二十五年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若然此救日食用鼓惟據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太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為灾故有救日食之法按正月杜孔左傳俱如此解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節註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按九者當九萬夫云通受者二夫為一夫則四萬五千夫也又合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故云

援鵝堂筆記七

七

十二萬家但七萬五千家受田十五萬未此之夫始受一夫則不能半農人矣

疏云半農人也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按以二夫當農人一夫為半農人

註食貨志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疏此謂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按志但云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言士工商受田不及農夫豈謂士工商餘夫之家口也五口乃當一人又不及半農人矣疏其工商比農民為賤故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按工商已逐未利豈謂其賤也

疏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至總為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據賈疏實計之是九十六同存六十九同三萬夫則去二十六同六萬夫矣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柳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並以其所無而恥其不免則知載師所云宅不毛者有里布布即布帛之布也先鄭以布為參印書之幣後鄭以為泉布非也且下云田不耕者出屋粟亦以粟為田之所出耳

媒氏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註予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按鄭註媵姪娣別而三與昏禮正同而賈疏以昏禮是一而此不止是一者也但彼文孔以媵即姪而此賈疏

援鵝堂筆記七

八

以媵與姪娣相對是不同耳又賈疏姪娣無媵稱亦非公羊以姪娣從即媵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疏融謹案云云案融當即張融耳此疏似具載其說

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先鄭註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予謂廛城邑之居孟子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按揚雲傳云有田一廛有宅一區則以廛為百畝先鄭訓廛為居又云百晦之居義似不了後鄭云城邑之居亦非此云辨野安問城邑之居乎

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註而讀為若聲之誤也按而即如此又同若

樹按鄭氏三例皆主於正字有云讀如者此

其音也者云讀為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者云  
音為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定而字乃可正也

春官司服凡弔事弁經服註故書弁作緝鄭司農緝讀為弁  
而加環經環經即弁纁服按此注疑斥下其首服皆弁經先  
鄭讀為其首服皆弁而加環經多三字也據王莽傳引此云  
王為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經或而加環三字先鄭所見經文  
本有之樹按鄭注周官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祫府  
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為今書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疏尚書傳詩云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按此疏傳詩二字當傳說之訛

凡樂圍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節註此樂無  
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按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

援鶉堂筆記七

九

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  
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圍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  
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  
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下所以取其正裁其  
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  
儒惑圍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樂唯用黃鍾一均均  
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  
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  
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奏此旋宮也右唐書楊收傳載  
收與安悅論樂語接收子即楊涉載五代史六臣傳本末無  
可道孫即疑式歷事五朝凡此等傳皆收後人為之具舊唐

書而景文不暇考耳

疏云函鍾林鍾也者月令謂之林鍾是也此可取月令孔疏  
並考之

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註各謂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  
之什按朱子詩傳引此云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之徹也

小胥諸侯軒縣註軒縣去其一面疏諸侯軒縣三面皆闕南  
面按皆闕南面猶南方也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指南

言

太師教六詩疏按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魯先鄭彼註云云  
先鄭曾註左傳耶後人亦無見之矣或唐時尚有之

小師掌教鼓鼗祝楛塤簫弦歌疏先鄭云管如篪六孔疏按

援鶉堂筆記七

十

廣雅云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者傳寫誤當從六  
孔為正也按簫乃籥之誤又令廣雅亦作六孔

典同微聲籥註杜子春籥讀為闇不明之闇鄭大夫讀為鶉  
鶉之鶉予謂籥讀為飛鉛涅籥之籥籥聲小不成也按釋文

鶉鳥南反又云劉音闇又於瞻反鄭於貪反戚於戚反李鳥  
南反余按籥為鳥南反者此先鄭讀也疑後鄭讀如暗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三日禴五日攻六日說註天神人  
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按庶氏掌除毒蠱

以攻說禴之則亦不必同鬼神示也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疏按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  
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帥而

舞早曠之祀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余按今論語邢疏無此解或唐以前經師有之

祭祀則共匪主註杜子春云匪器名主木主也玄謂主先  
明共主以匪大祝取其主陳之器則退往見蕭山毛檢討奇  
齡詆朱子家禮言以龕共主之非謂當為匪然祭祀始共匪  
主又鄭云陳之器則退則匪非平昔受神者也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註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弔謂弭  
讀為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釋文弭彌及下救皆亡  
氏反按註云弭讀為救則救鄭不讀亡氏反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註歲謂太歲歲星  
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疏云歲謂太歲云云此則歲度

援鵝堂筆記七

十一

註春秋龍度天明是也按左昭九年傳孔疏及之樹按龍度  
之說孔疏

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疏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  
滿百名書之於方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

按春秋左氏傳杜序及孔疏并以春秋經為策書左傳亦  
簡書若準此經及賈疏則左氏本策書也此義為得

禮左傳中庸論  
語諸經疏觀之

夏官道僕上士十有二人註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  
行先王之道按此註主御當連王以下為句疏以主御屬上  
句似失之樹按鄭釋道字迂拙  
此祇作道路導引義

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云云鄭剛中曰說者謂上

中地地下地非上農夫也以中等寄明上下之義耳上地者中  
地之上中地者中地之中下地者中地之下家八口以上則  
受上地上地乃有田百畝萊五十畝故得以食其半一人為  
家長可任者當二家五人此云上地食者三之二既非八口  
之上地矣又家出可用者三人又非八口共出七人之數故  
說者言用中等以寄明上下之義以為諸侯之國其制然也  
司徒言可任者以力役為主此言可用者以用兵為主按當  
合小司徒註疏看

辨鼓鐸錫鑠之用註讀如謹曉之曉疏從毛詩云以謹謹曉  
按今毛詩作以謹愔愔

弁師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按陳用之禮書就

援鵝堂筆記七

十三

字絕句見袁冕驚冕諸引文蓋本禮器大路次路繁纁一就  
七就之文也註疏就字連下讀

司弓矢王弓孤弓以授射中革樞質者按園師註云樞質所  
射者習射處此註云樹樞以為射正樞未悉何物

職方氏荊州其浸潁潁註杜子春云潁讀當為人名潁之潁  
潁或為淮疏云子春云潁讀當為人名潁之潁俗讀也潁或  
為淮不從也按疏於杜語亦不甚明

豫州其浸波澆註波讀為播禹貢曰榮播既都春秋傳曰楚  
子除道梁澆營軍臨隨則澆宜屬荊州余按馬榮廣成頌浸  
以波澆章懷引水經注云波水出敬馬嶺即應劭所云孤山  
波水所出者今在汝州魯山西北

青州其澤數曰望諸註望諸明都也疏按禹貢云道柯澤被明都彼禹貢無望諸故從明都按春秋宋戴澤有孟諸明都即是未之孟諸也余按今尚書道荷澤被孟諸陸釋文孔正義俱全不作明都與鄭賈本異

幽州其澤數曰獬養註獬養在長廣按獬養在今萊陽縣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按義疏列王應電說以袞冕屬上句讀六人屬下句讀

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註鄭司農辯讀為風別之別字謂辯當為貶聲之誤也按釋文辯依註音貶風別之別皆彼列反下傳別約劑注同余按辯讀為風別之別此可為風讀分之證劉熙釋名解風字云充豫言風讀口合唇言

援鵝堂筆記七

三

之青徐言風踧口關骨推氣出之

職金註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檠按檠字釋文無音唐韻音豬

柞氏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今剝陰木而水之

夏日至謂五月冬日至謂十一月按周既改正凡五月十一月二至俱從夏正言之何也

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傍一門註宮謂境土以為牆處所謂為壇壇宮也疏所謂掌舍但掘地為塹境土為壇

當牆處余按此宮如大山宮小山霍之宮耳所謂下當重

一謂字

象背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疏為其禮者更

狄之君不能行中國禮及其行朝聘亦當以禮和合之使得其所也與其辭言傳之者但夷狄之君亦是中國卿大夫有罪使任於彼計應言辭可知協之者謂君外之眾須譯語者也余按卿大夫有罪出為夷狄之君前疏已見但其事無可據經師自為之說未可從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註唐虞以上曰共工疏堯時暫為司空是尚書舜典二十八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余曰伯禹作司空註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成功改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按此疑尚書鄭註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註廬矛戟矜秘也國語曰保

援鵝堂筆記七

西

扶廬疏方言矜謂之杖晉文公問胥臣胥臣對曰成

籛條蒙鏤侏儒扶廬矜是也按國語註扶緣也廬字之秘緣之以為戲今疏當引何人之註而脫字也

攻皮之工函鮑韞韋裘註先鄭云蒼頡篇有鞞按鞞廣韻集韻作鞞或云治皮革者以瓦為竈而反覆薰揉之

搏埴之工陶瓶先鄭瓶讀為甫始之甫字謂瓶讀如放於此乎之放疏引公羊隱二年無駭人極傳云言作瓦器者亦相

放按今公羊俱作昉釋文昉適也列子眾昉同疑昉令與肉食衣帛之次昉始也

註事官之屬六十此職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

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

氏名官者也疏其曰某氏者其義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則官為氏若韋氏裘氏冶氏之類是也二者族有世業若鳧氏臬氏之等是也余按韋氏裘氏冶氏何以知非族有世業鳧氏臬氏何以知非官有世功耶

曾牙常有四尺註曾發聲直謂牙疏云曾發聲直謂牙曾牙二丈也按註蓋云曾牙者曾其發聲直謂之牙耳疏疑脫誤輸人望其幅欲其掣爾而纖也鄭司農云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余按紛溶節參見上林賦眠其綆欲其蚤之正也鄭司農云綆讀為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算也釋文綆依註音餅李方善反又姑杏反玉篇云鄭眾音補管反余按注云關東言餅之餅則疑非必井反矣李登

援鶉堂筆記七

五

音方善反者得之玉篇云仲師音補管反此注無此音頗氏或誤今本玉篇已無補管一音但載古杏切矣其漢時問東言餅究未詳何音登按玉篇鄭音補管反者即司農讀音字讀本音既誤故以仲師之音補管反者別出而釋文以字不從之今本玉篇乃孫強增加本或脫之耳算釋文劉氏歷反李又方匹反一音薄計反余按說文筵算之筵從竹界聲徐音并弭切云蔽也所以蔽甌底從竹界聲徐音必至切此字從算當如前讀考工正義疏釋殊多漏略不分明唐時作疏者多仍襲前人而此篇解者或眇而賈氏自為之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註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不漆者各一寸也疏就一尺一寸且取九寸三分分之各得三寸箱

有二寸在又一寸為三分二寸為六分三分分之各得二分若然一分有三寸三分寸之二二分總得七寸三分寸之一余按註云寸之二豈云二寸之二耶云三分寸之二豈云三分寸之六分耶且一分有三分寸之二二分總得六寸三分寸之四矣何云七寸三分寸之一耶易被不從疏注而自為之說然以半寸為十五分三分寸之一作十分其分數皆強為之判而多寡強弱殊不倫也

援鶉堂筆記七

六

一得五分故云徑三寸九分寸之五也余按如疏說注何不云十五分寸之五耶九分寸者寸之分數也十五分者數之分數也若云十五分寸則寸之二乃六分耳非全寸也五分其數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先鄭註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後鄭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數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為金也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按金厚一寸何以穿之六寸者或謂寸四寸者減為二寸各減二寸何耶蓋言徑則其金之厚非一面故有二寸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散圍註謂殺輻之數也按此即上文所謂參分輻長而殺其一之度也疏又增長短之中云云徒眩人意

牙得則無槩而固鄭司農云槩楸也蜀人言楸曰槩後鄭槩讀如涅從木熱省聲按先鄭云槩即楔也後鄭讀為涅耳疏誤

六尺有六寸之輪輮參分寸之二按參分寸之二蓋以九分爲寸而三分之二則六分也註云三寸之二則二寸矣疑非萬之以既其匡也註等爲萬夔以運輪上未詳

輪人爲蓋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圖說曰鑿部上舊弓者也鄭剛中云弓鑿之上餘二分鑿之下餘四分以鑿

援鵝堂筆記七

七

廣四枚與上二枚下四枚計之則部凡厚一寸余按其柄蓋斜入之故外畔鑿上二枚而內畔孔低二分鑿上得四枚也與人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先鄭云隧謂車輿深也讀如鑽燧改火之燧後鄭謂讀如遂字之遂按先鄭亦云音讀如燧非取燧義也如鄭義乃音皆如遂字耳疏未明析

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註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疏接昭十年左氏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註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余按此疏所引左傳註乃服虔也左傳服注唐初疑不行而此猶引之

蓋周禮前人舊義賈引之耳杜註左傳斷三尺不敢與君同疑亦用服也諸侯之車不重較疑作諸侯之臣不重較詩衛風倚重較兮疏重較侯伯之車也王風大車疏亦可取之證蓋在外之侯伯子男車服命數加於王朝之卿大夫也頃檢之禮書亦與今本疏同則服氏與詩疏亦異

桌氏爲量量之以爲滿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註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按魏書高允傳太武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眾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

援鵝堂筆記七

七

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疑此即粟米法也韓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先鄭註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按志無空邪見管子弟子職今管子作虛邪

玉人天子用金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註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疏云知者見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

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五雉註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按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者言長三丈高一丈曰雉度其廣則曰雉者三丈也度其高則曰雉者一丈也

援鵝堂筆記卷第八

經部

儀禮東樹按唐代諸經作疏者孔竝稱孔疏官修非也  
注最爲有特文辭拙晦多不明不如此五經之求  
又所發揮殊不待其肯綮故賈後至今說禮之家  
研疏通證明往往出於賈氏之外如先生即其一也  
家專書凡在先生以前者不舉其在先生之後如汪氏  
澤附識金氏曰追正論戴氏震集釋浦氏鏗正字虛氏  
考訂異同得失今古文及其語助多寡靡不悉記阮氏  
奉來諸家或於先生所校加詳故今凡阮記所出及諸  
後書備著而學者皆知則不復出惟先生所自爲說出諸  
乃錄之

賈公彥疏序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  
孟愬者隋曰碩儒樹按曰按唐經籍志有王肅儀禮註十七  
卷而黃慶李孟愬章疏志不載今據賈疏似亦不見王肅之

援鵝堂筆記八

一

註 元史儒學許謙傳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  
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  
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  
耳

士冠禮 疏案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鄭云謂  
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小記云大夫  
冠而不爲殤大夫身已加冠降兄殤在小功是身有德行得  
爲大夫冠不以二十始冠也若諸侯則二十而冠也範按賈  
氏此疏義不明了冠義疏亦引此朱子於彼說云詳鄭意似  
謂士之子雖未仕亦得用此禮爾愚按大夫之兄方名爲殤  
則大夫之年不及二十也乃其身已加冠故知身有德行得

爲大夫也然爲昆弟之長殤則有弟在內不可爲大夫未二  
十之據大凡古人爲文下字疎也

筮於廟門註廟謂禰廟按禰廟恐直據諸侯中士下士而言  
祭法官師一席王考無廟但考廟耳疏遂推言大夫亦於禰  
廟此恐無據疏又引左襄九年季武子云以先君之祧處之  
謂遷主所藏始祖同也按魏了翁云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  
義祧卽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厘大夫兩世未  
有遠祖也

主人不冠朝服疏此決正冠時主人服不端爵韠不取此服  
乃服朝服是尊筮龜之道也不服當作不言服

援鵝堂筆記八

二

賓句有解然不異賈疏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註此算夕於朝之服玄  
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疏上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此玄  
端亦緇帶彼云朝服卽此玄端彼朝服素韠同裳色則裳  
亦素此既云其裳以三等裳同爵韠則亦易之矣不言者朝  
服言素韠不言裳故須言易範按疏意謂前經文主人玄冠  
朝服之下但言素韠而不及裳然裳色同韠故注於此言易  
知彼處爲素裳耳

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疏此冠兄弟及賓贊皆得玄端  
特牲主人與尸祝佐食玄端自餘皆朝服云云按前注云玄  
端卽朝服之衣是元端朝服無別此疏引特牲則元端朝服

為二解見後服元冠元端疏

贊者盥於洗西升立於房中西面南上注盥於洗西由室階升也立於房中近其事也按洗設於東榮當由西而就盥注云升自賓階則復西向矣此節次當考書孔疏謂房即夾室則夾室與大室當別間不知西面南上立於房中者何以與外間相見

贊者洗於房中註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按尚書疏引康成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簾中半以前總名為堂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註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按困學紀聞論鄭司徒註肅操引項氏云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

援鵝堂筆記八

主

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世婦人之拜不過如此問若據引劉熙釋名云拜於婦人為扶自抽扶而上下也余因思以此解母拜之及俠拜亦可無疑矣故經文不必別白言之以婦人男子之拜當時甚明也

乃易服元冠元端爵韞註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疏云朝服與元端同元端則元裳黃裳雜裳黑履者朝服冠端雖同但裳以素而履色白耳以其俱正幅故朝服亦得端名然大冕皆正幅故亦名端云云鄭注司服端者取其正也云云

此引司服非陳用之云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卒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冠者服卒端雜記公襲朝服一元端一襍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卒端則朝卒端異矣又卒端皆卒

裳或黃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氏釋儀禮謂卒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釋玉藻曰朝服冠卒端素裳此說無據如陳氏說則朝服卒端亦不詳其所以別也

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疏云介賓之輔者以其鄉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按鄉飲酒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註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眾賓疏亦有立介與眾賓輔賓行鄉飲酒之文

尊於房戶之間前云陳服於房中西墀下此當為東房也鄭於別註亦云士有東房無西房其側尊一甒醴在服北即此尊於房戶之尊也但此處註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此在何地不知與下設洗之地相連否樹按前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服北纒裳之北也無

援鵝堂筆記八

四

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先生云不知一尊一甒俱置醴邪按此處明云兩甒有元酒矣洗有甒在西南順注甒亦以盛勺解陳於洗西南順北為上也疏云西南順北為上也者云云按賈以洗有甒在西為句則此釋句誤或西字為衍文也

始加醴用脯醢賓降取爵於甒解降於初卒洗升酌注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按此言周禮用醴時無賓降取爵但有將冠降盥之事鄭舉之借明此禮耳

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前云將冠者采衣紛此主人即將冠者耶樹按註及疏釋兩字如字甚明釋出主人冠主不嫌同辭

冠者母不在疏曰案內則云舅沒則姑老若死當云沒不得云不在且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者或歸甯或疾

病也按左宣十七年傳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漢書魏相傳荀見丞相不在皆與沒同義

醮辭疏曰周與夏殷冠子法其加冠祝辭三節不辨三代之異則三代祝辭周可知也至於周醮之辭三等別陳之者以其效異辭宜不同故也按周醮之周義如周盡之周以周無三醮三醮古禮也

辛端黑屨青絢總純註約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按刀衣未審何狀  
記冠義疏記時不同故有二記按冠義有二記二記者言此與戴記爲不同也下云其記則在秦漢之際者未審指何書亦謂戴記與

援鶉堂筆記八

五

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疏曰是古者未有周大夫有冠禮故非之云云按此段疏義不明了朱子有解疏云以大夫冠禮起於周末周初時無又云周有不起於周末何也樹按賈意以鄭初字破經文古者字而前云周初時無冠也或謂殷有謂殷以前此云周初有未五十而爵爲大夫者謂古者亦據殷也但雖爲大夫而無五十而爵爲大夫者有大夫冠禮則鄭云古者據周初非據

士昏禮 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按東方未明詩疏尙書緯謂刻爲商

下達註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媾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按下達之義陸農師及朱子之說善按如注言采擇疏言納字皆於禮意未安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註阿棟也疏凡士之廟五架爲之云云此段廟制記考

尊於房戶之東無元酒注無元酒略之也疏此尊非爲夫婦故略之也按此尊酌贊媵御故云非爲夫婦

主人爵弁纁裳緇袍從者畢元端注從者有司也乘二車從行者也畢皆也疏曰士雖無臣其僕隸皆曰有司按僕隸可以服元端賈氏所據不知何禮對按賈自依經文釋注未必元註謂姪媵也左氏云士有隸子弟則男從者自以子弟爲僕隸非賤者故得元端按後鄭注送者爲女家者有司姑贊送者爲隸子弟之妻妾然以從者爲隸子弟鄭賈無明文又鄭解緇袍象陽氣下施亦鄭倍可笑

主人入親脫婦之纓註入者從房還入室也按此寢室不同廟制然房室同也觀注從房還入室又疏夫前出說服於房

援鶉堂筆記八

六

今言入明從房入室則房當在戶外

媵御沃盥交註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爲迓迓迎也謂從者也按鄭解經前從者畢元端云從者有司也若以處註則不可通故疏云以其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疏義自明然則亦不須讀迓正如妾御不敢當夕之御耳

媵侍於戶外呼則聞按媵婦之姪姊也姑姊方嫁則姪姊方爲聞媵而遽與人寢息於理未安

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席於阼舅即席於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註房外房戶外之西此條可按之以考房室階之次第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廟按左昭元年伯州犁云公子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註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疏房與室相連謂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云北堂房半以北者以其南堂是戶外半以南得堂名則堂是戶外之稱則知此房半以北得堂名也知房無北戶者見上文云尊於房戶之東房有南戶矣燕禮大射禮皆云羞膳者升自北階立於房中不言入房是無北壁而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也云洗南北直室東隅者是南北節也云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者是東西節也按房半以南得堂名半以北又得堂名是無房矣以不云人

援鶉堂筆記八

七

房遂云無北壁未可据

見主婦註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按兄弟之道宜相親也文殊不解樹按經注明白未詳何疑此女也母

士相見禮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此條疏不明了按玉藻擯者稱寡大夫寡君之老擯者稱上大夫下大夫之辭不兼士也此云大夫士則云寡君之老故鄭引檀弓為仕而未有祿者稱寡君之老之證按檀弓使焉曰寡君無之老二字然則康成讀經不能一字無遺又按大夫非以君命則不稱寡而大夫之士則擯者也仍稱大夫為寡君之老於文句較順但與玉藻及注不合無別義可据記者

之及按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

名擯者曰寡大夫若去士則曰三字則與玉藻文合然妄芟經不可也疑此經不判上大夫下大夫同稱寡大夫不必同

玉藻則以寡大夫絕句如春秋下臣寡大夫之稱不盡符玉藻也樹按檀弓使焉曰寡君或別有義而自稱則

鄉射禮主人戒賓註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按鄉飲酒義鄭注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

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兩壺斯禁音義斯如字劉音賜劉何人也樹按劉昌宗釋文有姓氏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範按當以讓取弓作句矢挾作句蓋各一弓而乘矢也挾不得兼弓

援鶉堂筆記八

八

拾注曰更也釋文其劫反除決拾之外皆同惠定宇讀為迭又為涉又為竭疏曰遞取弓矢為威儀也似言三耦相讓甲矢迭更相讓故曰為威儀也

司射先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按設中在後此乃預言之升堂揖讓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注鉤楹

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

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左物

下物也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朱子曰註疏所言四代之學未有以見其必然姑存其大略而已但豫

有室堂無室則粗可見蓋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為室故

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為堂故深也又通解云按下記云  
上射於右故此以左物為下物又云射自楹間物長如筭注  
物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

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註云云朱子曰  
按此疏解經不可曉恐有脫誤蓋注意若曰左足履物而右

足不併便還足南面視侯之中也若便併右足便是立矣以  
志在相射故未暇立而先視侯既視侯而後俯併其足也

此節注亦不明朱子解分明如畫  
執弓不挾註不挾矢盡按不挾矢盡注疏並不明樹按謂乘

盡執空弓耳  
司射進與司馬交於階前相左按司馬適堂西之時司射已

援鶉堂筆記八

九

進故得交於階前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  
立於司馬之西南按遂命三耦拾取矢者始命之也三耦拾

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於司馬之西南言三耦將拾取矢  
者皆如是也亦未取矢也及福以後乃取矢也朱子疑拾取

矢三字衍  
禮射不主皮此處注疏俱未明了後人於朱子論語注頗有

議然論語疏亦不明  
士鹿中翽旌以獲注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翽為旌以獲無物

也此據楊復敖繼公本及長安石經增顧寧人日知錄亦載  
之據疏亦有樹按士昏禮壻御婦

錄於彼處亦據長安石經補壻授綴綴日未

援鶉堂筆記 卷八

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惠定宇曰注疏無一語及之非後人造脫也

大射儀 司士戒士射與贊者註掌國中之士治鄭剛中周  
禮全解云王朝之士其數至多司士掌其治所謂損益之登

下之與夫年歲貴賤之辨是也  
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注易枝數

按枝明金蟠本作效杭本作校  
聘禮 釋幣制元纁束註凡物十曰束朝貢禮云純四只制

丈八尺疏周禮內宰注引天子巡狩禮制幣丈八尺純四只  
籩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注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

羣介則牽羊焉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按此段  
疏文殊不明了不可讀當有脫誤

援鶉堂筆記八

十

上介出請入告註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 朱子謂與字

疑作介  
儀之如初 疏賓亦不賓請導賓按不賓之賓改作儀下增

故字依經傳通解改  
每門每曲揖註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按鄭注中庸

仁者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則相人偶語自有本孔賈俱不  
詳也 疏云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

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  
每曲即相揖按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閤小閤謂

之閤  
賓立接西塾注介在幣南北面西上疏上文入竟展幣時布

幕賓西面介北面西上統於賓今此陳幣賓在門西北面明介北面西上統於賓也按下上介執圭授賓疏云賓東面則此云北面者誤也

三揖疏主君東面按東面疑作西面

公升二等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疏此文出齊語晏子辭朱子云齊語無此蓋出晏子今朱子所輯曲禮雜記載之

賓三退負序疏三辟退負序也者者字衍樹按阮校云諸本皆無辟字

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註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按監本及朱子經傳通解放繼公本注并作兩手相向疏云取兩足相向得掩毛在內竊意此指皮而言兩手或當

援鵝堂筆記八

是兩足之說

賓出當之坐攝之敖繼公曰賓降而當皮之西士乃坐攝之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注自東箱來授君按箱與廂同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顏師古注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

建柶北面奠於薦東注糟醴不啐啐卒字之誤按天官酒正五齊二曰醴齊康成注成而汁滓相將蓋醴濁次於泛齊故不卒解而奠之也樹按阮記引周學健說不詳

拜也君降一等辭注君乃辭之而賓由拜敬也按由同猶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註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 朱子云引當作別

賄用束紡注紡絲為之今之縛也音義縛息絹反一作糸劉音須說文云縛鮮色也居採反聲類以為今正絹字按杭本縛作縹範按縹同縹音須此縛自同絹耳經傳通解系作縹色作支餘同

禮乃入 禮如羊反脫音四字樹按阮校脫音無記

乃入陳幣於朝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則否疏賓之公幣有八再饗幣六也夕幣七也云云朱子曰主國禮賜無有夕幣夕字當是饗字之誤而其次亦當在再饗之前疏又云賓之私幣略有十九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有侑幣饗有酬幣範按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始及之安得据云五大夫有食饗有酬侑之幣

援鵝堂筆記八

士

疏又云其上介之公幣則有五致饗餼一也夫人致禮幣二也侑食幣三也饗酬幣四也郊贈幣五也降於賓者以其上介無郊贈幣範按上介有郊贈幣無郊勞幣此贈字係勞字之誤也

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疏謂自此至於贈者此則郊勞也按此勞字蓋贈字之誤

聘遭喪入境則遂也註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按入竟則遂蓋主國之君有命於前而薨於後故聘使遂其事也鄭云以國為體指新君立義疎矣賈疏九屬不根君之知聘使之至與否待關人之入告然則君薨關人當入告不當入告耶關人

告而君即當聽其入耶樹按此說勝望溪

記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朱子云按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未是

問諸侯朱絲纜八寸皆元纜繫長尺絢組疏此組繫亦名襟藉按襟藉未知所出襟或纜字之誤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敖繼公本爭字為句

唯大聘有几筵疏擯者出請命至行聘享及私覲禮畢云宰夫徹几改筵按杭本及私覲三字衍畢下云上有乃字

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

援鵝堂筆記八

圭

按如其近者謂饗禮方行未遠此設洗如之耳疏有訛

倫膚七註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經傳通解及明金蟠刻本脆並作脆

先者反之註釋曰反之者云云按先者反之當合下由門入升自西階為一節釋曰是疏應夾行寫移入庶羞多一條註

之下樹按阮校同炙南醢疏特性以一有醢若絳之按一有醢疑訛

左擯盥梁按盥朱子作盥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注釋曰云云此條疑是疏樹按阮校此六十八字疏誤作注

觀禮 此經及記俱非全文

方明者木也節 此段疏未曉既以明神為日月四瀆山川邱陵之神而四方之神用圭璋琥璜尊之與天神同日月顧以為非天地之貴而不用璧琮於義未安且後云朝日東郊教尊尊又以月為地神又云日月而曰天地者靈之俱與此不合

天子乘龍載大旆節註此謂會同以春者也此亦鄭意解經無春夏秋冬之文

禮日於南門外節註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者也鄭此註未知所出

喪服 疏曰喪服所陳其理深大今之所釋且以七章明之第七明鄭元之註經傳兩解之云云按王肅之外為全經解

援鵝堂筆記八

圭

者頗少而東漢以逮六季南北學者發明此傳義者為多賈氏疏不應於此重表康成名氏且發註例似他儒特撰此篇

之疏而賈循用舊義有失於刊正耳樹按先生別記云凡孔賈之疏大抵掩取前人

之舊其為已說者正無幾耳又儀禮喪服一篇自東漢六朝多有專為其義疏者今儀禮疏忽於是篇內云第七明鄭元之註鄭氏者北海郡高密縣人云云此

明係襲前人專解喪服之文未及刊定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註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霍光傳奏昌邑王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而鄭康

成解喪服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按師古之說止可用之漢史耳若喪服傳上文已云始食菜果則不必更言菜食無肉故鄭以對虞祭後之疏食水飲謂所飯米少春治如平生耳

此解無可議顏氏苟為異說甚無謂也



斬衰裳節疏案下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總號為衰按心下掘通解續增然衣亦三字樹按阮記未出此冠繩纓條屬右縫疏案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唯小功已上額領今大戴禮記無此文疑此是大戴說十七篇之辭魏晉以來義疏家猶及見之杜預云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見晉書禮志然則二戴之說晉時固有存者是以知其雜錯也如觀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四十六字頗不似經文蓋亦二戴說經辭之錯入者耳

援鵝堂筆記八

圭

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註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疏云添前四百六十銖八釁案字恐有訛當作四百五十六銖樹按此條阮記未出

公士大夫之眾臣注士卿士也按公士當如公有司類注疏解恐誤當詳考之

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範疑如母為句死字連下疏非阮記甚明註此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母之服可也不命上下增其使養之不命為母子七字樹按阮記據各本疏云妾之無子者謂舊有子今無者失子之妾有子恩慈深則能養他子以為己子者也若未經有子恩慈淺則不得立

後而養他子範按此條疏亦非樹按賈氏此說誠泥梁武帝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多生子乃遂成保母則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耶可以疏又曰小功章云君子子為庶母之慈已論此條實疏之非疏又曰小功章云君子子為庶母之慈已者許云君子之子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彼謂適妻子備三母師母慈母保母按梁武三母之說詳具司馬筠傳樹按梁武彼處鄭注之非可與此參看

援鵝堂筆記八

圭

妻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按三年間至親以期斷二字記詳

為眾子許女子在室亦如之按疏云此不云在室則此在室

二字衍

曰小宗疏云鄭解傳意言曰小宗者傳重按注服重無傳重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註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若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按父為君之孫此君指曾祖之為君者樹按疏引鄭志答趙商問父在為君妻為女君疏妾接也接事適妻故妾稱適妻為女君也按此疏解妾義與前妾為君引鄭注異庶人為國君疏引論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云民者冥也其人見道遠按今論語集解無此注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疏女子子為祖父母傳不言不敢降其祖至此乃言者謂曾祖輕尚不降况祖父母重者不降可知是舉輕以見重也按前傳明有不敢降其祖之文此疏不符樹按此李元植偶未審覆與然一篇之文斷無分屬二手者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疏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服唯有二等者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功下殤無服矣按疏大功据成人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嫁亦可謂之母乎朱

援鶉堂筆記八

七

子云按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為婦兄妻不得為母反言以明之注疏皆誤範按鄭注正與朱子意同朱子偶誤耳又按爾雅刑疏釋親引鄭此注道猶行也下有言婦人棄姓無常秋偁嫁於父行則為母行嫁於子行則為婦行二十五字又云卑遠之故謂之婦今婦作婦樹按阮校止云二十四字少一偏字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疏未悉公為何人不降弟公不降子亦不降按弟上疑有適昆二字

附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樹按此節經文不誤傳文爛註指其誤而注文又爛疏一一釋之

而絞繞不明阮氏校勘記解疏亦絞繞不明今先寫經傳注三處正文爛文然後訂之後之讀者足以明之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註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君同指為此也疏曰引下傳曰云者彼傳文為此經而作故云指為此在下者鄭彼云文爛在下爾故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註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註此不辭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

援鶉堂筆記八

太

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疏曰云何以大功也云者此傳當在上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下爛脫誤在此但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謂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註破之云此不辭者謂此分別文句不是解義言辭也云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者此鄭欲就舊章讀破之言自為其親皆言其今此不言其明非妾為私親一人合降一人逆降不

得合云一人明是二人為此七人不得以嫁者未嫁者上同君之庶子下文為世父以下為妾自服私親也云傳所云爛在下爾者此傳為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而發應在女子子之上君之庶子之下以簡札韋編爛斷後人錯置於下是以舊讀將為本在於此是以遂誤也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註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為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為君之眾子亦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註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此樹舊所校訂今附著之

援鶉堂筆記八

九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叔父之下殤至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註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總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此言謂丈夫之為殤者服也按此大功小功據殤服言之不斥成人也其總麻章齊衰之殤大功之殤則斥成人也仁和吳廷華云此大功即下所謂齊衰之殤此小功即下所謂大功之殤又云大功之長殤本有七月九月之別曰從者以大功之名則同也

總麻三月者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疏釋曰夫之姑姊妹成人婦為之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總麻也校刪

姑姊妹十二字改夫之所為小功者妻降二等樹按據阮記要義改也要義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妻降一等在故總麻也句下此句上疏二十一字通解移在夫之姑姊妹長殤經下要義合兩經為一條宜刪前從後為是

朋友麻註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弁經服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疏周禮者司服職文又云爵弁者制如冕以三升布上帑下纁按三升疑說爵弁三十升司服疏有明文即喪冠亦從無三升者斬衰已六升况弔服乎改葬總疏又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軼軸大夫已上用輅不用蜃車按既夕云柩車即周禮蜃車此云不用何也大夫弔於命婦錫衰疏為其妻降於大功出則否按降於大功字誤黃改往則服之

援鶉堂筆記八

十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疏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為十二幅狹頭向上不須辟積其餘要間已外皆辟積無數似喪服三辟積無數也按喪服之服當作冠三辟積下增吉冠辟積四字並從經傳通解續改證以本經斬衰章疏及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自明

士喪禮死於適室幃用斂衾註疾時處北牖下死而遷之南牖下北牖當為牖從黃氏敖氏本改南為當從敖氏本改黃直卿云復而行死事則輓用斂衾當在復之後然後復楔綴足設飾帷堂並作則亦初無先後之別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註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疏按雜記云復衣夫人稅衣揄狄鄭鞠衣展衣祿衣至揄狄是侯伯夫

人据雜記鞠衣展衣四字疑衍杭大宗本去此四字鄭下添注云二字然按雜記鄭無此注鄭彼注云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稅同或賈本內司服玉藻鄭義差之其云至揄狄者以兼有闕狄也

受用篚升自阼階敖云升自阼階象其反也既則降自西階奠脯醢醴酒疏引檀弓始死之奠云云按說禮亦不異不必盡合此所云奠未可据檀弓爲說

有賓則拜之敖云此因事見之乃拜之也既拜則入不卽位入坐於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註眾主人庶昆弟也敖云眾主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斬衰者亦存焉下經云眾主人免記云眾主人布帶則是眾主人乃主言齊衰大功者

援鶉堂筆記八

主

親者在室註謂大功以上父兄姊妹妹子姓在此者敖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下篇曰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是也疏云子姓謂主人之孫於死者謂曾孫下謂字從通解作爲

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注主人不升賤也疏謂大夫之喪其子得升堂受命引喪大記爲說範疑大夫之子亦於庭受命疏又引喪大記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云云謂士之子不升堂在君側此與孔疏不同以君不在爲言士之子不升堂在君側賈氏之曲解也

君使人禭疏引喪大記云君無禭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按喪大記孔疏與皇氏熊氏三說各

異孔云國君之斂悉宜用己衣不得陳用他人之禭送者大夫士降於君小斂則先盡用己正服後乃用賓客之禭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亦言君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卽陳列皇氏則云臣有致禭於君之禮但君不陳不以斂熊氏則云君不合以衣禭大夫士雖有君禭不陳不以斂故云無禭大夫士至大斂則得用君禭引此篇大斂時君禭祭服不倒爲据今賈疏與熊氏合而亦微異範謂記禮之家其說互異不能一一以求其同而後儒欲彼此並證以求伸蓋有不安者矣喪大記似云君禭當用其無禭則大夫士自畢其祭服而用之雖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也蓋君或不在其國又或國有他故容有不禭者禮文殘缺未可悉老也

援鶉堂筆記八

主

主人拜如初節疏並釋經而疏下標註唯君至禮也此刊本之譌

徹衣者執衣如禭以適房疏引雜記乃云主人有司句疑有譌脫禮記宰舉璧與珪宰夫舉禭

爲銘各以其物註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按周禮杜子春註引檀弓銘明旌也下五句賈疏引鄭檀弓註謂重與奠云斯錄之据重斯盡其道據奠此處鄭但引斯錄之而止而賈云盡重與奠亦微有不合也又小祝職疏云按士喪禮註王則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今此篇不見鄭此註

新盆槃瓶廢敦重高皆濯造於西階下註造至也猶饌也按饌有次序布設之義造但言其備置於此耳盆高之屬故不須饌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註掩裏首也掩劉音奄析西應反裏音果按此經註音十一字監本與此並脫從通解增預用白纊纊音曠劉古曠反從通解增

帳目用緇註帳目覆面者也帳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帳於營反劉音宛名反又武遍反又音絲從通解增荀子設掩而儼目儼同還故鄭讀帳為縈還之縈注覆面者也上通解有用字

組繫註為可結也繫戶計反註結也下有古文帳為消五字

援鶉堂筆記八

三

並從通解增監本亦脫

爵弁服純衣註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按鄭云死者不冠蓋本荀子禮論設掩面儼目髻而不冠弁矣

誅韜音妹韜古答反誅又武拜反劉武八反韜又古洽反從通解增註一命縕韞音溫劉烏本反

祝淅米於堂註祝夏祝也淅沃也按喪大記曰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此祝淅米為異又禮記註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註淅沃也監本通解並同杭大宗本沃改汰按說文沃漑灌也非淅義淅說文汰米也又汰云淅瀟也則從汰為是樹按上文皆饌於西序南上註東西牆謂之序者謂

釋宮文云中以南謂之堂者謂於序中半以南乃得堂稱以其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若近房即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若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若近序即言序下西序下若近階即言東階西階若自半以南無所繫屬者即以堂言之即下文淅米於堂是也其實戶外外皆屬堂故論語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是室內皆名堂也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於塗潘芳元反按潘說文淅米汁也音官切徐切從唐韻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註士併瓦槃無冰設牀禮第有枕按喪大記鄭注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賈舍此註而引凌人職則小焉二字無著疏第為簣下疑脫禮第袒簣也五字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疏又大記云按又大二字疑誤

援鶉堂筆記八

三

乃沐櫛拖用巾註拖啼也清也古文拖作振疏又使清淨無潘櫛爾雅搏者謂之櫛郎干切又上去二音

浴用巾註沃水用料疏今用大匏按大匏呂氏通解本大作木

溲濯棄於坎註古文溲作泲泲劉土亂切樹按惠棟曰讀為象

扱諸面之右節疏扱諸至建之並釋經疏下標註六字蓋誤設韜帶指笏雜記孔疏以朱綠帶大帶革帶為三謂重於革帶者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若朱綠小帶散在於衣非總束其身總束者唯革帶大帶又云士二采此士天子之士若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按賈氏此疏疑有訛脫未易尋了然以大帶革帶與朱綠帶為三當與孔氏同故云束

衣之帶士大夫與諸侯並宜有之但人君用朱綠與大帶同  
色則大夫宜用平華士宜用緇而此經不言束衣之帶文不  
具也疏玉藻雜帶鄭注雜猶飾也又雜記朱綠帶注云飾之  
雜辟按雜辟疑誤按彼注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樹按此  
本李紱改有按云此疏有衍有顛倒今以雜記玉藻經  
注再四推尋稍序順之而仍存其舊文又阮校勘記士緇  
下云此下疏有錯簡今備載其文而以通解要義正之  
雜記朱綠帶注云朱綠帶者衣之帶飾之雜辟通解無  
字又按雜記云率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注云此謂  
尸之大帶也義無大帶也以上二十八字案辟即上士  
臆定此段有要義可證知宋本原未誤也東樹按要義在  
子後伯生所據宋本朱子未必不見或有  
所審定必爾而後改之耳盧氏詳校最明

重木刊鑿之註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為縣簪孔也  
士重木長三尺按崔凱云重必有奠立三尺木而橫一木於

援鶉堂筆記八

美

立木之士賈氏據之以作疏故云橫者半豎者也然其制疑  
皆諸儒自為之說既有簪孔則即可以為縣鬲之用似不須  
橫木也

霽用疏布久之繫用鞞註鞞竹筥也釋文筥音葦按霽本作  
霽亡狄反鞞劉舉琴反下同說文其闕切以上十八字從呂  
氏通解本增又按今本說文但有徐鉉其今一切範按鞞既  
從革疑亦皮革為之樹按宋本說文巨今反惠定宇校  
釋文引此其闕反闕讀為陰  
陳衣於房南領西上按喪大記大夫士之斂陳衣房中皆西  
領北上

緇衾賴衰無統註統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也据  
疏則注前後下當有可字

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按喪大記君陳衣於  
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大斂陳衣大夫士皆於序東然則  
陳衣俱於東則陳衣於房中亦東房矣則苴經之在房者其  
西房與繼皆適房下徹衣云升降自西階以東亦藏於東房  
矣則東房之中似無容人之所故眾人免於房或亦西房而  
婦人遂退而髮於室矣然此無文以明之姑存以俟考繼之  
者非繼於十九稱之外蓋云繼主人之衣而取足於稱數耳  
其實特豚四鬣去蹄兩胎脊肺按合升七體何以有肺疑衍  
商祝布衾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按美者在中經  
蓋兼祭服散衣而言之耳疏與註意不合鄭固云每服也  
眾主人免於房婦人髮於室按男子苴經以下饌於東方以

援鶉堂筆記八

美

以為免於房地耳婦人之帶等在房故髮於室此房即西房  
乃代哭按疏練前葬後有訛蓋卒哭祭後唯朝夕哭乃止無  
時之哭蓋此有時之哭見既夕右杭本如此別識訛處按黃  
勉齋儀禮經傳通解續作有朝夕哭在阼階不哭則正與既  
夕合也此處疏不明了當取既夕卒哭下疏正之

既夕 鬻無笄註猶丈夫之不冠也疏喪服小記云男子冠  
而婦人笄士喪禮男子免不冠此婦人不笄與男子不冠同  
按男子免不冠此句有疑註言死者襲時不冠耳此直似言  
生者

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疏小斂奠設於牀東巾之按小斂奠  
有譌註明言小斂奠不巾當云宿奠從設於柩西

不食菜果註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蔬疏云用臣瓚之義按漢書注臣瓚或曰傅瓚或曰薛瓚有謂晉以下人恐鄭未据其義

士虞禮 無尸則不饌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按此下經文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樹按阮記張爾岐云石經尚有賓出二字脚可辨

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註圭絜也詩曰吉圭為饗引詩與毛異

特牲饋食禮樹按鄭目錄此於五禮屬吉禮下盧校新本皆由吳澄會言當補今仍闕之此下常有大戴第七小戴第十

士制杭改本字為不誤公羊註正作本四者下脫四時祭也四字

援鷄堂筆記八

毛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疏案書傳康誥云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註云事謂祭祀按此伏生書傳鄭注大宗已侍於賓奠杭本侍改事

乃宿尸註使知祭日當來杭本據疏於來字下添古文宿皆作羞六字按通解亦無此六字

宿賓疏但賓是士之屬吏內言私臣內字疑誤

楸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註獸腊也疏特牲三鼎有豕魚腊按周禮腊人小物全乾為腊故知豕云牲魚水物云

獸是腊可知樹按惠棟云案下文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則魚非獸也又下佐食盛所俎註魚三頭而已魚言

魚腊鼎註引少牢魚用鮒腊用麋士腊用兔然則獸者兔也

疏云魚水物以魚為獸誤矣魚者川禽可謂之禽不可謂之獸易舊井無禽凡水物可謂之禽以魚為獸未之前聞謹見此疏樹按此條古義未載先

豆籩劔在東房注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按尚書疏即以夾室為東西房若據彼說則大夫士亦有東西房矣

宗人升自西階反降東北面告濯具疏云東北面告云云按東北面此處記考

執事之俎陳於階間疏明此吉祭有致爵主人主婦云云此處記考

祝迎尸於門外疏云自此盡反黍稷於其所論陰厭後迎尸於正祭之事按曾子問鄭注厭厭厭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

援鷄堂筆記八

毛

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設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疏此約少牢特牲禮文祝酌奠者謂祝酌奠於劔南且饗者祝奠訖且復以辭饗告神也是神與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設之後佐食徹口之薦俎設於西北隅謂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

祝命授祭註授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授讀同耳杭本此下增今文改授皆為綏古文此皆為授祭也十五字範按此節依疏則注

疑有脫句然通解及監本金蟠六並同樹按阮記著周學健云士虞疏引此注有

祭酒啐酒告旨註告之美杭本之下有以字

四豆設於左註四豆者膳炙截醢炙章掖反杭改章夜  
佐食盛所俎疏前後各一節以歸脰脊杭本一節下增及橫  
脊短脊五字以歸下增口不舉三字

主人酌獻祝疏曰此女佐食按此四字疑爲注佐食設俎疏  
耳以佐食接尸云云乃言先獻祝之意樹按此當是下主婦  
適房佐食按祭疏

祝亞獻尸通解及別本祝作酌

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疏按少牢云主婦洗於房中出酌入  
戶西面拜獻尸云云按此處當考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按祭此段適房入室記考

賓三獻如初疏此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按賓  
獻尸乃終三獻不當入此科內

援鵝堂筆記八

无

西階上獻賓疏此因祭如初賓按如初當改而獻

酌酢奠爵疏以其賓尊行二千故也按二千誤按通解續作  
敵禮

尊兩壺於阼階東疏引玉藻鄭註云云按此等禮節須考其  
同異

洗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眾弟之議疏按下記云尊兩壺於  
房中西爨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云云不知此東  
面與誰相對

嗣舉奠註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  
重累之者按有未爲後而主祭者之禮否士亦可謂傳重否  
須考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按云入云出似於室中行事云復位則階前位也疏云凡非  
主人升降自西階者云云此疏於禮未可通記考

長兄弟西階前北面眾賓長左受旅於初按杭本於左字上  
增自字但今時所刊勉齋本及監本俱無

賓弟子及兄弟之子洗各舉解於其長奠解拜長皆答拜按  
此下通解續增補舉解者祭卒解拜長皆答拜十一字石經  
亦有之

援鵝堂筆記八

三

爵皆無算按註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  
者未詳尚須弟子之舉解以否抑皆用其所奠之解耶又賓  
弟子及兄弟弟子此有多人而舉解於其長者但於此二者  
之內各推一人爲首而餘從之抑皆舉解於其長邪

利洗散獻於尸註利佐食也以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  
利待尸按杭本改待爲侍

立於戶外西南按諸本皆訛敖繼公作西面是  
祝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於廟門注俎所以載所俎少牢饋  
食禮曰有司受歸之杭云俎所以載所俎未明蓋所歸者即  
是所俎

祝曰養有以也註以先祖有德而享於此祭其坐養有餘亦  
當以之也二十字已明疏復逐語申解而反滯晦何爲者也  
往時三禮開館子充纂修與吳方來談此吳云賈疏勝孔亦  
謬說也



記 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按鄭駁許慎五經異義有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持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菽按束帛結茅皆許鄭自為之說經無文

寶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註二觚長兄弟酌眾賓長為加爵酌當改及楊本作酬

四解疏餘有三在云云按長兄弟為加爵者觚也非解也鄭已算二觚內矣疏謬

少牢饋食禮 以某妃配某氏尚饗註命食曰配命疑訛有司徹 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註白熬稻黑熬黍按僖

三十年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柱註白黑同

援鶉堂筆記八

圭

尸降筵受三獻酌以酢之按尸降筵下讀未詳或於尸降筵為句受三獻為句

卒養有司官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南面注此於尸設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為厭厭

疏此言雜取曾子問郊特牲祭義之文按曾子問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乃言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之陽厭耳

又特牲云尊於戶東註室戶東則此乃室戶東非東房也又按抑詩尚不愧於屋漏鄭箋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故

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孔疏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取漏入非鄭義也然則詩箋與儀禮禮記之註亦不同

矣樹按盧校新本有記云此經校訂精細遠勝監本毛本本朝致力此書者有張爾岐吳廷華盛世佐三家可與故

氏並傳余借得汪容甫本係從長洲朱文蔚家所藏宋刻經注校定者觀其與疏間不相應然陸之與賈亦有不同則知自疏而外尚有流傳舊本不可聽其湮滅是以據而改焉樹謂此抱經初記如此後於乾隆乙卯詳校刊行實與三家並埒有過之無不及也此外則吾宗望溪於此經所得最深先

援鶉堂筆記八

圭

援鶉堂筆記卷第九

禮記

經部

以宋刻纂圖互注禮記校卷四十八本附釋音禮記注疏

同校北宋刻禮記校月令鄭注嘉靖徐氏本校注卷末有右

惠記東附其按此先王傳惠氏校禮記一條未學無問或

也與唐志合於疏其後卷依疏之卷數如禮記注疏七十卷是

知乾隆間是禮記刻為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數不可

占本一著其卷數除此本外無不六十三卷者又云惠校

不致後以惠氏跋語錄版京師乃廣本耳云云今先生此

意定以爲嘉靖時以此四宋本助校吳本耳至徐氏本云

嘗借朱文游本傳校程芳盧抱經皆嘗傳校盧切校用汲

援鶉堂筆記九

古本後又用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官本再校所稱新本

是也樹膏以盧校官本傳校其於先生此所校間有異同詳

校外間少傳本

正義序是以所見各記舊門按惠校是改具門改聞

字脫字及卷首題式卷第分數卷後經注字數阮氏校

其載後不復錄惟先生所自爲說乃著之又惠氏說有見

校而先生此無者亦爲補錄凡以此經皆以惠校此北未

考處皆一一完善據

此故知此本足貴也

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靈恩沈重宣皇甫侃

等按周書沈重吳興武康人有禮記義三十卷皇侃吳郡人

撰禮記講說五十卷梁世儒林隋經籍志朱書禮志及道典

所引並作庾蔚之前人文字於名姓多截用者如葛亮顏延

之類此則不然明脫之字耳頃檢惠校本猶仍此誤蓋北宋

援鶉堂筆記 卷九

本即作庾蔚沈重宣皇甫侃矣疏中悉作庾蔚樹按北人有

什道明熊安生此作熊安亦非中遠本哉

今奉敕按救當作勅下同

禮記陸德明音義曰此記二按宋本不載陸釋文樹按前記

本附釋音禮記注疏此云宋本不載釋文斥吳泰來七十

卷北宋本前記附釋音本南宋本也似抵牾而實皆是也

正義曰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

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

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

不同未知孰是按河間獻禮漢書無其事亦不言得周官五

篇失其冬官一篇購千金不得取考工以補其闕諸語諸志

云漢興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門冬官一篇獻王

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陸德明經典釋文周

禮考工引鄭云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

其周官者始皇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

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惠云毛公詩序多引

周官秦漢之間周官自在不則毛公何由見之明非出自孝

武時矣然董仲舒不見周官毛在董前反得見之則不可

也二載又在董後而云莫得見焉誤矣範按二載見周官得

無可据

曲禮曰正義曰曲禮曰者按宋本者字空白後皆同

敖不可長宋本直接前節疏文變行之下不跳行後同

樂不可極按疏則樂爲禮樂之樂蓋從皇侃讀也然今讀並

從洛今讀為是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宋本此上為第一卷

自稱曰老夫註亦明君貪賢惠校本改尊賢按貪字不誤惠誤從宋本也

三賜不及車馬正義故知此三賜非九錫之三賜按何休注與孔疏不同

辟咡詔之惠云咡字見此及弟子職說文不收

母踐履正義單下曰履單宋本作禪

堂下布武註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按正誤云注武當作布蓋上句注已云武迹也此注釋布字範按据疏不相躡不下脫半字

援鶉堂筆記九

三

凡進食之禮至客不虛口宋本接待侍食於長者以下至庶人

齋之凡三十六節併為一章其各節疏文俱次在庶人齋之

注後樹按阮記云惠校本合下疏十四節在庶人齋之經注下是也此云三十六節誤

侍食於長者節宋本此上屬第三卷樹按惠校本分卷之

不復記又按盧抱經以為經注向在三卷截共食不飽節號為四卷起首不可從其說是也安在宋本必可盡從乎

獻鳥者佛其首宋本作手誤樹按惠校本誤字甚多不

文校改不可偏主宋本

禮曰君子抱孫節乘必以几正義曰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

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箝君以羔皮以虎緣之也何卮瞻

云如所疏釋是覆苓似非几按士昏禮婦乘以几賈疏謂履以乘車如踐石

適墓節刑不上大夫正義惠滅不與賢者犯法十九字樹按

史載筆節正義爾雅云不律謂之筆郭云書筆名四方之異

言也按郭無此語

卒哭節禮不諱嫌名註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兩工與區也按

惠云左傳旗與工同音區讀為羌蚪反以叫工字鑿矣古工

讀為區當音工于反然釋音並出自有凡例

二名不偏諱正義云偏本作偏與遍同作偏誤樹按嫌名正

陳思王二名阮記引柳宗元按阮所引本出岳珂刊正九經

三傳沿革例正義亦同岳說也又按魏志裴注云曹真父名

劬而封邵陵侯晉書江統傳故事父祖與官同名皆得改選

五代史劉昫傳言崔居儉以祖諱盡不肯為禮儀使太史公

改談為同司馬溫公與韓持國書改持為秉

君子已孤節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正義諡者列平生德行

而為作美號按通典引鄭志論號諡有云號無質文又云質

家不連號諡文家連號諸義未詳曲禮孔疏節略無此

告喪節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按帝之俾似漢人所記樹按此

天子建天官節正義曰鄭注考工記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

名官也云云干寶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云云何云賈疏無

一語及干寶亦有以干注為鄭注者不能辨也

檀弓子游問諸孔子按子游所問即承上文則檀弓又似非

六國時人

孔子曰節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注重者尙哀戚按惠校本者

援鶉堂筆記九

四

改其誤樹按惠從嘉  
靖本校改

子思曰節喪三年以為極亡釋文以為極亡竝如字極亡徐  
紀力反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作鄭作亡而如王  
分句節按從王讀為是

郊復之節自敗於臺貽是也釋文上音壺下音臺按鄭云

臺為壺字之誤而陸氏即音臺為胡似非樹按陸指  
左傳狐音

曾子曰節按記者因為位而舉此二事未可定為曾子之語

將軍文子之喪正義引世本下有脫文

子柳之母死節子碩欲以賻布之於具祭器正義鄭注周禮

云云按注見天官外府 大泉即今大四文錢也四邊竝有

文也按文曰大錢五十樹按上文大錢德十五浦  
氏校五十字誤倒是也

孟獻子之喪節讀贈注袒而讀贈正誤云袒誤樹按此條  
阮記特詳

喪不剝奠也與節正義士喪禮始死脯醢醴酒奠於尸東無

巾按儀禮無無巾二字

大夫弔節正義何東山云按何東山何允也

是日也節其變而之吉祭也注虞禮所謂他日用剛日也正

義喪服小記曰赴葬赴虞三月而後卒哭按鄭注及疏引喪

服小記皆誤此變即上易字義也士虞禮初虞再虞用柔日

三虞卒哭則別用剛日耳小記赴葬赴虞言葬之速者以速

歸而虞耳

孔子謂為明器節注束茅為人馬惠校云纂圖本馬作焉節

按此緣孔疏改若據校人鄭註作馬是

穆伯之喪節注嫌思情性也按王輔嗣易注不性其情何能  
入行其正此情性則所云情其性也

有子與子游立節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按注云喪之踊猶

子之號慕言因孺慕而知踊之不可去也子游蓋疏通之

若孔疏則云因此而益之踊之可去也故子所刺於禮者二

句非指此去踊一節疑亦以其平日之論樹按此通孔疏似  
誤有子蓋欲去節

知悼子卒節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注聞義則服注見弟子

職

公叔文子卒節注名拔或作發按公叔發見襄二十九年又

定六年傳公叔文子之子戌傳中未見或見世本

季康子之母死節則豈不得以鄭讀絕句按當連下其母以

嘗巧者乎十二字為句乃成辭史稱康成質於文辭此讀頗

失文句

滕成公之喪節為懿伯之忌不入按敬叔以惠伯值懿伯之

忌日故須之而不入耳故惠伯云然鄭注本杜撰至以懿伯

為敬叔叔父昭穆既誤而疏遂改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為

叔父是惠伯自僭叔父矣仲達於左昭三年傳疏內駁康成

禮註之誤此處不載蓋正義於前儒註用一家之說即不施

異論以辯其非謹於師授如此

三臣者廢輜而設撥正義今三臣者依禮廢輜不合用殯句

疑殯何言不合樹按上言為榆沈故設撥注以水澆榆白皮  
之汁以播地於引輅車滑此疏言以其有類

援鵝堂筆記九

六

故設榆沈備撥牽引為有榆沈故須設撥今三臣依禮廢輔則不合用撥今乃設撥廢輔是不中法式不合用預預乃撥字之誤今乃設撥用輔用乃廢字之誤諸家之校皆未及此

陽門之介夫死節注陽門宋國門名按昭二十二年傳公自陽門見之杜註睢陽東南門名楊門

王制天子之縣內節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縣為夏時之名鄭本無据按漢稱天子為縣官博士蓋目當時而為名耳

千里之外節八州八伯正義曰案鄭志注尚書為八伯云云按如鄭此言則八州當十六伯乎十六伯之上又有八伯者乎必分東西之四州半而征之乃為夾輔凡此皆以傳之一言本通而鄭求之反滯也正義故書傳云云按書傳即尚書

援鵝堂筆記九

七

大傳

天子七廟節正義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云云按文武親未盡則在七廟之數親既盡則在不祧之二廟則七廟無虛主也若以后稷廟及文武之廟為祧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則不以后王文武為主名而以遷主為義豈禮也哉大約周公制此文武不祧之義而不必及身而遷文武之四親也蓋待應祧之世遷之未可知耳正義曰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圍亞圍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圍亞圍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按此所引乃服虔註

天子植節陳氏禮書解此得之鄭孔之解於文句亦不參

也

禘禘禘嘗禘禘正義皇氏之說也按陳氏禮書引此疏說下有非字頃檢惠校本亦增非正義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傳無禘文然則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按唐書禮樂志云禘以昭穆合食於太祖而禘以審諦其尊卑蓋取杜注及孔疏

古者公田節夫圭田無征趙邪卿孟子注引此文以夫為餘夫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

司馬辨論官材節羸股肱注謂環衣釋文環舊音患今讀宜音宣依字作搏字林云搏擗臂也先全反顏氏家訓書證篇辨此字惠校亦引之

援鵝堂筆記九

八

司寇正刑明辟節執左道以亂政正義漢書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按漢書作右賢左戚樹按鄭注謂巫蠱俗禁正義於俗是也愚謂巫蠱人知為邪今士大夫無不信俗禁良由性識鄙聞禍福得失之心不能自勝而豈知其為愚也邪也賤也月令 是月也天氣下降節正義聖人作象各分為六爻以象十二月云云按惠氏云九二升五六五降二五交於二二應於五故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不通漢易而止以內外體之上下而論升降甚矣孔氏之陋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節食麥與羊注麥屬木羊火畜也齊召南云麥屬木不知所出若羊屬火則五行傳已列之非凡說也樹按盧抱經云高誘淮南注麥金穀也羊土畜也與此又異

仲春之月節按宋本經文大字俱直接雙行疏文之下獨月

令每月之首提行另起樹按惠校本自首至其器疏以達合  
明了又盧校本與惠原校本義同處字數同異甚多阮記所  
傳猶不盡也又仲秋是月也乃命宰祝惠核云自此至角斗  
阮記落盧校有之

孟夏之月節其祀竈註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  
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蓋此竈乃祭時燔爨雍爨之竈非  
如今人日用烹飪之地也正義廟門外西室不知何地士冠  
禮具饌於西塾注門外西堂也聘禮及廟門公揖先人之時  
賓立接塾注引爾雅門側謂之塾此西室即塾歟正義近奠  
此俎於主之西逝為廼惠校改上而梁者是先炊之人而梁  
疑作老婦惠校梁作祭

王瓜生註革挈也釋文革皮八反按革陸音同按今人多从

援鵝堂筆記九

九

集韻讀甲或讀陴樹按盧校本初學記  
作薛挈薛音蒲黎反

仲冬之月節荔挺出註馬籬也按顏氏家訓書證篇言此為  
荔艸挺出鄭誤名荔挺

曾子問 喪有二孤節衛君請弔哀公辭此孔子答曾子喪

有二孤之問按孔子卒於哀公之前何以有哀公之偁樹按

昭公喪慈母鄭  
氏亦以為疑

宗子為士節攝主不厭註奠之且饗惠改且為旦誤

布奠於賓正義主人奠爵於賓之薦北賓取爵東面奠於薦  
南所謂布奠於賓也今攝主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於薦南  
而不舉也範按此文疑有誤當作主人奠爵於賓之薦北所  
謂布奠於賓也賓取爵奠於薦南所謂與而不舉也說覓善

本校之

祭必有尸節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正義以宗子之殤祭於室  
與今祭凡殤乃於西北隅云云按祭於室與者陰厭也此言  
當室之白者陽厭也豈以此為宗子殤者與凡殤者之別乎  
文王世子庶子治之節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按古者與  
族燕似皆以異姓為賓不止公也如公父文伯饗南宮敬叔  
露睹父為客亦其事也記者

禮運大道之行節女有歸註皆得良與之家按良與未悉何  
解

作其祝號節腥其俎孰其殺按周禮司士賈疏引鄭此注云  
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為二

援鵝堂筆記九

十

十一體與此註互有詳略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是謂魯君非禮也注劫魯之君也冕弁  
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  
公傳疏載此

故天秉陽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按後漢志載京  
房引此語而劉昭註載康成之說為詳正義必據作易以下  
本續漢書律歷志

大禮必本於天節協於分藝注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  
分日衍字按宋本注無此十五字範按此出於釋文

禮器有以高為貴者節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樹禁按  
陳祥道曰天子諸侯之禁無足而卑大夫之樹士之禁有足

而高無足謂之廢禁猶儀禮所謂廢敦廢爵也若謂天子諸侯去禁燕禮有豐何耶範按豐以承尊不殊於禁故陳氏云爾

三代之禮節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素尚白青尚黑正義尚黑夏世之禮也惠棟云呂氏春秋名類篇曰禹之時天先見艸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故其色尚青然則夏非尚黑明矣蓋以青色近青故有夏尚青之說夏以春為正謂之尚黑可乎樹按此條九經古義不載盧本有之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節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注告后稷也按告后稷何以於類宮

郊特牲孔子曰釋之於庫門節朝市之於西方家語衛莊公

援鵠堂筆記九

十一

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墨問於孔子曰周禮釋祭於訪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云云按此似後人偽撰若如其說孔子此語與前朝後市之問不相當矣

季春出火節以祭則受福天子適四方先柴按祭則受福下宜接疏義天子適四方移之於後疏上樹按阮記但云云本無此七字則是宋本經注皆在後

郊之用辛也節周之始郊日以至註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

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範按哀十三年傳子服景伯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正義七月辛丑則景

伯所云十月周十月也正義按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云云以申鄭說按禮記不同周禮耳豈得云郊與圜丘異乎樹按經明曰周郊鄭謂推魯禮以言周事似未可信當以董仲舒劉向王肅為是

冠義有虞氏之祭也節灌用鬯臭鬱合鬯正義鄭注鬱人云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盧云言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為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為鬯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按如尚書之解則庾氏之讀得之內則 婦事舊姑節施繁表注繁小囊也按孔氏於春秋左

氏桓二年傳鞶厲游纓以鞶為帶謂鄭注云小囊者非膾春用蔥節魚去乙注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按爾雅釋魚

魚腸謂之乙郭注引禮記與鄭異

援鵠堂筆記九

十一

天子之閣節正義崔氏云宮室之制云云按此與尚書顧命異

國君世子生節射人以桑弧六矢射天地四方正義云天地四方者云云按桓六年傳孔疏引鄭禮記注云定本直云射四方無天地今禮記注鄭無此文疑然記疏射禮唯四矢語本是鄭注孔故疏之而今本脫去也

姆先相曰節咳而名之釋文孩字又作咳戶才反然則本為孩今寫為咳也李善文選寡婦賦注引此作孩詩角弓孔疏

云說文咳小兒笑也引此文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為之名玉藻年不順成節按疏不出於一人之手故有詳略然不憚

繁乃所謂盡心者其率略處亦不少如此等是也

侍坐則必退席節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注辟君之親也按親黨亦君之臣也其侍坐退席亦當如是則引而去者又何黨乎此黨應與鄉射禮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黨字同註下黨鄉之細也二十八字乃釋文北宋本無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按註飯飲利將食也讀飯上聲於是說者證論語為君不以為客而先祭而夫子猶先飯為異於玉藻之禮余謂飯飲而俟即如前且飯且飲但不嘗羞羞必待命耳飯仍去聲讀則與論語此節及後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義亦相符矣姑記之以俟考始冠緇布冠節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正義加以素紕以素

援鵝堂筆記九

三

重於縞也故此云既祥之冠皇氏以為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為冠以縞為紕得冠名故曰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為冠以素為紕亦得冠名而云素冠文無所出不知有行憑據也惠氏云詩既見素冠則皇氏之說有據合之祥祭縞冠其說益明

朝玄端節士不衣織正義唐傳云唐風毛傳也襲裘不入公門節縞為繭縞為袍注縞為今之新絲縞為今縞及舊絮也正義曰如鄭此言以好者為絲惡者為絮即云新者為絲舊為絮也

食棗桃李節瓜祭上環注頭村也宋作甘樹按阮記脫此戎容墜節盛氣顛實揚休註揚讀為陽聲之誤也又云若

陽氣之體物也按攷工弓人夫角蹙於割而休於氣康成讀休為煦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註不於宗廟辟王也按惠氏云諸侯於宗廟天子於明堂鄭氏不識明堂之制明堂即天子之太廟

季夏六月節尊用犧象正義故謂之犧尊宋本作犧象南朱本作象尊範按疑有象尊二字犧尊字不訛米廩有虞氏之學也節按自堂四門之外有大學故兼舉四伏之學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按漢書韋元成奏議亦引此文云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

援鵝堂筆記九

四

廟則以禘為祭天此自漢儒舊說不始於鄭也庶子王亦如之註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按正義於庶子王亦如之義頗未申康成之註亦屬夢夢祭天立廟以禘為祭天誤不必辨安有庶子為天子而立廟此待疑者按禮記成於漢儒漢世諸王出封此庶子王即下別子耳記據目見而稱上有王者此言王古人下字疎不必以注疏之學繩之

再期之喪節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按喪服傳殯服大功云長殯皆九月纓經中殯皆七月不纓經疏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殯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注再祭練



祥也問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耐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已祥則除不禫正義既三年未葬尸柩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為此練祥據注疏非以練與祥二為再祭乃以復行練祥之祭為再祭也疏意不明了按練祥者非三年後之祭也此云必再祭者三年後當復行練祥之禮乎抑當三年之前應行練祥之祭而不練祥至三年後始行乎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註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北宋本之言之下有疏即後正義曰此一經明稅服之禮至故云稅也止經文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節另列四十三卷之首樹按此節經注疏文惠所校改須以兩本對寫乃明阮記出洪某校錄尤拙晦不可

援鵝堂筆記九

十五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鄭注謂子生在外者也父居異邦生已不及見此親故不隨父追服其喪鄭此言非也已之祖父母則父之父母也已之諸父則父之昆弟也已之昆弟則父之子也在父之服非大小功已亦非大小功也而豈可以或稅服或不言之者舍是則祖父母諸父昆弟皆一從再從固小功親也小功之不稅服又非以已之生而及此親生不及此親為斷雖及此親猶不追服矣然則經所云生者祖父母諸父昆弟之生存時也生不及者已與之別離焉耳故於其喪而後有聞也非謂已生在外者也已之小功父之大功而父稅喪明

大功之稅服也舉父之稅服而已則不以決正小功之不追服禮文降殺不嫌父子有殊焉爾

韓退之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吾鄉方望溪侍郎云傳記言稅服凡數條皆過期喪而追服無可疑者按退之所疑小功不稅即曾子所怪而疑其薄者若記言追服者皆非小功其小功而追服者記固無有也然退之所舉亦未當其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此正服小功也以兄弟小功之不追服例之此可疑也若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正降而在小功記所許追服者也又何疑焉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此一節註疏解經既謬故句讀亦誤讀喪服傳自明

援鵝堂筆記九

十七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註謂外祖適母疏謂母之適母記考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疏謂庚言為是按謂上疑脫一字  
庶子不以杖即位疏此承前而云杖則似庶子不禫亦不杖如賀言也按賀循之言未具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正義曰檀弓已論按檀弓所論見孔之喪門人疑所服疏中  
大傳禮不王不禫正義按師說引河圖云云據此則文王與后稷並蒼帝靈威仰所生文王何不配感生帝乎鄭解禘既謬而疏又引緯書誣誕可恨

同姓從宗合族屬正義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按此本服虔之說隱八年孔疏已證其不然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此節注與疏詞義迂晦

樹按經特為著嫂老之義與名文辭婉妙注與疏乃滯晦之殊不可了詳具儀禮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朱子曰之所自出四字衍註中無文作疏時方誤耳範按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自出即別子也繼別子即上繼別也言宗繼別者由宗繼別之所自出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百世不遷者也疑作一句讀言別子之後何以百世不遷以繼別之所自出本百世不遷故也少儀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按晏子春秋禮曰

援鵝堂筆記九

七

授玉不跪晏子使魯魯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註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脫履乃升堂按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脫履升就席注云履賤不在堂也鄉飲酒無算爵賓主皆降脫履於堂下左哀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鞮而登席魏絳戮揚干之僕晉侯跣而出劉子牟傳太子釋奠從臣著衣冠乘馬議云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衰衣草履高冠是車中服鞮而登跣而勒非惟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又按南史謝超宗傳褚彥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王儉驚跣下車然則古人乘車皆跣但据劉語鞮而登跣而鞮似猶著鞮非跣足也祭左右軌范乃飲註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鞮於

車同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軹前也按毛詩正義云軌自車轍耳轉說文車軸端也考工記後鄭注軹轂末也然則轂未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軹轉二名非軌也少儀與太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太馭之軌軌當太馭之軹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

樹按此條阮記盧校甚詳

補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惠元凡羞節宋本分小子至羞首六段為六節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以下四段宋本為一節與疏合牛與羊魚之腥二段宋本為一節與疏合其有折俎者二段宋本為一節與疏合

樹按此惠氏原記如此阮氏校勘記各段皆標起訖

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膾折九箇釋文說文云臂羊犬也惠校

援鵝堂筆記九

七

改豕云疑說文刊本誤樹按此條阮校失記嘗見惠原校云疑亂之而已据惠記是宋本作矢不可解說文甚古無人作注大當由矢字形誤惠改豕矢音誤也然按下文云讀若濡從肉需聲則陸氏以釋膾字於奴到奴報外別出一音耳宋人刊禮記不悟以為上已釋膾故移此以為釋膾字也頃見沈如說文則此禮經膾膾字並出何也或古人有此稱名今不牛左肩臂膾者又何說也說文不可全据後人並相附會耳學記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正義註武王踐阼以下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也云師尚父亦端冕者禮無此文鄭所加也云西折而南東面者禮唯云折而東面此西折而南南字亦鄭所加按今戴禮皆有而孔云鄭所加蓋唐本與今本異也然孔疏下文所引戴禮又有今本所無者

樹按此條乃惠氏記

大學之教也時句 教必有正業句 退息必有居句 學句 不學  
操縱不能安弦此註疏句讀按今陳氏集說絕句本陸農師  
朱子語類亦載陸說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注意謂作勞休止於之息游謂閒暇無  
事於之游二於字新本作謂惠改於云此二句定有据孔不  
能疏此一係阮校夫記先生此校亦無之樹据舊傳  
盧校本補錄盧云新本謂乾隆四年官本也

良治之子必學為農良工之子必學為箕按此逸詩見列子  
樹按此亦惠記  
云見湯問篇

樂記天理滅矣註理猶性也惠氏曰前註云理分也韓非子  
曰理者物之文也又曰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理  
不作性理說天理二字始於樂記樹按惠氏因惡朱儒遂並  
康成攻之宣信韓非不信

援鶉堂筆記九

九

莊敬恭順据疏恭順當作恭慎豈順字南宋本所改而後人  
因之耶更考史記亦作順樹按古慎順字每  
多通用易經亦然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言動靜之迭生即所云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正義皇氏以為自此以下至君子賤  
之也是樂之科範按釋澄觀之徒為彼經作疏亦云科然則  
亦襲儒家也

及優侏儻獼雜子女註獼獼猴也疏漢書檀長卿為獼猴舞  
按見蓋寬饒傳

六成復綴以崇句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正義馬昭申疏意云

云孔晁又難馬昭云云按孔晁之說同於馬昭何以云難樹

此皆難信武王伐紂非得已也以聖人居心此是何美事而  
復自總千四伐親自登壇行刑以自形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陣樂蓋相沿於此豈有武王而若有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焉有使樂工不敬人儼然象其父執干戈而舞於庭成王之  
視之與亦大不敬矣如鄭氏以為必天子親自振鐸總干則  
為夾振邪後漢書南蠻傳高祖觀巴渝舞曰武安得天子觀  
聲也此豈可信或庸蜀羌髻犛犛諸蠻漢張大其事自寫此  
如奚斯之作魯頌耳大抵禮記出於周秦諸子所記容有妄  
濫經文先有可疑何論鄭氏皇氏諸說乎又按王肅即以  
宗天子為句有可疑何論鄭氏皇氏諸說乎又按王肅即以  
禮主人拜充酒俗儒作崇天子則不辭矣爾正崇終也鄉飲酒  
曰武始日以崇則崇兼終義充滿非知充滿義且有始必有一  
古義不載余舊傳虛校本有之樹嘗論惠  
氏好古而失之愚此其溺文字而失理也

武王克殷反商至投殷之後於宋正義按周本紀云云此不  
云封神農者舉三恪二代也按左襄二十五年傳以備三恪  
杜以舜後及夏殷後為三恪

援鶉堂筆記九

九

雜記東樹按此校本凡計於其君節疏標起訖惠校改兩處  
七字乙七字阮記皆無又凡計於其君節正義杜元凱注左  
氏傳則與此異至杜所不用也惠云許鄭兩說皆通杜預說  
亦未載  
主妾之喪則自耐節惠氏云妾耐廟似漢時民間之禮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註言獨母存於贈拜得稽顙  
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按解未安

舍者執璧節惠云疏誤甚聘禮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  
宮者謂喪凶聘吉吉凶不相干故主國遭喪主人不親受非  
謂祔舍贈也此條胡據盧按本補然尋釋經注惠說亦不  
然此節本言舍者非聘禮本條記遭喪之禮

親喪外除註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註日月未

竟而哀已殺範按外除內除未必如註之說且兄弟之喪向  
有過時而悲者可預制以哀殺乎按檀弓練衣黃裏練緣此  
小斂之服也鄭云纁纁之類明外除正義曰黃雖正色質卑  
於纁華者在外故云明外除此所云外除內除當亦同之  
匠人執羽葆御柩疏匠人工人也又云匠人主宮室故執蓋  
物御柩又云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  
禮也按周官鄉師與匠師御匱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鄭云司  
空之屬有匠師若司徒之屬有鄉師也鄉師主役匠師主眾  
匠共主葬引此匠人即匠師也疏誤樹按此惠氏說也又云  
應精熟之難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疏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著卒服謂朝

援鵝堂筆記九

主

服緇衣素裳等按朱本無此二十字樹按既按落此記  
喪大記小斂節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髮帶麻於房中  
註士之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按士既殯說髦雖  
見既夕禮記然記者各異不得以此為諸侯禮也其帶麻於  
房與士喪禮婦人髮於室亦所記殊  
大斂節紼五幅無統按士喪禮緇衣黃裏無統注凡衾制同  
皆五幅也疏引喪大記云紼五幅無統衾是紼之類是紼疏  
無正解疑皇氏以紼為禪被者近之則衾為有裏者歟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  
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註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按士喪禮賈疏云按喪大記複衣與褶衣相對有著為恐無

援鵝堂筆記 卷九

著為褶散文褶亦為複也樹按此惠氏說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紼衾衣按前紼紼紼紼紼紼紼紼紼  
在絞上自如孔說今此文及後文云鋪絞衾衣又云鋪絞紼  
踊鋪衾踊鋪衣踊又云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紼紼則衣近尸  
次衾次絞紼可知樹按此惠氏說  
禪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  
為妻惠云為母三年父在而居仍心喪三年何可與妻並論  
乎為妻居廬恐無是理喪大記出漢儒之手遠不及檀弓亦  
不如雜記樹按惠又云母與妻尊卑懸絕混而一之漢儒之陋也  
君裏棺用朱緣用雜金錯疏錯釘也云云按儀禮疏古時棺  
不用釘

援鵝堂筆記九

主

君葬用輅大夫葬用輅士葬用國車注大夫廢輅此言輅非  
也輅皆當為載以輅車之輅聲之誤也輅字或作團是以文  
誤為國輅車輅車也按既云大夫廢輅則諸侯自用輅上文  
君殯用輅注引檀弓諸侯輅不畫龍可證此文注疏之誤按  
此惠氏之說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注云未聞正義曰盧氏  
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略盧氏不錄也何云盧氏解釋當據  
載疏以釋經鄭雖無注亦當兼取先儒之說此唐人正義專  
取一家之陋也樹按此亦惠氏之說先  
祭法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註  
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為二王之後故有禘郊祖宗

之禮也此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皇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夫禘大祭也禘在郊前則禘為圜丘之祭明矣賈侍中有是說故康成用之以注禮王肅注喪服小記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是趙匡之邪說創自肅也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事何獨於禘而以祖配祖乎則其說之不通明矣詳見大傳篇內此惠氏之說然趙子常有此論駁王子雍最為明備樹按折本考證取王肅蘇子由揚復馬端臨諸家之說皆駁鄭之妄

援鶉堂筆記九

善

自有好處不善從長必短其短非也又正義引王肅云虞夏也詩曰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謙緯之妖說惠云王肅此語極是而其書竟不傳甚矣傳書之難也鄭名最盛六代宗之興於唐幾亡於宋至今者唐人之力也然既於晉易書論語皆不傳矣唐人正義獨宗王漢學盡廢此守一家之餘也樹謂惠氏此取王肅以其足扶康成感生之說也其餘皆其標鄭說宋之雅言云又相近於坎壇惠云俗傳改為祖迎殊可笑也祖迎二字出何書按鄭注相近當為祖迎之誤也然樹謂祖迎二字出何書按鄭注相近當亦常引說文為證被宗為祭非止康成一人之言以上二條據盧核

祭統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按朱子嘗云新學禮記方馬二解儘有好處如對揚至彝鼎絕句極是範按此十三字為句陳叔大循方馬之舊讀也而惠定字極詆之以為不辭非也此左祖漢人之過也惠又云陳以大命絕句亦未

審樹按惠原校云後人作禮記注排厥先儒不識句讀以辟之勤大命為句不辭甚矣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云云按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

經解 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疏此易繫辭文也按今本繫辭無此文樹按此惠記也盧校云今乾鑿度有之

哀公問然後言其喪算云云注幾附纏之也按附纏再見孔皆無疏樹按此惠氏記也又祭義陰為野土注陰讀為依陰之陰惠云依陰不知出於何書孔不能疏

仲尼燕居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陳氏禮書嘗舉此以證時祭之禘

坊記 君陳曰註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疏知君陳蓋周公子者以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按若

然則君陳為周公之子亦無明據故鄭云蓋疑之樹按此惠云康成不見孔安國古文尚書當別有據又曰蓋疑疑亦必有據又曰汲郡古文周平公沈約曰君陳周公之子然沈即鄭氏

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然則不辟之辟疑讀避其在書不知何時何事而偽書著之太甲耳

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方諱曰按此既引論語又稱魯春秋翹君之過則子必非孔子矣民不勝坊極合荀子性惡之指豈荀子門人記荀子之言與東樹按此先子所記一條今附錄於此

中庸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本神則仁金

援鶉堂筆記九

善

中庸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本神則仁金

15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2 反之句

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按孔疏於烝民之詩引鄭禮記注水行則知土行則信與此不合詩疏誤也以水為信以土為知本乾鑿度鄭信緯書也服子慎注左氏春秋以土為信以水為知朱子從之服氏說本揚子雲太公樹按盧云水神宜曰智土神宜曰信今按乾鑿度云水土二神兼知信

朱子大全集答呂伯恭書云近看中庸古註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懇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註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此口若後學朱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且

補人莫不飲食也正義按異義云張華辨鮮師曠別薪符陶美

援鵝堂筆記九

美

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其半露食魚知其黑白皆晉書文也惠云此蓋異人之說故云異義樹按惠此言恐舜於他處所引許慎異義也先生無記樹據舊傳惠校本補錄凡十八條皆九經古義不載

舜其大孝也與注舜之為言充也正義按證法云云惠云當別有據

素隱行怪注取之也漢書藝文志臣必按引鄭注作恥之也

頃檢惠校本亦作恥樹按惠云下文不見知正對素隱依乎中庸正對行怪不悔正對半途而廢古注之密如此

補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費猶阨也惠云費與拂通漢本作拂故康成不破直訓為侷樹按釋文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新本齊召南曰費音弗尤難解也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惠云儀禮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壹戎衣而有天下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胃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惠云鄭讀戎衣為殷不可從

裁者培之註裁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按詩大明毛傳載也箋同此釋然載音不異則禮記鄭讀裁為載不讀災也陸氏於詩無音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注先公謂祖以上至后稷也正義周本紀云亞圍卒子太公叔穎立按今本史記作公叔祖又云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圍雲生太公祖

援鵝堂筆記九

美

諸蓋索隱引世本作雲都

期之喪達乎大夫注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為大功之喪得降小功

小功之喪得降總麻也樹按惠云不降謂祖曾如父有麻三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辭惠

云朱子答呂伯恭云相人偶此句不知出何書疏中亦不說破範按聘禮鄭注亦有以相人偶為敬之語賈疏亦不明所出樹按惠氏云相人偶不知出何書孔氏不能疏朱子亦云何人也然公羊曰仁之也何注若曰可惡則與引注之休之本然必有成辭今不可考矣方言凡相人偶之

漢謂之思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今皆相與有得亡之也按惠氏此條與九經古義所載詳略不同又引方言以下能明傳傳惠校本存

反古之道注謂曉一孔之人按鹽鐵論大夫曰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甚妙不知出何書後又曰鹽鐵論云云

補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節正義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云云惠云如此說方與周公且禎祥妖孽筮龜亦須如此配合

表記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按水漢制考作禾以麥秀鋌對之見考工註注

本當作禾竊以此語孔不能疏今亦無以知其必為某字或望溪解之正而確後讀考工之秘既而鄭可農云地讀為倚移從風之移益喜余解如麥浪以狀衣之衰與與大

義合然非經旨 援鵝堂筆記九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未本至此為第六十一卷樹按宋本中唐為一篇截大哉聖人之道節以上為第六十卷以表記合

子尊德性節連表記記此合為第六十一卷如此分卷最為無理而諸家爭寶之所謂曉一孔反古者與

緇衣釋文劉獻云公孫尼子所作也按獻疑作瓌漢志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之門人

補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節注此大畜彖辭也正義引鄭易注曰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惠云

虞易全本康成借其書不傳樹按惠氏所輯虞易名周易述張氏惠言所輯虞易三卷嘗讀之

實無精諦所謂專門漢學者也 王言如絲正義其鄉小者縣所置嗇夫按漢志縣置嗇夫

一人樹按正義漢書百官公卿大夫表云云惠云續漢書有表者誤也惠此條阮記有之此校遺錄又按縣所置嗇夫文阮校亦未出凡此本所出脫誤阮校多未出故知校書之難也

補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注書序以為咸有壹德今亡正義曰吉當為告是伊尹告太甲故稱尹誥惠云鄭不見

古文尚書故云亡也樹按此與前坊記引太誓鄭氏注今太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以下

三篇之事鄭謂篇中有此經之語但其事散亡又下君爽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云云樹謂古文尚書見於孔孟書經傳所引甚多皆在梅賾之前蓋為書所採輯但鄭

作注時有散亡古文矣 葉公之願命註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因學紀聞以葉公為祭公之誤樹按惠曰祭公見周書康成不被葉為祭豈以

傳亦引之又何疑也按此條與九經古義詳略不同又按正義曰知葉公子高者左傳云世本文云臨死遺書曰願命者約尚書願命之篇案周書葉公病將死穆王求助而有此言故謂之願命

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釋文昔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總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

皆逸詩也按記引詩鄭皆不注惟彼都人士毛詩有之而三家無者乃注則此五句疑亦三家詩中有之故鄭不注蓋魯

詩晉世已亡矣齊韓二家不知陸德明見其全否 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夷召公名作尚書篇名古文

為割申勸今博士讀為厥亂勸甯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正義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傳今文尚書買馬

援鵝堂筆記九

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尙書是也按孔不以  
鄭注尙書爲古文此蓋就禮記通之樹按今人皆以古文爲  
見古文陸氏以鄭注爲今文而此作禮疏正義尙書猶  
不能不通之蓋鄭所注古文非今本也疏爲割按禮疑作今此樹按阮記著浦鏡之校以禮爲孔字之誤  
定本古文作疏然稱孔尙書則不辭今字是也今卽指唐代所行之古文也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範按  
當以民字絕句鄭註非不當爲卜大約商人尙鬼故祖已亦  
有典祀豐昵之戒而此所云立而正事卽先格王正厥事也  
言不必勤於卜筮祭祀之事如上三言審行之則卜之敬矣  
作偽古文尙書者從鄭讀又不了其本意見其文義若不順  
如陳澧集說之疑遂截而用之兩處耳觀記引此及詩義皆

援鵝堂筆記九

三

卜筮可證

奔喪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  
左手註小功總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尙左手吉拜也  
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上左手惠氏云小功總麻謂之吉  
喪故從吉拜孔子有姊喪拱而尙右則大功以上皆凶拜也  
然太祝職注云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  
稽顙而後拜謂三年喪者則又以稽顙之先拜後拜及吉凶  
唯三年喪爲凶拜矣範按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  
之喪以吉拜註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樹  
按  
惠氏此條九  
經古義不載

子爲後爲其母總疏云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範按此語  
疑誤

三年問然而遂之李善注任昉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引禮  
記作然而遂亟之

深衣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惠云

深衣爲苦衣則朝衣爲善衣又云必有出孔不能疏盧抱經

曰苦衣之衣釋文於既切則苦衣猶今人言耐著也惠以對

善衣似失之樹按盧說甚諦今粵中市夷人大呢有名衣著  
即此苦衣金廷棟曰苦與鹽通有不攻致義呂覽誣徒篇從

師苦注苦讀如鹽會之鹽苦不精緻漢書息夫躬傳器用鹽

惡鄧展注鹽不堅勞按物不精緻其爲易有與樹按鹽卽良  
楛之義周禮

援鵝堂筆記九

三

典象受苦功註對良工言之疏云苦功謂  
監處之功金浙人盧記禮記中多附其說

補 投壺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注腹

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圓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

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圍周二尺七寸有奇

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惠云康成求圓之法甚疎

儒行麤而翹之惠云古招讀翹陳浩讀翹爲招其謬如故樹  
按

如鄭解則小人之九  
鄙者也望溪解勝

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註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

如毀謗也注蓋以行字絕句孔疏從庾氏以其行屬下讀按

韓退之答馮商書云聞流言不信其行依鄭讀也

今取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注妄之言無也言今世



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為儒而以儒新故相戲正義引左傳宋公靳之杜云戲而相愧曰靳按春秋疏俗有靳故之語按樹

鄭以無常絕句補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盧抱經曰惟察理極精方

見其過非常人之過昭然易見者比也自宋人嘗警此句惠氏亦從而抹之未之思也近時方望溪有解頤勝

大學格物鄭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

於惡深則來惡物按魏志管甯傳注邴原清議以格物晉載記呂超與姚興論宋敞云不可以區宇格物疑鄭注後儒亦

有以格物為距格者同於溫公之說樹按惠云格來也往來之謂也物格則往來不窮齊召南曰往來字難通者知至

援鶴堂筆記九

圭

心廣體胖胖集注安舒也山陽閻若璩云胖字無安舒之解

按新唐書裴耀卿傳胖肆自安李朝隱傳胖然無避屈班宏

傳胖自安吐蕃傳從容胖肆此胖字與安舒之義相近宋子京精於小學則朱子之解自有本豈得妄云杜撰也鄭注胖猶大也

人莫知其子之惡呂覽去尤篇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

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

補一言債事一人定國注債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

曰鄭伯之車債於濟戾或為吝債或為犇惠云登來之也不若登戾之為更明

是故君子有大道註修己治人之術章句最為精密而講章

謂之如此所云得失要是就治人言之但大學明新兼舉王道必本於天德故注以修己治人并言又不可言修己以治

人也故預注云君子以位言又云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則意主於治人矣故上文君子兩見而此特下以位言之

句如以修己治人並言則首章誠正修齊治平皆其事忠信則誠正已攝之矣句云正心誠意忠信以得之乎不云修己

治人之事而云修己治人之術則其運於一心而措諸事業者李安溪以得失在用人言之於經意恐不契不如章

句精融但講章不敢說用人亦拈一放一之見用人自平天下之要聖經豈空空說此四節以證好惡而用人乃如標

援鶴堂筆記九

圭

之指乎

鄉飲酒義 台樂三終毛奇齡以孔疏合樂三終云歌與笙

各為一詩者為誤謂即一詩也李塨亦云詩章句有長短若笙歌各一詩則句長短不相儷矣

補射義射之為言者釋也節正義引考工鄉射左右舌惠云竟似周禮儀禮疏矣毋乃不憚煩乎又云孔疏毛詩左傳禮

記只解鈔寫三禮及鄭注而已並無發明之處考訂亦不詳惟禮記喪禮有南北諸儒之說

補以所爾爾注爾或為有惠云定是三家詩

補燕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禁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注藏

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卒讀皆為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  
於太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位朝位也正義周禮諸子職鄭  
注云云惠云誤解鄭注又忘卻春官門子樹按惠原按云序  
成謂門子將代父  
當門者諸子副代父者則諸子門子之副明矣孔讀周官不  
可問鄭注不詳作此妄說疑誤後學又云既曰副作又曰適  
可

援鵝堂筆記九

聖

援鵝堂筆記卷第十

經部

春秋左傳一

孔正義序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按春秋緯黃帝坐於扈  
閭鳳凰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樹按至元年疏  
惠氏校改致

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經今校先

儒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按北史儒林傳序

晉世杜預元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

以故齊地多習之

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今本阿  
誤作何按沈文阿見陳

書儒林傳沈峻子蘇寬記詳

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殺戰同惡

援鵝堂筆記十

十一

云既葬除喪杜預邪說樹按此何  
義明語

春秋序陸曰此元凱  
所作云云據疏序上當增左氏傳三字文選亦題

為春秋左氏傳序惠本亦同云唐石經宋本同又宋本無陸

曰云樹按惠此所據宋清化元年春秋正義三十六卷本不  
附釋文毛所依闕本監本用南宋附釋文三十卷本也

非可據據以為宋本無釋文也又按錢氏大所云吳刊朱文

旂家藏宋稟澹化本寶慶元年重刊本也據此則朱所藏

又非惠所據真北宋本也

正義賈逵云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魯君子左邱明作傳

據劉向別錄云云按此說別無所見漢志亦不及史記十二

諸侯年表序云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

成敗卒四十四章為鐸氏徵  
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云云按此經並未廢滅安國亦無

獻左氏傳事許氏說文所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

不見所據 漢武帝時河間獻王獻左氏及古文周官按河間獻王傳亦

無獻書事也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劉歆治左氏引

傳文以解經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按此漢書楚元王傳文惠氏以古言絕句

援鶉堂筆記十

正義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韓歆創通大義奏上左

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按和帝在位十七年永元十六年次

年改元興即於是年十二月崩矣安得有十一年鄭興韓歆

皆歿於建武之世且亦不聞創通大義奏上也其左氏得立

見陳元傳然未久而廢矣章帝建初中以賈逵之言而後左

氏始行於世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

隋志晉時公穀但試讀文而不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

氏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氏及公穀浸微今殆無師講

以月繫時正義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按經文桓十七年夏五

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本經有夏字

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按丁丑諸侯遂圍

許丁丑乃傳文所加經無二字也

年有四時正義漢書律歷志云秋蕪即由也物蕪歛也按漢

志雜作蕪

正義賈逵曰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按晉世遊

簡文鄭太后諱改春秋為陽秋本此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按達四方之志

自屬小誤而作疏者強伸之

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疏文甚詳余謂自當以儀禮

為据簡策之分緣事多少耳謂以事之大小杜之誤也聘禮

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方板也疏策簡

方板也者皆謂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左傳云南史執

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云百名以上書於策是其簡相

連之名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

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鄭注尚書

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簡策亦相通如簡謂之畢則呻其佔畢豈但吟視小事而不

及大事乎畏此簡書豈皆一行可盡之事乎

援鶉堂筆記十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疏正義曰此昭二年傳

文也云云按此已疏於昭二年傳下

正義鄭眾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為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惠

云仲翔以爻辭為文王所撰正義誤當是孔融耳

其餘則即用舊文正義諸侯反國云云按此說豈合經旨姑

存之以備考

或錯經以合異正義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

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余謂錯經合異疑云錯

綜經文以合其例之異而義之同也

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正義以發字絕句是

舊史遺文三句言聖人修經蓋無取於此而左氏身為國史

當廣記而備言之也

渙然冰釋唐石經冰作水疏脂之澤者為膏宋本澤作釋  
微顯闡幽正義易下繫辭文也按韓康伯易註微以之顯幽  
以之闡杜氏想亦同此而疏遂云微其顯事文義不順此自  
言孔子修經賀沈之說為是光伯詆賀沈不識文勢謬矣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正義中  
興以後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穎容  
之徒皆傳左氏春秋按彭仲博說見襄九年昭二十七年正  
義中陸氏經典序錄曰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  
并因而注之汝南彭汪記先師本說及舊注汪即仲博也  
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正義許惠卿名淑魏郡人  
也按范升傳有中大夫許淑又見律歷志

援鵝堂筆記十

四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按此則以經屬入傳而分割傳文  
皆杜氏為之其在傳本聯屬為一章而杜截屬經之前後皆  
杜之意何云先經始事乎如隱元年前仲子歸於我之傳桓  
五年冬消於公如曹六年春自曹來朝九年冬曲沃誘晉小  
子侯滅之八年春滅翼莊八年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  
春雍廩殺無知等傳皆分割不安也  
公羊經獲麟正義曰今驗何休註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按  
何氏哀十四年傳注云據得麟乃作又引孔演圖血書端門  
事則何氏本有是說  
董仲舒對策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  
文焉按仲舒對策無此文

正義孔舒元公羊傳本云云按孔衍字舒元見晉書儒林傳  
則西周之美可尋正義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為西周  
按還歸下脫鎬京及幽王滅於西周平王東遷洛邑因謂洛  
邑為東周謂凡二十三字

杜氏謂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詳其義似謂但修復周公之  
舊則孟子之言春秋義皆不著而董子之說稱於太史遷者  
亦皆茫如矣劉原父以杜氏不作春秋之言為當趙子常云  
春秋有魯史之例有筆削之例杜氏以魯史之例遂為筆削  
之例失之矣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陸曰隱公名息姑按史記云惠公卒  
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

援鵝堂筆記十

五

杜氏正義云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  
言其名故但言杜氏又劉炫云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  
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為謙之辭余按  
此或當時杜義盛行經師稱為杜氏以別賈服耳豈關謙退  
亦有稱注君通薛君章句者且兩漢以來儒者以明經為業  
何所諱忌而隱其名乎光伯之言尤謬又文選任昉上蕭太  
傅固辭奪禮啟五臣本作君啟呂延濟云昉家集諱其名但  
云君撰者因而錄之余謂杜氏之稱亦或同此

漢志孔子云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  
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  
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此班氏采劉歆之說也杜元凱

之註大略師其意

隱公元年傳孟子卒注云先夫死不得從夫諡疏云婦人無諡生以夫國冠之韓姑秦姬是也死以夫諡冠之莊姜定姒是也其末世則為之作諡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余按桓公既薨夫人何以稱文姜又按衛莊公娶於陳曰厲嬀戴嬀而夫人曰莊姜則嬀而始配者從父諡

杜註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正義妃者名通嫡妾引昭八年陳哀公元妃及二妃又云配夫通以妃為稱少半饋食禮以其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余按繼室不稱夫人者惟姪媵則然耳昭八年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則繼少姜者可知若重娶則亦為夫人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援鶉堂筆記十

六

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又謂齊賜之內主夫以為伉儷以為內主非夫人而何厥後莊公既以孟任為夫人矣而復取哀姜僖十七年傳齊侯之夫人三合此觀之則云繼室非夫人者非通論也聲子為媵亦無據且諡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為諡也既有諡矣謂非夫人可乎孔疏諸侯惟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事此蓋本釋例夫人薨不更聘之說也按仲子為魯夫人則亦孟子既卒之後而再娶者也觀晏嬰叔向之對則更聘可知且宗子年七十無無主婦况國君乎不再娶之說必不然矣文六年傳杜祁以君故讓偏佶而上之以狄故讓李媿而已次之安知非惠公以仲子手文之祥而立之聲子承公意而讓之乎

生桓公而惠公薨註惠公不以桓之生年薨疏杜言此者欲明慶父為莊公庶兄釋例桓公已成人而弑隱公公即位乃娶於齊曰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氏余按杜此意蓋謂桓未娶文姜之前已有妃而非適者如莊公未娶哀姜而先有孟任也然余意孟叔季乃三桓之次慶父之為莊公庶兄亦無可據史記云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故稱仲孫以其為莊公之弟稱孟孫乃三桓之行序耳按史記同所據以慶父為莊公庶兄者蓋以莊二年慶父帥師伐於餘邱莊公時年十五而慶父已能帥師非十五以下所辦故也經元年春王正月徐廣曰隱元年歲在己未孔疏晉宋諸史皆言元年春正月帝即位按唐以前晉史不可考若今所行晉宋書帝紀並不如此

援鶉堂筆記十

七

疏劉炫難何休云云按凡左傳有駁難二傳近理者抄二傳即以附之疏又引何休云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比辭也按公羊注無非比辭三字疑此誤不書即位傳疏隱公讓國賢君故為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季孫行父為之請於周大史克為之作頌故得入頌隱公無人為請故不入頌也按此說見毛詩鄭譜未詳所本又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故譜亦云僖公薨後行父為之請命於周而作頌也且周室東遷王不巡守久矣孔疏云云非荒唐之說與鄭譜疑即別有所考莊公寤生願亭林云注謂寤寐而莊公已生恐無此事應邵

風俗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余謂應杜二說皆可通但未審傳所云耳前秦錄蒲洪母姜氏因寢產洪驚覺而寤南燕錄慕容德母公孫氏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又禿髮壽闓母胡掖氏因寢而產壽闓於被中乃以禿髮為號俗謂被覆之義此即杜解之證也魏志高句麗王位宮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似其祖故名之為位宮此即應說之證也項見吳江張尚瑗左傳折衷後一條已及之都城過百雉杜註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劉原父曰如杜註然則設鄭伯建小都才方一百七十餘步孔疏云一百六十六步四尺豈有半

援鶉堂筆記十

八

里之地可為都者又其中大計不過五百畝之田耳城郭涂巷三分去一則僅得三百四十畝如何建宗廟社稷如何居民如何守禦此不近人情之尤者公羊云五板而堵五堵而雉是也見七經小傳孔疏度其長者用其長度其高者用其高不甚分明余按匠人鄭註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蓋云長三丈高一丈曰雉度其廣則曰雉者三丈也度其高則曰雉者一丈也又疏云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按二十雉何以為都都之制不必如疏所推且子男不必備三都矣孔疏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一

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余按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一堵為雉雉與堵同四丈名堵即名雉也此橫計其長言之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亦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當五丈雉與堵異此豎計其高言之雉長四丈仍解一堵為雉一句耳舊時讀之不能通聊疏之如此又疏鄭註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為正說文云或者云云余按據詩疏說文文字當作又或者當作古者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按鄭當作侯太叔完聚正義服虔以聚禾黍也據南宋本以下有為聚二字未嘗君之羹按爾雅肉謂之羹正此羹也故郭註云內臠也

援鶉堂筆記十

九

見左傳彼疏引此傳明之駱亭林杜解補正已及之又按公食大夫禮鄭註腳臠臠今時臠也皆香美之名然杜謂古賜賤官之常疑非蓋燕食而有牲體殺截如公食大夫乃食聘大夫其禮已詳即大夫士與客燕食鄭云放公食大夫禮其賓主之禮亦備此或封人偶有獻而賜食耳不必豆簋鉶俎之具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杜註同軌以別四夷之國釋例云萬國之數至眾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按此義未可為據記考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嫺至蘇寬以為古禮大夫以上

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此與康成之說合得之而疏不從以為空云古禮事無所出不可依用不知孔疏所云大夫士皆數往日往月又何出也疏引鄭康成云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按北宋本作士殯葬皆數死日死月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也

贈死不及尸疏合讚云按合讚字誤也合宋本今

弔生不及哀杜註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疏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昭十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於時鄭有簡公之喪未葬故請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邱明作傳未嘗

援鶉堂筆記十

十

虛舉經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余按傳免喪而後聽命杜自實之以簡公之未葬耳經文五月葬鄭簡公傳言六月或策書簡書並有其文抑或五月六月有互異傳書之以志其參差而杜實之以終免喪之言未可據也晉書本傳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晏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則既葬應除余謂叔向明云遂服而杜反取為釋服之證乎王雖不遂宴樂以早者不遂已非禮而宴樂則尤非禮故曲言以甚之非不譏其除喪也又疏引本傳預謂鄉人段暢按晉書禮志段作殷又杜註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家宰信默而丕

言按杜引尚書傳乃無逸篇而今無逸傳無此二句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釋文敗必適反敗他也余按顏氏家訓音辭篇云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為穿鑿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及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余皆疑之以為不臨不見為是耶如趙子常所云傳因見隱攝之實則當書之隱之賢著而桓弒公之惡其義亦著以為非耶父改葬而弗臨鄰國會葬而不見亦當書之以著其非且以昭三十年游吉之言徵之又以明衛侯之非禮何不書也又前此費伯率師城郎及公子豫翼之盟新作南門凡此與

援鶉堂筆記十

十

皆未詳也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郝楚望曰傳又惠公在時桓公已稱太子疏以為宋報黃之敗來伐隱公將兵禦宋服虔以為即黃之師服說近之云有宋師蓋新更兵戰而君旋薨國事倉卒耳豈曰薨時來葬時去也  
隱三年經三月庚戌天王崩註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余謂杜雖據傳為說但既不著壬戌之實後人何以知庚戌之偽安從懲其過也  
隱三年傳君氏卒按今人稱舅曰母舅見此疏稱嫂曰嫂老

見禮記大傳正義

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按曰公曰君可以隱為攝乎且不書姓之言尤非所安

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耐於姑趙子常曰傳例三事與

書法銓配無序而仲子堯無傳豈非所考史例有未備者乎

杜注今聲子三禮皆闕按北宋本子記作君疏惟卒葬故事

而已故當作兩則不稱夫人則當作故从南宋本

疏引定姒之傳云云按定姒成風正可引之以破傳註之謬

反引之以申其說非其義也

西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杜註四月今

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疏秋有

三月若是季秋則今之九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傳在

武氏之上按經武氏之下有八月未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

故為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余意不爾傳自言周鄭交惡之

事通始末敘之豈必與今之時月相次乎且傳四月及秋云

者未必定周正也

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惠定字曰高誘戰國策注曰溫

云溫讀如尋溫之溫哀十二年傳云若可尋也亦可庚戌鄭

伯之車債於濟杜註經云石門齊地或曰齊北盧縣故城西

南濟水之門按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

石為之故濟水之門也引此傳云鄭車債濟即於此通典漢

臨邑故城在盧縣東按今桂平縣境是其地在漢亦屬濟北

援鶉堂筆記十

主

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畱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

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按卷在今原武北濟

陰郡今曹州定陶諸縣高平郡今兗州府金鄉嘉祥鉅野諸

縣濟北今東阿陽穀長清諸縣博昌今博興縣

又娶於陳曰厲嬀按莊姜未薨何以莊公又娶於陳豈以無

子見廢耶

憾而能眈釋文眈之忍反重也按字林曰眈目有所恨也又

音真見何超晉書音義樹按即曠字義言心有所憾僅怒

衛人殺州吁於濮杜註濮陳地水名按水經濟水酈注濮水

又東逕匡城北孔子去衛適陳遇難於匡者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正義曰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余按諸國

之三字衍當作阻訓恃也恃兵以求勝

五年傳公矢魚於棠臧僖伯諫曰註臧僖伯公子彊也余按

觀此傳文不必盡本魯史若傳文盡本魯史當時自稱公子

彊豈得豫稱姓諡也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疏解註意又引劉氏說兩義不同自以

光伯之解為是若如孔疏不足二字文義不順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釋文獮息淺反說文作獮穀梁傳云按

說文作獮下脫云秋田也或作祿宗廟之田也十二字

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註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

所親也按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

援鶉堂筆記十

主



事也公觀之非正觀僖伯之言正與穀梁同意非以戲樂為譏杜註得之疏申註義云隱公觀魚志在遊戲故譏之非也曲沃莊伯伐翼註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疏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余按高誘戰國策注云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

鄭人侵衛牧註牧衛邑余按衛風靜女詩云自牧歸荑王質以為即春秋之牧邑

鄭二公子敗燕師於制北按唐石經及宋本俱作北制註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皋縣也一名虎牢按劉昭注續漢郡國志

援鶉堂筆記十

五

河南尹成畢引左傳破燕師於北制杜預曰北制一名虎牢衛師入鄆註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鄆鄉羅泌曰漢東平郡有剛縣晉為東平國之剛平無剛父按兩漢晉俱為東平國亦無剛縣

翼九宗五正觀隱六年傳九宗五正之立鄂侯則知定四年傳成王之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之意蓋大家巨室其聲勢足以動眾且其與國相依已越數百年族支繁衍兵權事力亦不假外求而呼召翕張已足以集事晉宅江東仗瑯琊以立國亦猶此意也夫

芟夷蘊崇之惠云說文及唐石經皆作蘊从艸溫聲宋本或有作蘊者非也

秋宋人取長葛註秋取冬告按傳載經冬取又復書秋取耶經文杜於傳中出之分列於前則無傳之經何以猶存冬京師來告饑按傳以有經文二傳無而左氏有之杜不能辨

八年經辛亥宿男卒疏引衛冀陸難杜豸尚書武成告名山

大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余謂時武王在師中非可為大夫名君之證即云禱於山川可耳

而赴於同盟必以名有何據乎按北史遼西衛冀陸難精服氏學上善舞杜氏春秋六十三

事賈思同駁冀陸難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謂下國學諸儒考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陸秦道

靜復述思同意冀陸亦尋物故淨陽劉休和又持冀陸說竟未能裁正今疏中秦道靜衛冀陸也一二條見耳右見思同傳魏志高堂隆傳有秦靜非此秦道

援鶉堂筆記十

五

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注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按水經注沂水東逕浮來之山即公來山在蓋縣邳鄉西故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之其水左挾三川右會甘水而注於沂

八年傳取仲論諡族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疏氏猶家也傳稱盟於子哲氏逐庚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為氏氏族一也余謂氏非家也子哲氏華臣氏以氏名家耳云氏族為一卻無可議定四年傳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可證族氏不別

諸侯以字諸侯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為諡因為族顧亭林云陸

子餘案據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諡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余按劉光伯之規杜似亦以諡爲氏然攷魏書官氏志引此亦作諡新唐書柳沖傳引柳芳論氏族引此傳亦云以諡爲族又按禮記註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哀十六年傳孔疏云鄭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諡然則鄭駁異義蓋云字可爲諡非易論作氏也陸子餘所云蓋誤余謂諸侯以字以其臣之王父字爲氏爲諡因以爲族不必公孫之子以公子之諡爲族正可本其自出如晉之桓莊之族宋桓族戴族魯三桓鄭七穆皆是也後漢書桓榮傳注引東觀記云榮本齊桓公後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諡立族命氏

援鶉堂筆記十

七

孔疏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諡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諡因將爲族以諡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諡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疏又云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卽其人也而其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是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

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旡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爲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

援鶉堂筆記十

七

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旡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註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彊世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彊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劉原父權衡以以光伯生賜族之言爲允公是云若無駭真公孫之子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其死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

以王父字為氏曾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也羽父請族者為無駭之子請族也子展稱公子無駭稱公孫無駭之子未有稱也此其所以請之也若必公孫之子死然後稱族則無駭為終身無所氏矣 余按杜以無駭為公子展之孫故疏云生無賜族之例劉以無駭為子展之子羽父蓋為其子請賜族故從光伯生賜族之說然觀黃帝之子賜姓者十二人帝舜生於姚墟則姓稱姚帝嘉禹德賜姓為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及胡公不淫周賜之姓為媯皆自其人生而賜之氏之與族一也乃別其稱名之謂非如諡以表德必待其人死而後賜之也古人賜姓及氏皆在生時則族亦當在生時蓋羽父請諡者無駭之諡

援鶉堂筆記十

六

請族者無駭之子之稱也原父之說為得疏所引辨亦皆臆推耳

九年經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失時也凡兩自三日以上為霖注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疏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余疑此本策書原文左氏具書之其凡兩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亦自解策書之文耳非解經也 安知此必為左氏之傳非為左氏學者庸人之電字是誰妄加

宋公不王註不共王職按不王不宗觀於王疑服註莊二十三年傳諸侯有王是也又按是年經秋七月無文疑即書宋

不王鄭伯伐之之事經脫公會齊侯於防註防魯地在琅玕縣東南按縣上脫華字釋文華石化反

十年經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註明翬專行非鄭之謀也南宋本鄧作鄭疏釋例曰王命伐宋羽父不匡君以速進而先會二國自以為名故貶去其族齊為侯伯鄭伯又為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宋惡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同伐動而無功故無成敗也案四年翬固請而行故貶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無固請之文亦貶之者又公子豫會邾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翬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鞏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余按固請云者

援鶉堂筆記十

九

前傳之辭耳已未必得經本意此更不見傳文安知亦固請乎公子豫之事正當據之以破說春秋者書氏去氏之非而反強以通之疏之於註往往如此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釋文作載音再字林作戴疏地理志云云據此則載戴字雖異同音再後世之姓亦然 此傳紀事不甚分明而後者漸詳故知不必盡出於舊史春秋之 二傳秋宋人衛後列國記注既煩而聞見亦博前者寥寥耳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劉原父不依左氏取三師蓋同公羊以三國伐戴而鄭乘戴之困伐取之但不從公羊以取為小惡耳

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杜注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按尚書四征弗庭傳云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杜不據此蓋未見古文及孔傳矣

十一年經公會鄭伯於時來注時來邾也榮陽縣有釐城按注文榮陽當作榮陽

子都拔戟以逐之及大逵注遠道方九軌也余謂大逵蓋鄭地名

援鵝堂筆記十

干

援鵝堂筆記卷第十一

經部

春秋左傳二

桓二年傳以郕大開賂公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部城按北宋本濟陰城武縣當作濟陽成武縣惠云晉志有濟陽無濟陰

鞶厲游纓註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疏云賈服等說皆與杜同唯鄭元獨異云云而於禮記疏引熊氏云表刺也以針刺表而為鞶囊故云鞶表也其曲護註說不伺如此

晉侯之孫欒賓傳之疏此人之後遂為欒氏蓋其父字欒按疏以欒賓之父為公子欒賓為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故以欒為欒賓父字耳然則子可氏其父耶余疑欒氏蓋以欒賓佐桓叔以有晉國其後子孫氏之亦或晉侯命之氏耳

援鵝堂筆記十一

一

今晉甸侯也注諸侯而在甸服者疏謂晉距王城遠不容此數疑周禮設法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余謂此或準晉初封言之未必指東遷後也

三年經不書王桓公十八年書春王者四年元年二年十九年十八年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書春正月悉皆無王左氏無文杜註

云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穀梁傳曰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

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註云以王法終始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說而非杜氏劉光伯規過云經不書王乃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王室猶能班歷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哀十二年十二月益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非魯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既言歷為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案春秋經之闕文

援鵝堂筆記十一

二

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大雨霖膚咎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劉氏此言可謂中杜之失矣孔疏必欲申之謂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為亦遙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乃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余謂孔疏景靈以後王不班歷可以遙稟稱王桓文以前不班歷而遙稟者獨不稱王乎杜氏背經信傳既足令人張目而孔疏又為之扶同文過飾非何功於經祇為門戶黨同放異計耳

齊侯送姜氏傳今本註云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於謹公子則下卿送公子公女按此係釋文非註宋本無

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傳父在故名何休膏肓非之云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為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余謂此等疑皆非左氏之舊為左氏學者之說也杜預因隨聲杜撰為攝父之職出聘列國皆不根也五年經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趙伯循云經文甲戌下當記陳陀作亂事全簡脫之

冬州公如曹按此州國如杜註在城陽洧于縣後十一年隨絳州蓼伐楚又一州也彼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祝聘按禮記曾子問老聃釋文他甘反然作字亦異聃啟字從目從冉老聃字從耳從聃祝聘聃字釋文無音文十八年王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於晉釋文乃甘反則祝聘亦乃甘

援鵝堂筆記十一

三

龍見而雩註遠為百穀祈膏雨按論語疏引杜此註云杜預云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今此本遠為句上無此五字又此疏舉注文亦有此五字則注係刊本脫失也頃校惠本亦無

啟蟄而郊始殺而嘗杜以為郊與嘗烝皆在建寅建酉建亥之月而疏申之以郊亦在下限建卯之月嘗亦可在孟秋建申之月烝亦可在建子之月則此秋大雩者何不可在下限乎又疏云月節有前有卻若使節前月卻即為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中節一作氣故譏之余謂此年中節必在月前亦無可據過時之譏未見其允又康

成註月令據此傳以五月爲非亦未見其確然也劉氏意林於大雩下說引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見呂氏春秋六年經春正月實來杜註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問無異事省文從可知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註亦承五年冬傳洎於公如曹也余按既云承五年冬傳則杜分經之年與傳相符甚屬不安且此註杜自添註解傳本聯而屬之不煩此註也

詩韓奕實壙實壙疏云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實之也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實爲寔訓之爲是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趙魏之間寔實同音故字有變異

援鵝堂筆記十一

四

也按此則傳本作實又按成二年傳鞏伯實來觀禮伯父實來鄭註今文實作寔

親其九族註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疏云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異義今戴禮尙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尙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平孫凡九皆同姓鄭康成從之而駁異義今此杜註猶是戴禮歐陽等說其稍異者以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鄭康成駁

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也余按如杜註數之但有八族耳簡去五屬之內無九族也且據杜解亦與許戴歐陽之說不同彼云母之父姓母之母姓妻之父姓妻之母姓此但云外祖外祖母妻父妻母是不同也但此註非已之同族一本非作弁必若所云人之無姑無從母無女子子無女昆弟者多矣是世之備九族者少也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程泰之演繁露云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他時嘗避者亦正讀而無避蓋不敢申其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余謂注疏解此義本愜當蓋此一句承上不以之文而起下

援鵝堂筆記十一

五

所廢之不可也如新安之云文義亦不順矣

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註物類也謂同日蓋本史記以日爲物按昭七年傳士文伯曰六物不同晉侯曰何爲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又莊三十二年傳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當皆是杜所本

七年經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以爲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公羊以爲失地穀梁以爲失國劉原父以爲邇於楚而化其俗不能以禮自顯陳君舉以爲魯在泰山之下鄧穀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不應朝桓故貶之凡此諸說皆不愜乎人心也余謂聖人書此見中國之君不能自振而漢陽諸國之見食於楚也蓋楚之方盛也穀鄧之君

猶未即安於楚而來朝乎魯尚謂中國之可恃也其後楚日強而江漢諸國日見吞噬其後鄭魯諸邦且修歲事於楚而不暇給則此來朝者可復冀乎故聖人謹書之且著其名焉以志乎僅此焉爾又疑凡傳說經之語皆經師之語屢入之非左氏之本然也此經傳趙子常之說最善

十年冬戰於郎我有辭也云云按救齊事僅聞二年耳六年之事載於前左氏必不煩序於此疑經師之說

十一年經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傳齊衛宋鄭盟於惡曹杜註宋不書經闕余謂如果經闕書宋者傳何不略明之且左氏當亦本策書若果策書有之則當序列於諸國之上而左氏以補經闕改而退之於衛下其可憑乎

援鶉堂筆記十一

六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註四邑隨絞州鄭也按鄭乃蓼之誤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註君謂屈瑕也疏大夫不得稱君楚僭王號縣令稱公故呼卿為君大夫正法當呼為主余按周禮太宰職九兩繫邦國之民六曰主以利得民先鄭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

師克在和不在眾註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正義曰古文尙書泰誓云云按杜引傳不引尙書昭二十四年傳又云今泰誓無此語杜不見古文也

十二年傳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正註句瀆之正即穀正也釋文瀆音豆惠云穀正之穀音穀一言為穀二言為句瀆余謂此即緩急聲呼也又曰合聲

荒谷冶父註皆楚地按鄭道元曰湖水東通荒谷荒谷東岸則有冶父城盛弘之荊州記曰荒谷今竹林是也又曰江陵縣東三里有三湖湖東有水名長谷又西北有小城名冶父盛記見

羅與盧戎兩軍之注盧戎南蠻釋文盧或作盧音同案唐盧潘廬江四辨引杜注云盧亦為廬廬戎南蠻也

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達此與楚莊之入自皇門及於遠路何異鄭幾不國矣宋僅取大宮之椽諸侯斂兵而退何也襄十三年傳云弗地曰入註云勝其國邑不有其地此不書入何也宣十二年書圍亦不書入

十五年傳周氏之汪註汪池也按瑕覆於周之汪見僖三十三年傳

援鶉堂筆記十一

七

十六年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按此當即位後迫急子可娶於齊年亦當十五六矣既而宣取姜氏而生壽朔壽可代兄之死朔又與宣姜構急子度其年即甚少蓋十餘歲而宣公立僅二十年耳則云宣姜為急子所取之婦而衛宣自取之者疑不然也衛宣公立以隱三年十二月至十一年八年卒於桓十二年十一月在位二年衛惠公立以是年至十六年十一月出奔齊盡魯桓十八年至莊五年六月入於衛居齊八年卒於二十五年 大約傳本簡書而莊以前事多闕其所未詳而傳聞不必實

十七年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按晉書律

歷志後秦姚興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云命歷序言孔子爲修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朔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其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服虔解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乃三統歷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歷於義毋乃遠乎傳之違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在朔司歷過再失閏也考此年交分交會應此月不爲再失閏也莊公元年不書卽位左傳謂文姜出故也公羊穀梁二傳亦同以姜出爲義然其下又書三月夫人孫於齊則是姜在魯

援鵝堂筆記十一

八

也傳說強通之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於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穀梁傳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念之也疏駁之云史之所書據實而錄未有虛書其事者夫人若遂不還則孫已久矣何故至是三月始言孫乎然公果若念及於母自可迎使來歸何以反書其孫又禮三年之喪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爲練而云接練錄變存君念母也疏之辨善矣然杜氏以爲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弑母出故不忍行卽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此說亦猶未盡按桓公之喪去年四月已至自齊文姜不應此時尙留齊不還也如以爲

文姜以懼不敢還魯則何不於公喪至自齊之下卽書孫乎夫公喪之至大事也使夫人俱出而不俱至史惡得而不書乎於彼不書孫則俱還可知矣及是魯人復以公死爲辭故姜慚而孫耳不稱卽位註云不行卽位之禮夫父死於齊讎不能復文姜親與弑公自絕於魯若果緣其出而不卽位此不稱卽位卽與隱閔僖同實不卽位也則聖人於此與之乎抑非之乎余謂桓公之死至是九閱月矣莊公不能復讎魯人不能討文姜之罪故不書卽位蓋貶之也當是固未嘗不行卽位之禮矣傳家皆以姜出爲辭是所謂舍其大而舉其細者且如所言是猶與莊也恐聖人之意未必爾矣魏書良吏竇瑗傳引服虔注此傳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實深故經書夫人三月遜於齊此卽公羊說耳

援鵝堂筆記十一

九

三月夫人孫於齊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余謂父弑母出此人生之深痛而漫云禮也何其疏而不切乎又此云絕不爲親前云以文姜出不稱卽位二義不融余疑此非傳之本有蓋後之爲左氏學者襲二傳之說以解經耳正義又云去姜氏者若言夫人不是齊女不姓姜氏宗應絕之義傳言禮者爲夫絕兄禮之義也按如疏言然則是齊女姓姜氏則不應乎原杜之意蓋云經之去姜氏以絕齊夫人之應與齊絕其義當如此文姜不然故書以示義三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書姦也按此等不辭之甚必非



左氏語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齊之劇縣古紀國也春秋紀侯去其國後改為劇魯連子曰胸劇之人辨者也漢別為菑川後并北海西去齊城九十里

楠木正義曰此字之音或為曼云云疑此亦釋文而誤入正義蓋正義未見有音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此著於經皆以為天之變異而釋文乃侈大其事以為佛生之瑞且此四月辛卯杜以長歷推之為四月五日又周正之二月也而今以夏正之四月八日當之其可乎故陶隱居作論亦以此為難

援鶴堂筆記十一

十一

強釋傳義豈云爾乎

文姜會齊侯於防疏引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於防按今定五年傳作房防房古字通也

八年經甲午治兵疏周禮中春云云按諸所引文已見隱五年傳樹按此斥正義重複也

齊人殺無知疏引釋例云云已見隱四年經注

九年經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注不稱公戰公敗諱疏此戰雖諱猶書敗升陞之戰敗亦不書者彼為獲公胄恥諱之深故不書敗也然則此喪戎路傳乘而歸為勝獲公胄乎疏之曲說如此

十年經荆敗蔡師於莘註荆楚本號後改為楚案詩正義引

賈逵曰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荊州亦以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者非為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荆不若用賤楚之故以荆言之

十一年傳大崩曰敗績疏然敗績者按善注文選凡用然則多無則字

十三年傳蕭叔大心註叔蕭大夫名余謂以叔為名則大心何謂也叔疑為字如鄭叔段之稱共叔而段其名也此大心為蕭叔之名 疏卿大夫采邑之長則謂之宰公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為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故杜以叔為名按疏雖據後朝公之文但宋可以國封人而為附庸乎杜蓋據宣十二年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故知為宋之附庸也又昭十一年傳申無宇曰宋蕭毫實殺子游與鄭京櫟齊渠邱衛蒲戚同故知為宋之邑而蕭叔為大夫也

援鶴堂筆記十一

十一

十四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註鄭地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

鄭子儀在位十四年其為傳瑕所弑而不書於經杜註云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十九年子頽之亂及後王處於櫟及王之復入皆不著於經何也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註繩譽也惠云呂覽四月紀曰周公旦作以繩文王之德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鄭

註譽繩也

十六年經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註滑國都費何義門云滑都費孟子所謂費惠公也秦人入而弗有至定哀而仍存余謂費惠公此魯之費邑閭百詩謂是季氏之後近之若河南緄氏則遠矣

周公忌父出奔號惠王立而復之註惠王立在此年之末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莊王元年當魯桓十六年即位十五年而崩僖王元年當魯莊十三年即位五年而崩惠王元年當魯莊十八年即位十七年而杜於莊十六年末註云惠王立在此年之末顯與史違疏以為不違非也

援鵝堂筆記十一

圭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蟻蟻音特惠云蟻當作蟻說文曰吏冥冥犯法即生蟻蟻唐公所碑又作蟻詩作蟻即蟻蟻也呂覽任地篇云大草不生又無蟻蟻高誘曰蟻或作蟻食心曰蟻食葉曰騰克州人謂蟻為騰音相近也蟻蟻皆害禾者故書於春秋若短狐不須記也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閭敖游涌而逸注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案御覽盛弘之荊州記曰江津東十餘里有中夏洲之首江之汜故屈原云經夏首而西浮夏首東二十餘里有涌口所謂游涌而逸二水之間謂之夏洲首尾七百里又水經曰江水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入焉廊道元注曰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二水之間春秋所謂閭

敖游涌而逸者也

十九年經夫人姜氏如莒無傳杜以為非父母國而往書姦余按不知何為如莒遽以為姦於義不安且姜氏以桓三年來魯至莊十九年共三十五年姜氏之齒亦非少矣

楚伐黃註黃今弋陽縣按弋陽今光州光山

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按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莊三年書葬桓王自此後莊王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及十九年傳見子頹之亂而經不書及後王處於櫟及王之復入皆不著何也

援鵝堂筆記十一

圭

總為之辭名之曰彖余謂七八九六皆以策數言之亦揲之而後知耳無以七八當彖之理

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註若以甲乙日至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余謂此解至之日可也以其物享焉其於十干何所處乎

二十三年士蔣註士蔣晉大夫案國語韋昭註曰士蔣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輿也

二十四年經曹羈出奔陳疏蓋為疑辭案宋本蓋上有稱字二十五年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註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余按此杜自以長歷推之而以辛未當為七月朔傳未有云也此下

唯正月之朔云云疑後人襲昭十七年平子之語而駢入之不則前此經師引此以解用牲於社之非而引傳文耳後人誤為傳文遂莫能辨若傳當日本有此文則此周六月乃宜鼓之月何云非常且左氏似亦未以六月為七月之失若當日推其當在七月則亦必正其失矣前儒嘗有全引經傳而以下云不妄去長語疑此正月云近之

二十八年經冬築郿杜註郿魯下邑不詳其地案水經濟水逕微鄉東注曰即春秋之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惠云眉與微古字通特性饋食禮云眉壽萬年鄭氏云古文眉為微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註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為北

援鶉堂筆記十一

古

余案汲郡古文云魏襄王十一年翟章救鄭次於南屈章昭國語註曰二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然則或云二當為北者妄也

三十二年經築臺於秦註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按東平本作東郡

魏多涼德案說文引爾雅云涼薄也曹憲廣雅註涼音良世人作涼薄之涼水旁著京失之矣

公築臺臨黨氏釋文云黨音掌郭忠恕云黨氏之黨音之仰反與鄉黨字別哀十一年傳侯於黨氏之溝註朝中地名使鍼季酖之疏晉諸公讚云鳩鳥食蠅以羽翮灑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鳩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鳩以

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按隋志有晉秘書監傅暢晉諸公讚二十一卷世說及文選注亦多引此書暢祇之子也

閔二年公薨不書弑又不善地諱國惡也劉原父春秋權衡云古者史不諱國惡惡有不記者其罪死女史典彤管之法記宮中之事事有不記者其罪亦死按女史不記過其罪殺之毛詩靜女傳有其文其云史不記國惡其罪死者未詳所出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按此傳當在有文在其手曰友之下

援鶉堂筆記十一

古

齊人遷陽註陽國名疏不知所在余按地理志東海郡陽都縣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也又城陽國陽都縣下應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

立戴公以廬於曹註廬舍也按公劉詩曰於時廬旅毛萇曰廬寄也管子中匡曰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

龍涼冬殺按說文引作犛犛云犛犛牛也

信元年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榿註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疏傳言盟於榿即榿也按水經注潞陂水自陳城西北而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潞城北王隱曰榿北有谷水是也榿即榿矣杜預謂在陳縣西北非也榿小城也在陳郡西南

四年傳無以縮酒縮說文引作酋一日酋橋上塞也詩伐木有酒滑我傳云滑酋之也是先漢皆作酋

穆陵無棟京相璠曰舊說無棟在遼西孤竹縣司馬貞曰今淮南有穆陵關是楚之境

五年傳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按依讀殷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注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余按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疑傳有脫文蓋鄭時或城其國邑或以新密之警而速城之杜氏不審妄聯爲說而劉原父亦據文而施駁難非也若以杜注解傳文不可通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

援鵝堂筆記十一

六

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云云劉原父云左氏許男降楚楚子救之實無此事諸侯救許許圍已解何苦自辱追降於楚哉此非人情也又是後許男嘗與諸侯會亦足以知其初不降楚也余謂諸侯退而許降服於楚則諸侯當有聲其罪而與師者而不聞也則傳言非也又昭四年椒舉言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疑皆傳聞不實而太史公本此遂實以爲微子之事豈可信哉

虞不臘矣註臘歲終祭眾神之名疏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按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鶩臘惠校作漢臘者獵改曰臘

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余按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鄭注臘請以田臘所得禽祭也杜蓋用鄭說又按續漢志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注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爲之說非典文也七年經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傳秋禘同致哀姜焉非禮也穀梁以爲致成風劉原父從之余謂此自僖公夫人姜氏當從公羊爲允閔公卒時年八歲僖公於閔不過差長耳想未及二十蓋諸家想以不云婦姜而云夫人之故耶

援鵝堂筆記十一

七

小夫人不葬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耐於姑則弗致也註寢小寢同盟惠校本同盟下增言諸侯夫人有罪不以禮終則不當致十四字旁又書云疑是服註按十四字疑何義門語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註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告余謂即使以今年告仍當書其崩之年月而可從其來告之時乎

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按八年十二月王崩九年夏有事於文武賜胙

以是藐諸孤按潘岳寡婦賦孤女藐焉始孩使傅奚齊而言諸孤并及卓子之屬耳

十年經晉里克弑其君卓劉原父云十年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左氏傳九年十一月殺卓子此據夏正十一月即周正月矣采獲兩書誤其前後耳杜云從赴非也按劉說是傳書晉事晉用夏正經用周正奚齊曰殺其君之子而於公子卓曰弑其君卓則又即位踰年稱君之可據者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註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疏云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子奚譜以為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杜云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也余按史記管晏列傳云子孫世祿於齊十餘世索隱按世本云莊仲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

援鶉堂筆記十一

六

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豫豫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能涉涉產帶凡九代也

十三年傳謂百里注百里秦大夫按杜注不以百里為井伯然孟子及史秦紀所言自別有本

十四年傳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按周禮仲夏教芟舍注舍草止也詩召伯所芟毛傳芟草舍也此云拔舍當謂拔起所舍止耳申包胥之乞師也立依於庭牆而哭若謂拔舍即草舍豈足狀晉臣之痛迫哉

涉河侯車敗註晉侯車敗也疏云云按以侯為晉侯以侯為諸侯皆非辭也疑當時車之名耳敗者自是秦車敗不得云劉規杜之非頃見亭林亦云車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

十五年傳震夷伯之廟按此經書於戴韋原之前而傳列於後疑傳之九月即經之十一月傳從夏正月杜氏改經從傳以己卯當在壬戌之後遂強割傳文耳疏釋惠字惠校俱改劈歷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註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按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註與此同昭四年經云楚伐吳遂滅賴公羊傳於此年賴作厲釋文云厲如字又音賴公羊傳十五年釋文云厲音賴則知厲與賴本一國古字同也司馬彪曰汝南褒信縣有賴亭故賴國

援鶉堂筆記十一

九

東

東盡號略註從河南而東盡號界也按當作從河曲南行而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凡四十二字孔疏云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云云惠云案此則傳四十七字正義所無而淳化刻本亦闕入此一節

自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晁杜註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凡三十字惠云乃釋文誤作註然宋本無余舊乙此與惠同但釋文云凡四十七字是並乃舍諸靈臺五字數之也如孔疏所舉止四十二字今靈臺下有杜註文則此五字正義本有之

姪其從姑註於火為姑甲堂云火當為兌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釋文云先君之敗德及絕句可數乎一讀及可數乎余謂後讀是

十六年經是月六鶴退飛唐石經作是月也案碑也字係旁添

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注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

梁王傳余謂杜氏自割裂傳文以附經耳何云承前年傳不復言秦耶

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顛與風姓也註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按鄆元水經注以為杜注非也引地理志曰壽昌西北

有胸城者是也

二十二年蠶蠶有毒按李詡夫人碑作蠶蠶說文作蠶云或从虺又云蟪蚌屬从蟲萬聲非毒蟲也

公及邾師戰於升陘釋文作登陘

二十三年傳懷其安實敗名唐石經其作與

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按石經本謀字下旁添飲之酒三字

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杜註匭沃盥器也揮澣也按特性饋食禮尸盥匭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鄭注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賈疏揮振水使手乾今有巾故不揮也左氏傳公子重耳在秦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

之懷羸怒是也按杜鄭二注解揮字義別孔疏義亦情

國語自明蓋秦穆不告之以懷羸恐其以為子圍之妻而惡名也公子不知為秦伯之嫡而使與彼四人同使之從

御而奉匭盥故懷羸於既盥而揮覆之而發其怒耳

二十四年傳取白衰按注解縣東南有白城曰衰守白城者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按此注堵俞彌鄭大夫是以士洩為一人乃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公子

集中已言岳珂本以士字為讀洩屬士為誤據宣三年傳則俞彌亦文公子又鄭有洩駕則此洩堵或即前二十年傳之

洩堵寇然據俞彌為文公子則洩堵豈亦公子耶

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邴晉應韓武之穆也孔疏云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為穆

故文子為昭武子為穆按自后稷至太王十三世則以后稷為太祖而不窟以下昭穆次之疏為得矣即以僖五年太伯

虞仲太王之昭統仲統叔王季之穆推之亦同余向疑周追王太王疑太王以下始列昭穆非也

鄂不韡韡按韡此及毛本俱作韡

申息之師成商密註商密都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按續漢志劉服注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張儀與楚商於之地據此則

杜注疑有脫文按晉書地理志云荊州南陽江夏襄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七郡屬魏之荊州武帝平吳

分南鄉立順陽郡然則劉服注以南鄉丹水為二縣而杜作注據魏時南鄉自郡名余舊記疎謬

二十六年傳室如縣罄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而資糧縣盡朱子云國語作縣罄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棟梁如縣罄左傳蓋借罄為罄而杜氏誤解韋說得之見韓文考異上崔考功虞部書

二十八年傳獻狀按顏籀匡謬正俗謂獻駢脅容狀為噬弄之言猶言晉人謂拜賜之師

藝僖負羈氏按氏家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廣盟於洮註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何云杜預既葬除喪之邪說至此而窮故作遁詞

援鶉堂筆記十一

圭

楚子伏已而盥其腦錢牧齋云建安本伏字絕句已音以岳珂及濱熙本皆伏已絕句已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絕句余按注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罪則當從伏已絕句為得若僅楚子伏何由知晉侯之上向而得天也

王謂叔父按王稱晉為叔父昭九年稱晉為伯父又昭九年則景王也猶上稱晉惠為伯父蓋天子諸侯不為世次矣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正義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允征總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稱大禹謨以下為夏書也按如疏所云則傳云夏書左氏乃本之伏生耶惠氏云夏書

二典皆夏史所作故謂之夏書此孔子刪書之本也故墨子明鬼曰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伏生改為虞夏書已失孔子之舊梅頤又改為虞書全失古義

甯子職納橐籥焉橐籥注橐衣囊籥糜也按宣二年傳為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

三十年傳秦軍汜南按此及前二十四年天王適鄭居於汜陸氏竝音凡惟江有汜以韻讀之音祀又漢書高紀破曹咎兵於汜水即東汜水也小顏云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祀然則此字音讀有殊而非二字也

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注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按隱五年十年桓十八年莊三十二年閔二年僖三

援鶉堂筆記十一

圭

十一年宣三年凡七見日季使過冀見冀缺何云水經注汾水經冀亭南即缺耨處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都也杜預釋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即此

烝嘗禘於廟禘禘說記檢此疏

三十三年秦師伐滑寰宇記云古滑國今偃師縣南緱氏故城之東按此即僖二十年鄭人入滑昭二十六年傳王次於滑是也又莊三年公次於滑注陳留襄邑縣有滑亭此在今睢州境非此秦師所及也

援鵝堂筆記卷第十二

經部

春秋左傳三

文公元年經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註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何義明云禮有君薨還圭之禮見白虎通傳於是閏三月正義引漢書律歷志云云何云數年不置閏有是理乎

使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註匡在潁川新蔡縣東北鄭注水經蔡澤陂水東逕匡城北城在新蔡縣之東北即扶溝縣之巨亭亭在匡城陬左傳伐縣訾及匡即此今陳留長垣縣南有匡城即平邱之匡亭也襄邑又有承匡城匡居陳蔡之間往往有異邑矣凡載鄭注何善記

援鵝堂筆記十二

夏六月盟於垂隴註垂隴鄭地按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鄭元曰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註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按左傳杜氏之義為得公羊喪妻似非經意二年傳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註明堂祖廟也按周書大匡解曰勇知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通典魏高堂陸議曰周書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言勇而無義不登堂配食

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按君子之言亦不足据相傳史克作

頌以祀僖公孔疏已有說意此時尚未有魯頌

縱逆祀按獨以逆祀責文仲則知魯之司寇兼掌春官

四年經秋楚人滅江何云義陽郡治也世謂白茅城其城門而不方闕駟曰江國也嬴姓也今其地有江亭然秦江同盟未聞同姓也楚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非徒同盟兼同姓乎且江遠於秦而逼於楚何由而與秦盟以理揆之同姓之言得其實矣後漢志亦云安陽故江國嬴姓水經作義陽者晉之郡治即漢之安陽縣屬汝南郡晉分南陽置義陽而以安陽為義陽郡治

六年經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註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正義云云按告朔朝廟禮是一是二更詳之

援鵝堂筆記十二

七年經城郟註魯邑卞縣南有郟城按續漢志晉國卞縣有郟

十年傳王在渚宮按江陵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荆山以供王事遂遷紀郟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秦拔郟郟以漢南地而置南郡焉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分爲二國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南省南上者也其是郡取名焉漢臨江王被徵而軸折自此北門不開由王非以考終也景帝二年改爲江陵縣

十一年傳潘崇復伐麋至於錫穴注錫穴麋地按胡渭云錫今漢中府興安州白河縣按御覽引盛弘之荊州記曰當陽



本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麇至於錫穴穎容釋例麇在當陽

十二年經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劉敞云此事當在成九年而誤置於此陸渚已言之

襄糧坐甲註未戰坐之於地按昭二十七年傳曰王使甲坐於道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

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策馬撻按文心雕龍書記篇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此以策為書想賈服舊有是說而彥和仍之

其處者為劉氏正義深疑此句乃東漢尚議求通左氏學者插註此語按襄二十四年疏則此疏駁異乃劉炫之說非孔

援鶉堂筆記十一

三

疏也余謂漢承秦滅學之後文教未遑而已置秦晉梁荆之巫以祀其先劉向作頌已有在秦作劉之語豈得云東漢尊尚圖讖之日而插註此辭乎且向學穀梁者也如左氏本無豈藉此以求其道之通哉

邾文公卜遷於繹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按宣十年經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注繹與此注不殊又哀七年傳

魯人以邾子益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注云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余疑負瑕故邾之繹而魯人得之易名負瑕

與豈即宣十年公孫歸父所取之繹與邾遷於繹而歸父所取之繹則國於何地孔疏亦不甚確

十四年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

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高哀耳何以稱子哀乎昭公之不道蓋以欲去羣公子當時穆襄之族強而傷君豈得罪其君而恕其臣不道之云意亦出於弑君者耳子哀之奔安知非見襄夫人公子鮑之亂而避者乎大約左氏疑亦有道聽塗說者非悉出於簡書也

十六年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注駟傳車也成五年晉侯以傳召伯宗注傳驛昭二年子產乘遽而至注傳車按漢書田儼傳田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臣贛曰廐

置謂置馬以傳驛者又高紀橫乘傳詣維陽師占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註郊甸之帥按甸與乘通帥甸即帥乘也周禮稍人掌止乘之政止甸帥甸者稍人也

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按昭公無道亦無明徵襄夫人殺之而書宋人豈專罪其君乎

冬十月子卒註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何云既葬稱君之說至此詞窮

宣二年傳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按自趙盾為政已畏楚矣宗競之言飾詞耳

三年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惠云郭璞云左傳祭禦不若張平子東京賦云祭禦不若以知神靈魑魅魍魎莫能

逢旃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注云逢遇

援鶉堂筆記十二

四

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注不應略於上句而詳於下句當从郭璞張衡爲正

四年傳闕穀於菟注穀奴口反按奴口反則讀上聲字當作教監本毛氏本與此作穀疑誤 論語注名穀亦作穀推釋文作敦奴斗反云本又作穀 箴尹克黃自拘司敗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何云此事又在劉更生之前

八年傳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注舒蓼二國名正義曰二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按此孔氏之妄說舒蓼二國名自杜原文非轉寫之誤如以爲一國者但云國名足矣豈必云一國乎

援鶉堂筆記十二

五

十二年經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公羊疏云衆諸家皆有此文惟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

武曰無競惟烈注故成無疆之業宋本疆作疆按正義實無疆也宋本無作爲與詩疏合則正義於杜注讀作無疆與陸音異

師出以律否臧凶周易陸氏音鄙据杜不也則讀方有反從王肅也晉初宗王肅矣

沈尹將中軍注沈或作寢寢縣也余疑此寢尹卽孫叔敖也蓋不必至叔敖之子而始封寢邱矣下云孫叔敖疑舊記差殊而左氏亦有不及審正者 成七年子重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

於民生之不易注於日也按於吁同不必從釋詁爲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顧氏杜解補正曰注傅氏曰兵法十五乘爲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按桓五年傳先偏後五杜注二十五乘爲偏

楚許伯御樂伯余疑許伯或卽許偃樂伯豈卽養由基耶駒伯注卻克上軍佐也何云駒白卻鉤字克之子必有一誤若爲茅經哭井則已舊讀紀余謂若爲茅經亦無社之言言井上若爲茅經者則哭井卽是則已者當時方言也如今此人言罷則

援鶉堂筆記十二

六

十四年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注以女妻之何云室祿也周書有一室之祿謂祿其子襲父位自一室至千室卿之祿也周禮謂之宅田杜注以女妻之鑿矣

投袂而起註投振也惠校呂覽云莊王方削袂聞之投袂而起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正義駁劉炫云云按下謀其不免也正是論聘朝之賓耳劉說是孔氏但守一家之言而不能擇善而從亦何貴矣

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惠云周郝郭銘云王格於宣射古文榭作射劉逵注吳都賦引外傳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知榭卽射也說文無榭字後人妄增益之不可不知孔詩正義大雅抑引楚語射不過講軍實知唐時尙作射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左氏之傳多從各國簡書僖文以

後言晉事多善過其實蓋晉史粉飾也

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注此策書之通例也按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此非桓公在也而稱公子故杜通之成公二年傳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按先大夫之稱春秋時人多謂其國之先世為大夫者此稱先大夫則謂狐趙之屬也鄆陵之戰楚子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則謂子玉也檀弓趙武拜張老之頌從先大夫於九原正義謂文子之祖父也范蔚宗後漢逸民傳稱范泰先大夫宣侯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注燒蛤為炭以瘞壙按蜃炭為二當從劉光伯之說杜氏誤註孔疏曲成其違且云炭亦可謂灰謬也周官既有掌炭掌蜃而掌炭則有炭物灰物之徵令掌蜃則共鬪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白盛之蜃分明

援鵝堂筆記十二

七

二事何云一物乎東樹按燒蛤為炭炭即灰也今粵中所用皆此物樹所目驗注疏似不謬

是天子蠻注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按此本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母云子貉之妹

五年傳春原屏放諸齊公穀經傳相附本二家自為釋經之體左氏則經傳各自為書而注家分列傳文於經每年之下故事每患割裂

六年季文子以鞶之戰立武宮按齊桓之霸僖公與於會盟遂盛張伐楚及淮夷之功於詩鞶之戰從晉而立武宮此魯之日衰也

十一年傳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按以出母之子女為外弟外妹見於禮

十三年傳能者養之以福注養威儀以致福陸氏曰漢書五行志作能者養以之福小顏注之往也此傳孔疏亦云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於福孔顏義同樹按顧氏已詳呂相絕秦呂相即魏相見十八年傳魏錡亦稱呂錡見十六年傳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導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按此左氏仍晉史之詞耳

十六年傳申叔時對立我烝民莫非爾極惠云以下疏五條宋本在叔時此對疏之後

援鵝堂筆記十二

八

襄公四年虞人之箴州音殊道音投草音芻家音姑據音柔魏絳和戎按晉之主盟諸夏既不能字小而又不能懼攝強楚惟魯屬之而不叛故其簡書魯得之為詳然概多飾詞矣七年傳公孫穆子對恤民為德下疏天生烝民宋本在詩小雅疏之後

九年宋災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是故味為鵝火心為大火商主大火正義曰祀大火者云云近見閻徵君若璩有書辨分野不知疏已言之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林堯叟以君為穆姜余謂指襄公謂公必出夫人也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靈不可且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余謂此晉人夸詡之詞不足信楚是時乃事晉乎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云云余疑安有此事此皆魏氏私記晉人張大之辭子駟之盟乃實語六卿為政而不能得志於鄭而云楚不能與爭乎

十年會於相注楚地京相璠曰相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相水溝去偃陽八十里司馬彪曰彭城傅陽有相水何云相非楚地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有是理乎樹按此說

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林有夫出

援鶉堂筆記十二

九

征而喪其雄讀為羸春秋敬羸一作頃熊與雄皆讀為羸此條或出自亭林抑何語未詳

十一年秋七月同盟於亳城北注鄭地公穀皆云京城北疏云服氏之註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惠氏案京城鄭地亳城無屬二傳是也

十三年傳使歸而廢其使注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余謂使歸而廢其使言歸而鄭廢之則必怨其君大夫也杜注非

十四年會向注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余謂晉何足取而云聖人獎成霸功此以左氏傳解經耳胡氏之傳得之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正義標註四獄至燉煌而疏

但解四岳而止疑有脫失

二十年傳名臧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按先儒俱云經從策書傳從簡書近蕭山毛大可偏反之案此則其說非東樹按當云其說是

二十三年傳美疾不如惡石東坡楚語論改為美炙余向亦疑為鍼灸之灸疾為字之訛今按上云疾疾也非炙明矣

二十五年傳會於夷儀之歲齊人城邾按杜注及孔疏釋文此傳宜在此年之末而特跳於二十六年春卷首為傳寫之失今此卷刊於此卷末則讀注疏者遂不易耳東樹按今人言書有跳行見此疏

三十七年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

援鶉堂筆記十二

十

可也一無與宋致死四字據註但解則夫能致死五字更無與宋致死之意則無四字為是余以守字句病字句

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注夫子謂崔杼則是春秋人稱其父亦稱夫子

二十九年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註通計少再閏按晉書律歷志載姜岌三紀甲子元歷論云傳云失閏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為再失閏也疏置兩閏以應天正按古歷無頓置兩閏之法樹按已詳桓三年條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據疏祇杜本作多今改祇從服虔也疏引西京賦清醑多今文選善及五臣注並作多非多也

見舞象箭南箭者疏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宋程大昌謂風雅頌之外別有南本朝學者頗主其說蓋炫已啟之樹按顧氏杜解

補正引程未及此

三十年傳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注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

戌盡癸未劉元城曰季者末也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

四至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

故曰三之一文公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卻缺於承筐冬十

一月甲午叔孫敗狄於鹹文公盡十八年宣公盡十八年成

公盡十八年至襄公三十年共七十四年以年表攷之文公

十一年歲在乙巳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

者蓋謂襄公三十年上距文公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

援鵝堂筆記十二

七

亥二首六身者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蓋古亥

字如此寫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者移以上二畫立置身

傍蓋如者往也移二畫往於身旁也左立二畫乃二萬右重

六畫乃三個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其日數

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今乃差四十日者

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按劉說較注詳故錄之

傳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

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按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則是

春秋大夫家臣亦可稱其大夫為公

書曰莒人弑其君買諸鉏註買朱鉏密州二字何云安溪云

買朱密州兩字切音也莒夷也語譯而通

昭公元年傳趙孟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按注冢宰謂

子皮則是大國三卿亦有冢宰

老將知而髦及之者注知音智按呂覽去宥篇云人之老也

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也又戰國策

趙策色老而衰智老而多

史記言晉立趙武武年十五雖未可据然傳亦云長於公宮

則亦少耳計成公八年至昭元年武卒年未六十也

定王五年河徙故道及穀洛關後河勢愈甚劉子欲以治河

事委趙孟故有是言齊人城邾晉未聞焉大叔因云晉國不

恤宗周之闕也

沈妣蓐黃實守其祀注四國臺駘之後按宋書沈約自序謂

援鵝堂筆記十二

七

沈為允格臺駘之後引此傳沈妣蓐黃之文為据按沈文三

年叔孫得臣會晉宋陳鄭人伐沈沈潰是時未滅也後

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鷄父胡子髡

滅然君死而國存也定四年沈人不曾召陵晉人使蔡

滅之未審子產何預言滅也又約謂沈汝南平輿沈亭是也

此本應邵漢書注杜預注但見於經傳文之沈與陳許蔡為

近則云汝南不誤而臺駘主汾川四國守其祀傳云晉主汾

而滅之其果在汝南而役屬於楚者耶廣韻又云沈時季之

後汝南平輿為食采之邑此謬也史記管蔡世家封季載於

再且西周之前安有食采於汝南者耶其為地遠矣 又莊

十九年楚子伐黃杜据世本黃羸姓國今弋陽縣又僖十二

年經楚人滅黃則黃有二沈亦疑非一矣

三老凍餒註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不見養遇

陸氏曰服虔云三老工老商老農老也惠氏曰古有三官服

說是也四民始於管仲前此未有士出於農書有司空居四

民蓋謂商農工賈三官見荀子呂氏春秋樹按惠氏今刊行

云杜說是也此殆是其初說或後自改定從杜解

四年傳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疏周禮

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鼈有甲蒲按周禮作蒲

釋文莫于反未詳何義今字書有蒲無蒲又音兔音蒲

毀中軍於施氏成諸滅氏疏劉炫以為施者舍也滅者善也

非謂施滅二氏也毛奇齡曰魯公族原有施滅二氏施則公

子施父之族滅為公子滅之族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惠云甲稱日子稱辰時謂四時古法也

以十日為十時後人遂以十二辰為十二時周禮浹日十日

也左傳浹辰十二辰也樹按此與今刊行

五年傳韓須受命而使矣注須起之子按唐宰相之子稱

門子觀此注則不始於唐矣襄公九年同盟於戲鄭六卿

云云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門子卿之適子又南史梁

正德傳亦有董當門子東晉補亡詩粲粲門子

士文伯曰國無不用善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正義云云按

仲達經疏屢明此義

昭七年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管子輕重甲篇有五厲之祭

援鵝堂筆記十二

圭

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疏附形之靈為魄

附氣之神為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則

則魄之靈也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劉炫云

魄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

魄而後魂祭義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注氣

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

聖人有明德疏身為大夫乃稱夫子且明意尊之而失事實

九年傳楚公子弃疾遷許於夷實城父注城父縣屬譙郡按

十九年傳城父注云今襄城城父縣此云屬譙郡蓋同僖二

十三年楚伐陳遂取焦夷注夷城父也然則城父有二耶記

考

豈如弁髦而因以做之疏駁劉炫之言不明了蓋劉以做之

為親歿不髦之髦孔意以為既親歿不髦則親未歿雖既冠

而垂髦則此做之乃童子之垂髦玉藻親歿不髦既夕禮喪

大祭皆有主人脫髦之文

十年傳戰於稷注稷祀后稷之處余疑此即後之所云稷下

樹按釋文已具顧氏補正亦載之何也昭二

十二年傳惠氏補注亦具顧說不及釋文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惠云服虔曰

斷三尺使至於較按服注見考工記與人買疏

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

而與之夫子注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按王新城有

于亭詩稿及雜錄自言濟南舊蹟未知其自蓋未檢傳注

十二年傳司墓之室有當道者註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

家惠云周官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故

云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樹按惠氏補注云是  
其先人半農先生說

是四國者專足患也註二不羹疏引劉炫云云顧氏補正著

李雲霑之說未知孰是

十四年傳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則是陪臣之家稱其

主亦曰君下羣臣不忘其君亦稱季氏為君矣

夏書曰昏墨賊殺註逸書惠云此句偽古文尙書未采

十五年傳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按晉語秦

伯納公子董因迎於河韋昭曰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也

援鶉堂筆記十二

五

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按杜讀與韋同然竊

疑董之絕句為妥

十六年傳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注昆兒也子孔鄭襄

公兄孔張之祖父按是時鄭定公定公父簡公簡公父僖公

僖公父成公成公兄悼公悼公父襄公此昆孫與爾雅不同

十八年傳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太宮注屏攝祭之

位按楚語屏攝之位韋昭曰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屏攝位

氏禮書作要扇樹按此惠氏說今  
刊行補注加詳

二十年傳八月辛亥閏月戊辰殺宣姜何云安溪云或言春

秋時閏皆十二月此處卻是閏八月也

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註皆未死王

伯厚困學紀聞引此傳為人臣生而賜諡何肥瞻云得米本

無未字閏百詩曰若果未死而賜諡是預凶事非禮杜當以

為譏不應云終言之一字之增何啻霄壤範按此自生而賜

諡非終言之也若為杜解亦不必去未字但以未死絕句而

義甚明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

何弔焉云云按宗魯之為公孟死與楚弃疾之為父子南死

聖人為二人裁之以義當如何左氏不足據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按既因子產太叔

之事而發寬猛之論則子產死矣乃復云及子產卒何也以

是知左氏之記聖言不盡可信

援鶉堂筆記十二

六

二十二年傳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注三子晉大

夫按襄二十一年箕遺已死欒氏之難此又一人耶

十二月庚戌何云安溪云十二月癸酉朔安得有庚戌乎

二十四年傳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按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

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與此不同疑管子書引其

言而不必符其文且未有自稱武王者

二十五年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注逸詩正義曰燕禮記云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元云新宮小雅逸篇也其詩既逸知

是小雅篇者管卽笙也以燕禮及鄉飲酒升歌笙歌同用小

雅知新宮必用小雅但其詩辭意皆亡無以知其意也按得

日賦則笙詩亦有辭矣今晦翁於雅南咳三章言笙詩有聲無辭說與此異記考

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是所妻爲公若女甥之女

政在季氏三世矣注文子武子平子正義曰武子生悼子悼子生平子政在季氏唯云三世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按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二月經書叔孫婁如齊蒞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昭三十二年晉史墨對趙簡子曰文子武子世增其業又曰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

援鵝堂筆記十二

七

二十六年傳攜王好命註幽王少子伯服也正義引汲冢書紀年云幽王死虢公立王子余臣於攜爲晉文侯所殺東晉云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範按若謂立者爲伯服云攜王者爲非則與左氏戾矣豈云伯服爲攜王竹書稱余臣者非乎趙子常補注引疏亦作非然則東晉據紀年以證舊說攜王爲伯服者之非不與傳戾鱗設諸曰王可弑也按此段敘事不類左氏似後人取他傳記稍就謹嚴以續入者

二十七年傳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鄭注淮水篤注水又北沙水注之云經所云浪蕩渠也淮出於荆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間揚濤北注之按沙水在今懷遠縣之南

渠水篇云沙音蔡許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此沙汭未詳從水少水沙見矣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

二十八年傳昔有仍氏三女黜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水經溫水注引林邑記云儋耳之民以黑爲美離騷所謂予國按予妻或亦如此然以誣后夔亦齊東之語也

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公曰長叔姒生男注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正義叔向之妻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叔姒也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曰同出俱嫁事一夫也以是觀之是自以身之長幼生娣姒之名其娣姒之名不由夫之長幼也記考

援鵝堂筆記十二

末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按史記晉世家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趙魏韓世家竝載之太史公之言爲得其實而此引孔子之言以爲義與忠以此知左氏所載多出列國之私史而記注者假聖言以飾之自魏子爲政以下當是魏氏有國之後自紀其祖之事而後人取之以入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注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則將軍之稱不始於七國矣



二十九年傅公賜公衍羔裘使虜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按玉人天子用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為虜又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按掌節所云龍節鄭注以金為之且英蕩乃函又非玉為之者至玉上公用虜乃以言其所執命圭之屬色雜耳豈可遂名為龍乎且又無輔正義說非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正義云云按此服虔之說見禮記禮運疏

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之垢三云云惠云乾之初為乾之姤非謂乾變垢古筮法不傳魏晉人皆盲瞽矣況唐宋以後乎又云九六為變故有同人大有之目非初九變為初六也用

援鶉堂筆記十二

九

九非坤用六非乾用九則六龍乘時御天坤承乾故四其坤也用六則坤六爻皆當居正乾來據之故亦可云其乾也古法不明誤人久矣傳中姤同人之畫皆非左氏本文也惠君說易宗苟爽虞翻之說撥棄宋學故其言如此畫非左氏之本孔疏已言之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按正義雖異服從杜注未知然否俟考

樹按惠氏從顧氏用王肅說詳具補注

三十有一年庚午之日始有誦火勝金故弗克惠云此傳服注甚詳見周禮古夢疏杜注全無道理孔惟攻服扶杜此

疏無一語及服註

三十二年傳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知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云云按此皆趙氏史篡竊之言古人之不喜左氏未為過

定公元年傳晉女叔寬曰周長宏齊高張皆將不免長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好也按左氏襄違天之論最可惡樹按近儒有說鄭清之謂南宋不宜主收復同為悖理之言

二年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注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也余按

援鶉堂筆記十二

十

是時吳不畏楚楚所知也當是吳教桐叛楚而偽伐桐使舒鳩導楚以乘吳師耳若為楚伐桐矣楚何為更伐吳乎注非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按此豫章不知與四年傳豫章是一是二更檢昭十三年傳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杜注引定二年傳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是杜以豫章為一矣若以此之豫章即後與楚夾漢之豫章不知將伐桐而見舟於豫章何為且豫章近漢其與桐及巢之境遠矣

四年傳備物典策注典策春秋之制正義謂史官書策之典

若傳之所云發凡之例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據此則春秋之書當時亦有明例今不可考矣備物杜不解服虔謂當是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繳扇之屬記考

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按今人讀書皆以一字爲一言若此九言云云古人亦有以一句爲一言者矣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注吳乘舟自淮來過蔡而舍之按吳乘舟自淮而來當時邗溝未開江淮不通不知水路通蔡之道記考

五年傳改步改玉注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璜璠祭宗廟

援鵝堂筆記十二

圭

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璜璠按陳祥道禮書十九卷引此云改玉改步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玉亦隨異六年傳公叔文子老矣注文子公叔發按魯論朱注作公孫枝誤公孫枝乃秦人枝或拔字之誤孔注作拔 檀公文子升於瑕邱注文子名拔

九年傳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注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據此則跪與坐恐無別記以考之

十年傳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按左右皆至而立絕句

哀公二年傳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

必至焉注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余以是時晉軍未渡河也蓋以東西相望渡當至戚暗中不知其地相當可渡之地陽虎知軍行已在戚之北云不必卜度戚之所在但渡耳右河而南必至也 注意以戚在河東盡人可知不應云迷故云軍已渡河不知必至云者亦迷中決之之詞若渡河迷而北因悟導之迴軍而南其詞不如是矣

冬蔡遷於州來按州來謂之下蔡淮水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淮之東岍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

四年傳楚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注陰地

援鵝堂筆記十二

圭

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余疑陰地卽陰晉地之於秦秦改爲甯秦者也徐廣曰華陰蓋山北爲陰耳若楚兵已臨上洛則東至陸渾皆兵勢所及恐亦不待請之於晉也杜因下致九州之戎而裂田以城蠻子必在陸渾之間不知晉人將城於此而蠻子不必奔於此也

楚子使問諸周太史何云自王子朝奉典籍以奔楚於是使太史主之謂之周太史樹按此正義用服虔註

六年傳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注滅亡謂夏桀也按史記云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其歌不知云何也而杜於此注云夏桀時不見史記不見爲古文耳尚書疏云服虔杜

預注左傳亂其紀綱竝云夏桀時然則杜此注本服虔可云注桀為誤而作偽者以此為五子歌耳

七年傳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注諸大夫對也今其

有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注諸大夫對也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

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錢受之云對曰以下皆景伯之言也知必危云云知魯不當以不德加邾已知其危而不得不言也杜注文義違反似為未允

八年傳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注釋舍也魯人許以盟為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

援鵠堂筆記十二

圭

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按景伯不與伐邾之謀而城下之盟則深恥之負載造於萊門請釋子服何於吳釋舍也猶言舍我請不與盟也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以王子當景伯重之也注非

九年傳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問若據云胡三省謂廣陵故城謂之蕪城樂史云蕪城即揚州江都縣城但云古為邗溝城大非邗吳地也據城當在大江濱今儀真縣南有上江口下江口舊江口或者舊江口為吳夫差所穿故班志云廣陵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是也近志竟實以

蜀岡為邗城遺跡豈其然見尚書疏證六卷下九十一余按酈注淮水東逕

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云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水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

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又酈注渠水篇云逢澤水東北注渠即沙水也音蔡許慎正作沙音按射陽故城在今山陽縣東南縣西有山陽瀆即古邗溝縣北五里有北神堰即古末口也然則此注末口乃末口之訛

十二年傳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注尋重也寒歇也按尋同燔故與寒對

援鵠堂筆記十二

圭

十三年傳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季辛而畢正義謂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故虛言以恐之按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康成言是魯禮十四年經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於舒州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司馬貞曰徐字从人說文作邾音舒案說文邾城在魯東讀若塗不為舒也郡國志曰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戰國策齊一篇曰楚威王戰勝於徐州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惠棟按徐本與舒通易困之九四云來徐徐釋文云子夏傳作茶茶蓋茶本古舒字是徐與舒通按釋文云子夏作茶茶翟同茶音圖王肅作余余按古字多

借舒爲茶而茶不必遂爲舒也邾亦可讀舒說文之邾卽左傳之舒傳之舒卽史之徐讀徐讀舒皆不誤

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云云余往讀韓非宰我爲田常所殺史記弟子列傳亦云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及考淮南人閒篇則明載其事言齊田常宰子事與左氏哀十四年傳陳成子之殺闕止事同闕止字子我史記字宰子亦云字子我但由諸家不見策書相傳訛耳且淮南言弑簡公史記記與田常作亂於左傳皆不合

十六年傳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

援鶉堂筆記十二

五

車反祔於西圃注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祔藏主石函據孔悝反祔大主藏主正義有辨記考之

齊管修注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按後漢陰興傳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據此則修始適楚故蒙以齊也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昌黎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親逢道邊死朱子攷異云古人謂尸爲死左傳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漢書何處求子死桓東少年場按尹賞傳小顏注死謂屍也朱子本之余謂死亦讀屍耳呂覽離俗言鄭富人溺洧水人得其死者則死亦爲屍

公入於戎州已氏注已氏戎人姓按後漢書桓紀建和元年

濟陰有五色大鳥見於已氏章懷注故城在今宋州楚邱縣古戎州已氏之邑

二十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按慶忌見於此則諸書所載要離之事恐未實也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王與吳王有質按此當爲趙史故有先王之稱別本先王作主註同

援鶉堂筆記十二

五

援鵝堂筆記卷第十三

經部

春秋公羊傳

春秋三傳公羊在漢最先出傳習者尤眾伏史公作周本紀言文王受命及自序述董生之說皆公羊之學也魏晉以來左氏盛而二傳浸微至宋以來持摭公羊尤甚余謂公羊之傳非盡出一人其迂晦鄙謬戾於經旨實多漢世學者競於祿利之途安其所習毀所不見膠轕蔓衍益離其宗至哀平之際讖緯既興而建武君臣唱和其分門誦習自私其學者于合時君因之以詭售其所便傳之既久遂以惑世誣民之書信為先聖之故而自生曲說科旨愈繁迷謬愈甚嘗即其註以觀其於傳猶未能得其二三況於經乎作疏者不止其

援鵝堂筆記十三

十一

沸而揚其波徒使觀者迷悶不快豈非勞而少功者乎今余之為是學也盡去其舊說但略存訓詁使觀者由傳以通經雖不盡當於經猶可以見傳者立論之本而非後儒之可汨也何註則別附於各傳之後以漢世經學存於今者少矣故留其全亦足以見當世學者之所研習而不欲芟之也解疏取略與注疏通而已其明白易曉而多駢旁枝悉刊去之至識記亦錄而不廢亦以是書已亡慮觀者欲得其槩非以其言之有補於世也東樹按據此先生蓋嘗有意於此經成一專書而未見也公羊疏新舊唐志俱不載馬氏經籍志云春秋公羊疏三十卷今二十八卷又云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

以備春秋三家之旨陳氏書錄云廣川藏書志謂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間乎東樹按近王氏鳴盛以信未可為即北齊之徐遵明殆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解云若今之三府掾是也按隋唐閒不聞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前乎此疏有解有問答按隋志有鮮于公春秋公羊解序一卷未知何時人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按晉書孔衍傳不言解公羊又云梁有春秋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其書在隋並亡而唐志有之今疏中有問答未知為徐為王然此疏不類魏晉間人語又內引家語家語出於王肅疑非欽所得引蓋

援鵝堂筆記十三

二

此為王愆期書也愆期王接之子接嘗謂左氏辭意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破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註公羊春秋多有新義見晉書本傳按接此論最為平允昔東坡云何休為公羊罪人蓋前人已言之矣惜其父子所為書俱不傳序治世之要務也据疏似作治禮之要務而疏字又多誤考諸舊本多作也字也字世字之誤下世字乃禮字之譌蓋當世俗本有作治禮之要務故疏言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非若三王以禮為務也傳春秋者非一疏引六藝論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仲舒

弟子贏公贏公弟子哇孟哇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  
弟子冷豐劉向王彥按劉向穀梁學非公羊也又甘露元年  
方與尹更始等共公羊博士嚴彭祖諸人評公穀二家同異  
云安樂弟子謬矣王彥未詳

至有倍經任意分傳違戾者解云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  
安樂以爲從襄公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  
是任意衍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  
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按緯書盛於哀平之世顏安樂爲仇  
家所殺疑在孝宣之世當時未必有諸緯也或作緯書者因  
其說而更易之耳解者据衍孔圖以判顏安樂分張一公而  
使聞見兩屬之非東樹按顧氏曰知錄云所見異詞三語必  
有所本盧氏文昭譏之曰疏明云春秋緯

援鵝堂筆記十三

三

云若据先生此言緯在顏說之後則顧氏之意不信春秋緯  
也顧氏豈不見此解所引演孔圖耶又按春秋緯見左氏莊  
三年傳疏感精符考異  
郵說題辭等凡十三種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  
孔子据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  
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泮王道備夫据  
三世則泮備之說非言泮備之說是則据三世之說誤二者  
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東樹按劉原父云春秋言  
舍三世而言春秋豈不明乎蓋通儒之論其議勝顧氏也  
且公羊言所見異辭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辭亦謂作傳者見  
聞確有是羸紉之數其言本  
無病分三世者隘而陋之也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按雖疑難字之譌而疏強釋爲難字之  
誤謬矣樹按劭公文  
理晦澁難通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翁有不解解云此師謂胡董之前  
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解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  
說按太史公述董生之言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聖人  
之道易簡安有如是然則公羊學自前漢師授已紛拏而不  
可理而所見異辭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辭分屬三世自顏安  
樂有之則知說經而經亡者不得以之專罪何氏也序已云  
略依胡母生條例東樹按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  
成程子云大義數十炳於日星而董生云  
文成數萬其旨數千乃遂因高廟災高廟便殿火傳會春秋  
之說以誅諸侯貴臣爲承天意今人喜尊漢儒而攻程朱夫  
以大儒若董子者且爾而哇孟以立石僵柳而云漢帝宜誰  
差天下禮帝位而退封百里又不足罪矣故曰春秋之失亂  
時加釀嘲辭解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不顧  
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雩臣助公虐之類是也所引未

援鵝堂筆記十三

四

詳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解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  
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按左氏爲古文與  
古文尙書在漢世皆爲古學公羊之立已久故爲今學疏解  
誤也頃閱王伯厚困學紀聞古今學從疏此解  
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按二創疑斥上文詆爲俗儒及  
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爲二創疏解云云非也  
此世之餘事按餘事疑同多事言其議論紛紜滋多而未已  
也當時三家互相排擯豈得云閒事也疏解非是  
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解云何氏本之作墨守以  
距敵長義按賈逵爲左氏作長義樹按前解云賈作長義四  
十一條言公羊理

理長奏御於帝賜布衣將欲存立未及帝崩鄭眾在前亦作  
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休不言之故  
知此所距敵  
專指賈逵也

問曰春秋據史書而為之史有左右據何史乎答曰云云之  
說左氏首已成解不能復重載按此即指仲達左氏疏抑為  
疏者自有左氏解耶

按春秋說云云又云巨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  
制法按此等亦姑存之以見為註疏者附會譏記以解經傳  
而不知其迂陋而鮮通也又緯書已亡其遺文剩句見於經  
疏者當薈叢以備鑒識焉

問黜周王魯何以為忠信何以為事上何以為誨人何以為  
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為通乎按賈氏長義世已不見欲存其

援鵝堂筆記十三

五

說故並留此答東樹按齊召南云公羊家妄誕  
不經莫如此條賈逵關之是也

隱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注文王周受命之王解云云  
按尚書泰誓疏辨文王無改正稱王之事謂公羊漢初俗儒  
之言不足取正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春秋  
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

大一統也後人正統之論或謂本於隱三年君子大居正及  
大一統也撮為正統之名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云云按注此段所說  
禮不知所出作疏者亦復不解

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注云云按春秋不以日月為例是也劉原父亦從公羊但

不從何氏之解

解云何氏云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云云按此所引何氏二  
處注今併具於公孫慈卒下

四年春王二月萬人伐杞取牟婁按祭伯來不蒙冬十二月  
取牟婁不蒙春二月滅裂如此何以例為

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注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一得  
權重也解云云按桓公之有子與否無以驗之試言其嗣子  
何人

五年春公觀魚於棠百金之魚公張之注百金猶百萬也按  
何以百金當萬字不言其價直也

援鵝堂筆記十三

六

之闕於文事如此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  
公獲焉蓋以狐壤之戰在此年矣

十有一年子沈子曰解云知子沈子為已師者正以下文宣  
五年傳云子公羊子同也按不引莊六年傳而徵宣五年何  
也大約此疏最劣

桓三年春正月注言無王者見桓公之無王也二年有王者  
見始也然元年已書王豈不足以見始乎蓋初即位戰懼畏

討未敢無王也其餘七年十有三年十五年之二月又俱不  
書王何也周之二月則商之正月不書王見春秋通於三五

不全主周而為漢制之義亦隱具乎其中矣迂晦不通真狂

卻十七年工夫也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按隱十

一年傳子沈子注不冠子者他師則冠子者本師矣後多稱

子公羊子當是後人述之之辭然則此傳非一人之書明矣

樹按公羊穀梁之名皆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而傳文則不

當有之也公羊之著竹帛自胡毋子都始胡毋雖以經傳授

董生猶自別作條例然則此乃胡毋條例之言也何

氏雖云略取之以通公羊而於此猶味而不能辨也

閔元年傳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按曰字疑衍

注故與季子獲之當與上求賂乎晉注猶外購求之句連

四年盟於召陵傳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續也按

鹽鐵論引此作子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

積而成君子按作積乃與上文前此後此相應作序續亦無

援鶉堂筆記十三

七

義矣 樹按漢氏謂備多習公羊以口說相傳

久而後著竹帛桓氏之解或得其真

九年毛伯來求金傳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

義一年不二君注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解云莊二十年師

解云爾按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傳注引此文非二十年大約

此疏本荒陋而後世刊本復多訛脫

宣十五年初稅畝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井田之義一日

無泄地氣二日無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日合巧拙五日通

貨財云云按此注可采以補徹字之注

樹按此段可並漢書食貨志論井田禮切

詳明未有如何氏此注也

成十五年仲嬰齊卒然則嬰齊孰後歸父也魯人傷歸父

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注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

次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以子為父孫按若如所

云政當書仲孫以示譏反去孫乎左此經下孔疏云公羊以

為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為歸父之子則為仲遂之孫故以

王父字為氏

樹按公羊之言悖理害義莫如黜周王魯及此

公羊以嬰齊實後歸父二事此傳前儒辨者已詳而猶未晰

為孫以去孫稱仲也所以仲孫以王父字為氏也何云不與

仍氏仲也願氏仲也所以仲孫以王父字為氏也何云不與

父字為氏但願氏仲也所以仲孫以王父字為氏也何云不與

後武宗之僑如奔而後立約以王父字為氏後則非也明世宗後宗非

三人心願又云為人後者為之子此語必有節受按漢宋明

正統之親為之失也此為斷然又無以解於此傳亂昭穆之失

昭穆之統耳豈謂為兄之子乎願氏又云商之世兄終弟及

昭穆之統耳豈謂為兄之子乎願氏又云商之世兄終弟及

昭穆之統耳豈謂為兄之子乎願氏又云商之世兄終弟及

昭穆之統耳豈謂為兄之子乎願氏又云商之世兄終弟及

昭穆之統耳豈謂為兄之子乎願氏又云商之世兄終弟及

昭穆之統耳豈謂為兄之子乎願氏又云商之世兄終弟及

昭穆之統耳豈謂為兄之子乎願氏又云商之世兄終弟及

昭穆之統耳豈謂為兄之子乎願氏又云商之世兄終弟及

昭穆之統耳豈謂為兄之子乎願氏又云商之世兄終弟及

昭穆之統耳豈謂為兄之子乎願氏又云商之世兄終弟及

昭穆之統耳豈謂為兄之子乎願氏又云商之世兄終弟及

援鶉堂筆記十三

八

昭十二年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以伯款即公子陽生此

邵公之說非傳者之云也傳亦不解書法但言伯于陽三字

誤耳疑傳所云公子陽生即哀五年齊陽生入於齊者也傳

非一人之文且多道聽塗說之語其年世事蹟之參差皆不

知考也即如此傳所引孔子云者豈非無稽妄語耶左穀以

款為北燕伯之名公羊前亦無傳邵公以此伯于陽之文又

緣二傳杜撰為伯款矣

如爾所不知何注猶曰奈女所不知何按爾非指在側者語

急則爾者人我共之蓋言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也

春秋之信史也云云按其序其會二句本無深旨為末句發

耳其序言霸者迭主盟會遞為之長不如注說因上言革而



不革一事遂廣言筆削春秋而成信史之意

十有五年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魏書禮制清河王懌議秦公廟制引公羊大夫聞君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者攝神歛主而已不暇待

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

尚為之不憚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樹按此清

休謂宜依王延業議定立四主也不憚即宜八年仲遂卒萬

入猶釋之釋作釋史文刊本字誤也又立主詳穀梁文二年

作倍公昭三十有一年冬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注據讀

言邾婁疏謂當時公羊子曰讀邾婁黑弓矣按據讀云者相

承黑弓為邾婁之黑弓也樹按公羊初皆口授後始著

竹帛故解云當時口讀也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

注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邪將妾子邪按孝公懿公之弟武

公之子傳云不知為武公夫人抑懿公夫人也何注乃自發

所疑非解傳文

顏夫人者媼盈女也國色也解云謂此老媼是盈姓之女按

盈或為名為姓不則或為男子謂顏夫人為媼盈之女媼媼

之稱秦漢間始有之如疏是以老媼為顏夫人矣

注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按傳亦不言殺顏者為何人

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引公扈子者傳蓋不敢信前說之

為實然而兩存其說以具疑耳何注乃猶据叔術妻嫂之文

以論罪之輕重亦固而鮮通矣

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按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者此言不繫濫於邾婁不可也不絕則世大夫也此言欲繫濫於邾婁又不可也

定四年戰於伯莒傳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解漢

主謂司馬遷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按李陵司

馬遷傳並無此文注又引論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解便辟

謂巧為譬喻辨佞辨為佞矣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

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據疏讀辟為譬論語馬曰

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便佞鄭曰便辟也謂佞而辯

八年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解云何氏之意云云按此解與王

制鄭注意不同

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注狀如麕一角而戴肉疏引釋獸郭曰

云角頭有肉廣雅云狼額肉角按郭璞張揖後出之書豈得

用為何氏之解

反袂拭面涕沾袍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云

云按魏志文紀注引許芝條魏代漢見識緯事云高祖受命

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

春秋何以始於隱注據得麟乃作獲麟而作春秋此自邵公

之說而春秋左氏傳序孔疏云檢何休所注公羊亦無作春

秋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

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

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

援鶴堂筆記十三

十

君子曷為為春秋周南召南之為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  
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蓋聖人制春秋以俟後聖則  
之志也傳者自云所以為傳者不敢必其為君子樂後之知已亦猶孔子  
得聖人之經意而要為樂道堯舜之徒也未不亦樂乎堯  
舜之知君子也又言樂堯舜之道而後有堯舜者知之其樂  
道而已為之傳也得無意之然乎蓋以孔子春秋即堯舜之  
軌也其自意特甚但其旨趣微婉耳鄭注禮記苟不固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引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  
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 此即公羊傳之後序非為獲麟傳  
也傳者自見其心附於樂道堯舜之徒而觀幸後世之知已  
耳

春秋穀梁傳

唐楊士勛疏按春秋左氏傳正義序有四門博士楊士勛

援鵝堂筆記十三

十二

梁疏新舊唐書經籍志及馬氏經籍考俱云十二卷今此本  
與監本並二十卷

范甯序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列黍離於國風疏詩人詠歌  
實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  
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按此  
論甚鶻突公穀二家之疏每有如此  
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  
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按晉書范汪本傳簡文  
作相之日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晉陵諸軍事徐兗二  
州刺史假節桓溫北伐令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為庶人  
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

援鵝堂筆記 卷一三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母以子氏稱仲  
子而書係惠公故也  
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注常事不書按傳與注  
其義皆未晰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傳注無此三者不可以會據疏當作無  
此三臣又按以知義仁分屬三卿當屬前此經儒之陋而為  
疏者襲之漫不見端由耳

莒人入向疏向者佗入我極者我入佗按說經固貴明顯不  
須華說然佗入我我入佗亦鄙倍不辭之甚已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傳夫人者隱之妻也按左氏無  
傳元年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子氏未薨

援鵝堂筆記十三

十一

余謂此傳文非左氏之舊當是經生据二年之經立說入傳  
文耳蓋謂隱未即位夫人之稱必不屬隱公之母妻武斷解  
經不然世豈有未薨而歸賵者乎仲子薨自元年事此為隱  
妻穀梁當不誤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按內  
壤為日食外壤不知云何樹按下部曰益時無外壤也疑  
癸未葬宋繆公注祭逸曰按晉書儒林傳孝武帝時范甯與

逸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又云逸所注穀梁傳見重  
於時

四年遇於清傳遇有二義疏祝吁之挈者乃九月殺祝吁傳  
疏誤刊在此下殺祝吁傳疏不書氏族二十八字係注文誤

從疏字體

初獻六羽穀梁子曰注言穀梁子者非受於師自其意也按公穀皆非一家之書穀梁子與尸子並出疑經師述其所聞以為傳非穀梁之自稱也

尸子曰初獻六羽始厲樂矣注言魯於是解自減厲而始用六按以厲為減注非爾雅釋詁厲作也彼注引此文亦非此非魯作樂之始也史記民不天厲解厲為病此或言前此之用八佾今始知病其僭耳不則尸子以諸侯當用八佾六羽為非也樹按尸子明曰自天子諸侯皆用八佾則以六佾為病樂是也

桓公元年蔡侯鄭伯會於鄧注鄧某地釋文不知其國故云某陸游老學庵筆記云今人書某為公以為從俗從簡便其

援鵝堂筆記十三

圭

實古某字也据此注及釋文樹按說文公息夷切說日亥夜玉篇公相杏切說同又公丘於切飯器也無作某音者此疑即玉篇丘於切音與然義可通而首不知為丘丘可同此疑即孔子之名作某而如氏因望文生義耳因學紀聞亦同

二年齊侯送姜氏于謹諸母般申之曰注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按父母既不言衣笄衿帨之文則於諸母不應獨表其鬢囊也疑讀為班與使魯為其班以班處宮之班義同

莊三年溺會齊侯伐衛注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與師按罪人斥何人也

五月葬桓王傳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注總者五服最下言舉

下緬上從總皆反其故服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按甯自為之說與其父汪同似謂輕者反其故服則重者當各從本服而反之也此失傳及禮意故韓退之議從江熙但傳舉下二字微讀彼文云傳稱舉下緬者似以緬字屬下為句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傳以是為尸女也注尸主也主為女往耳以觀社為辭按杜預謂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穀梁以為尸女墨子明鬼曰口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是因齊社男女聚觀公往觀女穀梁之解是也國語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亦聚男女之意

援鵝堂筆記十三

古

文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傳內大夫以會外諸侯按諸侯皆諸侯也大夫皆大夫也名分所在豈有內外之殊乎內會外大夫則為恥而內大夫則可會外諸侯此於義何居猥云尊魯真迂陋不通之說

十有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按此傳疑有脫文或異傳爛脫在此而注疏不加是正因就文作解樹按十一年秋狄于鹹三尺三寸五寸四字誤倒下眉見於賦疏諸家皆未校出下叔孫得臣卒疏亦誤刊于子叔姬來傳下襄二十七年織狗那鄭疏亦誤刊殺甯喜傳下昭十五年叔弓卒去樂卒事疏倒下注變謂死喪疏

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注士喪禮潦車載簣笠按見既夕篇後作棄車鄭注云今文棄為潦

初稅畝傳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計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疏何休徐邈云云疑何徐未盡傳意按不云古者公

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則稅畝者不論公田但計其畝而稅之并二畝半者亦稅之矣古者云云言此不當稅也徐邈之說本於杜預

昭十有五年叔弓卒去樂卒事傳按此下楊疏多先發問而徐解之大約錄舊人之語而未加刊正也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輒注覲曰按傳序疏其從弟則註云邵曰是也後我兄弟子姪疏曰邵曰覲秦之等是也此覲字其凱之誤耶抑前注云邵下方空之人耶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穀梁似以蔡爲東所謂漢東三國非以爲蔡侯名也蓋因誤字而誤說之釋文未檢而劉原父權衡亦未詳 奔而又奔之語凡陋

援鶉堂筆記十三

五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疏莊子云楚人有賣矛及楯者云云按此見韓非子莊子無此語

援鶉堂筆記卷第十四

論語

集解序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按周生烈魏志附王肅傳宋書沮渠茂虔獻周生子十三卷隋志云梁有周生子

宋邢昺疏宋史本傳邢昺字叔明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嘉其精博擢

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歷國子博士賜緋選爲諸王府侍講累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

爲翰林侍講學士受詔與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

如故俄權知審官三年加刑部侍郎四年超拜尙書知曹州

援鶉堂筆記十四

一

俄召遷進禮部尙書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祥符初昺知曹州上東封泰山昺表曹州民請車駕經遊本州仍令王範部送州民詣闕優詔答之尋進禮部尙書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者下御史臺鞠得狀欽若自訴詔昺等覆推昺力爲辨欽若德之昺厚被寵顧欽若有力焉按論語爾雅疏乃叔明所撰不得云校定云校定蓋以本於皇侃也朱子論語要義目錄序云本朝至道咸平間命學士邢昺等取皇侃疏約而修之以爲正義

晁公武讀書志云按宋世有皇侃論語疏十卷侃引衛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奚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琅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序稱江熙所集云又曰皇朝邢昺

等撰正義十卷亦因皇侃所采諸儒之說刊定而成書余按  
邢疏所采又有王弼顧歡繆協其間及者有顏特進即延琳  
疑慧琳也見宋書公夷及孔之傳凡此特進琳公之稱似皆具於皇氏之  
疏非邢氏所采也

孔子生月集註序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  
生孔子按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傳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穀梁傳同二十一年但系之冬十月之下蓋以是年冬十月  
經書庚辰朔則庚子乃二十一日不得至十一月也又公羊  
何休註云歲在乙卯疏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  
也惟史記云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杜預從之朱子蓋從史  
記而庚戌之歲本杜氏長歷推之

援鶴堂筆記十四

五

學而時習之邢疏引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按  
此引白虎通本皇侃

從心所欲從字釋文無音柳子厚讀為縱按邢疏似亦為縱  
子厚蓋本皇侃以來音讀也

溫故而知新何註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疏溫讀如燭  
溫之溫觀疏則尋與燭通尋釋則又解燭義也漢書成紀師  
古注溫故知新溫故也謂厚積於故事也此說未知所本  
書云孝乎惟孝友如兄弟包咸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不  
註書名當由不見古文也故如此絕句後人用此文亦本於  
包故從其讀何必強云朱子為非乎况尊古文者不知此安  
國之訓耶又王莽為其子安作奏迎莽男與等以奏示其羣

臣皆曰安友于兄弟

殷因於夏禮馬註所因謂三綱五常按漢書東平思王宇值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藝文志五者蓋五常之道

八佾舞於庭疏今以舞勢宜方故同何杜之說云云按此本  
左傳孔疏但改今增杜為已說耳

揖讓而升下疏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按疏亦同禮記鄭註  
以揖讓而升下絕句

繪事後素詩人之意以云容色之美者不假粉黛而增姚冶  
夫子解之則云有素而可施繪耳然亦與攷工之意殊凡書

繪之事後素功康成注云後布之為其易漬汗也蓋白者易  
汗故青赤黑黃之類既施乃加素耳但鄭據攷工解論語於

援鶴堂筆記十四

五

詩意不順朱子本陳用之禮書解論語攷工有誤於詩人之  
意亦失之矣

奧竈月令其祀竈鄭引逸中醫禮云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禮  
先席於門之奧東面疏云此廟門外西屋設主於竈之竈物以土為之

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  
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祭既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即

席與迎尸又禮器疏云奧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  
俎及籩豆設於竈陞延尸入與按王孫賈之言蓋祭與之禮

在後而祭主於竈陞其禮在先也與其媚之於後不若媚之  
於先故求仕於衛者亦不若納交於左右用事之人之為得

也又按此竈乃祭時煇燹雍燹之竈非如今人日用烹飪之

地故在廟門外

哀公問社文二年作僖公主疏作哀公問主於宰我按疏本  
公羊何註公羊疏云古文論語有社字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何以為廟主也

何患於喪乎朱子解喪字本劉原父七經小傳解木鐸仍用

孔安國注則以上有何患字也余謂原父說此尤微封人明

識孔子為世之師也其說亦本揚子法言

里仁為美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按康

成解亦本荀子荀子大略篇仁者里仁非其里而居之非禮

也樹按應德遠百一詩所以占此土是謂仁智居善注引論語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可謂諺矣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据孔博士註則

如字若春秋第四篇第五章引此似作烏路反樹按春秋四篇未詳記者

援鵝堂筆記十四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按字書有平上去三聲而屏去之三

與離去之去未嘗有上去之分也邢疏不可違而去之一句

極明 凡字以上去分義似亦非古顏氏家訓會言其非

蓋有之以我未之見也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

故云為能有爾我未之見也集註蓋不敢終以為易正本其

意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言果人人用力而有不足者亦必

見之一節有此兩意時文於我未之見一層往往略過題面

不清但以莫肯用力夾雜說

事君數舊註數謂速數也邢疏云瀆而不敬劉原父意林昭

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引論語此文云數猶數數也云進之

不以禮節者為數莊子曰彼於致福未數數然左氏傳無日

不數於六卿之門皆謂進不以禮

瑚璉也禮記音與此同然杜甫水宿遣興詩嶷嶷瑚璉器似

以平聲讀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皇侃據此云鄭註誤論語疏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

而包咸鄭子等說此文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

有所據或相傳而誤

可使治其賦也襄二十五年傳楚蔣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

治甲兵孔疏以下書土田諸事皆為論賦之事

千室之邑左傳襄二十七年唯鄭備百邑

伯牛有疾子問之白扁執其手曰亡之孔曰亡喪也按漢書

楚王鴛傳亡之作獲之

援鵝堂筆記十四

竊比于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賢大夫疏王弼云老是老聃彭

是彭祖按王弼一作王肅釋文作鄭氏

自行束脩以上按尚書如有一介臣傳如有束脩一介臣疏

云孔註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今註玷此語又後漢書伏

湛傳杜詩薦湛疏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章懷注自行束脩謂

年十五以上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集注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

嘗讀他論加假五十作卒按劉作聘君者劉勉之字致中學

者稱白水先生東樹按此條借抱軒筆記亦載之皆不詳竊

十五家漢司馬遷倪寬晁錯董仲舒孔安國馬融趙岐毛萇

何晏諸葛武侯唐陸德明趙寬韓愈丁公著宋周子張子二

程子謝氏良佐楊氏時藍田呂氏大臨游氏酢尹氏惇羅氏

從彥呂氏希哲稱呂侍講王氏安石蘇氏軾武夷胡氏安國

五峯胡氏宏致堂胡氏寅劉氏安世稱劉忠定范氏祖禹孔氏文仲延平李氏侗稱師劉氏勉之稱劉聘君劉氏敞稱劉侍讀張氏叔稱敬夫呂氏祖謙吳氏棫周氏季先晁氏說之那氏昂洪氏興祖西山李氏郁光祖潘氏與嗣豐氏稷魏氏長師聖林氏之奇張氏九成鄒氏浩潘氏與嗣豐氏稷魏氏了翁陳氏賜晉之會氏幾吉甫何氏鎬稱叔京蘭溪范浚建安王勉徐氏陳氏朱子尊周程何氏鎬稱叔京蘭溪范浚延平稱師於劉致中以父執稱潘君於南軒何氏鎬稱叔京蘭溪范浚也略其人則稱名如王勉稱潘君於南軒何氏鎬稱叔京蘭溪范浚也惟鳳鳥不至章引張子語諸本皆誤作趙匡稱字避宋諱誤也又孟子引徐底豫章下引延平語亦誤作李氏傳刊者之屋廬子兩章引徐底豫章下引延平語亦誤作李氏傳刊者之引陳氏厥於嫡母云日未詳何人孟子盡心篇齊宣王短喪道傳四書纂疏於諸儒名字爵里皆詳獨陳者卿字壽老詹泰伯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引劉侍讀乃劉貢父敞胡炳文四書通亦闕

互鄉難與言疏引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觀此

援鶉堂筆記十四

木

疏凡論語似舊本有疏而叔明等修之非創也故本傳但云校定琳公豈慧琳耶東樹按孝經序近相祖述殆且百家關睢之亂孔子世家云幽厲始於衽席故曰關睢之亂王道之始張守節解亂曰理是也論語鄭注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註雖與史記義殊而以亂爲理則史鄭義之所同也朱子解亂如楚辭之亂此勝於鄭註而引史記却非且以合樂三終例之則關雎如朱子之解得矣以之言詩可云關雎爲終乎此不得爲風始矣東樹按晉司馬彪傳關雎既亂師重寫鄭注以此知叔明之陋顏淵喟然嘆曰集注胡氏註無上事而喟然歎曰按晉書儒

林劉兆傳有答如上事語又楞嚴經語月光童子章中有說如上事語

不舍晝夜顏監匡謬正俗云舍字訓止訓息也人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此不舍晝夜謂曉夜不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晝改音捨違義借讀於理乖僻楚辭辨證亦及此莊周云百舍重趺亦謂在道多止息也然邢疏云不以晝夜而有舍止則舊本讀去音東樹按張茂先勵志詩逝者如斯曾無注亦讀去音困學紀聞從楚辭辨證苗而不秀疏此章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按

福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想舊有是說故疏仍之福碑見潘正叔贈陸士衡詩註

援鶉堂筆記十四

七

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至夫何遠之有按漢魏論語似以唐棣之華通上可與適道爲一章董子春秋繁露竹林第二詩云棠棣之華至可與適道矣東樹按上明言未可此復言不非是理合之鄉黨朝位天子五門庫臯雉應路舊以臯在諸侯三門庫雉路也又天子諸侯三朝燕朝於內寢之廷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及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是也其日視朝則於路門外司士正朝議之位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司士爲之位是也此玉藻之內朝卽文王世子之外朝又名治朝蓋對中門外之外朝爲內對路寢內之內朝爲外也其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則朝士職所云三槐九棘

之朝也然則此入公門者庫門也過位者此外朝之位門屏之閒宁立之處則雉門之外也復其位孔博士云復其來時所過位非也此位卽朝士職所云孤卿大夫之位蓋云出矣則適其外朝之位而君亦適路寢矣安得如唐應德文云瞻仰堂上君適臨之者哉又何呢瞻引匠人注云復位指外九室所云者卿朝焉者然余按爾雅明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言位則非室內之謂矣且匠人乃天子之制諸侯備九室否鄭註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治事處

禮記下卿位孔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註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嚮邇卿是也按鄭孔之說以過位爲君位異也

援鵝堂筆記十四

八

檀弓朝不與燕不坐正義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以下大夫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履升堂謂之旣明脫履升堂則坐也執圭集註云諸侯命圭使大夫執以通信按玉人瑑圭璋八寸以頰聘聘所執非命圭集註誤聘禮記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諸侯所有圭璋璧琮固非一矣然必擇其美而爲國之所寶乃執以聘此所以爲重器也疏凡執玉之禮大宗伯云云按直抄下曲禮疏以是知叔明之誦

紅紫檀弓練衣黃裏縹緣釋文縹淺赤今之紅

非帷裳必殺之按儀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注今冠衡縫以其辟積多又喪服傳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註祭服朝服辟積無數素間辟積於下

齋必有明衣疏凡祭服先加明衣云云此本皇侃之說見玉藻正義

君賜腥禮運腥其俎孔疏據郊特牲少牢以薦孰爲之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薦之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朝薦薦腥故腥其俎之時豚解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援鵝堂筆記十四

九

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禮家以前節君客其臣其有嘗羞者節非君所客也鄭注飯飲利將食也讀飯上聲而說論語者證侍食於君亦君不以爲客者也而夫子猶先飯則與玉藻禮異余謂玉藻飯飲而俟之飯亦讀去聲蓋飯且飲但不嘗羞耳則論語此節及玉藻後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亦相符矣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日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問之言而漢書杜鄴傳云善閔子守禮不苟從親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後漢書范升奏記亦日子以人不問於其父母爲孝此說得之胡氏於文句雖順較不如此說於義長也



魯人為長府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官府名今集注用鄭氏註

億則屢中注雖非天命而偶富按偶富非偶然之富即疏所云經營之累蓋致富也註中兩雖字本長語不必泥之

吾與點也周日善點獨知時按朱子集注初本曾點之學有以見夫天理本然之全體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故其胸中灑落無所滯礙而動靜之際從容如此及其言志則又

不過樂此以終身焉無他作為之念也後改本云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渾然日用之間隨處發見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適其所理之常而天下之樂無以加焉用之所行則雖堯舜事

業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事為也但考其行而不掩焉故不免為狂士然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右見答萬正淳書樹按近吳江吳志忠著四書章句集註定本辨淺妄倫謬亟宜放而絕之

唯亦則非邦也與曾皙如不知子路以言之不讓而見哂而哂其為邦也者則一問求而夫子之答已明何為又問亦乎況六七十如五六十求言之而點親聞之豈復有非邦之疑蓋其問以子路自知其能故肩之而不為遜辭而求亦則似有未遽自信者姑為退讓之言耳而夫子答之以皆為邦與子路故無異也二子非有所不足而可眾信其能耳葉花南之說如此按註疏以唯求唯赤二句曾皙之問皆為夫子告曾皙之言於文義不符順

援鶴堂筆記十四

克已復禮馬曰克已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按諸葛恪傳云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此正循用孔馬舊義左昭十七年傳引孔子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精義范氏事得其序謂之有禮禮得其和謂之有樂事不成則無序亦無和故禮樂不興東樹按此則解經亦大疎矣

邦無道危行言遜集註為國者使士言遜豈不殆哉宜亦有警於當時云爾然朱子於時則竊同柄國有忌於忠直及高世之言其君人者非有厲禁也

神謀漢後書皇后紀有議郎卑整引風俗通云卑氏鄭大夫卑謀之後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謀

孟公綽左襄二十五年傳齊崔杼師伐我北鄙云云孟公綽曰齊崔杼將有大志哀九年齊侯使孟公綽辭師於吳公叔文子子曰衛大夫公孫枝鄭注禮記云公叔文子名拔或作發公孫枝秦人此注疏誤蓋仍南監本之謬毛氏刊書並不詳校何吧瞻已言之又公叔文子見左襄二十九年及定六年傳

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馬曰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為之難按後漢書皇甫規傳論正本馬氏之說然文義頗不順當云言之而能不怍者其為之亦難矣何也內有其實而後不怍夫積其實為之不亦難乎

援鶴堂筆記十四

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孔曰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疏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  
衰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云按此元凱謬說奈何據之以  
解經況孔注並無心喪之解此陋儒之惑世也

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顯與在邦域之中下云謀動  
干戈於邦內似不得指為遠人又云社稷之臣亦不得以不  
服加之文德須言禮教風化之美蓋以均安為心而不以貧  
寡為患則不得利遠人之所有但致其來而安之舍文德之  
修而奚事哉玩故字蓋舉先王古訓成式而示之以見不事  
干戈而修文德本真求均安之而無所利之固如此耳其於  
遠人尚無事於干戈況近如顯與哉頃見李文貞時文已如

援鵝堂筆記十四

圭

此說註中有內治修云云然此章對季氏說上節是應手針  
砭內治尚未暇與之深言時文講章不足據也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昭二十五年傳樂  
祈曰政在季世三世矣注文子武子魯君喪政四公矣注宣成

昭三十二年傳史墨曰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  
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世於此  
君也四公矣所云四世五世當據傳而增定公桓子耳集註  
不言文子則泥於左傳載季文子之美又以舊注及悼子故  
承用之鄭注據史墨之言增定公為五世則四世並及桓子  
可知孔註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  
家文也按孔博士作注時遂下據史記乎且魯世家亦不及

悼子也

便辟便佞按公羊定四年傳註引論語作友辨佞疏便辟謂  
巧為譬喻辨佞辨為媚矣此與馬鄭義殊馬融注便辟人之  
所忌以求容媚鄭康成注便佞便辨也謂佞而辯詳見前公

夫人自稱曰小童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曲禮夫人自稱於天  
子曰老婦注謂畿內諸侯之大夫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  
侯曰寡小君注謂饗來朝諸侯之時

子見夫子乎昭七年傳孟僖子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  
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孔疏身為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  
尼未仕不必稱為夫子未仕之時為仕後之語是邱明意尊

援鵝堂筆記十四

圭

之而失事實陳恒未死言諱亦此類也

虞仲夷逸南漢地理志小顏註虞仲即仲雍夷逸言竄於蠻  
夷而遁逸也僖五年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注不從父母  
命俱讓適吳哀七年傳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之斷髮文  
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按周章之弟武王立為北虞者亦名  
虞仲

朱張疏云王弼以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按荀卿所稱  
乃野臂子弓弼云即朱張未知所本

亞飯三飯四飯周禮膳大夫司樂禮記玉藻王制但有侑食  
舉樂之文而已四飯之文僅見論語包咸注云三飯四飯樂  
章名各異師白虎通義禮樂篇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

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云云四飯之義得此始明又按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樂官師瞽挈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孟堅以太師摯為紂時故其作白虎通以四飯為王制又云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然魯用天子禮樂即以孟堅王制之說為夫子自衛反魯後事解之亦可通也儀禮特牲少牢所云三飯九飯十一飯者賈疏云食與飯有大小之名一飯為一口此與論語義殊

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按漢書衛綰傳劍者人所施易如淳施讀曰移

援鶉堂筆記十四

南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按漢書薛宣傳引此作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宜雖淺於經術然亦見當時有此讀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曰困極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永終按史記三王世家允執厥中天祿永終直不疑傳永終天祿班叔皮王命論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漢人多如此解尚書孔傳亦同包注惟魏志陳留王咸熙二年紀云天祿永終歷數在晉似如今朱子集註然晉書武紀鄭冲奉策晉王云歷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仍同漢人相承舊解也

予小子履三語孔曰墨子引湯誓其解若此按此見於墨子兼愛篇名湯說不名湯誓蓋湯以旱災號告於神之辭故其

文曰今天大旱云云云云此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詞說於上帝鬼神此正周禮太祝六祈六同說也而後之作二十五篇之文者遂踵博士此篇之誤斥為伐桀而又以告天之文為伐桀之文矣又墨子引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俗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

正義云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書檢大禹謨湯誥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略矣余按二帝三王之事數語商書湯誥孔疏具之蓋此疏出於皇侃故孔得引之耳或邢昺鈔孔疏偽書雖行於梁世然羣儒未必遵之

援鶉堂筆記十四

五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曰命謂窮達之分按董生對策引此以知命為知天命之性

孝經

唐明皇御製序朕三復斯言景行先哲正義曰景明也按景明也本鄭箋然余意此序之意與後漢書劉愷傳中景仰前脩同誤用經字耳作疏者曲申之也王山頭陀寺碑法師景行大迦葉

今存於疏用廣發揮蓋明皇御注命元行冲作疏邢昺奉勅校定注疏序云今特剪截元疏即元行冲疏也

御註疏字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云云一段按此即劉子元之議元疏襲之

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弟子按康成禮注所稱司農乃鄭眾也康成於漢末曾徵為大司農故宋均亦稱康為司農

孝經疏多梁隋前舊說其義不必皆善然所當識

爾雅

郭璞序 總絕代之離詞史記言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

豹鼠既辯 實攸辨鼯鼠見摯虞三輔決錄注云光武時

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疏十餘家者陸德明敘錄健為文

學注二卷劉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孫炎注三

卷惟此五家而已又五經正義援引有某氏謝氏顧氏今郭

援鵝堂筆記十四

七

氏言十餘者典籍散亡未知誰氏或云沈旋施乾謝濟顧野

主者非也此四家在郭氏之後故知非也王厚齋云經典敘

錄爾雅有健為文學注二卷一二云健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

漢武帝時待詔範按隋志云漢中黃門李巡又小雅蓼蕭詩

疏云巡與康成同時則巡即後漢書宦者呂強傳末汝陽李

巡矣孫炎見魏志王肅傳樊光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見後

釋艸疏中

釋詁 廢稅赦舍也陸氏爾雅音義稅始稅反

釋言 熒娃也娃音頃按集韻音亦同疏然則娃者云云三

十一字本詩疏

釋訓 子子孫孫引無極也以下數句合韻

釋親 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注同出謂俱嫁事一夫按妻之事夫與婦之事舅姑等同出而嫁一夫者何以論生之先後而為娣娣

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注猶今言新婦是也按疏引儀禮喪服傳鄭注云云較儀禮多二十五字

長婦謂稚婦為娣娣婦謂長婦為姒按前所云娣娣者

既謂同嫁一夫以年先後而為娣娣之偶矣此所云長婦稚

婦者自以夫之長幼而別之耳疏乃云止言婦之長稚不言

夫之大小蓋非所引左氏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殆

亦偶為世偶猶今俗以兄嫂而呼弟婦為嫂者矣

釋宮 正門謂之應門疏大雅云乃立臯門鄭箋云諸侯之

援鵝堂筆記十四

七

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按諸侯無臯門應門

室有東西廂曰廟註夾室前堂按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廟

廊惟清善註引此語健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

釋器 甌瓶謂之甌疏引方言或謂之壘壘謂之甌鼓鼗按

甌讀為鼓鼗之鼗耳鈔撥方言遂并其音釋雜則行間正文

豈作疏者即如此誤耶

肉謂之羹註肉臠也疏儀禮所謂腳臠臠是也按公食大夫

禮鄭注腳臠臠今時臠也皆香美之名

釋天 釋天第八按此疏全鈔禮記正義

釋地 河西曰雍州疏鄭元水經云云案宋時論語疏水皇

侃孝經則元行沖爾雅未詳此引水經則唐未聞

燕有昭余祁注今太原鄆陵縣北九澤是也按今介休縣東北二十餘里俗名鄆城泊

廣平曰原高平曰陸按尚書孔傳高平曰太原

西至於鄆國按玉篇本說文於水部汎字引爾雅鄆國作汎

正背有正為負正註此解宛正中中央隆峻狀如負一正于背

上按此自解負正也非必仍解上文宛正記詳

釋山 上正章按李善注文選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引此

作鄆

泰山為東嶽五句疏中所釋全鈔崧高詩疏詩疏亦不知誰

氏之說似非出於孔氏疏又云竊以璞言為然按為下脫不

字詩疏亦同

援鶉堂筆記十四

六

釋草 卷施草按劉逵注左思吳都賦作卷施

釋木 時英梅疑時英二字為句疏云英梅者似誤

楓櫺櫺廣韻楓字下引孫炎云櫺櫺生江上有寄生枝高三

四尺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泥之即雨

積苦茶凡作疏於注文必自為解無覆述者此條注疏同文

余疑此殆舊人之疏無注文者宋人抄錄不加裁翦耳

釋蟲 蜚蠊蜚疏引左氏云云本隱元年孔疏

食苗心螟食葉蠧食節賊食根蠹注分別蟲咬食禾所在之

名耳皆見詩範按詩疏引郭注有螟與騰與蠹古今字耳

十字疑亦郭注詩字下脫失也蠹舊或作蠹

釋獸 鼯鼠按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

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盧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

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若虛藏用弟見盧藏用傳

豹文鼯鼠注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

疏引漢書云案本傳無此

孟子

宋孫奭疏按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為莒縣主簿

上書願侍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講

尚書賜五品服奭以為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久

之以父老乞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

罷待制還糾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

中徙兗州仁宗即位乃召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

援鶉堂筆記十四

七

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

閣學士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

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

左僕射諡曰宣常按五經切治道者為經典徽言五十卷又

撰崇祀錄五經節解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

爾雅釋文按叔明宗古並為宋初經儒而宣公詆天書之

妄諫汾陰之詞論未能之誕引唐元宗覆亡禍輒陳勝黃巢

之倡亂隋煬帝晉末帝惑於小人而致滅亡之故以斥一時

姦邪造祥瑞託鬼神輕勞車駕虐害飢民至述馬嵬之誅國

忠戒真宗母為明皇不及之悔痛哉其言之也以視叔明之

妄飾部民望幸請駕經曹州其用心何如哉

為國子祭酒日減印紙之費

不具 又真宗之世號為太平如宗古所論禍患殆一無所  
驗而當時不以為罪作史者亦不以其言為無驗而屏而不  
盡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人君之所以承天地下  
答民萌不容以少懈也而思患於未然杜邪於未熾者人臣  
之所為恪恭匪懈而不敢以阿合取容苟焉將順為美也往  
時

車駕東巡先師副憲樂園仲公亦以慮變為言值海宇昇平  
朝野乂安而抱厝火積薪之憂可謂迂而寡當而先師卒以  
直言而死論者亦咎其言之無據嗚呼是豈知節士之所以  
忠其主哉後人君欲崇經學脩儒術尤當重廉恥養士氣以  
培植其根源不則借六藝以文奸言而曲學阿世其害固匪

淺鮮矣

援鵝堂筆記十四

幸

偽疏割趙註 王伯厚曰孟子疏序云孫奭撰崇文總目館  
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是邵武士人偽作不解名  
物制度其書不似疏何肥瞻云今刊本趙注非全文偽疏每  
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趙注為之毛斧季從  
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者重刊以復  
趙注之舊也閻百詩以為閻所未聞余按小弁小人之詩章  
朱子集註所載趙氏曰生之膝下數語今刊本正載之疏中  
可徵何說之信又齊人伐燕勝之章末趙氏曰征伐之道當  
順民心民心順則天意從焉矣今見疏中且少二句又善注  
文選出師表引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同之猶有感激今本

見聖人百世之師也疏又注求自試表引趙岐孟子憂國忌  
家又嵇康絕交注引趙岐孟子章句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  
中和為貴善注陸機連珠引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  
天道可知安改常心乖性命之指崇文總目云唐陸善經注  
孟子以書初為七篇因妄去趙岐章指與其注繁重者復為  
七篇云又晁公武云孫奭撰正義以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  
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余按今疏  
仍云子莫魯賢人同趙注然則今疏非晁氏所見之本與其  
載疏中章指即陸氏之所刪而作疏者又采以入疏與  
偽疏荒陋舛謬如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注讀其書者猶恐  
未知古人高下正義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

援鵝堂筆記十四

幸

之人可以友也乎按注似以讀其書連下讀偽疏蓋未詳也  
有不虞之譽章注云若尾生與婦人期於梁下陳不瞻將赴  
君難云云正義云尾生陳不瞻之事皆據史記而言其事煩  
故不重述耳按史記中載尾生事見蘇秦傳陳不瞻事見於  
韓詩外傳新序耳又西子蒙不潔正義云西子西施案史記  
西施越之美女云云史記亦並無此語荒陋如此乃敢託名  
儒作疏字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觀孟氏譜云孟子周定  
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  
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  
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

畢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云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為孟子之從昆弟與譜不同右此一段見王圻稗史文史門不知采自何書孟子生卒既不見於前史其譜誰所撰安從得之也按貞定王在位二十八年無三十七年若云二十七年之誤則是年已亥至赧王十六年壬戌即八十四矣安得至二十六年乎或者二十七為二十七之訛二十六為十六之訛然八十四終不可信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從孔子既歿而言之抑泛從其生時言之耶

一遊一豫 按昭公二年左氏傳宣子譽之正義引服虔注

云譽遊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為諸侯度所引夏諺孟子文也

雖有鐵基 按周禮秋官雉氏春始生而萌之康成謂萌之者以斫其生疏云漢時茲其即今之鋤也

其間必有名世者 國志集注傅子引此作命世見荀攸傳註古名命字通故諸書多云命世大才命世之才又亡命即亡名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 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按王與之周禮訂義於遂人餘夫受田引禮圖說正用邠卿此注蓋云中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所云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

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也鄭氏之說不與孟子合注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按禮記鄭注夫猶治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巨擘 擘小顏漢書注步歷反見田儋傳 逢蒙 匡謬正俗云逢蒙之蒙當如其本字更無別字今之為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音

鬱陶思君爾鬱陶乃喜也舜曰惟茲臣庶亦喜之之詞故曰象喜亦喜但以憂喜連言觀偽喜句可知鬱陶哀思孔傳耳明人閩鄭瓊并觀瓊言以此為書文者是

有庠 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範按此言舜葬後

而象始來營道蓋有庠不知何地人以象為有鼻之君而至此故呼為鼻亭耳非象封也漢書昌邑王傳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庠死不為置後顏師古注在零陵今鼻亭是也鼻亭得名果因象與否誠未可知即果因象名之則亦括地志為是若如顏監之說象封竟在零陵則真是放矣孟子何云封耶

欲常常而見之 趙注以欲常常而見之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朱子以不及貢九字為古書之辭按文義語勢朱子得之然尚書逸篇傳至齊梁而趙此注亦似目見非如他注逸書也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 註中謂不待及二十字是一句然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 註中謂不待及二十字是一句然

余按以政之以猶與也

食色性也 註甘食悅色云云按甘之悅之者為性以我為悅以長為悅遂於此判內外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 由是云者仍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言之

牛山 續漢志青州臨菑下劉昭注引孟子注曰南小山曰牛山按今趙註無此語

耳目之官不思 荀子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為其事而無其功者 淳于髡似以孟子之意謂國之削而不亡者即賢者之效不待名實之加於上下也故以為其事而無其功為未覩髡蓋以孟子在三卿之中為為其事矣又

援鶉堂筆記十四

書

一說為其事之必有功言有諸內者此一句足上文耳以見為之而無功蓋無諸內也按上兩說前說似平穩

蔡邱之會 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邠卿注與諸侯會

於蔡邱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疏云皆束縛其牲而不復歃血言不負桓公之約也疏雖偽

作然諸侯屬下讀不誤諸侯屬下讀方與今之諸侯相對車板讀書之讀與匱通云云余謂讀書者讀載書也豈可以

讀為匱左傳昭九年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襄公九年士莊子為載書杜注載書盟書荀偃曰改載書

子駟亦以所言載 策孟子所言載書似同僖二十五年宵坎血加書也鄭注司盟盟者書其詞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

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按盟之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坎血而讀書歃口歃血也

人知之亦驚 驚韻書以許驕切者喧也五刀切者為自得貌按車攻選徒驚驚毛傳驚驚聲也釋文驚五刀反或許驕反據此喧與自得義殊而音可隨讀也

孽子 玉藻公子曰臣孽鄭註孽當為桀聲之誤釋文孽音桀五葛反徐五列反

王子有其母死陳氏注云云 按喪服傳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注云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為母不得伸蓋禮云厭降者緣君父耳無厭于嫡母之文趙邠卿孟子注云

援鶉堂筆記十四

書

王之庶夫人死迫于嫡夫人集注引陳氏厭于嫡母之說蓋竝非是 按陳氏之說 又集註今刊本引儀禮脫一麻字麻者鄭云絲麻之經帶也閻若璩四書釋地於此處集注並加駁

正按禮公子為母幾無服矣傳云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今王子母死請數月之喪或亦以喪服記所云者為不安于心而欲伸之故云欲終之不可得

非并儀禮所云云者不可得也蓋觀其傳之請及孟子之言其於儀禮此條所云古之道不即乎人心者與 閻若璩潛

邱劄記云集註所載陳氏乃陳耆卿按通考經籍志有陳壽老孟子紀蒙十四卷不言作書歲月其論語紀蒙成於嘉定

之初葉水心序之云古聖賢微言至二程而始明張呂朱氏



後時同起天台陳書卿生晚而又獨學然則耆卿後於朱子  
朱子恐無由取其說也朱子卒於慶元六年下距嘉定初七  
八年

善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所見之武成疑非今世所  
傳之武成得母後出者因孟子而改耶 牧誓云庸蜀羌髦  
微盧彭濮則諸從征衆矣又言檀車之盛鷹揚奮武豈以戰  
爲病

以追蠶註引豐氏豐氏未詳豈豐稷耶然稷本傳及藝文志  
並未言稷注孟子

兩馬之力與 註云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  
稱賦是兩馬也余按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注國馬

援鶴堂筆記十四

美

民馬也十六邱爲甸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  
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也且邠卿之注似謂此兩種馬之外  
更復多馬故蓄限深切耳又楚語國馬足以行軍非關

故思其次也對中道而有次之名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三句  
孟子自解引孔子之言而見在陳所云意亦同耳思其次也  
兼狂簡言之下又其次因上舉狂者之槩而及獯者乃就其  
次而分別其等不必以上文其次卽單指在語意次第如此

易林

易林四卷按隋志焦氏易林十六卷又有周易變占十六卷  
易林紀驗沙隨程迥著按少隨易解外編所載與此不同此  
多陋語不知誰所爲也

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按費直題焦氏書似流俗人妄  
爲之

春秋繁露

總評 今編修胡君仲力繁宰萍鄉按繁渠字之訛  
目錄卷十三 四十之副他作四時之數

卷一 楚莊王第一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明汪道昆本注得  
殆恐是不待余按殆疑跡

晉伐鮮虞按昭十二年十五年公羊無傳 樹按先生蓋謂  
仲舒公羊學也  
公子慶父之亂云云當時治公羊學者於晉伐鮮虞及公如  
晉未審若爲杜撰作解此蓋據其文以立說故其文舛牙不  
可讀非傳本誤也

援鶴堂筆記十四

毛

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按文見昭二十五年傳  
玉杯第二其論難之非董之所能見也似仲人伸論董生之  
說

卷二 竹林第三詩云棠棣之華至可與適道矣按漢魏論  
語俱棠棣之華以通上可與適道爲一章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云云按董生時時疑未見古文尙書且  
亦不得見禮記之所引也

鄭伐許見成二年以喪舉兵見成四年蟲牢之盟見成五年  
以上並無傳 樹按亦  
謂公羊

卷三 玉英第四遂賢君而霸諸侯遂下有脫字  
辭窮無稱主人按主人上疑當重一稱字

經曰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逢殺之按公羊傳無其文二傳亦無未審何人之傳

至於節取乎莒之以為同居按之字衍喪服小記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

莒人滅節云云按襄六年莒人滅節公羊無傳治公羊者取穀梁為說然穀梁云立異姓以蒞祭祀而不詳其事至何休

范甯乃云節立其外孫莒公子也范甯說尤詳不知其所自受今閱繁露亦同

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按此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於包來

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按此見莊八年

年

援鵝堂筆記十四

无

故謂之大去按大去其國不同公羊亦與穀梁異

卷四 乾溪有物女木盡則女見二女字誤東樹按當作汝水盡則不見此即楚靈王死處之乾溪但事物不詳乾溪在今潁州府亳州界

大戴禮

韓元吉序 按儒林傳云云不知按上引何人之說

宋季三朝政要理宗嘉熙元年詔國子監下臨安府刊朱子通鑑綱目禮記集說大戴禮列於學官故當時有十四經之目以大戴禮也

主言篇女懂或引易懂懂義非此即寡人蠢愚冥頑之蠢也

史記遵職奉義愚蠢而不逃事木書千乘篇作不敬以惑懂

愚皆同又疑同侗論語孔記未成器之人宜謹愿豈非女懂之解耶

主言篇三井為句烈家語作三井為埒埒三為矩矩句字通古書難明當兩存之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不必核以周官

孟子矣

五義其心不買買或改質為近亦或作無有差貸之貸

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離如離經辨志之離或如揚子炳明離章之離蓋猶歷象耳非附麗義

小辨篇傳言以象反舌皆至象即象胥也

衛將軍文子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按史記注引此作子然少間按前書武帝紀臣瓚注引猶名此為三朝記不名少間

釋名

援鵝堂筆記十四

无

序 劉熙成撰按成下脫國字陳氏書錄解題釋名漢徵士

北海劉熙成國撰 吳志薛綜傳避地交州從劉熙學

援鵝堂筆記卷第十五

史記一

五帝本紀文祖者堯太祖也按以文祖為堯太祖此疑太史公從安國問政而得之者今書傳乃云堯文德之祖廟則謬悠之說矣康成以緯書釋經裴氏不當取以解此

重華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

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

七世矣按左昭八年傳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魯語云幕能

續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孔晁孔穎達不詳東樹按惠棟左

幕舜後虞思也鄭眾曰幕舜之先也裴駭從賈

侍中說杜用先鄭說然亦不詳去舜遠近也

乃流四凶族歸熙甫云四凶即堯紀之四孽在攝位後此則

以為賓於四門即其事也古書前後難考一用孟子文一用

左傳文以備異說識其牴牾則非也

南撫交趾北發索隱曰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又

按漢書北發是南方國名今以北發為南方之地誤也此文

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下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長

字下少一夷字大戴禮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云鮮支渠搜

則鮮支當作析支也鮮析音相近鄒氏劉氏云息并音耐非

也且夷狄之名古書不必皆同今讀如字也歸熙甫云索隱

增改闕誤南撫交趾北戶西西戎析支渠搜氏羌北山戎北

發息慎東長夷島夷今只當據舊文西戎上西字北戎下北

字長下夷字皆不必增史文簡古有省字無害但北發疑當

援鵝堂筆記十五

一

作北戶又云凡用尚書文字異者或太史公所見別本不同或有古今文字異或改用訓解字或全句改者讀者當有辨

漢書按北發解其具

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按魏志高堂隆傳乃舉文命隨山刊

木未必本之史記疑經儒相傳以文命為禹名也

三國致貢其名馬融曰言箇籀楷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按

康成以其名屬下今偽傳蓋同馬也疑偽傳多取之王肅肅

好買馬而不好鄭氏

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文語歸熙甫云子長用書文有改者或以易曉語易之必不

反更為難解之文其斷絕不可曉者蓋其所見乃伏生今文

尚書故與世所傳古文有異耳如來始滑亦猶弔由靈之類

自不可解古書宜略會意其疑者即當闕也按熙甫之言誤

矣子長所見乃孔安國所讀之真古文也其易曉語乃從安

國問故而即以其訓詁易之据其文亦可知世所傳孔傳之

偽

般本紀子其大理女按史記無賴作無俚此大賚賚字作理

同耳樹按漢書樂布傳贊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言計畫道

理無所至蘇林曰俚也音灼引方言俚聊也許慎曰

也

盤庚五遷按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亳殷乃五遷也史

記文似疏而意不異耳其云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即下

涉河南治亳也迺五遷無定處言自湯至此五遷而無定處

援鵝堂筆記十五

二

言其遷之數所以有告非言已五遷而又將遷也

說為胥靡築於傅險按荀子儒效篇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

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則胥靡似言貧窘也

楊諒註拘於舊說樹按先生後復記云舊說非是荀子正斥傳說言耳

益廣沙邱苑臺正義云括地志沙邱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

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二年更

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據朝歌北據邯鄲及沙邱皆為離

宮別館按史云盤庚涉河南治亳武乙去亳徙河北竹書蓋

云自盤庚徙殷虛不徙亳尚書疏已辨之矣殷虛在今安陽

縣之南朝歌在今淇縣

周本紀公叔祖類索隱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蓋三代世表

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蓋字叔類號曰

太公也按今表正作公祖類則今本與唐本校後之沿誤必

多矣又禮記中庸孔疏引史記云亞圍卒于太公叔類立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

張守節正義云十當為九按十當為七文王詩疏云伏生司

馬遷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其據書傳史記言之甚明自

斷訟迄崩連本數之僅七年若云後則除本數之乃六年東

按詩文王孔疏云鄭云文王得赤鳥武王俯取魚皆七年

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年數此即連本除本之解正義

云十當為九而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俱與尚書相違是

不知史記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蓋承用伏生也疑孔安國

於文王受命未必異於伏生而太史公從之問故故於此亦

援鵝堂筆記十五

三

鑿鑿言之耳則十年當為七年而九年十一年固不謬也謂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此本書傳史記而鄭康成同之者也

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者此六劉歆三統歷而班固漢書志

中亦載其說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之所同也作古文

尚書者正同劉歆之說故有九年大勳未集之語文王受命

毛傳無明文孔疏意其同於劉歆余亦疑其近之蓋古文尚

書說多同於毛傳左氏傳

劉敬傳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

闕天之徒求有莘氏之美女歸熙甫云文王之免當不以此

此太史公之陋

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按王武王師太

公也九年屬下為句而方文轉以師字屬下九年屬上誤也

九年屬上則上祭於畢是何年乎豈可蒙上即位之文乎且

七年者上文甚明以九年為文王不突如乎馬融曰畢文王

墓地名也按融此注蓋緣前此言圖緯者以畢為西方之宿

故蘇竟云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於天也索隱正本蘇竟

樹按索隱曰按上祭於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

而祭畢星也今裴氏集解但載馬融此注先生故分別言之

表商容之間按樂記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與此以商容為

商之臣不殊康成注禮記說也也表商容之間見荀子大略

篇樂毅傳燕惠王遺樂間書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息以

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

出然後二子退隱留侯世家亦云表商容之閭則商容為人

援鵝堂筆記十五

四

名無疑康成未必不見荀子史記特不據之為注耳

亦不賓滅按周書作賓成此賓滅疑賓讀墳也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方望溪云馬牛本徵之

井甸者事畢縱釋之使所司各驗受而還也必於野外者車

徒至眾非城邑所能容也管仲素賞於泰舟之野期軍士余

按毛奇齡云歸之與放祇是休養不過仍還畜牧兼載李璫

之說見古文尙書辨冤東樹按素賞者言無事而徒賞之也管子無注

武王王亦醜按別本無下王字

魯天子之命按魯當如書序作旅

褒人請入褒姒當幽王二年按厲王末至幽王三年幾五十

年既亂而遣之既笄而孕則褒姒至幽王二年年幾四十矣

援鶉堂筆記十五

五

似未可信

遂殺幽王驪山下歸熙甫云懿王之時王室遼衰昭王南征

不返厲王死於彘蓋此二百五十七年之中變故多矣東遷

以後不足言也夫莫盛於周而治日之少如此

西周惠公封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熙甫云王城河南在成

周西即定鼎郊鄆之所平以下十三王都之敬王避子朝之

亂遷成周至赧王復來居先是考王封其弟於此考王方都

成周故以封其弟號西周桓公也成周洛陽在王成東即遷

殷頑民之處蔽以下九王都之至赧王復居王城西周惠公

封少子於鞏是時威烈王都成周故云以奉王而號東周惠

公也余按左昭二十三年傳襄宏稱子朝為西王子朝在王城

王為東王敬王居二十六年敗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杜注

縣西南王次於滑或云即偃師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癸酉

王入於成周注成周胡舳明曰王城今郊邑漢為河南縣其

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所云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

者其成周即下都所云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其故

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云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

陽縣居其中余按成周漢為洛陽縣治

赧王時東西周分治吳文正云敬王四年子朝奔走王雖返

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

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此

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

援鶉堂筆記十五

六

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

父子同諡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

居於王城是為西周武王以公城在成周之西自此以後西

有公東亦有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

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

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觀王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於

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

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余按趙世家成侯八年與韓分

用以為兩樹按徐廣曰周紀無此

王赧謂成君楚圍雍氏歸熙甫云成君字下斷簡按別本及

此本徐廣音義皆引戰國策云是脫誤也

子朝在王城

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歸云周紀已有重出此事雖當著之秦紀然周紀亦不可無

秦本紀歸云秦本紀與始皇本紀當合爲一如周紀始后稷也以簡帙多始皇亦自當特書讀秦紀似有舊史可據周史則全無矣

蜚廉爲紂石北方索隱曰石下無字則不成文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云作石棺於北方似尙得其說也按疑石字本誤皇甫謐因下報得石棺而爲此說又以棺爲柳耳又酈注汾水下爲紂使北方

爲壇霍山而報得石棺按而報當屬上讀得石棺乃於霍太山既報而得者其銘云云前儒以此二字屬下皇甫著書想

援鵝堂筆記十五

七

卽用此事野民又本前說以作解也棺柳字記憶不同耳

商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殉秦國注引漢書曰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五千石其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云云余按紀無錫爵之文注引此未詳又欲爲官者五千石漢書百官公卿表無此文

公子通封於蜀按表作繇通封在十二年虜其將屈固當作句

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方望溪云丹犁臣爲句言二國臣屬於秦也正義以臣蜀爲句則下云相莊不知爲何國之相且二國臣蜀亦無事載於秦紀又云据九年伐蜀滅之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則秦所立也据此年蜀相莊殺蜀侯來

降則故蜀君也史記多一事而異書非自相抵牾傳聞異辭末由得其實故并書而不廢余謂此自國滅而君逃之他所至是其相殺之以降耳事之前後未必誤也又按表作蜀相殺蜀侯無來降二字据此及下文誅蜀相莊則殺者或卽通

也正義云丹犁二國在蜀西桃府管內本西南夷戰國時屬滇國唐初置犁州丹州也按張氏之說檢唐書不具其所云桃府亦未詳史云伐義渠丹犁二國皆臣於秦而爲秦所伐

蓋利其地耳義渠國近北地郡則丹犁未必遠在滇境東樹按前一條今望溪史記補注刻本不載傳校墨本有之

薛文以金受免正義金受秦丞相名免奪其相位方云金受名別無所見孔傳寫之誤蓋薛文以受金免而樓緩代相耳

援鵝堂筆記十五

八

秦以垣爲蒲坂皮氏索隱曰爲當爲易

葉陽悝之國按別本葉陽君悝

王齧將伐趙武安君攻皮牟拔之按別本王齧將伐趙武安皮牟拔之又白起傳秦分君爲二王齧攻皮牟拔之則此本君攻二字疑誤增其云秦軍分爲三當從白起傳爲二又四

十八年十月正月其十月俱疑譌也樹按先生所閱經史各籤記別本異同於上此云北本木皆有評校每據見本者汲古所刊裴氏集解本也

秦始皇本紀歸云秦本紀方成一篇文章以前本紀舊史皆匹故多湊合秦雖暴亂史職不廢太史公當時蓋有所因也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按白起於昭王時已降韓之野王矣此蓋秦人徒角於野王觀世家甚明

桓齮按漢書公孫述傳宗成將垣副殺成以其眾後降章懷注引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秦始皇有將垣齮則此桓齮當作垣齮

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歸云此與楚世家及王翦傳不合六國表亦不及立昌平君事然當以本記為主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按謂河南南上中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瑯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蜀益都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此汲古閣本末載索隱正義不知誰說別刻索隱正義本亦無之班志無鄣郡黔中郡亦不言內史在

援鵝堂筆記十五 九

三十六郡之內有南海桂林象郡為三十六郡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鑠按春秋時以銅為兵然楚人云鐵劍利而倡優拙則戰國時非全用銅也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舊注以高誓為按按誓即下辭也鹽鐵論使盧生求羨門高碣石刻石初一秦平按平別本作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陶山按匈奴傳作陽山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按明星即靈星封禪書令天下立靈星祠當是前洞而秦皇廢之也出上脫一星字故注引三甫謚以證星為彗星也私學而相與非法教按而字疑在私學之上

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按張釋之傳索隱載大顏之說引此文以乃寫為句非也寫蓋傳寫即輸運耳

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按方字連下讀正義說誤

高池君索隱云江神以璧遺高池之神張宴云武王居瀉瀉池君則武王也余疑所云瀉池君即始皇也幽明理隔未可測知張宴之解殊為乖謬索隱之云蓋本春秋後傳按後書襄楷傳注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瀉池君子之咸陽過瀉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此事殆未可信耳樂資見魏志注樹按楷傳章懷注祖龍謂秦始皇也則似不得又以

援鵝堂筆記十五 十

高池君當之

今年祖龍死聞百詩云今必明字之謬此在三十六年而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於沙邱平臺始皇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議其伎倆僅知今年若彼所云明年之事彼豈能豫知幸其言不驗耳以太白詩證之益信範按潘岳西征賦注亦作明年惟後書襄楷傳云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邱作今年漢書五行志亦作今年閻樂直將吏人行射即宦者大驚按通鑑大驚上重郎宦者三字紀贊取用賈生過秦論當從別本起秦并海內至二世之過也續以秦并兼諸侯至社稷安矣而孝公以下至攻守之勢

異也屬之陳涉世家

紀後附載班孟堅答孝明帝表魚爛不可復全方望溪云考秋梁亾傳魚爛而亾按典引及年此表當是孟堅書然殊不類殆如楮先生語也

周歷已移仁不代母按宋書符瑞志五德遞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前漢書律歷志引劉歆三統歷謂周以木德王漢代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間猶其工氏在庖犧神農之間伯而不王爲閏位故當五德之序此文首言周歷已移應以漢代而天復以秦直其位者仁不代母耳周歷已移句上監本無曰字項羽本紀梁掩其口母髮言族矣按口下別本及漢書俱有

援鵝堂筆記十五

十一

曰字

項梁大破秦軍於東阿歸熙甫云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淄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

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歸熙甫云其私作私晏按漢書作私宴

雍王都廢邱正義括地志云廢邱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按始平今興平縣去西安府一百里

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歸熙甫云按高祖使劉賈佐彭越燒楚積聚羽乃令曹咎守成臯而引兵定梁地漢破咎兵汜水上復取成臯是一事而此紀前後倒置遂作兩事若

漢先取成臯楚無緣復令咎守之也考漢書紀傳自明

固陵晉灼曰卽固始也按固始非今之固始在今陳州西北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浹縣按漢之浹縣在今宿州西北寰宇記云垓下在虹縣西五十里宿州有廢虹縣卽漢之浹縣非今之虹縣也胡身之通鑑注垓下在今亳州真源縣東十里陰陵按在今鳳陽定遠縣西北六十里鳳陽縣莫邪山之南山在縣南八十里

周市來攻歸熙甫云漢書無周市來攻十一字直作魏人周市略地豐沛

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按史漢並以別將爲句然如顏監解則從陳爲句以司馬爲姓亦得而諸家

援鵝堂筆記十五

十二

並不如此讀

漢王用韓信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按故道在今鳳縣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歸熙甫云一本作聞齊已擊破龍且軍

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按此處當有脫誤黔布傳五年布使入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漢書高帝紀漢遣人誘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黔布並行屠城父荆王劉賈傳使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殷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据諸文則此及字上當有黔布故下云武王行屠城父也壽春屬九江郡黔布之稱武王傳及漢書



不載

呂后本紀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按特書此句為下諸呂之王倍高祖之約也

孝文本紀此細民之愚無知拒死按拒別本作抵

三代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按褚少孫師王式為魯詩張夫子即張長安幼君也

樹按正義張夫子未詳先生蓋據陸氏釋文

六國表秦昭王七年魏冉相紀無十二年樓緩免魏冉代相

則十年當有樓緩相樹按穰侯列傳七年樓緩相以仇液之

七年傳承穰里子死樓緩來相之由而表因之誤也

樂書朝廷下至人民按朝廷上別本有上自二字明代凌稚

隆刻本云上自二字舊本缺

援鶉堂筆記十五

圭

太一歌天馬歌二詩與漢志不同豈相如輩作十九章之歌

亦以汲黯之言而更定之與

律書律蕤賓按蕤正義仁注反如去聲

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按正義未有絕句以得屬下讀

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按效情絕句

歷書孝武改元詔御史方望溪云此詔內合而不死即封禪

書所謂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三百八

十年而仙登於天蓋方士之誕語也合者至日適與朔旦合

也名察者五星二十八宿之名於是而辨也度驗者其宿離

遲速之度皆可驗也定清濁者即下所謂氣復正羽聲復清

也起五部者即下所謂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

為羽姑洗為角也氣者在天之節氣也物十二律之管也建氣物分數者惟知其消息損益之分數然後能立十二管以應十二月之氣也

天官書天枳按今字書以枳椰為一字蘇音似兩字也韋昭

音剖蘇音似同 顏白講切讀旁上聲

填星其色黃光芒者曰黃鍾宮按別本光作九者作音樹按

察日星以處位方云太白平行距冬至與日同度一歲行度

與日度止差三分故察日行以處其距限之位

太白失舍方望溪云太白行度有常本無當出不出當入不

入者以古歷疎不能詳推而以日行處其距度故見為失舍

也

援鶉堂筆記十五

古

也

居暈不勝按居暈別本作軍漢書亦作軍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李奇曰邪音蛇按蛇疑地斜

上聲然漢書注亦作蛇

及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別本望之上有炎火二字此本與

前書志同

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按別本餘上無千字漢志作千

餘里多里字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按別本作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

卻漢書作前方而後高者兌後銳而卑者卻

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博密其見動人及有占按及當

從漢志作乃方望溪云雖以五色合占然必潤澤搏密光氣  
動人乃有占其浮散之雲雖略似諸物形無占也

兵必起合門其直方望溪云七字乃諸星下脫文按漢志合  
作占

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閭泉枯稟按馬續襲此文作  
水澹地長澤竭見象城郭門閭閭息稟枯以讀之或本太

史公之舊蓋此言誠然兩字亦協也

四始者候之日正義曰正月旦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

始按正義解誤樹按據史文冬至日臘明日正月旦立春日

者有誤也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按後人以臘

之次日為小歲不知史有初歲之名矣

牽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按一升七升未詳

冬至短極縣土炭方望溪云炭當作灰樹按望溪解炭當作

非斥此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按太史公

敘來歷必宗孔子班固謂其後六經妄矣

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按梁父二字方衍

其後二世湯放桀按二則本作三是

桓公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上卑耳之山正義括地志

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四十里索隱卑耳山在河東

太陽按大夏未詳疑非月支西擊大夏而君之之大夏也管

援鶉堂筆記十五

圭

子小問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是當在今永平

矣今彼郡縣志載之而酈注云孤竹南出則巨海不知所在

然則索隱所云乃後人因管子而於河東之山名卑耳當之

矣此皆出晚周之書管子非管子自著其事不必可據

登熊耳山以望江漢按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

非禹貢導洛自熊耳者也

作畦時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畦畦

畦各土一封按據注則西縣舊有畦時即秦襄公所作樹按

義漢注作漢舊儀人先祠作人先薄山襄山也按襄山當作衰山也水經河水又東永樂澗水

注之酈注引徐廣此注亦作襄然則史記本作衰故徐證其

字誤也酈注引揚雄河東賦句作掌華蹈襄又李善西京賦

注及索隱引諸文亦作襄然賦云秦神下鷲蹈魂負沓河靈

鬻賜爪華蹈衰沓以平音讀之為抵則與衰合韻襄則違矣

揚雄傳亦作蹈衰然蘇林賜音試即反則似本作襄賜襄合

韻沓當讀入聲沓響合韻又按正義薄白落反衰色眉反則

史疑作衰樹按別本引正義又按伯莊曰當是索隱引劉說

脫失又正義引括地志薄山凡十名僅九名疑脫一名

汧洛二淵鳴澤索隱伏虔曰鳴澤在涿郡遼縣按二淵鳴澤

顏監所不言且諸水亦多在雍州不應獨舉涿郡之鳴澤也

又按武紀小顏亦存服說然云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鳴

澤幸河中已遠且不應幸河中至涿郡復迂自代也疑水經

援鶉堂筆記十五

夫

注濕水下潦洧水世謂之天池者近之然事渺佐證未足明矣

北穿蒲池溝水正義括地志謂北咸陽縣有蒲池始皇逢盜蒲池者也疑蒲字誤按魏書地形志雍州北地郡雲陽縣有蒲池水

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按諸本并以三一作句歸氏熙甫云三字絕句据後文仍當以三一絕句殺一狸牛按漢書作齋

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向以望幸也按漢書作矣

縱遠方奇蜚禽別本及漢書奇下有獸字按禽兼鳥獸或不

援鶉堂筆記十五

七

必增

禪肅然按肅然山即長白山在今濟南鄒平縣新城王尚書士正長白山錄云以地理考之在泰山東北相距三百里安得乙卯封泰山丙辰禪肅然若是速耶金史云肅然山在萊蕪縣萊蕪古羸地在泰山東北百二十里封禪書之言信矣此亦騎牆之見且封禪之典胡為車騎卒奔行一百二十里而從事乎

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按三一即前所云天一地一太一也五漢書作五牀地理志左馮翊谷口有天齊公五牀仙人五帝祠四所按五牀孝宣帝時所立疑漢書誤索隱五者之外有正太一

土祠故云六祠按薄忌太一即正太一且如所說是七祠也蓋上云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祀而歲時致禮則太一亦寬舒遣官行之下云六祠者兼后土也余前說誤薄忌太一之外有雲陽太一樹按此亦似未安史明云凡六祠自當承本處條下又按望溪以五寬舒之祠為句官自屬下

河渠書廝二渠索隱曰廝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按漢書作醜醜灑俱有詩音後人誤為廝觀注引孟康說則正同漢書張平子南都賦開寶灑流

二渠漢書曰其一出貝邱按貝邱今清平縣漢志貝邱云都尉治隋志清平開皇六年置曰貝邱十六年改曰清平魏書地形志曰貝邱有萊蕪城又按隋志清陽舊清河齊改曰貝

援鶉堂筆記十五

六

邱清泉開皇十六年置貝邱今恩縣宋世貝州亦曰貝邱萊陽下引河東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按歸熙甫云以會於楚絕句似傳本之譌按劉仲馮亦以絕句

東方通鴻溝江淮之間按漢書無鴻字此鴻字誤離碓晉灼曰古堆字按既引晉灼則字亦當從漢書作巢

穿二江城都之中正義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郛江流江也華陽國志云李冰壅江作壩穿郛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按檢江即流江樹按別本引正義說二江名甚詳脫任豫益州記二語

用注填闕之水按闕顏讀與淤同武安侯奉邑食郛郛索隱漢書皆音輸正義曰貝州縣按唐

志夏津本鄒

水類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按史文疑商顏距其西井渠之水既下則遠去商顏岸崩之患遂引而東至嶺之趾十餘里之間也震川似以東至甸屬下為義岸即商顏之岸非洛水岸顧亭林以顏即岸字胡朏明云商顏即今同州北三十五里之商原樹按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固非師古解小顏然顧亦本商顏尤非張虔音顏為崖顧氏據之以駁之劉仲馮也

齧桑按楚世家齧桑正義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又按絳侯世家攻齧桑先登後書王梁傳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今沛縣西南有齧桑亭

東關洛汭大邳迎河諸本皆以迎河屬下然同為逆河漢書

援鵝堂筆記十五

九

作迎河疑屬上為長

宣房按在今開州西南二十里古濮陽故城

平準書更令民鑄錢注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按榆莢錢

一名五分錢見漢書高后紀

物踊騰糶按物踊騰絕句糶字連下

彭吳賈滅朝鮮漢書彭吳穿滅貊朝鮮按朝鮮傳無彭吳又

疑賈字不誤蓋言生事於殊方如以國為賈也樹按漢書作涉何事

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五千級按此即漢書武帝紀元朔

六年之詔紀云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

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復克獲

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弛其議為令

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然則令民得買爵者買有

軍功之士所得爵而欲賣者也與聽民之賣爵同贖禁錮免

減罪則納之於公也其置賞官等級者則所以平其直耳有

罪又減二等者倘得千夫不得如五大夫當減之二等其得

爵僅至於樂鄉不能至執戎以上也

級十七萬按劉貢父曰萬字衍文蓋武功爵其爵十七

廢格沮誹按酷吏傳杜式治義縱以為廢格沮事

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鉛按鉛漢書小顏音浴臣瓚曰許慎云

鉛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序曰民

摩錢取屑樹按集解引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鑄治器法謂之鑄

治器法謂之鑄直不知有鉛屑之說矣別本直作鑄字引徐廣曰

名與說矣又按前如淳注摩錢取鉛故也鉛當作鉛

援鵝堂筆記十五

三

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

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

百按劉仲馮于漢志云白撰當在其一曰之下衍名字二曰

三曰之下當皆有金名史文錯落余謂不必爾但衍三曰字

即得樹按望溪衍首一日字是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按中猶分也

柯維騏書贊後曰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

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克富彊之術下及嬴秦虛耗之

弊次及漢事文理相續所敘武帝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

其書故其文止於烹弘羊天乃兩後之人遂截首一段移為

書末之贊耳樹按望溪曰七書皆依世次順序以其事歷代

之所同也平準乃武帝一時之法故序上古及

然綴於書後體當然也構天下資財奉上而猶不足秦漢所同舉秦事而漢不必言矣

援鵝堂筆記十五

王

援鵝筆記卷第十六

史部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楚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索隱曰左氏無其事按呂覽察微篇中載之

齊太公世家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按孔穎達嘗譏此

與晉世家俱有尊王晉景公之文以為馬遷誤讀左氏傳齊

侯朝於晉將授玉受授王遂飾此謬詞見成二年

魯周公世家周公揃蚤沈河祝神歸熙甫云此偽金縢之誤

範按此亦見蒙恬傳前此不聞有偽金縢樹按索隱亦曰經

說及蒙恬傳為解

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

援鵝堂筆記十六

一

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為洛陽乎按徐廣據史

記之意云豐鎬本成周也猶京都云爾不同春秋以洛陽為

成周地名然則徐廣不見孔傳邪太史公正與書序同而所

云孔傳者亦同史公之說舊讀誤也蓋周公既營成周以待

成王之遷而公沒故曰必葬成周從成王而成王不敢臣公

而讓葬於畢也蓋成王之不及遷公未歿時故未之知而成

王於初年亦未稔其遷與不也但葬公從文王者乃不敢臣

公耳尚書疏甚明徐廣於此亦憤憤

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熙甫云周公自曾孫魏

公後已篡奪相尋其去公之沒不過六十年間事耳

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歸曰此政逮於大夫之始按政逮

大夫不如此矣且史公引史墨之言為失政之始豈云分為三軍之日乎熙甫但據集註耳

陳杞世家蔡人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按太史公從公羊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也然公羊本不詳各國世系史公誤以陳佗為厲公遂以厲公名躍者為利公矣

宋微子世家方望溪云尚書微子篇父師少師注家謂即箕子比干而太史公以太師少師別為三人故序微子與太師少師問答後特起文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王子比干者亦紂

之親戚也而比干死後復曰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舊注蓋未達其意樹按舊注時比于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按殷周本紀俱云太師疵少師彊疑太史公讀微子我不願行遜為太師自云我不復願

念而將遜耳疑當時問故於孔博士者如此至以少師為比干本王肅家語家語多肅自增孔穎達嘗云不可信及尚書疏則主之蓋偽孔傳多采之前人此或本於肅注耳上文遂

援鵝堂筆記十六

二

囚乃謂太師少師後遂行乃謂微子勸微子去者即前囚者蓋既有箕比之事而於時又有太師少師之言故遂行耳

晉世家犁二十五年索隱犁比也按呂后紀犁明孝惠還徐廣亦以是為釋

晉之宗家祁侯孫叔嚮子相惡於晉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方云晉之亡實由於此與田盤使其兄弟盡為齊都邑大夫同而左氏乃歸美於魏獻子其識不逮太史公遠

矣

楚恐去郢北徙都都正義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東五里前漢志南郡若下注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遷郢

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有鳩滋地即茲方也按襄三年左氏傳楚伐吳克鳩茲杜注得之正義非也

秦復拔我巫黔中郡胡肅明巫郡漢為巫縣即今巫山東建始三縣及施州衛地黔中漢為武陵郡即今常德府

越王勾踐世家越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按越伐齊而齊以得二晉韓魏為言疑越不得齊則韓魏與齊合而不敢交於

援鵝堂筆記十六

三

越故越欲得韓魏必伐齊也

趙世家趙武祠程嬰按公孫杵臼封侯立廟於絳宋仁宗從吳處厚之請也處厚附蔡確傳

及從者行斟方云行斟謂行羹汁張儀傳所謂進熱噉是也左衽界乘徐廣曰界亦作介按作介是蓋言騎乘也

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按則本作濁澤此本魏世家亦作濁涿音樂

卻冠稅紕按稅疑同述續漢輿服志冠以展角為述晉志金博山述徐注非

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修按備與修皆未詳疑有脫文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按國策信陵君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又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則封安陵者豈襄王之諸子與

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方云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宗伯掌三族之別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則公卿大夫之適子衆子皆可稱諸子下令武子襲魏氏之後則此稱諸子言非適也

韓世家按左氏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故雅詩有韓侯受命之言而後遂不見大約爲晉所滅而晉有韓萬賈遠注以爲桓叔之子莊伯之弟又韓原之戰有韓簡此云韓武子其先與周同姓苗裔事晉則非韓萬之後矣

援鶴堂筆記十六

四

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按漢書地理志班注趙獻侯自耿徙中牟敬侯自中牟徙邯鄲中牟下注國田釋在國有管叔邑魏終自魏徙安邑惠王徙大梁後儀故太梁韓武子元孫貞子居平陽注又云韓自平陽徙居新鄭又云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居陽翟按班此注誤景侯爲哀侯之曾祖哀侯始滅鄭景何緣都鄭乎疑景侯徙陽翟而哀侯徙新鄭也

敗楚將屈丐於丹陽索隱丹陽故楚都在今均州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宇爲田氏按莊二十二年傳孔疏左傳終始稍陳必非敬仲所改又東山詩箋鄭云古者田聲實填塵同也釋文云按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樹按下蘇代謂陳軫史亦作田軫國策田華之爲陳軫鮑彪注云皆

齊姓又孟子陳賈國策作姚賈則皆以爲舜姓也觀王莽自本皆一姓矣

蘇代謂陳軫語詞意多未詳索隱正義俱不明

孔子世家按左襄十一年杜注陬邑魯縣東南莒城是也晉志魯縣注云曲阜之地魯侯伯禽所居正義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鄉蓋取山爲名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又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邱山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關里里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綬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是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闕若疎云鄒城之闕里以曲阜之闕里名其地非眞闕里也眞闕里則伍緝之所云背洙面泗按史記正義以曲阜之闕里仍鄒城闕里之故號百詩則以鄒城之闕里乃後人因曲阜而名之也莒城左傳杜注莒疑下魯唐志云泗水漢下縣隋分汶陽縣於下縣古下城置泗水縣今山東泗水縣東五十里有故下城

援鶴堂筆記十六

五

禹致羣神於會稽山方云舜巡四岳望秩於山川春秋傳晉主齊盟載書之辭亦曰羣神羣祀禹致羣神而秩祀於會稽也致與周官致禽同義蓋屬聚之謂韋昭誤說

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以云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而爲神者多即其守土之君也蓋上世守土者有明德或神明之胄則死即爲神以主其山川如春秋傳稱臺盼爲汾神之類

由司空爲大司寇崔靈恩云夫子爲司空者小司空由小司空爲小司寇詳禮記檀弓夫子失魯司寇疏

闕雎之亂以爲風始正義曰亂理也然正義據毛詩解之非也太史公正同魯詩也故曰幽厲之闕始於衽席而十二諸侯年表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闕雎作皆非毛義康成論語解卽張守節所本

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按故殷卽故宋之說蓋太史公春秋多本之董生故同公羊家義也

故所居堂弟子內按漢書晁錯傳家有一堂二內樹按望溪弟子所居堂內又按孔子講室家顧亭林之說得之

援鶉堂筆記十六

六

子思年六十二按哀公在位史記表云二十七年同左傳皇甫謐云三十七年悼公三十七年一云三十年皇甫謐云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二年按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伯魚先卒而子思尙及穆公之世此云年六十二何也六國表楚簡王三年晉悼公卒悼公立以楚惠王二十四年至此年則三十六年

子襄生忠按弟子列傳亦有孔忠

陳涉世家夜篝火狐鳴篝火疑同燭卽舉火傍狐叢祠豈必籠邪龜策傳篝火燭地亦同

曹參世家與窟何治乎言相國不治事而於窟何治也如酒說未明

梁孝王世家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按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因勝詭事疑世家誤也

五宗世家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按漢書作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是言勃笞擊吏又擅出漢所疑囚甚却史公之旨此十三字當一句讀蓋考掠擅出漢所疑囚之人耳方望溪云擊掠勃左右

歸熙甫云三王世家本不闕讀此贊文可見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謂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可知獨載文辭

老子列傳關令尹按漢志作關尹子當從列仙傳作令爲得若尹爲喜姓何須冠以關也必爾則班以令尹爲司關之稱

援鶉堂筆記十六

七

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戰國策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宗疑卽崇也然計崇之年似不爲老子之子

熙甫云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連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自此以下每人界斷提頭必小司馬之陋也

仲尼弟子列傳子貢語越王子胥以諫死按哀十一年左傳

吳將伐齊趙王率其衆以朝子胥是時尙諫安得於越未朝之日而子貢說之以子胥之死乎頃檢索隱載王劭曰云是時子胥未死越絕家語俱

無此

五字  
顯孫師陳人按左襄二十三年傳顯孫自齊來奔子張疑其後也



張儀列傳按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當入秦紀

大舡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按寰宇

記長陽縣南七十里廢巴山縣即古扞關胡肅明曰此言舟

師由夷水入楚也水經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很山

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蓋大江出三峽逕弱關江

沱出很山逕扞關劃然兩道儀言浮江以下拒扞關則不經

巫峽明矣今奉節縣西十五里有魚復故城長陽縣西有很

山故城宜都縣西有夷道故城弱關今歸州界

白起王翦列傳應侯請許韓趙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據虞

卿傳趙未與六城秦紀亦但言韓割垣雍耳大約史記戰國

前事亦多牙異割六城在未圍邯鄲之前

援鶉堂筆記十六

四十八年十月秦定上黨正月罷兵九月復發兵此與秦紀

并疑有誤數月之間始和而休兵又復伐而攻之秦之狙詐

與戰國之使民酷烈殆所不論而旋發旋罷籌其事勢亦所

難行疑起之與范雎隙也起或欲急攻邯鄲而雖任王龍司

馬梗分軍為二而不用起且据起言長平秦卒死者過半度

非益卒餽轉不可而秦昭及雎度其事亦有難者鄒陽所云

衛先生畫長平之策而昭王疑之者也故先攻皮牢定太原

少休其力且使趙不得自相首尾亦意諸侯之不能救趙乃

徐取之耳然其計緩使趙得多為之備而諸侯之兵四集故

起以為邯鄲不可攻也鮑彪戰國策本有范雎強起白起之

文憶說苑亦有之鮑彪戰國策本有范雎強起白起之

對技也鮑彪起乃常人之見大得夫之

先生之說乃得其臨時進退之幾心志可否之寔也

皮牢未詳疑即漢皮氏縣即春秋傳閔二年賜趙夙之耿也

在今吉州之河津縣書序祖乙地於耿今山西太原府河津

縣耿在其境

王翦定楚事與秦紀不合紀出於史記傳多雜採之他書或

傳聞也又白起已定郢秦為南郡見始皇紀及秦紀白起傳

而又云李信攻郢鄢破之何也

孟荀列傳鄒子作王連按王當作主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

子書有主運篇

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歸曰因上言荀子推儒墨道德

之意又隱然見孔子有墨猶孟子之有荀也故著於此按臨

援鶉堂筆記十六

武君與孫卿子論兵於孝成王前楊倞注或据劉向序云臨

武君即孫臏按史記年表孫臏為軍師敗衛於鄆陵至孝成

王元年已七十餘年荀卿在秦昭王之世及見春申君疑後

孟子數十年

蔡澤號剛成君按水經濕水下鄆注於延水又東逕是城南

疑即澤所邑也在今延慶州城邑考云剛城在許昌秦昭王

封蔡澤為剛城君是也又秦紀昭王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

取剛壽正義引括地志故剛城在兗州襲邱縣界

廉頗趙奢傳破秦軍閔與下按閔百詩與黃子鴻辨閔與當

在潞州之銅鞮縣西二十里去邯鄲四百里非武安之閔與

也銅鞮故城在今潞若武安去邯鄲僅三十里何須卷甲趨

安府襄垣縣西南

之二日一夜始至乎又秦伐韓軍於闕與則闕與乃韓地且  
言道遠險狹則闕與必穿太行山過而沁州武鄉亦多叢山  
也余謂言說近是然史公云武安屋瓦皆振又云闕與非趙  
地此更須詳之元和志謂和順即秦之闕與邑趙奢大破秦  
兵於此按和順今屬遼州

此事思之亦不可了既云闕與在武安何又云二日一夜至  
而又去五十里而軍者乎且此去趙都幾何而廉頗樂乘方  
商略救不救邪若云韓地則又何以云軍武安西武安屋瓦  
皆振乎又按秦紀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闕與不  
能取樹按徐廣曰武安屬魏郡在邯鄲西正義曰去國三十  
里國謂邯鄲趙都也徐孚遠曰闕與本趙地伐韓而軍  
闕與假道也亦以齊趙

援鵝堂筆記十六

十

王蠋曰固不如烹按文選桓元子薦譙元彥表引此作不如  
烹樹按烹烹  
古今字

魯仲連列傳齊田單攻聊城徐廣曰按年表田單攻聊城在  
長平後十餘年按年表不載攻聊城事長平之敗在孝成王  
六年齊王建之五年去齊襄王法章元年已二十四年且後  
長平又二十餘年則田單之存不可知矣又况燕之伐齊莒  
卽墨本未下乎通鑑載此事於秦孝文王元年其去齊襄元  
年三十四年矣

呂不韋列傳見而鄰之別本作憐按鄰疑同吝言矜而祕之  
也漢書吝多作遜

淮陰侯韓信列傳破代禽夏說闕與按此闕與在今襄垣縣

境與趙奢破秦軍之闕與在武安者蓋兩地也

田儋列傳殺田儋於臨濟下按魏咎所封之臨濟當屬魏地  
如解爲齊州之臨濟則不得云東走東阿齊次風云卽後志

陳留郡平邱縣之臨濟亭也樹按此引齊語據乾隆四年  
武英殿校刊二十四史本臣召

而按

贊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按班書云橫之志節賓客慕

義猶不能自立蓋非天平卽大史公末二句之意索隱解非

樹按韓公文  
意亦本此

陸賈列傳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索隱曰數見者謂時時

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公賈

自謂也方云凡物數見則不見鮮好故我一歲止再三過無

援鵝堂筆記十六

十一

久恩汝爲也公卽謂其子賈任達故稱其子爲公非莊語也

晁錯父亦稱錯爲公怒解也按二說皆非蓋前云過汝者特

過也此言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言過他所爲

賓客便過其子此則數見不煩擊解且卽去對上人馬酒食

極欲十日而更之語也樹按望溪解本劉貢  
父而與漢書義異

平原君朱建傳初沛公引兵過留其文類褚先生補入者當

如別本跳出一行

劉敬叔孫通列傳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按今吳人劉婁同

音

季布傳夫婢妾賤感慨徐廣曰慨或作  
慨字音義同人自殺非非能勇也

其畫無復之耳按諸傳云概意亦相同范曄書曰意者臣愚

而不樂於王心邪言不為王所平量可否也感概自殺言有  
感於心而即自裁量也漢書楊惲傳凜然有節概疑云節概  
者事能斷制強立凡所欲為不為斷以一切而不委靡也郭  
解傳為人陰賊感概小顏注感意氣而立節概也又三國志  
王朗傳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概此言少小膚體柔弱易觸温  
涼耳用感槩字未詳所出又感切見許慈傳

晁錯傳謁者僕射鄧公按此即吳王濞傳絳侯故客鄧都尉  
田叔列傳仁坐太子事疑後人靡入仁發兵似附記之語仁  
與余善九字非史公語陘城疑即苦陘  
扁鵲倉公列傳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按後云慶子殷又  
慶曰母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則非無子

援鵠堂筆記十六

三

吳王濞列傳吳有豫章郡按漢書注韋昭曰豫字誤但當言  
章郡今故鄣也

億亦可乎億當作意

多病志失按漢書作志逸此當作佚

吾據滎陽按別本重滎陽二字

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未可知也按漢書小顏以別字絕句  
余意當以多為句

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按秦紀作推鋒爭先

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袁盎邪漢書作晁錯別本作盎錯

魏其武安列傳跪起如子姪疑當從漢書作姓

屬之按屬之者亦屬屬於口即是矣不須滿也

時武安不肯按此與前時丞相陰事之時同

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正月按五年誤十月是耳  
當太初前仍秦正而十月十二月及春云者史公以建寅之  
次加於建亥之年其寔十月即正月十一月即二月春即  
年之夏六月樹按高祖功臣表以封之洗後為次第曹參在  
六年十二月蕭何在六年正月而參反在何前

李將軍列傳徙為上郡太守後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何云  
徙為上郡太守當是欲敘匈奴入郡事故先書此句其寔為  
隴西北地雁門代雲中後乃徙上郡也範按前以公孫昆邪  
之言徙上郡後自邊郡太守復徙上都也漢書以徙為隴西  
北地雁門雲中漢書無代郡敘於乃歸其大軍之下蓋史公所云  
邊郡即指隴西五郡

援鵠堂筆記十六

三

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按漢書下有死字但安國時以材官將  
軍徙不知是時有太守復有將軍邪抑一以兼之邪

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徐廣曰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  
故曰北假舊疑徐注誤按王莽傳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  
邊還言五原北假以壤殖穀異時常置官田乃以并為田禾

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則地名北假之義如徐說  
又漢書晁錯說五家為伍伍有長亦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  
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

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厝千餘里別本從漢書作莫居疑未  
可据

右賢王入居河南地凌稚隆曰河南即今河套是也

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此注與小顏漢書注俱以佔佔為衣裳貌余謂皆指利口耳

今聞濞惡氏貪降其進取之利按漢書小顏注以降為降下以貪降其趨為句非也貪降者即後所云逃虜之民耳

驃騎封於狼居胥按元周伯琦有扈從上都詩後記云自雞鳴山南至狼居山胥山至懷來縣驃騎所封在懷來邪恐非也康熙年征厄魯特

聖駕至寧夏遣行實兵次於狼居之境

李廣利降匈奴按外戚世家僅及廣利伐大宛還封侯不言降匈奴漢書武紀及匈奴傳貳師出朔方天漢四年後六歲

援鶉堂筆記十六

十四

政和三年出五原乃降匈奴耳當緣後人續次此傳者之誤非史公之本也史之誤徐廣張守節柯維騏俱已論及之與余說同柯氏則云後人所增樹按二師之降載於匈奴傳乃人之首尾其事小則是尋常凡筆耳於此可窺史公裁識義法不參彼已言不可彼我之勢耳前人以不參屬上彼已將師屬下絕句誤也

衛將軍驃騎列傳按榆谿舊塞按周伯琦扈從詩後記云懷來縣南榆林驛即衛青傳榆谿塞此妄說也蓋定河南地而按舊塞正當今之榆林府境鄧注所云諸次之水東逕榆林塞入長城是也

歸云及校尉豆如意下漢書有中郎將縮四字又曰漢書郝

賢封眾利侯下云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三百戶云誅全甲上漢書作銳悍者誅全甲獲醜注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

左右兩大將軍又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按左右及最字當各跳出一行樹按後最驃騎將軍去病亦當跳出一行

南粵列傳自定屬漢按謂自定其地而屬漢也

西南夷列傳夜郎今遵義府桐梓縣漢夜郎縣也屬牂柯漢志應劭注犍為郡古夜郎國按犍為今嘉定州境今州亦有犍為縣似不得指為夜郎也今彭山西北五里犍為城說者謂屬漢之郡治也又瀘州之南曲靖州貴州之普安州石阡府興隆思南與廣西諸州多夜郎地漢志夜郎注云豚水至

援鶉堂筆記十六

十五

廣鬱遵義府漢夜郎苴蘭二縣地唐之播州邛都為越嶲郡今之建昌筰都為沈黎郡明之黎州今天全州之西皆其境雅州邛都山即古邛筰分界地索隱曰頭蘭即且蘭按漢書無頭蘭故注據之為說然且蘭為不發兵助漢擊南粵而頭蘭以常隔滇道事不相蒙如史意應以擊南夷且蘭不下乃引兵誅頭蘭既平頭蘭乃還平南夷也漢書乃襲史文混而為一事疑誤然漢書有中郎將郭昌衛廣誅且蘭史不載疑且蘭即邛君筰侯即頭蘭也前云相如言邛筰可置郡又大宛傳言北方閉氏筰疑即此臨滇道者按正義曰徙在嘉州邛今邛州焚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氏筰在戎州西北按雲南志身毒今之永昌也疑在

其西北

舊昆明徐廣曰永昌有舊唐縣小顏漢書注雋今之雋州也

昆明又在西南即今南陵州諸夔所居按顏所指即隋世雋

州也初為西寧州蓋在今雅州建昌之間唐書西夔人南寧

新置昆漢志注益州西部都尉治雋唐徐廣云在永昌豈雲

南之永昌邪則在今大理府之西南疑非也

徙在漢嘉今嘉定州冉駹為汶山郡今茂州境櫟榆今大理

府太和縣境姚州古哀牢見張東姚州北即靡莫之境唐有

漢黔中郡在今辰錦敘獎溪澧朗施等州秦郡在今辰州西

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

漢八校尉不下即南粵傳云所發夜郎兵未下者也

援鵠堂筆記十六

其

滇王難難西南夷舉國降按離去聲言以西南夷之難而請

降也

淮南衡山列傳王后徐來亦坐及太子爽王后不孝皆棄市

別本作爽坐告王不孝按史不言爽告王但告孝耳惟漢書

加衡山王與子謀逆句余謂孝以告反除罪豈爽以是坐棄

帝蓋自以求與王后臥不道棄市史記脫字別本從漢書妥

改

循吏傳注引皇覽孫叔敖葬廬江陂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

里所按此故郢城即考烈王徙都之壽春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按當時即有博士高第

邪

傳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按

文志有魯故申公所作不得云無傳當從別本傳下增一

字傳讀平聲下疑者則闕不傳傳字讀去聲訓即故也漢

書為訓故以教無傳故乃訓故非傳也顏注甚明漢書楚元

王傳却言作傳自當以史記為信樹按此前後二條不知若

重一疑字似亦不以為然仍以下

張湯治陳皇后蠱獄別本蠱上有巫字

王溫舒傳黎來索隱云比也按高祖紀作遼明漢書作遲明

此正云遲來耳樹按前晉世

楊僕傳而溫舒復為中尉按此即接前溫舒傳復徙留中尉

句

援鵠堂筆記十六

七

臧宣傳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歸熙甫云漢書作王

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溫舒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死

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按前云溫舒擊東越還議有

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云未嘗免是未詳也又以漢書百

官公卿表考之則作免字是蓋溫舒以廷尉為中尉在元鼎

四年閏三年免則元鼎六年次為元封元年而臧宣以御史

中丞為左內史張湯之誅在元鼎二年溫舒是時由中尉徙

廷尉固在前

杜周傳按杜周為執金吾在元漢二年僅一年遷太始二年

卒而衛皇后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三年弘羊之誅在孝昭

元鳳元年矣據武紀天漢二年有禁止巫祠道中及大搜事

或弘羊衛后昆弟子有連逮者與

佞倖列傳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方望溪云庸用也謂帝雖

寵愛之而任用乃不甚篤也春秋傳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

亦庸士伯範按最漢書作取云取過庸不篤似是史記之舊

取過庸不篤自如小顏解云纔過常人不能大厚也史記則

方解得之樹按索隱解略如顏  
監揚升庵譏之非也

滑稽列傳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歸云楚莊王乃後齊威王

百餘年耶亦謬甚矣按劉知幾已言之然余意太史公明示

此誤變文為滑稽耶如莊子齊桓衛靈同時耳

目眙不禁据徐音疑作瞪

觀故語畱曹禁簪參坐錯滅客澤石悲衰客側俱韻

援鵝堂筆記十六

廿

外家傳語未詳後東方朔亦云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柳子厚

亦稱史記為外家書顧亭林云褚少孫以傳記雜說為外家

蓋以六經為內也

龜策列傳歸云此雖褚先生所補存之可以見太卜之舊然

但秦漢閒書非三代書也

貨殖列傳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按漢都長安然以漢

都絕句為是

楊平陽陳椽其間畊南云椽其間即承上文言楊平陽陳之

地橫界於秦翟種代之間也索隱云陳椽猶經營馳逐也以

陳字屬下讀謬矣姪鼎云王文考王孫賦扶嶽峯以棟椽章

叔道注引史記棟椽其間又王褒僮約椽求用錢是椽常訓

經營馳逐也愚按洞簫賦密漠迫以獠獠善注解為相連延

兒又引字書獸逃走也疑與木旁同一義也樹按先生及姪  
索隱而不安海峯先生之說然可想見當日父子朋友之問  
讀書不苟講切之密如范甯穀梁注兼載友生兄弟子姪之

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

贏得過富愈於縶畜按游閑公子即云孔氏也言人多被其

財惠而稱其賜與無所吝借聲援通貨利盡人之財力而得

其用則贏得過當也方說非樹按玩然字及愈於縶畜句正  
望溪解似屬之游閑公子  
然今之時固多此輩人也

三河天下衝阮籍咏懷詩周鄭天下交阡術當三河

多美物宜從漢志作弄物為長

為倡優女子諸本皆以女子為句余意女子屬下女子則鼓

鳴琴跼屣按周禮春官序官鞀鞀氏鄭注今時倡踏鼓齊行

者自有屏外戚世家李延年為協律協律故倡也

果隋按正義作果搖解為搖疊包裹非是

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畜長疑即牧長

進齋飲食按高帝紀蕭何主進小顏解義與此同

醢醬干坂按漢書作坻音江

藁麴鹽豉干甑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甑孫叔然  
云瓦器受六斗四升台為甑音貽按小顏注

及徐廣此注知舊作台後人因徐語改甑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李安溪曰貪賈以十計而三之得十之

三分餘也廉賈以十計而五之謂息十之二也漢書音義孟

援鵝堂筆記十六

廿九

康說似未是

盡權去就按地理疑為推理字之誤

太史公自敘程伯休甫其後也按詩疏云命此程國之伯字

休甫者從應劭國語韋昭注以休甫為名

隨會奔秦按漢書小顏注作奔魏此秦字後人所改也

論六家要指易大傳下漢書有曰字

儉而善失真疑儉作檢古儉險檢多同易君子以儉德避難

虞翻云一作險險且枕釋文云古文及鄭本云檢鄭云木在

手曰檢按其文意從檢為近

壺遂按韓長孺傳遂官至詹事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方望溪云神化之幽潛為陰

援鶉堂筆記十六

辛

形象之顯見為陽律存天地微妙之神而能感神人格鳥獸

知吉凶勝負故曰居陰而治陽歷用象數之顯以推日月星

辰之行四時五氣之變故曰居陽而治陰更相治即治陰治

陽律失之忽微則氣不應歷失之忽微則度不忒故曰間不

容飄忽

獵儒墨之遺文方云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絕絕惠王

利端列往事與衰獵儒墨之遺文此謂荀卿也故傳云荀卿

序列儒墨道德行事與壞也明禮義之統紀謂孟子列往世

與衰亦謂荀卿

史記序所稱先後多錯綜陳杞世家爰周陳杞楚實滅之田

齊既起舜何人哉管晏傳序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

公以治正與此類

附錄氏熙甫史評論文歸氏評史別有凡例此就先生

評夏本紀云禹紀特著皋陶太史公書極有法度草草讀之

不知也

又云禹初薦皋陶皋陶未卒當有天下矣及卒而後薦益也

敘得甚分明

又云太史公終是秦漢時人所以作始皇項籍高祖本紀其

事雄偉筆力與之稱五帝三王紀使時見其陋然古書存者

亦少矣

評高祖本紀云漢書本紀嚴整然不及史記俊逸而史記不

免闕略

援鶉堂筆記十六

壬

評司馬穰苴傳曰簡明勁直亦與史稱

評田單傳如事書之不復添設而簡淡之中筆端曲盡自首

訖尾融結宛然更不可分割贊後附出二事承前淖齒既殺

潛王於莒及燕長驅平齊與世家相為跌蕩而齊之所以

亡而為存也史公附此皆見作傳精神洋溢處昔人云峯

雲連

評魏其武安傳曰魏其言丞相短不及淮南事何耶豈魏其

終長者不忍出此此君子所以往往困於小人也

評匈奴傳曰此自夏道衰以下略紀戎狄為中國患耳不能

判別其種類也

又云漢書於穆王後增出懿王宣王事似不可少

評淮南衍山傳云淮南不軌之謀寔由田蚡有以啟之卒使夷滅小人之禍人國如此

評貨殖傳云貨殖傳本以憤慨而作然諸方之風俗物產人情之變態悉具遇所感激則偏宕其詞以示玩弄古今之槩正論詼嘲雜焉并出千彙萬狀震蕩六合矣三河爲綱楊平陽則河東也云北賈種代卽穿敘種代溫軹河內也云賈趙中山卽穿敘中山又因趙穿出燕涿鄭衛洛陽河南也因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卽穿敘齊魯梁楚因及越海九州之大一索穿成豈非奇絕

余有丁曰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卽如禹貢分某山某水爲某州者由其胷中包括輿地已盡如行旅逐勝可

援鵝堂筆記十六

三

畫爲圖其言縷縷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無所不載如此東樹按明嘉靖七年南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刑補重刻史記梁書五代史則祭酒余有丁司業周子義也

樹按先生此校史記据震川望溪評閱本故多採其說但此記主於正乖繆異說鈎鈇訓詁文字而已論文非其類也何堂等輯錄義門讀書記或譏其泛作文一非網羅遺失之義茲不敢復踵其失然歸氏之於遷一寔有深得篤論非他士意浮功淺鑿空妄說之比而外間傳本又不多見故今除挾摘澄覈解說隱奧者既經先生取錄其專論文者樹取以附卷末以爲來學治古文者接引未必不有所發啟云又按茅鹿門評伍子胥

傳云此文二千餘言串情如匹練先生云某按此傳事

情與楚越世家相通而於子胥彊力忍詬艱困其身以借力而雪恥者似猶未極太史公精神措注之妙頗或傷繁姑筆於此與知文者質之且待異日之熟復云又曰孔子相魯見於世家可也傳似不必出相魯亦無是事想卽相禮而誤耳又曰焦澹園云張湯傳贊如渚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頗序列傳未竟會病死然則續貂者有商與柳不獨褚先生矣又後漢書楊終傳肅宗時受詔刪太史書爲爲十餘萬言則今史記豈得爲遷本書也又黃俞邵云後漢書稱馬遷

援鵝堂筆記十六

三

著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好事者綴輯時事踵繼其書注好事者謂陽城衡今汲古少孫史孝山之徒黃虞稷此引班彪傳然則商柳少孫之外又有此二人及注辭義俱不完宜其書之多淆亂也以上皆先生雜籤於散帙不一處樹掇取類纂於此道光癸巳六月十二日東樹校畢記



援鵝堂筆記卷第十七

史部

漢書一

顏師古註漢書敘例按今世漢書刊本皆不載顏氏敘例惟宋景祐刊本宋景文校本皆刊於本書之末明代坊刻亦或有之陳明卿本首但取儲君體上哲之姿一段為師古注序而刪其全文汲古閣本偶讐校精良亦略不及之今錄於左庶便尋覈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為服應曩說疎紊尚多蘇晉眾家剖斷蓋鈔蔡氏纂集尤為抵牾自茲以降茂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願召幽仄俾竭

援鵝堂筆記十七

十一

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喻胄齒遠覃邦國宏敷錦帶啟瀛青矜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符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慚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存指例式存揚推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辨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補以已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徒爽凡二十四卷分為而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

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範按隱與瓚同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于學者竟無宏益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從而釋之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遞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下乖

援鵝堂筆記十七

二

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盪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為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東樹謹按四庫提要云顏師古註本冠以指例六條而合古今異言重刻宋本共為八條先生此所鈔以諸表列位誤一條字或難識當合上舊注是者為一條則適得六條之數然否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恒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蘊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析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束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真匡

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汎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  
冗祇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  
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  
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  
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  
瑕類曲從後說苟會局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  
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借元凱解傳無係  
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迄哀平年載既  
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尙遺  
秕稗亦爲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  
波討源構會甄釋字或難識間有借音義之所由不可暫闕

援鶉堂筆記十七

三

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卽翻音至  
如常用可知不滯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人注史競爲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倚  
摭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已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讐殊  
乖粉澤之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岐路諸  
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於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  
靖校本注未有後人取悅  
所著書入于注本十一字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尙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  
名祇定

應劭字仲瑗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中丞

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從瓚集解輒云鄭德旣無  
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鄭  
知其名而臣瓚以爲  
鄭德今書但稱鄭氏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封高樂鄉侯範按鄧展名見魏  
志文紀注典論序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荆州從事魏建安中爲甘陵府  
丞範按文選有王粲贈文叔良詩搜神記亦載其爲甘陵  
丞府丞夢趙人爲移棺改葬東樹按顧氏亭林嘗議師古

援鶉堂筆記十七

四

欽例建安不當遠名以魏樹以魏志武紀建安十二年十三  
年大封功臣侯皆下令之無一語及漢帝而鄧展文穎又  
實魏室私人師古書法或本其實以示惡與然朱子綱目凡  
例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前爲正其在廢興存亡之時開義  
理得失者以後爲正况未改  
元乎據此亭林議之是也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魏太和中爲博士止解司馬相  
如傳一卷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

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宋祁曰景  
祐余靖校本

孝友字下有一云彥友

張宴字子博中山人範按後書西域傳有西域長史張  
晏與孟它共伐疎勒未審卽其人否

如涪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

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

侯範按孟康事具魏略見魏志杜恕傳注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

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

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義宋祁

平人晉吏部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瓚不

韋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為于瓚鄒元注水經

後為建瓚將軍晉中興書云翼病卒而大將于瓚等作亂翼

長史江彪誅之于瓚乃是翼將不載有注解漢書然瓚所采

衆家音義自服虔孟康以外並因音亂滅不傳江左高

紀中瓚案茂陵書文紀中案瓚秩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

得過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具其先世音

義及茂陵書等耳蔡謩之江左以前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

此瓚非于足也若謂為于瓚乃東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

傳瓚所校古文穆天子傳又案穆天子傳錄云秘書校書郎中

古瓚所得書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校多引汲冢書以駁衆家訓

義此瓚疑是傳瓚音時職無典校瓚所校多引汲冢書以駁衆家訓

所采瓚姓附之傳瓚音時職無典校瓚所校多引汲冢書以駁衆家訓

京之說也觀史記索隱已下據文徵述未足知出于訓纂抑朱子

語疑伯審之辭也又按續漢志劉昭注亦作于瓚見郡國志

太原薛瓚略陽權翼為參軍東樹按自然瓚所采衆家音

義云校本云爾伯審卒於隋大業二年是時瓚年二十四

景祐校法漢書乃定其說即例所云也但瓚年二十四

歲其後法漢書乃定其說即例所云也但瓚年二十四

家書事惟荀勗東晉傳一載隋經籍志但及籍者無屬官名

氏想即日錄所云耳顏監既謂之無明文不足取信則亦如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宏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

蔡謩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秘書

監都督徐亮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領揚州物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諡文穆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司徒封東郡公撰荀悅漢紀音義宋祁曰景祐本作

右顏師古注本歷述所引二十三家而宋景文所校也

然按高帝紀女子公主師古注引王楙之解又景帝三

年下注臣瓚引王楙云云今顏氏敘例中無王名氏豈

漏之耶唐書藝文志于顏敘例之外有諸葛亮論前漢

事一卷又音一卷孔氏漢書音義鈔二卷孔文劉嗣等

漢書音義二十六卷夏侯詠漢書音二卷包愷漢書音

十二卷蕭該漢書音十二卷陰景倫漢書律歷志音義

一卷項岱漢書敘傳八卷陸澄漢書新注一卷韋稜漢

書續訓二卷東樹按南齊輕車錄事參姚察訓纂三十

卷顏游秦漢書決疑十二卷僧務靜漢書正義三十卷

李喜漢書辨惑三十卷漢書正名義十二卷漢書英華

八卷瑩按小司馬索隱武帝本紀中使尋于太山矣

古為小顏又高帝紀解楚歌下顏游秦亦解漢書故稱師

也孝文紀中大夫令勉下顏游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焉

中大夫據風俗通令姓令尹于文之後也封禪書五百

當復合下按大顏歷評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為諸

援鶴堂筆記十七

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為  
台亦舉全數平進書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大頭  
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  
此言武功遺爵唯得至于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  
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庶長為樂蓋  
非也大山亦以樂公乃以舊世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  
北山或作石肌密塔為神柳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作阿  
半釋之答山石柳是也故帝欲北山石為柳取其精  
哉若使厚卿家中有物雖無可食雖無石柳有何憂  
又李將軍列傳解府按大顏云凡將軍謂之府也  
蓋兵行舍于帷帳故稱幕府古字通用遂作府也  
莫為大非衛將軍驃騎傳解府古字通用遂作府也  
作票鵠勁取之貌上音頻而論之大顏云不取司馬  
如傳之論唯取終篇歸于道耳又蓋號以况榮大顏  
云蓋語也言蓋欲紀功立號受天之况賜榮名也貨  
列多所容納不則可卷而處之不于物也右凡十  
一條于義皆優今師古注不及之者以當時書本則行

援鵝堂筆記十七

故也 東樹按此十一條者錫南山解見差元王傳餘  
高紀文純郊祀志食貨志李廣衛青霍去病司馬相如  
貨殖傳等今木皆作師古曰昔人謂顏監漢書注多  
他人之說以為已說然按敘例所列二十三家外又引  
樂產王棟胡公何獨掩取其叔父乎當由宋以來刻  
漢書者不學無聞而妄合之非師古木書如此也  
景祐刊誤本 東樹按此余襄公  
本而宋景文公所題

景祐二年秘書丞余靖上言案顏師古敘例云班固漢書  
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注音義自名其家至西晉晉  
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辨二學當否號  
曰漢書集注永嘉之亂此書不至江左有臣瓚者莫知氏  
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意遺刪  
其末摘據前說多引汲冢竹書凡二十四卷分為兩秩凡  
稱集解音義即其書也蔡謨全取此書散入眾篇自是以

來始有注本至唐太宗時皇太子承乾命顏師古更加刊  
整刪繁補略裁以已說儒者服其詳博遂成一家先儒注  
解名姓何見者三十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闕載者殆半考  
其附著及舊說所承注釋源流名爵年次謹條件以聞望  
行刊於本書之末庶令學者啟卷具知 朱祁曰諸家注  
於顏師古  
敘例之下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秘  
書監弘文館學士封琅邪縣子

臣必 原缺 朱祁曰漢書中有臣必者乃張必江南人歸本  
朝太祖收諸偽國圖書實館閣或召京朝官校對皆題  
名卷

援鵝堂筆記十七

範按顏氏敘例所列僅二十三人此云三十五人殆靖  
續增顏籀以下注家邪或二十訛為三十於師古所舉  
二十三人續以師古必為二十五人邪此余借錄坊  
刻本靖所舉姓名已無所考而顏籀臣必似屬條件之  
人或坊本見顏舉二十三人已著敘例避繁僅列二人  
耳

宋景文公所用諸本參校具列於左 東樹按此宋景文公  
按黃丕烈曰宋景文公所校景祐本今在其家乃倪雲台家  
物也云每卷上下方皆有朱校字後有墨書二行云右宋景  
文公以諸本參校手所是正並附古注之末至  
正癸丑三月十二日雲林倪瓚在滄香閣謹識  
古本 顏師古未  
注以前本  
唐本 張唐公家所得唐本 何焯曰張集賢環得  
唐世本 東樹按王介甫有哭張唐公詩  
江南本 金坡道事云太祖平江在賜  
本院書三千卷皆紙凡精妙

東原榮氏私記云江南本宣和間尚在御府故未流  
人開初外氏先君丁希韓通籍慮思殿因見江南本  
抄錄之錄各信出參校遂以薄紙分手

舍人院本 江南本在舍人院

淳化本 國朝會要曰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  
後漢命陳克阮思道尹少連趙況趙安仁孫何校

景德監本 國朝會要曰咸平中真宗命刁衍晃迥與丁遜  
景德二年七月衍等上言漢書歷代名賢注釋至有章  
句不聞名氏交錯除無考據外博訪羣書編觀諸本校  
定凡三百四十九卷簽正三千餘字恐遺之譌

景祐刊誤本 景祐元年九月秘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  
本旁據他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疏翰林院學士張  
觀等詳定間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諸儒赴崇文  
院讐對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

我公本 今不詳何人 東村按我公字本於詩人稱用公  
後者皆著姓當時者則曰我公如韓公河南府同官  
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謂裴均也此疑宋時官同所  
刊漢書而其寶佐題之如此與然宋

燕國本 援鵝堂筆記十七 九

曹大家本 範按謝

陽夏公本 絳希琛也

晏本

郭本

姚本

浙本

閩本

今本用宋景文本校定復將將諸本本校具列於左公均按  
此本元氏  
熙寧本 熙寧二年參知政事趙抃進新校漢書  
五十冊及陳繹所著是正文字十卷

卷子古本 古字

史館本 舊本

國子監本 宣和六年

陳和叔本 熙寧中所校  
範按陳繹也

邵文伯本 用景文

謝克念本 用景文

楊伯時本 用謝

李彥中本 用本校

張集賢本 張瓌得唐  
世本校

王性之本 用景德中  
監本校

趙德莊本 用秘閣  
本校

沈公雅本 用秘閣  
本校

王宣子本 用秘閣  
本校

今本注末入諸儒辨論具列於左  
樹按此亦慶元劉氏本  
所自題而明南監

刻者

蕭該音義

司馬貞索隱

孫巨源綸集

學官考異

援鵝堂筆記十七 十

章衡編年通載

楊侃兩漢博聞

漢書刊誤

楚漢春秋

史義宗本

西京雜記

朱子文辨正

範按宋史列傳有朱長文字伯原蘇州人嘉祐四年進士此文當是長文之謔

孔武仲筆記

三劉刊誤

紀年通譜

援鵝堂筆記十七

士

顏氏曰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駁古本歸其真正自顏氏之後又幾百年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今得朱景文公所校善本雌黃所加字一從古偏旁毫釐靡不是正其所校本凡十五家樹按實列十六家或江一本故止稱十五家抑或宋公用景祐本校則景祐本不得列於諸家之內明人刊監本誤以屏列之失劉氏之舊與文有殊異皆兼存之疏於上方其間或有名儒辨論亦附於是今一依是本謄寫故於注釋之下凡景文所附者悉從附八以圈間之使不與舊注相亂又自景文校本之外復得十四家善本逐一讐對

大抵皆祖景文之本然則是書之刊亦可以謂之不

苟矣伏幸詳鑒慶元嗣歲端陽日建安劉之同謹識

範按此等漢書本今日何由得之惠定宇云明江氏刊本亦佳東樹按劉之同明監本誤作同又按江氏自稱慶元嗣歲乃宋寧宗年近顧氏廣折黃氏不

烈皆誤以爲元人又汪文盛漢書今有刻本泰興季蒼葦藏書目錄汪板前漢書九卷後漢書入十卷

下注云卷數有誤又按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爲朱

家錢牧翁以前有文敏小像王弁州得之吳中陸太宰

不知於宋爲何金購于徽人後以鬻于四明謝象三

王楸野客叢書曰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敘一處如陳書唐

書之類正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

西漢之作不知班固以諸王雜于諸傳之間者蓋今本爾古

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

援鵝堂筆記十七

主

上漢書真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上而今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爲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唯餓隸布寶黔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用章邦之傑兮實唯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資雅談而今本無此卷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

輔者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  
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之乃以餉  
部王見蕭琛傳按梁書邦之傑子今誤作兮雲起龍驤今  
謂蕭陽王得漢書真本臚舉其所以異者云云殆不足信按  
謂蕭陽王得漢書真本臚舉其所以異者云云殆不足信按  
班固傳言固作漢書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  
至建初中乃成又曹世叔妻傳云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  
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又云  
詔馬融兄續繼昭成之然則漢書之作固始受詔于永平中  
逾二十餘年建初乃成安得有永平十六年上書之事乎固

援鶉堂筆記十七

三

死在永元四年是時八表天文志猶未竟更班昭及馬續之  
手乃成意固在雖成紀傳各志未竟亦未必遽上其書也漢  
書諱邦安得有邦之傑子之句且今本韓彭敘傳文自典雅  
如之遼所云殊淺陋不類固語其非真本顯然大約因鄱陽  
王得敘傳之云而偽撰之並非蕭琛所得之本矣  
目錄第二十五卷衛青下附李息諸人按後但云衛青霍去  
病傳此李息以下從史記附出不當並列其名東樹按盧召  
漢前有日錄自有版本以來即有之然非作者所自定乃後  
人為之檢閱為條列以繫于首耳太史公自敘即史記之  
目錄也班固之敘傳即漢書之目錄也後人誤認以為作者  
自定致有班固之敘傳即漢書之目錄也後人誤認以為作者  
漢書正文其前即敘傳自敘傳為目錄也後人誤認以為作者  
舊在諸本中為最善矣又曰古書目錄皆置於末如淮南子  
按逸周書序亦在後然史記通之言范史故有目錄

子固言梁陳等書舊無目錄列傳名氏  
闕見錢氏養新錄又按葛氏崑山葛氏  
明代嘉靖七年南監重刊漢書依朱慶元劉氏校本  
先生偶未及見故僅據坊本鈔顏氏敘例宋景文及  
劉氏等校記于汲古本上而于宋景文公校語多所  
刪落劉氏標識亦復改移蓋坊本之陋失宋明之舊  
也其以先生按語間廁宋校劉校標行列位上下乖  
方則闕刻筆記編次者不曉體例之過今悉分別補  
錄改正其于先生所以校定之說及宋明諸本源流  
面目因得明白矣道光癸巳七月十三日方東樹謹  
識謹案元姚燧牧庵集稱宋社既墟詔令湖南憲使  
文署明史志言內閣藏書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又  
太祖實錄洪武二年命工部修補國子監經籍板蓋

援鶉堂筆記十七

古

明南監板即宋元監板謂之修板修板至明正德止  
其諸經注疏首載景德二年中書門下陳景德二年  
李元陽用朱板刻于閩中謂之閩板仍載景德二年  
陳其後按神廟刊北監本經籍又用閩板重刻而去此  
牒矣又按嘉靖七年刻用慶元劉氏本歷八年九年始  
書口有題識後萬曆十年劉氏本歷八年九年始  
命南監刊國子祭酒萬曆十年劉氏本歷八年九年始  
首次刊行所題明南監國朝順治十五年題名每葉上  
則嘉慶初年嘉慶七年嘉慶七年嘉慶七年嘉慶七年  
於嘉慶初年嘉慶七年嘉慶七年嘉慶七年嘉慶七年  
云嘉慶初年嘉慶七年嘉慶七年嘉慶七年嘉慶七年  
有文行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  
以備傳布其廣東布政使原刻宋史取付該監全  
於補遺金史原無版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史  
於補遺金史原無版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史  
薄刺補遺金史原無版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史  
刻惟史記兩漢遼金二史五部日知錄言此不詳

援鵝堂筆記卷第十八

史部

漢書二

高帝紀第一

漢書一

按詩疏毛詩國風下正義曰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當以退在第十下足得綜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

高祖張晏曰禮諱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帝漢之太祖故特起名焉範按禮記喪服四制云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尚書孔傳亦云德高可

援鵝堂筆記十八

一

宗孝惠即位之初叔孫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則高祖之謚當屬稷嗣君所定因殷之謚耳非特起也張揖進廣雅表有叔孫通撰禮記語尚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孔傳斥湯願命無壞我高祖寡命孔傳高德之祖寡有之敎命王肅亦言謂文王也孔王之說皆漢後注經之言予疑祖之通稱高猶孫之通稱曾孫也非必以其功德言之又盤庚稱神后高后孔疏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蓋亦沿孔傳也昭十五年傳且昔而高祖伯騶杜注籍談九世祖又郟子稱少皞為高祖沛豐邑師古注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劉攽曰沛豐郡縣名史官用漢事記錄耳余按豐既曰邑則沛豐當仍秦稱貢父說非也

已而有娠孟康注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余按後書娠字皆作姓

酒警數倍何義門云司馬貞曰高祖大度即貫酒飲償其數倍價也按此說非讐與宣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讐同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按史記外戚世家亦有因欲奇此兩女語朱移欲於女字下蓋

趙宋以後習此文從字順之語以此讀史漢宜劉知幾嘗妄改左史而不知其愚也樹按史記秦始皇本紀私學而相與非法校或疑而字當在私學上亦可

魯元公主顏注引呂后言以非謚劉貢父辨之謂史家記事或有追言謚者舉公羊公子釐與桓公言吾為子白隱矣

援鵝堂筆記十八

二

余按公羊作口隱何休注云口猶口語相發動也貢父作白不知何本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劭注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余按始皇初即位即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徒

請送者七十餘萬賈山亦云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此送徒當在始皇之始故下云始皇東遊應以為始皇葬于驪山

語未晰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余謂懷王自項氏所立

史記亦倚係之項梁班史自漢臣語耳然正其密緘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按

史記北救趙下有令沛公西略地入關八字此非必班氏所



節當由刊本脫失

至陽城與杠里攻秦軍壁破其二軍按史記陽城作...  
隱曰在濟陰曹參傳擊王離軍城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即  
其事也史又云秦軍來壁破魏二軍史未必誤二軍或即皇  
欣武滿之軍始為秦破後與沛公合兵耳班氏以陽城杠里  
為二軍豈並兩事為一耶  
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按此從史記月表增  
入然按之無所關涉  
遲明圍宛城三市師古曰史記遲字作遼亦徐緩之意也音  
黎余按史記今本直作黎明蓋誤  
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晉灼注王陵安國侯王陵也

援鶉堂筆記十八

三

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  
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師古曰王陵非安國侯晉說非  
韋氏亦穿鑿範按王陵傳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  
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擊項  
籍陵乃以兵屬漢然則高祖至丹水時陵自居南陽不肯從  
此降者別為一人明矣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按史記帝紀不載五星聚東井  
惟天官書有之而無年月漢書志與紀同魏書高允傳允與  
崔浩論此曰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  
於中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  
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後浩考之果如其語以前三月聚於

東井非十月也今通鑿本此刪去不載劉攽曰五星本以秦  
十月聚東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  
故合而言之史仍人言不改耳按劉此說本如清注引張倉  
傳以十月為秦十月然注家謂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追  
改之者則此正建寅之十月也何緣從秦以七月為十月前  
後自亂其例耶且與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壩上故因秦  
以十月為歲首者亦相耳矣樹按自此元以後每易年書  
歲首非誤而史文書春正月冬十月則如清以因秦以土月  
月則班氏所謂太初追改與甘公謂張耳曰漢王之入  
五星聚東井此皆占其事應非必五星聚於入關之月誤  
自班書荀悅沿之耳又敘例列諸家之法有崔名氏今亦不  
知所以考此者云何也

援鶉堂筆記十八

四

春正月如清注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  
以為漢正月師古以為此記事者追改非常時本稱也以十  
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  
範按史記月表正月列十二月之下實五月也樹按如曹參  
後足證又叔孫通傳言諸侯羣臣朝十月又本紀十一年  
令諸侯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則以十月為正月說非也  
諸侯罷戲下舊說戲水名顏注以戲為軍之旌麾音許宜反  
亦讀曰麾又謂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  
宮室不復在戲也余按顏說非是羽雖過戲而諸侯軍或留  
戲下抑或諸侯受羽約於此解戲為麾羽麾下耶諸侯麾下  
耶不辭之甚

蕭何收圖籍張良歸韓信為治粟都尉道亡及拜大將史記

本紀俱不載蓋高祖紀自述有天下之故所以表其大略而  
事蹟詳於世家及傳班氏因後帝語闕入三人事則其緒雜  
出矣故曰峻如馬遷以太史公項羽紀高祖紀讀之難韓信說  
漢王決策東向云云班氏繫之淮陰侯而載其亡去及拜將  
事史記不載道亡拜將惟云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注以為韓  
王信非淮陰侯也余按史記載此說於韓王信傳故高祖紀  
語既相同注者遂謂韓信為韓王信漢書韓王信傳亦載說  
漢王語與史記同而于此則係之淮陰侯耳然按史記淮陰  
傳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皆聽信計而蕭何亦云王計  
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蓋東向爭天下諸將之見略同而淮  
陰之策居多非必盡出韓王信也瑩按決策東向諸將所見

援鵝堂筆記十八

五

山東人日夜思歸者韓王信之辭也陳羽為人可圖其疆易  
弱及三秦易並者淮陰侯之辭也史記本紀韓信以吏卒思  
歸為言者正韓王信也徐廣之注是矣漢書帝紀信對曰云  
云亦以吏卒思歸為言則以韓王信之語並係之淮陰侯要  
是班氏之誤當於士卒思歸之下載韓王信語而於拜  
將問計之下載陳羽可圖三秦易並之計以歸之淮陰侯則  
矣明  
二年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陳明卿曰先書十一月事而後  
書正月事何紊亂至此按明代萬曆以後諸公不善讀書而  
好評論較之嘉隆以前先輩又問矣如陳君者尤苦買買元  
年春正月之下已具服虔如淳師古之注去此未數紙耳何  
不略一省記陳文莊刊布評閱之書無不令人嘔噁真於誠  
識者之所致議哉  
秋八月謂酈食其往說魏王豹按史記敘此於三年之下

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按韓信傳載信問食其語與此微異  
史記帝紀不載此語

是秦將馮無擇子也按高惠功臣年表有博成敬侯馮無擇  
全姓名

三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何云再食疑衍或有誤按此  
不誤左隱二年傳孔疏引此襄二十四年疏又載劉炫辨無  
類食之語

隨何說黔布攻楚按史記敘在二年

渡兵汜水按今本字書此汜水從已在定陶者從汜然字一  
而後人兩讀其字分為二非也左僖二十四年王出適鄭注  
鄭南汜也在襄城南釋文音凡三十年秦軍汜南注此東汜

援鵝堂筆記十八

六

也在滎陽中牟縣南據隋志滎陽郡統縣有汜水注舊曰成  
臯即武牢也然則此渡兵汜水蓋杜氏所云東汜與  
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  
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按十一年二  
月令人歲六十三錢又鹽鐵論昭帝時二十三始賦五十六  
而免五年斬羽東城劉知幾云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  
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何云按班書不從史記敘決  
勝垓下之事蓋不以羽敵漢帝而以羽之敗由羣策羣力即  
黜項籍于傳之義且不為淮陰張滅楚之功為高帝夷信三  
族諱故也又前云漢王下令四方歸心隱然謂漢王者之師  
故不著斬級之事樹按紀禮森嚴異於傳敗羽不在斬級之  
多也何氏評史往往求之過深不必  
高起王陵對曰注魏相邴吉奏何云監本奏下有事字別本

無按當從監本奏事如藝文志有秦奏事二十篇下注引魏武奏事類樹按汲古本亦脫

正月下令封信越凌稚隆曰封信彭史記次於即位之後然

諸侯王上疏業稱楚王信梁王越矣漢書是按史記不載疏

語亦略班氏敘此詳而有體矣

萬民與苦甚如淳音相干與之與師古音弋庶切劉貢父讀

曰歟助辭非也

六年冬令天下縣邑城張宴注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

築其城也按食邑有城始春秋戰國鄭太叔城京田氏城薛

也漢無此制未見據依此邑蓋猶沛縣豐邑之類也樹按是

明日天下不得獨主食邑矣小顏注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是也

田肯賀上史記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肯按顏氏家訓云江

南本皆作肯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

聖其子臻嘗於梁元帝讀班史呼為田肯問之曰此無義可

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肯字為肯吾至江北見本為肯

春正月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封劉賈為荆王文

穎注東陽今下邳也劉攽曰按地理志東陽鄆吳皆非秦郡

後漢順帝時始分會稽為吳此文殊不可曉余按前二年下

有東陽甯君謀也東陽蓋縣故陳嬰為東陽令史二漢並無

東陽郡晉仍孫吳立東陽郡則長山永康等九縣與此亦不

相涉

七年冬韓王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邱臣王黃共立故趙後

趙利為王收信散兵朱子文謂既云信與其將其立趙利為王如何卻云收信散兵疑紀傳多一與字余按韓王信傳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黃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漢史記同蓋信雖亡而立趙實與其謀朱氏之疑非也

春令郎中令有罪耐以上請之應邵曰云云師古曰云云未

邢曰顏氏之說似不審應意及誤引說文不了其義更有兩

通之語且今說文耐無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何云按古者

能字皆作耐音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之能為能

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之能能耐自然

聲近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頰旁毛據說文自訓而字為頰

毛耳象毛之形至耐字直釋曰罪不至髡則顏謬音而誤說

文明矣範按顏解應意不謬但異音耳其音耐為而亦以應

云古耐字從彡則耐正音而故顏舉頰旁毛以明耐字雖改

從寸其音可從而也景文以為誤非也且顏之音而因應說

以釋之不據說文也

置宗正官以序九族按百官公卿表高后二年以上邳侯劉

鄧客為宗正亦見楚元王傳不知高祖七年所置何人

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

中按史記徙楚貴族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班氏既別其氏

又云五姓姓氏不殊此亦疎也又按此從婁敬策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太上皇崩壽萬年凌稚隆

援鵝堂筆記十八 七

援鵝堂筆記十八 八

曰按漢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爲是按此據史記爲正  
漢時惟昭元成哀葬距崩爲久餘無踰月者况漢初簡質不  
應五月崩七月葬也今何本從注滅此八字樹按注及何校  
是先生此按

赦樂陽囚死罪已下宋祁曰已當作以按已以字通宋說非

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按此只謂諸侯王國

都耳其在帝都者史未著明考魏書臨淮王彧論廟制以爲

高祖立太上廟在香街樹按本紀下皇太子羣臣皆  
反至太上皇廟則京師廟也

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宋祁曰而舊本作北據史記改爲

而然漳水不在北余按史記豨傳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

與史帝紀異樹按此當是  
傳寫字誤

援鵝堂筆記十八

九

十一年高祖攻東垣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陳仁

錫曰史不罵者斬之余按史記帝紀不罵者原之豨傳卒罵

者斬之不罵者豨之不知陳君所見何本然無理矣

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

十三錢以給獻費按周官後鄭注云口率出錢以率爲句然

余意率連下讀數字絕句郡各以其口數蓋郡各以其口之

衆寡爲獻費之多少而六十三錢則率一人所出也此較四

年賦錢減半

相國鄼侯下諸侯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音贊

師古曰瓚說是也或云何封沛郡鄼縣音才何反非也但鄼

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漢書皆作鄼字明其音同

也班固泗水亭長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漢無矣  
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按史記三王世家索隱云蕭  
何初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鄼音嗟南陽之鄼  
今在襄陽之光化沛縣之鄼今在考城縣鄼音喜許里切臣  
鄼才何切漢書今本鄼皆作鄼非也樹按泗水亭長碑  
唐時始得見索隱

疾可治不醫曰可治宋祁曰舊本無不醫曰可治五字何云

今按無此五字接下嬖罵乃近情當刊去樹按刊去五字語  
勢乃峻簡有氣力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皇甫謐云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

援鵝堂筆記十八

十

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

二年壽五十三史記注中所載與此不同從史記注則高祖

秦二世元年起兵時年四十六從瓚注則起兵時三十六實

生於始皇之三年據史記徐廣音義秦二世元年高祖年四

十八以千支推之則生於始皇作噩之歲也以瓚說壽五十

三蓋崩於丁未生於乙卯也

帝崩呂后與審食其議不發喪欲誅諸將酈商見審食其曰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聞帝

崩諸將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云云乃發喪大赦通鑑不

取此事考異云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不在代以史漢爲妄

余按陳平傳平受詔誅樊噲於燕聞帝崩馳還道逢使者詔

平與灌嬰屯滎陽此蓋高帝詔也平雖受詔誅樊噲於燕後

乃至宮請宿衛而酈商所據則屯滎陽之詔固未知平之即

入也樊噲擊陳稀於代即移擊燕陳平釋未誅固知其尚存矣復統燕代兵亦何不可食其亦括約四人前後被詔據有重兵耳其事勢固誠可警呂后詎得疑史漢之記為不實哉高帝紀贊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師古讀遷大梁為句注云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劉敞云當讀云遷大梁都於豐則與下文合以顏為誤余按秦滅魏為郡縣不得云都於豐故師古謂秦昭王時正原讀遷大梁為句耳原父之意則謂遷其都市人民於豐也以較二說劉讀為長

漢承堯運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

授鶉堂筆記十八

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按劉歆三統歷謂周以本德王高祖伐秦繼周故為火德木生火然太初以前用水德蓋張倉之說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猶秦氏以周為火德之義若賈誼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為一代太初以後始遵之至光武即位始尊內學用劉顏之說用火德故班氏於高祖紀著其符應而師古以瓚說為得也蓋瓚所云不用十一月為正乃賈誼康之說秦承周後或當衍去秦字或瓚意以漢繼秦承周後秦不班五德非以秦為火也按衍秦字則語意明若秦不班五德即班氏仁不代母之義非必

瓚意也

劉知幾嘗作譜考推漢為陸終之苗裔非堯之後又左傳疏載劉光伯之說亦不以漢為堯後

授鶉堂筆記十八

援鵝堂筆記卷第十九

漢書三

惠帝紀及內外公孫耳孫按平紀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  
為王諸侯王表王音以孝王元孫之曾孫紹封按耳孫於元  
孫為曾孫而耳孫之名則從七世之祖數之按師古不得  
綴之於元孫也紀誤至握符胸鞬之於烏維世數不可考注  
說梁孝王元孫之子耳孫子字衍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注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  
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按武帝紀建元六  
年遼東高廟災此諸郡立廟之證景紀郡國諸侯宜各為孝  
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宣紀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此

援鵝堂筆記十九

郡國立廟之證

二年齊悼惠主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為  
太后如濟注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非之  
以為齊王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  
悅媚呂后耳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  
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  
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劉攽曰顏說  
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乎  
蓋齊內史本諂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  
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太后也魯元之稱不除豈  
關為齊王母乎範謂師古注不誤貢父言非也按高五王傳

齊王獻城陽郡尊公主為王太后是王即指齊王本文甚明  
是時偃未立張敖現在公主薨後六年敖乃卒安有夫在子  
未立而虛稱太后者乎蓋齊王尊為太后媚于呂氏以託其  
國非顧於理安否也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乙亥夕而不見按五  
行志見於蘭陵廷東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

高后紀三年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按江水下注本有漢水  
二字攷五行志是年漢中南郡大水按八年云江水

七年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按史記諸中宦者無  
官字

文帝紀代王十七年秋高后崩按史記有高后八年

援鵝堂筆記十九

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按太史公自成

一家之書創為本紀亦不可以編年之體章分節解求之也  
故文紀有云上從代來初即位云云班氏紀實而已施惠天  
下十七字不已贅乎且上云地震山崩水出綴以此數句豈  
非舛邪自負慎覈其文者何如也

開藉田應以典籍為義章以借力為義攢以蹈藉為義章說  
本之康成及說文

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按史記作固要帝帝乃止漢書當以要  
字絕句何以要上為句今從其讀

後六年發倉庾注引胡公不知何人敘例無其名氏  
遺詔屬國悍為將屯將軍按史記注悍徐姓

治霸陵皆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按王楙野客叢書晉愍帝紀建興三年盜發霸陵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救取其餘以實內庫又索琳傳言三秦人尹桓解武等發漢杜霸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琳琳對云云文帝遺制以薄送終炳然載諸史冊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

朕之不明與嘉之按與讀全萬民與苦甚弋庶切歸古讀與非

景帝紀斬御史大夫晁錯師古曰晁古朝字按左昭二十二年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陸德明釋文云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遙反或云朝錯是王子朝之後又音潮是錯姓亦

援鵝堂筆記十九

主

有兩音襄十七年傳宋莊朝伐陳釋文同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何云不私其利五字宋本在不受獻下有當讞而後不當按何本以當字為讀

或詐偽吏張宴注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以二說為非直謂詐自稱吏耳余謂張瓚二說是師古說非

令嘗算十以上乃得宦何云董仲舒所謂舉郎吏以富嘗指此嘗算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嘗為郎耳按嘗算不知若為算法後書和紀永元五年詔云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金幣為算准此言之事亦近煩苛矣宋呂惠卿之弟欲行手

實法鄧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奸之憂人懷隱匿之慮且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用米穀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憑何拘錄其勢安得不知鄧綰至不足道而此言切中情事但漢時嘗算之法不知何以行之

樹按嘗郎當如何氏解但不知若何算法

武帝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按漢制有單舉孝者如馮唐以孝為郎是也有單舉廉者如尹翁歸舉廉為緹氏尉是也武帝之舉孝廉當亦分舉元朔元年詔問公卿大夫與廉舉孝有司奏議不舉孝不奉詔也不察廉不勝任也皆分言

援鵝堂筆記十九

四

元光元年詔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徠服晉灼謂北發國名瓚曰孔子三朝記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舉北呂南為對也師古謂瓚說近是按瓚所引今見大戴禮少問篇曰海外肅慎北發渠搜元羌來服正如此詔之辭盧注北發地名又按史記五帝紀北山戎北發息慎然則以北發為國名良是瓚所見三朝記縱與大戴文殊亦不必以南北為對文解也惟公孫宏傳制文則當如瓚說各隨文解之可耳

東夷歲君南閭等師古曰南閭者歲君之名按通鑑引師古之名下云食貨志彭吳開道通歲猶朝鮮置滄海郡陳壽夫餘傳魏將夫餘庫有玉璧珪瓚傳世以為寶者耆老言先代所賜其印文言滅貊之印國有故城名滅城蓋滅貊之地又

漢傳云武帝滅朝鮮置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西爲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滅爲民今不耐滅皆其種也班志樂浪東部都尉治不耐歲音滅降戶江反共一百二十九字未審此師古之注抑注通鑿者之間廁耶

霍去病出隴至臯蘭按水經注河水下云灑水導源塞外羌中東北流逕石門山疑卽臯蘭山門漢元狩二年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是也疑臯注卽同應說小顏之所不取然以爲河名則非如臯注亦山也又按西河舊事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焉支山在刪丹故縣按祁連在今肅州之東南甘州之西南白石故城在今河州西

能言鳥按舊唐書音樂志引此云若是鸚鵡當舉其名且秦

援鵝堂筆記十九

五

隴尤多亦不足重所謂能言鳥卽吉了也

發使穿崑明池瓚曰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安溪云据此則迎佛不始於明帝

元鼎四年封嘉爲周子南君臣瓚曰疑嘉是衛後氏子南而稱君初元五年爲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爲鄭公建武十三年

封於觀汲古本封誤此爲衛公師古非之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爲周後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以下皆姓姬氏著在史

傳按通鑑注据恩澤侯表周子南君食邑於潁川長社其姓姬子非姓乃氏耳豈有邑名子南者乎又据後漢紀姬常爲

衛公

戈船師古取張宴說不然瓚解余按若以元封二年應注樓

船例之則戈船正爲瓚說

天子自將待邊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康成曰漢法於燕夷曰天子於王侯曰皇帝

用事八神劉攽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說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也何云亭林云八神謂東巡海上而

祠八神卽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說非也按史漢主字皆連下讀劉當如應引封禪之制祀地主

文也元封五年南巡狩至於盛唐注文穎疑在廬江左右縣名也

韋昭曰在南郡師古是韋說何云下云朕巡荆揚故是韋說余謂叔良指爲縣名亦臆說邪按通鑿注按唐地理志壽州

援鵝堂筆記十九

六

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縣宋白曰壽州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爲盛唐縣西十五里有盛唐山按前後漢晉隋諸志俱無

盛唐縣惟唐地理志屬壽春郡注本霍山武德四年以霍山應城潛城三縣置霍州廢省應城潛城來屬神功元年曰武

昌神龍元年復故名開元二十年更名天漢元年師古注取大雅雲漢之詩美周宣王因早修德而

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按是年之前七載元封三年夏旱紀不書見郊祀志武帝方且侈口於天意乾封安得有依古修

省之意蓋去歲太初四年方克大宛獲良馬爲天馬作歌云天門開誅蕩蕩自以爲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猶後世周宣帝

之稱天元唐高宗之稱天聖武后之稱天后太宗之受號天



可汗耳謙光之談非武帝出也又按高祖初封漢中蕭何曰語云天漢其稱甚美或依此稱決非閔旱之意

大搜按此或搜姦人或搜巫蠱必非搜踰侈者巫蠱雖見於征和元年相去八年而此時或已有其事史未詳也且陳后之廢在元光四年已捕為巫蠱者而下二年大搜或即與禁巫祠道中為一事耳

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上官桀討之按何羅即時禽縛窮治咸服其辜矣書討之似不竟其辭者亦未當也

通鑑載武帝嘗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後世

援鶉堂筆記十九

七

又為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按此條漢書不載漢紀亦無之未詳所本

昭帝紀談指同竝按地理志作談扼

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按表作洛陽李仲季主霍光傳亦作种

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劉攽曰謂令民酒以所得占利而輸其租也按如公非之解賣字屬上讀為長

宣帝紀趙充國為蒲類將軍按西域傳有蒲類國又後書張璠云北虜呼衍王嘗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又桓帝元嘉元年

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為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

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燉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据此度其地與伊吾相近故仲遠云在燉煌北不為非也其於蒲類國治天山疏榆谷者則遼矣若本書匈奴傳云蒲類將軍自酒泉出塞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疑與此不相遠蓋蒲類將軍因烏孫至而去或更深入至出塞千八百里西去侯山也又張璠云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疑蒲類海去鄯善不遠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豈蒲類即蒲昌邪詳記國傳

廣川王吉有罪廢按吉漢紀作去是五日一聽事以下各奉職奏事按聽事下何增自丞相三字

援鶉堂筆記十九

八

元康二年赦詔劉攽曰身不修則不能率下法不舉則或枉法如此則坐者乃無辜安得如文王刑茲無赦按原父說是詔言吏未能修身奉法故不能無赦耳

勿用此人吏云云安溪云勿用此人吏為句言勿以此人為吏也

稱過使客按謂與繇役飾廚傳以稱所過使客之意令為延譽

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按何校改律為四誤劉攽曰据百官表注當云律百石奉月十六

斛五鳳元年皇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

百匹太夫人八十匹按別本太夫人下有夫人六十匹  
平通侯楊惲坐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按以言語之過  
而誅斬大臣皆孝宣刑之不中書法未允  
元帝紀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何  
云舍人院本各令就農唐本令各

人人自以得上意何云江南本唐本止一人字何自記江南  
舍人院故題曰舍人院本張集賢環得唐世本自  
九至十二凡四卷全再警正標唐本者即再校也

竟甯元年師古注竟者終極之言言永安甯也余按改元之  
詔言單于復修朝賀之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師古注義雖  
近字義未安以竟字爲終極之意如釋典所云與汝安心竟  
者乃魏晉以後文法郭景純山海經不死國贊得此還齡悠

援鵝堂筆記十九

九

悠無竟是也漢以前絕未之見此當作境土之竟周秦諸書  
率如此

元帝善史書按王尊傳善史書外戚傳成帝許后善史書子  
疑史書即隸書秦爲史書以便胥吏故曰隸書後書安紀安  
帝十歲好學史書章懷注史籀所作仍同小顏耳憶前人說  
已及此記考

貢薛韋匡迭爲宰相按四人之中貢未爲相止御史大夫耳  
其稱相者漢時御史大夫與宰相號稱二府百官表御史大  
夫位上卿貳丞相故蕭望之傳自謂備位將相亦御史大夫  
後將軍也後世宋之樞密亦與中書同稱兩府同稱宰相文  
信國止於樞密太后授以中書不受其對元人之詞自謂宰

相人亦以丞相稱之是又異官而同制也

成帝紀陽朔元年王章有罪下獄死何云王章不言爲王鳳  
所害於體例不能一也按班氏諸紀如此枉筆者頗多不止  
王章也似沿當世著記未及修改其漢書敘目云章死非罪  
士民所歎又劉知幾書事篇云傅立之貶班固論國體則飾  
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

建平元年冬中山孝王太后媛弟宜卿侯馮參有罪皆自殺  
何云書法失實

平帝紀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按小顏  
說亦非此云送之還故所家之地耳

宗師得以郵亭書言宗伯晉灼曰宗伯宗正也按此猶顧命

援鵝堂筆記十九

十

稱宗伯爲太宗上宗皆一時權辭非通稱也

援鵝堂筆記卷第二十

史部

漢書四

異姓諸侯王表按入關為元年者尊漢室也有月表則國統明而事得其序蓋史遷不為一代之史於秦楚之際為月表以楚漢均敵而諸王亦非為臣且主約諸王者項羽也雖漢亦受約王漢中矣諸王或自為王而後為羽所分置其事不一故始以二世元年繼以義帝元年既不沒尊懷王為義帝之實而以諸國件繫於上下續六國之終下開炎祚之始世事變置端委較如其義例深矣班氏何為者也趙歇田都田市韓廣等既非臣漢又項氏建樹陳涉武臣魏咎皆自立為王初無統屬史記前有二世後有義帝雖緯以月仍經以年

援鵝堂筆記二十

班氏既據漢受命冠漢元年而復以二月為一月從諸王受封之始諸王有月漢年月不虛列邪且諸侯有不始於此月王者於是二十七二十三十九紀月之紛紛揆之於前則既無根著而信越布縮之疇天下既定列土受封者反聞厠于末至于孝惠高后亦戢耆排次據其序論剿史遷之意著亡秦之謬算頌漢室之勃興立說編綴非疣贅與乾隆乙丑年十月廿四日範記瑩案八表及天文志昭所陳成故精密不逮固書別本俱于首行大字書楚趙齊雍塞翟燕魏韓凡旁行書分為某俱小字後凡月數俱大字書於都字之前都某處俱小字樹按先生此校蓋記汲古本之失也元年一月按高紀元年十月入關春二月項羽王諸將則此

一月乃漢元年之五月也史記高紀羽王諸將為春正月於表則系之二月樹按高紀十月入關如高以秦以十月為歲首耳劉貢父以為夏正十月是也後書春正月服虔曰漢正月如涪日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師古曰凡此諸月皆太初正應後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以十月為歲首即十月諸將為正月今此真正月也又王諸將為漢之四月耳故而高紀實系之二月今表一月者以為諸王受封之始月也故先生前議之曰復以二月為一月云云也

一月韓廣三十按別本作二十樹按此表據史記及本書氏及先生校此旁行脫字凡數十處猶有不能盡者六月韓成二十七月項籍誅成按史記表誅成在七月此在六月蓋所云一月既異則此正合

援鵝堂筆記二十

鄭昌以距漢此當在上格樹按表上格之入月項羽之八月也十月章邯十月漢拔我隴西按此史遷之謬然以章邯臣楚楚漢初為敵國太史公且紀籍矣班氏為漢史仍之安平十二月田榮七月項籍擊田榮走平原民殺之按據高紀在春正月此當在二年一月項籍立故齊王田儼為王史表有史漢紀傳田儼傳俱不載

二年一月滅茶一月按此一月滅茶之十二月左推之俱誤或以茶後臣漢陰系以漢年別之耶

二年十二月衡山王吳芮十二月按衡山之王月何以止十二數亦當從下共敖例也想以其後臣于漢故系以漢年月以十二數示異邪又按是月項籍亦止十二數之共敖

脫二十四三字

漢四年九月滅荼四年九月反漢誅荼按紀在五年史表同

填誤

諸侯王

溪以大字為讀當从李

齊悼惠王肥孝文十六年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紹

封按高五王傳以孝王封為十五年紀與表同又按楊虛別

本作陽史記表同漢書傳別本亦多作楊但地理志無楊虛

平原郡有樓虛注侯國王子侯表楊

梁孝王武濟川孝景中六年五月丙戌王明以孝王子桓邑

侯立何云桓邑別本作相邑按傳作垣邑地理志河東郡有

垣沛郡有相樹按此無據可定故兩存之

常山憲王舜本始三年孝王嗣二十二年何云宋本作三十

三按本始三年至永光五年乃三十三次年乃改元建昭宋

本是

建昭元年安王雍嗣十六年何云傳作二十六年按建昭元

年至陽朔二十僅十六年傳誤

王子侯表畢梁旁光按志魏郡無畢梁旁光或鄉聚之名大

約史書紀志表傳互証之不合者多矣

臨樂敦侯按敦史表同漢書監本作敦侯光師古曰敦弋灼

反又作敦古穆字按此與毛本俱誤敦集韻弋灼切則敦侯

正作敦師古注又作敦當為又作敦然古穆字俱為敦或从

敦與敦不知敦果無誤否

文成侯光史父城按父城屬潁川郡文城屬遼西

擲裴戴侯道按魏黃初分漢列人邯鄲蒲吾立肥鄉樹按此解鄭氏

王慶孝景男膠東康王寄之子慶封在元狩三年見武紀表

夫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隕命亡國云子孫按云上別本俱有或

字何改云為亡又曰宋本云

靡有子遺耗矣按史記高祖功臣表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

矣此當如師古之解漢書此處文義似云無有子遺之存者

矣毛米之存者矣詩毛傳子然遺失也說文子人無右臂形

上云靡有則不當如顏解

以昭元功之侯籍云何云宋本無云字又云汲古本此表正

文及注字體上下全不一式

平陽懿侯戶數萬六百戶傳及史世家並作萬六百三十戶

此表及史表同始封十二年薨何云宋本缺末四字又云此

位次格脫二字

六世宗坐與中人姦闖入宮掖門入財贖完為城旦按史記

表世家俱云宗坐太子死國除與此異漢書傳亦云有罪完

為城旦

七世喜詔復家按孝宣元康四年秋八月賜功臣適後黃金

人二十斤則詔喜復家想於此時

援鶉堂筆記二十

四

九世杜陵公士紹封按紹監本改詔蓋元康時但復其家耳此當孝哀之時乃詔封也今据表序成帝復紹蕭何則以紹亦得

十一世侯曠嗣今見按見監本改免

信武肅侯何云漢志無信武史記索隱亦不注按清河郡有信成然不云侯國按周繹傳高祖封信武侯師古曰以其忠信故加此號不知此處顏解云何

侯狀定江漢侯按定江漢者蓋定江陵得共敖之子共尉也戶數按欵先定食四千六百戶其後遷車騎將軍擊陳豨黔布乃益封五千三百戶

汝陰文侯何云史記王汲次夏侯嬰之前別本於此十二月

搜鵝堂筆記二十

五

作十一月如果十一月則又當次信武之前矣別本誤 共

侯賜嗣四十一年何云宋本三自文十六年至元光三年不

過三十一年

侯頗坐與父御姦自殺按史記表及史傳漢書傳御下有婢

字

清河定侯王吸按史記作清陽索隱曰地里志清陽縣屬清

河郡

元壽二年賜吸代後爵關內侯不言世按孝哀以元壽二年

六月戊午崩孝平以是年九月即位疑元壽元始之譌据孝

平紀元始二年賜故曲周侯鄴商等後元孫鄴明友等百一

十三人關內侯則賜吸後爵或於是時耳

廣嚴侯召歐按史記壯侯召歐索隱曰地道記廣縣在東莞嚴諡也下又云壯誤今据漢書廣平國有廣年又齊郡下有廣不言侯國東莞漢志屬瑯琊郡都有高廣注侯國齊郡有平廣注侯國然諸封地志亦多不言侯國者

廣平敬侯薛歐按漢志廣平屬臨淮郡注侯國廣平國亦有廣平然非侯國 薛澤孝文三年嗣孝景中三年有罪免中

五年復封按後有平棘侯林摯孝文五年侯辟疆嗣免史記表云國除是薛澤復封之國矣 博陽嚴侯陳濞封三十年薨按計當薨於孝文八年於後三年侯始嗣則中會廢絕邪

侯始嗣九年有罪免按計當十年而云九年者或班氏所據

搜鵝堂筆記二十

六

為太初歷後之簿籍故計年有盈縮耳 按史記孝文後元二

五年侯始有罪國除計 至景帝前五年當十年

堂邑安侯按史記次曲逆獻侯後狀定自為王壯息史記無

定字戶數六百戶史記作八百戶孝景中五年侯融以長公

主子封隆慮二十九年坐母薨未除服姦自殺按外戚傳陳

皇后以元光五年廢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薨須

坐淫亂自殺國除此元鼎元年也若融於孝景中五年侯二

十九年當於元狩六年疑與須同時國除亦在元鼎元年計

立三十年而云二十九年亦据太初改歷後計之也又按周

寵封隆慮其嗣通以孝景中元年除

雷文成侯以韓申都下韓入五關師古曰韓申都即韓王信

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按劉攽曰韓申都卽韓申徒也張良傳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申徒申徒司徒之轉聲申都又申徒之轉聲良下韓隨韓王成非韓王信也鄴文終侯師古音贊按索隱與顏同音解爲沛中之贊治顏解具見高紀

孝景二年武陽侯嘉紹封按史記幽侯嘉以前後例之此表蓋刊本脫失武陽二字据何傳以武陽戶二千封嘉

絳武侯据傳高祖爲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孝文時勃爲右丞相益封萬戶又傳勃之益封盡以子薄昭

侯建德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据此十二年下重云元

援鶉堂筆記二十

七

鼎五年則凡但書本人在位之年而無漢世之年蓋脫失也舞陽武侯按高祖爲漢王時賜噲爵號臨武侯表五千戶傳五千四百戶

曲周景侯四千八百戶按傳定三秦時食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受梁相國印益四千戶商未封曲周已食萬戶

元鼎二年侯終根嗣何云宋本元狩

穎陰懿侯以將軍屬韓信定齊淮南及八邑按史作下邑此云八邑想謂降彭城虜項佗之後降留薛沛鄴蕭及攻苦譙二縣爲八也

汾陰悼侯狀云以御史大夫侯比清陽侯按比清陽之類記考又按清河郡有清陽孝惠四年哀侯開方嗣何云宋本万

梁鄒孝侯武虎按史作武儒元鼎四年侯山柎坐酎金免史云元光光鼎刊本之譌

成敬侯董濞孝惠四年赤嗣封節氏按節氏漢志不載索隱但曰縣名

建元四年侯罷軍嗣按史作霸樹按他處多作罷軍音皮罷是

蓼夷侯孔聚史記索隱云姚氏按孔子家語子武生子魚及子文子文生最字子產說文以最爲積聚字史作藪不同按索隱所云姚氏當卽据伯審訓纂又索隱曰按孔叢云臧厯位九卿爲御史大夫辭曰臣經學乞爲太常典禮臣業以安國綱紀古訓武帝難違其意遂拜太常典禮賜如三公臧子琳位至諸吏琳子璜失侯爵史云臧坐爲太常南陵橋壞衣

援鶉堂筆記二十

八

冠軍不得度國除當是更封其子也

費侯陳賀按史記索隱云此卽費將軍居右者愚謂此亦意爲之說易陳爲費無据且不知未滅項籍時已封費耶又史云圉侯徐廣曰圉或作幽是漢書費下疑脫諡

湖陵史作湖陽按山陽郡下有湖陵南陽有湖陽又廬江郡有湖陵邑一

隆慮克侯周竈按史作哀侯索隱曰音林閭隆避殤帝諱故改之按延平以後當改隆爲林耳隆無林音班孟堅死於永元四五年間故地里志猶作隆慮而小司馬並欲改史記之音何邪

陽都敬侯丁復索隱陽都漢志闕晉書地道記屬瑯琊

侯狀云屬周呂侯破龍且彭城按周呂侯史作悼武侯蓋外戚恩澤表之呂澤也據史漢諸紀傳破龍且皆淮陰之功灌嬰亦從屬耳淮陰傳破龍且於濰水灌嬰傳攻龍且雷公於假密卒斬龍且則云破之於彭城者謬也想呂后欲王其兄掩淮陰之功而攘之耳

陽信胡侯呂青按史作清陽信作新陽屬汝南

東武貞侯郭蒙入漢為城將定三秦按城將史城作越無將字正月戊午封別本戊子何云宋本午

汁防肅侯雍齒終侯桓嗣不得年按史終侯桓以中元六年元年推之元鼎五年當三十三年何云不得年顏音什方

棘蒲剛侯陳武按志常山郡平棘應邵注傳伐晉取棘蒲是

援鵝堂筆記二十

九

也小顏以應說為誤樹按伐晉上當有左氏傳三字今本闕

擊齊歷下軍臨蓄侯監本臨蓄蓄為苗史云擊齊歷下田既功侯

敬市侯閻澤赤臣召南云敬故字之訛範按史記亦作敬市

索隱云屬河南據志河南有故市無敬市則史漢刊本俱誤樹按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二十四史一時校刊諸臣各趨名卷末先生此校汲古本據何氏焯本而亦間引齊氏之說據殿版也後倣此

斤邱懿侯唐厲按斤別本作斤史同索隱曰縣名屬魏郡按

地里志師古曰關駟云地多斤鹵故名斤邱據此斤非斤同

厂音漢樹按董賢傳縣官斤賣董氏財斤亦作斤刻誤耳當從玉篇作斤居玉切持也或作斤指也與斤鹵字異義

安平敬侯鄂秋按未詳脫千字抑逕作鄂秋邪

厭次侯爰類孝文元年侯嗣何云別本有失其名三字宋本無按史記名賀

深澤齊侯趙將夕按漢志涿郡有南深澤中山國有深澤

襄平侯紀通以文城死事功侯何云非紀信之後意者信無子並母妻亦莫有存者

藏鹵嚴侯張平按監本作鹵嚴史記作鹵徐廣曰亦作鹵諡

曰莊避明帝諱故曰嚴樹按今汲古本脫嚴字

梧齊侯陽城延按地理志楚國有梧莽曰吾治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云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劉放云襄城乃韓嬰也孝文時自匈奴相國降封為侯嬰韓

王信之後故表云本功臣後桀龍是武帝時人顏說失之

援鵝堂筆記二十

十

從票侯趙破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何云本傳作匈奴河將

軍奴字衍宋本有

外戚恩澤侯表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按其說出於公羊且

桓二年紀侯來朝注

百官公卿表按師古此注漢制三公號稱萬石云云與續漢志微異方望溪於史記外戚世家言中二千石即中朝之二

千石不讀中為仲也如方說則真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者

豈非指中朝邪何不加以中也王尊傳尊為東郡太守以金隄之功秩中二千石尊卒於官未嘗官中朝矣又王嘉傳哀

帝制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則中

二千石分為二也又蕭望之傳自少府出為左馮翊為左遷

少府中二千石左馮翊二千石也故云左遷惟霍光傳廢昌  
邑王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  
宮有中二千石無二千石而所列太僕延年太常昌大司農  
延年宗正德少府樂成廷尉光執金吾延壽大鴻臚賢以上  
皆秩中二千石而左馮翊廣明右扶風德長信少府封典屬  
國武京輔都尉漢司隸校尉辟兵秩皆二千石似以此二千  
石括於中二千石內然史文疑有不周者不得據此况續漢  
志皆如此注按匈奴傳中行說曰漢所輸匈奴糒絮米菓令  
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小顏注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  
竹仲反

太尉掌武事按宋祖王且之稱掌武本此

援鵝堂筆記二十

十一

太傅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按前云太師太傅太  
保爲三公此又云太傅位三公上樹按此疑指哀帝一時之  
制也哀紀元壽二年三公  
官分職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此三  
公也或時以太傅爲賢加官而不可考也然據司馬紹統續  
志太傅上公一人下曰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  
人司空公一人世祖即位太尉改大司馬

有靡太宰何云據顏注則有當作又  
初置太卜博士跳行何云連下博士爲一職舊本亦博士另  
行樹按跳行見左氏  
文二十五年註疏

郎中令屬郎謁者他本郎謁者期門羽林皆另行何本鈞連  
與此同

僕射按史記李斯傳有博士僕射周青臣又朱子云禮僕人  
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服位者朱子

所引雖屬凶禮然較之主射之說爲可據蓋取太僕射人舉  
動悉與王隨大約初爲親侍之名後爲領事之號與  
廷尉王莽改曰作士安溪曰朕虞作士即以朕字作字名官  
可笑按地理志及前論中益爲朕虞是固當時相承之失又  
史記於是益爲朕虞

典客屬官有別火三令丞如滴注主治改火之事也按四時  
改火月令大政周禮大司馬官屬司燿掌之以變國火以救  
時疾注疏春取榆柳等語皆謂以防火災春秋梓慎裨竈皆  
極重其事豈有漢時任官獨委之典掌蠶夷之屬此蓋別館  
餼之火食也列國異宜食性各別後世有遺子入侍而病死  
者尙且疑爲殺之然則給水火之齊辨膳羞之宜當有如周

援鵝堂筆記二十

十二

禮京人之供賓客懷方氏之治飲食者是乃別火之義也  
少府若盧按蘇武傳李陵云老母繫保宮則受婦女不止若  
盧

詹事中盾據敘傳小顏讀盾曰允蓋卽後之中允也

城門校尉自司隸至虎賁凡八校尉安溪云胡騎不常置故  
曰八校何云騎非越人所長不當以胡騎爲比似晉說是又  
長水校尉亭林云長水非胡名郊祀志霸產豐勞涇渭長水  
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索隱云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  
宋書云營近長水故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  
是也何云西域都護當提行起

奉車都尉何云侍中給事當提行起



諸吏加官給事中亦加官按龔勝為光祿大夫請吏給事中加兩官耶

諸侯王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按孔光傳云宣帝時請侯王相在郡守上

有秩裔夫按續漢志云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其縣小者縣置裔夫一人

洪谷齋云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繫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竝代嚴詡而見

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按直指已見於表矣樹按謂之

欽差史於繡衣直指下固云不常置

援鶉堂筆記二十

三

楊用修曰玉官鹽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羞官尊官渴官林

官疇官河官陂官樓船官發弩官均輸官橋苑官滙浦官皆秦官名而漢因之雜見於諸傳百官表不悉載者微乎微者也用修之言記考

凡吏秩比二千石何云別本凡吏另跳行

比二千石其文曰章何云朱買臣傳云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其文亦兼曰印章銅印者則但曰印 今銅印為蟲獸之

形文又非五字者皆後人依託非漢時印也按何但据太初之後數用五言之

林駟曰樹按林駟字德頌宋閩人撰古今源流至論通典謂漢二年拜曹參為假左丞相即漢初丞相當有左右今漢表特言一丞相疑誤蓋

漢初丞相以征伐而借名未嘗居位如韓信以左丞相擊魏樊噲以定韓王信而遷左丞相酈商以破滅荼遷右丞相則非特曹參為然漢表獨載蕭何餘則不載正此意也通典因參之名而疑漢表之誤非也

高后七年七月辛巳左丞相食其云云何云當并後為一條在八年內按司馬溫公曰史記將相表八年七月辛巳食其

為太傅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漢書百官表乃云云以長厯推之七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郡臣代即無食其名

二表皆誤

元狩三年何云冠軍侯霍去病當在前二年

四年衛青為大司馬宋子京云据功臣表當在五年

援鶉堂筆記二十

十四

元封五年趙延年坐畱外國使人宋子京曰以景武諸臣考

之云坐行大行令事畱外國書一月乏興 孝昭始元六年江德為太常坐廟夜郎飲何云別本作廟郎夜飲宋本夜郎

元鳳四年蘇昌坐籍霍山書泄秘書免師古曰以秘書借霍

山何云亭林曰蘇昌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秘記當密奏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秘書顯為上

書獻城西第人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秘書從昌借之罪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安得復為太常也如顏說當云坐

借霍山秘書免足矣何文之重詞之複乎 地節三年右將軍霍禹為大司馬何云宋本無右將軍三字

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何云當在四年

孝元初元三年馮奉世為右將軍三年為諸吏典屬國何云

檢本傳三年二字衍

許嘉為右將軍五年遷右何改左又云嘉為將軍史表在五

年據五年遷考之此誤當移五年下

孝成建始三年光祿大夫尹忠何云宋本作王據成紀及志

宋本誤

援鵝堂筆記二十

五

援鵝堂筆記卷第二十一

史部

漢書五

律歷志安溪云律歷志者因歷法用黃鍾起算故前半說律為後半算歷之張本後行四分歷便不與律相干史記分為二何嘗合來後世修史者不察遂俱云律歷志謬甚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別本另行起何云一日備數以下既取載劉歆之辭則別行似亦後人分綴之陋

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按解谷之解以孟康說為是如解谷為谷名則當云取解谷之竹不當云取竹之解谷也生

字集韻有所景切陸德明音義有性音余意作所井切音省言省其竅厚均者耳如史記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

援鵝堂筆記二十一

者二十枚輸太卜官亦當作省擇之義晉灼說蓋本呂覽古樂篇乃之阮隄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也

以為黃鍾之宮何云先生云樹按此何稱安溪尊師之辭也此管另為一器非十二律中之黃鍾也與京房之準梁帝之通正相似耳長

亦九寸而以三分之法穴其旁而吹之若今簫箏之類可據以為準而定諸律故六律六呂此器皆可以生之而以律

本也月令十二律皆有所由之律中央夏季律中黃鍾之宮蓋謂此耳緣今呂覽錯互三九二字讀者遂不得其解而妄

為之說紛拏喧呶千餘年於此矣只細讀漢志此條自見範按後漢志章懷注引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

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端

金作鍾以生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放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為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律法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為制樹按何校漢書每述師說律歷志尤多今刊本讀書記獨闕此志當由何堂編校時搜採不盡致缺佚耳

正月乾之九三宋景文曰九三當作九二何云按九三不誤當由舊作九二宋校作三已從改三仍從景文是正故刊本誤耳宋又曰南本有臣瓚曰按陽氣上下相及逮而通之也玉衡构建天之綱也日月初纏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云云何云先生云日在子則斗建丑日在丑則斗建子日在午則斗建未日在未則斗建午綱紀之交謂子丑午未之際也周官大司樂分樂而敘之是律呂唱和一歌一奏分際之樂也下條圖鍾為宮乃黃鍾之誤用黃鍾祀天林鍾祭地是以綱紀

援鵝堂筆記二十一

二

之交為陰陽之首大祭之樂也此條大義至深解者莫得其意範按安溪以大司樂文為誤似未可據康成之注所取者三家而鄭少穎嘗從劉歆學三統歷仲師亦號明三統歷班志多本於劉周官之置博士亦始於劉豈得據此疑彼今廣延羣儒云云按亦歆頌莽之辭也班氏於此似刊落不盡

凡歷度量衡用銅者及歷數之起何云別本俱另行

疇人子弟何云演繁露曰古人字多假借疇人者籌人也蓋以算數名樂官亦曰籌人範按疇即疇其爵邑之疇

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孟康以不死名為句何云從孟說名字屬上讀續漢志云道之發斂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

謂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此與孟說未詳孰是

易九厄按劉達注蜀都賦世濟陽九句引易无妄云云而谷承傳有遭无妄之卦運語則无妄者或易傳篇名邪又劉昭續漢志注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禮記王制孔疏引律歷志云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解九年六年三年之畜又云所以正用六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洪容齋三筆云熙甯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甯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云太歲有陽九之

援鵝堂筆記二十一

三

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有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司以消災為祥云云又道家靈寶天地運度經云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此羽流誕妄之說不足據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此為甲寅之歲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初丁丑當考按大衍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素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星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

攝提格而實非甲寅

積月十三月餘萬五千七十九何云月餘監本提行

歲術推歲所在何云歲術一行推歲所在當連置上元云云

別本同此誤

贏縮傳曰何云傳曰當提行起

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按孔傳大會以誓衆

明日己未冬至何云先生云既謂之冬至則周人不以此月為春明矣今猶有以泰誓十三年春之文證周人改易四時之說按云冬至者劉子駿等推歷之語且不曰言歷者以夏時乎諸經言至日言長至惟周官大司樂言冬日至且此下

援鵝堂筆記二十一

四

不明言大寒在周二月驚蟄三月耶又不云正月朔且冬至耶况孔子云夏時則有殷時周時矣

武王十一年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且冬至按自此下言春秋皆曰正月朔且冬至

六國春秋何云當提行

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賊立劉盆子滅更始帝按此則二劉並傳范蔚宗諸人之陋也

禮樂志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于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按沈約宋書志序云班固禮樂志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紀一不知固雖欲紀之而有不得者未可遽以為罪也

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入河海按董生賢良策云守職之人奔走逃亡入於河海亦同班志

奏休成之樂服虔云張生通所奏作也按隋書何妥傳云休成承至二曲叔孫通所制

劉原父曰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推尋文理不見十七章疑本十二章誤為十七章也今分別之大學備矣一章章八句七始華始一章章十句我定歷數一章章八句王侯秉德一章章七句海內有姦一章章八句大海蕩蕩一章章六句安其所一章章六句豐草蕪一章章八句雷震震一章章十句桂華一章章十句美芳一章章八句磴磴即即一章章八句嘉薦芳矣一章章八句皇皇鴻明一章章六句浚明師德一章

援鵝堂筆記二十一

五

章四句孔容之常一章章八句承帝明德一章章八句原父曰桂華前章之名也古詩皆有篇名今此獨兩章存劉奉世曰桂華美芳皆二詩章名側注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何云按原父之語舊本皆作大海蕩高賢愉依注當有蕩蕩愉愉字今各本皆二字或因劉語增入也

蕭勺羣慝安溪云蕭勺即消鑠也注解謬按昌黎鄆城聯句恩澤誠布濩蕭頭已蕭勺以蕭勺對布濩則正如安溪解而注韓詩者不知又陳君舉答朱子書以雅頌之音蕭勺羣慝意以蕭勺之音而化羣慝也

行樂交逆未詳余意樂音洛蓋言樂與逆亂之徒交而當消鑠之時也安溪云謂臧荼首叛於燕韓信繼叛於代何奴遂

園我平城陳豨又叛連兵不解故曰紛亂又謂之羣慝也  
郊祀歌十九章青陽朱明西顧元冥按史記春歌青陽夏歌  
朱明云云則非用之於一時一事者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又奏罷黻繡  
周張更定詩曰安溪云以此郊祀匡公經術疏矣何云詩甚  
凡陋乃欲更定相如輩所作不自量矣按匡衡所更定以涓  
選休成易鸞路龍鱗若舊典易黻繡周張僅更入字耳傳  
本誤綴於天地日出入之首向來注家不悟而安溪義門遂  
詆匡丞相所更天地日出入兩詩凡陋為經術之疏非相如  
之比不知十九首皆相如等所作與匡無與也方諱云相如  
卒於元封之  
前天馬傳一章非相如所作則十九章非一時之制又天馬  
二章與史記句格不同豈史公載其初制而此為後人之更

援鵝堂筆記二十一

六

定者與東樹按此先君附按語記於先生按語下者樹又按  
匡衡更定樂詩成紀及本傳皆不載據郊祀志是因奏罷其  
事故更其語亦止二事耳且志亦無更定樂詩之語而義門  
先生云更定詩六章未詳所出又此志丞相匡衡奏罷鸞路  
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兩行乃是各記於其本章詩之末  
則鸞路龍鱗更涓選休成當在惟泰元章章內固不詳餘句  
上而微繡周張更肅若舊典當在天地並况章內承神至尊句  
於天地並况句上不但詩不可通並此兩記文義既味文句  
亦不足矣按郊祀志匡衡奏言紫壇有文章采鑠黻之飾及  
至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駟龍馬不能得其象  
於古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此詩更定乃奏可後事也  
頃見今本臣召南按已云二句冠於兩詩之首為誤然又云  
衡所更定詩今不傳則亦誤會奏罷二字也樹按蓋本日建  
始元年丞相匡  
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乃記其事與文也亦  
甚明矣齊氏蓋誤會曰字斷章而意其有詩云云故曰不傳  
即如此又置涓選休成肅  
若舊典八字於何屬乎  
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何云安溪以象

而補備之為讀經紀二字屬下句然補備之經紀似指河間  
樂而言按李讀是

刑法志四邛為甸何云甸音繩證反謂之成言車乘之法至  
是始成按小司徒四邛為甸鄭讀為乘東甸之甸此及信南  
山詩陸德明竝音繩證反但詩箋云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  
方十里出兵車一乘及小司徒注甸方八里方十里為一成  
俱解甸與成相表裏耳何說未詳所本

除山川沈丘按沈如今水衝沙壓之地丘如今之謙地  
當斬右趾及殺人云云至皆棄世安溪云當斬右趾忽進以  
死刑求輕反重議事魯莽按言當斬右趾者罪笞已論其罪  
名矣而復犯笞罪者則棄市非求輕反重也其文影略耳

援鵝堂筆記二十一

七

當笞者笞響安溪云然則不笞背非始於唐宋矣按笞之為  
刑由鞭而變左傳鞭徒人費袒而示之背  
奇請文比奇當讀寄言律令之外請從他比附於此者師古  
音義非  
漢初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孝文詔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  
產坐之及收朕甚不取閭若璩云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  
同產為三族如淳注三族乃云父族母族妻族見高紀小不  
顏是之  
惟禍及舉宗復妄增母妻二異姓一言之誤其亦不仁甚矣  
按高后除三族罪而孝文則又憫其父母妻子同產之同坐  
者不得以此解三族而云如淳誤也  
故治則刑重按荀子本文此句上有刑稱罪則治不稱則亂

二句似不可及

食貨志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何云止餘夫受田故也又曰于初据二十五畝之數言之未審也賈氏於載師注內釋之甚明按若以孟子云餘夫受田之數為證則是一百二十五畝矣且云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者言士工商家受田之少也而賈乃云士工商家丈夫成人者受田各受一夫無丈夫而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指其餘家口也其有秀異者移鄉學句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句于少學二句從何聽何蓋依李讀也按志云小學大學鄉學庠序國學小學考之於經亦不合其小學之名朱子雖取以序大學後人亦未以為允也安溪云鄉學即庠序也國學即

援鵝堂筆記二十一

八

少學也何云諸侯之國學為少學不敢僣天子之太學也然後以德流洽以別本作王或作道治田勤謹則晦易三升瓚曰當言三斗按古人寫升字微與斗字相近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按鹽鐵論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歲為此言按宋本監本竝為訾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劉仲馮云久當為乃武功爵臣瓚注十級曰政戾庶長按二字疑誤按後弘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級可證余前說誤左庶長乃二十等爵之十級此十一級與彼既不同其名不得據彼證此

新秦按漢會乘造陽之地七百里子句奴則新秦非此

赤金為下孟康曰赤金丹陽銅也按水經注河水又南逕丹水西南下云丹陽山東北逕治東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矣孟氏所指疑指丹陽郡非此丹陽也專令上林三官鑄三官未詳史記索隱云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均輸鐘官辨銅令三官其此三令乎按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九上林其一官也余初疑索隱所指實四官今思此上林乃上林苑耳不敢言輕賦法矣何云輕史記作擅謂常發正供外擅取諸民以嘗給所過軍也徐廣注云擅亦作經謂不顧經常法則此刻輕者傳寫誤也當改作經按經字即漢書本耳史公之

援鵝堂筆記二十一

九

意蓋云大農名為以鹽鐵助賦然軍興所須大農不能盡贍之也故所過之縣更出嘗給之不敢言大農擅天下之賦而事必仰給於大農也以為史作為以為平聲奏罷酒酤此云奏罷酒酤足明不能鹽鐵均輸鹽鐵論云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天鳳五年改作貨貝周官外府鄭注言王莽貨布與文同賈疏云竝漢書食貨志文又云案彼文其貨布直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圓好徑二分半無有奇廣八分半足枝長八分半等十一字今鄭言之者此竝鄭言目所覩見以義增之耳按今所見刊本俱有此十一字與唐時本不同樹按賈文無此十一字鄭以義增之則今本漢書有此或因鄭言增之或本有傳本均未可定

貨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按鄭云大錢直五十貨泉今無其文又莽恐民挾大錢故抑使與貨錢枚直一耳不為五十矣

郊祀志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師吉注宗宗人何云宗人宗伯之屬按左哀二十四年傳將以公子荆之母為夫人使宗魯夏獻其體對曰無之公怒曰子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

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按小顏引應劭之說蓋同康成與孔傳異  
作陳寶祠按史云作廊時此云作陳寶祠後云云非也飲馬於河史蓋終史敦之言耳

援鵝堂筆記二十一

十

作伏祠按伏日解索隱之說為善若以陰迫於陽而未得升為伏則陽迫於陰何以不名伏也引歷忌釋或出於正義非虞云周之時無伏秦始作之漢舊儀曰伏者萬鬼行故閉盡日不干求也  
四曰陰主祠三山按索隱云顧氏按地理志東萊曲成參山即此三山也非海上之三神山  
使博士刺六經中作王制史記索隱載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服制篇名非今禮中之王制盧植曲附此語以見其特多回冗今疏家仍遂其謬不加刊削讀史不詳流害及經可為深戒也王制云古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可云周人書哉且安知王制非併合諸篇為一篇如今樂記也範按賈誼書引王制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

足二句似古有其書名若文帝時所作生未必遽引用之引史記以下未詳何人之說疑為何肥瞻語也記檢  
天子病鼎湖甚亭林云鼎湖宮名當作胡楊雄傳南至安東御宿昆吾是也樹按此條亦是何校

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按益壽壽字後人因顏注誤增索隱云小顏以為作益壽延壽二館如本有益壽二字則不須注且果有壽字索隱應引漢書不引顏注也黃長春云史記作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即此觀瓦也又括地志延壽館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為正一觀而益延壽三字名耳師古謂二館非是  
迺下詔赦天下宋本詔下有甘泉房中生芝九莖八字赦天下下有無令復作四字大字小字本俱同樹按此條亦是何校讀書記未載

援鵝堂筆記二十一

十一

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李奇曰宮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按宮史記作官又史記五下無牀字五牀宣帝所立班以六祠求之不合增五牀即六矣何得以寬舒之祠官為祠名耶宮自官之誤也樹按史記漢書皆言六祠是必承本文言之不得闕入他外祠史云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與此歲時致禮不同故太一云云班意太一后土三年親郊與此歲時致禮不同故移太一后土四語於下文示史遷之意本爾而求六祠之數不足遂增牀字以五為五牀而不悟五牀宣帝始立也索隱求六祠而不得連正太一數之而又遺后土且如班與李奇意是七祠矣竊意前云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此下又云方土所興祠各自主則寬舒所主之祠壇亦得為一祠比於薄忌李奇說可從惟五字之解不得或如望溪讀屬下或羨文當衍耳班氏增牀字則大不可至冬而崩鳳皇下郡國五十餘所按綴鳳皇句於崩下言不足為瑞

谷永疏三五之隆師古注三謂三皇五謂五帝非也謂三太  
一五方帝也此秦漢祠祀之隆安溪云即謂武宣之世

天文志暈適背穴孟康曰穴多作鏞如瀉曰有氣刺日為鏞  
鏞扶傷也按春官既禮三日鏞後鄭謂日旁氣刺日也音鏞  
鏞晉隋志作璠

後聚十五星曰哀鳥按史記作蔚然索隱云漢書作哀鳥  
徐廣曰一則哀鳥蔚然皆星之貌狀据此則曰字舊在哀鳥  
云哀鳥

之下故司馬貞曰哀鳥為星之狀如今本則為星名矣然晉  
隋二志云一曰依鳥即位也則謂星之狀者非樹按五朝史  
證小司馬亦唐人似未可據彼  
修此當以史記為正曰字在下

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歲行

援鵜堂筆記二十一

三

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按  
晉灼之言蒙所未喻如此則一歲周二十八宿不待十二歲  
周天耶 周天十二次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百  
四十五分一次外剩行一分

辰星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按史記雖上有野字宋本  
軍作兵

大白在南歲在北曰牝牡按史記金在南曰牝牡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按人史記作火樹按下漢者亦金  
散氣其本曰水則  
此當從史記作火孟康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  
星氣相應按人字亦當作火如以金擊石取火矣  
司馬彪曰馬續述天文志續字繼則馬援從孫融之兄也附  
見後漢書援傳末

五行志次日農用八政張宴云云師古非之按張晏蓋同馬  
王之訓與鄭異孔傳則本不見耳

次九日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按應劭說與孔傳同  
亡水旱之災按別本亡作有非是傳謂不孰非由水旱也  
十八年大水按經無水字此仲舒解義云爾治公羊者宗之  
劉向義異故徐邈說穀梁云麥禾自死不由水旱即本向義  
也

有司奏罷郡國廟通儒以為違古制按五行傳本向故黜  
毀廟之議樹按前董仲舒奏高廟高園殿不當立何肥瞻曰  
此貢禹匡衡罷諸廟所本樹謂仲舒因高園殿災  
上言親戚貴屬及近臣貴而不正者當忍而誅之云云此既  
啓人主殺機開猜嫌刻薄之漸又便於奸雄之剪除小人之  
讒構皆託於經術以凶國而災身如范雎費無忌息夫躬蔡  
操劉裕之所為與賈誼晁錯意尚不逮安溪先生曰仲舒醇

援鵜堂筆記二十一

三

史記成公十六年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  
撰也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  
語作左氏春秋史記何必馬遷所撰乎且此國語文又馬遷  
所不載也

谷永對得臣無家云云按對已具永傳此復載之文如不了

京房易傳曰經稱觀其生按京房似讀生為性  
密縣居四齊之中師古云膠東膠西濟南齊也按後卷七下  
之下注云四齊膠東膠西菑川濟南與此微異樹按三齊記  
謂之三齊



援鵝堂筆記卷第二十二

史部

漢書六

地理志冀州既載何肥瞻云史漢皆以既載為讀樹按此地原校語讀書記多未載

兗州九河既道何云孔傳云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不曰境內而曰界此古人解經之審也按杜佑通典

平原以北則為滄州亦屬兗境作十有三年迺同何云竟地勢下俟水地畢乾後乃可濬厥滄書井疆也

少繇木條師古注條修暢也何云別本條宋本修

徐州織縞何云史記注鄭氏曰織細也祭服之材尚細範按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織縞之解小顏亦不用孔傳

泗瀕浮磬師古注泗水出濟陰乘氏縣範按小顏此注本康

成尚書注史記集解采之未詳兩漢乘氏之境據括地志泗

水源在兗州泗水縣東陪尾山唐時乘氏屬曹州泗水屬兗

州小顏循鄭氏漢人之說誤也

浮於淮泗達於河何云達於河河讀曰荷說文荷字下注云

荷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於荷兼引此注及禹

貢之文則作河者乃寡學者因經文之訛而妄改也按何云

兼引此注何人注也說文無

荆州雲夢土作又何云史記雲土夢為治按後有江夏郡雲

杜縣土字當如史記在夢字上範按毛本史漢同

荷澤閭若據曰荷澤為沛水所經又會至於荷者是在豫之

東北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荷然後由荷入濟

以達於河此徐之貢道也或曰曷不詳言之曰以上文兗州

浮於濟潔達於河次青州即言浮於汶達於濟至揚州則沿

於江漢達於淮泗且不復言達於荷者蒙上文也範按釋文

荷如字說文作荷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據此唐時經

儒讀河如字不從說文也襄十四年傳孫林父敗公徒於阿

澤杜注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

道山嶠冢至荆山何云注言此荆山在南郡臨沮東北以別

上雍州之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者也

成賦中國何云史記注康成曰衆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史

記以成賦為句中國二字屬下

朔南泉聲教何云史記以朔南泉為讀康成若此也

辨九州之國何云周禮注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

同無徐梁又云周無徐梁蓋由於淮徐之盛而蜀人閉陰

王至秦始皇并其地亦有由矣

藪曰菑蒲何云周禮注或作汧蒲

是以采獲舊聞師古注云云何安溪先生曰作日下舊聞

者未讀小顏此數語耳

京兆尹華陰按宣紀本始元年詔京輔都尉廣漢顏注京輔

都尉治華陰其文疑脫失也

左馮翊高陵其文疑脫失也何云其文疑脫失也志劉昭注引浦岳關中記

云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史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漢之  
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蓋左馮翊治長安城中  
故左輔都尉治高陵也範按宋孔道輔傳家近太廟詔遣  
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堧垣中  
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 又按閻百詩  
云郡國志凡縣名先書郡所治也此惟東漢時則然而西  
漢不爾歷考志傳以證之為治者三十有六不為治者三  
以為顧亭林黃子鴻所不解樹按先生節錄閻說二百  
其要於此不悉錄且閻言樹以潛邸書家戶所有  
以少證多亦非篤論 閻又云胡身之註通鑑地理  
佳者然亦不知西漢第一縣非必郡治如漢中郡治西城  
縣五原郡治桐陽縣郡太守不與都尉同一治所胡氏又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三

云臨淄青州刺史治豈不知西漢刺史稱傳車居無常治  
不比東漢乎範按宋書百官志前漢刺史稱傳周行郡國  
無適所後漢世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  
江左猶行郡縣詔棗據追遠詩序曰先君為鉅鹿太守迄  
今三祀忝私為冀州刺史班詔次於郡傳是也又按續漢  
志荊州刺史治武陵郡之漢壽縣樹按漢壽故索縣居武  
陵郡第二縣陽嘉二年  
更名刺 閻又云汝南郡先書平輿縣卻不為治治上蔡以  
程方進傳知之其傳首與賈誼傳正同云云範按閻以方  
進年十二三給事太守府為小史後又云發義父方進及  
先祖冢之在汝南者耳然又云從汝南蔡父相如上蔡即  
汝南當云從邑人蔡父相何言汝南乎後又云姊子上蔡

陳豐何不言汝南乎此條似未可據為治上蔡之證若東  
漢治平輿許劭傳可證又按水經注縣瓠在今豫州刺史  
汝南郡之西北則魏時治近縣瓠 蓮勺如音輦酌按  
宣紀及張禹傳如顏音同愚意作白為是此如标氏允吾  
浩璽之為權精鈇牙誥門若本作勺則酌勺同韻如顏何  
復加音乎 徵師古注左傳所云取北徵而杜元凱未詳  
其處按文十年傳杜無注陸德明引三蒼云縣屬馮翊  
右扶風桐邑按郊祀志官此桐邑顏注即函地是也 武功  
終南山按左昭四年傳作中南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四

上黨郡屯留按左襄十八年傳作純留  
河內郡按左宣六年傳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杜注河南平  
舉縣今河內縣東南五十里有邢邱城隋縣也 陸慮注  
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按酈注濕水下有國水出夷  
輿縣係上谷郡此國水不知何水又淇水出隆慮縣西大  
號山而此云出共北山桑欽之經與班志不同酈注於共  
縣境有焦泉魚鮑張波三淵四水及清川水  
河南郡中牟按史記趙世家獻侯少卽位治中牟下引臣瓚  
駁難班志最明小顏何以不取瓚曰中牟在春秋之世是  
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  
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鄭之中牟非衛  
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鄭中牟  
不在趙之東也按獻侯所治中牟當潞水之北酈注以瓚

云中牟濕水之北非是見渠水注又按注漳水云郡本齊桓公所置故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也張守節正義本此證中牟在蕩陰其說云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即相州蕩陰縣西五十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又按寰宇記云蕩水在縣治北源出西牟山郭璞以為谷頂似牟故名

潁川郡陽翟按韓哀侯始滅鄭而徙都之景侯為哀侯之曾祖方與鄭相攻伐何緣都鄭乎疑哀侯以前有自平陽而徙陽翟哀侯乃自陽翟而徙新鄭也 綸氏按郡國志綸氏注云建初四年置

汝南郡莽曰汝汾按水經注作汝墳 銅陽吾鄉方密之先生云鮑音紂紅反後失去紅字遂音紂矣按方說是孟康時方用反注無直音其字者 博陽莽曰樂家按魏志母邱儉傳作樂嘉鄴注頽水又南過汝陽縣北文亦作嘉

南陽郡鄴孟康音讚師古曰即蕭何所封按班泗水亭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敘功第一受封於鄴音吾鄉方密之先生通雅云當時在南陽今在襄陽之光化者蕭何封邑也沛縣之鄴本作鄜音嗟今在考城縣按楊用修焦弱侯定以沛鄴為何封邑以何起沛封必近之而以班碑為據劉肅唐世說云凡封功臣多就本土張良封留是為成例余謂泗水亭碑漢書同孟堅所作何須穿鑿更制別音索隱曰鄴縣在沛史紀注中有孫檢之說與臣鄴同引茂陵書為據 堵陽今裕州

雒陽懷馬融廣成頌注雒縣在今鄧州向城縣北南郡者按郡今入宣城縣境 高成按公孫宏封高成之平津鄉今荊州府松滋縣漢高城

江夏郡西陵今之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漢西陵地 盧江郡金蘭按寰宇記引朱瑒壽春記有金明城金明或即金蘭耶 雩婁注決水北至蓼入淮胡朏明云淮作雩雩婁下灌水北至蓼入決是也按雩婁在今霍邱西南

寰宇記云金明城西南有雩婁城按顧氏方志所載非漢初故地餘詳情地其地後移於山陽郡 薄臣瓚曰湯所都按前偃師下顏不取瓚說此後齊之平樂淮水東北至沛入泗何云淮沛二字誤瓚注引

授鵝堂筆記二十二

志泡水東北至沛入泗別本作包作沛俱訛

濟陰郡乘邱按括地志云乘邱在瑕邱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滋陽縣西有瑕邱城檀弓公叔文子所升瑕邱在開州 乘氏在今曹州境鉅野縣西南 睢陵當在今宿遷其西北七十里即睢口見鄴注睢水即今睢寧縣又注

云睢水逕角城北東南流注於淮角城在今清河縣西南沛郡相今宿州西北九十里有故城遺址 蕲或云在今宿州西南四十六里果在宿州則陳涉吳廣一為汝南人一為淮陽陽夏人往漁陽不知何以東南而至蕲也蕲高紀

蘇林音機 魏郡內黃掘溝於齊魯之間齊何校改商云未本毛本俱訛

齊按黃池在今開封封邱縣西南非黃武始漳水東至邯鄲入漳又有拘瀾水東南至邯鄲入白渠拘應劭音矩何云漳疑誤據矩音則字或從木水經注作拘瀾

鉅鹿郡鉅鹿注紂作沙邱臺何云沙邱臺即鹿臺耶 下曲陽注昔陽亭別本晉陽亭 鄭注若么反下別本有又差

泉反四字

常山郡中邱注東至張邑入濁河何云宋本作蜀誤 開宋

白曰樂城縣本漢開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樂城縣何云按續郡國志有樂城而無開則不始於後魏之太和矣

清河郡按清河即水經注所謂蕩水入焉首受羨水謂之蕩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七

清河 清陽今山東東昌府清平縣云漢清陽縣地 東

武城今武城縣 懸題今之房山 貝邱杜預云在博昌者近是

涿郡南深澤何云中山有深澤故此加南 鄆高陽按昭七

年傳盟於濡上杜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在今安州任邱之間濡徐邈音須

勃海郡章武按志章武縣在今鹽山縣之西北有其故城又

按鹽山春秋之無棣今其縣西有無棣溝然當縣又云是

高城縣按酈注淇水篇云清河東北逕高成縣之宛鄉城北又東逕章武縣故城又元魏章武郡治則今大城漢之

東平舒也故酈注東平舒縣云魏土地同章武郡治世即

以爲章武故城非矣頃見胡肫明禹貢冀州篇章武今靜海天津此或晉之章武國後魏之章武郡境非漢縣也晉志章武國四縣東平舒文安章武束州然東平舒爲國治所又有章武縣疑仍漢縣也 修市應劭音條何云周勃

亞父封條侯無市

濟南郡鄒平臺按顧亭林云當作鄒平 狃師古曰蔡音是

按申校本云是上疑脫由字何校本同 樹按何校本有引申校本未詳何人

泰山郡蓋洙水西北至蓋入池水按水經注曰洙水入泗水

池字誤也 盧濟北王都也案淮南厲王子衡山王景帝

四年徙封濟北至孫寬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今有盧

無北安之名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八

東萊郡東牟按濟北王興居初封東牟此不云國何也

鄆郡郡柎何校莽曰柎同疑柎下注誤入柎下 樹按柎係上

範按當從水經注作秩國 長廣按續漢志柎縣下注與

此同 樹按屬青州北海國其詞微略

臨淮郡淮浦按淮水由今安東下海說者云安東即水經注

所指淮浦也又 臨淮郡有淮陰淮陰未詳今何也 僮

在今虹縣東北七十里 東陽按南史隱逸徐伯珍傳東

陽大末人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邱

萇隱居也今志無班語吳王濞王三郡即劉賈所王太

鄆郡吳郡也故薛公策黔布亦曰東取吳是賈都吳故名

荆爲吳即廣陵吳也王濞當仍賈故都非此吳郡 播旌

按續漢志作潘旌史記項羽本紀陳嬰母葬潘旌

會稽郡秦置高帝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劉敞曰景帝四年封江都王并得鄣郡而不得吳名曰江都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何云江都易王非傳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是以景四年會稽屬江都也原父据後并得鄣郡而不得吳之文駁其不得云屬江都固矣但景帝或以一鎮定反側後即復自為史家失其歲月耳輒按何說誤也治故吳國即吳王之舊都而為治耳吳王濞都廣陵故本傳云初起兵於廣陵劉賈都吳見史記年表不言濞都又史記吳王濞傳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續漢志亦云濞都廣陵又晉地

援鶉堂筆記二十二

九

理志云江都王并得鄣會稽而不得豫章此言誤濞王三郡五十三城乃會稽鄣豫章也又晉志後漢順帝分會稽立吳郡 錢塘西部都尉治回浦南部都尉治按吳志虞翻傳注宋育對濮陽興曰劉賈為荆王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鄣或有寇害復徙句章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云云又育云陽朔元年徙治鄣續漢志注回浦鄣之南鄉則南部或後設與續志有東部侯國何云東京時亦有東部都尉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東部都尉路君闕吳志亦云張紘

為東部都尉不知治何所

丹陽郡故鄣郡屬江都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此注但當曰故鄣屬江都不當益郡字輒按故鄣或高帝置豈必秦郡若云故鄣則一縣耳何為記之郡下豈得云丹陽一郡皆故鄣之地乎又按越絕書云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塘何云此有銅官即吳王濞傳所云章郡銅山 丹陽何校云熊繹之封在枝江者近之非此丹陽也班氏誤又据晉志丹楊郡丹楊山多赤柳是楊當從木明矣輒按丹楊山在今太平府竟何於吳志旁注云在蕪湖按舊蕪湖在今縣東三十里赤山在其西赤山即赭

援鶉堂筆記二十二

十

山也若今蕪湖則赤山在其東但丹楊湖孰分竟未詳陳書周文育傳畱船蕪湖自丹楊步上此疑近蕪湖丹楊漢治宛陵東漢末治曲阿吳後復治宛陵王楙曰楚熊繹所封丹陽正南秭歸之丹陽而漢志注乃以為宛陵之丹楊誤矣案陳書大建四年詔云對熊繹之餘城亦緣漢志之誤

武陵郡西陽何云應劭注有誤

零陵郡零陵注陽海山以地理通釋校當作陽朔水經亦作陽海鄭注即陽朔山也賈誼傳注小顏亦作陽海後書梁竦傳注引鄭注亦作陽海續志作陽朔又唐書李渤傳云桂有灘水出海陽山

廣漢郡梓潼今劍州 涪今綿州今涪州乃漢涪陵屬巴郡  
郡今潼川州何校涪下應注與剛氏道班注互異有誤  
廣漢在東漢治雒今漢州

蜀郡青衣胡朏明云漢志大渡水在雅州非唐之大渡河大  
渡河在黎州大渡水入澌水澌師古音哉胡朏明曰當爲  
俄大渡河合沫水其旄牛鮮水入若水一名若水大渡者  
又自爲一水與黎雅之大渡不相涉 湔底道今松潘衛  
犍爲郡漢犍爲郡今嘉定州是其境今彭山縣西北五里犍  
爲城云漢郡治按輿地廣記云据志夜郎縣在牂柯郡  
犍以犍爲爲夜郎國恐失其真 犍道今敘州府宜賓縣  
圖經云犍道漢武帝時在中方鄉即今西南與長寧界長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十一

寧漢之漢陽也及唐太宗徙於蜀江之右二江口今敘州  
府治也府志云西漢犍道今石門是也石門江在府西南  
一百三十里即隋史萬歲南征之道又按續漢志劉昭注  
引華陽國志曰治馬湖江會水通越雋今按四川馬湖府  
志云馬湖漢牂柯郡所轄蓋漢之犍縣 江陽今內江  
武陽今成都府井研縣 資中今資及陽縣 南廣今慶  
符南溪是其境 朱提續漢志劉昭注引南中志載諸葛  
亮書云漢嘉朱提銀採之不足以食又蜀志李平傳引蘇  
林音義云云與此同

越鴉郡即都今寧遠府境 遂久青蛉今在雲南姚安府境  
臺登孫水人若按孫水今寧遠府之西保縣志云去縣

七八日程東抵八稜欄模坡河在東如卜河在北即古之  
孫水也南流雅州 三絳未詳疑在今會川之西姚安之  
東 蘇示諸刻皆誤示注祇別本作祿

益州郡連然今安寧州平夷縣北 收靡按收宋書州郡志  
作牧水經注同 味縣今南寧州 葉榆今太和 不韋  
今永昌府保山縣東北 弄棟與越鴉青蛉同爲新興州  
地

牂柯郡按今貴州石阡府四川遵義府并古且蘭夜郎地遵  
義桐梓縣云古夜郎按西南夷傳云陳立夜郎王王興國  
且同亭

巴郡江州今重慶府巴縣也 宕渠注不曹水出東北南入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十二

馮徐谷別本不曹作徐曹何校改不鄙注亦作不明宗室  
朱謀璋水經注箋引漢志無徐谷二字 安漢莽曰安新  
何云猶以廣漢爲廣新也其餘所更名大抵陰陽變易陵  
谷遷貿是亦其作偽之不可掩者也

武都郡武都師古曰以有天池大澤故謂之都何云猶禹貢  
大野榮波既豬也按前漢治武都在今階州後漢治下辨  
在今成州境

金城郡案趙充國傳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此  
志不具又水經酈注引黃義仲十三州志大夏縣西有故  
金柳城去縣四十里本故都尉治又云建初二年馬防築  
索西城徙南部都尉治之按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

曰西海何云平帝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王莽遣中郎將平憲等持金幣誘羌豪良願獻地為之非改金城舊名也注疑有訛字特附見西海之名於此注下耳 範按昭紀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置金城郡然縣十三不止六也除宣帝所置二縣亦十一縣未詳此中有羌豪所獻之地不羌人所獻或不足為一郡莽以金城併入未可知不得疑注為誤 允吾注鳥亭逆水出參街谷東至枝陽入湟按水經注云湟水又東南逕小晉興城北故都尉治闕駟曰允吾縣西有小晉興城晉興之名疑晉始有後書西羌傳戰於允吾唐谷句下注允音鉛吾音平明紀同 白石在今河州 臨羌有仙海昆侖山畢和羌按仙海即西海古讀僊

援鶉堂筆記二十二

圭

為西昆侖山在今肅州西南畢和別本作卑禾鄭注作卑禾

張掖郡居延按居延澤在路博德所築居延塞之東北非居延縣

敦煌郡按武紀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又太和元年蝗自東方飛至敦煌注云後元年誤

安定郡祖厲按祖宋本作相後書志作租 鶉陰後書志作鷓

西河郡土軍何云監本作上汪本作土按監本訛此今之石樓縣後魏於此置吐京郡樹按何校稱汪本者明汪文盛也

五原郡九原按五原即秦九原郡宋白曰五原有原五所

故名謂龍游原乞地干原青領原尙嵐真原橫槽原五原故城在今榆林縣界樹按乞地干原宋本通鑑作干 蒲何校改 朔陽縣在中受降城 河目按史記匈奴傳正義引括地志云河目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

代郡東安陽闕駟曰五原有西安陽故此加東按今蔚州有安定廢縣在州東七十里漢東安陽縣 鹵城按水經注沽水下言陽樂水東與舊鹵水合水出西北山東南流注迓舊鹵城北城在居庸縣西北二百里故名曰候鹵太和中更名樂夷鎮按太原繁峙縣東百里有鹵城即此鄭注候鹵當又一地

援鶉堂筆記二十二

古

上谷郡沮陽按水經注沮陽秦始皇上谷郡治今之保安州也 潘縣近懷來 且居注樂陽水出東按水經沽水脚注引志作陽樂水

漁陽郡按漢漁陽水經注沽水所云得之詳見上代郡鹵城 狐奴今順義 路按唐志范陽郡路縣注武德二年自無終徙

漁陽於此置元州領路漁陽又檀州密雲郡注云有威武軍萬歲通天元年置本漁陽疑此後魏之漁陽也 雍奴

今武清 犀續郡國志作僂魏書地形志密雲提攜城即此 白檀洳水齊召南云水經注引此云濡水是古本作

濡也然師古音呼鴉反則唐初本已作洳樹按近錢氏大濡不知何時為洳師古不能正漢之白檀在今古

北口外灤水所經濡濡古今字別無洳水之名 滑鹽

按水經鮑邱水下云大榆河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左合縣之北谿水水出縣北廣長塹南太和中掘此以防北狄其水南流逕滑鹽縣故城東王莽更名匡德漢明帝改名鹽田按續漢志無滑鹽鹽田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齊次風云今之熱河爲滑鹽地余疑非也以酈注鮑邱水文釋之則滑鹽近今密雲之東北石匣城之間未當今之熱河也熱河去密雲尙數日程注又東出峽疑卽今石盆峪又按五代史言遼太祖阿保機城漢城在炭山東南藥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然魏書地形志無此縣歐史誤

援鶉堂筆記二十二

五

則前漢治平岡而傳云經白檀歷平岡則平岡猶踰今之密雲矣據續漢志則東漢治土垠近今之豐潤矣據酈注水經治無終見鮑邱水篇中石成按別本作城按後燕錄慕容寶自薊中趨龍城宿廣都黃榆谷清河王會勒兵攻寶寶率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顧亭林云是廣都去龍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間又云慕容熙敗於北原石城今高和與尙方兵於後作亂注云高和本爲石城令時以大喪會於龍城按此通鑑亦顧云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今蓋平城東北十五里有石城山土垠按順義縣有土垠密雲縣東一百里亦有土垠遼西郡柳城樹案十六國春秋慕容皝改柳城爲龍城隋又改柳城顧亭林以柳城在

明之廣寧衛之北余疑在今耀州蓋平之間 海陽下注元龍鮮水入封大水柳城下注云馬首山在西南按水經酈注龍鮮水出新平縣西北馬頭山未知卽柳城之馬首耶 令支在今錦州按後燕錄慕容垂遣慕容農出蟻蝮塞歷凡城趨入龍城會兵討餘巖時巖據令支農至龍城將三萬騎攻令支云云則以爲令支在今錦州近之而地志多云在永平非也 新安平按酈注濡水引漢志新安平無安字遼志有安

援鶉堂筆記二十二

六

遼東郡無慮今爲遼西廣寧 安市在今蓋平東北七十里今蓋城西有白狼山 西安平何云涿郡有安平故此加西番川復加東也然遼東可云涿郡之西乎遼志作新安平新字是然續漢志亦作西 番汗注宋本無應劭曰三字按此十二字當衍 南海郡博羅宋書州郡志二漢皆作博羅 交趾郡羸樓按羸從廣韻改羸吾鄉方密之先生曰孟音羸爲連唐人於先韻中竟造羸字矣按晉地理志亦作羸似猶本於地道志之舊非必唐人乃造此字方以漢書本誤字疑唐韻書或不然耳樹按五朝史志皆唐人所修廣韻在晉元康之世最爲史家所重積郡國志注劉昭引地道記云南越侯織在此但孟音在前地道志在後意公休所見之本必作羸非必唐人所改亦不以元康地記爲據 中山國盧奴闕駟十三州志中山治盧奴唐縣故國北七十里五里城在按疑在今定州西北 北平故城在唐初易州



永樂縣見後書馮異傳注 唐酈注唐亦中山城為武公之國魏文侯滅之以封太子擊張晏云堯山在唐東北都界按酈注澠水下云地理志云堯山在南今考此城之南無山故先後論者咸以地理之說為失 安熹在今定州之東南

信都國廣川注關朔云其縣中有長河為流按廢長河縣在今景州

城陽國莽曰莒陵何云陵字下莒縣同監本亦皆作陵王莽自謂出於田齊故也

梁國蒙注云獲水首受苗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按陳師道汲水新渠記引此無渠字續漢志梁國有穀熟在今商邱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七

縣西南按水經酈注汲水下引皇甫謐之說亦辨晰不得以劉向之說遂據以斥其非謚說載詩元鳥疏

東平國注莽曰有鹽無鹽注莽曰有鹽亭何云有鹽下注本有官字宋本無然詳下無鹽下注此官字乃亭字之誤也

按加官字者誤易亭字亦誤莽改縣為亭耳不改郡名亭也

魯國蕃應劭音皮按襄四年傳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杜注魯國蕃縣東南有自夷亭釋文亦引白裘魯國記云陳

子游為魯相蕃子也國人為諱改曰皮小顏不從者以應陳同時已音皮不言由蕃改故知記未可信陳逸官至魯

相事見蕃傳

泗水國凌注應劭曰凌水所出入淮南別本無南字 廣陵國注高帝六年屬荊州何云州當作國諸本皆為州按廣陵江都若為分記攷 平安今寶應

長沙國茶陵按顧亭林唐韻正云王子侯表茶陵節侯訢師古曰音塗地理志音弋奢丈加二反一人著書前後不同

本秦京師為內史提封田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按不可墾三字宋本監本無注本有

秦地於天官東井與鬼之分野也汪本連下監本提行 魏地獻公封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按左桓三年傳杜注

韓萬莊伯弟也杜据世本具宣十二年孔疏 趙地鍾代石北如滄曰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曲陽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六

按後郡國志上曲陽屬中山國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注引晉地道記云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阪名飛

狐口

溝洫志迺醜二渠孟康注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按下南字史記音義引孟康作二折此志後云郭昌使行河

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斜直貝邱縣云北曲則不得言南又馮遂言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

里復南合 播為九河同為迎河入於渤海按九河至周齊桓公塞之同

為一此鄭志答張逸語周頌般詩孔疏具之孔亦不知出何書

史起曰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按後書元初二年猶云  
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則仍據史記也呂  
覽說苑俱作史起與此志同

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師古曰商山之顏劉奉世曰洛水南  
入渭商山乃在渭水之南甚遠何由穿渠至其下也蓋自別  
一山名顏說失之顧亭林曰服虔音顏爲崖崖當作岸古今  
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小顏非其指商山者尤非

許商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按商意言本非經流一時盈溢  
成渠耳或云言屯氏河絕因水盈溢非塞也

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按今直隸河間府  
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山東濟南府

援鶉堂筆記二十二

九

德州北有鬲縣故城

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按今本臣召南按觀下當是  
黎陽縣近河地名不然畔觀屬東郡觀津屬信都皆不得獨  
稱觀又上文言東郡平岡下言魏郡昭陽皆非縣名乃地名  
耳

水雷十三日隄潰二所按汪本無二所二字監本有

藝文志易淮南道訓二篇注號九師法別本注作說

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傳四十一篇別本三卷按

經傳二句監本各提行起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疑歐陽經卽此章句矣蓋大小夏侯  
傳皆二十九與經不殊獨此章句異故注及之耳三十二

三十一或有一誤

大小夏侯章句各十九卷解放二十九篇按勝受詔撰尚書  
論語說今志有論語說而不見尚書諸經疏時引書說按禮  
記祭法疏引歐陽和伯夏侯建今尚書說又有古尚書說未  
知何人撰又有尚書略說公羊元年春王正月疏引又引注  
疑是緯書也

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按前注云爲  
五十七篇此云得多十六篇師古亦不能分明注之亦前注  
所云年代久遠不能詳知者也疑十六篇者安國獻書之數  
五十八篇東京儒生相傳分合之本前係班注此係劉歆舊  
文也孔穎達據十六篇之說遂謂向歆班固不見古文謬誕

援鶉堂筆記二十二

十

之甚但恐非晚出之古文耳

古文讀應爾雅故按後書賈逵數爲肅宗言古文尚書與經  
傳爾雅訓詁相應

詩經二十八卷齊魯韓三家應劭注云云按齊詩何以有后  
蒼又何以云作

漢興魯中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  
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按歐陽公詩本義取諸此  
禮經七十篇按七十篇當從安溪改十七注云后氏戴氏自  
指士禮而言後人稱禮記曰戴記或緣此而誤也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二十九  
篇七十篇何從榕村按劉原父曰孔氏卽安國所得壁中書

學七十當作與十七然則劉氏刊誤吧贖未之見耶然劉云  
學當作與非也蓋此五十六篇之內有此十七篇非云五十  
六篇之文似此十七篇也按此所云孔氏學者蓋即魯共王  
得於孔氏之宅者也据本志及河間獻王傳所謂禮疑即十  
七篇也樹按據此則本志記字當衍不則禮記上脫一禮字  
河間獻王傳云禮記師古曰禮禮經禮記者諸儒  
記禮之說也疑即下所記百三志所云十七篇文相似者也  
其儒林傳及王莽所立逸禮當即禮記也三十九與四十九  
多少併合之由未可詳知白虎通諷諍篇引禮玉藻禮保傅  
疑此二篇亦出於禮古經故題曰禮也按釋文云漢劉向別  
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為他家書拾撰所取  
不可謂之小戴禮此說不知陸氏何据而云然又引陳劭周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三

禮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  
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陳劭字節良此與隋  
志同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無八十五也然則自三十  
八以前悉小戴之所取耶且哀公問投壺及他篇亦有與禮  
記同者仍存大戴之書何也  
康成六藝論云得孔子壁中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  
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則逸禮是也此與劉歆  
移博士書此志亦同  
儒林傳贊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此三十  
九篇不知何時廢絕觀後書陳元賈逵等論左氏古文尚書  
知莽後二學尋廢然當時私習者不少而逸禮概無聞何也

又禮記疏引鄭目錄奔喪投壺并云曲禮之正篇胥逸禮也  
劉昭注與服志引逸禮王度記白虎通亦引王度記注疏亦  
多引此記樹按案下樂經有王禹記又稱內史丞王定傳  
明堂位別錄云屬明堂陰陽  
曲禮后蒼九篇如淳注云云按文選善注任昉齊竟陵王行  
狀曲禮之禮引七略云宣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為之辭至  
今記之曰曲禮記又按舊唐書張柬之駁王元感三年喪合  
三十六月論云宣帝少傅后蒼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  
著曲禮記以授弟子戴德戴勝慶普三人云云曲禮記但記  
射耳又蒼慶戴乃士禮十七篇耳張公謬也又以五十六篇  
為禮記竝誤按鄒陽傳秦尚曲臺之宮漢仍秦名耶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三

春秋左氏傳序疏云劉向別錄左邱明授會申授吳起起  
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  
卿荀卿授張蒼  
王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  
韋元成傳劉歆引國語日祭月祀亦稱春秋外傳故韋昭序  
本之  
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住按後書皇后紀明  
德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又平望侯劉毅云古之帝王左右  
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記此著字疑作注劉向傳論星字東  
井之奏有著於漢紀語豈即此著記類耶  
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云云按此即杜預注左

氏之旨故云劉子駿創通大義然因興敗而為功罰真小人之言哉

劉知幾云班氏於志其論如此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余謂此志諸論本取之劉子駿非班氏之文固薦李育殷肅於東平王蒼育習公羊春秋見後書儒林傳肅習穀梁春秋見隋經籍志論語傳齊論者少府宋疇按隋志作宗疇又按表本始四年宋疇為少府姓名表志未詳孰是

傳魯論者安昌侯張禹按禹傳云禹先事王陽後事庸生采獲所安則亦傳齊論

孝經按許冲上說文解字表云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三

三老所獻不考漢志也或出於孔壁而獻之者魯國三老與未可定隋志云河間顏芝遭秦焚書藏孝經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又有孔氏壁中古文樹按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不云得自孔壁亦不言孝經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據此則孝經經字與經文之經不同其云經即天之經然則作忠經謬矣

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按所引孝經二句未知古今文異同云何亦未詳字讀之異按志蓋以古文為優而隋志云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豈顏本反復勝耶

小學保氏教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按周禮鄭司農注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說文序云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

諸子孟子十一篇何云今孟子十四篇此云十一篇未詳按孟子七篇史記及趙岐題辭皆同此云十一篇蓋兼外書四篇言之耳其為十四卷乃邠卿分篇為上下也此戶知之耳何君乃有此疑樹按此何初校今讀書記不載或何氏後自書記多無之

儒家者流耕南云流字當改屬下讀余按以後云天文者歷譜者例之則流屬下為長樹按此敘九流謂皆原於古者設流裔彼指其事義此指其家派也

援鵝堂筆記二十二

五

尉繚子二十九篇何校宋本監本俱無子字後兵法中但稱尉繚則子字衍按兵形勢之尉繚疑又一人也

蔡癸一篇別本作祭癸

驃騎將軍朱守賦三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云按此脫一史字非謂其在府而總言之也

賦二十七家二百七十四篇注入揚雄八篇按四賦在自序中故上云十二篇此云八篇也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按又一王商樹按景武昭宣時有二王商樂昌侯商宣帝舅王武之子為丞相有威重為王鳳所擠死成都侯商孝元皇后之弟代王音為大司馬此何時人

華龍賦二篇按華龍事詳蕭望之傳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按文選陸厥中山孺子歌善注引如淳曰孺子幼少稱宮人也小顏不取又梅鼎祥謂以歌詩贈王子及孺子及妾冰及未央材人而厥取中山孺子妾命篇為失考余謂陸詩固誤然此四詩或舊有之以賜靖王耳又疑子噲上脫一字其以此諸人賜靖王而因作歌詩非必噲為靖王子也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云云按志之論楚詞如此而文心雕龍則又載班固譏屈原之詞僅云文詞麗雅為詞賦之宗而已

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按篇下脫圖十三卷四字

兵形勢圖十八卷陳未齋云按注二十二卷此云十八卷未

授鵝堂筆記二十二

美

詳

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謹堂先生云圖十卷三字

應大書樹按未齋謹堂皆何氏所引餘里未考記詳

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注省墨子重入蹴鞠也按蹴鞠

七錄在小說家出之彼而入於此故曰重又脫圖三卷三字

樹按何校云依託之書入於小說也

按地理志注多引桑欽水經而此志無之欽元成後人劉歆

常見其書

凡書六略五百九十六家入三家五十篇何校三家改兵家

張必云志序神仙者內云孔子曰索隱行怪臣必據禮記鄭

注讀如攻城攻其所係之係係猶鄉也今志作索師古從而

解之文注即與禮記不同意義亦不相遠故索字不更刊正作素字按朱子注中庸本此志及顏注與禮注義意殊遠此必之謬也

授鵝堂筆記二十二

美

陳勝項籍傳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按當作項聲它者魏豹之步兵將也曹參傳有東擊龍且項它定陶破之之文在入彭城前與灌嬰傳擊項羽龍且項它軍定陶破之是一事嬰傳復有虜柱國項它之文在項羽解而東之後是楚亦有項它也

馬童面之按列子天瑞篇子貢逆林類於壠端面之此又正祝也樹案詳見夏侯嬰面雍樹樹條

褚少孫附賈生之論於陳涉世家而班氏遂取以為贊與史遷項籍贊語聯綴而合之亦憤憤於文事矣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張耳陳餘傳南有五領之戍按裴氏鄧氏說四領同但裴云揭陽而鄧云九真之都罷為殊濶鄧注水經都水出桂陽南平縣都山即都龍之嶠也五領之第三領按此在今湖南永州府永明縣其說較裴鄧近之

要之置厠劉攽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諸次中故云置厠

魏豹田儋韓信傳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按自臨濟至東阿乃西走耳東字衍齊次風曰按後書陳畱郡平邱縣有臨濟亭此魏咎所都張守節解史記指齊州臨濟非是按如齊說則有東字為是

高帝曰嗟乎有目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何以有以絕句余舊亦同何讀今思有以猶言能如是耳屬下讀固不當拘史

記之文樹按此有以疑脫矣夫二字何讀雖絕似非了義

韓彭英盧吳傳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劉貢父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

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贊曰著於令甲而稱忠按著令原父仲馮皆有說然皆非了義馮野王傳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曾子固陳書目錄序恐不足定

著戰國策趙燕曰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樹按今汲古本作甲令與師古注義通亦

荆燕吳傳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按陸機五等論皇祖夷於黔徒善注皇祖高祖也蓋指賈敗於黔布為布所殺漢書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金史蔡珪傳珪作中都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兩燕王墓辨一為高祖子劉建葬一為燕康王劉嘉葬走富陵師古曰縣名按此當如杜注左傳言晉地以實之此亦當以唐地實之耳

按高紀荆分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韓信舊都賈仍之耶史記年表賈都吳故薛公策黔布曰東取吳王濞當仍賈之故都

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句亭林曰按地理志肥如屬遼西不屬燕武帝元朔元年匈奴入遼西殺大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屬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

按定國立於文帝十二年至武帝元朔中當是四十二年表云二十四年誤也

條侯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下云至淮陽舊作雒陽今從宋景文校

改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劉貢父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

於刪除又按太尉曰吾據滎陽則得劇孟在滎陽當敘在雒

陽下宋景文曰雒陽浙本作淮前已有雒陽此當作淮陽夏

公謂劉固善疑顧未見景文所見浙本耳然則雌黃可妄下

乎條侯出武關故先至雒陽而後至滎陽游俠傳云劇孟雒

陽人然則劉謂得孟滎陽者謬也下文至雒陽二字乃淮字

之誤以史記參考可見若雒陽不得云東壁昌邑也至淮陽

謂會兵滎陽後稍引而東淮陽今陳州吳方攻梁梁今歸德

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宋景文曰此注中言卿浙本并作釋按

周勃傳宦者令張釋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釋今作釋未詳孰是然則景文所見浙本已異后本矣又按高后紀入年封

謂者張釋陽夏公謂偉誤作危顏遂以重為罪累按史記作

偉

楚元王傳楚都彭城據章賢傳及地理志高紀云黔布渡淮

擊楚楚王交走入薛蓋事後仍都居彭城

服虔曰白生奄里人按奄里疑卽奄中

為穆生設醴師古曰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何

云醴在周禮六飲中黍粥也與酒異不用麴也按既云醴酒

則卽以五齊之醴齊當之與康成如今甜酒亦合是內則或

以醴為醴豈得以重醴之清糟概以釀麴為之乎甜說文玉

篇有解曰美也檢禮疏作恬亦猶漢書劉向貽我來辭也

破棘壁至昌邑南何本以至昌邑絕句按吳王濞傳條侯遂

堅壁昌邑南且吳楚是時方向西北而爭不得云南與漢將

遇也

辟疆別本提行後書儒林傳劉昆梁孝王之裔少習容禮受

施氏易子軼傳業為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與辟疆之後同

得踰冬滅死論以今法推之如說是也夏侯勝傳云繫再更

冬則非至春卽得滅死也

周大大祭伯出奔於魯張晏曰穀梁曰奔劉貢父曰穀梁不

謂祭伯為奔也按奔者公羊之文張固誤劉亦失考

晝冥晦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公羊曰晦冥也不惟僖十五

年一事

兩木冰公穀皆曰雨而木冰也蓋雨著木成冰謂之木兵甲

冑樹按五行傳謂之木介即甲冑也小顏

云今俗呼為問樹按問樹未詳其解

世頌按高帝紀班氏贊引高祖之頌卽世頌中語耶

二妃不從按禮記或本作二亦有作三妃者鄭康成因飾成

其義皇甫謐造帝王世紀遂有癸比之名矣宵明燭光見山

海經豈足為據

宗族磐互師古曰互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按牙

與牙異義

歆字子駿按儒林傳云太中大夫劉公子疑亦歆字

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疑先師屬下

援鶴堂筆記二十三

三

援鶴堂筆記二十三

四

傳聞民間有桓公賈公庸生桓作柏疑沿宋本避廟諱耳  
本作桓是

季布樂布田叔傳至甯邸一月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  
還郡也劉貢父曰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而罷也按顏注  
是劉說非

高五王傳趙幽王歌自快中野史記作決甯早自賊史記作  
財又棄國自快劉原父曰棄國當屬上句樹按國與直韻財  
者華十月之交楚詞天問惜往日即下朱虛侯田  
歌亦以疏韻之皆可證史記與劉說是漢書誤也  
遂燒殺德悍顏意蓋以表但云橫不稱姓則建德乃二名非  
姓建也於此當云燒殺建德悍疑脫建字

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兩  
皇字疑并當作王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五

蕭何曹參傳文無害按宣帝詔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  
可謂文吏矣又按宋司馬文正與王介甫書云鄼文終立書  
過之史未詳出處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劉貢父曰此句先題下事言秦  
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其辨之按以下句迺字  
之則何因事辨乃由縣主吏掾給郡卒史故御史欲入言微  
之不如劉說

高后迺封何夫人同為鄼侯按漢初婦人封侯凡四楚頃王  
后封陰安侯樊噲妻呂嬃封臨光侯奚涓母封重平侯重平  
見功臣表臨光見噲傳陰安見文帝紀如涓以為見王子侯

表今不見

張陳王周傳後五日平明良因怪之五日平明按兩平字之  
字宋汪本俱無

今有事急史記及別本俱作今事有急

全社稷定劉氏後何云安溪以氏字為讀

擊章即車騎殿何云似擊章即車騎還恃勃為殿又劉仲馮  
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按仲馮之說本之孫檢詳史

記集解中  
斬希丞相程縱按丞相上當從史記增得希二字樹按鄼商  
程縱

國絕一年弟亞父復為侯何云汪本無弟字一年下有文帝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六

乃擇勃子賢者河內太守十二字宋本與此本同樹按下居  
史文聯出與體嬰傳三年  
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同

許負史記索隱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鳴雌亭侯

迺封為條侯師古曰地理志作修字其音同耳何校作修按

地理志作修市

臣秘校定汜并作圯從土作頤音劉貢父曰若本實作圯則  
應劭無緣解作汜亦自為頤音而釋為橋也然則圯字從水

亦未為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何云貢父語本宋景文所

述胡周父之論監本兩載之觀小顏主服說而仍云下邳之

水則張氏遂定為圯亦未為符範按小顏云水之在下邳者

非汜非沂定從服作圯而以應文之解為非豈釋為下邳之



水乎且史記徐野民已作圯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賜上聞爵史記作問如瀉曰問或作問

下引呂氏春秋云云按如引呂覽證上問非必證或本之上

聞也與張宴異解蓋此等本無可以得其義如瀉据兩存之

耳

噲高后時用事顯權監本無噲字按孝惠時噲已死此字疑

衍

漢王急常踰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安溪云注中

諸說皆未然似謂令兩兒擁面而抱已如擁樹然則已便於

乘按襄十八年傳晉州綽獲殖綽云弛弓而自後縛之其

內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按自後縛之為面縛

則小顏之解面為背不誤又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清于荒說

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似亦以面為背蓋其僕在後而與

之且行且語耳若寔面之則云謂其僕曰矣又吳志駱統傳

面而不顧傷六年許男面縛銜壁注縛手唯見其面樹

闕所奪邑五百戶闕字未審別本作賜劉仲馮曰言賜所奪

邑則嬰嘗有過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

張周趙任申屠傳高帝欲廢太子昌廷爭之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心知其不可別本及史記俱作然臣期知其不可劉

貢父日期讀如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為期按民勞詩汔

可小康鄭賡曰汔幾也正義以幾為近引漢書期不奉詔以

期為近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七

申屠嘉按後書百官志司徒下注引應劭曰有云申屠須責

鄧通須非必字誤或嘉字須耳

酈陸朱劉叔孫傳人皆謂之狂生何云子遵以生字屬下句

樹按子遵未詳記考

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按如說是若代郡則相去遠於楚

漢之爭非要地也古今地名數有更易焉知壺關之不嘗為

飛狐乎樹按此條疑為先生正何氏之說何有一條今具讀書記中先生亦錄於此說左方今不重錄

平原君母死據別本及史記此下脫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

九字按別本或從史記增漢書或以賀字絕句樹按從史記文句乃足

閱籍孺師古注云二人名孺剩籍字按籍閱其姓孺者幼艾

之孺子非名也

敬脫輓輅按顧亭林唐韻正十九鐸珞字云去聲則音路引

蘇林此音然按顏注則正以蘇孟音同不讀路也輅自有路

音耳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按高誘注解淮南序云以父諱長故其

所著諸長字皆曰修

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按高誘序云一尺繪好童童一升粟飽

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孝無采惡太子寔不病自言按言下史記有病字此疑脫

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按蘇武號為祭酒後書班超傳一

坐所尊則先祭酒此處注合應劭為一解則得之應義不完

允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移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八

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按名別本作召宋本作名河  
本改召愚謂此移書逮諸名在充所舉劾者使移門衛禁止  
其出入耳改召非也移劾見嚴延年張晏注及韓延壽傳

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蒞於河鼓何以又角屬上句

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按殺讀弑荀子王制修  
憲命審詩商楊倞注詩商當爲誅賞余以此贊誅字疑當世  
讀或近知故與上文音協耳其平側可協顧亭林云古韻不  
別四聲也

萬石衛直周張傳爲流民法謂民流亡則罪吏也下以君不  
繩責長吏即不能舉其法

据表德之免太常在太初三年至征和二年太子以巫蠱死

援鶉堂筆記二十三

九

而武五子傳言太子之矯制發兵實少傅石德道之劉屈氂  
傳云長安男子景建從莽通獲少傅石德封侯而當時隨太  
子發兵反者法族計石氏於此當種誅矣而漢書僅襲史記  
之舊疎矣

劍人之所施易按論語君子不施其親當與此施易同當從  
如消顏解非

朝奏事如職所奏何云奏注本作奉監本奏作奉爲優左傳  
奉已而已愚謂作奏爲優

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按此言於朝廷內見有人毀不疑非云  
大朝覲時也顏解非

文三王傳都晉陽如故劉貢父曰如故爲太原王時都晉陽

不遷都也余謂以賈誼傳參考則顏注爲審謂初分代爲二  
國至此復并太原於代如故耳

賈誼傳史記索隱誼爲太傅是吳芮之元孫差襲長沙王之  
時

見細德之險微按厚齋据顏注謂微當作徵見險微而舉去  
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問於子服按史記作請問於服顏注鑿

植遺腹朝委裘亭林以爲必古有是語按呂覽察賢篇云堯  
容若委裘以言少事也然此似言靈衣耳

共王王梁按趙王恢先立爲梁王梁孝王武子買亦諡共元  
王之子從弟楚王郢客也從弟之子楚王戊也以文帝六年

援鶉堂筆記二十三

十

嗣惠王帝兄謂兄子諶猶子龜嘗論及之以爲惠王當哀王  
之譌今之王斥文王則耳則以王年嗣立又疑惠王之下脫  
諸子等字故下云親者或無分地也後分齊爲六國盡分王  
惠王子六人正以生此言耳頃檢何校本亦云惠王下有三字

按齊悼惠王肥諸子於文帝爲兄子最親而楚王戊齊王則  
視之皆遞疏矣又按當時文帝三年濟北王興居以逆亂自

殺明年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爲侯据王子侯表如管  
如氏營卽營平等皆有其地此云無分地言其慳小不足備

屏藩耳樹按此据文紀及本傳誼死後分並請王又一時事也

絲履編諸緣服度曰如牙條以作履緣按別本如作加條疑  
作條周禮屨小鄭注鳥屨有縵有純者飾也賈疏縵是

牙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約謂履頭以條為鼻純謂以條為口緣也唐時襟領飾以織成如天子服袞冕其衣襟領有織成升龍是也如郊特牲所云繡黼毛詩朱襮而車馬裘似要襟之一類耳

內之閑中王莽傳云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閑

古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按管子立政篇服制有

云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

慈子耆利按此當如仲馮之解顏注誤也

行者雖死而不相為別本者作有按如蘇解當作有字屬下

新書者下有有字

顏曰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按此自史家之

授鵝堂筆記二十三

十一

疎耳豈有文列其五而取其三乎真希元文章正宗分五大息者得之而小顏云三循其跡耳

梁王勝墜馬死表云梁懷王以文帝二年二月乙卯立立十年

年薨按文紀十年六月梁王揖薨則立九年耳表誤

爰益量錯傳郎署長布席郎署長如馮唐為郎中署長

絲能日飲亡何何云亡何猶言亡問對上刻治句範疑何亦

讀苛與史同按衛綰傳歲餘不執何綰服度日不問也漢時有此語

復為一城其內按何以其內絕句如何讀疑衍一字

張馮汲鄭傳甚矣汲黯之嚮也按高紀及周勃傳贊小顏云

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

黯為左內史在元朔五年元狩三年免

今病力按今病絕句力字屬下

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傲人多逋負按當以任人絕句賓客七字為句

賈鄒枚路傳還舟青陽按史記始皇紀荆王獻青陽以西注

引此傳蘇林注青陽長沙縣是也然小顏不列蘇說蓋疑之

軻港七族何云宋本注本有荆字監本及此無以注尋之是

也不必以史記增補但明屬脫文顏云未定何人亦非按注

此說云疑當作此云軻樹按今刊本讀書記云明屬脫文二句

寶田灌韓傳已然諾按荀子王霸篇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

楊倞注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

怨

授鵝堂筆記二十三

十二

嫖鄙小縣音音垢嫖之嫖余疑罇之譌然索隱引此已作嫖

北發月氏可得而臣北發小顏解從臣瓚注然晉灼解是劉

原父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又按公孫宏傳制策云北發渠

搜南撫交阯發與撫對言之不得為國名也樹按武紀發策為國名而宏傳乃為對文小顏於彼既分注之而於武紀亦言非國名也皆主瓚說引孔子三朝記是皆不如從史記索隱及漢書

王恢安國論和親何云問答多浮文寡要此文士因此事而

寓言蓋依倣戰國策趙武靈王胡服議之體按何語是也

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至于他餘按史記作到它亦人姓

名

景十三王傳按孔北海與曹操爭禁酒書曰景帝非醉幸唐

姬無以成中興

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嫫以忽注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  
鍾鍾者章聲之轉也按注本衍姑字章字改尊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按此宋景文  
從浙本也注本十下有二字何本一上有十字又泗水戴王  
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授宋云浙本只云二十年按武  
紀商立在元鼎四年表在二年四年至太初元年正十年也  
表云太初二年安世立則浙本十年不誤也安世太初二年  
立一年薨太初三年賀紹封則一年字不誤今刊本從宋所  
云浙本而何注二本加二加十非按媛表作綜据表勤王以  
元鳳元年三月紹封

援鶉堂筆記二十三

三

李廣蘇建傳上山望山疑馬字之誤當從史記

彌節白檀按志屬漁陽今之密雲

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按匈奴傳浞野侯出朔方北  
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又云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  
延北千餘里與單於會又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  
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障強  
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障卽此也  
賜武馬畜腹匿穹廬顏注是孟晉說當据陸澄辨竟陵所得  
器耳

衛青霍去病傳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媼後年老之號  
非當時所呼按索隱云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媼媼

通則少亦稱媼

何云朔方名郡取義於詩

何云西河北河梓領當考其寔樹按何蓋誤  
小顏不注也

案榆谿舊塞按元周伯琦扈從詩後記以懷來之榆林驛爲  
榆谿誤

董仲舒傳若宜少損周之文致何以致字屬下從劉賈父眞  
希元之說按啖叔佐云春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夏之  
忠當變而致焉似本此致字又按用夏之忠此公羊家說春  
秋所祖述

司馬相如傳矜而自功注師古曰何改郭璞曰

尊且史作樽且此誤尊爲尊巴字今人誤加草

援鶉堂筆記二十三

古

葳析苞莠析蘇音斯何增歷反二字

夫容何云夫容字本無草

棗棗卽今之椶棗也何云椶棗卽羊棗非棗也乃小柿耳

左烏號之雕弓何云文選獨取張揖說

相背異態何云文選背下有而字

蛟龍赤螭許慎曰崑山神也何云別本顏引山神下有獸字

按顏注字別爲三今本一之作螭誤

鱣鱣漸離注漸離未聞上何增張揖曰三字未聞下何增其

形狀三字云乾道宋本亦脫

苾薑蕤荷注蕤苾也何校尊訛蕤宋作蕤蔓

蔣芋菁蘋何校茅誤作茅選作芋

黃甘橙棊師古曰橙卽柚也何云橙與甘異種小顏誤也又云今閩人通謂黃甘爲橙往者但以吳越語求之故疑小顏爲誤樹按前橘柚芬芳注下師古曰柚卽橙也何校云柚與橙今閩人尚混爲一疑遠地差近古也按柚與橙閩粵人未有混而爲一物者顏與何皆誤

荅選離支何云離支字當據此

雷落胥邪注郭璞曰落獲也落上何增雷未詳三字獲改木

旁

仁頻并閭師古曰仁頻賓根也何云賓根字當據此

悲伐檀按伐檀云悲似亦本小序君子不得進仕長卿之賦

卽如康成之箋耶

叩苻冉駝駝顏音龍按別本作老顏於他處亦俱音老此龍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五

字疑誤

難蜀父老漢興上別本綴其辭曰不另起行諫獵疏哀二世

賦大人賦封禪文皆然

大行越成按此蓋斥成王也下云躡梁父登泰山卽管子所

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也其不及康王者蓋當從魯詩以關

雎爲刺康王而謂周道之衰也

修禮以祇別本及史記文選俱作地祇

詩大澤之博按禮記內則詩負之儀禮少牢詩懷之詩承也

孟說非文選注亦循用之

匪惟徧我文選我上有之字史記無我字

懷而慕之史記文選并作慕恩

舜在假典按顏注本孔傳舜察天文齊七政審已當天心與否也然余意假典卽攝位也注非徐廣史記音義云假大也顏釋假爲天似無据疑大字之誤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公孫宏菑川薛人也按史記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顧亭林云儒林傳薛人公孫宏是宏審爲薛人史記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余謂汲黯言齊人多詐又牧豕海上薛安得近海乎史記稱某縣人率不著郡縣有同名乃著郡菑川當自有薛非滕薛縣界之薛也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六

至元光五年辛亥凡十一年年七十一矣是年卽以博士爲左內史元朔三年乙卯爲御史大夫年七十五年丁巳十一月初爲丞相年七十七元符二年庚申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按韓非子有公孫宏國策有公孫宏未知是一人否又後書虞延傳幽州從事公孫宏晉書潘岳傳有公孫宏又汝南王亮楚王瑋傳有公孫宏當卽一人也東漢按此條又多於困學紀聞四人賜式黃金四百斤史記作六十宋本汪本四十

兒寬千乘人按漢千乘城在今陽信縣西又今濟陽縣北有千乘故城

傳後贊參其名臣亦其次也按史記平津主父傳後後人寫班此贊作纍其名臣余疑纍作彙後訛爲參耳

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按魏志傅嘏傳言諸葛恪豈敢傾根

寄命洪流以徵乾沒乎裴松之引此傳及服如二說而裴白  
爲解曰乾讀宜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徵射不計乾燥之與  
沈沒而爲之也又宋書樂志晉聲舞歌云昧死射乾沒覺  
則滅族加昧死二字義尤明也又晉書盧循傳徐道覆欲乾  
沒一戰樹按諸義皆未了沒如滅沒之沒聞取他人財物入  
已如物之沒水不見形蹤崔方進傳言沒入車馬同  
此解乾猶陸也言居乾地如水之沒也今俗  
猶有此語乾沒一戰則借喻欲欺以徵功  
送以輕車介士注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曰雕朱輪輿不巾  
不蓋菑矛戟幢也麾旆努按也字當在戰車下今刊本續漢  
志雕作洞菑作建矛戟幢麾輶努筋引徐廣曰置努於菑  
上駕兩馬也樹按監本蓋  
又誤作盡字  
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輒隨陵按親臣隨陵徙居樹按  
金安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七

上傳故事近臣  
皆隨陵爲園郎

杜周傳南陽杜衍人杜衍在今南陽府西南

而不以丞相終與相竟按此言不窮竟其事耳十字一句  
讀

杜欽目偏盲按惟兩目無見爲盲故別之曰偏盲非古今語  
有轉移東都之初杜篤亦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篤延  
年元孫不任爲吏官亦不至

毋必有聲色音技安溪改色聲何云大字宋本南宋本注本  
皆作聲色李先生始改正以注意求之良是

是以佩玉晏鳴關鳴嘆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  
所何云劉氏校本鳴下更有鳴字

離制度之生無厭何云宋子京曰離字下疑有脫文範疑制  
度下有脫文

或臣子背君父何云宋景文曰江南本作臣背君子背父  
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何云宋曰相害南本作  
於宮

王京死欽復說鳳傳稱其補過將美皆此類也按前云延年  
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此復云云意語俱陋疑皆本  
於孟柳馮商舊撰

不爲陛下廣持平例按不爲廣持平例卽下故事云云也

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何云當作屯莫如後李尋傳同按儒  
林傳有毛莫如少路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六

權臣易世意若探湯按此言易世之時權臣亦深自疑懼而  
逆節將萌生也

張騫傳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  
饒給之按史記則字在過之上班氏滅易其字似以大都爲  
都邑之都

司馬遷傳十年遭李陵之禍按李陵敗降在天漢二年由太  
初下計僅六年

至於麟止按獲麟改元元狩然更黃金爲麟趾以協瑞事在  
太始二年余意服說是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  
趾而止按太史公書不盡於太初其遭李陵禍時尚云草創  
未就答任安書在征和二年也其自云託於太初或別有意

在樹按此亦約略計其書止於此耳即如服說止於太始亦也固不必對也祇差六年耳云太初云麟止其說一也改元鑄金其事一文以害義也

迫季冬何云謂當行法也時安為北軍使坐受戾太子節當要斬按余舊亦同何說然此傳前云益州刺史任安不知即為北軍使之任安乎抑或前為益州刺史獲罪免而後復遭太子之禍乎史公此書亦未知決在何時也又按褚少孫云武帝用任安為益州刺史田仁為丞相長史田仁謂刺舉三河杜大夫及右丞相使人謝仁云云而杜周已於太始二年卒矣則此云任安為益州刺史其非征和二年值戾太子事之任安明矣况太子起兵在七月暴勝之田仁坐失縱即時誅死未必任安緩至季冬也樹按杜周卒於太始無妨安之為益州且太始二年至征和二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九

年六年之間以事遷北軍使亦可但坐戾園之禍者立同誅死必不能獨幸緩至季冬且於此之時史公必不與之書而黎言矣或別一人而迫季冬語終不解

何云此贊即叔皮之論而會不及之如裁截他人之辭何也樹按史通言國竊盜父書讀書記止載一句詳見韋賢傳蓋後去之恐妄普先哲也今存之亦著一義

武五子傳史皇孫及妃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苑名也指

廣明為苑名想因良娣家在博望苑北耳按昌邑王傳云且

至廣明東都門此傳云廣明成鄉以鄉俱係之廣明似不為

苑樹按本傳下言觀史皇孫位霍光傳顏注廣明亭名

髮紛紛兮真渠顏讀蓋與溝洫志負薪實決河同音田徒干

反干譌一

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諸侯按諸別本作封勤苦上脫當此

之時頭如蓬葆八字注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古正文及註別本俱同但註頭久上脫某日三字

嚴朱吾即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膠倉按藝文志縱橫家聊蒼三篇

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按距同據顏解非

餘干志作餘汗應劭曰汗音干

顏行顏頰頰也即首行

君厭承明之廬按霍光傳太后車駕幸未央承明殿揚雄傳

小顏注承明殿在未央宮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大殿之

北第石為渠以導水中藏蕭何所得秦世圖籍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三

關吏與軍編注傳須監本作煩按後書郭丹傳注引此作煩梁國龔德按志作龍氏

按僮約主為府掾求用錢則褒初為掾吏

聖主得賢臣頌按工人之為臺觀必資干將之器亦無理杜

撰之談

虎嘯而冽風宋本作風冽

東方朔傳據爾雅則注守宮上脫蝦蟇二字

婁敷劉原父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婁敷前覆守宮

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又曰朔意蓋以寄生婁敷皆是附若

他物而得名故謂今在盆下之寄生為婁敷顏說未道又以

寄生為芝菌形圓似婁敷而云非寓木尤疎謬矣範按婁敷

似以承藉牙綴爲義如景福殿賦囊數矩設則四股鉤也戴  
器則揉枝條穿縲爲之牙綴者其狀也承藉者其用也今寄  
生既在盆下亦可以囊數名之有似承藉也其以爲芝菌形  
似者亦不誤若以他物覆於盆下其狀不類可強名囊數乎  
然果爲寓木則當如爾雅注名之寄生樹不當名之樹上寄  
生也

呼暑按爾雅釋草踈踈步角反正與顏音田蚡傳呼服字  
同此注文疑有誤也蓋顏從鄧呼音不從鄧讀暑爲煦

顧成廟遠按此卽文帝之顧成廟文紀服虔曰在長安城南  
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輳董氏何云董氏絕句從劉原父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王伯厚曰朔所引

援鶉堂筆記二十三

三

易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範意緯書起於哀平別  
未必本此或當時別有其文通卦驗襲之耳然顏於司馬遷  
傳已不用易緯爲據又按大戴禮察禮記經解皆有此語  
此傳贊語多用于雲法言淵騫篇

師古曰今之爲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朔事以博  
異聞按近有補史漢注者蓋類此

車千秋傳又無伐閱功勞何云今人以門蔭爲伐閱誤矣範  
按史記高祖功臣侯表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  
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朱博傳令游微王卿齋伐  
閱詣府是太守吏亦可言伐閱後書宦者傳論聲樂無陣於  
門伐此則門蔭之義

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  
之議起焉按三句屬入若以云總紕於此而成文於贊亦贅  
設矣

被陽令按志如消云一作疲音罷軍之罷  
楊敞按後書楊震傳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  
微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

憚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按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諸吏  
散騎中常侍皆加官

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按梁書兼天子  
語本此

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囊數者也按言鼠尚不容於穴况銜  
囊數耶如消解非憚意云已進退俱窒碍耳非謂訟人妨已

援鶉堂筆記二十三

三

也師古解亦非  
廷尉定國奏憚不服罪按廷尉之奏又出長樂所告之外定  
國號爲決疑平法治獄審慎者毋亦向意指而奏者乎

駟馬猥佐成上書告憚按成之上書意亦有道指之者觀其  
所以告憚亦僅以驕奢不悔過當日食之咎不能鑿言其事

也蓋長樂之并免非宣帝之意而長樂告憚諸事雖免憚官  
不足以洩帝之恚怒但憚云太僕定有死罪數事當時誅憚

則應并誅長樂是以免爲庶人而卒致之死也不然文辭鬱  
憤豈過於長樂所告諸罪胡爲姑賞之而終罹慘法乎  
成所上章其事想涉虛誣當時著記者削而不載成帝意也



而班氏仍其故耳

三人坐語憚自謂與長樂延壽也此廷尉奏憚戒飭之  
陳咸公移敕書按公移者言如此書徧使下吏知之也太  
亦曰敕書

贊汝南朱生按論云汝南朱子伯中山劉子論云劉子雍  
楊胡朱梅云傳仲尼之廟不出闕里閭若璩曰闕里之名始  
於此

霍光金日磾傳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按明德皇后之  
世諱言先人之反故馬援傳曾祖父通坐兄何羅反被誅雖  
范書似亦本東觀記注之舊班固於明章之世成書其於武  
紀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猶云紀體森嚴應爾而霍光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三

金日磾傳並不為諱何也故余疑此等皆揚劉諸人為之班  
氏仍然不改樹按以係樵西齋錄義例之  
班之書此合於古之良史矣

每出入下殿門按蓋寬饒劾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  
下殿門

金日磾侯按武帝功臣表商邱成以征和二年封柁侯後  
元二年自殺則日磾之柁即成所封

上官桀安陽侯按王子侯表淮南厲王子安陽侯勃王音安  
陽侯疑即上官桀之故封

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  
海河東城按今本齊召南按河字下脫間城字則郡字之  
也恩澤侯表云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注云光初封食北海河

問後益封東郡但無城字且表言北海河間東郡者此總高  
陸前後所封耳此在武帝之時若益封東郡之東武陽在  
帝之世不得預及又河間乃封國作河東為近文穎注正  
此先中初云言之耳不計武宣之封也齊說余舊記非樹  
訂前說例并存之足令後學得窺前輩讀  
書及用心之勤亦著書者義例之一也

晉志高陽郡有博陸縣今薊州西南有博陸城按水經注洳  
河水出北山山在僂奚縣故城東南南流經博陸故城北  
又屈其城東世謂之平陸城非也漢武帝璽書封霍光為侯  
國薛瓚曰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又按宋書州郡城云江左  
於揚州立高陽郡領北新城博陸二縣注云博陸縣霍光所  
封二漢無晉屬高陽範按小顏不定其文似亦以漁陽於光  
封國為遠柁屬濟陰安陽則汝南漢中并有之又五原有西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三

安陽代縣有東安陽柁安陽皆縣豈博陸獨鄉聚名耶又今  
萊州府昌邑縣有霍侯山在縣南四十里地志云漢策霍光  
為博陸侯封於北海本名陸山唐天寶六載改霍侯山

衛尉王莽按百官公卿表衛尉天水王莽稚叔又始元四年  
衛尉王莽為右將軍衛尉又燕王旦謀反蓋主報言獨患大  
將軍及右將軍王莽莽似有可稱者觀忽之揚語則柁侯以  
帝少不受封識度深遠矣

丁外人按昭紀晉灼曰字少君

還乘輦欲過溫室中按孔光傳晉灼注長樂宮中有溫室殿  
蓋昌邑入朝太后乃如常日朝長樂耳前謂長樂溫室今疑  
即後設九賓之溫室耳

昌邑王典喪服斬紵按服字當屬下讀

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按此蓋以祠閣室而奏樂故  
召內泰壹宗廟之樂人也牟首之義左賦劉注不誤類是瓚  
說然意昌邑此時未必即游上林也劉原父曰輦道輦士之  
牟首也牟者岑牟也蓋鼓吹角士冑即稱衡為鼓吏所著者  
夏侯勝傳有昌邑即位數出之語

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按  
倉疑后倉此獨以博士議博士掌通古今引經以制事也

甲第一區按西京賦北闕甲第善注引此傳及音義曰有甲  
乙次第故曰第也然夏侯嬰傳賜嬰北第第一則第不作次  
第之解故薛綜注館也又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

援鶉堂筆記二十三

五

起第宅是民宅亦曰第

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按如顏以小曲室為便房似不得言  
一具如解漢儀自有榭柳鹽鐵論中者梓宮榭柳見賢良散  
不足對

後書明帝紀章懷注引東觀記云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  
道南四里

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按此詔已具宣紀

光女婿范明友魏志明紀注世語云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  
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  
如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任宣所談王平徐仁見杜延年傳又使樂成作史詳彼傳顏

注李种据昭紀及表其死以始元四年平等死以元鳳三年  
人人自使書對事監本作封非蓋後因上書屏不奏乃上封  
事耳樹按上言今吏民得奏封事是猶有上書奏  
事不封此下云盡奏封事乃因此屏不奏耳

傳即有醉小便殿上

任宣為代郡太守按儒林傳梁邱賀傳云霍氏外孫代郡太  
守任宣然則持節護光喪者即其外孫而為禹長史又一人  
耶  
至成帝為光置守冢百家按後書建初七年詔求霍光後光  
墓齒裔見章彪傳

援鶉堂筆記二十三

五

援鶉堂筆記卷第二十四

漢書八

趙充國辛慶忌傳本始中為蒲類將軍按西域傳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元帝時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樹按車師後王即三十六國之一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烏貪訾離國王治費谷去長安萬三千三百三十里自鄯吉為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於西域為中今烏貪降都護都護分車師西地以處之則茲力支即訾離耶西域傳有蒲類國蒲類後國無東蒲類耶元和志伊州納職縣但密山在縣北百四十里山北三十里正抵蒲類海又後書匈奴傳永元三年北單于弟於除鞬將右溫禺鞬骨都侯已下眾數千止蒲類海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遣使款塞朝廷從實憲議立為北單于使中郎將任尙持節屯伊吾又後書西域傳延光二年燉煌太守張璠上書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注云前書燉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故常在今瓜州常樂縣東據此數事則蒲類海近今哈密在古玉門關之外與蒲昌海相近蒲類海即蒲昌海耶而匈奴之號蒲類王及蒲類國皆以此海取名耶漢桓帝時匈奴呼衍王寇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與戰悉為所沒即此海也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按水經注金城郡治允吾西有湟水水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王莽西海郡治又東南逕卑

禾羌海又東逕湟中城北又東逕臨羌西故城又東逕臨羌新縣城南又東與閣門河合即浩疊河也又東逕允吾縣北又東逕允吾縣故城南合龍泉水又東逕枝陽縣逆水注逆水出允吾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北亭又東南逕廣武城南故廣武都尉治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於湟水湟水又東注於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按今蘭州即漢金城縣此金城縣其允吾浩疊枝陽今皆在其境又隋志西平郡有湟水縣注云有舊浩疊縣又元和志湟水縣屬籍州州即西平郡縣附郭漢破羌縣地 龍支縣本漢允吾縣此置金城縣按今西甯府東南八十里龍支故城本漢允吾縣地而明一統志以蘭州為漢金城郡允吾城在今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州西南五十里者誤也充國對西羌反時亦先解讐合約攻令居按後書西羌傳云武帝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讐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零居安固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匈奴使人至小月氏按鄯注水經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關關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匈奴聞烏桓來保塞恐兵欲從西方起數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按欲沮解之欲令背漢不與東方兵合

一萬一千六百廿九日五入二五五〇 頁三

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水經注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  
十里黃沙沙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都不生草木沙  
州於是號焉然其地在澆河西南疑非沙陰或指流沙之境  
入窮水塞按窮水卽元和志所云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者  
也括地志曰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  
臣恐羌變未止此按羌變未止此者言不止此二百餘人解  
警結盟也

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疊按十三州志云長甯亭北有養女  
嶺卽浩疊西平之北山也然則浩疊西平相近西平自後漢  
分金城郡置  
今西甯縣有養女嶺以屬注湟水度之大約浩疊在允吾之  
西今蘭州志云金縣西三十里有浩疊城按金縣在蘭州東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三

九十里耳疑非也後書馬武傳章懷注浩疊在今蘭州廣武  
縣西南唐志蘭州金城本廣武縣乾元二年更名舊志云廣  
武漢枝陽縣張駿置廣武郡又按安國至浩疊爲羌所擊乃  
引還令居則浩疊又當遠於令居令居在允吾之北允吾今  
蘭州西一百二十里浩疊當值其西

遺騎四望陘中無虜按寰宇記湟水發源牛心堆李靖伐吐  
谷渾敗之  
於牛心堆是也經四望山陽東至允吾縣入河有浩疊水自西塞外  
東至允吾縣入湟有陘口山在湟水縣城東地極險阻爲湟  
鄯往來咽喉地漢時謂之隍陘樹按後言治湟陘西道橋七  
所出

夜引兵至落都按續漢志浩疊縣有雒都谷水經注破羌縣

有樂都城寰宇記云湟水又名樂都水酈注湟水東逕樂都  
城南元和志湟水亦謂之樂都水後書馬武傳戰於雒都谷  
爲羌所敗字殊地一也

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按地理志金城郡下不  
言都尉治所水經注言湟水又東南逕小晉興北故都尉治  
闕駟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晉興之名疑晉始有  
又按地理志金城郡首書允吾則郡治矣兵已踰落都則西  
部都尉不應在金城下疑孟康所云指金城縣也下云去將  
軍可二千餘里疑卽去此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四

州西北七十里卑禾羌海亦曰青海又曰鮮水海通鑑注引  
劉煦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卑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乞  
伏乾歸都此唐爲蘭州五泉縣胡身之云據漢書羌豪獻鮮  
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卽此按金城縣卽今蘭州也唐爲  
五泉縣若王莽所置西海郡乃今西甯府塞外地而王莽改  
舊金城郡縣并東西海耳

欲以歲數而勝微劉仲馮以微屬下將軍讀  
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按前云先零願時渡湟水北後云  
河南大开小开然則當時先零居罕羌之北而罕羌依西海  
也

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按東方謂充國之兵北方謂酒泉

今罕羌欲為燉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按前言罕羌未有所犯此言即欲為寇亦可以逸待之

請罷屯兵按前云雷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後云雷步兵萬人則此所罷屯兵悉罷之邪抑分別罷遣耶又羌之破壞雖不盡由出擊而屯田之行與否後之所以賴其利者亦不著也若營平振旅之時屯田方有其端緒不能於數月之間規措都畢若於此竟罷則託之空言耳班書故擅詳密要其疏漏不少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後四府復舉湯按胡三省曰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四府也並後將軍為五府又按蕭望之傳下兩府丞相御史議此傳前云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五

視諸羌則兩府是也至霍光薨不立大將軍而以車騎將軍秉政又有前後左後左右將軍但四將軍不並設如神爵元年以前將軍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後將軍即充國其三將軍無人常惠蕭望之在後此三府未詳或表有脫失又孔光傳成帝時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按此下辛慶忌拜右將軍又徒為左將軍則其時不應無人疑表闕也

其秋羌若零離雷且種兒庫其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靡忌皆帥燕鞏黃羝之屬降漢按後書西羌傳論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柔服之情計日月之權移忘經世之

遠略豈復識微者之為乎按此論本之段頗

揚雄頌按小顏於震字亢字皆注合韻雅字後字反不注合韻何也

辛慶忌遷郎中車騎將軍劉原父衍車字軍字子謂車騎二字或衍其一皆通

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按山之東西當以華山言之故郿與頻陽在其西後書虞翻傳作關西出將關東出相又臧宮傳論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注謂隗囂公孫述頻陽故城在今富平東北五十里都郵故城今慶陽府城北二十五里尉李城也義渠道在今慶陽府成紀今秦州上邽今秦州西南襄武故城今隴西縣東南狄道今隴屬臨洮又按廉褒僅見此及孔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六

光西域烏孫傳常等贊

傳常鄭甘陳段傳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按匈奴傳作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

陳湯瑕邨人今兗州府嶧陽縣

鄧支單于乘勝驕胡三省曰鄧支嘗破殺潤振攻破呼韓邪

又殺伊利月氏屢破烏孫兵故驕也

闔蘇疑即太和卓木波羅泥都所居之阿克蘇城

涉康居界西域傳云康居治樂越懸地卑聞城

傳戰大內時漢兵未入城何以即轉戰內室蓋言單于被創

自不能戰於大內傳令督戰耳又按嚴助傳大內應劭云都

內也樹按下始云走入大內此云傳戰大內疑有誤

時康居兵萬餘騎四面環城按上云與屠墨飲盟又云貝色子皆怨單于為漢導則此康居兵助漢耶抑助到支耶蓋康居畏服大種發兵助到支

行法休儒見穀梁及何休公羊傳注師古乃引家語文劉向疏呼韓邪稽首來賓按元紀竟甯元年春正月改元詔書亦以是為言

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人以問湯第宅不得徹毋復發徒按何衍得字別本得在徹下是也

耿育訟湯按下云孝成皇帝則育上書在哀帝時耶然觀後異時不及陛下兩行文意又似為成帝言之何也

傳疏于薛平彭傳帶欄具劍晉灼注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七

按吳均采蓮曲初疑京兆劍本晉說

盛服至門上謁顏注上謁若今通名按後書周黨傳伏而不謁其義似與此異

永終天祿按天祿永終漢魏人多如此用尚書論語孔包傳

注同樹按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凡引數十處皆作吉辭以證集注之失不知集注承四海困窮為解固當

行縣錄囚顏注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近俗訛為思慮

之慮按文王世子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樹按慮又一義顏止大麓解如錄尚書解其音耳如焜納於

事之錄義並同

平恩侯許伯按即許廣漢字

疏廣謂受日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按蔡邕戍邊上章亦以已

與叔父質稱父子見續漢律歷志注補六朝人稱伯叔父為

阿父自稱亦爾如王球對其兄子履云阿父在汝何憂是也晉書謝安傳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子蓋謂謝元

定國為廷尉迎師以學春秋按當時依春秋以折獄故學春秋耳

縣其安車傳子孫何云公羊家說與此異按公羊注云禮七十縣與致仕其云縣與疑以實事言之而疏引淮南為說非其義也

不當奏罷太上皇寢廟園何云李先生云頗合唐宋間韓文公朱文公祧廟議

王貢兩龔鮑傳明田汝成曰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而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八

後人誤讀為夏黃公亦猶樂正裘牧仲之誤耳今本臣召南

云按杜甫詩黃綺終辭漢以黃綺並稱即知唐人讀本不誤

範按曲禮在醜夷不爭句孔疏注中四皓云其四人一東園

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角里先生又後書鄭康成傳孔融

告高密縣亦云園公夏黃公周燮傳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

綺季之迹其他如昔人妄換四皓姓名亦同此讀叔禾所云

乃妄說也吳志虞翻傳注翻對王朗稱大里黃公即四皓之

一然未足據黃綺見於六代詩筆多矣獨舉子美亦屬疎漏

班固終南山賦榮期綺季此焉恬心宋潛溪題商山四皓圖

云自舊以夏黃公為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為一人

黃公別是一人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

綺里季三月夏黃公四日用里先生亦足以證士安之謬矣  
王吉上疏引詩按儒林傳吉受學蔡義所傳蓋韓詩也

賈禹言史書而仕宦按據此所云史書則必不如小顏他傳  
所注以史書為籀書矣又趙壹非草書云史書相與猶謂就

按秦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此云就書  
言易就也然則史書即隸字矣章懷注漢書乃循小

顏之誤賈誼新書時變篇云胡以孝弟順善為史書而為吏  
耳胡以信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一段與禹此書政同

按樹  
就書疑即史  
游急就章

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何云禮下汪本多  
然通儒或非之六字宋本無範按郊祀志劉向之對及章元

援鵝堂筆記二十四 九

成傳劉歆之議皆不以禹奏為允通儒斥二劉也

楚王聘龔舍為常侍按下云歸國又云後至長安則上當有  
學於長安之文疑有脫誤又按儒林傳舍受魯詩於薛廣德

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云云按勝固不附眾議然嘉守正  
即暗於知人亦不得斥為邪僻

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按此稱縣令為縣官

鮑宣好學明經按儒林傳言平當以歐陽尚書授宣  
王咸舉幡太學下按王莽天鳳二年選儒生能專對者濟南

王咸為大使當即是人矣  
隃廩郭欽按王莽時又一郭欽為戊己校尉拜填外將軍封  
剽胡子又九虎一為郭欽

杜陵蔣詡元卿按魏志荀彧傳注蔣詡姻於王氏不損清高  
之操

韋賢傳諫詩按王赧之世乃敘述賞罰扶衛為亡徵殆寐語  
也

其在鄉詩曰微微小子按別本微微小子不另行樹按前諫  
詩亦不當  
本之謬

夢我瀆上應劭曰地名何云易曰再三瀆言夢中猶見之也  
上謂王按應註是也配瞻說非如其說則句弱無力矣下夢

我王弼即予違汝弼之義

遷大河都尉按為大河都尉蓋甘露之前甘露二年則為東  
平國矣

援鵝堂筆記二十四 十

室家問賢當為後者何云室注本作宗宋亦誤室按仍作室

家為是不必從何改也高紀使人求室家  
司直御事此言司直御事皆侈其熙盛耳注非

郡國立廟園中各有寢便殿按後書祭祀志云廟以藏主以  
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

墓側漢因而不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  
寢之意也便殿非正大之處何以時祭於此後書章帝紀章

懷注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亦同顏說

元成等議罷郡國廟李安溪云傳中諸奏宜與郊祀志相聯  
綴以備一代之議以應古者郊廟之本文不當於韋傳見之  
蓋作者文重思繁未及釐正耳範按孟堅漢史承於家尊叔

皮當時但修紀傳而不及志故附此於傳而繼述者仍之耳  
又孟堅郊祀志妄襲史遷之舊既失其旨欲兼舉一代之制  
亦雜而不貫反不如後世之史志科條而件繫之爲易從也  
又班氏踵史記但載祀天地外神之屬故於議罷郡國廟云  
語載韋元成傳以屬入宗廟之禮則差牙不合也何云按後  
漢書祭祀志注云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  
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  
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置其中使事事以類  
相從是古人已有此見矣劉昭又云國史明乎得失者也孝  
武淫祀疲耗蒼生後王深戒宜懲志之所取於斯爲允不先  
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易罔也其論尤有禪史法並錄

援鵝堂筆記二十四

十一

之史通編次篇云宗廟迭毀任入元成傳中卽本胡廣之說  
樹按何此條  
讀書記未載  
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按五廟當爲四然後亦云五廟而迭  
毀蓋五廟卽五世耳言至於五則迭毀如漢世文景武則廟  
數尙未及五至後昭帝則五數全矣有迭毀之禮此卽以世  
數計之如後世之稱帝曰某廟耳緯書言殷人五廟合太祖  
而六廟者非此議可据  
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据此則  
以禘爲祭天不始於康成何云先生云然則繼世之君無禘  
祭乎其說未盡也

立四親廟親親也按如此僅四廟耶且不爲祖立廟則云藏

乎太祖者何地也鄭注云高祖而下與始祖爲五  
於義一體劉貢父曰一體者以孝宜爲昭帝後父子一體也  
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何云言不得顧私親以皇考  
廟上序於昭穆

孝昭帝與孝宣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  
盡宜毀安溪云皇考廟句此不在昭穆之序者

起朔方以奪其肥饒安溪云陰山也何云此指開朔方及河  
西四郡

司徒掾班彪曰顏注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  
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固竊盜父書可以免矣何  
校謂字在或者之下劉原父已  
指此誤按顏說如此雖然其不顯者

援鵝堂筆記二十四

十一

多矣叔皮自云作紀傳後書云作傳數十篇今豈可按而知  
之耶按班書稱其父著惟翟方進韋元成元后傳而已其不  
言而可考者元成二紀外此胥闕如也如司馬遷贊亦多采  
叔皮之論而略不及之

魏相丙吉傳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何云禹不爲大將軍字  
之誤也仲馮云大將軍當作右將軍

相上書諫伐匈奴安溪云文中子謂天子不見伯益贊禹之  
詞公卿不明魏相諷宣帝之事蓋深有味乎其言之也

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按弱翁論陰陽四時之  
治少卿問牛喘此猶本欽若敬授及原盛德布令行政之遺

而後之經生類指非之以爲迂淺及其甚也日月薄食皆以



為自然之運而邪倭之徒因之賁諛使人君以為天變不足畏而五行四時不必順其序此治道之所以日削於陵夷也大約漢世諸臣雖未必知制治之原而肩其事者猶稽典故宣化非託之空言而已後世論治愈精而實有建立者尠矣

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按文帝時尙用秦正二月蓋建寅之十一月也故相云爾月令布德行惠在仲春賞死事恤孤寡在孟冬

丙吉謂守丞誰如仲馮曰此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睦孟師古曰韋應音桂非也今有貝姓乃耳按禮記坊記疏引鄭志有貝模

注孟上書引先師董仲舒有言云云按魏志文紀注引許芝條讖緯事援此語云春秋大傳

夏侯勝事簡卿按淮南王傳有簡忌

賜爵關內侯益千戶仲馮曰關內侯無國何云益

南平氏羌仲馮曰氏羌不在南恐誤範按西南夷傳有白馬氏羌羌亦可曰在南也

受詔撰尙書論語說按經疏多引尙書說志無其目樹按疏引緯也勝從父子建按儒林傳作從兄如注知此父字誤又疑從父下有昆弟字故注依文解之

取青紫如拾芥耳葉夢得云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取青紫此也小顏

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未服青紫也房上封事云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注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按注消息二字當互易姤遯否觀剝坤消卦也復臨泰大壯夬乾息卦也

迺辛已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注張宴云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劉原父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按大壯辟卦也以十二消息言之於乾為九四故云太陽晉解雜卦也皆至二月

房封事在二月晉九卿也解三公也下云此上大夫侵陽而上意疑故張宴以焦氏易法釋為晉解太陽侵色雜卦千消息消息十二辟卦樹按房意雜卦侵辟卦知有人蒙蔽人至如太陽之被侵也張宴注晉解指蒙氣也

太陽謂大壯也語自明原父以大壯解並言之失張意並失房意

翼奉治齊詩按儒林傳后蒼詩授奉及望之衡蒼事夏侯始昌始昌明齊詩

獮道縣仲馮曰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此縣字衍按元帝紀亦有縣字

詩有五際孟康曰詩內傳曰按後書郎顛傳章懷注引公休註詩上有韓字又按據此齊韓二家為說亦有同耶詩序孔疏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

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與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諸言五際亦互異詩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為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芑

際為改正辰為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芑

際為改正辰為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芑

際為改正辰為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芑

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按緯書說者云出於哀平之世奉學齊詩其說非必盡出于轅生之舊當由後之學者如夏侯之輩衍而傳之概名齊詩耳然用知緯非始于哀平矣代世表褚少孫亦引黃帝終始傳又封禪書文帝時公孫臣上書已有推終始之語又呂覽觀表篇綠圖幡簿從此生矣李尋傳庶雄爲桀蓋指申徒聖鄭躬蘇合之徒羣起爲亂者日蝕有背鄉何從宋本改片

久汗玉堂之署宋太宗嘗御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蘇易簡本此

日將旦清風發安溪曰此一段乃有師授之言左傳中有明夷之謙一段可參看

晦朔正終始一段安溪曰豈有此理乎

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劉原父曰下得字衍

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安溪曰是時世祖始生妖言若或使之

樹按識緯起于哀平董睦夏侯京翼劉李生于武昭宣以來皆若或使之

夏侯囚執謂昌邑王縛始昌以屬吏

趙尹韓張兩王傳舉茂材平準令仲馮曰材字下當有爲字

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据宣紀及霍光傳則廣漢之遷京輔

都尉在本始元年前其爲京兆尹据表在三年也

中貴人仲馮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異當以服說

爲是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五

壹切治理此卽韓延壽傳所云一切以爲聰明尤善爲鈞距蘇說是言既鈞致得其情實則不能復變其說而之他也

百姓迫思歌之至今按疑仍劉向原文故有歌之至今之云此賢將按漢時太守皆稱將

賣偶車馬下里僞物按下里物見田延年傳

望之遺御史按延壽在東郡時事亦不及放散官錢千餘萬之事觀所云云未必他郡守所無而此亦張皇其事以啟上惡耳

張敞過走馬章臺街据瓊注則走馬街名也其後贊顏注似亦如後人之誤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六

自以便面拊馬注蓋車之類也車別本作扇王莽傳云雲母屏面齊褚淵以腰扇障日通鑑注腰扇佩之于腰今謂之摺疊扇按摺疊扇亦是團扇曲之可卷舒與今日所謂聚頭扇異

便從闕下亡命按後漢書王常傳注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

大鴻臚賞据表建始三年大鴻臚浩賞

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仲馮曰中當作忠張忠也

二卿坐黜按表京兆尹王昌稚賓在建昭五年二年轉爲鴈門太守建始二年河東太守杜陵甄少公爲京兆尹二年貶爲河東太守

蕭張禁別本作箭賈萬即萬章傳賈子光別本萬作萬誤箭張禁彼作張回酒趙放即酒而趙君都

被其工之大惡仲馮曰瓚說非也其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也

贊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按漢志除馮商七篇外有漢著記百九十卷疑多劉向父子及揚雄所述班氏憑而作書非僅新序法言之所及也又今史記有褚少孫所補而漢志不言疑志復有關佚範每疑覈量裁制之功出於班氏而佳處則西京之舊也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蓋寬饒明經為郡文學儒林傳寬饒受易于孟喜及汲郡韓生

援鵝堂筆記二十四

七

鄭崇康成八世祖也

孫寶對張忠道不可誦身誦何傷按朱子高士軒記云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為免已而不顧故足高也余意此主簿名秩雖不可考然非以為名秩之卑而免已如後漢郎有杖罷罰而晉代過江後有羞為尚書郎者矣又按後漢包咸之辭黃

論略同  
廼制詔丞相大司空劉原父曰既有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

毋將隆廣韻母字引毋將隆在千虞後書儒林傳蘭陵毋將永注云母讀曰無

蕭望之傳按南史高武二帝紀論亦引小顏此注以證齊典所敘世次之非實錄又王符之志氏姓亦分二蕭望之治齊詩以合詣太常受業此猶後世國學肄業之制馮遂傳通易太常事同

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按晉書良吏傳潘京為本州所辟探得不孝字云云此即射策之遺

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按顏注非言高者請試事丞相御史府次則于中二千石也

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按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即鍍也音刷

京兆尹張敞上書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如淳注雖有五時服

援鵝堂筆記二十四

七

至朝皆著皂衣按高祖定掌四時衣服之官皆為天子設見傳臣下之服四時未聞况言五時尤異記考谷永傳擢之阜衣之吏疑阜衣亦常服

使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一等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按此亦望之不知權道且漢武之世亂政酷吏相次並作致民聚而為盜豈以贖罪而盜起也

耿壽昌奏設常平倉望之非壽昌按後書明帝欲置常平倉劉般亦云置之不便

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按唐書五行志咸通元年驚集蕭望之家

蕭育杜陵男子按後書楊彪傳載孔融語注同顏解韋孝寬

曰孝寬關西男子自負之語也與此異晉咸寧初詔徵皇甫謐曰男子皇甫謐張充與王儉書自稱吳國男子張充馮奉世傳典屬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秦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按白石屬金城在今河州西臨洮首陽屬隴西郡白石疑指狄道之白石山首陽今渭源縣呼速索噶種仲馮曰呼遼累單于所將五萬衆來降者噶者匈奴傳所說西噶君長數千人降漢者此二種有兵衆皆宣帝時來降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五

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按如道所引律似謂告歸而復之官者也杜欽謂予賜過長安謁皆同而乃有得歸不得歸之異爲一律兩科也  
得去郡亡者令謂得否去郡未著令古人省文耳  
宣元六王傳王卽日至長安何改曰  
顯具得此事告之劉原父曰之字衍  
匡張孔馬傳匡衡東海承人何云長卿稚圭皆起東海長卿家世以田爲業稚圭父世農夫按今嶧縣西四十里有承故城  
鼎來注後人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之自稱乎按宋以後有自稱其字者謬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按此亦與毛傳異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按張晏注與地理志亦微異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按匡衡習齊詩而小顏乃本毛詩解之

函蓋不相應也  
念我皇祖陟降廷止顏注云云按朱子詩傳本顏說見楚辭辨證及集傳

地震五卅六劉原父曰按春秋地震五耳疑衍十六字  
領宿衛供養行內何云子遵云疑當以宿衛供養爲句行內署門戶爲句行巡也內署諸在內給事之官如中書以下謁者是也按胡三省通鑑注與余意同其以行內署門戶爲宿衛事省服御食物爲供養事尤分明  
其令太師毋朝按毋別本作每尋下顏注當作每朝十日又按王莽哀帝時亦十日一賜餐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平

皇侃云溫謂承藉几玉以物溫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則此醞藉亦言衣冠言語依于儒者  
王商史丹傳喜傳下朝者劉仲馮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絕句按王嘉傳亦有下朝者孟說是也時左將軍等俱謂之中朝觀後史丹等所奏僅及納女一事則餘屬虛誣可知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原父曰不親字屬下句  
獻有身妻而產懷王仲馮曰春申獻妾所生子乃幽王非懷王也  
史丹言皇太子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仲馮曰臣子宜屬下句  
王商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而丹兼其兄賢愚蓋不侔矣又丹

流僻之性亦類漢成故略無匡拂之義贊語被以忠貞諛歎

不已過矣樹按先生別有記一條較此尤詳當是初記此條語簡意亦盡故置彼取此

贊曰自宣元成哀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注三王謂印成

侯及商鳳三家也按印成宣帝王后之族王奉光駿舜章咸

諸人是也王商史皇孫之妻族宣帝之母族王武王無故王

武之子王商王商之子王安諸人是也王鳳元帝王后之族

王禁王鳳王崇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王音王莽諸人

是也三族之中頗有同名者如印成族之王駿王章王舜與

王陽之子王駿泣牛衣之王章莽所任用之族人王舜同莽

族又有王商與宣帝母族王商同是皆所當考也

薛宣朱博傳宣經術文雅按本傳言宣經術淺而消勲亦言

宣不師受經術谷永之疏得無近妄樹按清語見下翟方進傳

宣為丞相弟修為臨菑令後母死修持服宣謂三年之喪少

能行者修竟服兄弟由此不和按翟方進後母死自以為身

備漢相不可踰國家之制三十六日除服視事合二事觀之

短喪之制上下通行矣然景十三王傳河間惠王良母太后

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益

封萬戶是則又未嘗不以三年為是揚雄長楊賦曠以歲月

結以倚廬孟康注倚廬行三年服應劭注漢律不為親行三

年服不得選舉是則本有合甲豈初台本嚴景帝後不奉行

抑或能行如薛修河間王者亦聽之邪

博士申咸毀宣按此傳師丹尚為大司空則議改幣事在其

後而丹傳云博士申咸則咸被創後仍為博士也

朱博傳御史府列柏樹朝夕鳥何云顏氏家訓文章篇言鳥

當作鳥按宋之間和姚給事寓直柏臺遷鳥茂蓋從顏介之

說

翟方進傳翟音狄又廣韻二十四音宅注引唐有棧州刺史

翟璋而不引方進翟璜翟公則此姓自唐後始音宅耶

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原父曰時人言成事行事皆

謂已成事已行事也王充書亦有之

前我為尙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冀尙書

忘已之事不奏劉原父曰非也言及之耳按似言已奏而上

忘之也故下言虧損聖德聰明也即云慶自述前事言已嘗

忽忘之亦可

言遲疾無所在按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兄文章已自行天下

多少無所在

多辜權為姦利按辜權不如顏注辜即同估言權其出入物

價而尚其利也

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按此疑叔皮撰述故循莽世之稱

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据昭紀則張晏所云過更乃如淳所

言踐更也

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按史記淮陰侯列傳百姓罷

望容容無所倚

方進即日自殺按殺大臣以應星變然方進以綏和二年二

方進即日自殺按殺大臣以應星變然方進以綏和二年二

月壬子死而成帝以三月丙戌崩相去二十四日耳

翟義謂姊子上蔡陳豐按西漢之末韋匡張孔之徒枋國氣

節消靡使人憤悶得翟文仲此舉風概凜然千載下讀之為

一慨慷耳樹按翟義事同徐敬業致命成仁矣

吾幸得備位宰相子身守大郡疑吾字誤子字屬下讀又疑

吾為君字之訛古稱父為君孟嘗君傳及疏廣傳可證若作

吾以子字絕句亦不辭矣樹按今本無位字

莽依周書作大誥李安溪曰將此篇所以依據摹竊者以覆

校周書原篇則知漢人解釋之意

洪惟我幼冲孺子按周書舊以不少絕句延洪絕句蔡傳以

洪惟屬下似本此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迺遣大夫樹按此汲古本依宋譚等按宋欽宗名桓本傳刻可不必耳

義與劉信棄軍庸亡按漢書光武紀王邑曰吾昔以虎牙將

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

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高六尺何校改八

谷永杜鄴傳永少為長安小史按小史學經子威子雲

正五事建大中何云先生云漢儒以大中釋皇極則并根皇

極于五事而言則當矣

地震蕭牆之內按地震未央宮殿

閻妻驕扇按毛詩鄭箋亦以豔妻為厲王之后正義云本尚

書緯刻者配姬以放賢刻為其姓也又班婕妤自悼賦哀衰

閻之為郵

仲馮曰按永後疏建始河平許班之貴傾動前朝則建始四  
年未嘗有趙昭儀也

急復宜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如淳注以為永為王鳳洗前

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在建始

四年則非為鳳言也觀其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于對

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事也按

建始元年黃霧四塞楊興譚勝已言外戚貴盛而鳳懼辭職

當在此時不待王章也至此云納宜子之婦人不避嘗字似

鳳欲內小妻張而先令永為之地也如淳以後事為前過則

誤

黑龍同姓之象也安溪云谷永黑龍之對俱是為異姓游說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漢以火德王如何更以黑龍為同姓至攻至尊之惡固是為

王氏蔽護然充成帝之行即微王氏其能安乎春秋深探其

本而反自責者始永則可議矣庸可謂此言之非是乎

掠立迫恐按梁陳之間測囚有立測見陳沈洙傳及隋志此

云掠立疑同此

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按路温舒傳從祖父受律數

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閒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言亦

如此无妄卦運似以易數推災變年世值此卦運耳不如應

顏之解又按劉遠注吳郡賦世濟陽九引易无妄云云豈此

義耶

多于春秋所書八世著紀安溪云言多于春秋及八世所著

紀者

內亂朝暮日戒諸夏似當以日戒為句言內亂則當日戒于朝暮也可豫定其期外之兵憂則以火角為期也

雖有文母之德顏以為太姒仲馮曰文母文王之母所謂繫于子也何與太姒

善閔子騫守禮按後書范升傳奏記王邑亦云以人不聞于其父母為孝今論語集解陳長文曰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聞之言似不如此說為允

初鄴從張吉學按郊祀志吉父敞好古文字辨美陽鼎所刻款識吉蓋傳其家學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劉原父曰吏當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圭

改史

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按王音為太僕在河平三年又三年遷據此則小戴乃元成時人

治多不法史不明徵其事或小德出入史及之者不過言君公之雅量耳後之議從祀者遂詆聖為賊吏此無稽之說也

事太守何壽何云廬江之何見于史者自大司農壽始其兄子為廬江長史原父曰按百官表邊郡乃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無緣有長史就令有之已六百石不待刺史一見

為重而郡舉之也明此多一長字不然是卒字耳

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貢父曰予謂異姓正謂外戚也周禮時揖異姓

王嘉察廉為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州何云薄太后陵範按王厚齋云漢無宣城郡南陵縣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

封新甫侯加食邑一千戶貢父曰多一加字按朱博傳云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加字非贅設也

又數改更正事按後書梁統傳建武時言宜重刑罰遵舊典注云哀帝時丞相王嘉輕為穿鑿廢除先帝舊約成律

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顏注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原父曰予謂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宮傅太后稱永信宮而丁

姬中安宮故以三宮為言

援鶉堂筆記二十四

圭

郎中令冷褒原父曰此時無郎中令武帝時已改光祿勳

援鵝堂筆記卷第二十五

史部

漢書九

揚雄傳息云揚楊陽三姓各別人所知也然魏志楊修云吾家子雲又史記功臣表宰相楊敞正文作陽注亦作楊是三字皆可通範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楊修出于叔向後按昭三年傳叔向謂晏子曰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胙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昭五年傳蓬啟疆稱羊舌肸為楊肸則楊食我迺晉之公族也而雄自云出周之伯喬安得據伯石之滅而疵其謬耶其云范中行知伯斃者亦概言六卿之興滅豈謂同時弊乎又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晉武公子伯喬又按志河東郡楊應劭注楊侯國樹按吾宗扶南名世

援鵝堂筆記二十五

舉號息翁先生此采其說稱息云後同其下則先生駁晉灼及顏注也

反離騷因江潭而往記兮按而如也因泣江潭懷屈原之事如往記也小顏注于文義為得

恐重華之不纍與按與助也言重華亦未必能為之助也且江波之為患也久矣豈猶鑿纍之心而不為之阻乎

甘泉賦梢夔夔而扶猗狂何云宋景文引蕭該音義云猖狂無頭鬼見字林樹按此下凡所引何說皆讀書記所不載者

八神奔而警蹕師古注即上文招搖猖狂等按招搖太陰勾陳三星言神可也夔為木石之怪魘為耗鬼猖狂惡鬼言神可乎且止六亦無八也八神蓋郊祀志之八神一曰天主祠

天齊一曰地主祀太山之八神也故以為役使百靈之頌若

依師古神未至而百鬼集矣頌言當如是耶

颺翠氣之寃延何改延為連按此傳鈔之誤何當從文選改寃為宛從何校本者誤改下一字

冠倫魁按應顏以魁字絕句非也魁首也言為八能之魁選耳項檢舊說貢父曰能屬上句原父曰能屬魁字則余意與公是合

欽崇宗所按宗謂六宗也所謂地祇也顏解此者蓋緣祀地陰祀貴氣息非燔柴耳不知古人之文有不拘者亦有失檢者隨其文句解之可也前登平頌祇之堂祇以為求福前注地神亦非也據說文祇祇祈字別

羽獵賦徑竹林何云東方朔傳長門園有荻竹賣太主獻為

援鵝堂筆記二十五

宮即竹林也

逢蒙列肯何云疑與裂同

長楊賦頭蓬不暇疏何云疏頭字始此宋景文曰疏梳疑古字通用範按史記匈奴傳遺單于比余一漢書作比疏一小

顏云辮髮之飾以金為之又蒼頡篇云靡者為比靡者為梳蹂屍與斯仲馮曰輿吏斯卒也顏說非

解嘲何為官之拓落也按蜀志楊儀傳作落度拓度也

江湖之雀勃解之烏何云文選作江湖之崖勃解之陽於義為長

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安溪云解豐卦之義勝于傳注多矣炎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其炎炎隆隆以為盈其實矣然豐



卦雷在上則是天收其聲火在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滅不可知而滅絕之徵也豐之義如此故卦爻俱發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聞其無人即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揚子是變易辭象以成文然自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樹按此何錄安溪語讀書記未載記檢易觀象及安溪集嚮若既隤注云云按應劭蓋云既讀如天水隴氏之氏漢人作讀多如此引經典一句不加之某義也

太元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則三摹九据按易畫有二日陽曰陰元畫有三日一日二日三日三摹也方州部家此四分也又元告云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鬼禍福此所云

援鶉堂筆記二十五

三

旁則三摹九據也

法言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按法言作圖徽司馬溫公云漢書作圖微終則本作然溫公注漢書作終末咸曰然後誕章乖離當為一句余謂宋絕句是也誕章小顏之解得之叙日國之誕章似出此則云憲章之大者即于乖離亦通

假言周於天地原父曰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也則假當從賈充音遐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按文選善注任昉王儉集序引七略云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何云按賈父曰則必度越諸子矣上脫十字云云則此十字乃從

賈父本增入也

儒林傳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答禮謂答其來聘之禮耳顏注非

武帝之制公孫宏之請据武紀在元朔五年

亡以明布論下以治禮掌故按史作治禮次治掌故似為二項班去次治二字未詳是一是二史漢孰為得之樹按班省文耳語意

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言治禮掌故之遷留滯故擇以補諸卒史也顏注非

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按馬貴與曰掌故尊于文學掌故即前所謂

援鶉堂筆記二十五

四

秩比二百石以上者也中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大行中二千石左右內史雖二千石亦通言之也文學掌故即博士弟子通一藝所補也郡屬即郡太守卒史也

先用誦多者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馬云既無誦多者故選掌故彼善于此者以備數余疑非也似謂卒史之數不能盡補諸人則擇而別之以為備員待

後之補用也大約高第雖白身而可以不次用之而僅能通一藝補掌故者則亦淪于冗末反不如卒史可以通仕進之

路也本傳房鳳為太史掌故平當少為大行治禮丞以功次補大鴻臚文學文學如倪寬之補文學卒史也又按續漢志

大行令下有丞一人治禮郎四十七人又員吏有文學之名

按孫通傳謁者治禮引

自魯商瞿當另提行

商瞿小顏曰姓也司馬貞曰商姓瞿名按史記弟子列傳所

序傳授之人與此微異

丁寬梁人也王梁王別本作初是也或作梁王使項生從田

何受易後脫使字轉致譌易

毛莫如少路何云厚齋云宋景文引蕭該音義按風俗通姓

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毛應作屯音徒本反

按杜業傳有毛莫如卽此又河決館陶分爲屯氏河疑河以

其氏名也

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小顏以宣爲霍氏之婿此云外孫

援鶉堂筆記二十五

五

誤也按霍光傳次婿任勝非任宣任宣霍禹之長史蓋卽持

節護光喪事太中大夫任宣矣不云光婿然傳又云霍雲拜

元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似又霍氏之姻媿或

有兩任宣也

沛鄧彭祖子夏按釋文云字長夏

徒以象象擊辭十篇按十篇字疑在文言下

伏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按後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

字子賤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按後書注都尉名

孔氏有古文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按孔穎達疏尚書序有比較起發語則于史漢起其家

逸書亦云起發耳若以家法爲解史記并不及授都尉朝又  
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東樹按此駁何氏說也然竊以望溪  
解爲得之史文句甚明何氏說載讀

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堯典禹

貢洪範微子金縢皆二十八篇所有何以云多古文說說者

自經師云爾古文無其說也遷五帝紀則後人所分舜典亦

具焉而此仍名堯典是知今文舜典皆作僞者分出之

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安溪云班氏言張霸

分析二十九篇云今書經大全所載諸儒之說頗異樹按詳  
尙書

尙書卷內

爲治者不至多言至別本作在此同史記

援鶉堂筆記二十五

六

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宋作至

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

郎掌故以百數按史記皆有廉節稱其好學此言申公弟子

安國諸人也下言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掌故

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于申公此言一時文學彬彬如此而

其中言詩者本于申公此史公言申公之賢而詩教之遠也

非謂此百數人皆申公弟子也班氏于此誤讀史記矣

疑者丘蓋不言按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平區蓋之間疑

則不言楊倞注引此傳丘與區同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

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

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此江公者當是瑕丘江公之子孫也

式曰在曲禮按禮記奔喪投壺鄭目錄云曲禮之正篇式所舉蓋亦同之慶戴學既行疑此皆逸篇矣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按陳咸傳以律程作司空杜延年傳補軍司空

伏理游君按後書伏湛傳注引此云理字君游又蔡茂傳郭賀父游君

韓嬰按韓王信太子之子亦名嬰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何云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云按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為博士食音嗣云

援鶉堂筆記二十五

七

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皆為漢官大夫按此及楚元王交傳劉歆書俱作栢公別本皆作桓或宋避廟諱而改刊本沿之耳又按劉歆言孔安國獻魯共王壁中古文逸禮二十九書十六篇又云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又孝成時以此三事傳問民間民間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江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彼所云桓公疑卽此桓生也桓公傳禮貫公傳左氏庸生傳尚書則此三學民間所有不特秘府謹存而已而左氏尚書不絕逸禮竟無傳惜哉  
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何云此所傳戴氏禮皆謂儀禮十七篇範按後書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結髮傳充業末云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于世

康成六藝論云戴聖傳禮四十九篇禮記是也則禮記傳于慶戴而傳不著何也且禮記見于河間獻王傳張純奏王莽九錫並舉周官禮記則非東漢而始著也又梅福傳載匡衡議引禮記孔子曰丘般人傳又云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史記孔子世家書傳禮記自孔氏此禮記似概言禮古經也又据何武傳戴聖先為九江太守而後為博士在成帝和平之後

梁人橋仁季卿按後書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者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橋君學

弟子遂之者按史記蘇秦傳代厲見其兄遂

嚴彭祖按彭祖延年次弟

援鶉堂筆記二十五

八

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何云宋引蕭該音義云按草下完音九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竹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筦管二姓云筦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筦路為御史中丞卽此是也又有管姓漢有管號為西河太守今筦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

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凌稚隆曰按古本作由章何云宋引音義云風俗通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守範按委非必別有古本也想卽宋本說耳凌亦引風俗通但太守作太傅如來說則由章昌曼君為二人然後云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則章姓也



酬之耳亦何為過也

府丞義出行蝗按後書酷吏傳論注引此作狐義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傷按注死謂尸昌黎詩親逢道邊死

朱子已引左傳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及此傳又史秦紀

晉楚流死二萬

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何云以事多故別傳耳非于馬氏有

所改易以避回張純之徒也蘇氏洵以此議班不詳審矣

貨殖傳按貨殖傳為太史公所發憤之書班氏若原治法之

衰著兼并不軌之俗析其理亂于食貨可也盜竊其詞事而

別其義無復條貫矣且事屬炎漢欲成一代之史聽取舊文

撥竊而綴之已周秦以前何煩複述使後省誦乎傳論識議

援鶉堂筆記二十五

十一

近正而評者謂文勝史記迷謬之甚

子貢按史記詞氣激詭云人富而仁義附焉遂及仲尼之門

班氏轉與莊論其襲而載之殆失裁乎

荅布皮革千石師古曰荅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為榻音非

也按史記作榻恐音榻非妄

蘇翹鹽鼓千合何云合史記作甌音貽作台恐不為失甌瓦

器受斗六升猶今俗言搭配按史記之甌亦後人因徐野氏

之注而改之也樹按史記注徐廣曰或作合知舊作台若本

荅解者遂謂猶今俗言搭配益失之矣

何既讀台又解合為搭配疑傳寫有誤

它果采千種師古曰帛之有色者曰采按史記采作菜或非

采取也

為平陵石氏持錢何云亭林云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

然家自父兄子弟約何云約謂省畜也安溪先生以約字屬

下句讀

轉穀百數買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楚秦趙之中何

云街居當如孟說在中則小顏說為優如今宛平大興之人

皆街居者矣按街居小顏說是史記孫贖傳據其街路東樹

諸說皆非此言師史轉貨物齊秦楚趙之國中因其眾盛遂

自名其街居曰雒陽耳如小顏說雒陽居諸國之中可也何

必云

設用此等何云按史記云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買下云

設任此等即任用此貧人也今刪四字文義不完

援鶉堂筆記二十五

十二

安陵杜氏何云杜氏上史記復有一杜字徐廣曰安陵及杜

二縣名各有杜氏也

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何云史記翁伯

作雍伯賣醬作賣漿

又况掘冢搏掩按後書王符潛夫論浮侈篇或以游博持掩

為事章懷注引此傳亦云掩意錢也又况云云何云班氏之

意似詆司馬也言不當齒列曲叔之徒于傳中耳

游傳雖其陷于刑僻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

悔也何云此言游俠謬托季路仇牧耳華嶠失其本意譏其

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疎矣哉按章懷注引此以釋華嶠譏

固之意謬耳華意自不指此而言何語誤

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何云王楙曰史記乘傳車將至河南班書誤以車字爲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帥之將也余謂出爲大將此自顏注耳班書似謂乘傳而東將至河南也將屬下亦通

是時濟南職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按景帝拜都爲河南守族誅職氏卽其事也陳周膚史記作庸

郭解按後書郭伋傳高祖父解

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何校作亡去云從汪本

五侯治喪樓君卿据歌則當時讀卿若羌非協也如以爲協無易人字以就協者

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張文潛論孟堅不當列護于朱

援鶉堂筆記二十五

三

家郭解而謂之俠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而歸之護既不能脫寬之罪而執寬以博莽之喜乃泣涕責妻子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耳何足道哉按故人呂公似別一人又王莽傳言呂寬家徒合浦樹按文潛言護之爲人如此似不言後呂公爲寬父也母乃令從後閣出去据注去疑之誤

但絮婦除沐浴待按何以待字屬下云安溪以待字屬上爲讀余向句讀同李也

如此涉亦不敢怨矣言涉若殺尹公則在上無不知其主名反不敢動也

霸陵杜君敖按君敖名倉

倭幸傳通家尙負責數鉅萬師古曰負合沒官者數何云

他人所負通家子錢也

上卽位欲事伐胡而媽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便習何云先習兵似謂逢帝之欲率先習胡服騎射之屬非謂舊能之也

天子車駕蹕通未行何從汪本改道按楊用修已云通當爲道

給事狗監中何云史記作給事狗中猶今狗上鷹上

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何云宋梁師成事略與顯類

上有酒所按酒所言殿中復有酒所也樹按以文義測之顯吉傳武昭愈忿酒所語其友劉審正用此語然不可以宋子京證孟堅辜及母后何云汪本作辜

援鶉堂筆記二十五

四

匈奴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按自穆王之孫至稱爲中興並班氏所增又毛詩以采薇爲文王時之詩此云懿王豈魯詩之說耶

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按此西域城郭之所自始

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顏注造陽地名在上谷界按史正義上谷郡卽今媽州漢上谷治今保安州又索隱曰按太

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十里謂之造陽樹按後云漢棄上谷之斗壁縣造陽地以與胡

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闕氏生少子何云冒頓自當讀如本音惟上一字史記索隱曾有異音耳範按闕氏讀烟

支始于習鑿齒見索隱

單于姓孛鞮氏按單于姓至單于然班氏增史無

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何云貢父曰衍國字範疑

字屬下言不直東西方而居國輔政也史有國字樹按史列

西龍庭地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按宋本少史作小樹按大會小會

少後少吏之敗

迺爲書使使遺高后按冒頓遺書及獻馬答書諸文多班氏

所增而答書云云尤可怪

樹按兩書甚鄙

於是文帝下詔按史不載詔

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按史云皆令廣

大長倨傲言令廣大以長倨傲也樹按倨傲其辭屬下日子

也

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

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何云漢當全盛之時亦必宿重兵以

衛京師文帝後四年所以備胡者皆然又云此專以備右賢

王也及置朔方開河西四郡則無事此矣樹按讀書記

今聞漢惡民貪降其趨按師古注非當以貪降爲句其趨屬

下言其歸趨于背義絕約耳真希元文章正宗絕句亦同

使漢與匈奴隣敵之國仲馮曰隣上疑有字不然衍使字

犯今約者殺之按別本作令

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何

云觀此則漢與匈奴通市之地去塞尙遠

會燕救之至劉貢父衍之字

其後冬軍臣單于死按頭曼至軍臣四世

至匈奴河水何云劉原父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衍奴字

貢父亦云範按後書實固傳亦有匈奴河

至駝雷爲塞眩史作朕

伊稚斜至兒單于三世爲單于

漢使光祿徐自爲按光祿下當有勳字

樹按下言匈奴壞光祿所築亭障有勳字

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至貳師解

而引歸按是歲天漢四年史記謂廣利是年降匈奴誤也

長于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按史記張晏注自狐鹿單于

以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

其掾胡亞夫說貳師如淳曰以就誅後雖欲復降匈奴不可

得何云先生云注非也掾意謂當深入邀功贖罪

軍長史與決睦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功臣表僕多子雷封

輝渠渠渠得閼縣也師古僕多多字當爲朋按表僕朋封輝

渠其子嗣侯耳此行與貳師俱沒匈奴矣僕多子雷按表作

雷電魯閼縣也按別本作魯陽表亦作魯陽

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此卽前狐鹿姑自以其子

爲左賢王者

援鵝堂筆記二十五

去

援鵝堂筆記二十五

去

烏桓嘗發先單于冢按發冢魚豢魏書亦同此

常惠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何云若居次是單于女號則

以嫂字為讀樹按後株象單于妻王昭君生二女長為須

公主也于後又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李奇日女之號若漢

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且鞮侯至虛閭權渠二世四為

單于

握衍胸鞮單于烏維長孫立一世

呼韓邪單于且鞮侯之曾孫車犁單于且鞮侯之孫鄧支單

于且鞮侯曾孫

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鞮王為烏藉都尉按

言五單于右奧鞮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為烏藉單于則

援鵝堂筆記二十五

七

二人矣而此言為烏藉都尉即右奧鞮何也疑為上有脫字

當另一人故云各二萬騎也頃檢通鑿為作與是

鄧支單于殺閏振單于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到

支都單于庭按呼韓邪已復都單于庭矣此不當云都單于

庭也呼韓邪破其兵七字疑謬頃檢別本劉原父已云重呼

韓邪三字樹按疑當云進攻呼韓邪破其兵呼韓邪走鄧支

韓邪兄今乃走其兄而都之也

鄧支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鄧支殺吉原父曰到

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

故漢責其使言皆者吉有徒衆

侯應第四策諸屬國降民恐其思舊逃亡按上郡屬國降民

萬餘亡入匈奴此即元帝初元元年事也

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按肅州志白龍堆

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為西極要路

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亭

林云顏注非西域傳媯羌國王號去呼來王按顏注西域傳

同此樹按顏非不見西域傳特釋其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亭林云其時單于尚未更名知當云臣

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按上已有至知獨求之

文樹按下云莽令中國不得有二名使使者風

示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亭林說是也

左姑文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未見上何增止字

云從汪增

援鵝堂筆記二十五

六

父兄緩帶按穀梁文十八年傳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疏云緩

帶者優游之稱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乃拜蒙以郎中將何云貢父曰當作中

後使使相如同後閩粵傳立丑亦同

使其子為令猶今之土司

迺留為求道四歲餘宋祁曰據遷史當云為求道西此四歲

四字當作西字屬上句

即以為不毛之地按注當在地字下刊本誤在中國下

漏卧侯俞宋作愈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何云亭林曰顏注非正嫡之說非按既

日衆子非嫡嗣明矣顏注并行不悖也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何云史記作建元四年  
卒徐廣引皇甫謐亦云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按佗  
當文帝元年已稱處粵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  
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四年即以二十歲為龍川令  
亦百十餘歲矣

出桂陽下遼水是從唐郴州臘嶺度也出豫章下橫浦是從  
唐虔州大庾嶺度也兩軍先至而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  
下瀨將軍下蒼梧並從唐桂州臨源嶺度者未至而南越已  
平蓋今趙城嶺鄭注之始安嶠也水出嶠之陰北流為湘出  
嶠之陽南流為離湘離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蓋五嶺道之最  
易者但極西故迴遠耳右閩若據古文疏證卷六下第九十

援鶴堂筆記二十五

九

三抄截不周

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司馬貞曰姚氏云尋陘  
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  
伏波招降者賜印綬注賜以侯印仲馮曰何必侯印耶  
朝鮮傳真番辰國史記作真番旁衆國

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按史記卒正多多卒正之名也漢書  
脫字如渚注誤

為沮陽侯按別本作渚一作沮

西域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按史記大宛傳正  
義引此南作面面字誤禹貢孔傳西傾朱圉鳥鼠三者雍州  
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又按程泰之雍錄云終南山

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又云自于闐南山以至  
長安之南山數千里相屬未嘗間斷  
列四郡據兩關焉安溪云玉門陽關

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按後書云車師前後部及  
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此云分以爲車師前  
後王及山北六國似六國不兼前後部

後國王與此茲力支未詳是一是二或云此烏貪訾離即今  
之巴里坤近時肅州至哈密十九日行哈密至巴里坤五日  
行巴里坤至烏魯木齊十八日行伊犁即伊列唐西突厥建

援鶴堂筆記二十五

三

牙之地唐志隴右道北庭大都護府注有伊麗河劉仁軌為  
伊犁道總管又按瓜州距安西三十里哈密距安西八百四  
十里巴里坤距安西一千二百五十里樹按參看  
趙充國傳  
有弓矛服刀劍甲注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唐書闕稜善用兩  
月刀其長丈名曰拍刀

介子遂斬王嘗歸首按介子傳亦作安歸嘗字誤  
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按唐地理志鄯善在蒲

昌海南三百里又云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修城

樹按此名伊循  
也循修古今字

且末國治且末城何云魏書西域傳云且末西北方流沙  
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惟老駝豫知之

鳴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壘擁被鼻  
口其風迅駛須臾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範按隋書云吐  
谷渾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迴千餘里吐谷渾  
地兼鄯善且未

龜茲按鄯注水經音屈茨

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  
何云先生云漢人所窮河源卽此

烏秣國田石間有白草何云後漢書西夜國下載地生白草  
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傳箭鏃所中卽死與此及前皓羌所謂  
白草不同按皓羌當爲鄯善也

西夜國何云後書西夜國一名漂沙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

援鶉堂筆記二十五

是一國今各自有主按據下文屢言子合不  
云西夜亦似以爲二者

難羌國南與皓羌接劉仲馮曰按皓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  
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難羌之類去長安  
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皓羌相接必誤  
屬賓國按屬賓在隋爲漕國唐書云居葱嶺南南去舍衛三  
千里

大月氏西居大夏而塞王南居屬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  
按張騫傳月氏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後大  
月氏復爲烏孫昆莫所破大月氏復西走大夏地則大月氏  
兩徙而此云塞王南居屬賓因大月氏之西居大夏則塞王  
故西居大夏者非初月氏所擊之塞王矣然余疑徙屬賓者

月氏先擊之塞王也繼徙大夏而分爲五部者大夏之塞種  
也漢書誤爲一時事耶

屬賓國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按孔爵虎魄流離字皆當  
以此爲據今世所行之字乃六朝以後妄作也師古曰此皆  
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常玉按魏書西域傳言太武時大  
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山  
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

關都尉文忠攻殺屬賓王何云文忠事頗類傅介子不聞圖  
賞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按唐書西域傳鳴盤陀治葱嶺中  
都城西南卽頭痛山又云南距縣度山北抵疏勒又云葱嶺

援鶉堂筆記二十五

俗號極疑山

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  
不測之深行者駢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按  
鄯注水經作二十餘里疑非又按魏書云阿鈞羌國在莎車  
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  
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未  
詳此與烏秣及欽所云縣度爲同爲異地也又按後書云自  
皮山西南經烏秣涉縣度歷屬賓此云至皮山而還則云縣  
度卽烏秣國西之縣度矣而阿鈞羌地豈本烏秣之故國耶  
烏弋山離國東與屬賓北與樓桃西與犁鞞條支接行可百  
餘日乃至條支國後書大秦國一名犁鞞按烏弋山離至犁

軒條支須百餘日至屬賓似不必百日也

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鴛何云魏書云波斯國古條支國也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山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

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何云先生云日所出日所入之理前史未明蓋未通周牌之說耳魏書云大秦一名犁軒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于彼國觀日月星辰與中國無異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餘日方近日所

援鵝堂筆記二十五

五

入處相去無慮萬餘里固不害其自彼觀日月與中華同也安溪以日為里而謂其日之遠未詳範按此本魏書之誤以日為里故起此惑耳非安溪語何誤又按魏志注魏略云前世謬以為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前世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按魏略范史亦采之又按南史西域傳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以為國號北史云波斯古條支國於諸夷之中最為醜穢魏書闕唐書云波斯為大月氏別裔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亦名符拔似鹿一角者為天鹿者兩角為辟邪何云後書西域傳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則非天祿辟邪範

按注或為天祿者者字在兩角下

大月氏國其稟漢使者有五翎侯何云既不屬都護而云稟漢使者何也稟當為稟給之義共與俱同後書曰五部翕侯曰休密雙屏貴霜胎頓都密其後貴霜翕侯邱就攻滅四翕侯自立為王因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曰大月氏云高附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所屬無常天竺屬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翕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彼安息始得高附

康居國王治樂越懸地到卑闐城按到卑闐城名也下大宛國無到字

援鵝堂筆記二十五

五

郭舜言結配烏孫竟未有益何云小則為結配烏孫大則為宣和海上之盟矣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離王唐書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離城故地何云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承徵時以其地為貴霜州

大宛國治貴山城按魏書洛那傳故大宛國也在疏勒西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何云自唐以前大賈皆西域胡人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何云使持一信則古人亦不皆以信為人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按唐書云去京師九千六

百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所二千八  
百六十一里唐書云二千里至疏勒南與蔥嶺屬無人民西上蔥  
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  
孫隨水草依蔥嶺本塞種也唐書云居蔥嶺南何云先生云卽身毒  
也明帝迎佛在前班傳曾不一及故知其事本微後人張天  
之耳範按後書亦不載迎佛事袁宏漢紀有之見楚王英傳  
其敘天竺雖及之亦但云世傳云云則明當時紀載未有言  
者矣又前書言身毒狹陋如此後書則稍張之南史海南諸  
國傳則以身毒爲中天竺云地方三萬里至唐則求經遣使  
征討朝獻五天竺燦然矣又按史記大宛傳張騫言身毒大  
與大夏同大夏民多可有百餘萬不得如斯之狹陋也後書

援鵝堂筆記二十五

美

云從月氏高附以西至西海東至磬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  
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  
毒爲名東樹校錄先生說尋其意緒不過錄史文三數語使  
爲後世好對文安處足得明了獨于此身毒全錄大文不遺者  
書言身毒狹陋之語又疑史記後書言或過奢而若此之陋  
亦未可信  
疏勒國按魏書疏勒國南有黃河西帶蔥嶺東去龜茲千五  
百里西去撥汗國千里南去俱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  
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頃閱邸抄陝甘督臣  
奏云安西廳所屬之瓜洲小灣踏實堡三處向係引川蘇勒  
之水按蘇勒卽疏勒矣鄯注河水至蘇勒國南東北與蘇勒  
北山水合則所云蘇勒河卽黃河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按唐志伊州納職縣七百里至赤  
谷度其道或卽此魏書烏孫在龜茲西北  
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其在敦煌間按安西漢敦煌郡  
武帝卽位令騫齎金幣往原父曰術位字  
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史記歸報其國  
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何云漢之解憂唐之太  
和皆歸骨故土

援鵝堂筆記二十五

美

連城而西以威西國按鹽鐵論文學云前君爲先帝畫匈奴  
之策據西域奪之便地之勢以候其便上以爲然聽君之計  
然則經畫西域多出於宏羊耶又按鄯注水經言敦薨之水  
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桑宏羊曰臣愚以爲連  
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卽此處也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按北史西域傳言龜茲東有輪臺卽  
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史記大宛傳作崙頭  
重合侯毋虜候者按毋疑爲得字  
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弗能  
爲也言雖五伯亦不能爲非云恥不爲也注非  
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按鹽鐵論大夫云今

設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劇之負齊桓遂其求推鋒拊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通因以輕銳隨其後云云此議或同之故云提掖搜索非僅以私矚文書而已蓋于降者如此則送匈奴使者豈能快所欲哉辛苦而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何云先生云辛苦于遣獵不得以時聚集故于闐出之人無以譏察之注說非也範按集即障候之所左昭二十三年傳險其走集上集如今吏役之于衙署有上夜之名

援鵝堂筆記二十五

老

山 志云西州交河郡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

狐胡國按後書作孤 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按後書耿秉

傳車師前王後王庭相去五百餘里

漢使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按注非也貴烏孫名將車師王詣闕耳或即元貴靡耶貴上疑

脫字又疑遣之訛劉原父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又賜第宅與妻子居非理也按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

長安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

文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何云按貴下疑有脫文劉說

得之樹按貴為遣之義將讀平音持送也

以道當為柱置原父曰當道為柱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

則漢使往來後王主為之供億故曰不便也柱置猶言儲侍矣

最凡五十國

姑羌 鄯善 且末 小宛 精絕 戎盧 扞彌 渠勒

于闐 皮山 烏秣 西夜子合 蒲犁 依賴 無雷

難兜 罽賓 烏弋山離 安息 大月氏 五胡侯一日

靡三日貴霜四日 康居 五小王一日蘇離二日附墨三日

解頓五日高附 大宛 桃槐 休循 捐毒 莎車 疏勒 尉頭 烏孫

姑墨 温宿 龜茲 烏壘 渠犂 尉犁 危須 馬耆

烏貪訶離 卑陸 卑陸後國 郁立師 單桓 蒲類

蒲類後國 西且彌 東且彌 劫國 孤胡 山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國 車師都尉 車師後城長 以上

計五十三或姑羌不當孔道又烏壘渠犂為都尉治所不為

國除此三則五十矣

援鵝堂筆記二十五

天

漢書十

外戚傳少帝恆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何云前所立者自呂后時已幽死此所云少帝恆山王即恆山一人呂祿女亦並誅故云獨置孝惠皇后樹按史呂后紀云有司分少帝則不得為一人前幽死者廢帝非少帝也少帝名義初封常山王立時改名去此常山王名朝非少帝也兩人俱以實告何云俱疑作具

封昭為軹侯何云先生云外戚侯之始按始于封呂公為臨泗侯

致園邑三百何云原父曰致疑作置未作置

葬南陵按晉書愍紀建興二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

援鵝堂筆記二十六

太后陵

暮臥岸下日當為侯何云原父曰王充書作臥炭下炭字為是又日日當為月

怒謝長主不許長主何云原父曰長主內少二公字

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何云原父曰予謂俗者名也褚先生記曰女某耶然則此女有名

罷退居長門宮何云即賣太主所獻長門園

瘞之城南桐柏按桐柏為亭名師古或目驗而知不則柏疑同陌

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何云易甥曰婿于時已然

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按孫上脫一曾字

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息云上文明言可以縛人者乃欲用以縛桀等顏注求深而反誤按顏注是蓋桀等謀反事未起光奏而誅之耳是時豈待殿中索而縛之耶上明言其殿中廬此桀所止之廬如董賢傳之言賢廬矣

下人乃關內侯息云下人猶言即不如人乃順口語耳注非家凡十侯師古曰淳于長即其一也何云元后傳云後又封

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八後說是樹按此正誤似未可以淳于長為家顏注前後亦皆未一

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于後宮按劉向疑改杜欽為近樹按後云此三年日食言事者頗歸咎于鳳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即此意也子政封事專在王氏不與欽永小人同情

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足矣

何云上言衣服下言遺賜當以發字為讀

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按田八子疑事元帝者

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于鈞陳按安溪以尾字屬上讀

書曰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後宮也

又曰解並在谷永傳仲馮曰祖已所言非止以戒後宮也帝言緣祖已是言即飭椒房掖庭耳雖休勿休又非祖已時言也按此劉正小顏之注又按谷永傳無此

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言將逝不留華色落也何云謂無實也即不生子而復失之事

切皆銅杏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杏冒其頭塗以金塗銅上也按後書西域傳云大秦所有黃金塗火流布似不以塗飾為義又西都賦注李善引此並作砌皆銅杏則冒疑屬下樹按此皆誤

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原父曰是時孔光為丞相未拜又無大司空五字衍何云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見孔光傳何云未拜

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何云票騎王根也根方因以為利受定陶之賂遺矣况攻發趙氏哉比朕不當所得赦也原父曰比當作此

時議郎耿育上疏言何云耿育探哀帝方懷趙氏樹育之恩故創邪說以翼奸耳樹按錢牧翁亦以育此爭為佞人之尤

成就寵妾妬媚之誅誅何校改謀範按誅字是傅太后多以珍寶賂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何云前定陶王為王鳳所排不得留京師故傳后重賂根以求為漢嗣

如長信宮中宮何云長信王太后也中宮趙太后也從其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其王豕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原父曰丁姬已葬定陶矣何得始云及丁姬歸定陶又下云而葬丁姬復其故明開冢但取其印綬而其王母徙歸定陶丁姬如故也然則誤及丁姬三字

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肯病太后自養視

數禱祠解師古曰謂為王未滿歲也肯不作青服虔誤也安溪云即平帝耶按以禱祠解何必疾病耶此小兒病故云未滿歲非云為王也樹按此正小顏之法又按元后傳云帝年九歲常年被疾則為平帝不必疑賜皮弁素績注績字或作積按積何校改積

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息云宮字當屬下句謂大司徒馬宮及甄豐劉歆三臣奉璽綬耳注非為人婉嫵有節操嫵音義又音怯

元后傳其自本曰按其自本曰至興天下云當皆王莽自述云爾而班氏為元后傳節錄竟此亦非以為盡事實也而亦云語在酷吏傳蓋又牙而不合矣

長御即以為按為下脫是字別本有樹按太子強應曰此中一人可未明指何人故

長御即以為是政君也是時政君坐近太子二語即所以解其為是之意則脫是字明甚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子莽嗣何云先生云北魏覆國厥罪通天

帝年九歲原父曰衍年字按霍光傳昭帝年八歲又賣后傳廣國年四五歲凡史集俱多此語不知劉何以疑之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仲馮曰當云新室文母皇太后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按御覽食下有肉字

莽詔大夫揚雄作誄何云誄是節文按文心雕龍誄碑篇云揚雄之誄元后文寶繁穢沙麓撮其要王莽傳選門下掾苑孔休守新都相按後書卓茂傳休字子

援鶉堂筆記二十六

三

援鶉堂筆記二十六

四

宋朱暉之外祖父也見朱暉傳注樹按休可謂見微知著過揚雄遠矣

卽解其塚按服音瓊爲衛据顏注似唐時本正文及注已謂封功如蕭相國何云原父曰封字衍

卦遇父母得位張晏注謂泰卦何云原父曰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

非特止此六子皆封何云謂凡蔣邢茅胙祭通于午道仲馮曰史文自以從杜陵徑漢中爲子午道耳顏之所見非史意也按何以劉說又譌

太后秉統數年何云上疑脫皇字後凡言太后皆同昔唐堯橫被四表何云橫讀如橫門之光樹按橫光音義同何語疑有脫誤

天應乘謙乃亡隊命何云安溪深取此注中語云勝蔡傳

置柱下五史何云此起居注之始

爲功顯君總纓弁而加麻環經按司服賈疏云加環經者凡五服之經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經謂以麻爲體又以一股麻爲體糾而橫纏之如環然加于素弁之上

過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拜年也仲馮曰平帝崩至居攝三年十二月實三期非再拜也蓋莽自謂經義過密實非三期不以二十五月也或曰此當在三年冬誤記于此年何云過密之義莽直据書三載不必再期顏注爲當

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仲馮曰此居攝二年冬至此始請

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似二年冬事疑傳有誤

援鶉堂筆記 卷二六

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貢父曰莽改年爲始建國但云建國者誤也皆當有始字樹按貢父以下書始此惑耳後云子之受命卽真到于建國五年已五歲矣則不可善始字莽之變亂常行有何定乎觀其更易郡名可知矣

又置大贅官仲馮曰讀如虎賁綴衣之綴

又置司恭司徒貢父曰徒改從

四代古宗宗祀於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仲馮曰莽方封先聖後未當及此且已有後文此十七字當衍

家之所尚種祀天下仲馮曰此謂莽所尚之種祀示令天下以爲種祀不得不奉祀亦猶漢高之粉榆社也

正月剛卯服虔注長三尺按尺寸之誤也晉灼曰長一寸廣五分何云若僅廣五分豈能刻此文于上乎此自當時誦以逐疫之文其以剛卯爲佩取其義耳顏說非範按周密雲煙

過眼錄云徐容齋所藏白玉剛卯四面正方眞字各兩行細子絲髮眞奇物也葉森云曾見先師吾眞白所收剛卯一四面有字迺漢隸也非眞字又按馬永卿嫩眞子所記于關中見之王慈君求家者云似玉長短廣狹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下二字不可認問之曰剛卯也是服

顏之說皆以目驗而知證以水卿所認益信近人所記多妄說不可信樹按據說文卯字形相亂以音以義劉當从酉貽誤千載政與隨之改隋同爲妖妄公孫述似亦誤讀援神契

新室之興也德祥發于漢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

歲九天子也何云孝惠孝文爲一世哀平爲一世蘇謂九天

援鶉堂筆記 卷二六

六五三



子非也方績云前云歷世十二蓋自高帝至孺子已未即真也此則徑去安定公一世故云九世樹按此先君子按語也附此

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按後書陳寵傳曾祖父咸王莽篡位召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當即此傳之陳成咸字誤然後又有沛郡陳咸為講禮祭酒

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何云此奏可乃建云事已奏可也

厭難將軍陳欽按後書陳元傳父欽王莽從欽受學以欽為厭難將軍厭難將軍

討穢將軍何云穢疑作濞

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仲馮曰五大夫不可曉疑衍

援鵝堂筆記二十六

七

東通靈將五司大夫仲馮曰疑譌非史本文何云莽之官名固宜有此不應訛

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有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宋景文曰王路下有門字按後書景丹傳王莽將舉四科

丹以言語為固德侯樹按前言立于王路殿前後屢言王路則無門字亦可通

詩國十五按顏注十五國并數魯商可備異聞

蒼龍癸酉按角亢氏房心尾箕為蒼龍之宿東方木德歲星所居疑以太歲緣歲星而名故云太歲為蒼龍

亭長斬士亡貢父曰前云斬士後云斥士則非斬疑是斫

置卒正連帥大尹按後書隗囂傳章懷注引此文重大尹二字樹按重之是也此脫

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仲馮曰河南當為滎陽下文自有河南大尹更為保忠信鄉按地理志河南郡莽曰保忠信鄉今此作卿不知後人因大尹而改卿抑字誤耶

祈隧故滎陽仲馮曰此六隊之一也莽蓋分河南之滎陽置郡按後書光武紀注滎陽為祈隊

戊子代甲子為六旬首何云莽自以土德王故改戊子為六旬首戊寅支剋干故為忌日

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還之貢父曰稍所略非辭當作鈔遂致命而還之仲馮衍之字

即有災害以什宋景文曰什下當有計字

援鵝堂筆記二十六

八

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貢父曰此文誤當云大司馬保納言卿作士卿大司徒保典樂卿秩宗卿大司空保子虞

卿其工卿不當分為兩也其言七部亦當為七郡然上有二十二郡尚未及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者

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仲馮曰即前四科今復令舉之非光祿四行

是時赤眉力子都按疑即後書任光傳刁子都

大司馬嚴尤後書注桓譚新論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改嚴兆域大將軍王匡仲馮曰兆域二字無理當是北城字衍大字前有南城將軍此又一王匡也

倉無見穀以給貢父曰以給當屬上句讀

予甚弁焉安溪曰王與大夫盡弁莽蓋誤用此

田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

長吏不為意按况言其原甚微但非部吏伍人所能禽討而

長吏相為欺隱不即發兵捕討之耳

幸而摧之辜即估也

離其威節按丹以符節付匡故莽委咎云離其威節

款怨莽殺其三子按三疑二菜泳也

赤眉入長安宗廟園陵皆發掘惟霸陵杜陵完按晉書孝愍

建興三年六月盜伐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面如生得金玉

綵帛不可勝計是漢諸陵無不被發掘矣

敘傳金華之業絕出何以絕為讀按後復修經書之業何讀

援鶉堂筆記二十六

九

是

文致太平原父曰公羊春秋說文致太平者以春秋亂世但

聖人作文致之太平耳按莽政既惡而飾虛以自章是亦文

致也豈為文教致太平乎樹按此即後所謂

弱冠而孤按後書叔皮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時為望

都長孟堅以實憲黨死獄中年六十一憲誅以和帝永元四

年六月

里上仁之所廬讀此及鄭注知漢時說論語者如此

心蒙蒙猶未察仲馮曰但以察合韻音蔡則韻協矣

伯祖歸于龍虎原父曰重耳之出也歲在大火故云龍其入

也在大梁故云虎非卯酉也樹按文選善注引國語晉侯問

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

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語意甚明孟堅蓋即用

此原父不從孟康之說然大梁西方昴宿於辰為酉故曰虎

卯為大火東方龍宿故曰龍原父云非卯酉

者未詳豈謂當以歲陰星名紀非幹支與

日算祀于孛龜原父曰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八世是祀

也

孔終篇于西狩按守合韻音矢云音守疑刊本誤也表叶此

吳才老韻補狩如九反引賓戲此句云顏讀守按凡顏合韻

多有未喻俟詢之通韻學者

其敘曰顏注辨此為敘日之敘不當名述按劉之遴所論胡

盧漢書古本亦以此敘為述劉子元史通論贊篇亦云班固

變史遷之敘為詩體號之曰述文選善注三都賦序亦曰漢

書述又後書固傳自漢紹堯運至凡百篇悉本其文僅易以

述漢書為固以為是范書亦以此敘目為漢書述矣又吳志

華嚴救章曜疏亦云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亦名此為

述矣樹按諸說皆敘繞未安

此敘一字不及叔皮之書記曰知而弗傳是不仁也瘦死洛

陽獄咎在是乎

支葉碩茂按茂小顏合韻莫口反則公族蕃滋不為滋字耶

河圖命庖安溪云四句極是注解非也

述李廣蘇建傳安溪云心與鄰叶非是班史中如此類極多

古韻至漢時已差謬

述公孫宏卜式兒寬傳何云先生云學與治如何叶按四句

似以疊與治叶

援鶉堂筆記二十六

十

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何云此敘淮南以下疑有缺文

述蓋諸葛劉鄭母將孫何傳並有立志何云謂不撓于鍾廷尉卒得鍾威頭以謝百姓

述匡張孔馬傳樂安衷衷古之文學按以衷合學衷讀近削笑以學合衷學讀近顛顏合韻未詳司棋韻自協顏合韻之說亦未審也

述西域傳何云總督二字出此故前代惟邊境乃稱之按晉書謝元傳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

樹按先生此校漢書据傳抄何義門校本其說多為讀書記所不載雖或叢細亦資考鏡故悉存之以傳來學

援鴉堂筆記二十六

十一

援鴉堂筆記卷第二十七

後漢書一

史部

今本志三十卷目錄列范書紀後按八志既非范氏之書又無章懷之注當次於列傳之後不當次范書卷第魏收魏書例猶為劉知幾所譏况馬范兩氏之著撰乎樹按乾隆四年經史分校諸臣皆題名卷末先生此所閱後漢書凡稱今本臣某按者謂官本也此范書目錄列志於後與明南監本同又按何義門讀書記次志於列傳後又慮抱經先生言汲古刻本尚不以續志問范書之中而監本乃欲與史漢一汲注皆失本來面目矣按監本在汲古之前盧語似倒且今汲古本亦仍以志次列傳前盧非不見

蔚宗獄中與諸甥姪書云紀傳例舉其大略劉昭亦云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光武紀安帝紀章懷注并載范氏序例今并未見未審何時失之

援鴉堂筆記二十七

一

隋志後漢書九十七卷又後漢書讀論四卷唐志後漢書九十二卷論贊五卷又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一百卷據隋唐二志范書贊論別為數卷豈章懷作注乃取而析附紀傳之末與又疑贊別為書論不爾也蓋史漢之贊類載於序傳之後范氏當做其故轍論則因事而發未必析出紀傳之外也沈約宋書及新唐書亦開於一卷內一人一事發論者此即范氏之例也觀宋書者不察於其論後即疑為一卷之終故宋書沈約自云七十卷而後人乃分為百卷也宋熊方有後漢書年表十卷同姓王侯表二異姓諸侯表六百官表分上下各二其經進表銜稱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

戶參軍右見朱錫鬯曝書亭集東樹按鮑氏以文得宋梓本盧學士抱經爲校定開離在王寅之歲先生不及見盧序稱熊氏字廣居豐城人靖康中舉於鄉嘗名所居堂曰補史進此書不得命史家不著錄通志考不載

按后妃紀末附皇女一條注云沈約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謝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蠹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

尹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缺又班彪傳載范曄爲儼改裁成帝墳句今宋書無謝儼傳蓋闕軼矣樹按詳具

后紀皇女封公主及沈約宋書條下唐書三宗諸子傳云賢奉詔集諸儒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

訥言洛州司戶參軍事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平一史藏諸周贊寧等其注范曄後漢書按張大安見張公瑾傳格希元

援鵝堂筆記二十七

見岑長倩傳許叔牙見蕭德言傳

劉知幾史通駁才篇傅休奕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書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

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其益陋也又

補注篇云蔚宗之艾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采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云云按劉

昭注續漢志之外有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又劉熙注蔚宗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樹按據此則盧抱經謂當云注補不常云補注者似非也然宣卿志注自

補紹統則抱經之言駁而非妄光武帝紀上凡諸僭叛及諸將攻討頗苦緒雜可各標記以

便覆閱自爲破虜將軍以下與前昆陽之戰以上精神不相貫攝 漢賊王莽也不敘關中兵起及莽事僅以三輔豪傑誅莽首詣宛則不得統緒雖其事在更始之年而不可不著

伯升見害光武詣宛此時兵柄必爲更始所并蓋在河北不就更始之徵是時兵勢已張更始不復能治而其貳於更

始之心久矣 聖公雖非雄才然亦不能概斥其碌碌流汗刮席舊人已辨其過誣而當時繫心於漢者頗所傾向且光

武君臣已定不能遽自離異故持節河北僅能鎮慰州郡而已况更始立即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備拜二千石

以下則光武鎮慰在其後及王郎兵起信都出迎而後能發兵遣擊蓋當河北兵未作不能爲之倡且度其勢不能久靖

援鵝堂筆記二十七

故會王郎之變遂可藉手耳 是年更始西入長安而洛陽更始名號已定鎮守多其舊將惟河北未定所歸持節渡河

未必非自爲謀舊史隱而不傳范氏無識後人不復可知耳更始入長安何以不書赤眉之兵何以不書赤眉立劉盆

子爲天子在建武元年始見則天下之形勢與關中之事俱不得其領要 世祖雖不及高祖遺甚而觀其紀上卷平定

方略都不可見使人憤憤

高祖九世之孫也按高祖至光武始九世不得云九世之孫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注言賊鋒銳競起喻多也按

鋒當作蜂 地皇三年注天鳳六年改爲地皇按王莽傳天鳳五年赤眉

力子都樊崇起於瑯邪地皇元年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臣等起雲杜綠林

諸家兵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愚謂自緣伯升賓客為盜故光武避吏耳此何足諱耶

有星亭於張注前書音義曰亭星光芒短蓬然按前書文紀文穎注亭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亭也則此注蓬然當重一蓬字

進屠唐子鄉注唐子鄉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南按湖陽在唐縣南界

更始元年今本按云張衡傳衡條上可馬遷班固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言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

援鶉堂筆記二十七

四

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不聽可知今紀所載更始元年二年亦范史承用張衡之說改定者非班固等所撰本紀舊文也樹按此著今本按云不著臣某先生意略其人也然似未安漢軍後與甄阜梁邱賜戰於泚水西注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按泚陽今唐縣

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涓陽按涓陽故城在今南陽縣東

二月立劉聖公為天子按聖公乃新市平林所欲立者此如光武立之矣

初光武為春陵侯家訟逋租於尤注春陵侯傲即光武季父按季當作族又注云時宛人朱福亦為舅訟租於尤今本按

云朱福即朱祐朱祐傳注引東觀記云祐作福避安帝諱也範按說文示部從示古聲者云上諱又爾雅釋詁祐福也然則安帝名祐作祐者非劉攽刊誤於周章傳云安帝名祐此作祐字誤於朱祐傳云祐或作祐蓋安帝名祐朱仲先亦名祐故東京史臣改從福以避諱也今攷范史各本及通鑑俱作祐樹按安紀注引古今注祐注曰祐之字曰福

三輔豪傑共誅王莽注時城中少年子弟按注朱弟誤作子從王莽傳改明監本又作宋弟

於是置僚屬按置字據建武九年劉貢父說改置舊作致明監本亦作致然據下注引續漢書置從事則作置為明當

援鶉堂筆記二十七

五

不可又馮異傳光武與曹竟子詡相接而後得行

二年進至下博城西按下博在今深州之南又注云下博屬信都國按信都今冀州秦時信都在今邢臺項羽改襄國

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按此紀未即位以前稱光武即位後稱帝此復言世祖者蓋承龔舊

文偶不及刊耳班固傳與陳宗尹敏孟冀共成世祖本紀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邳彤傳作和成

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緣注故城今邢州栢人縣

東北按栢人即唐志堯山 漁陽太守彭寵注漁陽今幽州縣按唐志范陽郡潞縣下注

云武德二年自無終徙漁陽郡於此置元州領瀝漁陽則章懷所注之漁陽非漢之漁陽也又檀州密雲郡注云有威武軍萬歲通天元年置本漁陽疑此同後魏之漁陽而唐之漁陽縣又非魏之漁陽章懷注疑非

董憲起東海按王莽傳地皇二年赤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

又別號諸賊銅馬至獲索等注檀鄉賊帥董次仲按董次仲見任光傳

光武擊銅馬於鄴注臧矜音作鄆按隋志有臧兢范漢音訓三卷蕭該范漢音三卷但與唐志並云臧兢不作矜

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按蒲陽山在今完縣

援鶉堂筆記二十七

六

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按更始以二年二月自洛陽西入長安前此不著何得遽云入函谷關攻更始

建武元年又戰於順水北按耿弇傳作慎水

追至右北平按北平今滿城

卯金修德爲天子注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赤帝劉放曰檢班固傳注則此注爲下合有一劉字余按讖文不得明

出劉字此班固傳注多劉字耳

甲子前將軍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於安邑今本臣召南按定國上公乃匡之初封至此時爲比陽王久矣例以前文言舞陰王李軼後文言遣執金吾賈復擊更始鄧王尹遵則此文言定國公亦范書刊削未盡者

甲申以高密令卓茂爲大傅何肥贖曰茂本傳注云今洛州密縣此云高密者衍高字而注因以誤耳又云卓以平帝時爲密令卓亦應改茂

二年大司徒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按奉長安神主於洛陽高廟是不別立主更其奉祀之稱注引衛宏漢書舊儀曰祭則立主於坎下按莽建國五年元后崩莽立廟祀元后以元帝配食坐於牀下此雖莽之制然亦仍漢儀似亦不立主於坎下也更檢續志注引漢舊儀云合食設左右座有幄帳繡茵之類亦衛宏舊儀之說而其異如此

丙午封宗子劉終爲淄川王按劉終泗水王欽之子欽光武

援鶉堂筆記二十七

七

族父此宗子之稱如今人所稱同宗者耶

延岑大破赤眉於杜陵特書延岑破赤眉亦似延岑爲漢所遣將軍矣

四年圍劉紆於垂惠注垂惠聚名在今亳州山桑縣西北按山桑今蒙城縣

五年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拔垂惠按前年有圍劉紆於垂惠之文此年下有拔剗獲劉紆則垂惠拔紆奔佼疆再奔董憲似宜及之

遣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田戎於津鄉按公孫述傳五年延岑田戎爲漢兵所敗皆亡入蜀此紀云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九年公孫述遣將田戎任滿據荆門則四年鄧

馬率二將軍與延熹戰於武當破之及此破田戎於津鄉亦  
宜有奔入蜀之文又按述傳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  
之及豐敗二人皆降於蜀述敗二人入蜀在此月後

光武帝紀下揚武將軍馬成等拔舒按自四年八月圍舒至  
六年始拔

七年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按前書晁錯傳  
有假士假五伯假候續漢志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  
候皆為副貳

八年帝自征蜀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  
注高平縣名後改為高平劉曰高平下合有一郡字今本萬  
承蒼按高平本非郡名蓋高平縣後改為高平高範按唐志始

援鵝堂筆記二十七

八

曰平高即今之固原州樹按官書題名不稱姓此加姓先生  
慮其人不著也又有但稱今本按云  
不著其人者

十二年大司馬吳漢與公孫述將史興戰於武陽斬之按武  
陽今成都并研縣

十三年詔以河間王邵為樂成侯注樂成縣故城在瀛州樂  
府縣西北今本臣召南按樂府縣當是樂壽縣之訛唐無樂  
府縣其深州樂壽初隸瀛州舊唐志曰樂壽漢樂成縣是其  
證也

十二月詔益州民被略為奴婢者一切免為庶人或依托為  
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按王莽傳武仲自稱漢氏劉子輿成  
帝下妻子也顏注下妻猶小妻

十五年封皇子輔為右翊公焉為左翊公今本臣召南按當  
作左馮翊公脫馮字以中山簡王焉傳證之可見然左馮翊  
未必以為封地範按簡王傳劉貢父以為多一馮字說是蓋  
右翊既無其地則左翊同之也竊意當世封非名號自有地  
但不詳其處所耳

十九年九月幸南頓父老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按此及後  
注蔡邕碑當時臣民亦稱皇考則光武不易稱矣未知於元  
帝稱謂何也

是歲復置函谷關都尉按置舊本作致此從貢父說改也  
二十六年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於是雲中五原朔方  
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按前不見有徙雲

援鵝堂筆記二十七

九

中北地文

廿八年沛太后郭氏薨因詔郡縣捕王侯賓客按詔捕王侯  
賓客自緣劉鯉此似以沛太后之故矣

是歲初起明堂至北郊北域注皆於中行鄉射禮按鄉疑大  
又注云高皇后配西面按西面下疑脫北上二字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按光武生  
於建平元年乙卯又王莽地皇三年壬午於宛起兵年廿八  
則崩以丁巳之歲年六十三

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續漢志陳留郡濟陽有武父城注  
引左桓十二年盟於武父杜注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按濟  
陽當在今開封儀封蘭陽之東北上卷注在今曹州冤句縣

西南故城在今曹陽西南五十里劉昭又云縣都鄉有行宮  
光武生

贊曰尋邑百萬貔虎為羣按即前云驅諸猛獸虎豹之屬也  
又曰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按即前書衆兵燒莽九廟明堂辟  
雍及莽避火宣室前殿之事也

顯宗孝明帝紀孝明皇帝諱莊按帝初名陽似亦當及之明  
帝年十二辯陳留吏贖見劉隆傳東樹按明監本篇題皆止  
日某帝紀不書某宗亦無

孝字惟於紀首具某宗孝某皇帝諱  
某云云今本及汲古本同依宋本題  
中元二年二月即皇帝位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按

一月而葬也又魏志文紀云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  
罪在明帝

援鶉堂筆記二十七

十

十二月甲寅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縲二  
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匹按前書惠紀應劭云城旦者  
旦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不見此注所引  
之文疑小顏刊落之也

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蟻以及螽蟻注蟻一名短狐按二句  
即用詩句不必解蟻為短狐也陸德明釋文云蟻字亦作或  
或本作或遂誤為蟻耳又李巡孫炎竝云四者因託惡政為  
名據此詔則其說舊矣

八年詔昔應門失守關隴刺世注韓詩章句云云按此引章  
句與馮衍傳注小異

十五年冬車騎校獵上林苑按東都亦有上林苑耶

十六年雷兵屯伊吾盧城注今伊州細職縣伊吾故城是按  
細為納字之訛

孝章帝紀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壬戌葬孝明皇帝於  
顯節陵按葬去崩僅十日

詔其以喜為太傅融為太尉竝錄尚書事注武帝初以張子  
孺錄尚書事按不云安世而云子孺避諱又安世武帝時為  
尚書令至宣帝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然霍山領尚

書事又在安世之前矣  
有司奏請尊孝明皇帝廟曰顯宗其四時祫祭於光武之堂  
間祀悉還更衣注園中有寢便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即更衣  
也按更衣在中門之外似不謂園中寢側別殿也且明紀云

援鶉堂筆記二十七

十一

藏主更衣別室園中豈藏主乎  
建初七年詔仰惟先帝蒸蒸之情前修禘祭按前修禘祭紀  
中未及

元和二年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今何焯校本增廣平王羨  
為西平王八字範按此見前建初七年矣未知何增字之義  
蓋此即陳寵傳奏議賈宗等所上言也  
七月庚子詔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按十二月以立春不  
報囚此著於律不言十一月今定律十一月十二月不報囚  
也

三年告諸郡太守相云云不克堂相按正文及注構俱誤桓  
蓋宋世避高宗之諱刊本者不知誤以為欽宗之諱也故桓



字猶缺下畫樹按明監本作構今本誤沿宋諱

章和元年燒當羌寇金城護羌校尉劉盱討之按鄧訓傳及西羌傳此劉盱誤當是張紆耳劉盱之討參狼羌事在中元元年距此已卅一年

和殤帝紀孝和皇帝諱肇按篇題如前當云穆宗孝和今紀首無穆宗二字未詳獻紀初平元年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或前史本此去之然此書安帝稱恭宗矣肇字範按說文作肇徐鼎臣按李舟切韻云擊也從戈犀聲直小切說文入戈部字讀亦近但義異耳今章懷音火可反未詳樹按何義門云今徐鼎臣所校說文直去火可之音又無一語證明恐昧多闕疑之義也錢大昕直以章懷

援鶉堂筆記二十七

十一

永元四年冬十月己亥宗正劉方為司空按此即章紀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者耶

六年南單于安國從弟子逢侯率畔胡出塞冬十一月任尙大破逢侯馮柱遣兵追擊復之按復下脫破字樹按南監本已具劉放之言

九年十一月癸卯光祿勳河南呂蓋為司徒按大約諸為三公本書有傳者不書某所人其無傳者則書如後泰山巢堪及此河南呂蓋是也前云太尉尹睦亦未云某地人順帝紀李修亦無之注蓋字君玉宛陵人河南有宛陵丹陽亦有宛陵

十四年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曰戍之按此金城

塞外羌所獻地豈金城乎前書地理志云金城郡莽曰西海然此曰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其非金城之郡治矣王莽傳言羌豪良願獻鮮水海允谷鹽池莽奏太后以為西海郡然則莽未即真以羌所獻地為西海郡其後仍併易金城郡為西海郡耳此故西海郡乃羌所獻地也趙充國傳遂西至西部都尉孟康曰在金城

孝安帝紀按今本安帝上亦不書恭宗樹按明監本書恭宗孝安皇帝皇太后策命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孫疑脫失皇字又曰一人有慶不避孝王名耶

乙酉罷魚龍曼延百戲注漢宮典儀曰作九賓樂舍利之獸按今本亦訛舍利舍利文選西京賦薛注甚明

援鶉堂筆記二十七

十三

永初元年戊寅分犍為南郡為屬國都尉按郡當作部郡國志同

太常周章為司空注意章字次叔云云按周章已具本傳注似可損

四年乙丑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注漢官儀曰京兆虎牙扶風都尉按續漢志云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陵寢之守乃復置古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後元初二年京兆虎牙都尉杜恢注疑失都尉二字樹按此說非杜恢注謂漢官儀也

七年正月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注臣賢按東觀續漢袁山松謝沈書古今注皆云六年正月甲寅謁宗廟按表宏漢紀亦云六年云永初五年謁者劉珍上言皇太后宜入宗

交獻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明年正月太后初親於宗廟與皇帝交獻蔚宗不載此交獻事於安紀而載於鄧后紀想亦非之也樹按交獻事帝紀不載惟見鄧后紀尤見隱義魏胡太后欲行親祭侍中崔光據此故事太后大悅又按劉珍劉毅皆宗室僉王又本紀后選諸儒劉珍等詣東觀校傳記似即五年事已亥詔隱親悉心按鍾離意傳身自隱親

孝順帝紀孝順皇帝亦不書敬宗樹按各本皆題順沖質帝紀第六

永建元年賜百官隨輦宿衛及拜除者布各有差劉曰案隨輦宿衛乃是賞功拜除者未知何謂益傳寫之誤當云賜百官隨輦宿衛拜除者布各有差拜除謂已遷升其官布又加賜明衍一及字也

援鶉堂筆記二十七

十四

孝質皇帝紀九江賊馬勉稱皇帝按朱穆傳注作黃樹按明南監本

作黃字注引東觀記傳勉首及黃衣云云或以是誤作黃

孝桓帝紀孝桓帝亦不書威宗樹按明監本同

太后定策禁中閏月庚寅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八南宮按青蓋車安帝紀已詳此注重出注多如此

建和元年立阜陵王代兄勃道亭侯便為阜陵王注陽嘉中封勃為道亭侯今改封也按注文今本亦誤從阜陵王傳改為勃道亭侯但未詳何地也又注本傳作便親延熹二年二月己亥阜陵王便薨亦無親字

十一月清河劉文反殺國相謝嵩欲立清河王蒜為天子按清河王本傳謝嵩懷注帝紀謝作射蓋傳不同

延和二年長平陳景自號黃帝子按今本校云宋本作皇樹按此與前馬勉皆作黃字不誤因王莽稱黃故多此妖稱然例以後延熹八年蓋登九年戴異龍共稱太上皇奸人何所不至則作皇亦或然也

元嘉元年光祿勳吳雄為司徒按吳雄附見郭躬傳延熹二年司徒韓續等下獄注止長壽亭按長壽亭與萬壽亭是一是二未詳

壬午詔曰永樂太后親尊莫二按桓世之孝崇后靈世之孝仁后稱永樂宮據后紀疑避長樂之稱而稱永樂也

孝靈帝紀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萬何云師當作帥萬當作方按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自訛寫為方復緣注引續漢志語相沿不察也

援鶉堂筆記二十七

十五

二年黑山賊張牛角等按獻帝紀建安十年注引魏志張牛角博陵人

中平四年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劉曰案他處叛賊未嘗言舉兵者當由其人各舉故衍範謂貢父誤矣按劉虞傳純為中山相舉前為太山太守故言舉兵叛也且衍舉字成何文理乎

十二月休屠各胡叛按烏桓傳作休屠屠各南單于傳作休屠各此紀又少著字疑單呼則為屠各而胡之名號則以休屠屠各四字也

孝獻帝紀初平三年袁紹及公孫瓚戰於界橋注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按宗城唐志屬魏州

四年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云云按熹平五年故事

二十三年甲子少府耿紀云云注引三輔決錄時有京兆全

禕按全禕據魏志當作金禕樹按明監本注作金字

贊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注引春秋孔演圖云云按楊賜於靈

帝光和元年虹蜺之對已云四百之期亦將垂及則緯書故

有驗者

皇后紀序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注

謂安母左姬及祖母宋貴人之類云云按注非也其云隨他

事附出者兼紀傳言之如所謂賈貴人虞美人之類亦是也

其云無所見係之此紀者言其親屬耳如郭氏昌及況閻氏

之章及顯耳今本自此以下凡紀傳合者於旁低二字題云

援鵝堂筆記二十七

末

某后紀某人傳當時頗有宋本何不做刻而仍明代刻本之

陋如此

光武郭后紀論曰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二句按郭后之

立據劉植傳乃光武當世藉后舅劉楊兵衆以破王郎平河

北納后以結其心及建武元年東海王生后既素貴而又生

皇子故得立及建武四年而明帝生聰知絕出且陰后又帝

少所慕悅故廢郭后而立陰后郭后本無罪故加恩增寵不

衰而范氏以為愛升歡隊又信為寵衰怨對而見廢似不得

其實也

陰皇后紀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按光武紀以更始元

年六月破尋邑之兵是月更始都宛

實皇后紀梁貴人者梁竦之女按一本梁貴人句下有褒親

愍侯四字宋本無

和帝陰皇后紀陰后以巫蠱事廢按陰后巫蠱疑鄧后方以

色升而左右承意從而媒孽之者

和熹鄧后紀劉毅上書安帝總覽大麓經營天物按天物即

大物也哀元年傳夏祀配天不失舊物

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朝按已見鄧康傳此

紀不必載

論曰鄧后稱制云云按范氏之論如彼而本紀則襲注記之

舊有美而無惡亦乖謬矣

閻皇后紀建光四年帝遭疾崩於葉縣后顯兄弟及江京樊

援鵝堂筆記二十七

末

豐等謀曰按后下疑有與字

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至長史必注善文曰按晉書華廩

傳云廩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

孝崇區皇后按孝崇孝仁二后似不當並列於紀

靈帝何后紀王美人今本按云后紀序曰同居正號者並列

於篇私恩追尊者隨事附出此紀例也卷內自賈貴人以下

應附各紀之末不應另傳此必非范氏之舊範按何后之事

未終王美人自屬附見不得另起一行

皇女封公主序漢制云云事在百官志注沈約謝儼傳曰云

云按今世所行朱書無謝儼傳惟南齊劉休傳云友人陳郡

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劾繫尚方又朱書王景文傳

求解揚州疏有云十七日晚得征南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略奪其婢遣問儼緣由答云使人謬誤不知即此謝儼不此外儼事別無所見蓋宋書篇卷屢牙謬脫非復休文之舊矣謝儼事見章懷注惟此與班彪傳兩處

皇后紀論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註謚法有功安人曰同按鄧后紀注作熹樹按逸周書史記正義蔡邕獨斷所熹疑下云帝后一體其禮從同官本由此致誤耶

援鶉堂筆記二十七

十六

援鶉堂筆記卷第二十八

史部

後漢書二

劉昭補注續漢志序自蔡邕大宏鳴條按鳴條未詳豈言陳留邪范書野王二老傳湯節築於鳴條章懷注引帝王世紀曰或言陳留平邱今有鳴條亭

沈松因循按隋志晉祠部郎謝沈後漢書八十五卷祕書監袁山松後漢書九十五卷謝承吳人吳主孫權謝夫人之弟承字偉平沈字行思二謝俱山陰人

梁劉昭補注按凡劉昭所注以志未備故欲以注補之今本題云梁刻令劉昭補并注是以此志大字正文為有昭屬其間矣又按梁書劉昭傳云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一百八

援鶉堂筆記二十八

十

十卷又隋志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下注云范曄本梁刻令劉昭注似宜卿於注八志之外又注范書矣頃讀史通補注篇云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未其所捐以為補注據此昭全注范書而今不傳疑章懷注多襲取之唐志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

律歷志論邕能著文至目備一家注引邕成邊上章曰故尚書郎張俊按張俊見袁敞傳又注云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按遂上有脫字邕自言以徙邊不能謝恩如俊也

禮儀志以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蟲鍾按朴蟲鍾或者聚蟲而朴之如昭二十一年傳器以鍾之杜注鍾聚也此蟲鍾疑有其器

太子具樂器按續漢百官志云太子樂令用樂章陳序此脫樂令二字

守宮設席於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暑儀東北按令字疑當在守宮之下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注高堂隆曰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按升平之說

余所未了火生於寅寅當在建寅之月其曰午戌似言日也蓋東漢從火德之說則戌自指丑月之戌日午亦指日也然

則升平以漢於正月以午日祖而秦靜不取其說矣秦靜見高堂隆傳漢高用秦正則有戌月後用夏正戌非歲終故知

此指戌日又言盛於午俱言後漢也樹按以其行之盛而祖秦正夏正午皆非祖月

故知午戌言日從哭詣陵會如儀注引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按蔡質乃邕之叔父也邕死以初平三年年已六十一而獻

帝在魏封山陽公以青龍二年薨上距初平三年則四十二年矣是時蔡質尚存記其陵數乎今本按云何焯校本今改

令削在字此何誤也樹按蔡質明曰十二陵又言無敬也與前引古今注章帝敬陵云云不合未詳

何祭祀志梁松上疏爭登封之禮注應劭漢官云云按隋志應劭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

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按子明監本及今本作予樹按以予韻拒予字是也

援鶉堂筆記二十八

二

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按光武紀中元元年下章懷注引漢官儀疏云北郊壇在城西北角一里所

其西廟成哀平三帝王按王明監本及今本作主非殷祭時不祭注右辨左辨按爾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

尊號曰世祖廟注登歌八佾舞功名按明紀永平三年詔曰禮備法物樂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蓋言舞以明功德也此

言舞功名下言不宜名舞似樂名明監本今本同又注德洽作樂各與按今校本改各與作名予然與字不宜去但脫一

予字耳又注昭真修之舞節真修二字疑有誤今本亦同按前書舞無昭真修之名疑真為德蓋舊本德或從惠遂訛為真真修

字或在舞節之下又移於上耳樹按昭明也非昭又注漢書曰按班固之書建初中乃成此永平三年東平王

議已有漢書之名立大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右注馬昭曰今校本云何焯校

本注馬昭改臣昭範按馬昭難王肅見於經疏所引鄭志及王肅傳何乃妄改也樹按前後注例皆作臣昭但此下有昭又曰知非宜鄭自言耳

五行志永初六年夏旱注三年郡國八八字下脫蝗字今校本有樹按南監本作郡國八旱是也蝗在第十五卷五行志三也

謠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日字從述傳改白今校本亦誤曰樹按述欲以白繼黃用三統歷也明監本亦誤曰

永康元年巴郡黃龍見時史傳堅以為走卒戲語不可上言

援鶉堂筆記二十八

三

子部 反文小 3

嘗見堅語云云按此一則不知采於何書蓋紀事之人與傳堅相接故云嘗見堅語云云若司馬彪時與此違矣不得云見堅語也

建安四年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注引博物記漢末發范明友奴冢云云按此卽魏志明紀注中載郭頌世語云青州刺史畢軌送范明友家奴年三百五十歲者也

日蝕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今本按云蝕不於晦朔而於月之二日者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不言晦朔是二日之一及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元初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是二日之三也

郡國志序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按三史見國志吳呂蒙蜀孟光傳中此三史似但指春秋三傳也

河南尹梁故國注史記秦滅東周不絕其祀以陽人地按秦本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昭脫七字緣地字下間以徐廣注故也

河內郡蕩陰按葛翼傳章懷注蕩音湯右扶風隴廩按耿况封國在今汧陽縣

美陽有岐山注東西流注於江按西明監本及今校本作南汝南郡宋公國有繁陽亭注引杜注鮑陽南云云按鮑陽今河南汝甯府新蔡縣

梁國穀熟注有南亳按穀熟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西南又按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三十五里有南亳故城宋州北

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河南偃師爲西亳此志亳與蒙未審如何分界

薄故屬山陽所都今本臣召南按山陽下脫湯字薄與亳通前書臣瓚注薄湯所都是也範按公子御說奔亳見莊十二年此卽皇甫謐所云北亳

沛國注秦泗州郡按州字誤別本又爲川字今本云何焯校改泗水樹按監木作川

譙注引左傳僖二十三年楚所取按取下脫焦夷二字魏郡內黃清河水出按前志班注清河水出南

陰安邑按邑字疑衍中山國北平按班固注不載於此疑宣卿於前志具者不重

出也據馮異傳章懷注北平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望都注有馬安關按酈注滹水引地道記作馬瀾關

唐有中人亭注趙襄子使新梓今本作新穉樹按監本亦作穉安平國觀津按劉植傳植弟喜封觀津侯從兄歆封浮陽侯

浮陽志云侯國觀津不言侯國何也傳云喜歆皆傳國於後以此知志之脫失者多

安平按桓紀章懷注博陵郡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後徙安平獻紀建安十八年徙趙王珪爲博陵王攷桓紀延熹元年

分中山置博陵郡晉志亦云漢置此無河間國按分樂成涿郡勃海爲河間國據和紀在永元二年

陳留郡封丘有桐半亭或曰古蟲半注有鞠亭古鞠居按成

二年傳齊師乃止次於鞠居杜氏注鞠居衛地

已吾有大棘鄉今本按云大棘首鄉皆襄邑地非已吾地也注皆應在上文有承匡城之下範按魏紀黃初四年三月甲午行幸襄邑已吾與襄邑接境已吾為魏武起兵之地或行幸其地但言襄邑而不言已吾豈是時已併省乎又典韋陳留已吾人韋死送歸葬襄邑韋死以建安二年鄭注水經陰溝下云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自隱隸之命以嘉名曰已吾又鄭注引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也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甯陵縣之徒種龍鄉也余疑漢舊縣晉初已併省故晉志無已吾杜氏注經但言襄邑襄邑晉屬陳留

援鵠堂筆記二十八

木

東郡東阿注引左傳桓十年會於桃邱杜預曰縣東有桃城按此引左傳十八字當在桃城下

東武陽濕水出按濕水出雁門外此水未詳據水經云河水又東北經委粟津左會浮水故瀆注大河之北即東武陽縣也故瀆上承大河於頓邱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春秋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於澶淵杜預曰在頓邱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 余前疑謬按前志即濕水耳濕說文作濕今誤為燥濕之濕燥濕本作溼今朝城縣有東武陽故城

泰山郡十二城按前漢志有華嶺漢志無之陳壽三國志臧霸傳云泰山華人則東漢末尚有此縣志疑脫此一字十二

城疑十三城

羸有鐵山在侯國疑在作荏山荏故城在今長清縣東北山字連上誤今長清縣漢盧縣又前漢志在縣應劭曰有荏山在東北按今東昌在平亦以荏至此而平名之 蓋按蓋縣故城在今沂水縣西北七十里 南城按南城疑脫武字前志屬東海者有南城晉志泰山郡有南武城又前書王子侯表有南城節侯貞按今費縣西南有南城故城晉名南武城漢自仍東海之舊名也非脫字寰宇記引史記齊威王使檀子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即此 濟北國盧縣故城在長清縣南五十里 有景茲山按左作京茲

援鵠堂筆記二十九

七

在平按亦當為在

瑯邪國開陽按開陽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北

東莞按今蒙陰縣

陽都有牟臺今校本按云牟臺當作平臺注杜預曰在縣西 範按杜預曰在泰山牟縣西今本亦脫三字但前志泰山有牟與此泰山郡同小顏云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然則宣元年云云當在前泰山牟之下而誤綴於此而琅琊無牟也 臨沂注引博物志曰縣東界次睢按次睢今兗州府沂州境 彭城國傳陽有祖水注即偃陽按祖今嶧縣泲口偃陽故城在嶧縣南五十里 下邳國司吾按今宿遷縣西北有司吾城

東萊郡不期侯國今本按云不期當從前書作不其本書伏  
湛傳封不其侯亦作其字

南陽郡鄴侯國注卽飲此水今本云何焯校本卽改仰

南鄉丹水按在今內鄉縣境

南郡中盧按今南漳縣有中盧故城

卽侯國按卽今併入宜城樹按卽明監本誤作印

零陵郡零陵陽朔山注有雍水表水來水何焯校本雍水作

灌水表水枝作來水來水枝作米水

武陵郡漢壽按今武陵縣南四十五里有漢壽故城

長沙郡下雋按下雋今崇陽通城是其境

九江郡浚道注橐皋按今廬州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橐皋

援鵝堂筆記二十八

八

平阿按前志云莽改成德曰平阿此有成德復有平阿蓋此

沛郡之平阿莽曰平陵也成德莽曰平阿漢已復故名矣

丹陽郡按丹陽治宛陵吳志孫詔傳孫翊遇害詔父河馳赴

宛陵責怒嬌覽戴員以不能全翊按翊爲丹陽太守疑東漢

舊治

故漳按史記吳王濞傳正義云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

郭城

溼歛注玉山今本作三王山按云本亦作三玉山何焯校本

減去三字範按山海經注作三王山

廬江郡尋陽南有九江注垂二二五百里今本云何焯校本減

去三字

龍舒侯國按楚王英傳注龍舒縣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當

卽吾桐城范滂傳注引謝承書滂父顯故龍舒侯相

安豐有大別山注引左杜注縣南有鷄備亭今本云何焯校本

本備改人範按左傳杜注正作備樹按監本作人

會稽郡太末注龍邱山按山在今龍游縣東四十里又注龍

邱長今本按云長當作莨

吳郡吳本國注又石城按今本越絕云古城者吳王闔廬所

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虞山者巫咸出也然則古石二

字未詳孰是而二山當人出二字之訛邪樹按本注則今

乃山字之鶴離城也增出美山虞山巫咸山連言七十作三

十然亦謂鹿湖麗溪城非斥石城也虞山者巫咸出也者也

字衍大約古書翻刻燭脫訛誤實甚刻者不能校讀者不能

詳經史類然別茲駁書耶今亦不知章懷所引爲越絕原文

援鵝堂筆記二十八

九

抑有所割者邪然歟

今本明白固多矣

毘陵注在荒連上今本作古淹地樹按監本作荒連上

婁今本云監本脫此一縣依宋本添樹按天啟三年刊監本有婁

豫章郡建城今本臣召南按上文豫章郡戶口下分注豫章

記曰一條三十二字應在此建城之下遍檢此志引書必有

所指上文豫章記言秦民分徙此地卽此地立名上蔡之注

解不知何時將豫章記注移置於前後人遂無糾正者範謂

此說非也引豫章記者蓋以新吳上蔡永修豫章四縣並中

平建安時立以廣此志未備耳非端以建城設引此記也至

蔡民十一字作記者自云所見劉昭引之以竟其文何爲糾

正乎新吳上蔡永修豫章立於豫章郡非立於建城一縣也



上蔡民十一字豫章記申明所以名上蔡故耳而劉昭於建  
城則實指上蔡之地曰此城立名蔡者正緣上注引記之文  
也樹按秦民分徙秦字乃蔡字之訛  
此言所以名上蔡之故秦何預耶

海昏侯國注在昌邑城疑疑在為有字之訛此四字當大字  
書今本亦與毛本同樹按監本亦同

臨汝永元八年置按臨汝今臨川縣

漢中郡錫按左傳作錫前漢同此及晉志作錫今鄖陽府治  
胡渭曰今白河縣

巴郡注引譙周巴記初平六年趙穎分巴為二郡云云鄭注  
穎作肩今本臣召南云劉緯當作劉璋璋分巴東西二郡蜀  
志可考範按蜀志無此則華陽國志水經注引之據王象之

援鶴堂筆記二十八

十

輿地紀勝云孝桓永興二年三月刺史但望采文學椽趙芬  
等議上疏欲分江州以東墊江以西為二郡一治臨江一治  
安漢朝議未許至獻帝初平中分巴為永甯固陵二郡永甯  
治江州固陵治魚復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治安漢以江州至  
臨江為永甯郡胸臆至魚復為固陵郡建初六年魚復令蹇  
睛白劉璋爭巴名乃改永甯為巴郡固陵為巴東墊江以上  
為巴西治安漢右此或采之華陽國志未詳但望疏及趙芬  
等謝賤藝文類聚中有之又水經注漾水又東南過巴郡閬  
中下云巴西郡治也劉璋之分三巴此其一也江水又東北  
至巴郡江州縣東下云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為二郡江州  
則永甯郡治也至建安六年劉璋納蹇眉之訟復為巴郡以

嚴顏為守巴郡漢世治江州巴水北府城是也後乃徙南城

云云其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下云初平元年以魚復  
為固陵郡蹇眉訴劉璋改為巴東郡治注引巴記全不分明

初平僅四年無六年也墊江去成都之東千餘里今合州安  
漢在今順慶境中成都東南六百里又按但望疏云巴郡南

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戶四十六萬四千七  
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永甯今重慶周記

亦不甚明重慶巴縣即江州縣  
枳按今廣元縣界重慶長壽舊枳

涪陵注從枳南入析丹涪水本與楚商於之地接按注涪下  
今本有陵字臣召南按云析丹水皆縣名與涪陵相接注當

援鶴堂筆記二十八

十一

云從枳南入析丹水涪陵與商於之地接析誤作折丹涪陵  
又倒其字遂不可解範謂次風雖有此改然巴漢志究屬誤  
也楚世家徐廣注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  
商城在其中故謂之商於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  
今言順陽者自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按今  
南陽府內鄉析川是其地安能遠及涪陵乎涪陵地雖廣不  
能與此接也今綿州乃漢之涪今涪州乃漢涪陵

安漢按隋志南充舊曰南漢  
廣漢郡雒州刺史治臣召南按云雒是一字縣名前書可證  
又本書李固傳出為廣漢雒合是也各州刺史治例無州字  
又漢陽郡隴州刺史治亦衍州字範按雒今成都府漢州

廣漢按今之遂甯縣

蜀郡江原今崇慶州

廣都按今雙流也

瀕氏道注彭門按彭門即水經注引益州記所云天彭關亦

謂之天谷者也非今灌之天彭關

緜虎道今汶州

犍爲郡漢安按今內江

越雋郡卑水卑前書孟康音班

三縫按前志三絳

永昌郡注明帝永平二年今本校從明紀增十二年樹按明本亦

年

援鵝堂筆記二十八

主

漢陽郡畧陽按在今秦州秦安縣

武都郡按前漢治武都在今階州

下辨按故城在今成縣西三十里

上祿按今西和縣

故道按今鳳縣

沮按沮縣在今漢中府略陽

金城郡允吾注西羌傳有唐谷按唐谷疑即鄜注水經唐述

谷

臨涇注宜民按鄜注水經渭水又東過冀縣北下云成帝永

始二年罷安定呼他苑以爲安民縣或云安民或云宜民二

說各異

安定郡朝那注引山海經曰涇水出縣西丹頭山今本臣召

南按丹頭山丹當爲开各本俱誤

烏支按前書烏氏小顏氏音支

出薄落谷按出上疑有某水脫失按淮南子云并頭山一名

薄落山故涇水一名薄洛水又魏書地形志涇州隴東郡涇

陽有薄洛山涇水出又前書烏氏下注烏水出西北入河

武威郡鷓陰租厲今本按云鷓陰前書作鷓陰租厲前書作

祖厲

敦煌郡拊泉按前書作淵泉

上黨郡壺關注今名無舉按今本作平澤云何焯校改平舉

樹按明監本作舉

援鵝堂筆記二十八

主

西河郡離石美稷中陽圍陰按離石今永甯州美稷今太原

府之河曲縣中陽今孝義縣又米脂縣西北有圍陰故城圍

陽或在其東北也圍圖之誤前志刊字亦誤小顏注甚明舊

唐志西河郡濕城本漢之美稷隰城疑近今汾陽縣據水經

河水又左得浦水口注云水出西河美稷縣東南下引郭汲

行部到西河美稷事疑河曲爲得之或隰城更在今汾陽之

北少東也子夏退老於西河之上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

隰城有謁泉山室是其地也今汾縣北四十里有隱泉山即

謁泉山也唐志載孝義縣下

朔方郡大城今本云何焯校本去土

廣陽郡注永平今本臣召南按和帝永元八年復非永平也

範按此注昭帝更名為郡之下尚缺宣帝復為國五字蓋本始元年更為廣陽國至光武始并入上谷郡耳

漁陽郡按前志漁陽郡清鹽縣下注云莽曰匡德應劭曰明帝更名鹽田今志中無其名

狐奴按順義東北二十五里有狐奴山

遼東郡西安平按前志遼西有新安平即西安平與賓徒交

黎徒河入之遼東屬國而無慮近今廣甯前志及此并屬遼

東則漢世遼西當在今錦義之南矣又考續志則遼西諸縣似多在今永平州縣與後遼金建置不殊

汝今本云何焯校滅去水範按前書作文成此疑脫成

元菟郡高句驪注出塞外御白平山今本云御當作銜

援鵝堂筆記二十八

志

候城顧炎武救文格論云候改屬元菟而遼東復出一候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

然則天下郡國少二城矣

樂浪郡占蟬遂城今本云占蟬前書黏蟬遂城前書遂成

遼東屬國今本臣世駿按遼東獨無戶口

賓徒按前書作賓從

昌遼故天遼今本臣召南按前志遼西無天遼縣顧炎武考

古錄疑此志昌遼故天遼五字當作昌黎故交黎是也又考

安帝紀鮮卑攻夫犁營章懷注曰夫犁縣名屬遼東屬國鮮

卑傳又作扶黎注又同然則前漢名交黎後漢名夫犁又改

曰昌黎也疑此志當作昌黎故夫犁夫與天字尤相近

鬱林郡按鬱林亦無戶口

百官志西曹按前書丙吉傳西曹白斥馭吏陳遵傳西曹以

故事謫遵則西曹主謫罪事

大司徒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按三公并去大名從朱

祐之議也

大行令一人注主稠中都官斗食今本按云當作調

黃門侍郎六百石注衛瓘注吳都賦按瓘乃權字之誤衛權

注吳都賦見魏志衛臻傳中裴注

司隸校尉其餘弘農河內河東三郡其置尹馮翊扶風及太

守丞奉之按郡國志弘農河內河東三郡不置尹也此云其

置尹未詳或者云尹不常置之則馮翊扶風守丞則奉之邪

援鵝堂筆記二十八

志

下卷云凡州取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此當云河南尹京兆

尹二尹耳不則其置尹馮翊扶風云此三郡所置之尹即馮

翊扶風兼之此三郡太守丞奉之邪

輿服志輕車洞朱輪輿按前漢張安世傳注小顏注引此洞

作彫又云蓄矛戟幢麾璠駉

援鶉堂筆記卷第二十九

史部

後漢書三

劉聖公傳弟爲人所殺按此卽安成孝侯賜傳注中亭長子殺更始弟騫也

其攻離鄉聚今本臣承蒼按離鄉乃聚名郡國志於南新市

侯國下注按本傳有離鄉聚綠林則離鄉聚綠林均爲地名

可知章懷注非範按田况爲王莽言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

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蓋前記誤章懷注是劉昭不詳誤云

聚名耳如離鄉爲聚名則所攻僅一聚亦不足書矣東樹按

書聚名數十豈必離鄉獨如田况所云章懷注似非劉昭不誤

新市平林按今京山縣

援鶉堂筆記二十九

驃騎大將軍宋佻按光武紀作宗佻

軍帥將軍劉曰是時多置軍帥鄧禹傳亦作軍帥將軍此當作帥

更始既至居長樂宮按桓譚新論更始帝到長安其大臣辟

除東宮之事爲下所非笑但爲小衛樓半城而居之以是知

其將相非蕭曹之儔也

劉盆子傳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按王莽傳呂母之起

在天鳳四年此敘呂母事與樊崇起兵筋脈不屬但以呂母

死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一句聯綴之耳

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注東觀記逢音龐按

逢音龐三字當在東觀記之上又按顏籀匡謬正俗云逢姓

者蓋出於逢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爲此姓者自稱適與龐同音

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按當如後作肴樹按注肴亦亂也則字本作肴

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注鄭注云云按鄭注又云此

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

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按沛王輔傳更始子劉鯉怨盆子害

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

王昌傳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注引東觀記云云今本臣承蒼

按上文已言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此知命者卽曼卿也範按

注據東觀記耳不當云東觀記曰如此也其東觀記或載其

檄文云云今此傳之檄文或范氏芟改觀他處本文所載與

援鶉堂筆記二十九

注亦有不同者是不得以其前文遂疑東觀記爲非也且前

言與俱至蜀此似又指一事也

李憲傳攻殺安風令今本臣會汾按郡國志安風爲侯國而

安豐則縣也傳云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範按志所云侯國

竟東漢前後所封言之耳建武六年安風未必爲侯國也至

八年竇融爲安豐侯融孫嘉亦爲安豐侯則安豐亦侯國矣

樹按竇融傳注安風在安豐縣南安風莽所封融封安豐之前安風未有侯國也

隗囂傳天水成紀人注隴城按今秦州秦安縣

竊上書盛言二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注文伯盧芳字今本臣

承蒼按云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故當時之人但知爲

劉文伯而不知爲盧芳文伯非盧芳字也芳字君期見本傳

範按文伯亦盧芳字也觀其上疏自云臣芳過託先帝遺體不稱文伯也且下云南有子陽北有文伯則芳字明矣樹按本何焯校語

讎復上言白水險阻按白水今文縣竟

巨欲討之按班超傳超欲以此巨平諸國

乃使王元拒隴坻王孟塞雞頭道按雞頭山在今平涼縣西

又鞏昌府境云在成縣西南十五里

讎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按正文及注刊本衍一城字光武

紀亦有城字水經注引此文亦有城字非刊本所加今之興

安州平利縣亦云漢之西城乃續漢志漢中郡縣也非此樹按

下有圍西城文則城字非衍文

援鶴堂筆記二十九

三

耿弇蓋延圍上邽按今秦州西南有上邽故城西縣故城在

今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括地志云秦西垂宮也

王元入城迎讎歸冀按今伏羌縣東有冀縣故城

公孫述傳後父仁為河南都尉而述補清水長注秦州縣按

注州下脫清水二字樹按注上有清水縣名非脫字如下邽州縣益州縣是其例也

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眾出陳倉按程烏馮異傳作程焉

光武紀亦作焉

齊武王續傳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注比陽縣有藍鄉按

志棘陽有藍鄉非比陽

北海靖王興傳普立七年薨按安帝紀延光二年六月丙申

北海王普薨則上距永初元年乃十七年脫十字

城陽恭王祉傳光武族兄按節侯買乃光武之高祖敞之曾

祖則敞乃光武之族父非兄也光武紀章懷注亦云春陵侯

敞光武季父則此傳兄字誤也今本亦為兄樹按監本亦為兄

歲餘會族兄安眾侯劉崇起兵注云云按丹為崇之六世祖

據前書王子侯表注不誤但崇為敞之族孫非兄也樹按此

列之誤非本書誤也如後泗水王書族父也

安城孝侯賜傳帝為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如春陵孝侯按前

書王子侯表作孝侯但此城陽恭王祉傳作考今本亦作考

樹按監本亦作考此刻誤也如監本安城孝侯誤作李也

順陽懷侯嘉傳張竦為作奏者乃劉崇之族父此又一劉嘉

李通傳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注謝承

援鶴堂筆記二十九

四

書曰安眾侯劉崇隨光武河北破王郎安眾諸劉皆其後按

前書王子侯表崇已為莽所滅即王莽傳張竦為劉嘉作奏

亦云崇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則光武之興崇死久矣安得有

隨破王郎之事以此知謝書之妄

王常傳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注南郡有

宜秋聚按宜秋聚在南陽非南郡

鄧禹傳從光武追賊至滿陽按世祖紀注蒲陽本或作滿陽

此即近今滿城矣蒲陽山在今完縣縣即曲逆章帝更名蒲

陰

拜司徒策曰斬將破軍平定山西按河東亦稱山西

鄧訓傳訓以太后之故故當時為作佳傳范氏雖芟薙鄙屑

然終似美過其實

視鄧訓傳及和熹后紀知當時東觀注記幾與今人作行狀家傳不遠

永平中理庠沱石曰河按石曰河在今平山縣

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按赤沙沙為山之譌據烏桓

及祭彤傳改山今本亦誤赤沙

時迷吾子迷唐又迷唐伯父號迷吾按西羌傳號吾乃迷吾

之弟迷唐乃迷吾之子此云伯父則記述互異而號迷吾則

誤加迷字耳今本亦多此一字樹按監本亦多迷字

迷唐乃去大小榆按大小榆谷在今西寧府西南塞外去今

河州千餘里

援鶉堂筆記二十九

五

會尚等夜為羌所破云云按此事當在永元元年和帝紀不

具西羌傳亦不載

鄧騭傳又封京子黃門侍郎珍為陽安侯按陽安侯珍為京

子之從祖父名已不避

岑彭傳以為鄧禹軍師按以下當增彭字樹按不則似以韓歆為禹軍師矣

賈復傳十三年定封膠東侯注云云按注所云六縣據前書

志言耳膠東國莽曰郁秩故注不及挺胡志作挺無胡字

吳漢傳胸膠徐容注胸音劬又引十三州志音春按胸有蠢

音耳春疑誤

臧宮傳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按光武紀作沅水樹按

光武紀注云本或作沅水沅水者并非則作沅是也

耿弇傳光武乘勝戰慎水上按光武紀作順水

至浚靡而還注靡音麻按前書地理志及續漢志浚並作俊

又莽改俊靡曰俊麻未必靡音麻也益州之牧靡李奇讀為

靡耳馬武傳亦作浚靡音麋必有一誤

王霸傳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承委輸可從温水漕

事皆施行注水經注曰温餘水按酈注今本作濕餘水又按

建武無與匈奴和親事不得云事皆施行也

任光傳與世祖破王尋按前稱光武此傳下多稱世祖亦范

氏沿用舊史未及釐正

劉植傳植與弟喜從兄歆注東觀記喜作嘉按岑彭傳偏將

軍劉嘉驍騎將軍劉歆

援鶉堂筆記二十九

木

耿純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按岑彭傳偏將軍耿植

帝憐揚讓謀未發并封其子復故國按劉揚之誅或以疑忌

故復封其子蓋有悔於厥心耳造議惑眾疑非其寔

贊委佗還旅注佗音移按佗讀本音不必音移

朱祐傳四年率侯進耿植代岑彭圍秦豐於黎邱按續漢郡

國志南郡即侯國有黎邱城劉昭注朱祐禽秦豐蘇領山

劉隆傳帝詰吏山趣吏不肯服按通鑑以趣為句胡身之注

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為何如

堅鐔傳朱鮪由是遂降按朱鮪之降與岑彭傳不合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云云按二十八將其卓焉炳著者不過

十數人餘多無殊績可采當時以讖記配合何足道也又按

史記自序云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

賈融傳封章武侯注章武在今滄州魯縣按滄州魯城縣乾符元年以生野稻水穀燕魏饑民就食更名乾符

融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云云按班彪為融畫策事漢此智者疑斥彪也賈融傳想亦班固為蘭臺令史時與尹敏陳宗等所撰功臣傳之一蔚宗承用之

同傳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按此豈前書匈奴傳趙破奴出令居所至之匈奴河邪二劉謂當作匈奴頃檢頁父刊誤亦云多一奴字按前匈奴河去令居千里

憲傳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收捕疊磊瑱舉皆下獄按是年

援鵝堂筆記二十九

七

和帝年十四

論竇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按范氏之言謬矣衛霍所值乃匈奴熾盛之日四郡未開西域為虜役屬而青病出塞弩門踰障推鋒裂其右肩驅之幕北故為不世殊勳若竇憲之時則二虜既判而北單于亦創殘削弱之餘則度積絕幕校區卒庭未可云遂越前功也觀蔚宗此論想其西池射堂躍馬願盼自謂一世之雄者如此

馬援傳曾祖父通坐兄何羅反被誅按前書武紀後元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孟康注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按子孫或有避禍易姓者耳豈有上易先人之姓者疑援本姓

莽後易姓馬耳其云馬服君之後亦當世史官張其得姓之始而未必實然大約古人讀莽馬俱莫戶反

于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注成舉令即羣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按熊與可鍾鼎篆韻序引東觀記曰作尉印白下入入下羊

初軍次下雋有西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按壺頭在今桃源縣

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按前云上書譜之者不言梁松此云出松書以示之前後不相照顧

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按隋書樂志引東觀書馬防傳言防議樂事

援鵝堂筆記二十九

八

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按陸士衡鞠歌行序曰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此或出於東觀記耶

卓茂傳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按鮑司隸於哀帝時已髡對家上黨平帝二年衛氏之獄已自殺矣孔休則先幾已避莽

生於哀帝時乞骸骨王莽秉政之日歸老鄉里卒以死償節子康待至莽居攝始以病免則與三賢之志節已稍類矣至勳宣之事不可攷云六人同志疑亦出於風俗之書未足可據且孔鮒龔三人班書不云同志而此乃云六人同志何以

明之

魯恭傳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恭議奏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按章帝以助養三微故冬至後勿報囚而吏遂速於科舉不及詳讞期於冬至之前結正其罪故恭請緩其奏報之期俾加詳審耳

劉寬傳每行縣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注博士祭酒秩六百石按祭酒六百石乃中朝官郡縣安得此乎此與卓茂爲門下掾祭酒俱不得以博士之祭酒相方

伏隆傳劉永亦遣使立步爲齊王爵允豫未決按允豫章懷悉音淫範謂允即猶字

宋弘傳按王莽天鳳二年遣將兵擊匈奴有并州牧宋弘

趙熹傳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云云按拓拔魏世宗

援鶉堂筆記二十九

九

崩廣平王懷欲上殿哭大行崔光引此事以折之聞者云光理義有據然範按漢世王公哭於殿下而熹但止格其同席耳

牟融傳十一年代鮭陽鴻爲大司農按鮭廣韻八十二齊音

奎又本書儒林傳中山鮭陽鴻字孟孫注鮭音胡瓦反其字從角字或鮭從魚者音胡佳反據此字當從傳作鮭也廣韻十五馬鮭字不云姓誤矣

韋彪傳族子義高祖父元成元帝時爲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爲京兆杜陵人按前書韋賢傳徙平陵元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乞歸葬父墓彪爲東海太守弘之後故居平陵元成雖歸葬平陵而子孫仍家杜陵也

杜林傳按王莽地皇元年於長安城南營九廟時將作者有執法杜林非伯山耶

以爲持書平劉曰按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者以平音治字章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留平字也按劉說未詳余從今本錄之疑字有訛也蓋劉指隗囂傳章懷注耳此治字章懷已改作持當云持字章懷改作治也又按持字不必改平字亦未必後人妄留如持書即治書當云持書侍御史不得單云持書也又持書侍御史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此或取平字之意囂本未備官未可裁以漢志

援鶉堂筆記二十九

十

桓譚傳天下之士莫不兢衰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王莽居攝二年翟義舉兵莽放大誥作策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似亦非自守無言者但不喜讖或不爲符命耳

馮衍傳永遺弟升及子婿張舒誘降涅城注涅故城在今潞州鄉縣之西按鄉縣即武鄉也舊唐志漢涅縣後魏曰沮城移治於南亭川改爲鄉縣則天加武字

陟九峻而臨峩薛兮按前書志云嶽薛山顏音截齧音才葛反又音五葛反七十說而乃信注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按七十說似不得指云年也揚雄傳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注謂孔子



折周唐之盛德兮拊桓文之謠功注薛夫子韓詩章句云云  
按唐宰相世系表薛漢父方邛字天子又本書儒林傳云漢  
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引章句與明紀注小異

申屠剛傳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云云按孝平之世不見此  
舉非必班史有遺莽方顯柄以謀篡竊鉗制異己者肯以賢  
良方正為名招致新進不識忌諱之士得不慮其訟論姦惡  
昭昭暴著哉且其子宇使衛后上書且迫令自殺誅滅衛氏  
則果如所對必不能從容罷歸田里而已也建武七年詔書  
徵剛按建武六年竄已臣於公孫述此時未必能以詔書徵  
剛也

鄧暉傳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按張湛傳作中東門

援鵝堂筆記二十九

十一

暉乃言於帝云云按暉之言愈縮而不明所謂失其守者其  
辭屈樹按自此耶暉傳  
以下原書關係

趙壹刺世疾邪賦榮納由於閃榆章懷注榆音輸余憶康成  
注經亦有陝輸二字記詳

援鵝堂筆記卷第三十

三國志東樹按此所闕三國志明萬歷二十四年  
北雍板本也較南監汲古為優訛誤差少

目錄九卷夏侯尚子元下宜增李豐許允王經三人

十一卷管幼安下張珩宜在胡昭之前焦先注中人不當入  
附傳

十四卷孫資本非附傳兩人阿比如一注記敘其一時之事  
而陳氏仍之結題失錄耳

十五卷賈逵下附李孚楊沛亦誤此亦裴注中人也

魏書武帝紀諱操字孟德按荀子勸學篇夫是之謂德操又  
陸德明禮記音義云魏武名操陳思王詩云修阪造雲日  
不諱嫌名

援鵝堂筆記三十

十一

集注王沈魏書曰按晉書王沈傳正元中典著作與荀顛阮  
籍共撰魏書

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按曹騰及諸曹碑詳鄭注  
水經陰溝水下續漢志劉昭注曹騰所封是鄴縣費亭

集注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頌世語并云嵩夏侯氏之子云云  
何肥瞻編修謂夏侯惇之子林尚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

氏則謂嵩為夏侯氏之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余按陳氏  
以夏侯及諸曹同列一卷母亦有是疑乎又按陳矯劉氏子

而婚於劉頌則未得以吳人作傳而遂以為妄也

始起兵於己吾鄭注水經陰溝下已吾故梁國甯陵縣之徙  
種龍鄉也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自隱隸

之按已吾續漢志有晉志無

初平元年紹屯河內逸代瑁遺屯酸棗按酸棗今開封府延津縣

還到龍亢士卒多叛至銓建平按龍亢今懷遠縣境銓今宿州境也續漢志有建平晉志無之

二年袁紹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按東武陽今東昌府朝城

三年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按內黃今大名府屬

鮑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集注賊乃移書太祖漢行已盡黃家當立按黃巢後亦稱黃家

興平元年荀彧程昱保鄆城按鄆今濮州

援鶉堂筆記三十

太祖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按亢父今濟寧州之東南

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按程昱傳紹是時蓋欲招操而臣之也云連和者舊史諱之而承祚仍其文耳袁曹是時未

構兵何連和之有

建安四年分兵守官渡按官渡在中牟

五年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按白馬在今滑縣

集注曹瞞傳荀攸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按烏巢在延津

七年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按黎陽今滑縣境

九年尚夜遁保祁山按祁山今鞏昌府西河縣東北

十二年尚熙與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按善注文選潘勗九錫作巨祇

十三年集注先賢行狀徐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按袁山松書改少履清高

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云云按此不云吳人使周瑜何也

十五年集注魏武故事載公令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云云此事未詳所本

十六年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暹成宜等叛按善注陳琳檄吳將部曲文作李堪馬超傳作堪

援鶉堂筆記三十

公自潼關北渡按此葛相所云殆死潼關也

十八年策命九錫文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按單于善注文選引博物志云作單于樹按此或字誤

集注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畱中牟人按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七卷載王隱晉書云潘勗字元茂值

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其相率迎送道路所在為儲以其行資助隨主人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

若所賦已盡偶有不足則推己之分以周末徧父老頌之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潘元茂

二十三年集注三輔決錄注王曰必欲投禱按王疑又與下文其帳下督謂必曰云云語意相屬

二十五年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按操生於漢桓帝永壽元年

文帝紀 集注獻帝起居注建安十三年為司徒趙溫所辟

按趙溫趙典之兄子樹按後書趙典傳云據大怒劫溫也

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按桓帝建和元年亦書沛國言黃龍見譙

龍見譙

集注獻帝傳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何吧瞻編修云此可為無堅冰二字之證余按本義已引此證加初六二字何指

郭京易舉正言之耳

乃為壇於繁陽按曲蠡繁陽亭在臨潁縣

黃初三年為壽陵作終制霸陵之完功在釋之按晉書孝愍

援鵝堂筆記三十

四

紀建興三年六月益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則霸陵亦不免矣

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中中央大星按晉志言此年十二月丙

子月犯心大星此紀不具宋志同

集注魏書七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於郊

注魏氏出師皆告郊也按太和四年以文帝典論刻於廟門

之外青龍三年紀裴注晉受禪即用魏廟觀之及此魏書似

非不起宗廟者東樹按此於史文及注皆無見先生特駁義門編修語注但言告郊不及廟耳然明紀太和三年史文及注

詳言立廟之制

明帝紀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達反按怡房陵今房縣樹按

陵下理郡國志前志漢中郡注莽曰新城屬益州續志房陵下注建安十三年別屬新城郡詳見蜀志劉封傳

二年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為上唐錫縣為錫郡按前漢

作錫續漢志作錫今鄖陽府胡渭云今白河縣東樹按前志

續志直云有錫而亦引春秋錫穴恐應音誤錫鑊錫馬面飾不得云有錫錫穴也

六年驍騎將軍秦朗集注魏略曰帝親愛之多呼其小字阿

蘇按阿蘇又見何晏傳注

三少帝紀 注明帝詔刊典論石於廟門之外又臣至洛陽

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廟門外無之晉初受禪即魏廟移

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按太和四年以文帝典論刻石立

於廟門之外不言太學

齊王正始七年集注習鑿齒漢晉春秋袁准言於爽曰按准

援鵝堂筆記三十

五

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云李文貞云

晏之論自是可傳細維曹爽何鄧一案亦懿昭勢成之後而

錄其瑕甚其惡耳當日是非之實未必爾也何吧瞻編修云

史家於平叔等既於曹爽傳中附見不能為之平反特錄此

奏於紀使百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欲盡沒其實於異同

之口耳余按諸紀不載奏諫而此錄之者蓋何晏孔父所論

與後少主之廢以耽淫游晏相發故晉臣著魏事者錄之而

陳氏仍其故豈為平叔輩申其惋抑乎果爾則孔父又何以

云也其切著明直何如明紀注中諸疏大凡承祚之書能芟

蕪繁芴檢核事實而已李何諸君以春秋五體求之亦已過

矣東樹按向疑沈約宋書所書范蔚宗之惡亦似不實約既傳范氏而已復尋其覆轍何也

嘉平四年集注漢晉春秋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按前云攻兩城從諸葛之言此又云我不聽公休未詳其事

六年甲戌太后令曰云云按承祚書魏末事皆仍舊載蓋以亡國之俘羈仕新朝不敢自遂故有愧於直筆也

集注魏書太后更欲外求按宋本脫太后二字

集注魏氏春秋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余謂高貴鄉公死於此語矣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博士馬照對曰按詩禮疏引鄭志有馬昭照疑誤或避晉諱

二年侍中和道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云云按此當時司馬氏口含天憲據舊而書何名實錄按先

援鵝堂筆記三十

馬諫以此處浮反覆之舉審擊之失耳

三年詔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工頭為武工明以武平亂義也鄭注水經潁水下引魏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工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工

五年集注世語初青龍中石苞驚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云云按晉書華表傳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

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頰稱疾歸下舍是司馬昭廢立之計蓄之已久而此石苞更以促之故高貴鄉公

云吾不能坐受廢辱雲龍門之舉當迫於勢不能須臾耳景元四年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按向以為

生者不得言諱此云吏民不得觸王諱則生言諱亦有本

后妃傳武宣卞皇后傳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疑作以詔下著作藏之臺閣

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按已云恭侯夫人則祖母字誤也

文昭甄皇后漢太保甄邯後也按南史何承天云甄邯居江左

袁紹傳集注九州春秋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曰云云何吧瞻編修云趙下當有脫文余按何意為孔融也

然後書何進傳有趙融為助軍校尉與袁紹同列西園八校尉亦見後張楊傳注

援鵝堂筆記三十

按尊公後書作太公

集注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按觀前沮授之諫似未出後者尚還走濫口按漢書作藍口注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

鄭相近蓋藍山之口

劉表傳表攻并張憚云云集注英雄記使蔡母圖宋忠等撰五經章句宋忠字仲子後在魏見蜀志尹默傳注先主傳注

王肅傳注

呂布傳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結納之按王允太原祁人

兩人之功本一事耳承祚復用互體如呂布張邈劉放孫資是也而精神俱不融貫後人不必承為史法也往時讀王氏明史彙亦聞有之如鄧以讚張元怵之類

布自稱徐州刺史集注英雄記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按本傳後云白門樓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按武紀云建安三年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又云用荀攸郭嘉計決泗沂水以灌城然則白門乃在下邳而今人云徐州東坡後山詩皆然疑非也

臧洪傳 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按史家體例自當如後書稱兖州刺史劉岱豫州

按鴉堂筆記三十

八

刺史孔佃余疑此等皆當時別傳而志仍之

答陳琳書注袁紹使張景明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按後書章懷注同此然下加則字余按古用然亦不盡作轉語如襄九年然故不可誣也與是字同故李善文選注應用然則字者多止用然字

公孫瓚傳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何吧瞻據後漢書改昂為昕余按志自作昂後書自作昕不必改也瓚怒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按後書注在今滄州樂陵縣從弟範進軍界橋紹軍廣川以袁紹傳校當作廣宗又後漢書獻紀注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近枯漳水則界橋在此也廣宗今屬順德府

陶謙傳余按恭祖竟無一毫可取似不必立傳樹按張昭亦無可取此哀辭益非實

謙退守剡按剡疑郟後漢作郟

夏侯尚傳夏侯尚不次於夏侯元後而次曹爽者蓋以泰初之事與昭伯諸人同為司馬兩世所翦除耳

夏侯元傳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數語按此似言以上侵下其弊如此然議論不甚分明使人讀之不能開朗樹按泰初之文皆爾殊無足取

李豐密託蘇鑠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云云按此等皆當時誣渥之語何必從舊史瑣瑣及之

按鴉堂筆記三十

九

所假太后令云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則當預高貴鄉公之謀豈有意可申者樹按世語經託沈業申意固未可信然經果之否則亦當從帝以死捍成濟之難則其因沈業申意首鼠兩端未為誣也亦節慮之比耳向雄之哭願私恩耳於義未

苟或傳集注荀氏家傳閱從孫惲字景文按或之子已名惲此疑誤

袁渙傳袁渙字曜卿按晉書作煥

集注魏書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余謂即不云師友安可以不受署而杖殺者乎又曰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余謂若果明於尊卑之義身遭漢魏其所以自處者當如何國淵傳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余按未疑作末

田疇傳田疇字子泰余按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後漢劉虞傳章懷注引魏志作子春右北平無終人也顧亭林云無終今玉田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余按史記韓長孺傳正義云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卽漢右北平也據疇語則武帝時右北平未必近漁陽縣漁陽縣今薊州又武紀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壘山壘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據此則平岡尚過密雲而鮮卑庭舊在柳城之西但出盧龍塞至柳城何以至五百餘里

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按白檀山在密雲

遼東斬送袁尚首疇往弔祭注臣松之以爲疇不應袁紹父

援鵝堂筆記三十

十一

子之命云云按烏丸鮮卑已就其撫納矣疇之讓爵蓋有愧故君疇不能報而袁氏卒能破滅公孫雖非以虞之故而疇亦藉以快其宿志今可使尚由我而死乎裴氏之論爲得王修傳以修爲督軍糧還樂安按爲下有脫字

邴原傳集注原別傳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郡吏

稱朝吏樹按上亦曰朝吏皆請

王烈傳王烈者字彥方云按數句於上下枝格不相屬

崔季珪傳省表事佳耳云云閱之情事不暢大意言時有適然不能拘於一轍而不變也

集注魏略有與崔宿不平者白太祖以爲崔腹誹心謗云云按徐奕傳注則白崔者丁儀

何夔傳管丞等請服襲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按長廣上疑失字

鍾繇傳世說排調晉文帝與二陳其車喚鍾會同載卽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

遙不至蓋舊讀繇爲遙以其父名爲戲也今皆讀爲由音

注引謝承漢書南陽陰修爲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爲務舉

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計掾張禮賊曹

掾杜佑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爲吏以光國朝是太守郡伯亦

稱國朝也

華歆傳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按葛洪自敘云

華生治潔於昵客不知卽指此事抑別有其事也若此亦不

得謂之邀名僞行也

援鵝堂筆記三十

十一

王朗傳以朗爲會稽太守集注朗家傳曰居郡四年按後書

獻紀以孫策之據江東繫於興平元年而吳志策之渡浙江

據會稽屠東治皆一時事此云朗居郡四年則初平二年之

官也

集注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云云何屺瞻云八行中西京

經費如指掌不過漢書表志精熟也余謂此在當世自有著

令以表志尋之不盡可得又王粲傳注引典略云鍾繇王朗

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吳志張

紘傳陳琳與紘書云景興在此則深推朗之文魏略未可信

也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元而更為之解按宋忠據蜀志尹默傳注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似忠以見法死魏諷事在建安二十四年

明帝不從使稱皇皇下疑脫帝字余按肅意以山陽之禪不比虞夏故當從皇差輕之號而不當稱帝魏明不從也

甘露元年薨計其年六十餘朱建平傳肅年六十二蓋生於興平二年乙亥

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元之門按晉載記云劉宣師事樂安孫叔然又唐書世系表云叔然父旃為吳主權之先祖鍾之弟表多不可信

注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云云按隋經籍志潛夫論下

援鶉堂筆記三十

三

梁有周生子要論一卷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而論語序并集解所引俱云周氏宋書沮渠茂虔獻周生子十三卷論語疏引七錄云烈字文逸本姓唐又按後漢馮衍傳有尚書周生豐

程昱傳 曉上疏曰以認詞為賢能何配瞻改詞字余按後漢鄧后紀輕薄認詞注言急遽也認七洞反詞音洞何改詞誤臧霸傳同

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何屺瞻云罷之是也然當時實以師方擅權不欲有認詞之人故曉言得伸余按當時即有校事乃司馬借以檢察羣下耳豈為少主耳目乎

郭嘉傳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注臣松之按武紀云

云余按襲許年死固屬偶合即死於刺客亦非事之可決嘉此語著以強鎮一時眾志又或兼之下筮之術耳

注又與或書曰然與其論計云當先定荆此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余疑命定絕句事字屬下

劉子揚傳太祖征張魯云云觀張魯傳注載董昭表則此所載亦非盡實

蔣濟傳齊王卽位徙為領軍將軍集注列異傳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李安溪云何太適適言連夜夢見何其適然之太頻以明非適也余按搜神記載文穎夢趙人為移棺事亦有此語

援鶉堂筆記三十

三

司馬朗傳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按同歲未詳疑同歲舉也

任峻傳明府若能唱之按稱縣令為明府見此按實不始此陳矯王觀傳亦稱太守為明府

杜畿傳集注魏略以孟康代恕為弘農余按晉書王濟傳亦有太子洗馬孟康

四年卒於徙所按晉書杜預傳云恕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

文帝詔穆勤百穀而山死注引韋昭國語注稱毛詩云云則裴氏時傳已無其文

張遼傳陳蘭梅成叛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

柱山高峻二十餘里余按續漢志有濳不云濳山也又按漢李憲傳章懷注濳今壽

張邵傳邵追至木門按蜀志諸葛傳木門作青封

徐晃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按馬鳴閣今昭化縣境

臧霸傳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按泰山無華當作在舊但據續漢志泰山郡十二城無華班志有然傳必不以前漢之縣而述人之邑里疑傳是而續志後人刊本脫此一字十二當爲十三也

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于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

援鵝堂筆記三十

十四

口按逢龍乃今安慶城之集賢關夾石即吾邑北峽關也滿龍傳從無疆斷夾石宋桓傳走當由夾石挂車夾石同指此當邀霸於此霸破當於此而還舒則舒非吾邑明矣

閻溫傳集注世語息又敕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按邪未詳言不常見此等人以爲異邪

陳思王傳集注魏武故事載令曰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爾誰爲心腹也李文貞云故攝以下未詳其讀余意作三句讀

不使其危居獨立疑不作而王粲傳集注典略曰粲才既高辨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名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閤筆不能措手余按朗與張昭

趙昱發名又陳琳與張紘書有景興在此之言則典略未可信且傳注載其奏議亦卓然也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按梁元帝金樓子謂王仲宣昔在荆州著書數十篇荆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或重之見虎一毛足知其斑按所云一篇今亦不傳矣又疑仲宣強識何難闇寫其本而聽湮滅耶樹按一篇豈即登樓賦邪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按粲生於熹平六年丁巳

自潁州邯鄲涑繁欽陳畱路粹涇口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按本傳僅六人七子之稱見于典論耳後評亦云六人案註魏略涑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云云何肥瞻云世傳魏正始所立一字石

援鵝堂筆記三十

十五

經乃邯鄲涑書按自獻帝和平元年庚子至曹魏邵陵厲公正始元年庚申已五十一年使子叔以弱冠避難荆州已應七十餘安得精力猶辨書七經於石也胡身之云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涑作曹娥碑時涑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而江式以三字爲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所書非也余按范書未云曹娥碑爲邯鄲涑撰此章懷注引會稽典錄不足信也自元嘉元年至黃初元年已七十年涑年九十餘尚爲博士給事中獻投壺賦乎又衛恆四體書勢云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涑法則三字石經非涑之書典略云繁欽字休伯余按習鑿齒與桓秘書書云襄陽有繁王之宅繁疑即休伯也



胡昭善史書與邯鄲涿衛顛章誕并有名尺牘之迹動見

稽附管寧傳

時又有譙郡嵇康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

稽遷於譙郡錫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加山以爲姓蓋以

志其本也一日錫有嵇山家於其側遂氏焉余謂取尤而易

旨爲山耳

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按武紀潘勗陳留中牟人潘子

尼字正叔按晉書潘尼父滿平原內史潘字滿之誤也對按此集

注文章志亦曰勗子滿滿子尼

集注魏略所稱蘇林者是也按蘇林又見晉書庾峻傳

集注文章敘錄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恩恩

援鶉堂筆記三十

末

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余按此時重草書苟

爲楷書則自署不暇草耳必字晉人語

傳韻字蘭石王厚齋云蘭石本淮南子蘭生而芳石生而堅

集注傅子曰父充黃門侍郎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充作允

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馥余按不讀

注不知三征之義樹按三計史文已具注有此三者三字耳

惟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隱余按佛書安隱俗作穩樹按注

又按大佃即屯田之謂耶

陳泰傳景元元年薨集注魏氏春秋云云何紀瞻云請誅賈

充蓋非實錄元伯說曹爽自歸者也使持忠入地咸熙之封

不及溫矣余按許允陳泰並說曹爽自歸當時仲達逆節未

著若元伯之在子元子上時身效驅策之寄矣又崔林與

論崔季珪云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元

伯之非忠亮當時志節之士固已知之矣朱子嘗論名節之

類太邛啟之非苛論也

裴按博物記曰太邛長陳實云云按裴氏載此蓋以千孫所

記爲虛耳樹按本傳不載高貴鄉公之事固已絕羣矣

陳矯傳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按陳登

傳注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此於上疑有脫誤

集注魏氏春秋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於本族按晉書

劉頌傳云頌嫁女陳矯然矯年位先頌頌卒於永甯距矯之

沒已六十餘年又云矯出養於姑改姓陳氏

援鶉堂筆記三十

末

和洽傳集注晉諸公贊和矯字長與適之子也按適晉書作

適集注晉諸公贊常慕其舅夏侯元之爲人厚自封植按北

齊司馬膺之傳云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正本此北史改方古

不會俗晉書改厚自崇重

常林傳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何紀瞻云彪疑即匡妹婿

班也余按如何所疑則彪或爲彪

集注沐並遂收欲殺之筆髡決滅死余疑筆爲之請得髡決

滅死也樹按然則筆下有脫字

趙儼傳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余疑衍將字

孫禮傳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余疑馬台之言

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險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

限而郇以馬丹侯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按王翁河疑卽王莽河郇縣故城在今平原縣西南五十里漢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按靈縣故城在今博平之東北又漢溝洫志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

辛毘傳集注魏略司空陳羣曰郇陳良將云云按王弘嘗引以詆劉穆之見謝靈運傳末

高堂隆傳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余按續漢志及晉志泰山無平陽東漢之山陽郡有南平陽侯國晉志之高平國有南平陽蓋晉初分山陽置國也 前所記誤晉志泰山郡新泰故曰平陽也

遷陳畱太守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按疑作民犢西

援鵝堂筆記三十

夫

其後有江充巫蠱也按也字疑誤

荀卿醜秦世之坑儒余按荀子篇末云孫卿迫於亂世儻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

滿寵傳若入無疆口宜深爲之備按無疆口卽吾邑之崇山鎮詳方輿紀要

王景傳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爲道云云按魏晉之世以此爲全身遠害之術可矣若究其指歸正鄉愿之見耳呂成公王伯厚皆稱之余未以爲允也一篇議論不過以世有冠冕不欲爲山林之枯槁又鑒於何鄧之徒朋黨浮華馴至大戮故以謙實爲寶身持

家之術其所云孝敬仁義非思詣極聖訓而冲虛元默亦略取道家之似但攬和用之爲入世之方耳故身處魏晉篡代之際而漠然無動於中其平生立訓如此典午之後風節不立廉恥日消此等言語爲之蒿矢

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按行之八字爲句不必以而字爲疑助語字古文偶拈得用之與近異也疑衍行之二字爲近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 云此因嵇叔夜不免刑戮故云然余按叔夜以景元中見法文舒甘露四年薨是語豈緣嵇也

援鵝堂筆記三十

夫

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云云按東關之敗在嘉平四年此云二年豈先故有此舉而漢晉春秋云諸葛誕所言使文舒逼江陵又一事耶然二少帝紀云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止儉等征吳以昶居首而不及誕又師云我不聽公休以至如此則此舉或昶造謀而二年爲四年之誤

王凌傳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按鄆注水經肥水下云肥水自荻北逕成德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平阿

凌愚協計欲迎立楚王彪集注漢晉春秋曰云云裴注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

是悉鑿齒所自造者也按此段議論即云彥威自造而切著

大軍掩至百尺逼凌按水經注沙水又東而南屈逕陳城東謂之百尺溝又云谷水東流逕陳城南又東流入於沙沙水又東南流注於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

軍到正頭凌面縛水次按水經注潁水又東逕臨潁城北內十二字疑又東逕正頭正頭枕水魏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正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正

母正儉傳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按宋書州郡志豫州刺史後漢治譙魏治汝南安城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云云按注記時事者多非實錄

援鵝堂筆記三十

羊

何必抄寫

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據壽春按豫州治今陳州

諸軍據南頓以待之按後書光武紀注南頓在今陳州項城縣西

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按樂嘉在今商水按水經注云潁水東南逕博陽縣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丙吉為侯國王莽更樂嘉

集注魏氏春秋欽中子儉小字鴛年尚幼勇力絕人按晉元康元年賈后誅楊駿以文鴛為駿黨誅之胡三省以為此即文鴛也

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按安風津今霍邱

諸葛誕傳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琳殺之集注魏末傳樂琳門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揚州何為閉門見備按時苗為壽春令揚州治在其縣常林傳注在今治西

誕時疑在碭石今州治也州東有諸葛城

誕等渡黎漿水按鄭注肥水下云芍陂水北逕孫叔敖祠下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注黎漿黎漿水東逕黎

漿亭南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於黎漿即此水也

華佗傳謂成曰卿今疆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

按去藥當連下讀誤屬上樹按去弄字同古謂以去為藏裴乃置去之左昭十九年傳以度而去之杜註藏之釋文亦引魏志裴注

援鵝堂筆記三十

羊

集注佗別傳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云云余按此與南史所載徐嗣伯治房伯玉事相類樹按何義門云南史依託此為之

集注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余按後漢靈帝紀中平五年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史卻儉彼卻儉姓此同卻說也

管輅傳輅隨軍西行過母正儉墓下余按鄭注水經穀水下云穀水又東逕魏將作大匠母正興盛墓南二碑存焉儉父也下引輅語云管輅別傳云云則此墓上疑脫父字又以武紀及本傳校鄭注多盛字

裴注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廐告輅云疑有脫字余按處疑作去

烏丸鮮卑東夷傳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云凡三

烏丸疑皆部字之訛余疑三郡魏書所云漁陽右北平屬  
三郡也樹按後漢烏桓列傳此三郡爲烏丸界也

集注魏書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鍍金鐵爲兵器能刺韋作文  
繡按大人後書作男子能刺上有婦人二字

集注魏書壹衍鞮單于大怒按漢書作壹衍

集注魏書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  
按原後書作阮注云在代郡

集注魏書拜其大人戎末廆爲都尉按末後書作朱樹按作朱刻誤

從子蹋頓有武略按蹋頓疑亦因地爲名按漢書匈奴傳云  
屠耆單于即引西南雷關頓地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眾奉樓班爲單于 云樓班大

援鶉堂筆記三十

圭

元版難樓及樓班大不辭之甚余以後書校從元本是

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按速附丸前不見疑訛武紀遼

東單于速僕丸

鮮卑集注魏書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按

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則鮮卑之名久矣

集注魏書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桓校尉所治甯

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宮按後書甯下有城字 云

宮宋版作館後書亦作館

集注魏書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  
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 云二

句中有脫文按未必脫失但未敘耿夔破匈奴耳

集注魏書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兵疑作有

集注魏書其大人曰置鞮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  
帥按魏書序紀有推演

步度根既立眾稍衰弱中兄浮羅韓亦別擁眾數萬爲大人  
云云按雖云事載前記然亦稍根著矣或有脫失

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婿鬱築鞮部舍爲鞮所殺  
云云按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云亮圍祁山招鮮卑

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

夫餘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按犬使疑  
作大使後言其立麻余牛加兒子爲大使也

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

援鶉堂筆記三十

圭

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爲大使按簡位居立位居死七字疑  
除

集注魏書舊志又言昔北方有橐離之國按後漢書作索離  
注索作橐南至施掩水按後漢作掩瀝水

高句麗本有五族有涓奴部按涓後漢作涓

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按今日之云疑皆循舊文  
滅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按句句字之訛從

後漢句易爲句麗字妄加耳

韓侯准既僭稱王爲燕亡人衛滿所攻奪按准當改準字按  
集注魏略皆作準也今人言官文書改準爲准避

宋寇萊公名者妄也宋順帝名準改準爲准耳  
倭人濱山海居好捕漁腹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按御覽引

此作鰓魚

景初二年詔報倭女王令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裴注地應為  
綿漢文帝著阜衣謂之弋綿是也按綿為厚縉非錦也地字  
不誤弋黑色地即白質黑章之質以絳為質晉人亦有白地  
明光錦裁為負販兒袴之語

評集注魏略西戎傳近去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疑去字訛  
令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  
善善也戎盧國并彌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屬於寘按後漢  
西域傳云光武初定天下時小宛精絕戎盧蓋末為鄯善所  
并渠勒皮山為于寘所統

集注臨兒國浮屠經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按阿那律陀或  
作阿泥樓豆豈即沙律耶梵音華譯多不同者而釋氏書之  
所敘次亦多不足據造佛經者則又仿佛書人名前後有無  
正不必取實

援鵝堂筆記三十

焉

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按魏書釋  
老志及隋志俱作秦景憲

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  
十九不能詳記按御覽七百九十七卷作教胡為浮屠也有  
為字無屬字余謂以何句為是蓋其號有二十九而前僅云  
臨蒲塞等之號耳似不謂從老子者有二十九也樹按何句  
先生自疑  
問復定從魏略也  
然則教字疑衍

援鵝堂筆記卷第三十一

史部

三國志二

蜀書劉焉傳黃巾先殺縣竹令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按雒縣  
今漢州

集注英雄記璋使趙遵進攻荆州屯胸認何肥瞻云胸改胸  
从說文校與漢書地理志不同余按胸認今夔州府雲陽此

見已

先主傳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裴注蓋古無丈人之名故  
謂之舅按宋文帝稱蕭思話元凶劭稱臧質並云丈人是此  
稱起於晉宋樹按裴注以丈人為元舅之名非宋文元凶泛  
以稱妻父則政  
與裴氏意相反

援鵝堂筆記三十一

一

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按後漢孝獻紀作王服樹按古  
二名甚  
少王莽又申綱案則  
此作王服者是也

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集注典略備過辭表墓按鄭注  
泗水云襄陽縣城東外二百步劉表墓

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按酈道元沮水  
云故當陽城在縣東一百四十里謂之東城在綠林長阪南  
長阪即張翼德橫矛處也按當陽長阪在今縣北六十里  
集注江表傳後從權借荆州數郡 云若從權借者安

得自表琦領州乎亦江表傳大言也余謂若非權借者權安  
得使使報欲得荆州又當時所云表者皆虛言耳孰為報可  
者乎東樹按先生原校國志本殘缺此上凡所空三字當是  
何校本稱安溪師云而傳錄先生筆記者未有所故

空然何記未載亦無以知其必  
然樹以他條類推之多云然耳

十九年集注典略趙戩質而好學愛惜於人 云毛本

惜作恤恤御覽作鄙疑皆誤余家御覽本作愛鄙於人

二十年令張飛進兵破郃等收兵還南鄭按南鄭縣西北有

陽平關

二十三年先主次於陽平關與張郃等相拒按甯羌州北九

十里亦有陽平關

二十四年於定軍山勢作營 云法正傳云於定軍興

勢作營此山字當誤按興勢在今洋縣東北

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眾云云按

沔陽今沔縣東南境

建安二十六年郊天祝文又懼漢邦將溷於地 云邦

當作祚按宋書禮志亦作邦 樹按此必當作祚安  
有用高祖諱之理哉

章武二年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按魏志武紀建安十年袁

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即此張南耶

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按先主生

於桓帝延熹四年辛丑

後主傳建興三年改益州為建甯郡分建甯永昌郡為雲南

郡又分建甯牂牁為興古郡按前漢志牂牁郡共十七縣續

漢志十六縣今貴州之普安普定州俱漢之興古郡也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裴注今巴郡故

城是按即今重慶巴縣

援鶉堂筆記三十一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按石馬城在今

沔縣東二十里

七年築漢樂二城按漢城在今沔縣樂城在今城固

八年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按斜

谷在今南鄭縣西北入谷至鳳縣界凡百五十里褒斜同為

一谷北口曰斜南口曰褒褒谷口在今褒城縣北十里斜口

在今郿縣西南三十里赤阪在洋縣與興勢近即今固縣赤

玉坡

九年郃追至青封按張郃傳青封作木門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按水經漢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

注云五丈溪水側有黃沙屯諸葛所開也今按地在南鄭縣

西南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瀘 裴注瀘縣名也  
屬蜀郡音瀘 登觀阪看汶水之

流按此即蜀漢之都安縣唐之導江今之灌縣也若漢之前

氏道則晉之升遷縣今之松潘矣揚雄蜀都賦前山巖巖觀

上岑崑觀阪即觀上

延熙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按涪今蘇州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按漢壽今保

甯府廣元縣西南昭化縣東南

景耀六年用譙周策降於艾奉書云云集註王隱蜀記領戶

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吏四萬人米四

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二十萬匹餘物稱此余

援鶉堂筆記三十一

以續漢志攷之但以巴蜀二郡校之此已不足當其一郡之戶口毋論兼餘郡矣又晉志章武時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攷晉時梁州戶七萬六千三百益州戶十四萬九千三百甯州戶八萬三千按先主入蜀賜葛相法孝直關張四人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可知當時蜀土之饒

二主妃子傳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為魯王立理為梁王按梁魯蓋虛為名耳策中遂有龜蒙畿甸之言亦不典也

諸葛亮傳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按陽都故城在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南集註獻帝春秋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

援鶴堂筆記三十一

四

太守治南昌按是時豫章治南昌集注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按歐公集古錄跋尾載後漢元儒先生碑云先生諱壽字九考南陽隆人也余按隆不知何地班志及續漢志俱不及想即隆中耶跋又云壽有墓在穀城界中則疑襄陽近之頃見閻百詩尚書疏證云有人辨武侯非襄陽乃南陽之隆中也余亦未詳閻之所云如何想以爾雅宛正注有中央隆峻及毛傳有謂宛正四方高中央下之說故以南陽之宛當之而先主時在新野相去不及百里尤近耳然習鑿齒既襄陽人與葛相時猶相近未必有誤酈注水經沔水自山都縣又東逕樂山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注又引李安宅銘即李又云永平五年習

鑿齒又為其宅銘按樂山在今襄陽東北六十里縣西三十里有隆中山

博陵崔州平按後書崔駰傳云涿郡安平人而此稱州平為博陵者蓋桓帝延熹元年分中山置博陵郡章懷注博陵郡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後徙安平

集注魏略備性好結毼按毼仍吏切从耳他本誤从目莫報切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郡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按箕谷口在今褒城縣西北十五里

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按祁山鞏昌府西和縣西北七十里南安今鞏昌天水今秦州安定今平涼府鎮原縣寰宇記云祁山

援鶴堂筆記三十一

五

在西和縣東十里疑樂史所云蓋指唐之長道言之而今之縣治乃紹興後移於白石鎮者也酈注漾水下云引諸葛表云祁山去沮五百里有八萬戶瞻其工墟信為殷矣按沮縣故城在今漢中府略陽縣界此略陽非漢之略陽

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胡三省通鑑注云漢陽郡至晉方改為天水史追書也按前漢志天水郡武帝置明帝改為漢陽晉復故名耳

魏明帝西鎮長安按魏明帝紀言三郡平而後行幸長安與郃戰於街亭按續後志漢陽郡略陽縣有街亭略陽在今秦州秦安之間張郃傳督諸軍拒馬謖於街亭謖依臨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大破之按南山即朱圉山在今伏

羌縣西南三十里又水經注言逆水流逕街亭城南此則允吾之街亭非此處

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按西縣在今西河縣西南三百里祁山在西河縣嶓冢之西七十許里隋志漢中郡西縣有定軍山嶓冢山元魏析沔陽置嶓冢縣大業初改置西縣嶓冢故城在沔縣界西北

集注漢晉春秋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其病不在兵少也按趙雲傳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 上言曹操智計絕人云云 至幾敗伯山殆死潼關按伯疑北蓋攻張魯陽平有南北山也通鑑胡三省注謂伯山與烏桓戰於白狼山祁連圍袁尚於祁山然此似非可

援鶉堂筆記三十一

六

據又曰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胡注云昌霸即昌豨李服即王服與董承謀誅操者余按後漢獻紀及蜀志先主傳不云王服為李服張遼于禁等傳不云昌豨為昌霸先主傳作昌霸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按散關在寶雞縣西南五十里陳倉故城在寶雞縣東北二十里

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按武都今階州陰平今文縣

亮自出至建威按漢志及續漢志晉志並無建威之名惟水經注云漢水又西南逕祁山軍南雞水出南雞石北逕水南縣西北流注於漢漢水又西建安州水入焉其水導源建威西北山白石戍東南二源合注東逕建威城南又按前漢志

隴西郡狄道下云白石山在東然則建威在狄道之西南也隋志武都郡下有建威縣乃後周時縣名又河池郡同谷縣下云舊云白石隋志建威在白水郡則在今鞏昌之文縣也武侯所出與此當不遠

集注漢晉春秋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按是時未必能招軻比能至此又北地郡無石城疑即水經所云石城津在今河州然與北地殊遠疑非又曰西救祁山郤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按晉書宣紀云太和三年諸葛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於祁山於所以為黥布禽也之下云遂進軍渝糜渝糜故城在今汧陽縣東三十里葛聞大軍且至

援鶉堂筆記三十一

七

乃自帥眾將芟上邽之麥秦州西南有上邽故城諸將皆懼仲達曰彼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汧陽去上邽百里於是捲甲晨夜赴之葛望塵而遁仲達曰吾倍道疲勞此驍兵者之所貪也彼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漢陽郡治在黃今伏羌與葛相遇仲達列陳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葛退追至祁山葛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圍云云與漢晉春秋詳略不同

集注漢晉春秋宣王尋亮至於鹵城按鹵向疑鹵之訛鹵同西也然按漢志漢中郡有西城此即申儀為西城太守叛降魏者也在今平利縣若漢世西縣乃在秦州之西南與上邽故近然不名西城也晉書宣紀及魏志郭淮傳並有西城存



疑可也又按杜甫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疑卽此鹵城又今西和縣有鹽官城也

申儀所據之西城乃興安州而西縣隗囂傳已作西城西鹵同而鹵城疑鹵城之誤

集注漢晉春秋我請戰不得按我字疑衍樹按承上彼遠來迎我重一我字

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

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按五丈原在今郿縣西三十里昔伊川

程子親至五丈原曰兵自高地來可勝當時非此地殆不可

據司馬懿所謂亮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

軍無事矣者此偽言安軍心耳

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按生於靈帝光和四

援鶴堂筆記三十一

八

年辛酉

上諸葛集表臣前在著作郎按在疑佐字論者或怪亮文采

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云云按晉書李密傳張華問孔明言

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

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密對與此正同

何肥瞻云校此卷亦當稍思聖相規模奈何徒紀得試佳茗

乎此其流爲來宗道之戒倪文正國家以館閣儲才致非愚

則妄無一可用之人也此非細故書示後之君子按來宗道

爲崔呈秀父請恤典稱其在天之靈名在逆案又見倪文正

言時事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安能爲此語何

當誤記耶樹按何語當有所斥借用來語耳

關羽傳集注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云云此與魏氏春秋所記異也按此見魏志明紀注引魏氏春秋樹按此必非公之事何奴未平何以家焉會謂公不若霍去病耶

曹公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按蜀有漢壽縣漢壽廣漢郡葭

萌縣地晉更晉壽今保甯府昭化廣元界中關侯所封疑在

荊州劉夢得詩云漢壽城邊野草春自注古荆是其地也續漢志武陵郡漢壽故索刺史治

共至夏口按夏口卽今漢口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楊戲輔臣贊及吳主傳皆作士仁按通

鑑亦誤增傳

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云云按臨沮今南漳

按魏志關侯之圍曹仁蓋在二十四年秋而吳人之襲敗其

軍蓋在二十五年正月吳志吳主傳云二十四年閏月未詳何月

通鑑亦不載閏月權征蜀遣呂蒙襲公安云云十二月潘璋司馬馬

忠獲侯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後漢書獻紀二十四

年十一月孫權取荊州又按呂蒙之襲江陵遣陸遜別取宜

都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而蜀人當時之疏如此夫東吳人

之耽耽於荊州而忌侯之成功事亦不待智者而知而當時

固若付之度外乎劉封傳中略有其緒蜀之謀士當不若是

之疏陳氏或不能詳耳

追諡羽曰壯繆侯繆與穆同按布德執義曰穆名與實爽曰

繆侯當以布德執義爲易名之典而近日有言壯繆非美諡

繆侯當以布德執義爲易名之典而近日有言壯繆非美諡

繆侯當以布德執義爲易名之典而近日有言壯繆非美諡

援鶴堂筆記三十一

九

者似不然耳俟更攷之

馬超傳以超為偏將軍領騰部曲集注典略北備胡寇東備

白騎按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云秦人呼鮮卑為白虜

黃忠傳忠推鋒必進按推當為推字

許靖傳靖收恤親理按親理又見譙周傳末注

集注魏略王朗與靖書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按效字下

脫一字又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某云直字疑按

或上下脫字

劉封傳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按房陵治今

房縣上庸治竹山西城治興安新城治房陵

封真鄉侯屯洵口今洵陽縣東南

援鶉堂筆記三十一

十

孟達傳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云云李安溪云書詞

動人按晉書宣紀所書亦可參看

廖立傳廖音理按集韻廣韻廖方照切音料惟後漢方術傳

廖扶有力弔力救二音今廖姓俱從前音

李嚴傳豐官至朱提太守集注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

音如北方人名匕曰提也按地理志蘇林曰提音時北方人

名匕曰匙何屺瞻以如字作句亦非又也字上疑脫提音時

三字

劉威碩傳胡具以告言劉按言劉下疑有脫字

魏延傳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

信故事按延此計蓋在建興六年武鄉初出祁山之時是年

為魏太和二年魏明西征召楙為尚書矣韓信故事史記未

詳

許慈傳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何屺瞻云鄭氏

尚書注今與易皆僅存於正義中按唐世禮記為大經詩周

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為小經何語誤也

時尋楚捷以相震摠按摠廣韻軒上聲此作歡上聲樹按原

反

孟光傳尤銳意三史按三史見呂蒙傳注

來敏傳丞相亮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集注亮集

有教議者以為來敏亂羣按宋書王微與江湛書云諸葛孔

明云來敏亂羣過於孔文學

援鶉堂筆記三十一

十一

尹默傳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集注宋仲

子後在魏按范望解贊云故五業主事章陵宋衷

卻正傳 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按此當指後主與

司馬文王酬對

黃權傳集注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

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主

平安此其徵也王伯厚云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昭烈殂而

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按宋書沈約亦云魏文七年之應舍

近驗遠非也

王平傳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向漢川平曰今宜先遣

軍杜參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下黃金平率千人自臨之

按與勢在洋縣東北黃金谷在洋縣西

姜維傳集注魏略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

史郭淮偶自西至落門案行按落門後漢隗囂傳章懷注云

在伏羌縣

維前住亡水按亡水後主傳作芒水

張翼傳姜維大破王經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

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按為蛇畫足通鑑移於毀此大功下

然此自維憤答之語

卷末益部者舊雜記云云何肥瞻云益部以下疑皆裴注宋

裴注亦未可定

援鶴堂筆記三十一

十一

援鶴堂筆記卷第三十二

史部

三國志三

吳書 孫破虜討逆傳 黃巾賊帥張角自稱黃天泰平按

靈紀有自稱黃天語皇甫嵩傳云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俱無

泰平字

集注續漢書朱儁字公偉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按

此志稱漢朝當本吳人注記紹統之書何以云爾

主簿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云云集注吳歷初堅至南陽

云云按此錄為得其實

集注吳書曰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應氏漢官

皇甫世紀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

援鶴堂筆記三十二

十一

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曰受天

之命皇帝壽昌與此不同疑晉世冉智降戴施獲傳國璽送

之此自劉石所造非秦漢故物作志者妄為說耳世期作注

已不知此璽在否明其不以晉世所得為漢傳國璽矣

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據此則是時丹

陽治曲阿不治宛陵

樹按此為劉繇所逐權治曲阿

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集注江表傳下邳相笮融依繇為

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據劉繇傳笮融所屯之縣南即

秣陵之縣南也此時秣陵不知治今何地而策又渡江而後

攻禮也

吳主傳 建安十三年集注吳錄曰晉改新定為遂安毛本

作定按晉志正作遂安毛本誤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開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按廬江治皖城前討逆傳注中云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守皖

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按陸口在今武昌府嘉魚縣赤壁之北今名陸溪口水經注云江之右岸得蒲溪口即陸口矣

黃武二年改四分用乾象歷集注志林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按月令無其文惟續漢志云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迎氣於黃郊此祖字疑誤蓋舉此以證土生於未而祖當用戌耳

赤烏八年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小其未詳何

援鵝堂筆記三十二

地按御覽引吳志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皆斬絕陵

襲施力艱辛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豈小辛之訛耶

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集注吳錄羅陽今安

固縣按羅陽今温州府瑞安縣

三嗣主傳 孫亮五鳳二年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按今宜

興有離墨疑即離里

太平二年集注江表傳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

交州所獻甘蔗餉按唐書西域傳摩揭陀太宗遣使其國取

熬糖法即詔揚州作藩如其劑色味踰西域遠甚

孫休永安五年立子暉為太子集注吳錄載休詔暉字曾按

宋本作箇次子名柜按柜宋本改鉅又次子名亮冠音如褒

衣下寬大之褒字發焚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按詹敦仁答雷從效詩鉅從臣寇作寢焚作焚餘並同此監本詹詩見十國春秋未知所采何書

是歲使察戰到交趾調孔雀大豬按沈約宋書作蔡戰似是人名氏晉書陶璜傳云察戰鄧荀至調孔雀三千頭魏志少

帝紀咸熙元年九月辛未詔作鄧句表注察戰吳官名號今今江甯府志有古察戰巷

孫皓建衡三年集注江表傳黃旗紫蓋見於東南按此語合

以前卷注中陳化之對魏文及晉宋後禪授似亦不得以此

為誣宋書符瑞志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

東有天子氣

援鵝堂筆記三十二

劉繇傳繇伯父寵為漢太尉集注續漢書繇祖父本師授經

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按范書劉寵傳寵父丕按史記樂毅

傳本師言其先立教者此未詳也

常念渝平更成按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左作渝平

妃嬪傳吳主權徐夫人按徐夫人乃孫權外弟之女

宗室傳孫瑜傳瑜以饒助為襄安長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

廬江二郡按二郡上疑有脫字

孫皎傳權悟謝蒙日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禽關羽定期

州皎有力焉按呂蒙傳云征虜守南郡此不載

孫賁傳太常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留舒變有罪下獄潘

嘗失變欲實之於法疑此有脫誤或潘先有失變欲實之於

法而潘貴追風憾欲殺之也

孫韶傳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

奸變得生按漢丹陽治宛陵吳仍故治可證此樹按河責覽員以不能

全權令使奸變得施權字當為謂守之誤權令二字成文不辭

步騭傳會稽征羌按稱焦征羌似非例

張紘傳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何紀

瞻云漢書地理志會稽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

有永平八年所造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在未分吳郡之前蓋

班書略之也其居是官者惟紘見於史焉余按虞翻傳注朱

育對濮陽與語何偶忽耳據育對永平時都尉當治句章建

興後治山陰又全琮父柔拜會稽東部都尉又芮卒兄良拜

接鵝堂筆記三十二

四

會稽東部都尉見潘潘傳注

魯肅傳備遣亮使權肅亦反命裴注二國史官競欲稱揚本

國容美各取其功按容美言容或如此耳鄭注儀禮多此字

法

呂蒙傳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按前漢地理志及續漢

志王霸傳俱作富波在今汝陽縣境

集注江表傳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按蜀志孟

光傳云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所謂三史疑史漢外指

東觀漢記之類非戰國策也又按續漢郡國志云春秋三史

會同征伐地名

董襲傳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

散走舸乞使襲出按舸乞疑作乞舸

甘寧傳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

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

十餘年止不攻劫按作其發負以寧賊害界中而致長吏之

負也至二十餘年疑年在至字下

朱治傳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

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按討逆傳云策母先自曲阿徙

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歷陽屬九江不屬吳郡太妃依吳景

景以劉繇之迫退舍歷陽當由治在壽春事非已至吳也

虞翻傳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勸朗避策朗不

能用集注吳書曰翻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訊言疾來

接鵝堂筆記三十二

五

就我南岳相求此王方平疑即所云與麻姑相見者樹按訊書問也

六朝人言多如此

集注裴按吳歷載翻謂歆曰云云歆乃答云當去此說為勝

也翻出歆遣吏迎策二說有不同按此說為勝也句是裴語

當在不同下

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上坎下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

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李安溪云尋卦爻詞意無此義

又孔融稱其觀雲物察寒溫翻蓋學於京焦之法者余按毛

大可仲氏易引此云以水澤為節客受主制變在外不利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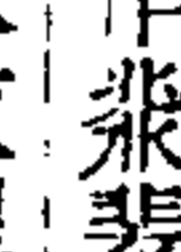
客五為主將變陽為陰為首項喪亡之象三陽只留二故不

出二日毛於易逞其辯慧多強說李謂京焦之術者為可信

集注別傳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欽云云何云按惠定宇云北堂書鈔一百二卷引會稽典錄曰欽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為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歆碑不虛獨全焉焯按陳琳檄吳虞文繡砥礪清節恥學好古仲翔能負析薪云云文繡之名注家未詳範按曾子問祝聲三鄭注噫欽警神也則肅近之又御覽四百十一卷引會稽典錄虞固字季鴻少有孝行後為日南太守似又一人樹按吳都賦魁岸豪傑虞魏之昆善注虞虞文繡魏魏榮何肥瞻曰虞魏吳志無傳文繡仲翔之父也集注翻別傳伏見故徵士北海鄭元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同古月似同從誤作同余按月冒字之誤如虞之言鄭誤解冒為同虞以冒為瑁當時尚書本與今本同冒竝出者異

援鶉堂筆記三十二

六

耶  
集注翻別傳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味何云卯即大篆酉字與卯不同卯古文作裴謂字同音異誤矣詳說文第十五卷按周禮天官縫人衣嬰柳之材鄭注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柳谷賈疏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豈康成注周禮時從夏侯歐陽之書而後乃見古文故二注各異抑猶毛詩賤在後與禮註有不同者耶抑翻未見古文尚書者耶史記味谷徐廣云一作柳谷集注會稽典錄劉彥侯主簿任光北宋本劉字下有音磔二字按音磔二字疑是小字注磔廣韻慕各切樹按汲古本他處有音字此偶誤

又徵士餘姚嚴遵何紀瞻云嚴遵字君平育於先賢之名亦有誤乎范史云一名遵者亦惑於此語也按何語蓋云朱育誤以嚴光為嚴遵也東樹按范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亦名遵藝文類記引會稽典錄鍾離意別傳陸遜傳初暨豔造營府之論按曾子開蘇子容墓志宋元豐中進士唱名於集英殿有暨陶者主司呼以去聲不應頌進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上問何以知之對以三國時有暨暨恐其後問之果吳人

援鶉堂筆記三十二

七

作竟  
薛瑩徵下獄抗上疏云云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按此引書想本傳二十四年傳文耳抗不見梅賾所獻之書評曰劉備天下稱雄按蜀之先主而壽稱劉備可乎鍾離牧傳集注會稽典錄何無不成之有按何字下疑失為字蓋對育無不成之語是儀傳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云云漢書地理志云秦非子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吳範傳權遂征祖按遂字上疑脫不聽或省文如陸遜傳權遂征夷州諸葛恪傳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於東興更作大澤左右

山俠築兩城各畱千人使全端畱略守之按魏志嘉平四年注引漢晉春秋云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恪更於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孫亮傳使全端守西城畱略守東城余疑東興卽東關卽濡須塢在今含山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鈎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按晉書五行志載此謠云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篋鈎落於何相求常子閣宋書五行志作楊子閣餘同余按以反語尋之作常楊爲近常或當時讀成近常也石常略反

滕承嗣傳按滕承嗣孫峻孫綝合傳隳支失節差牙不安蓋妄效史公而不知所以爲文故也何云可儷孟堅眞誓說矣

援鵝堂筆記三十二

樹按何語似專指恪傳先生誤記耳

孫綝傳休既卽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何紀瞻云劉宗周南渡時上書號草莽臣自是不觀史書之失余按士相見禮云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註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念臺於崇禎末已斥爲民福王起故官未受職則以屏廢之臣而稱草莽宜也安得以綝之謬而譏念臺乎馬士英劉澤清之言何足覆述哉  
賀邵傳集注吳書邵賀齊之孫景之子何紀瞻云景賀齊之弟邵乃從子非孫也吳書誤余按晉書賀循傳與吳書同章曜傳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按下以字疑衍

援鵝堂筆記卷第三十三

晉書

史部

晉書於史家體例最疎按陳壽魏武紀始稱太祖建安元年封武平侯稱公二十一年進爵爲王則稱爲王終不稱之爲帝晉則懿師未及爲王昭未及爲帝也而本紀皆始終稱帝懿誅曹爽謂其有無君之心圖危社稷此是當時誣致之辭晉世史官仍襲無可深怪乃唐世修書諸君亦相仍不改於懿本紀云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云云豈非愚憤耶紀內既盛述懿籌略又載武侯遺巾幗事言其畏縮雜采羣書略無裁正又如惠帝紀書永平元年按惠帝初卽位未踰年改元永熙次年正月改元永平至三月誅楊駿改元康蓋

援鵝堂筆記三十三

一

以漢宣誅霍氏而改元康故也元康之號下歷八年而永平才三月耳今首題永平不書元康則此八年皆屬永平矣顧亭林嘗摘監板訛舛舉晉書華譚卷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南字起行齊王罔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卽上文南陽處士鄭方露板極諫者耳今乃跳行添一鄭方者名題此不足以貽後來之姍笑乎愚謂晉後諸史體例本不畫一其當時序例又亡如諸傳之或併或分亦無以考之今如歐陽建孫鑠附石苞傳末劉卞附張華傳末郭舒附王澄傳末程衡附劉毅傳末郭象附庾敳傳末楊芳附賀循傳末鄧騫附甘卓傳末徐寧附桓彝傳末張憑附劉恢

傳末韓延之附司馬休之傳末許適附王羲之傳末皆不宜另立名題疑本書附傳者跳一行後人不見序列見別姓名者即加一名題以別之於是或專傳或附傳皆不可改矣觀羊曇有謝安賭墅事故附載安傳何謙戴遂附謝玄傳則其他可知

庾楷當附王恭傳纔隔數行何必云語在恭傳

又一門子姓昆弟類連書下當接字某而今悉跳行如王覽本附王祥傳今加王覽名題覽傳後六子當接書今又標裁

基會正彥深六人名題下云裁子道別有傳其舛益甚矣

按國志蜀晉董允傳與董和別題姓名裴注云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遜子抗皆以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言位優重事跡除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駢角之美而亦如泰者

魏書摛名此傳云諸夏侯傳故不復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編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何肥瞻云允事關蜀存亡故別有傳不在所議之例觀何準傳則王恂虞豫諸人子姓皆不宜跳行袁冲子耽下又云耽字彥道江灌之子績下又云績

字仲元耽績字皆後人所增謝奕三子泉靖玄泉靖接傳末立不宜跳行載記李產傳末云子績又立名題產子績下云績字伯陽觀杜軫傳知分之失非書之必然

毛德祖附毛安之傳末空一字不跳行稽合當附稽康不當附稽紹

王育翹允劉敏元不當入忠義王宏喬智明不當入良吏章

誤王歡不應入儒林且不當采入晉此其紕繆之甚者也

王祥傳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母終徐州刺史呂虔徵爲

別駕祥年垂耳順于時寇盜充斥祥頻討破之舉秀才除温

州令云云劉知幾云祥爲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建安中

徐州未清時事有魏受命三十五年又下至晉太始五年祥

薨上去徐州寇盜充斥時當六十年矣祥于建安中已年垂

耳順更加六十年當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何也

如必以終時年八十五則爲別駕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安得

援鵝堂筆記三十三

三

隱居三十餘年乎如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則于時徐州清晏何得云寇盜充斥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按魏志呂虔傳文帝卽王位此建安二十五年受禪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爲別駕是祥爲別駕在建安二十五年後黃初之初也注引王隱晉書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遷司空太尉太

始四年年八十九薨按建安二十五年庚子至太始五年己

丑五十年矣祥年或八十五八十九未定總之爲別駕時年

尚少非垂及耳順可知知幾言是也但推王隱晉書所云出

仕似卽傳所云舉秀才除温令後所歷之職疑祥旣爲別駕

復退而隱居至嘉平間母沒復出則黃初至此正三十餘年

修晉書者誤改舊文遂以年垂耳順係于爲別駕之日謬也

至知幾以寇盜充斥爲建安事不知此指利城賊非魏武與

呂布及劉先主交爭時也是不考魏志耳

何曾傳盛稱其孝按其說本于傳玄何邵傳咸贈答詩稱內

外兄弟然則傳玄何氏婿也其辭容有過譽作史者遞洵載

之非也孝經云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如曾奮矜殆乖斯義



庾勇傳云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以為隆寵也和嶠傳云太傅從事中郎庾敷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硠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又庾敷傳云敷有重名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温嶠奏之敷更器嶠曰嶠森森如千丈松云宋王琳野客叢譚云世說與和嶠傳並云目和嶠疑敷傳作温嶠誤按為都官從事者實温嶠和嶠未嘗歷是職且和嶠卒于元康二年司馬越之為大傅則在永興元年敷為越從事中郎上去元康二年相懸一紀况其齒位亦復殊邈和嶠豈待敷語為重哉晉書敷傳作温嶠自不誤其和嶠傳乃又採世說語妄入之斯為誤耳

援鶉堂筆記三十三

四

陶侃傳按侃有子十七人見于史者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洪早卒瞻為蘇峻所害以夏為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而夏斌稱各擁兵相圖夏殺斌庾亮表請黜夏而夏已病卒詔復以瞻息襲侃爵卒子綽之嗣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淵明之祖茂當是名不具于舊史者也然淵明為侃之曾孫則夏瞻者乃其從祖也夏早卒瞻未襲其襲侃爵者乃綽之也則係淵明之再從父非族祖也從祖祖父于舊禮為小功大功乃云昭穆既遠已同路人可乎東樹按此所贈族祖似非綽之也題帝時陶舍也非謂桓公劉超傳超出補句容令常平賦稅主者嘗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資至超但作大函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

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逾常年東樹按此即宋熙寧手實之法然則呂惠卿亦有所本也段灼傳言秦取丕豹于晉鄉迎蹇叔于宗里宗里事未詳閻續傳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假親字亦未詳晉書載記芟改十六國春秋事多紊亂失其端緒蓋崔鴻本為編年體今類為一傳事緒叢冗遂不能連貫故知修書者苟簡率意之甚也

呂光記言鳩摩羅什勸之東遷語在西夷傳誤也乃在鳩摩羅什傳耳

石勒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 兩此時以銀貨物記考

宋書

援鶉堂筆記三十三

五

沈約宋書今為百卷按約表云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是約書止七十卷耳此七十卷中今脫去表又脫到彥之等傳又後漢書皇后紀注引約作謝儼傳云范粲所作十志一皆託儼撰撰垂畢遇粲敗悉臘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闕又班彪傳贊注內亦引沈約宋書敘謝儼事今本宋書無之惟王景文傳有謝儼名耳謝儼亦名儼見陳書梁書止足傳序云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今宋書有欣微傳而無止足之日又本書有張邵傳別有邵子張敷邵兄子張暢傳其邵傳蓋亡失後人取他書補入故宋書諱裕字獨此傳直書之又補入者不知敷暢宋書已有傳而此傳附載敷暢事更不謂其遂至重複

其餘訛脫尤甚大約約作史準范曄後漢書體一人傳畢即加論不待一卷之終後人不知妄於其論畫爲一卷此七十卷之分爲百卷故耶文選謝靈運傳論善注云沈約修宋書百卷愚意此書在唐世未必遽有脫誤移改一如今本疑此百卷二字非善注後人妄增入耳又約本書志在傳後與魏書同故史通編次篇云本紀所云資傳乃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今本乃復志在傳前固知此非復唐人所見之舊也

約本無史才書成永明之世於沈攸之皆目之爲逆與魯爽臧質同類又索虜傳連篇錄拓拔詔文於義何取大約其書

援鵝堂筆記三十三

六

多仍何徐之舊故一年卽成自造者少如袁顛等傳直抄記注無所剪裁又書人官階不遺微末皆非史法往時友人胡穉威不喜南史又云沈約宋書極有意理今尋之宋書直無可取穉威何嘗細心竟讀二史因宋人稱南北史好與人爲異故爲偏袒之論耳

魏書

通鑑考異魏帝紀壬辰齊獻武王西討至沙苑不克而還按長歷十月壬辰朔北齊紀云十一月誤也樹按此魏靜帝天平四年也見魏書

亦見周書文紀

李彪傳上封事七條其四曰漢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早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

微陽氣洩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云云可與後漢書章紀元和二年詔參看樹按亦當與前書魯恭傳參看

張烈傳烈守順陽爲齊將崔慧景攻圍會孝文南征烈謝曰不遇鑿與親駕臣不免困于犬羊按魏收著書乃稱江南爲犬羊其無稽不根如此東樹按史通已譏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

高允傳泰武時多封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眾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百頃七千畝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

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東樹按此先生解周官稌氏粟米法錄魏書允傳通鑑不載存之以示讀史之法亦可窺溫公修史之法

援鵝堂筆記三十三

七

史通敘例篇言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然則齊書舊有史例今並亡矣

自昔有國之君淫酗殘酷至於高洋疑同異類而天保八年有停斷蝦蟇蜺蛤並禁絕公私鷹鷄之詔又以燎野損昆蟲草木限非仲冬不得行火至於邱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復剖割而農社先蠶雩禱風雨之祭酒肉果餅而已又以肉爲斷慈不食又於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僻戾謬妄可常理測邪梁武事佛戒殺而貪競躁忿遂令人民漂沒沒濤殫枕原野大盜移國死者如麻至於三度捨身宗廟以爲犧牲無補亡社之微奚救誅夷之禍陳霸先篡國未幾出位牙於杜姥宅設無遮大會闕前膜拜捨身於莊嚴寺其神主

耐廟七廟其牢始祖薦首餘皆骨體乃弑君安忍竝循姦軌  
亡國開主事罔殿監可勝慨息往見世人馭僕婢捶楚酷濫  
至死而戒不食牛宰割雞鶩以為好生以小視大即今揆古  
顛倒謬惑可謂甚矣 天保末年洋好內法乃至宗廟不血  
食見北史齊宗室高元海傳

周書 北史

周書令狐整傳贊稱史臣曰令狐整云云雖為國史而人知  
為德棻所撰其亦有不安者乎陳書姚察傳贊稱史臣先臣  
樹按或當以史官陳叔達庾儉共成之故邪而魏收序傳稱  
悅子建云云亦異遷固之文舊唐書傳論姚思廉受漢史  
于家尊謂姚察也張湛列子注序稱先父若王  
仲任著書身非國史斥稱蒙誦則悖德之人也

援鵝堂筆記三十三

八

二書也司馬消難傳前言尚公主而情不睦後言其妻高氏  
齊神武女也一段誤合齊周二書

隋書

禮儀志荷紫云以紫生為袂囊紫生為何物記詳

律歷志東西二晉亦稱中左二晉

唐書

武后紀天授元年殺梁郡公孝逸按孝逸傳云貸死流儋州  
墓且是時已改封吳國公矣疑孝逸之死實武后殺之紀為  
得實然孝逸當徐敬業稱兵不與同心舉事反與化后比以  
傾唐室其死也宜哉

元宗紀開元十三載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策外加詩

賦各一首制舉加詩賦自此始也

文宗紀太和元年詔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  
存朕推大信置人心腹况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紫宸坐朝  
眾僚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按魏志武紀注引郭  
頌世語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公討張繡入  
覲天子時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然則漢時猜防台司其  
制又在魏晉前矣樹按因習二字  
見史通篇名

食貨志云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  
百畝為頃 李習之平賦書云五尺謂之步二百有四十步  
謂之畝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  
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千有四億畝千里之都

援鵝堂筆記三十三

九

五千有四百億畝

宗室世系表大鄭王房有盛唐令李鵬越王房有舒州參軍  
奎趙郡有李義先為舒州刺史此皆當為吾郡李氏之先  
鄭元璠傳舊書叱羅可汗新書作處羅 又可汗虜之尊稱  
而處羅乃其名而新唐傳詔元璠諭罷可汗兵後又云帝既  
許可汗婚可汗之稱不當入敘事中舊書但稱叱羅為是  
皇甫湜舊史無傳新史書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為陸渾尉  
仕至工部郎中下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畱守裴度  
辟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  
湜而遠求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  
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况集序未嘗

許人今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按晉公以長慶元年罷河東節度使充東都留守未行遂自太原至京師命以守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亦未行復命知政事尋以李逢吉代度為宰相出度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寶歷二年入覲京師復知政事太和四年九月守司徒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臨漢監牧使至八年以本官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而持正願况集序云去年從涼公襄陽君之子非熊請序涼公適移宣武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刻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首為序涼公李逢吉也舊書敬宗紀寶歷二年十一月甲申以右僕射同平章事李逢吉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臨漢監牧使太

援鶉堂筆記三十三

十

和二年十月癸酉為宣武軍節度使代令狐楚是願况之序作於太和三年也願况集序余以童子見君子揚州孝感寺三十年于茲矣白樂天集有哭皇甫七郎中詩注云湜也此詩之前有與微之各生子二詩詩云五十八翁方有後并和微之道保生三日詩又有思往喜今詩云憶除司馬江州日及此凡經十五秋按樂天生于大歷七年壬子卒於會昌二年丙寅則五十八正太和三年己酉也元和十年乙未貶江州則太和三年己酉正十五年白自杭州秩滿除左庶子分司東都此長慶四年也時同為皇甫鑄鏞寶歷中復出為蘇州刺史太和元年丁未三月自蘇州刺史為秘書監而白戊申歲暮詠懷云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蓋其再求分司東都在太和二年之

冬也至太和四年十二月以太子賓客為河南尹有早飲醉中除河南勅到詩又有除夜詩云火銷燈盡天明後便是平頭六十人白傳是年五十九次年六十也以樂天詩推之持正當卒於太和三四年己酉庚戌之間又韋處厚薦湜于宰相書云前進士皇甫湜晁氏讀書志云元和元年進士年三十二此疑試賢良方正之時也劉禹錫韋處厚文集序初為集賢校書郎陽尉又處厚元和元年四月與元稹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成咸等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登第按牛僧孺傳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時政其言頗許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敬章賈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貶僧孺調伊闕尉持正當亦於此時為尉陸渾矣又憲宗紀元和三年四月乙丑貶翰林學士王涯虢州司馬時

援鶉堂筆記三十三

十一

涯甥皇甫湜與牛僧孺李宗閔並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策語太切權倖惡之故涯等坐親累貶而處厚之尉咸陽疑亦以薦皇甫之故矣德載之薦若係試賢良之時持正之生當在大歷丁巳之間而下訖太和四年得年不過五十三四耳故樂天詩云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名然則持正固不及太和八年晉公為東都留守而為之作記而甘露之變亦不見舅氏之禍也晁氏讀書志云持正集三十八篇福先寺碑文已失去晁陳據新書載作碑文事余謂此失攷也持正既不及太和八年為晉公作記福先寺碑亦何至三千字持正雖云學韓而不至亦何遽不知體要乃爾且持正自黨於逢吉僧孺未必從

管公之辟也樂天洛下送牛相公出鎮末云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注云元和初牛相公應制策登第三等予為翰林考覈官據此則持正亦白之門生矣按樂天尚多與皇甫郎中詩疑別一人其三十二卷皇甫十郎中秋深酒熟見憶是其人矣非持正也

昌黎門人親戚類黨牛而怨李李漢傳修憲宗實錄尤為德裕所憎李德裕傳太和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路杜仲陽結托璠王璠為不軌又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師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提為昌黎墓志亦云即昌黎卒出牛元翼元翼自潰圍而出其家為王庭湊滅矣于宗閱亦不以為為檢王而遠之而宋子京新書云南山有高樹猛虎行皆以戒宗閱之設行猛虎行既不知為何人而發南山有高樹亦不知其旨云何且亦無戒厲之辭也即昌黎

援鶉堂筆記三十三

十三

與李紳爭臺參亦李直而韓曲韓自乖舊典耳舊書牛僧孺傳少與李紳同門生李紳傳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據杜牧牛僧孺墓志銘僧孺出于韋執誼之門馬異送皇甫湜赴與詩主文有崔李郁郁為朝皇甫湜元和元年進士見昌黎集陸渾德崔李未詳何人山火詩注又裴埒傳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則湜僧孺同門生也又舊書韋處厚傳元和初登進士第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則湜處厚亦同年也

舊書李翱傳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十四年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兼史職坐與李景儉友善七月出為朗州刺史俄入為禮部郎中尋出為廬州刺史太和初入朝為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拜中

書舍人坐謬舉柏耆授少府左監俄出為鄭州刺史五年出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為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于鎮文宗紀云九年八月甲戌朔以戶部侍郎李翱檢校禮部尚書充山南節度使代王起按翱卒官紀不書記載開成元年以刑部尚書般伯檢校右僕射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般伯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或翱卒而伯代之也則習之之卒未必在會昌矣劉禹錫為韋處厚集序云處厚子藩纂修父書請于先執李習之為文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悄然謂藩翱被病不能自述有孤前言無何習之夢與于襄

援鶉堂筆記三十三

十三

州按處厚之卒在太和二年後十年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乞辭於禹錫按此則習之之卒當以般伯傳為據卒於開成元年也

習之生于大歷七年壬子 貞元九年始就州府貢舉見感賦貞元十二年交于韓公見祭韓貞元十五年遇玄覽于蘇州見侯高十六年婚于韓氏退之從兄弁之女見韓公夫人墓志元和三年十月嶺南節度楊於陵聘掌書記四年六月至廣

州見來十一月奉牒知循州五年二月准制祭名山大川因至浮山見解元年七月為湖東觀察判官見祭劉至元和九年皆在湖東見叔氏墓誌是時觀察使為李遜昌黎代張籍與李翱東書稱李協律翱即在此時不知何初獨以此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不定何年本傳云在元和初官名集

位十五年矣蓋再遷考功員外郎元和十五年六月坐與

李景儉相善下除朗州刺史見舊唐書憲宗紀移舒州在長慶

初見南湖長慶三年召為禮部郎中見別瀟山神文敬宗寶

歷元年為廬州刺史見敬宗紀以宰相李逢太和元年以諫

議大夫徵見柏良器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左遷少府少監不

年本傳以柏者故降少監按者斬李同鄭州刺史皆失太

捷為諸鎮奏論貶同戶事在太和三年

和五年十二月由鄭州為桂管觀察使見文遷湖南觀察使

不知八月由湖南召入為刑部侍郎九年八月甲戌以戶部

侍郎檢校禮部尚書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本傳卒

復性書自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又云南觀濤江而退之贈

張籍詩云李翱觀濤江詩作於貞元十五年己卯習之于時

年二十九計生於大歷辛亥若卒於開成元年年六十六卒

於會昌中年逾七十矣官職聲明復享耆年較之韓柳二公

尤處優矣

復性書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年時

二十其祭韓侍郎文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

交此正習之所云志道之年也習之嘗以寄從弟正辭書及

李觀苦雨賦退之獲麟解與陸修陸修卒于貞元十八年習

之此書當作于貞元十二年之後李觀以貞元九年舉博學

宏詞卒于貞元十一年

習之當是汴州陳留人以韓君夫人韋氏葬陳留志云依于

女子之黨及來南錄云自旌善第上船可據其書隴西者郡

望也

當時有二李翱一為華州刺史終右散騎常侍見穆宗敬宗

紀

唐書地理志朗州武陵郡注云武陵縣東北八十九里有攷

功堰長慶元年刺史李翱因故漢樊陂開溉田千一百頃又

有石史堰二年刺史温造增修開後鄉渠翱以尚書考功員

外郎造以起居舍人出為刺史故以官名

老學菴筆記云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

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

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

日休未嘗為賊翰林學士被誅也範按舊書僖宗紀賊以太

常博士皮日休沈雲翔為學士非始于該聞錄也且新書亦

不云巢敗日休被誅意日休既仕巢復避入吳越未可知耳

歐陽詹上鄭相公書言四門博士所謂政令裁制一月而衙

役藝使才二奠陪行而已不可形考課之目又云四門助教

限四考格五選十年方易一官循資歷級得太學助教其考

選年數又如四門循資歷級得國子助教考選年數又如太

學則三十年矣人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今四十有加矣更三

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覩高衢遠塗矣况先三十年孰知存亡

哉

僖宗乾符五年王仙芝將王重隱陷饒州刺史顏標死之此

顏標即當時無名子嘲王司鄭薰錯認顏標作魯公者耶若

S  
Z121.5  
15b(1102)



ZW 21101000819003

果其人不可謂主司頭腦冬烘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援鵝堂筆記二十三

六